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三輯

雜史

四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3輯，雜史 / 周斌，孫錦泉，粟品孝主編 —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

ISBN 978-7-313-11956-8

Ⅰ. ①日… Ⅱ. ①周… ②孫… ③粟… Ⅲ. 日本—歷史—史籍—叢刊②日本—歷史—雜史 Ⅳ. ①K313-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199077 號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三輯　雜史
主　編　周　斌　孫錦泉　粟品孝
副主編　陳小法　尤　佳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人天書店有限公司經銷
(上海市番禺路 951 號　郵政編碼 200030)
電話:64071208　出版人:韓建民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89mm×1194mm 1/16
印張:946　字數:18920 千字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11956-8/K
定價:23800.00 圓(全二十八冊)

統　　籌　陳建華　施　維　劉邦權
責任編輯　陳建華　劉邦權
裝幀設計　陳燕静

第三輯目録

第一册目録（總第62册）

雜史

佛教

第二册目録（總第63册）

第三册目録（總第64册）

第四册目録（總第65册）、

第五册目録（總第66册）

第六册目録（總第67册）

第七册目録（總第68册）

神道

第八册目録（總第69册）

雜紀

第九册目録（總第70册）

第十册目録（總第71册）

第十一册目録（總第72册）

第十二册目録（總第73册）

第十三册目録（總第74册）

第十四册目録（總第75册）

第十五册目録（總第76册）

第十六册目録（總第77册）

第十七册目録（總第78册）

第十八册目録（總第79册）

第十九册目録（總第80册）

第二十册目録（總第81册）

第二十一册目録（總第82册）

第二十二册目録（總第83册）

第二十三册目録（總第84册）

第二十四册目録（總第85册）

外史

第四册目録（總第65册）

續日本高僧傳巻第十　樂邦五之二

十

續日本高僧傳巻第十

美作　圓通沙門　釈道契　撰

樂邦五之二

京都華頂山沙門萬無傳

釋萬無字玄誉俗姓瀧岡氏勢州津城人平判官康頼裔也妙年從天然寺真誉落髮披緇既誦三經一論五部九帖東遊增上寺渉獵内外典籍切磋功成大開講肆教誘学徒萬治二年住淨國寺次弘經大光〻明累歷而住後蒙鈞命住華頂山法雷大鳴四部信服生平不貯長物啻經論法衣而已嘗欲營梵宇使忍澄相靈地於洛東獅子谷得一勝地延寶九年許于官叔善氣山法然院爲開山祖土木功未竣臥病危篤六月朔日告衆曰藥能治病豈能違老病乎從令郤醫藥十九日又告曰二十五日我命終之期也因始七晝夜別時念佛廿三日顧忍澄曰我去死不遠其安臥逝乎將坐脫乎澄曰淨業之徒以生安養爲要坐脫立亡不爲奇也和尚示寂寧取法双林乎無頷之廿五日中夜頭北面西頻唱引佛號對像

注視不眴怡然而化保壽七十五坐夏五十五全光
々卜蘇奕山上云

江戸増上寺沙門祐天傳

釈愚心字祐天奥州岩城人新妻氏子也父母初無子每月念三斎戒祈月天子久之一夕夢月輪降庭樹地藏大士授如意珠乃有娠以寛永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焉容貌不凡眼光爛々年甫十二投緣山檀通上人得度性質敦厚氣宇蓋世精進苦学有年于此德職共滿性有隠操頻厭世榮遂隠居于總州牛島又遊化四方唱佛名書佛號日數百幅桂昌大夫人聞其道名遣使問法已幾幕府命住大巖寺次弘経傳通増上累歴而住常憲公屢問法要帰仰殊厚知恩院尊統法親王欽慕德風聞法義請名号正德元年任大僧正黄檗悦峰禅師夙欽德音亟相見曰吾在故國久聞道誉且拝手書佛號今幸睹芝眉兼法話予自壮年奉彌陀持名者久矣然為宗轍異至於心行所帰未能無疑滞今親蒙示誨積年所疑渙然氷釋何既如之今此行也利獲謁師後数致書問候不弛晩退居麻布草庵謝遣世縁夙夜念佛書號之外無他業霊驗感瑞不遑枚挙生平所受信施未嘗自用悉用與廢寺修佛像或充僧祇物享保三年夏六月微恙及危篤念佛書號無有疲倦七月十五日朝書號十餘幅乃投筆曰南無阿弥陀佛吾生涯書寫竟于此高聲念佛数十遍至午時告曰吾滅後宜開創一精舎修不断念佛回施法界衆生乃撃鐘開白其夜告曰終焉期至當待聖迎淨巾潔躬乃面佛像左手念珠右弥陀経励声念佛安然而逝壽八十二戒臘七十異香馥郁顔貌如生荼毘得舎利舌根不壊形如蓮花門人藏之目黒善久院更建立精舎安置肖像號祐天寺不断念佛連綿相續矣

賛曰無心二公自行足化他滿有慧有福両輪無缺弟子嗣法保壽善終爲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呼二公其庶幾歟

奥州北半田沙門無能傳

釈無能字守一俗姓矢吹氏奥州石川郡次釜郷人也天性慈仁篤実醇謹幼願出家礼佛讀経遂割愛網投大安寺良覚得度時年十七也自爾取淨土章疏日夜研磨翌年秋八月遊方寓于三縁山嚢雖早露寶永二年從山崎良通上人稟受宗戒而脉五年十二月要誓常坐不臥唱名三万返明年五月遁世

絶交獨居川俣草庵四壁疎而漏月光閑坐西窓邉望西方三心具足專修念佛正德三年正月以還日唱十万返六字分明無有訛略居常脇不著席每夜四更少就眠而已口絶雜語無營雜事粥飯喫茶剃髮沐浴之際未嘗絶称名是年夏四月寓小梅海松寺自断生支以何創瘥矣飪平日食甘淡薄不嗜滋味威儀質朴不被繒纊身著紙衣嘗謂有紙衣十德曰一易求無憂二無盗賊怖三離名利念四防寒遮風五無洗濯煩六蚤虱不住七離執著念八起居自静九絶他羨望十励行法嫉德風遐震人天渴仰一揮麈尾聞者歎伏安心起行法譬因縁無罄不尽是冬十二月祈誓三宝諸天録制誡七十二條以誡自心曰諸悪莫作衆善奉行自浄其意是諸佛教護持佛制莫放三業等也享保三年春栖遅北半田禅房羅徽恙自秋至冬危篤十二月二十五日囑後事於諸弟子懇懃永訣廿七日同法良覚問候餂謂曰我以不思議因縁教化數万人遠囲帰于浄土出世本懐不過之也翌日告厭求蓮心曰我今神遊西方極樂親覩依正莊嚴宮殿樓閣七宝莊嚴金地柔輭水鳥樹林一一不違經說廿九日剃髮漱口念佛彌励四年正月二日頭北面西對弥陀像唱念佛名面含微笑如眠而逝世壽三十七法臘二十時大地震動天樂鳴空生涯所唱佛號三億六千九百三十餘万返万々為億數之受日課者十六万九千一百七十餘人淨業靈驗不遑勝記別録為二十三巻題近代奥羽念佛験記上梓布于世矣

城州大原山沙門澄禅傳

釈澄禅未詳何許人天性不凡志氣凜然十四歳頻志出塵江州日野河邉自薙頭髪師事大聖寺在心納戒受業梵行清白不敢挙目覩女人一時振錫東登湯殿山西詣嚴島禱道心堅固禅年十八掛錫三縁山相承宗戒二門黙而性不要義学坐禅称名為業禅雅有隠操好頭陀貞享五年逃出叢林孤錫飄然遊歴名山聖迹是年二月寓于相州曽我巖窟其山吃立千尋如屏風畳峙蘚蘿垂洞口異花芳渓畔禅居洞中一百日少飡蘿蔔而續氣息勤修觀佛口称而三昧次登塔峰阿弥陀寺棲遅巖洞弊衣忌寒樹菓保命四識儀中不離觀唱秋九九登富士山坐卧雪氷誓断水穀懺悔業障一日甘露漱口而得活命忽然聞驚覚之聲禅望空中白雲靉靆現嚴浄微

妙五重宝橋々頭有神童手把白拂指揮于禅令上
寶橋禅逦上宝橋見十里百億大身如来相好端嚴
光明赫々禅合掌敬礼天花乱墜是時彌陀如来燃
怡微笑説最上乘禅心目豁然得大歡喜恭礼之間
俄然墜塔峰麓因還舊巣苦修練行從秋至翌年仲
春也禅念佛三昧発得尓来報土依正常時現前内
外境破無障無礙弥陀尊容相々微妙或年八月又
登富士山不惜身命專称佛号異香薫馥諸天散花
一日法道仙来現合掌讃歎謂善哉善哉法門龍象
勇猛精進實無比倫手自携与未敷蓮花二茎曰是

華以靈鷲山木蓮樹所彫刻也西天道俗造觀世音
像以此木製大士持蓮華爲予從来護持不離於身
今以此附上人禅頂戴奉持爲禅道德廣大緇素渇
仰殆倦應接隠居江州平子山草身隻影苦修練行
一十六年帰依之徒亦集禅復避之享保元年冬十
月登城州大原山安禅念佛禅曽我塔峰平子大原
山居数十年終不設浴室東司人咸爲奇爲禅每夜
修施餓鬼法有時癈忘群鬼號泣覓水穀矣三十餘
年別無寢所日課弥陀十万声精進苦行孜々不休
山神鬼類敬礼聞法貴賤男女犇趨請益享保五年

預知死期囑後事於常字隠士明年二月三日阿弥
陀寺臬公来訪幽居禅慇懃永訣爲説報土莊嚴奇
花異香種々勝相明日院主又登山扣蓬扉寂然無
声排戸入瞻敷尼師檀結跏趺坐顔貌如笑合掌不
乱向西而逝世壽七十法臘若干享保六年二月四
日也先是開祖彈誓上人慶長十八年五月廿五日
臨滅度時預告里人曰我往生極樂居之不之還来
此土普度人天惟應卿等兒孫時古老咸謂禅之容
貌不異開祖清儀禅実開祖誓公之後身也禅長途
遠行未嘗投宿於駅舎樹陰檐下随処而休日食蕎

豆僅可十二三顆神異不測幽顯靈感不遑勝記焉
贊曰能禅二公遵奉于易行道其所自行實難行之
行也嗚呼無量劫来生死之人將超越三界至不退
轉地豈可容易而到哉有志輩其憶之矣

南都六條沙門了把傳

釈了把字慶誉俗姓浅井氏江州浅井郡人也幼而
薙染道心堅固称名爲業寓南都六條私搆茅庵居
十餘年又移居佐保川畔以薦爲席張傘爲屋二六
時中一心念佛二千餘日遂念佛三昧現前屡有奇
瑞寛永六年六月廿三日坐睡夢一老僧告曰我是

弘法大師也令子拝弥陀三聖即指虛空三聖忽現空中聖容端嚴老僧又告曰子信心堅固故今拝之自今而後寛政十五年三月廿一日正午時五十五歳必可取滅死期三十日前須木食矣把覺後銘心勝修練歳久漸至靈告期月徧告衆人道俗蟻衆於是南京奉行某怪其奇異使吏衛之把期前七日晝夜念佛期日已到励声称名誦回向文怡然入滅世壽五十五如夢告月日也即日法蓮法師詣高野山親值把公于不動坂後聞其掩化愕然也

勢州天然寺沙門月舟傳

釈月舟号寿誉越前福井人也早脱俗塵学業大成初住摂州平野満願寺次移勢州洞津天然寺専修念佛説法化導遠近緇白多蒙法沢有一信士市治深服敎誨念佛不怠或舟謂信士曰我往生極楽之時汝能從否信士曰僕安可跟随矣而後每為契约數也享保二十年正月六日舟得微疾逝于京都客舍時年五十一無何訃到信士聞之曰嗚呼和尚業已往生予不違前约直須跟随即便上天然寺佛殿高聲念佛俄頃命終爲衆皆称奇遇矣

城州獅子谷如意寺沙門元善傳

釈元善字仁峰俗姓松田氏鎮守府将軍秀郷裔也善夙發道心糠粃軒冕屡願出家父母不許二十五歳終得遂志落髪受戒閑居京都北野草庵粟橡粥飯清淨活命朝梵夕禅道遙物外年三十三參高泉禪師究別傳旨擢為侍者不幾住天眞院二十五年次徙伏見佛國寺領衆三年法雷一震善年六十八退佛國法席隠居獅子谷如意寺禅餘自畫大黒天普施世人通計一万餘幅常誦不退和尚聞淨土宗要日課佛名三万遍享保十五年十一月罹微疾十八日告弟子梅文曰汝生平善随我意予化縁已尽而今而後勿進藥餌唯調舎利水静可待臨終是夜又告曰弥陀大佛項現室中見否文曰不見善手撫文面曰是什麼文曰見善曰可實語文曰恒沙諸佛遍満室中應随喜爲善訶々大笑翌日華嚴院聞候善曰人々有此一大事難得大安樂自展手撫胸曰我是大安樂也我此大安樂法梅文善會他日可傳子必莫疑惑二十日夜初更合掌念佛如眠而逝時西天清涼紅光一道若虹而直耀室中衆咸驚歎保壽七十三坐夏四十九矣

賛曰把之感靈告舟之约能從久修鍊行之所致也

善公特佩虎角心印生死岸頭自在而去吁諸師去就愉快哉可羨焉

紀州總持寺沙門闡空傳

釈闡空字善廓俗姓岡崎氏尾州熱田人也七歳喪父母入郡之大宝禅寺為驅烏有神童称学渉内外空年十八自歎曰雖讀内外典籍未知出離要門生死岸頭差路多即抵南京七日晝夜祈二月堂觀世音一夜大士告曰欲知自利利他之法適京都東山應尋浄土宗源空任靈告直上京都謁禅林寺積峰和尚習練浄土法要解行功積越越前安養寺請次視篆紀州總持寺講肆藹然龍象請益矣延宝二年春二月退法席棲遅隣村茅屋麻衣藜食清浄活命專修念佛兼讀浄土三部経法華四要品往生礼懺村民素業漁獵不信因果空深哀憐之謳和開導亾何闔郷士女恭敬三宝念佛者多焉延宝九年六月十三日謂弟子曰浄土之業我已成就往生時至也衆咸驚愕空披著大衣向佛前端坐誦経称佛名一百餘遍顧命弟子永訣檀越便入別室對盧舎那佛像焼香礼拝正向西方共衆異口同音念佛頃刻曇天驟雨昧且開霽空問曰天晴否侍者曰晴天空微笑曰今生西方如入禅定跏趺而化顔貌若生世壽四十九也

佐渡洲念佛堂沙門天空傳

釈天空字月西俗姓源氏太田道灌裔上野國人也年甫九歳師事新田大光院真誉得度之後掛錫三縁山研究性相又上京都学于浄花院天誉晩渡佐渡洲拝梵字水持念須臾水上忽現列字寓小木念佛堂十七年專修念佛不雜他業野菜木菓僅支報命正徳六年春二月罹微恙自知往生時到語人曰予命終後三日遺身結縁衆人火化之後胸間有舎利在則可知往生之瑞二十八日端坐合掌念佛而寂時年七十九道俗拝瞻一任顧命荼毘之際少無臭氣薪尽火滅而有舎利羅其形或如輪宝或似人面白色瑩然有紫雲天華瑞見聞人無不驚歎也

勢州宇治沙門竹端傳

釈竹端山城人也従湖西宗清寺元瑞禅師剃度次參良悟和尚面壁多年有所省發知命之春値大我上人聽他力捷徑日課七万声一心專注宝暦五年冬十二月染疾日課無倦明年正月疾不愈無劇苦痛一日僧大信来問疾端謝曰多年受恩渥再會難

之

国必期安養合座時此日喫粥飯如常初夜對佛礼
誦竟爾唱曰平快平快南無阿弥陀佛頻称数千声
遠然息絶合掌不解頭不傾宛如彫像壽七十宝暦
六年春正月十五日也

備中智光寺沙門善的傳

釈善的字除業障衆沙之年得度鮮行薫錬壮年住
笠岡智光寺性質純厚愛人喜施窮人乞物莫敢枝
梧財穀衣服随求恵施寒厨煙断三衣或缺的介然
自得不以為憂闔郷偃徳風芳声聞遐方生平歆慕
佛祖高蹤行履堅剛四摂應縁深信弥陀本誓称名
無怠宝暦八年秋九月染微疾自知不起称名弥励
十一月十五日謂僕某曰予夢門外蓮池花葉盛開
意我往生浄土瑞矣汝速折花来僕不肯的頻命之
僕試抵池西岸果見未敷蓮花及青葉各一茎僕感
歎師語不誣穿来挿瓶供之佛前的見善念佛培励
明日禺中法友戒全侍側的知命終時到請授十念
唱和丁寧称号合明氣息即絶正當是時佛前瑞花
忽然萎落世壽七十五火浴舎利璨然見聞道俗培
信根矣

城州法傳寺沙門圓説傳

村恐材

釈圓説字鈍性別号不退江州粟本郡下笠村人也
資性篤実村秀氣剛夙発道心八歳喪父啓母出家
投妙楽寺單誉学年掛錫三縁山研究性相十八歳
自顧曰我出家者為先考追福及自身解脱今生空
過再流轉生死海其柰之何徒守筌蹄豈忘魚兎乎
宗戒相兼之後一挙萬里獨歩分衛名山勝地足跡
殆徧享保二十年還于梓里説法妙楽寺士庶群聚
浴於法雨尓後應請徙京都正覚寺三時礼懺日課
称名六万遍十餘年間猶若一日盛唱吉水正統弾
斥邪命説法寛延二年徙住島羽法傳寺道光莫掩
四部依慕宝暦中六群輩妨難蜂起法戦一場無敵
抗其鋒亾何魔属退散法幢弥盛緇素欽伏日課誓
受者一万五千餘人也説生平不飾衣服房舎不嗜
滋味用心堅固也宝暦九年秋七月染微疾自知死
期一心念佛八月朔日懇囑後事三日夜初更頭北
面西而臥頂戴大衣励声念佛計百遍忽然指點虚
空如有所見合掌高声曰南無極楽世界阿彌陀佛
南無觀世音菩薩蓮臺蓮臺南無勢至菩薩善哉善
哉唱畢即逝矣世壽四十六法臘三十五隣邑人覩
紫雲覆屋上預知説之臨終云矣

城州獅谷法然院沙門智了傳

釈智了字明覚但馬廣谷人也了海和尚遊動〔化〕但州士厳仰德風了年救蟻天性明敏志慕佛道父母棄与海公海相状貌不凡度為弟子教育異他受業日進年甫十一特誓願佛前曰我生涯出家相續道心堅固一心念佛往生上品乃誓約日課一万遍学年掛錫三縁山纔雖不懈二十一歳辞学林遊奥州登名山探聖迹勇勤念佛尋到出羽〔本〕庄檀信等請住常念寺仰稟道化了年三十一又進遊尾張見義燈和尚受八齋戒習学毘尼時花頂山頂真大僧正仰望道德推奬住于獅谷法然院律軌盛整山門改觀法幢七年龍象蝟集了倦棲衆而辞法席閑棲岡崎法春菴専励自行和州〔人〕某来謁謂曰余竟日羅病命終神遊極樂有一宮殿荘嚴殊勝也余意有誰住此宮殿側有一菩薩仍問住此宮者誰乎菩薩告曰是極樂世界上品宮殿也汝國京都沙門智了當生之処也余感歎久之若夢而穫故来告師爲了自若而曰我深信本願運心上品專修念佛凡五十年声々往生念々上品更無所疑当生之処業已一定今聞汝所見而始不喜也了年七十一秋九月棲遅一

朽

乗寺村清賢院閑静適心有終焉志頻厭穢土勞煩八月七日濳白佛祖誓心決定断食絶醤畢命爲期告志順海喝之看侍滴水不濕唇十七晝夜繫念相續称名無懈二十三日頭北面西身無苦惱叉手合掌安住正念称佛名而逝矣世壽七十一安永九年秋八月二十三日也

贊曰心造諸如来心淨即佛土淨了公律身嚴正心念口言無非弥陀依正展矣現行薫種子荘嚴淨土依報業已落成焉若其断食往生雖不佛家通軌了公自有所見徹而急往生者乎

京西西光院沙門可圓傳

釈慧恭字可圓妙年出家三学該鍊或進閑通和尚問淨土安心通固辞曰予是錙林朽木豈堪説法要乎恭慇懃三請欲聞肝要一句通即励声曰即今死如何恭言下省覚遍身汗流於是討論本願念佛樞要通公随問詳説起世別願持戒念佛要妙恭信解開発安心決定尓来專修念佛一行矣一時遊化伊勢將棹軽舟還尾張颶風俄起破帆摧楫恭面色不変自若而坐告衆曰今日死期正到矣汝等不可為生活念唯期必死專心念佛恭自合掌啓白高聲念

年二書法省略的妙

壺

佛于時忽然風休浪静得無恙矣行道歳久法澤大潤助通公化住西光院臨命終時告衆曰裟婆苦娑婆苦今日脱西方樂西方樂即時来某年八月十五日正午恬然命終世壽七十二

尾州圓輪寺沙门純成傳

釈純成字奥雲尾州日置村人也資性聰敏父母嘗帰関通和尚專修念佛成幼學預講筵宿植開発頻願出塵父母鍾愛而未許為年甫十二成私出家侍通二親知其志不可奪遂許之因従通公剃度明年春端坐佛前至心念佛本尊動唇発声告曰修因正念不得雜疑成獲雲應称名培励密諸通公通感歎久之即説句義成領解信徹奉行佛勅矣一時修六時礼懺感見雨花繽紛学年遊方掛錫三縁山相承宗脈還于梓里住圓輪寺梵行清白六時精勤日課佛名六万遍成年二羅微恙病久不愈宝暦七年正月三日安静正念口称佛名如眠而逝保壽二十三賛曰成公霊根早発道器圓成可謂関通門下之顔回也惜矣此人而不壽為通公豈不発仲尼之歎乎

長州妙慶寺沙門雲説傳

釈雲説字貞阿俗姓内藤氏長州阿武郡明木村人也稟性柔順風骨凛然八歳喪母遂観無常萌慕佛之志年甫十一従萩城蓮池院常誉剃度螢雪無懈道心増長十八東遊隷増上寺研究宗義尋受五重相傳於白随僧正二十一遊学上総謁海泉法師聴密家教義見義誉上人于鎌倉重聞宗要尓後日唱弥陀号六万遍學修七日昼夜除睡不卧一百万遍二十六歳傳受宗脉秘璽于学誉僧正明年帰覲萩城受業師享保二十年住厚挟郡妙慶寺称名勇進不缺晝夜九回勤行七日別時一百万遍一月兩回以為例焉随機應縁演説超世本願機要道声遐震四部之衆普潤法澤霊瑞感見不可勝計焉説三昧之中神遊浄刹感見八功徳水金波之音宝樹微風之声相和称名穏雅微妙因悟引聲念佛徧教道俗決安心於一枚起請文自行化他唯是而已練行功積或日唱十餘万遍尋常法話之外漫不吐無義語温雅恬静面無喜慍不凝滞于物不勞於人慈悲平等利物情深一見道容者帰其徳義矣寛保元年齢三十六寝疾自期必死弥励念佛一夜空中有声曰令汝延壽廣度衆生明朝疾瘥體氣快治不異平生化導漸盛日課三万六万者已愈五万餘人宝暦五

稱
涛

年冬十二月附属法席於弟子某閑居草庵專修念佛道俗追慕新建別行堂勸誡利人不能癈安永二年二月罹微恙自知不起廿五日召門人悉囑後事明日沐浴剃髮更衣跪坐廿七日為諸弟子法話懇懃同音念佛廿八日夜初更端坐合掌高声念佛安然逝矣異香馥郁光明廓如世壽六十八戒臘五十八便窆全身於庵前塔于其上矣

和州今井谷沙門唯觀傳

釈唯觀字称意能州珠洲郡藏見郷人也志学薙染二十遊京師先是家兄惠海遁世棲遅江州祥嘉寺草庵觀先訪海公海懇說超世本願正道觀聞而信解頓拋利名一向專念欣求淨土村落分衛清淨活命後師事壬生寺唯稱上人二更寒暑尋遊勢州寓泉谷寺同志五六輩結社念佛亡何周遊諸國經三涼燠晚居和州今井谷初發心來持戒清淨常坐不臥日唱六万返寬文八年夏四月結夏于醍醐山日夜對無量壽像端坐不倚不坐一心称名十万遍數見勝瑞六月二十日夜夢光明赫奕阿弥陀佛乘金蓮華顯現空中其長丈餘其光明中雨無量花色相各異也佛唱曰古礼也故連遊兎登乇志羅奴宇津津加那空中有声曰和礼与歩故惠越多津年幾耳計里觀感瑞應以來日唱七万遍寬文十二年秋八月得微疾念佛無懈二十五日氣力漸衰俄尓開眼向虛空觀拜告衆曰公等拜否今勝相現前奈何忽諸耶荐謂曰仰願速疾往詣所見勝処觀悅揖手七八度微笑奄然而化享年三十二

贊曰觀公臨終勝瑞流布世間黄檗南源禪作偈證之曰生平課佛志性剛感得樂邦大願王臨末降慈來接引眉間放出白毫光

真空一念二師合傳

釈真空号称入京都人也年甫十歲投京師松林菴薙染自幼有道心壯年晦迹於東山堅持齋戒專修淨業日課三万遍尋遊壬生唯称南都良衆二師門究淨教蘊奧天性慈愍勸誘同志大行檀度救濟貧窶又自棄貨財修飾弥陀尊像若干軀悲田敬田以充淨業晚住南京隨曲菴延宝四年秋嬰微恙為養痾歸東山醫藥不効明年正月預知大漸自臨日起首別時念佛勇進精進特異尋常二月朔暮坐睡之間感菩薩來臨六日夜三更向佛合掌目不暫捨端居称名奄然而寂世壽五十

釈一念号浄誉摂州高槻人也壮年出家其性強剛恒以執持名号為業二六時中無有廢倦卜居栗田口常楽菴楽清貧而知足食物尽時或食抹香松皮僅續氣息單居孤影練行久之天和二年秋九月染疾專修一行起過平日十二日四大漸衰語左右曰吾死後必可有異相以為往生瑞言已向西端坐两手結弥陀来迎印一心念佛如眠而化果若念之所言手印至滅後少不乱顏色如平日時年三十一

恵秀一心二師合傳

釈恵秀号信誉初住鎮西善導寺後住摂州粟津見性寺博学多識智行兼備貞享三年春三月寢疾告弟子曰我疾甚革這回取滅必矣仍安弥陀尊像於病牀起首別時念佛閏三月廿三日百万遍念佛回向時金色弥陀三聖坐金蓮花放金光来現其時内外一如無障礙猶如法界宮二十七日又三聖来現四月五日昧爽秀忽然開目語衆曰今正聖衆来迎自起端坐合掌至心念佛数十遍如入禅定而化面色如咲行年七十八荼毘多得舎利矣

釈一心泉州人壮年出家居一小菴持名為業然無定日課無限時刻唯任口称念四威儀中恒動唇舌生平清貧無随身具令備活命貞享四年冬十月得微疾数感聖夢語人曰我今年今月十五日正午時預弥陀三聖来迎決定往生必矣大漸時至自入道場對本尊正身端坐手自打鉦高声念佛如眠而化于時庵室四方異香芬馥行年七十

京都青蓮寺沙門哲顏傳

釋哲顏号浄阿肥前人也丱年剃度道心堅固浄家教相行儀法要研究蘊奥日課七万遍浄業精錬壮年住于清蓮寺每日最〔晨〕朝獨歩曠野遥望西方高声念佛終日聚小児輩教令念佛熾唱浄教老幼士庶帰敬誨礼皈称名者不可勝記時人諡名曰念佛和尚宝暦四年正月預知死期四日招集道俗異口同音称阿弥陀佛少選瞻仰西方合掌称名恬然而逝世壽六十一生涯所誦弥陀経二十万部闍維而後舌根不壞其舌根生舎利数顆門人藏之浮圖遺在于清蓮寺矣

羽州松高山沙門禪峰傳

釈禅峰字待定俗姓東海林氏出羽國村山郡藏增邑人也家世豪富峰生而不凡柔順温和宿善萠起早信佛乗不嗜葷腥不害羽鱗于時奥州無能和尚

崍 寂

道讃遐震嘗游化羽州講選択集於誓願寺峯日陪
講筵入餘公室研究法要餘喜其法器授浄宗秘訣
尓来日唱佛名三万遍厭欣頻発一旦奮然拋擲妻
子田宅獨歩雲遊時年三十三也初登羽黒山端坐
巌間一食長斎昼夜不臥一心念佛十万餘聲四十
八日無有間断次登月山湯殿山断食念佛二七日
又登最上山三七日昼夜六時一心念佛誓願文曰
帰命頂礼大聖文殊師利菩薩願知見弟子待定之
心願速令到成就之日弟子因何宿善奉遇弥陀引
摂之願辱唱易行大善之宝号佛願不虚必得往生
我今所願者欲共衆生同一発心同一念佛同一往
生極楽因茲雖起薙染度生之願業識茫々心恒散
乱自為是愛之所纏縛動損戒體願大聖智慧速消
滅我夙障頓見佛国荘厳又願剃染持戒而遊於一
切世界作念佛大導師此願若不尅果者大聖慈悲
促我報命令得弟子早生極楽矣尋登奥州蔵王嶽
断食念佛三七日鳥海山信州浅間嶽紀州熊野山
駿州富士山常州筑波山神波山上州妙義山相州
大山箱根山無不経歴到処三七日或百日五十日
苦修錬行採松花充午斎汲澗水代非時薬降伏妖

蛇毒龍駈役魍魎鬼神或精修立山三七日徧観奈
落迦苦相道心倍増苦行益勤享保五年夏六月欲
戒器清潔自把刀截髪秋九月従州之宝勝禅寺瑞
峰和尚剃染受戒峰公教参不思善不思悪話峰不
辞撥柴運水作務工夫相續然而機縁自初発心在
念佛三昧之幾辞峰老去寓用村草菴昼夜念佛十
五万声衆人帰敬来者為市峰但授十念而已後移
和合村艸舎兼住両所之處五年不用枕席蚊蟵三
日一飡木食支命冬裹葛衫不被綿衣赤脚而歩不
襪不履容色嚴励不言無益之事不敢視擧目男女
而至如大慈愍物吮癩病疱瘡膿血為丐夫癩人説
法教誨矣峰毎年嚴寒日立最上川中流励声念佛
一七日遠近士女群参両岸高声念佛又為自他業
障懺悔燃頭燈掌燈供養諸佛仕縁化益奥羽両州
享保十年之夏登松高山断食称名日課十五万遍
一七日中苦修懇到感見金色世界七寶宮殿文殊
師利浄土又観紫雲中三尊来迎更蒙霊告発鐘楼
建立之願自是募縁四方施者雲集十五年夏六月
華鯨与楼並圓成輪奐尽美後建立大悲殿安無量
寿及大悲三十三身像焉峰於松高山預卜遺身地

鐘楼側穿鑿嶮巌縦横五尺恰若石櫥十七年秋七月十六日夜峰自把利刀挑両眼睛次斬身肉両耳脣舌腕臆足指等八十七片置之机上白乳迸出無有腥血十七日正午永訣道俗廛授十念徐歩到窟前恚脱衣被裸形入石室低頭合掌向西念佛十餘遍結跏趺坐安然入定享年四十七僧臘十一衆會道俗感激涕泣異口同音念佛譁然天燈降異香薫或人覩峰乗金雲上天入定而来毎日信者詣窟前自窟内授十念至八月九日稱名声息焉峰燃頭掌指燈四百餘囲苦行無比倫定後八十七片肉送有縁地信者葬之樹浮図矣

賛曰佛之大道戒定慧四摂六度以為行学就中忍度為難行之行峰特厚忍行善耐難行之行是一類別機而已抑如裸形入水焼指頭燈其心少存利名総為外道六師邪行荊溪大師曰心正行正智邪事邪行不可廢智不可亡学者察之矣

豫州本誓寺沙門安西傳

釋安西伊豫奥浦人也壮年投直正法師落髪寓大洲本誓寺浄業多年欣厭心切宝永六年仲冬八日夢堂中阿弥陀佛告曰明年三月汝當生我國我有本願故来安慰寤後意雖喜之亦私異之匿未語人培加専勤七年正月朔日假寐厨屋時堂中像揚声三呼安西々々夢中奇之起到像前佛即告曰汝慕西方専到我深嘉之是以預告今年三月當接汝也西大喜謂曰往生之事素所思楽也今已得聴何懽如之願佛■大進告之委曲獲兼以時日我願満足佛即應之曰却後三月十五日正午時此其期也西歡喜無量即驚而寤於是断然不疑對人而語永訣同志分施資財三月十三日徧集同志澡浴更衣創修最後別行十五日觀者蟻聚引領翹足俟命終時大洲侯聞之遣吏数人令以撿其虚実西康健無異平生道俗疑之居多及日將中西自起礼像五十遍亦西向三礼而後端坐合掌励声念佛至其踊躍専精不餘自持忽見金光爛然自西之頂上而起時流輝迸溢像前燈燭應時消滅大衆感歎抗声同音念佛其声未終西寂然不動恬然無声近就視之氣息已絶實宝永七年三月十五日正午時也保命七十一遠近傳唱無不敬羡焉

豫州岩城嶋沙門直道傳

釋直道伊豫岩城島人也齡已三十九偶喪愛兒不

峻

覚人世無常出離之念如涌遂棄妻子造浄光寺謁学信和尚懇請剃染信度安名無示安心起行宗要道深信領鮮但励口称三昧或登後嶺断食念佛専修功積三昧現前毎夜三更拝瞻西山絶頂光明照耀阿弥陀佛出現是時身心爽朗弥信佛祖師訓不欺我焉或定中感見厳飾徴妙宮殿楼閣等或覩神遊極楽周旋寳樹宝池之間依正徴妙厳浄道頻感見勝瑞厭欣心急告之師友潛期捨身往生宝暦七年四月十五日出浄光寺閑居草庵對浄土変相誓絶水穀頭北面西而臥一心念佛孤廓徹心看護在傍六月十五日午時忽然起坐披著袈裟高声唱弥陀佛名合掌拝伏而命終印相不乱面貌如笑翌日闍維出舎利夥矣

京都清浄花院沙門徳定傳

釈徳定佛慧紀州日高郡人也妙年出家師事郡之称名寺後廓賦性明敏針鉢相契已幾東遊掛錫三縁山鮮行精錬住大厳寺教誘学徒已何従京都清浄花院大振祖風矣文化六年冬十一月添徴慈自知不起預嘱後事于弟子専唱佛名明年正月六日掃除寝室沐浴更衣頭北面西而臥永訣諸徒各授十念其夜二更瞻仰西方挙手空中書大光二字遥指點西方若有所敬念佛而化世壽六十大浴不壊舌根生平所誦弥陀経十万部日課六万遍手書佛号五十万幅矣

賛曰予閲僧史姚秦羅什三藏以降元有雅法師等舌根不壊者二十六人本邦古徳祐天太玄諸師舌根不壊者数人抑和漢諸師舌根不壊者或得六根清浄乎又誦経唱佛勝報乎並皆久修業之功績而已

八丈嶋多娯山沙門孤燈傳

釈孤燈号轉誉京都人也卅歳投西光寺慈雲得度学而無倦嘗従皆川淇園学経史詩文二十東遊掛錫深川道本山従智燈和尚研究宗義住于三縁山瑞華院自負才藝非法乱行文化十三年蒙官譴配八丈嶋先是房州僧篤嵩謫居于此倶吟配所花月燈住大賀郷金戸村妻奚婢生二女子文政五年春茅屋回禄燈悪瘡満身双眼疼痛稍々自知業盛矣時三州信光明寺辨信江戸無量院定龍不忘舊交遥寄鴈昏警策懇到信之詩曰自棄同庸俗於師豈所希龍之詩曰従前徒計校今日看皆非燈一見落

涙改悔心起又自京阿孃書到曰妾今年六十有八餘命有旦夕汝唯須棄從前惡知見冝全出家之本志若夫不然毋子安得淨土再會燈披展慚愧銘心肝賦詩曰十歳帰無術一身恨有餘看悲倚門思泣誦斷機書兄亡兒孫幼弟存孝養疎唯須躬淨業孤獨亦何儲燈頼阿孃誨知驚覚大悔前非善心奮発俄棄妻子斷絶酒肉五辛持戒念佛即賦詩曰破戒何唯誤此身無由万劫免沈淪永棄妻子恩情斷昨日畜生今日人文政六年秋八月棲遅瀧尾山巌窟端坐経行励声念佛山居年来眼病痊身瘡除有山居偈曰百般妄情生有身不交餘念自無塵称名元是王三昧日作華臺踊躍人（其一）願王報國不帰心阿鼻堆中奈永沈愧我罪根過五逆一声称念涙沾襟（其二）七年春二月移居多娛山石室影不出山常坐不臥念佛三昧晝夜無間有偈曰風自清涼心上来門前猛火化為臺行程十万唯彈指到無生亦一樂哉文政十年三月罹微疾四月十一日昧旦夢圓光大師告曰汝一旦改悔重罪欣厭至切淨業歳久業障消滅往生之業立刻成辨明日午後決定往生極樂矣是日罵中燈謂像至誠曰今也阿弥陀佛及無量聖衆降臨眼前子等業障深重不能親見十二日午後沐浴更衣閑室焚香高声念佛其声漸微頭北面西而卧合掌不乱如入禪定而逝矣世壽四十六闔洲男女拝瞻悲歎発心修道矣録其詩偈曰東溟餘課曰山居艸谷有一卷也

備後奈良津沙門本覚傳

釈本覚号還誉俗姓中原備後加茂村人也稟性淳朴早発道心恒唱彌陀嘗慕徳本上人偉望往謁之於摂州勝尾寺聞淨教之要信解徹底上人安名本覚既帰専修一行雖在田間耕種之間不絶唱名遂棄妻子落髪郡之專故寺結庵於奈良津村頭陀沽命後謁長州法洲和尚受于五重相傳修錬歳久緇素渇仰天保九年四月十九日赴請福山檀越是時飲食如常至於明日斷然不食自告死期乎以次月八日仍永訣社友講當麻曼荼羅図四月朔又斷諸水曰此皆不潔不堪飲用到于四日光福寺佛海來見相与唱名二三百遍海公曰公平生錬行之力必生報土矣覚曰否唯托願力耳因問瑞相現否覚曰彼國金殿宝閣四隅鈴鐸鏘然有声其音繹緲殆若參天樂者也海公欲有所重問爲其息已奄然不忍

後擾之而去七日薄暮其婿与十郎看護侍側公令之燒薰炷香々烟色変五彩滿堂与十驚肅走呼其婦倶覩焉初覺有言曰人之死也多拳曲手足醜態可愧我將住釋迦佛槃威儀八日黎明身無所苦頭北面西右脇而臥正念命終果然若其言也報命六十窆之奈良津村五輪谷塔于其上矣

賛曰深信至誠單刀直入驀直截斷三界繫縛覺等諸師可謂出世大丈夫漢也

續日本高僧傳卷第十一

續日本高僧傳第十一

美作　圓通沙門　釈道契　撰

感進六之一

城州神護寺沙門恭畏傳

釈恭畏京都人也夙裂愛網師事廣隆寺秉全讀内外書畧通大義又謁醍醐山亮淳研究瑜伽秘奥淳公喜針鉢相契付僧伽梨金剛杵以爲法信焉尓後造于南京兼学三論雜華毘尼唯識精義探幽有折角譽慶長元年春住法輪寺堂舎荒蕪経像毀壞畏痛惜昌公遐蹤芟艾榛荒修営殿閣不日精舎改観矣慶長九年夏大旱修水天供雩雨作油然黎民踊躍焉畏生平好遊名山聖跡金峰葛城冨士白山無不攀登南海九州無不歴遊嘗寓嚴嶋修于求聞持法淹留日薩隅之間五更裘葛随縁布化時有隅僧文之者眩瞀朱晦庵性理之説蔑視真乗禿頭而熾唱性理畏著邪正義三巻徴詰矣日州古刹有五輪石浮圖高丈餘日曛天陰猛火爍爛五輪焔迸其風輪中有小蛇蟠屈土俗言疇昔有一童爲愛纒所撲

而原本作曰是也

裝原本作裝

害時人愍之為樹浮圖誌名兒石陰火不斷三百年于茲或請畏修驗畏到塔下手挼呪砂持念久少焉小蛇出去陰火隨滅矣帰京卓錫法輪寬永元年徙居高雄山七年六月十二日奄然寂矣享年六十六

贊曰振錫展鉢樹下尚不三宿者頭陀之行古今同焉然而慶元之間天下分裂冦賊交横當時畏公獨步無畏到処樹法幢隨縁接學人實難行之行也抑不關係利与名故如是乎

越前西福寺沙門直為傳

釋直為字善也江戸人鷹田氏子也志学從覚悶得度明年寓孤峰山研究法華楞嚴碧巖等遂傳宗戒而脈於存龍寬文九年修理大夫酒井忠直延住敦賀西福寺道誉遐震導利四衆延宝三年六月餓死滿山野陰火飛哀声頻也庶民恐懼夜不出門為哀憐之營建塔婆念佛回向其後火収声止矣青野郷有老嫗踦山採蕨菜飢而死矣靈詑其女狂叫曰我是毋也劇苦不可言曷不救手親族就為請救濟為付宗請授十念靈忽然去平生斎饌残飯人喫之或治病矣天和元年十月涤疾晦日如接貴賓少選而報命有数奚頃於神々速促帰裝矣侍者異之問其

杷疑把

為曰儞等祈我病於多賀太神々甚護持然我報命殫矣在世不過四日因令神帰耳十一月朔夜合掌礼敬曰令辦才天奉吾袂入大殿嚴飾壮麗忽阿彌陀佛來現放大光明三日浴澡集諸子提示守口摂心身莫杷如是行者得度世之偈曰你等從事于此次示念死念佛機要四日遲明向西端坐念佛而逝壽六十臘四十六塔于大原山

河州小西覓一息心菴沙門希勤傳

釋希勤字實秉河内丹北郡一屋村人也年甫十八夢有人授真言覺後問一僧乃知十一面觀音真言勤深信受持志願出塵延宝四年二月從浄嚴和尚剃度時年二十七也是冬十一月受菩薩戒明年二月入金剛界壇受学法灌頂尋聽梵網普門品等受十一面大悲法六年二月入胎藏界壇投花阿弥陀佛夏四月庵從嚴公造讃州善通寺列法花講席勤賦性好禪誦不嗜学問特厭交衆仍帰河内閑居小西見州菴受持文殊祕軌修錬幾贍文殊大士於瑞雲中大士告曰勿見勿聞勿言勿分別勿住勤聞而身心泰然閻々安穩也次寓金田村觀音寺誦大佛頂呪一百日降伏魔障礼佛之間道場忽変為廣

博嚴淨世界無量佛菩薩光滿其中宝樹宝池金殿玉樓天雨妙華天樂自鳴異香馥郁少選退出道場傍人交語妙境隨没焉平生報土現前寤寐恒一東司西淨不礙勝瑞七年四月傳受不動尊儀軌修行未久入火光定身心適悦内外通徹能知他心秋九月修西部大法翌年二月嗣于傳法灌頂職位受于唯授一人印璽先是教與寺荒廢久之嚴公命修多聞天法祈於営與定中天王現金色身瑞應揭焉秋九月俄避喧閙構丈室於一瀧蘭若処一榻一鐺僅支身命常坐不臥恒住三昧地九年五月移居小西見息心菴或僧咋正曰我知死期不遠疇昔夜夢東鵠首船向西而往地藏菩薩以為上首諸聖衆擎旌歌詠法音其音微妙不可以言宣我生淨土無有疑惑十七日端坐安祥而逝世壽三十二勤右手中指有輪寶文嘗語同學曰菩薩諸天形皃相似但諸菩薩無染汚相欲界諸天有欲染狀態為之異耳又智拳印等深義直蒙金剛薩埵開示具語嚴公嚴公聞之驚歎潛稱譽云

贊曰行者心水澄清則諸佛清涼月影現焉勤公悉地速疾亦心水清潔之令然乎

和州王龍寺沙門道香傳

釈道香字梅谷俗姓中村氏肥前長崎人也早發道心得度永昌寺參洞上禪嘗聞木菴禪師道望往謁乃侍巾瓶遂契玄機尽得濟水機要厥後住持宇治福清寺郡山侯本多氏肇建法花寺延請香移居之化導興盛衲子蝗聚時値大旱農民困苦請雩香諾焉寺東計三里臨河流賽龍王誦華嚴経経七日而龍見水上風波沸騰大雨旱田忽潤士庶感歎遂就此地營建精舎扁曰王龍延香為開基矣

泉州小松谷沙門覺城傳

釈覚城号忠誉紀州和歌山人也冠年省覚世無無常剃度高野山圓通寺学于真言或思惟我出家入桑門不為衣食名利唯是為無上菩提也出離之要我機縁在何法乎限以一百日禱于不動明王勇猛精進修錬七十一日昧旦恍惚之間明王告曰時迫澆季根機鈍劣於今求頓成之法不如往生淨土覓其往生不如信弥陀本願而至心称名也城意是魔嬈我豈固愚夫愚婦口称念佛願生界外淨土耶毋精彌励持念倍加破壇日到明王又告曰汝以我誨勿為魔嬈頓成無上菩提至心念佛當時有奥州無

能和尚汝應見能公发定淨土安心尚為斷疑惑附与此劍告畢明王投劍城驚覺顧視左右李尊利劍飛来在面前城疑網忽絶悲喜交催明日腰包直抵奥州謁無能和尚備語発心因縁能為奇異念淨土法門委悉解説城安心徹底忽抛雜行誓約日課七万遍仍隷名淨家叢林相承宗戒而脉後帰南海住泉州小松谷梵行清白念佛無怠淨業功積宝暦四年夏四月廿九日口称佛名恬然而逝世壽七十

相州小田原沙門圓誉傳

釋圓誉相州小田原人也未詳氏族時人稱山居上人兼學三藏該羅諸家幽微壯年事苦行嘗登丨大山帰仰不動明王斷水穀一七日祈往生淨刹至散日遲旦明王手賜太鑰誉採之抛明王曰吾唯要出離世利小器何為矣明王動唇曰是極樂東門霊鑰也子翅持去爲誉拜謝感涙濕襟文亀中遁居深山無人之境久経寒暑禽獣狎膝下棒花菓一老猿平日特供薯蕷一日不見誉怪尋到一巌澗老猿握薯蕷壓岩而斃誉嗟嘆落涙為老猿念佛回向于時奇光映嶺外里民尋異光来始知誉幽棲自是諸人信嚮不絶誉亦厭之潜逃一峯萬里遂不知其終也

辜疑辜

武州幡随院沙門白道傳

釈白道字幡随紀伊名草郡人也妙年剃度若山萬松寺明敏逸群雄氣傲岸嘗詣粟嶋神祠期一七日禱義學明師夢神告曰佛法東漸岌與矣以幾上京謁知恩寺岌與和尚果然合神詑與一見器許容為弟子道精学絶倫早領玄旨折角奪席時人称檀林白眉天正中寓上野善導寺去寺計一里有躑躅池一日暴風搖樹腥氣滿堂衆甚異之須臾大龍王現庭前忽変為人礼道曰吾久棲深淵不轉傍生願師垂哀憐授教戒速脱苦報矣道乃傳宗戒而脈法名曰龍誉高天焉後創知恩寺於江戸大弘淨教一夜女子來謁道曰先是善導寺稟戒龍王妻夫也淨土往生必矣妾有障礙不共受戒是妾遺憾也女身罪深欲遂夙志師以大悲聽許傳法道曰未審以何為信女出先龍王所授諸脈證之道諾傳於宗戒名以王誉妙龍女受誨礼謝曰清泰妙果業已发定高恩以何謝之道曰此地乏清泉備可涌出冷泉獻三寶女諾矣于時庭中忽然迸出冷泉到今盈溢又龍女誓曰永護持淨教及師之墨跡矣有一信士持念道手書佛号有年于此或信士有辜臨死刑已到信士

依然無所傷有司恠而詳糾之其所持佛号有刀痕新血迸散有司驚嘆赦之自此求佛号者倍影焉元和八年如鎮西大唱淨教挂于耶蘓宗手書三尊佛号於牌額釘嚴島神祠九年正月九日夢感聖衆迎接念佛而逝保壽七十四世持道之真蹟而免水火之難者居多蓋龍王護念之力乎

上野大光院沙門呑龍傳

釋呑龍江州人也夙有靈根得入空門掛錫鎌倉天照山螢雪致々慧解秀發後住上野大光院大張教網学人蟻聚恆不減五百員東照公寵遇尤厚屢延于城中令轉法輪聽者信伏東照公喜捨食邑三百石以充學人資糧也龍一夜禪坐更闌有扣户者侍者通謁問其名不答唯請謁師因使之入室頭角乱髮甚可怖畏謂龍曰門前有一老媪罪懸深重日若羅疾明日死以矣師勿加一句之慈愍若加則吾輩失力龍曰彼若需度吾不度乎鬼發嘷声放光東風而去矣明日有乞死媪下炬者及修葬儀俄然黑雲粘地風雨雷電人咸恐怖龍默一香于龕前高声誦曰智火之煙昇勇一義天法水之流帰薩般若海矣時雲外有声讃歎而去龍生平誦弥陀經一夕感誦經念佛業事成辨靈元和九年八月九日一浴身更衣向西坐化

江户增上寺沙門向西傳

釋向西字隨波俗姓藤原氏筑前糟屋人也父母祈牛頭天王感祥瑞而生焉自幼不茹葷腥天性英敏一日与群兒游戲河邊適捕鰻魚其脊有文字視之先考法諱也於是驚嘆自如郡之長德寺剃染納戒学淨土門嘗遊関東從幡隨上人請益究玄初住善導寺一夕化女来請傳法西問姓名女曰妾棲躑躅淵父母先從幡隨上人受宗戒已生淨土願師聽許授我于妙法西曰汝露本形化女諾乞一滴於掌中忽雨前庭漲白浪而現龍身少選後人形西乃付宗戒二法次請脉譜西則明朝贈池上翌日命玄恕隨緣清波三弟子贈譜於躑躅池三子到投譜於池面青龍出戴之頭上直入淵底矣西後居無量山寬永十一年有幕命而住增上寺化導盛于一時十二年秋九月十日望西趺坐正念而化矣

賛曰龍鬼而聞法往生淨土者是宿世果急戒緩之一類也澆季緇素已是人身徒過一生從冥入冥者豈無耻于畜趣哉

泉州大経寺沙門魯洞傳

釈魯洞字玄恕俗姓源氏遠州横須賀人也母氏一夕夢異光照懐中而孕焉九歳遊戯菌中祥霭覆児舅氏見而謂父母曰此児弗凡明年投郡之泉涌寺徳誉剃染侍巾瓶天正十五年抵館林善導寺師事随波不急蛍雪解行功成住泉涌寺輪下充三百衆次移南紀大智寺又住泉州大経寺平生専修口稱三昧日課無量寿経一夕夢阿弥陀佛傳卍字印矣大坂有一信士崇信洞之所書佛号平生帯身将加南紀到泉州濵寺日暮逢賊不得逃賊刧信士士自若賊驚怪而謝士意奇之展観佛号六字染鮮血帯刀痕従是遠近崇信洞之佛号一日風範卓絶者来乞宗譜洞与之明朝弟子其詣住吉明神其譜掛神祠湘簾洞嘗憂乏清水相地持念須臾霊泉涌出到今不竭寛文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沐浴著浄衣結印而逝世寿八十七坐夏七十七紫雲垂布天華降龕上矣

城州知恩寺沙門萬霊傳　珂碩

釈万灵江州大津舟人子也天性聡明有大志年甫十歳剃度郡之浄念寺学年従霊岩公受業孜々博

冠

通三蔵智辨超倫大衆依頼住知恩寺道声震遐迩一日峩冠盛服人来請宗譜霊諾付之門徒異之追尋其迹入賀茂神祠大津有一婆子秘蓄霊之帽子一日放光発篋見之帽咸変成舎利駭啓之霊々曰汝信力之所為耳延宝八年正月二十三日合掌念佛化享年九十二

釈珂碩居江戸奥沢九品堂慈忍為室利物為心盛唱浄教霊験甚多跛躃盲聾瘖瘂病者礼碩受十念其疾忽愈邪魅悩人一受十念無不解脱士庶道俗帰依渇仰元禄八年報寿八十怡然入滅

城州知恩寺沙門圓冏傳

釈圓冏一号無為京都人也十三歳喪父哀慟数月母氏慰喩曰聞説一子出家其功徳難量子盍不深思之乎児潜然心慕桑門遂従江戸霊岩寺珂山得度学浄土門解行並馳早露英名寛文七年定中感見弥陀真身元禄元年住知恩寺一夕夢神人告曰爾何不遊法界欤時覩身心廓然消遥乾坤之外西方有声曰自今号汝称無為矣十一年夏安居日舎利一顆戛然落机上冏驚粛咒香水呑之舎利止眉間如白毫冏自初発心至大漸時六時礼懺無有懈

怠晝夜不臥日唱佛名六万返宝永三年秋八月染
微疾九月朔數感勝瑞乃被僧伽梨礼懺念佛屛藥
餌九日為四衆演法要垂誡弟子十四日薄暮謂門
人曰阿弥陀佛与聖衆来現矣因燒香高声唱終時
合掌奉香煙十五日誦弥陀身色如金山相好光明
照十方唯有念佛蒙光照當知本願最為強十念而
寂世壽七十三坐夏六十一岡誦持淨土三部經一
万三千九百五部弥陀經十五万八千十五部自修
百万返二十餘回矣

和州生駒山沙門湛海傳

釈湛海字寶山俗姓山田氏勢州一色里人也幼願
出塵父母不許時年十八竊自剃染詣武州永代寺
周光学秘密教尋受高野山賴仙于灌頂遊学京都
三更寒暑学涉内外又還江户周遊講肆一日以為
古之碩師解行全者少矣惟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
仁依智成名不如仁心励行也解脱之要蔑過行門
行是兼濟大士通軌也道心若涌乃依無畏禪要自
誓受戒帰不動明王恒修八千枚護摩軌又謂成道
或賴識那鉢底外護自是修花水供二万三千餘回
修浴油供二千餘日効驗揭焉天尊面話或現三面

非　畑　枚

六臂身海應請住洛東歡喜院刻一千日修浴油供
天尊現双身便告曰誓為吾党令汝所求自在如天
海曰出家修道本期冒地作天眷屬位居外部豈沙
門本志哉一時忽靈感永遏天供專求出要即誓言
我捨身命奉獻明王恒修供養成就大事念々勝進
誦慈救咒日十万返海年四十五拝真政律師受菩
薩沙弥戒寓法隆寺北室院後受具戒于泉南神鳳
寺時年四十七也學律三年恭順僧制次閑棲和州
南禪精舍期一千日影不出門或限二旬常坐禪牀
不語不眠一旦廓然悟于心外無法魔佛一如矣僧
洞光語海曰生駒山般若窟靈仙之所窟宅也是山
久癈中興之役不師而誰哉海曰韙哉言也山居澗
飲予平生之願也延宝七年冬十月摂衣登山樹下
石上安坐怛然時人感激雲僧日集分衛給侍海一
日猛省欲修八万枚護摩供未有道場因募里民締
搆茅菴八年春正月廿七日築壇修前方便橡栗菜
茹僅續氣息四月朔以来斷食摂心從五日至八日
八萬枚成就也海在常樂菴不越戸限三歲錬行益
励貞享中西大寺衆徒皈仰戒德推充第一座矣海
寛野澤源底建壇於本山執行灌頂受者五十七人

佚

海在京寛文之間夏月不雨偶繇天台座主請局以
七日修請雨法至第三日白蛇現形大雨三晝夜又
貞享中大旱和州郡山侯懇請祈雨即升雲上閣修
水天洪水天告曰我詠雨佚應時甘雨霈然遠近洽
濕正德五年臘八告門人曰我先誓求持明悉地竊
念持明悉地長壽願行時機不應動与不動本来無
二　而後願往生都率隨侍慈尊与高祖大師共會
龍華汝等勿怪爾来一日三　心念口誦無有暫息
明年正月十五日誡勗二三子吾今生縁將尽汝等
勿没憂海提撕懸重也十六日昧旦泊然坐化享年
八十八法臘七十一諸徒藏全身于西岳塔号大慈
三昧矣海発心以来修八万枚一回修十万枚二十
七回八千枚六十七回踊慈救咒一百三十億其他
持誦不可勝計法驗靈應人莫能知焉
賛曰不如解尺行寸海公早聞道眼苦修錬行七十
餘年猶如一日悉地深浅吾輩不能識之亘光画餅
算砂児戯眼藥也楞嚴云雖有多聞若不修行与不
聞等如人說食不能飽聖言与往行學人須銘之心
肝焉

江戸麻布沙門淨清傳

剎

釈淨清江戸湯嶋人也家世豪富釀酒清早欽崇佛
乘願樂出家忌憚肉食厭悪女色双親遮後先令嫁
三女第次聚客謂曰我先為公等所假貸貸財並皆
家先所遺于我也今我更附与之公等各自取其券
而去又所有家貲咸分附從者破家蕩産乃從成覚
寺園誉得度時年二十四也隸名於檀林相承宗脈
然不專義學志樂遁世唯期淨土称名礼懺遂辞檀
林閑居麻布其廬方丈缺尺臥具不貯存陶鍋一枚
日以一搏麤米烹為粥和塩而喫對弥陀像深信唱
名時泣涙激声謂復欲復欲救我雖人未識其由詎
名曰復欲念佛焉親族相顧贈之金帛直田施丐児
矣府中侯令慈李光院禅定尼在一李松郎近清之
廬欲延問道清固辞不起使令數来不獲已伴使而
至破笠弊衣道儀峻高禅尼大懽受十念請教誨請
曰発心日浅奚堪說道且人命如奔流剎那不停縦
令識道何暇須說唯心念救我口称佛名以為肝要
言訖稱佛名更無他語禅尼倍加崇敬与侍女俱修
百万遍請打鉦励声唱佛歷滕面落涙謂復欲復欲
在會諸人感其至誠尔後禅尼達嚫甚多清辞謝不
受曰向来如此則我不敢應招禅尼喜捨之成覚寺

或清厭禅尼敬崇及四來問候一舉万里晦于其跡
矣數年之後至妹夫夏目氏臣某家曰我年已老取
死於茲某造一室安居念佛一日告曰九月十三日
我遂往生期前七日行別時念佛散日喝曰今日將
逝吾念佛声未息勿入室中乃自釘閉其室在中励
声念佛為間声止開戸視之端坐合掌于佛前如入
禅定而逝實明和二年九月十三日也享壽六十三
清恒称古言曰欲生涯掐課數珠人以為乞丐非人
善之矣清發心因緣深秘不語滅後及披謝状人咸
驚嘆曰浄清稟性厭肉悪色唯以脱白為念先是以
肥兄被緇故父母不聽我出家為之欝々移涼燠然
欲識前生以何因緣樂求出家祈之神佛久之享保
十年六月朔日如於駒込謁富士神祠祈請念佛而
帰其夜夢一老僧軀著黒衣手把念珠呼我俗名而
三回即驚起拝伏問曰師為誰人僧曰汝過去身生
生世世依我出家汝今隔生即忘凡夫無宿命通故
犯過去世母女以爲專殺過去世父子以充餐依如
是等悪業不得離生死無量劫來流轉六道汝亦曠
劫已來生死無窮也今詳示汝前八生因緣深生信
解當得縛脱曰汝前八生依我始出家以過去五百

彼

生行善獲遇此良緣出家難得應知時汝才慧俊秀
為世所称依過去名聞餘習欲求董大刹昇官爵所
修善業關如道心然以無强悪不墮三悪道矣前七
生復為出家深厭名聞不貪官爵專修行善行然以
棄捨名利卻起慢心自負高擧恒凌蔑人故臨終受
魔礙但以励善業不墮三悪道矣前六生復為出家
厭捨名聞是道心人咸皈敬供給甚多自生利欲
貪愛貨財猶護眼睛臨終尚貪著失卻得脱期然以
有道心不墮三悪道矣前五生復為出家不貪著財
利忍貪苦修道帰依之徒多焉一尼殊信奉恒施衣
服等親近奉侍頻生情愛一旦回辞不已汝身以貪
窮終隨深欲纒綿日深以深懐慚愧修善精〻勤不
墮三悪道矣前四生復為出家智道共高以英傑所
称皈依之徒尼僧甚多終發欲情不得放下集童男
以恣娯樂就中一小児特適意前生魔尼所化來也
為分附浄財充彼沽計癡愛貪欲熾盛失數年所修
善因將招悪果然以化度衆人故不墮三悪道矣前
三生復為出家雖乏智道説經得妙辯舌清爽人皆
傾耳所度太多信施亦富因造立大刹育弟子百口
声誉大震深貪名利強求財施因此不善業將牽悪

趣然以化度衆人養育百僧不墮三悪道矣前二生復為出家善業精勤道心尤深厭衆皈敬不轄法輪前身化他餘福今生貨財備足耽酒好色荒博奕然以時悔過修善事不墮三悪道矣前一生復為出家領博覧經論学道要期在於出離且堅持戒度如護油鉢嘗為作詩属文発起慢心以是臨終有魔障然以修善力不墮三悪道矣汝過去八生之間依善悪交修而黒白共感重業先牽未獲解脱然今生樂欲出家忌嫌酒肉婬欲頼宿薫力受生於酒家頼宿世耽飲食眷属不少財宝不乏頼宿世育百口布法施餘福因果報應昭々應領知焉今生若無實修實行解脱期何時出離要行無過念佛弥陀願力不可思議深念西方莫謬順次往生矣寤後沂流背涙濕襟追悔久処苦界肝脳如裂俄頃発心入桑門受帰口稱一行三昧謹啓天神地祇以為證明片言隻辞不述偽妄入道浄清謹書見聞緇白皆慕清道徳云時称復歌者自叱妄念之萌也

賛曰名字觀行隔生即忘凡夫而知宿命難矣請公特感靈告備知前八生事雖鐵石心肝豈不生慚愧心哉

態

防州八正寺沙門託龍傳

釋託龍字性雲周防徳山人也幼年得度郡之八正寺無何東遊隷于増上寺切瑳琢磨嗣于宗戒而脉龍質直温和而有隠操一旦発於勇猛道心放擲萬縁退出講肆跋渉山川寓于相州真名鶴村藥師堂二六時中念佛三昧日別唱七八萬或十二三万遍道俗崇信者甚多宝暦五年秋九月造于尾張從八事山諦忍和上受于菩薩戒及八斎戒時年二十八也明年四月帰覲防州受業師暑寓西照寺一向専念錬行七年秋初拜瞻佛光妙花翌年二月六日忽然心眼開発閉目朗然若對大圓鏡十方世界耿妙徹無礙也四威儀中恒住光明之中或覩寶雲珂貝或瞻宝樹行列果草遍満矣緇白貴賎皈依受誨日課佛名者千餘人是年五月飛錫江戸寓于麻布菴行程数日山林河海旅館駅亭惣在光明之中九年七月遊化尾州楼運奈良村弥陀堂修懺不懈化導培殖嘗謁諦忍和尚備語從上三昧発得状無忍公證明許可十一年三月寝疾自知不起称名弥励五月晦日剃髪沐浴六月二日頭北面西而臥左手支頭仰瞻西方空中顔含微笑恬然而逝享年三十四

矣

尾張觀音寺沙門義寛傳

釈義寛道心堅固錬行無倦住持尾州知多郡觀音寺六十餘年出門唯數次有僧向曰老師以何消閑寛曰蝸牛角上石火光中唯覚迅速未知有閑或年大旱黎民来請祈雨寛曰貪道力不能動佛天黎民懇請不已乃建道場于海心坐其上曰明日申時而来明日未後雷雨大與風怒濤涌衆恐其漂没棹舟而行見端坐合掌如死狀衆感泣各自負米來謝寛毎人受唯一掬曰天應衆誠予何德膺之百姓培信仰敬服矣

檀興七之一

京都大德寺沙門宗陳傳

釈宗陳字古溪自号蒲菴越前國朝倉氏之子也幼而頴敏有大度稍長就郡之驢雪灊公得度不幾遊學足利學校灊公滅後參紫野江隠顕和尚隠一見器許使与春屋國公同寮練磨其寮方六尺許壁間置六物蒲團浄机書籍春對机看書則陳坐禪陳讀書則春坐禪毎夜三更以索掛机於壁上兩人少寝雞鳴必興作務諷経未曾一日怠慢參学一紀猶若一日矣陳年而立參于笑嶺訢公訢暗夜乗凉携陳到明月橋問曰已是明月橋為甚無月陳曰幸有大燈在訢領之針鉢相契室中密受付囑天正元年秋九月奉勅視篆大德寺一香嗣訢時年四十二也道譽遐震衲子麕集侯伯歸服十年豊臣秀吉創惣見院于紫野請陳為第一世平信長大祥忌拈香語云三年光景夢紛々半熱黄梁未足云莫問上方香積界千花萬草木欣々十三年春三月豊公毀根來傳法院移其伽藍于泉州再興海會寺一請陳開堂演法十八年冬十二月參徒利休居士有故忤豊公旨一先是利休営建楼門於紫野彫已肖像置之楼上豊公

怒曰我恒往來山門彼何為不敬至此殺利休尋遣四使（東照公前田利家前田玄以細川忠興）破滅紫野伽藍陳對四使委曲諭之四使不肯陳懷中出劍一揮云法之衰替如此吾唯有死耳四使感其雄氣歸說豐公止毀寺事十九年春正月大納言豐秀長卒豐公哀歎秉炬佛事懇請于陳有偈曰榮辱昇沉入夢頻閻浮五十有餘春為君誰贈還鄉錦正月桃紅依舊新文祿元年大光院落成居之一年明年春歸于紫野歷住先師遺跡後隱於市原常樂庵五年八月二日病革弟子需遺偈乃書曰六十餘年胡喝亂喝末後轉機不作一喝擲筆而逝矣歷三時許蘓生說法如常一衆駭然十二月聖上敬仰德風特賜大慈廣照禪師徽号翌年正月十七日恬然示寂世壽六十六所著有蒲庵稿二卷

賛曰豐大閤光前絕後人傑獨步亂世若獅子王矣正當是時特陳老者豈公所歸崇其道德推而可知焉抑臨大事英氣雄辯令感四使護法丹心足報立雪斷臂祖德矣

城州清涼寺沙門仙誉傳

釋仙誉字俊把俗姓有原氏城州愛宕郡人也自幼英特皈敬三寶年甫十四從嵯峨清涼寺亮然剃度居無何從和州長谷寺覺忍習瑜伽乘次抵洛東禪林寺聞小坂法流於杲空又謁下總大岩寺潮龍精研鎮西流法義遂傳圓戒宗譜寬永三年歸京寓華頂山大張白旗敎綱聖上詔受圓頓戒后妃公卿多預法會皇太后受融通念佛大法聖上嘉賞特賜上人号嘗住清涼寺一時羅田祿燬塔為焦土佛眼舍利放光飛入釁衣裏誉懷灰燼修堂宇遠近士庶信施響應不幾落成焉誉修精舍十五所明曆三年六月十一日沐浴更衣合掌念佛而逝閱世六十一

城州仁和寺沙門顕性傳

釋顕證字一音俗姓木村氏產於泉州長門守宣成子也天性英敏不凡年甫十二得度受戒寓仁和寺師事心蓮僧正汲廣澤法流入壇灌頂瀉瓶竭盡自行之暇策進學徒隨機授法證身心堅剛善耐難行之行麻衲一衣以過寒暑先是仁和堂宇榱棟傾落庭際荒蕪性從事土木葺理精舍多歩艱辛靡有倦色未幾樓門殿塔輪奐一新性住尊壽院修鍊多年河州延命寺淨嚴謁仰德望執弟子禮稟受西院法流及諸尊儀軌證晚與造法住菴閑栖自適身口意

密功熟延宝六年二月十三日誥印誦真言安祥而
逝享年八十二
論曰以終推始性公誕於慶長三年是時重成幼年不可為父或庶弟乎今憑舊記建傳考訂待博雅君子而已

江州延暦寺沙門全宗傳

釋全宗号徳運院近江甲賀郡人也幼而警敏性好慈済得度于叡山横川学于台衛教観元亀中羅乎信長兵燹叡岳堂舎悉為灰燼四明突兀緇徒星散宗㡀俗業醫曾与豊臣秀吉為舊識世少知之者及豊公登位即起宗為大醫院除正四品恩遇特隆朝野重之會京都疫起宗施藥餌一百日起死回生之輩不計其数也不幾宗復方袍乃任法印住藥樹院竊以叡岳再興為懐一日従容語豊公曰是山自傳教大師阜錫桓武帝創建已来今将千載誠護國道場不可一日以缺也然自元亀之変佛燈不照鐘鼓不鳴其非國家之福倘欲新之今其時矣豊公曰ーー師言固喜柰先君有命我不敢犯也観師ー福相才力綽有餘祐苟募縁為之吾亦助成其事不亦善乎由是宗應命先罄鉢資普募四方無何中堂戒壇堂等次

擲

第營興於是豊公喜捨食邑三千石永充山門浄厨宗従此日留心浄業恒修念佛三昧一日覚報縁将謝乃謂門弟子曰吾昔平昔惟以済人為懐興復此山為念今頗酬夙志可無遺憾死後不願汝等列百味之珍羞作万善之追福唯用一簣土覆之遺骸ー一坏水以養霊鑑足矣言訖化去慶長元年十二月十日也保壽六十九
賛曰宗嘗謁伊勢太神廟覩郡吏納税嚴酷而衆咸苦之既帰特為上聞遂免其税廟祝等懐金以謝之宗曰吾所以奏陳者為敬神明也豈期謝哉逕卻之呼宗公済世之志可謂無私矣然而闘諍擾乱之時為僧為俗應縁設化真知藥樹王身随類而化者也

難波瑞龍寺沙門道光傳

釈道光字鐵眼俗姓佐伯氏肥後益城郡人也十三歳投郡之海雲法師薙染学経論慶安三年春入京徧遊講肆竺墳魯典無不精研明暦元年秋見隠元禪師于長崎東明元一見器重命随衆参堂晨昏不懈研究已躬下事未幾元公應請于摂州普門時木菴和尚主分紫之席直前咨叩一日入室擲機捷出當仁不讓菴打趁出光呈偈而去後再往分紫乃許

入室矣寛文三年春講楞嚴於肥後禅定寺剖析幽微詞辯無礙明年講法華於筑前妙光一日慨然曰吾邦古称佛國自教法始東渡伽藍像設不亞支那名師碩徳代不乏人獨大藏之版向来有刊行於世者非為國中闕典欲契有（経）有言菩薩萬行中流通法寶為最余幸生清世忝厠緇流誓尽此身當力為之編与邦人永結般若勝縁因携二三子抵于大坂専為刻藏之謀八年春講起信論於月江精舎時有觀音寺妙宇道人来預講筵聞其刻藏之挙欣然発心捐白金一千両光喜曰聞千尺高閣成在初基今既有基刻成全藏必矣急登黄檗啓告隠元禅師元歡喜踊躍賜其所蓄支那藏本亦割勝地為貯藏版之処光乃建宝藏院于其地開印房於京師先刻數十函梓人蟻集施者麕至特募縁於江户講楞嚴於浅草海雲寺列衆數千人施物海會講竟登黄檗省覲木菴和尚菴問曰聞汝講楞嚴経々中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々猶離見々不能及意旨作麼生光云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声色可呈君菴曰猶是両見両心光曰風吹碧落浮雲尽月上青山玉一團菴頷之十年春難波檀信重修藥師寺請為中興祖光喜而来住改号慈雲山瑞龍寺遠近学徒群聚光一夜定中説偈曰荊林（棘）中線路通等閑踏破太虚空頓超明月清風外安住鑊湯罏炭中延宝二年春熊本侯請迎城中問法要極加崇礼自後年捨黄金千錠以助刻藏是秋應請于薩州福昌講楞嚴経時琉球國王子某謁光于福昌屢問法義四年春省木菴和尚問答之際機縁契合親豪心印六年秋大藏鏤板將竣功乃製表章隨経上進太上法皇龍顔大悦謂群臣曰大藏巻帙如此繁多而能登梓其志可謂堅且確矣法門功臣實福天下後世者也合宮勲貴亦歎未曾有尋欲以大藏経具疏進于幕府後赴江户天和二年正月忽告門人曰山僧春未大有事在不可滞於此乃率諸子回瑞龍是春畿内荒歉流民夥矣光多化錢穀極其饑之日免殍死者凡一万餘人踰月而止一時称為救世大士二月小尽俄疾作為衆説法不異常時病勢稍重飲食漸減三月七日集諸子告曰山僧化縁將訖汝等幸（冨）有春秋慎勿涉世縁唯念々向道究明大事乃是吾門種草刻藏一事諸佛慧命所關之者也是故山僧一紀之間曆尽百苦今已告成汝等宜體我心使之流通於無窮也二

十二日書偈云七顛八倒五十三年妄談般若罪犯弥天優游華藏海踏破水中天投筆而逝保壽五十三戒臈四十荼毘之日送者十餘万人各持香華旋繞為供号泣之声震動林野門徒奉靈骨塔于宝藏院西隅光弘慈利物一出于天性貧者与衣食病者餉湯藥路見棄児則托人乳養遂逢因人則訴官請免凡創寺院者八曰瑞龍曰宝藏等所著語録二卷附藏流通焉

賛曰雪童投身精進剥皮法之尊重由来如是支那大藏之刊行紫柏大師最有大功日域古今特有鐵眼光公耳光公深知法之尊重故成此大功德矣嗚呼佛法東漸以来護法最勝最第一者也

南都東大寺沙門公慶傳

釋公慶河内人也氣宇超迈才識明敏幼年出家受戒于東大寺瞻大殿燬于兵燹大像傾毀露坐瓦礫荒草中慱然太息忽発興復之志又以為事則末也理則本也苟能達本為末不難也因学業為専焚膏継晷三論花嚴台教密部從南之律無弗撮要提領研究不幾住龍松院登座講演道聲遐震雲衲蟻集繞座受誨天和三年慶歳三十六語諸院主曰吾人之名籍於東大而命于實豈無懲耶衆悟其意弊尸重興事即訴官蒙幹事職傚先人俊乗故居設勧化院以待四方来施躬自裝行携衆公所貴小木杓徧募天下檀信遠陬遐嶋無処不至海内貴賤感其勇為信施雲集先修大像穴者塞之凹者崇之僅有痕脈無弗繕修相好圓成矣且謂有像無有殿者比之世人落度無寄不亦悲乎以是更発大願以大殿再建為務四方士庶聞之富者捨貲貧者効力乃剔蔵荒乃闢故基鉅木山積匠民五百負為斤斧之首因請千僧大開経始之法筵于貞享五年四月八日也一時名衲鉅儒以賀偈者一百七十餘人録曰重興大佛殿讃頌集秋八月今上聞之御清涼殿召至親嘉尚勅賜于上人位慶培励志千辛万苦從事営輿宝永五年夏六月二十六日大殿落成薩州太守嶋津氏大助其功云未詳慶之臨終事跡矣

賛曰南都大佛殿天平勝宝四年新建落成四百三十二年後治承四年冬十二月罹平重衡兵火尓後養和元年俊乗源公発再興之志建久六年春三月落成其後経三百七十三年永禄十年冬十月罹松永久秀兵燹廢而不興慶公志願奮然又一新之與

廢有時諸法從縁生是法隨縁滅展哉吁矣

京都大通寺沙門照什傳

釋照什字南谷一号幻華俗姓松下氏石州吉永里人也稟姓温潤僅離乳而始筆硯父忠綱初仕會津侯致仕而後寓于京都什年七歳父罹不測之害兄豊長不幾復讐什逢逆縁忽發道心從大通寺義洞長老剃度時年十一也學祕密教究于地藏院法流從熊谷氏及智積泊如峨山月潭習於詩偈文章尋謁禪林寺快立和尚聽楞嚴義疏更見叡山靈空和尚聽法華文句謄寫講録八十巻什年三十歸住大通寺多聞院大開講肆講梵網古蹟記及諸經論列衆常満千指嘗圖源廟（六孫王権現）興復許之幕府元禄十二年冬十月廟社門廡営興改觀今上嘉尚勅賜于紫衣矣什因源廟事造于江戸三十九田侯伯士大夫需揮毫者夥焉客中早春試毫曰江城為客始逢春且喜聖朝寓此身山衲素無衣錦志只期神運与年新晩隠東林院専修白業元文紀元冬十月十三日罹疾而逝保壽七十四有偈曰陰來則陰晴來則晴君家帰去天朗月清所著有楷書千字文五巻克己銘八景法帖大通寺開山宗師行業記幻華消息各一巻並梓行于世矣

江戸祐天寺沙門愚蒙傳

釋愚蒙字祐海俗姓新妻氏奥州岩城人祐天僧正姪也幼而從僧正于總州牛嶋薙染籍于増上寺常隨天公若影隨形而至掩化之期天公無終創祐天寺不斷念佛蒙續先師志夙起夜寐称名不怠雖睡時枕上置鉦覚則撃唱四十餘年猶若一日賦性柔順德及鳥獣戸外繞堂之時鳩雀数千飛鳴其前馴集衣裡偶有墜斃為与法名樹率都婆追福回向無異人類也常誡弟子曰凡佛子從出父母家入佛門以往雖滴水粒粟莫不皆是如來毫相之一分十方檀越之信施也汝等宜準佛教修浄業以當信施恩不然非法盡用則殃咎可立地俟矣蒙住于祐天寺三十餘年大殿諸堂坊舎門廡無一不備巍然成大伽藍宝暦九年仲冬卧病告弟子祐全曰吾命終期到乃付先師法要及法器授与十念十二月二日洗浴設供弥陀佛前祈願聖迎曰阿弥陀佛法藏因時四十八願摂取衆生今聞佛我父子相迎豫知死期不受苦悩臨終正念聖衆現前上品往生還來度生爾後称名培于平日廿一日告弟子等今我睡中觀

称阿弥陀佛大身佛眼放光明明年正月二日昧旦右手取引接之糸及念珠左手把弥陀經頭北面西而臥念佛之声漸微如入禪定示寂異香滿堂瑞雲覆房也壽七十九所著有威儀略述無量壽讚西教舍子篇矣

願雜八之一

常州淨國寺沙門崙山傳

釋崙山未詳生國李貫住常州板久淨國寺當時有深解之名風神秀朗蕭洒拔俗人咸貴於節操山恒痛念啞羊僧奔走利名落虛頭嘗命冶工鑄小鉦掛之胸間念佛市鄽山野居無定所分衛自活一時詣伊勢皇太神宮寓大湊晝夜巡遊村落塚間励声念佛土俗帰仰棄捨米錢創金胎寺請為開祖一日路傍見乞児屍側有梳盛飯山不忍棄去對屍念佛埋葬其屍已竟喫飯提嚹囊曰這箇檀越美膳嚫儀正納受竟懇懃回向而去後逝于淨國寺矣

京都大德寺沙門義統傳

釈義統字大心別号蓮華童子世姓下村氏京都人也年甫十歳随侍天倫忽和尚于紫野清源院明年春二月剃髮為息慈習学内外経書二十一歳提撕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之話少有省発延寶八年春正月受菩薩戒於墨江快圓律師夏四月講於宗門十勝論尋欲扣諸擅而創禅律道場有故不成天和三年佛誕生日受比丘戒貞享三年始補高桐院輪番宝永三年齢既五十春二月既望視篆龍宝山一香酧法鑑老人次總見大仙羅暋東海累歷而住平生以禮懺持咒念佛三業以為日課且嗜好著作從事筆硯嘗發盡形壽八願第一願我印行撰述至一百部第二願我恵賑書巻滿十萬數第三願我施与泉布至一千貫第四願我開建悲田營所住剎第五願我修為礼拜滿五百藏第六願我持誦祕章至五百萬第七願我像設九尊奉持新室第八願我安住正念投入火定享保中安祥而逝其戒弟子四十人受菩薩戒子六百人所著靈會日鑑礼敬三宝說等三十餘部恵賑書籍六万二千三百五十一本三開濟饑會大行檀度與法利人功業居多矣

肥前長崎清凉菴沙門海長傳

釋海長字江外俗姓木下氏肥前長崎人也妙年發道心登豊前聖壽山礼千呆禪師得度受戒服勤久

之契拾外玄機遂嗣其法尋後遊方諸方尊宿一見器重咸蒙許可後寓黄檗助千呆禪師道化二十餘年既而帰梓里佚老於清凉菴長崎奉行日下部氏傾心參請執弟子礼云

肥前長崎防山沙門道活傳

釈道活字卓岩俗姓宮崎氏肥前長崎人也稍長而好釈氏道頻布出塵学年入京習醫于西三博然而不以醫為意一心佛経遂辞而帰居無何窃登深掘菩提禪寺祝髮時年二十餘研精覃思有所省發後又上京參請峨山獨照禪師照受其法器親炙有年再回長崎隱居防山終身閉關長養聖胎不出於世以天壽終焉

摂州池田沙門日初傳

釈日初未知李貫郷里參禪徹底棲遅摂州池田茅廬有粥飯貯則閉室靜坐食米已竭行乞村落破衲僅覆身不蓄餘長長養聖胎憂喜心空焉禪餘嗜好國学著日本春秋若干巻紙葦不給書故紙裏其文體雖頼大日本史其志專在勸懲故每傳有襃貶其書池田某騰写藏于家云道遂閑適有年于茲遂以天壽逝于此地矣

美濃山居沙門靈巖傳

釋靈巖濃州人也幼而出家隷淨土門久侍知恩院文室巖性有隱操年已三十俄辞帰梓里閑居山中禪誦不怠四十六年影不出山飛花落葉晴知春秋哀猿啼鳥以為良友日閲新譯華嚴経而日而終而後始連環讀誦無有間断盡形壽脇不著席微音念佛欣厭心切也檗門僧雪丘与僧某嘗侍薪水一年強艸庵寂寞無有来者設粥飯之外無雜用心坐禪誦経看書念佛各任情而動修焉寛延中一日招諸親族謂曰老僧明日將逝余滅後所有資財喜捨某寺又与随侍而僧功德法財雖少許不可留在俗家他無所囑汝等速去乃沐浴剃頭又日猥勿動搖遺骸一息截断即便納棺矣詰旦禮誦喫粥斉飯不異平生過午端坐念佛如眠而逝春秋七十三年月未詳焉

濃州彌勒寺沙門圓空傳

釈圓空美濃竹鼻人也卄歳出家勤学無倦二十三歳負笈遊方栖遅富士山又蟄居加州白山一夕蒙白山權現靈告俄然出山再與濃州池尻彌勒寺尋寓飛州袈裟山千光寺空得工巧妙唯以斫刀一把

善作佛像袈裟山執金剛神係空之作又善相人相家所言盛衰禍福不一失焉一時望高山城謂曰此地無城氣果然翌年高山侯移封于出羽高山城壞僅存外郭而已飛州大丹生池素有妖怪土俗孤如池畔必損命里民久憂之懇請救濟空即自作千體佛像而沉之池自後不為災害空一錫飄然遊化東國渡蝦夷地說法化導方便示諭夷俗崇信称今釋迦晚還美濃池尻入滅濃飛士庶渴仰称窟上人蓋久住巖窟而修道故也

城州嵯峨沙門涌蓮傳

釋涌蓮伊勢人也住于江戶某寺一日閱高僧傳忽發慚愧心感激憤励遺一封書弊衣艸鞋飄然退去西上京都閑棲嵯峨草菴由來梵行清白室中不貯一物日夜念佛投閑賦和歌不敢修詞巧事時人称其真率雖嗜和歌未曾蓄歌書一本天性強記才識超倫大智度論等多所暗記暗書數頁然以義解不衒人焉冷泉民部卿及三井顯道金龍道人交義殊厚安永三年五月二十八日逝矣所錄之歌聊載之時人傳矣

下野出流山沙門良雄傳

釈良雄字浩然一号穆如俗姓橋口氏薩州川内隈城人也世為藩望族雄生而異常童子即喜佛敎年九歲自投於與全寺祝髮受戒学瑜伽乘受四度密軌及灌頂既長有慧解最善聲明又如臨池慕董太史嘗得董書金剛経真蹟学之有所悟入與全寺係京都智積院法籍故其在京者數年時与諸名緇碩匠相往来暇日則臨撫不倦盡太史而遡南宮益有所得文化三年奉僧正順公之教視篆下野出流山住職六年一旦謂其徒曰吾道三界無家樹下石上亦不留宿何以是方袍執滯伽藍乃飄然退去流寓於四方修道之餘亦惟以筆翰自娛人每持箋楮來索意適即一揮快掃如風雨歘至數十百葉而不輟或有貴戚豪族宴錢貨以要之則傲然冷笑曰我指頭拈出皆清淨蓮花阿堵物可汚乎遂掉頭去是以人倍珍其蹟矣文化十二年秋遊上野罹痾自知其不起斷藥餌遺言曰葬則勿択火土墓則勿論崇卑重陽翼晡刻溘然示寂享年七十雄賦性恬澹寡欲弊衣菲食自知足与人交不立崖岸為薩老侯榮翁公所雅重屢欲室而棲之辭不受焉

賛曰無求無欲應緣化物是為世者福田曰之僧寶

矣澆季緇徒反之諂權諛俗住著寺院儲蓄貨財貪慾強盛若挙世皆然矣雄道氣高潔退院恰若脫躧覩錢貨等塵芥是所以為其高僧也

慶應三年星在丁卯十二月廿七日考訂閣筆

龍尾道人竺道契時年五十二

珂然 編

吉水實録

元禄十年（一六九七）刻本

據元禄十年（一六九七）

刻本影印

吉水實

吉水實録題辭

大聖之示迹也其惟爲道而已苟道既行則何久處世也耶噫嘻大師已没道在何乎謂方其淨敎說聽之際鳳毛騈美義虎爲隊吉水漲流不舍晝夜各汲一滴霑法雨於海內不亦

盛乎自爾而後遺派末流彌滿六合宗敎不墜地繩繩至今道不在茲乎幸有法所委若夫感緣應迹門下言行有得而傳乎謂有爲然此方言耳無異乎俗諺民話也惡何以之足大輝祖光以爲君子之觀乎我門世世

巨才碩筆未匱其人史傳之役舉太
遲暮者何也謂雖有其人而各有任
或聚徒傳燈或記述章疏扶護宗教
刀筆者佛子瑣碎之餘事也是故未
遑此舉爲余也性暗室加以病患敎
棄猶在於藩牆之外堂室豈覩乎逮

其傳燈益物綱羅教義之任何有於
我乎唯是蠢爾一土塊而已孰以最
後斷種之誡誅我也乎然得拾璧屑
於藍田折一枝於桂林也何以酬于
祖恩乎於是乎操觚而策於病軀凭
几而事於筆削譯舊記之倭爲新傳

之漢間別簡小記捜索補輯竟一積
二頗閱歲月卷算十五肇成全傳名
曰吉水實錄科節分類盍倣大史公
史記之作也曩趙宋之時有歐陽脩
者自謂舊唐書其文不善重筆削之
也余也一劉煦而大師史傳之先驅

者也後世有如脩之大手筆復加刪
修則大師光焰日日煽矣實錄之大
成以候良史我志在茲因自冠首序
云

元祿十年春三月既望沙門寒叟寓攝
州艸堂書

吉水實錄卷之首

或問

或問其器未利焉善其事實錄之撰比異邪僧史閣制釋書邪碔砆之與美玉之謂也哉了寤史才強坐著作之職無乃爲僭越乎謂予言爾矣吁我孤陋無隣何會文友由是無有假世叔之討論脩子羽之修飾宜哉不若先傳也我惟從其記採其善者聊抽其端以備參考而已何與先傳僭軼乎予覩於彼販賣家之簿乎書法或有妙手揩正之者或有下手塗鴉之者然至其交易貨物取於價直但簿記明白算計不混塗鴉之獲利也末有錙銖焉入見欺豈以塗鴉謂不爲照乎我實錄也吉水門下之塗鴉簿書耳寧越入史氏之域乎然記其事尤爲悉備矣好古之君子復豈謂無所取乎原夫異邪四傳各自斬然以爲一世冠自我視之眞一代之高文也然照獻删三傳之鄙又石門惠洪師譏宣律師作僧傳文辭非所長作禪者傳如戸昏案檢寧僧統雖博學然其識暗聚衆碣

爲傳非一體文東湖志磐師謂昔會直見僧傳文鄙義淺欲删修之而不果惜哉如有用我者吾其能成會直志乎又本朝濟北師鍊師謂因見大藏有僧史之三傳所謂梁唐宋也而此三傳不精史文蓋梁傳者戰國之文病體裁焉唐傳者敍事艱澁傳論文同宛似繇辭宋傳者驗雜猥微任古碑碣絕無筆削古來聖賢之事業不能顯煥與僧之焉三傳尚爾何況明傳逃逵者之斧斤乎國朝釋書亦昂昂然自號一家之書馳逐千古鞭撻諸家以爲大超古作者矣復豈我備所得而言哉然當世或謂有其鋪陳可非議也況夫我未受業於庠序才疎文史安免爲僭越之攻乎雖然異邪僧史國朝釋書則是乃翁勵志貽謀於兒孫也何其厚哉於戲微僧傳我其何以徵之矣小子黄口在千歲之下被其庇蔭稀有差訛則必指之杜選其昔何異乎以一蹴而棄騏驥以蝕時而輕太陽也耶吉水之門自大師在世而降及乎聖冏聖聰二師踐迹之者數千入室之者不減數百有偉名而今

尚存焉我欲盡爲總萃然古來流輩多如了然哉
視文章懶於記傳終俾無蹤跡之可尋也此我所
以編修於實錄也若至其之史才事於彫蟲不得
無罪也若至使後世有見大師行化之跡亦不得
無補也以此言之以爲少報於祖恩乎僭越之罪
時人或攻與大師不尤焉時人莫攻焉

或問畢

吉水實録通例十一條

一吉水傳者多矣皆悉僞語然或不精詳或有似謬共不足取矣於中有聖覺十六門記及舜昌上人傳辭最樸實事有來歴此其當看者也今多依此然未必盡取間考他書訂正以參焉

一此書分科倣史記之作事載在世家論是故畧例不擧此也

一本紀之中系以贊論願昔光傳是故立定標題以別節段稱變古制且便披閲讀者應知

一紀傳之中有事同而再見者然先簡之則後詳之始廣之則末狹之譯有小異而意大同宜紀傳相照以爲羽翼讀者察焉

一本傳之中存於舊號言上人者皆指吉水贊論之中用於謚號稱大師者亦指吉水讀者倣此

一太師門下之稱呼於本紀中並須其諱蓋存子第相稱於父兄之禮矣至於列傳咸用其字蓋或出羣傳英或絶世道德我不忍稱呼其諱此然或有存諱失字者或有諱熟人口者則稱諱也讀者應知

一或有事出他書未決可否眞僞而不可删廢者乃述附後不收本傳以俟智者擇此則不欲畫蛇添足也

一或有本傳有來歴而不載其事不得分明者乃繫贊論後以明事實與本傳不相混也

一大師門人不載此傳者數十師皆是高德化一行實雖有傳人口然古典散失亡者歛之益恐誣枉也

一大師在世法語及授徒之書文並記在語燈録恐其繁文不悉載茲

一大凡此書一事二件皆不敢苟悉有歸著幸免漢儒傅會之大過恐有未備考究之不精讀者恕焉

通例畢

吉水實錄目錄

圓光大師　吉水實錄卷之一　八

卷之第三

○上人本紀第三

圓光大師　吉水實錄卷之一下　九

諸佛改葬　西山開維
正信迎骨　門關自啓
元祿諡號　宮使勅書

卷之第四

○鎭西世家第一

鎭西善導寺辨阿聖光上人
光明寺記主然阿良忠上人
光明寺白旗寂慧良曉上人
光明寺良譽定慧上人

太田永[illegible]勝上人
常福寺成阿了實上人
常福寺了譽聖冏上人
增上寺酉譽聖聰上人

○西山世家第二

西山善峯寺善慧證空上人
東山宮迁觀鏡證入上人　聖達上人
淨金剛院道觀證慧上人　御殿修觀上人
眞宗院圓空隆信上人　西谷淨音上人

覺入上人　觀日上人
觀明上人　嵯峨道教上人
三福院了觀上人

卷之第五

○長樂世家第三

長樂寺皆空隆寬律師　敬日上人
東關智慶上人　敬願隆慶上人
信敬長空上人　能念上人
光明寺空藏寬海上人

○順逆列傳第一

久米都講漆時國　稻岡令源定明

○業師列傳第二

大唐終南山光明寺善導和尚
作州菩提寺智鏡觀覺法師
延曆寺持法源光法師
台嶺功德院皇圓阿闍梨
台嶺黑谷慈眼叡空上人
中川寺實範阿闍梨

聖護院法親王[illegible]

○搢紳列傳第六

藤相國兼實　藤太師道家

左丞相公繼　左僕射兼雅

左丞相經宗　内相府實宗

戸部尚書範光

兵部尚書基親　京兆尹隆信

卷第十一

○士庶列傳第七之上

羽林中郎將平重衡　親衛校尉平時頼

信州刺史是憲　金吾録事藤宗貞

熊谷次郎直實　大胡小四郎隆義

薗田太郎成家　津戸三郎爲守

卷第十二

○士庶列傳第七之下

甘糟太郎忠綱

宇津宮彌三郎頼綱　桑氏金吾某

彌次郎　阿波介

天野四郎　堀川太郎

播州老夫

卷第十三

○尼女列傳第八

光祿大夫政子　無名氏尼

走湯山妙眞

仁和寺尼　播州妓女

○雜收列傳第九

延曆寺僧某

園城寺住心法師

鎭西法師某

妙覺寺淨心法師

○背宗列傳第十

咸覺幸西法師　覺明長西法師

法本行空法師

見性法師　慈心法師

延曆寺定照法師

卷第十四

圓光大師

吉水實録卷之一

七終

吉水實錄目錄畢

吉水實錄卷第一目錄

上人本紀第一

吉水實錄卷第一

上人本紀第一

氏姓本貫　　降誕祥相

吉水上人諱源空字法然圓光其諡號也姓漆氏作州久米稻岡人父州都護漆時國母秦氏常秋無嗣父母祈佛神秦氏夢吞剃刀覺而語夫國曰汝其有身乎所孕必奇兒然恐雜染之人乎因而孕秦氏懷娠之間其意柔順身無困惱不茹葷腥敬崇三寶國語秦氏曰所孕之兒異相如此若出

家學道則殆有帝師之德與長承二年四月七日生頭尖而稜眼黃而光宗族異之生時紫雲覆於產屋舍西有二椋樹茂盛垂蔭二白旛自天下降懸于樹梢寶鐸響空靈彩耀日經七日後升天而去遠近聞見無不驚嘆時人呼之曰兩旛椋其後歲久椋樹朽頹而香氣芬郁異瑞甚多州人貴之營構佛閣號誕生寺別建廟堂圖於影像

贊曰異人出世則有異物必應焉是川河洛出於圖書也鳳鳥鳴於岐山也麟獸狩於西狩也古皆然矣今夫白旛之稱爲大師降也自天霄下逕入碧落卒非宮城酒家之器必也異乎異物應焉太師聖乎曰聖然母夢剃刀父知雜染之人故異於伏羲舜文之倫矣乃是西方三聖之一聖也有白旛之異應於誕生可不信哉

小字勢至　　童稚聰勇

上人兒時乳母抱之問曰公子名何也兒微笑答言勢至是故小字號曰勢至甫四五歲聰明超軼有老成之量舉止動向西父時國性憍誇與稻岡

令源定明相輕明大含憤因保延七年春一夜放兵圍宅一家逃竄兒時九歲自屏處闚之明插箭而立庭上兒以小弓矢射之中其眉間明懼其顏瘡可證發遂隱而終身時人稱稚兒勇悍呼之爲小矢兒國遂爲明遭殺將入死地遺命兒而曰我先世殺彼故彼復害我此是宿殃之所爲也汝當發心修道以資我前程是我願也不得加報汝其勗乎終卒（事出吾書）

贊曰鮑觀記於嗟井以知曲陽李家之子也太師

指於前身非一郎矣亦非二郎矣則是西方無量
智慧光也宜矣爲兒也曰俎豆焉曰禮容焉爾道
寔陷於斯也然俎豆宗廟之器禮容朝廷之事也
大師向西也高有鵬雛九天之志遂欲以西方教
門救倒懸於塗炭也兒亦思之與曰已有丈人之
識且有素願爲之來矣登不思耶豫讓之斬衣也
惟果義而不遂志也小失盡節義志兩果然大士
憐生不忍殪之禁錮終身大士報仇宜如此乎可
太師平日謙已不以權化自居其勢至之語乳嫗
悔親罕言之乎又向西也越鳥巢南枝之意乎然
則聖者亦懷鄉也耶

觀覺傳業　登山辭母

郡之菩提寺觀覺秦氏之舅兒依父顧命入覺之
室性善習學聞一知十耳根所觸長記不忘覺憐
敏慧教論加意歎曰此器兒何可居草澤乎又語
兒曰汝宜受業於台嶺兒諾悅焉覺携兒往于秦
氏具述告事兒亦慰誘母曰人身易失佛法難求
幸得人身復生佛國浮世虛假猶夢所見盍爲

累所縻絆乎先君遺命以我雖添願登台嶺早學
圓宗也又啓而曰我非遺孝子事父母之禮而欲
割愛離家彼父母赴解脫道償罔極之恩者比定
省水菽之奉養遠矣請莫爲思也秦氏知其志遂
不可奪許之而臨分袂撫髮潸然賦有和歌
贊曰於乎兒也何爲者乎卅歲脫子益得顏子之
明席是用舅氏將放此於天台以展驥足也彼孟
軻百世之儒宗也猶慕乎母之膝下而歸矣大師
慕孝之良導也能脫羈檻求法乎千里矣二兒之
差等自可見焉孟母也勃然斷機焉秦氏也悽然
反袂焉較二母之品節孟母者優矣秦氏者劣矣
若以秦氏潸然遺涕減於孟母之眼裏則孟軻恐
不成大業也我聞孟軻成德之後未得入顏子之
域也今與大師隔乎地位者數十段宜乎弗如也
我評而曰弗如也

觀覺書札　忠通作禮

觀覺送兒與延曆寺源光贈光書曰進上大聖文
殊像一軀盍令光知兒才器也兒遂赴帝都過相

國忠道乎烏羽儀衛甚盛前驅之者却於行人兒下馬蹲於路傍通停車問兒而曰少年何所來乎從者備對通起作禮侍從之者相顧驚怪通返語家人曰今日中路所遇童子兩眼放光我知非庸人故駐車作禮而去

賛曰太師小字勢至舅氏致書於源光以為贊矣乃是曼殊用比才矣舅氏殆誤筆也耶曰不爾曼殊勢至共是智增之聖者也舅氏蓋取其氣質之同也藤太師兼實遲遇於太師矣實通之子也今

視通邂逅於兒之事實師檀之厚良有旨哉

源光器重　皇圓奇夢

久安三年二月十三日兒入上都先遣使於台嶺源光寄以觀覺書光得書啓封問使者曰文殊菩薩像汝持來乎對曰觀覺所贶非文殊唯屬一小童煩師教授光聞之知兒偉器乃馳使迎兒十五日兒登台嶺光試授四教義兒讀到難解則貼小片紙屢擊光前所問皆悉圓宗淺義光曰此兒駿犢也非吾楷宗之所羈也即送與功德院皇圓

圓問兒聰敏大喜而曰我昨夜夢見滿月煜然降丁房上想夫非得此器兒之先兆乎時四月八日也

剃髮受戒　研究教觀

十一月某日（諸傳並云八日）拜皇圓剃染於戒壇院受菩薩戒時歳十五兒啓圓而曰弟子志在薙染今果夙望願發隱身乎空閑寂寞之濱也圓曰汝欲逃逸而先應習教門疏記隱居非晩兒曰弟子隱居之素唯欲不謝利名求出世法耳何或奪旨乎自是益勵所業時歳十六二三春之間通三大部（玄義文句止觀國朝台徒稱曰三大部）

天才秀逸探台宗賾四教五時之廢立三觀一心之妙理所立義勢殆躐圓之教論圓大感喜屢勞勸而曰汝當篤志早成大業以為圓宗之棟梁也兒歛襟謝私以為爵祿者解脫之大障高行之心者由多過道心名利學業不若於去也

退居黒谷　叡空授號

六年九月十二日遂辭圓庵投黒谷叡空叡空棄窮乘及見尼之貌時歳十八自啓而曰從幼以來先人顧命銘心不忘欲永遁世累速超苦海此弟子本

志也空嘆而曰幼年發心實是法然之理也作上
跋及乎又汝先依源光今從叡空宜稱汝字號法
然諱且源空也

閉藏求法　　議論戒體

上人隱閉黑谷之時俗交自嘆而曰佛道多岐也
未知何法何行俾出生死自茲檢閱大藏既至數
徧他宗章疏靡不經眼一時與叡空話及圓頓戒
體空曰圓頓一實戒者以心爲體上人曰性無作
假色問難反覆殊擇時久空遂屈大嗔舉枕而擊

爲上人神色開正乃徐退席良久而後空到上人
房曰我思惟翻覆義汝所立旨智者之本意圓戒
之至極也善言陳謝歎伏妙義云

博通諸宗　　業師傚禮

上人讀書三遍其義自彰以故早得通大藏之微
旨達八宗之敎綱也復八宗之外涉佛心宗蓋參
入宋沙門覺阿悟心要云於九敎相發極淵奧博
物發解之衆大義于時始本邦觀覺黑谷叡空重
聞迎接實範等高僧皆是上人之本師後伏德行
執弟子禮

參歷知識　　自得敎義

上人於敎義有自得處欲質其所蘊識寬雅儼俊
慶雅如文陳空有二宗及雜華之旨二師咸悉嘆
踰於師承也上人語徒而曰修學之道師訓易領
自得難通我諸宗敎門自覺章疏頗得大誼皆受
戒律乎實範而纔聞名目耳問相宗乎藏俊而更
悔付授持重不發先師空公理觀雖明而粗小乘
之戒相若至大乘之戒律者非我而誰又謂而曰

我請經論先看篇目自知大意也

辯論偏執　　好學無倦

上人言曰諸宗所立其義各別學者不知之苟泥
自宗則妄加毀訾諸家宗門所習各異自他宗乖
豈雷同乎又曉歲告諸徒曰我昔者好學無日不[illegible]
手於三藏文但嘗與麁今源義仰有討平氏朝野
震惧王城擾動爾日爲懈而已

贊曰覺光圓三師者緇門之伯樂者乎何也能知
大師之騏驥矣然覺光二師雖知之而不由所[illegible]

御之也乃燧與諸國師大凡馬之善走也必有齧蹉之病也大師也有千里之德而無齧蹉之病也然未免有逃佚之失國師得之稱爲食粟飽焉又將任重致遠以利天下也而恐其逃佚置廐繫杙馬有千里之德尤嫌於廐之隘促且其繫絆遂佚入於黑谷叡空之室空師得之奇焉錫以赤號然未熟御之也馬苦其調御之拙於是乎稍發齧蹉之病也空師不知御之拙而以爲騏驥之罪也怒而策之馬不惡其鞭撻亦嫌其隘促遂佚伏於西山廣谷且是累嫌隘促轉爲逃佚遂游太谷大谷猶以爲隘促也神駿加功遠走安養安養恢廓浩蕩之地伯樂充國也奮首鼓尾足遊戲矣始稱騏驥之意也方今世無伯樂駕爲隘促騏驥一公遂不得歸我已矣夫若夫大藏排闥八萬法藏眼光爛爛下電照過了至斯本師北面敬寫本宗勝行褒焉無他所以好學不懈也諸宗各別之高論學者偏執之破懺也克刺其癥癖矣上件下串生質肖其騏驥者能之非駑駘之所及而已

破斥十住　　夢見弘法

弘法大師嘗賦大日經十心品之意著十住心論乃配摭三途四乘品藻五宗敍義其意曰第一異生羝羊住心謂三途第二愚童持齋住心謂人乘第三嬰童無畏住心謂天乘第四唯蘊無我住心謂聲聞乘第五拔業因種住心謂緣覺乘第六他緣大乘住心謂法相宗第七覺心不生住心謂三論宗第八如實一道住心謂天台宗第九極無自性住心謂華嚴宗第十秘密莊嚴住心謂秘密宗

上人嘗難嚴逆其意曰十住心論者空海之所述也文義大凡雖依義釋而粗違義釋義釋者善無畏三藏之說一行阿闍梨之記也闍梨嘗承唐帝之崇徹常侍宸扆寵遇殊渥所以無暇著述不得再治而止矣其後本邪再治之本多流行世獨見海公之本蓋以後學私治定乎闍梨未再治本言極無自性住心攝華嚴般若等不思議境界然海公再治之本削除般若唯言攝華嚴而以所削般若又攝覺心不生住心又義釋言某住心攝某[illegible]

某論及海公著十住心論乃似言其住心攝其宗
也嗚呼海公才識偶爲不知敎法宗旨之異乎苟
隆諸宗私判勝劣則諸家攘臂是非互起諸宗崇
卑隨時昇降自古而來未曾一准若言台宗淺而
華嚴宗深者華嚴稱之台宗豈首肯之乎諸家異
轍遞爭跨越孰司判許容輸贏於其間乎若夫就
如來一代之敎迹判淺深者諸宗之常談也一代
之敎迹釋迦大覺一佛所說其理渾然雖然衆生
根性萬差不等諸宗學者隨其所執各止淺深亦

自不同故諸宗各應有大藏謂天台宗一大藏華
嚴宗一大藏乃至法相三論等一大藏也依是各
就自家大藏之中天台以法華爲勝華嚴以華嚴
爲長三論雖言諸大乘經顯道無異而以般若爲
首法相以解深密爲優諸宗所據不同如斯若至
一代敎迹之淺深者我亦無間然矣諸家列位未
應定海公之指揮也爲此破而後上人一夕夢見
有人來而曰我是弘法大師之使也大師有事屈
致上人乃使我邀顧上人往僕乃尾行上人自以

爲我敷加難問海公知之其名招乎乃伴役而進
行到一舍四面悉壁無有門戶上人以爲海公之
處所定此舍中乎因爲謦欬令恩所來大師自舍
中呼而曰應來于茲矣上人熟看壁間有壁土稍
隙隙使呼答身乃從此而入時大師抱持上人互
合胸間備會難問上人尙不驚怖亦將微其義已
而夢覺上人自謂海公抱我會釋難問者所說雖
則異此契於海公之意乎昔年佛入滅後五百大
羅漢俱造婆沙論爾後歷歲[illegible]親出世造俱

論破斥婆沙謬繇此觀之假令雖先存而所立有
則宜剖析之不應強拘於年時之先後也建久
年九月十九日講演之次自以此事告會衆示
論曰或問淨土門意以他力之淨業爲萬行之宗
致以弘願之名號爲衆德之根源拔聖道而以爲
自力兼三學而以爲雜行空師復非無褒貶何者
海師諸宗列位之定判乎曰大師光圓褒貶所判敎
迹也宗旨不關焉大師之意雖判一代之敎迹而
無不歸於聖道以爲淺劣與於淨土以爲深勝

但就一代之教迹論解將教應不機法堪不以
判自他二力難易二道而已予欲聽乎我論其事
大師曰我所論唱之法門是爲薄地下機非妨上
機之解行聖淨二門俱金口直說具多實語誰評
優劣然至論將教應不機法堪不者源空所立係
蹤諸老乎大師立宗之義其如斯矣不斥諸宗者
不待辯說而明矣

法華靈響　　華嚴感異

上人修法華三昧於黑谷見普賢菩薩乘白象來

現道場復一時與叡空西仙二師相共修焉見山
王明神現形道場其儀相似太曜受精修矣上人
復講說華嚴經于黑谷有小青蛇在几案下乃促
門人信空捕之空性惶蛇而師命嚴重强捉棄
之歸來見之在亦如初空大驚懼上人曰何不撤
去之乎空告故其夜夢見大龍奮角其狀可怖謂
空而曰我是華嚴之護神也奥長也其後蛇猶蟠
几下空亦不怕經竟蛇不來矣
贊曰聖也神也常悅佛事苟有視之則渤然興起
而踊躍焉然舉直而錯枉大師三昧之修誠其至
直也以故普賢顯象明神破覿嘗如來始成正覺
在寂滅道場四七一日法身大士及宿世根熟天
龍八部一時圍遶如雲籠月是將如來現盧舍那
身說大方廣佛華嚴圓滿修多羅今此小青蛇亦
是宿世根熟之傍生乎

栴檀瑞像　　祈請要法

保元元年上人詣嵯峨清涼寺七日之間禮栴檀
瑞像釋迦牟尼佛至誠祈請出世要法時歲二十

四
贊曰周穆王五十三年壬申佛先往忉利天三月
安居遣文殊詣母所頻屈禮敬三寶摩耶夫人聞
之乳自流出直至佛口即與文殊俱至佛所佛爲
說法得須陀洹果三月將盡欲入涅槃帝釋作三
道寶階佛與母別大衆擁從下遊祇洹時優塡王
戀慕世尊鑄金造像聞佛當下寶階象載金像來
迎世尊金像上下猶如生佛雨華放光爲佛作禮
世尊合掌語像曰我滅度後我諸弟子以付囑汝

也夫國有丞相上佐天子下撫兆民民寺無大小訟此於丞相丞相聽而不裁焉必莅朝自平章焉佛已降滅度尊像愍勤囑身後見孫之事優塡像設我佛家覺王之丞相也清涼栴像摸彼像設大師所用要乎清涼實得其處承安得法復安知不由於栴檀丞相之平章耶

論曰或問帝釋請佛佛升忉利天爲母説法優塡王思親如來自以栴檀作如來像高至五尺波斯匿王聞之以紫磨金作像亦高五尺時閻浮提始有二像此是増一阿含經説也由此言之優塡刻焉匿王鑄焉予所謂優塡鑄金恐誤附匿王之事耶曰不爾優塡鑄像亦是觀佛三昧經説也諸經異説我豈皆識耶然西域記曰優塡王請目連以神力接工人上天親覩妙相用栴檀彫像蓋玄奘三藏亦依檀像之義乎或問二經異説不須和會瑞像敎於本朝年代來歴可得而聞乎曰後漢第二主孝明皇帝永平十年天竺迦葉摩騰竺法蘭二三藏持優塡所造檀像及四十二章經來朝焉

丹將中郎將蔡愔等迎入雒陽帝勅置像於太内淸涼臺也後本朝天祿皇帝永觀元年秋東大寺沙門奝然入宋太宗第二主太宗太平興國八年詣宋地然師於汴都西華門外啓聖禪院禮優塡第二模像乃雇佛工張榮模刻而將之太宗雍熙二年然師持模刻像設十六羅漢畫像及大藏五千四十八卷附載台州鄭仁德船歸實本朝永延皇帝永延元年也其後長保四年帝詔修治嵯峨栖霞寺改號清涼寺安奉然師將來之模像蓋倣則帝清涼臺也模刻展轉之來第古有異論存矣而今贅論多言恐繁不録焉奝然將令尚在淸涼寺竹林之中云　模刻次第載在卷之第七介子列傳往生院念佛傳

五祖影像　　閑下奔波

上人嘗自唐宋僧傳之中收取曇鸞道綽善導懷感少康五師以爲淨土宗派之正統門人重源適發遠游之志來而告別上人曰淨土五祖影像今在宋國汝賞將來仁安二年源躬渡入宋遍尋求之果得其圖蓋五祖眞容共畫在一鋪源人[illegible]

二十年秋歸鄉于道俗奔波赴之上人先識人傳有
異益固信徹其圖像今尚在乎京師城西二尊院
矣

賛曰昔我本朝上宮聖德太子者眞丹南嶽思大
禪師之後身也推古十五年秋七月太子使野妹
子取前身所持妙法華經於衡山般若臺十六年
妹子得經而歸太子曰此我弟子經也老僧耆宿
耳自入斑鳩宮之淨殿三昧之中得於先身所持
之本也顧夫大師亦先身在乎支那得嘗見此圓

乎乘師亦生生爲侍者克知所在乎輒取於眞儀
來則使大師無羅床趺坐之勞也妹子也冠巾一
俗臣耳今與法王法臣相共遍宿命異世宜矣

在世歷履　　巷宇清倫

承安四年遂辭黑谷西塔台嶺卜居乎西山廣谷未幾
尋如乎洛東吉水縛草廬住焉其後移居者賀茂
河原屋小松殿勝尾寺大谷也於中大谷者上人
示寂之地也其廟垣之跡中古尚存矣計東西之
境三十丈餘南北十丈許生平貿素大率類之時人

稱其節儉

賛曰陰陽燥濕者天地外感之疾也若其驕奢淫
佚者亦我空門腹心之病也大師孰亦有間然矣
爲三朝之帝師聖主傾敬後宰臣貴官垂紳稱徒
而不與也節素其驕儉卑其居大師孰亦有間然
矣白雲無心千巖萬壑寄托不期太師歷履之輕
也蓋因但以節儉寄托不期無心諸得於生而已

述曰或問吉水在何處諸曰在京師圓山之下也
大凡相接之四境依此水總稱吉水今大師吉水

者蓋知恩院山上勢至堂之地是也

述曰或問賀茂河原屋在何處諸曰始在京師今
出河相國寺之北元是上賀茂神宮寺也堂安奉
慈慧大師所彫刻之丈六釋迦佛像故名釋迦堂
又稱賀茂河原屋又此所人民歲時詣寺大集佛
前轉一百八顆大數珠唱彌陀號至百萬遍以禳
疫疾依之或號此寺曰百萬遍也大師圓光常聽說
於賀茂神祠神官等相議延請太師居神宮寺後
太師付之勢觀遂爲淨宗之藍宇改號知恩寺後

移京極之北近者復遷北白川或問小松殿在何處諸曰在大炊御門之東也蓋仁和皇帝誕生之地云大谷事載在本紀第三大谷廟地之論

論曰或問大師辭台嶺黑谷結一宇於洛東居焉因呼之曰新黑谷今金戒光明寺是也予實錄不載之者何也曰我考舊記所載大師始去台嶺黑谷移西山廣谷留後不幾往住洛東吉水云今金戒光明寺舊有新黑谷之稱而未聞大師之棲止乎斯寺也故不載焉或問月輪川在吉田村之西

故老相傳月輪相國兼實公每詣黑谷則於斯河邊必下車徒行蓋盡敬仰之誠也然則豈云無大師住於此寺乎曰愚民口碑詭說百端多非典實何悉信乎或謂月輪院者聖護院之門徒也古在斯河邊蓋因此院名而爲川之號乎然則月輪川名非關相國聖人猶關疑我惜筆於光明寺非修撰之踈孰誅之耶

敎海問津　　淨家創基

上人嘗尋求出要濟度乎一代之敎迹披閱大藏已及五過而未得到津一日偶繙往生要集時尚方然見文言亂想凡夫依稱佛行得生淨土也意大慰喜猶渴夫得泉也蓋往生要集者北嶺首楞嚴院源信之所述也專以善導和尚釋義爲生於安養之司南也於以復覽善導觀經疏久復思索忽到下文妙得佛意弘願之旨其文曰一心專念彌陀名號行住坐臥不問時節久近念念不捨者是名正定之業順彼佛願故乃廢所業專歸念佛建淨土專念之宗自茲於于吉水盛說淨敎及聞

[illegible]菩薩大衆唯以諭人唱佛號爲要務也緇白奔走靡然歸化實承安五年春上人歲四十三（人皇八十代高倉院）

贊曰夫有人渴則必趨泉也然飮飮而後其渴已矣大師也渴於出世之法水者尚矣歲自志學暨至不惑趨大藏之泉飮飮數度自知泉味精辨淄澠然其渴益甚尚不得已也會至承安五年不惑餘三於洛東吉水忽得甘泉渴病立愈不爲自已渴而足也復能吐遺瀝於舌端霔甘雨於普天其澤汎流萬姓賴之卒使四海百世無患渴之者小

子幸嘗其一滴修此實錄即此觀之自今而後徳
澤無絶滔滔乎永至末法萬年之季也
述曰大師立宗古記云安元元年蓋承安五年秋
改元安元然立宗五年春故並不相違

三學絶望　　　猛精誦佛

上人曰我夙因求出要是故無不信諸教法修諸
行業而未得其益惟大我能仁之設教也其門雖
多然不佛之律止戒定慧而已謂戒是定母戒能
生定定是長於慧苗之腴田也慧則照眞之妙鏡

斷惑之寶力也三者反覆相因循環相資乃是所
以金口殷懃循循垂訓乎塁代也自顧此身戒品
不圓奚得禪定所謂尸羅不清淨三昧不現前其
言有實下切凡夫意隨境轉六塵交來心識散亂
斯須之間不得安靜猶如野馬亦似猿猴禪那未
成正慧何以得發慧日長昏塵勞爭鋭煩惱莫斷
生死無邊此業萬身非三學器穢惡充滿如生死
何可痛可悲焉三學之外出世徑路遍求諸德未
値開解於是自入大藏博檢三藏而八萬敎門浩

我無分幸得善導和尚觀無量壽佛經疏欣然適
意審觀深察文義煥通自謂不假三學直脫輪廻
其惟淨土之一門乎自是而後專以念佛爲往生
之正因自利接他唯以此行爲出世之要業明知
源空非啻循導師之遺訓抑又順彌陀之弘誓導
師疏文之中順彼佛願故之一句深薰識神日增思
耳復言之曰往生要集言往生之業念佛爲本又
妙行業記言往生之業念佛爲先又一時覺超問
源信師曰師居常所行之念佛是行事爲將行理

爲對曰意散萬境正觀難成故我唯恒修稱名行
往生之業稱名最勝我唱佛號考記其數一十俱
胝遍於是乎源空乃則大唐導師之祖規亦率本
朝信師之高範稱佛六萬遍以爲常課而我今老
矣死期寢近故亦加一萬每日七萬聲未嘗有廢
也上人稱佛七萬之後行座寢食無雜餘事適雖
有詢法要之者念佛之聲少歇無已唯比餘暇稱
低聲耳

嗟乎木叉已嚴扶以靜慮者聖道得果術非上之

扎一羽也豈逡巡乎然三學圓備之人亦猶生身佛陀雖聞未見焉太師既言無分我已矣夫是以太師自聖道而入淨土門誨其紀行者偶視有師往生要集乃披導師觀經疏猶視溪中水而究其發源處也終南疏文之中頗被佛願故一句天下之往境太師至斯以爲成佛之捷徑也晚節修謀也旅行日斜驛亭漸近時擧一鞭以催於馬蹄耳

嘉應迎宮　保元受戒

承安五年嘉應帝詔請上人受戒内殿后妃臣僚

恭敬渇仰又保元太上皇勅迎上人入法住寺殿宮受圓頓菩薩戒（人皇七十七代後白川）

述曰法住院在京師蓮華王院之東是則古法住寺之蹤也今尚堂安上皇影像御容如生云或謂古所謂法住寺非斯處乎未詳孰是

天府講道　後宮說戒

保元上皇下旨於宮使延曆園城之名緇輪講於往生要集上人其選也對御吐說詞辯入微上皇不任仰信適令畫工圖繪眞相置乎蓮華王院又皇太后請上人於上西門院一七日說戒上人敷演圓戒之奥義音聲和雅宮中傾聽時門扉上有一蛇七日之間屈盤不動衆說時有側耳勢衆人恠之至散滿日而斃其頭中一蝶出飛空而去或見化爲天人而升空也

贊曰說淨土乎金殿則龍顏蹙眉談毘尼乎椒宮則蛇首側耳飛龍乃是天下之至尊壁蛇乃是草莽之蜒蜿大矣乎我釋氏之道苟有其機而觸之則不擇其機之小大其應甚速無不感通也蛇

趣性癡其亦解尸羅有箭曰有焉薩遮尼乾子經曰惡道大毒龍無明諸羅刹見持淨戒者恭敬捨害心此豈非解尸羅乎曰亦欲持受有箭曰有焉小魚猶受之三歸蛇識愈於魚矣矧圓頓大戒乎嗚呼菩薩戒者萬善之根基五乘之脚足也化而升天豈以爲怪也耶

述曰蓮華王院者保元皇帝之所造也堂殿安奉千手觀音像千手焉治承二年十月二十七日有落慶供養或號新千手堂今世謂三十三間堂是

也（三十三間毎一間也法　二間也實是六十六間也）又別置寶庫以納書畫器物等寶庫無幾而廢余尚偶世有書冊賜蓮華王院之印者疑是官庫之書乎或問新千手堂之稱願似對舊寺願聞其說曰得長壽院古在蓮華王院之側蓋天仁皇帝之所賜也帝詔余平忠盛爲監吏建三十三間堂安置千一而觀音像一千一軀天承元年三月十三日有供養落慶導師僧正忠尋云保元之所建對乎天仁之舊堂是以有新千手堂之號也

吉水實録卷第一

吉水實錄卷第二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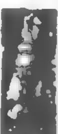
上人本紀第二

吉水實錄卷第二

上人本紀第二

造寺讓徒　南都說法

治承四年東大寺罹兵火殿閣廊廡悉爲煨燼其後朝廷有修造議保元上皇使尚書行隆賜綸綍於上人掌土木事上人對中使曰臣叨下勅何遑朝命而貧道謝世久隱林野私期淨土素迂世事若檢校造寺者恐廢行業固辭不起中使返闕具奏重勅而曰上人素道不應強逼若門弟之中有其人則宜舉官事上人乃以俊乘重源應旨於是朝廷詔源令領幹事（事載重源傳）壽永元曆之間源本關戰海內瓜裂將卒民庶多死於甲兵源發無緣大悲將引東大興福二大寺之徒衆一七日開修念佛會法運未孫緇素輕稱佛業以故來會者少源深傷焉乃以自入宋國所得觀無量壽經曼陀羅及淨土五祖影像安奉盧舍那佛殿請邀上人講授淨土正依三部大乘經（觀無量壽經阿彌陀經無量壽經我宗所謂曰淨土三部經也）平城空有二家碩德聞之相議同源



法師來我法場妄以臆度說淨土教各家問[illegible]宗義答釋不明則詰以難徒乃率生徒二百餘人競臨講席皆著甲挾劍猶從軍之者也上人先陳二宗奥旨次說淨土深義且告衆曰末代衆生出要之道豈有逾稱佛之行乎是故佛經說言若有誹謗念佛者當八萬大劫墮在無間受無量劇苦邇今會大衆聞已頂受隨喜合掌悔恥前議將求大寺觀明感泣而曰吾虛過歲華愧犬馬齡而及入何晩聞此妙法不亦幸乎上人因爲說台宗圓頓戒說戒已畢即言之曰北嶺則是大乘菩薩戒南都則是小乘聲聞戒大衆作色然先是有南者老感於果夢之者衆亦知之竊伏高德是故各猶夢屠作禮而去

贊曰土木非法主之事當長者須達乞如來降臨舍衛將造大精舍佛勅舍利弗往案行諸地天子亦不自爲之官置少府（後漢百官志曰將作大匠一人二千石注曰承秦曰將作少府景帝改爲將作大匠掌修作宗廟路寢宮室陵園木土之功并樹桐梓之類列于道側）使其事大師俾源公代其舉誠有由也源公有其

吉水之舍利弗大師之少府乎聞說摩睺羅伽猶被我釋服纔著金華末季之兒孫未得見釋迦老翁毘尼之家訓乎覩明之隨喜者伊蘭林中之栴檀乎

論曰或問大小戒壇之來歷可得而聞乎曰事載在和國書簡之後應往問焉或問戒無大小由受者意戒壇之大小本朝緇門強爲差等乎曰不爾人宋第三主眞宗帝大中祥符三年詔京師太平興國寺立奉先甘露戒壇天下諸路皆立戒壇凡

七十二所京師慈孝寺別立大乘戒壇東湖志磐師以謂案贊寧僧史略曰甘露以喩涅槃戒爲入涅槃之初門故從果以彰名也今言別立大乘戒壇者謂先於諸方受聲聞具足戒後至此地增受菩薩戒以願開顯之後末代出家乘戒俱急之義也依斯視之大小戒壇之號豈惟本朝而已也耶

顯眞請問　　大原對論

台嶺顯眞晚年退處大原永絕門關不聞風塵事

沙門永辨與眞爲道友謂眞而曰公欲離塵域者其議策於吉水空公乎其後一日眞見上人于坂本眞問出世要上人答以淨土眞復問而曰濁世凡夫既闕戒定加以積惡何輒得淨土乎答而曰[illegible]雜而往生尤易正報難期而依報易求是故文殊所借淨土章號爲不斷焉皆悉稱彌陀大悲接引凡夫就中綽導二師俱懇懇開示言彌陀佛威本願最強無戒亂想之惡輩以念佛之行得生淨土也眞默而去後語人曰空之所立頗往

偏執之失也或亦告之上人曰不曾經歷之事必不能信其人情乎眞亦聞之自嘆而曰空言然矣我未爲淨土之法門故有此疑因文治二年秋大會諸宗碩德于大原勝林院丈六堂明遍證眞貞慶智海等爲上首義學名德輻湊于斯已而上人赴請諸德圍圓次第擧難上人會釋渙然滿坐鉗口寂爾無聲於是上人從容而言之曰我所論唱之法門是爲薄地下機非妨上機之解行也又言之曰聖淨二門共自金口而流無有優劣執諍何益

贏乎若違諭背教應不機法堪不者源空豈敢殆
僉諸老乎一會嘉嘆合場流涕（賓上開谷哉作顆貞傳）

贊曰淨土之道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求而不疑信而行之則安養之生其如示諸掌也眞師也永而疑焉疑而信焉信而行焉終取淨土也淨土之道猶向失火之急哩以救之也然本願之所作非凡之所測也諸家其斯以爲偏執亦宜矣

述曰勝林院或云勝林寺在于大原寺屬於台嶺延暦寺也丈六堂佛世稱證據阿彌陀蓋傳言人

師與諸宗對論之日大師每爲開闡堂中彌陀親爲證明是故稱之或謂叢心門人都率覺超與信那門人靜處遍救論義佛果空不空之義於斯心時立空義則佛隱其相成不空則顯相空與不空共不避爲假是稱證據彌陀也未知孰是

保元寫經　台衆沙汰

文治四年保元上皇勅集諸寺高德於王城離宮如法寫妙法華經於中以上人爲羅衆上座上皇入會觀衆玉策台衆奏曰慈覺大師如法寫經之軌唯台門之徒得預之未曾及他隆下若准之者諮日不宜隆寬來之徒也但源空法師世表之人衆等豈制之乎事載在保元帝傳

保元不豫　元暦受戒

建久三年正月五日保元上皇不豫至醫皆不効已隆大漸迎上人入宮問將來之義上人奏對以往生之要義時二月二十六日也又元暦帝慕道風詔請上人入宮受菩薩戒上西門院修明門院同共受戒公卿百僚歸崇禮敬稱本朝傳戒大師

相國置室　兼實倒履

藤相國兼實聞道上人信仰最厚嘗業別業乎月輪故稱一室屢延上人一日上人到于月輪實殘而起屐履出邀在座于聖覺以及覺心同下庭迎肅然改容上人目心覺先而曰此是園城寺之僧都也心慶聲曰我名覺心蓋僧都世多欲識名於上人也

贊曰台衆者其釋門之侍御史者乎釋門有事則未始不排目窺之欲糾劾其非也御史嘗忍大師

今何緩乎大師本得同旨於台嶺御史先離閑于[illegible]而今治都乘是以與大師乎若夫保元臨於安駕而招焉元曆慕於道風而讓焉相國下陳蕃之榻也殿下倒皇甫之履也太師苟非德優才長者斯焉取斯覺心復欲識韓荊州心其好名之緒乎非名而欲其德風者也

述曰愛宕山在王城之西北此山始號乎白山神門慶俊後愛宕權現乎此山因改曰愛宕山山有五嶽謂朝日峯大鷲峯高雄山龍上山鎌倉山云云

寶[illegible]藏山是也鎌倉山或曰月輪山在愛宕山東向之半腹山有月輪寺蓋寶龜皇帝天應元年慶俊僧都之創立也正治皇帝勅相國兼實寓居斯山云寺今屬愛宕山福壽院

相國請益　　著述選擇

建久八年上人有微恙兼實甚憂之未幾疾愈上人素西歸情切厭搢紳交厭心轉盛卒自九年正月一日永杜菴門不赴召請實大悲之乃遣金吾校尉藤重經陳言而曰弟子幸值遇上人屢參門闕久沐法澤而教海幽遠短智難測淨土法門願記要文啓發昏家賤爲看讀以擬拜誦也上人乃與述選擇本願念佛集書成贈實跋其後曰辭以善導觀經疏者是西方指南行者目足也然則西方行人必須珍敬矣就中每夜夢中有僧指授玄義僧者恐是彌陀應現爾者可謂此疏是彌陀傳說何況大唐相傳曰善導是彌陀化身也爾者可謂又此文是彌陀直說也既言欲寫者一如經法此言誠乎御詞本地者四十八願之法主也十劫

正覺之唱有憑念佛術訣垂迹者專修念佛之導師也三昧正受之語無疑往生本迹雖異化導是一也於是貧道昔披閱玆典粗識素意立舍餘行言歸念佛自其已來至于今且自行化他唯縡念佛是故希問津者示以西方通津適尋行者誨以念佛別行信之者多不信者尠當知淨土之教叩時機而當行運也念佛之行感水月而得昇降也而今不圖家責辭謝無地仍今慈集念佛要文剩述念佛要義唯顧命旨不顧不敏即是無慚無愧

之甚也庶幾一經高覽之後埋于壁底莫遺塵間此爲不令破法之人墮於惡道也初撰述時上人口唱其文使門人安樂筆記之也樂不任慶抃至第三章自嘆而曰我若不生大臣之家者安得預於如斯盛事乎上人聽之曰此僧頗有高心懼沈惡趣乃黜之繼命眞觀觀以拙紙筆力辭上人曰著作本是欲法弘通文章華麗非我素也以故因章以降觀之所記也時（上人時六十六歲也）建久九年春二月也五月一日善導見夢于上人許可證明（[illegible]）蓋此書御參進[illegible]

揆祖意故有導師之幽贊乎

贊曰唐翰林學士梁肅天台止觀統例曰噫止觀其救世明道之書乎非夫聖智超絶卓爾獨立其孰能爲乎非夫聰明深達得意忘象其孰能知乎我應盗襲此語繫爲大師撰集之贊辭也大師也等覺至人縱横言論臨机爲響應以章句文字爲道也耶相國之机也異乎常人金吾衛命議吉水之門懇机於凡衆以求響於毫端大師尚無意于章句梵音響唇門人記之爾時聞議南北云云又肅公謂以凡夫生滅心行推止觀上妙之理是猶醯雞而擬大鵬夏蟲而議層冰也亦我借此言以比議者噫大師微言貽我後學蘭香菊芳我媿贊辭何以報之我禁脣舌不議大師亦白庶幾乎有報其恩也乎

或有大師手集選擇集筆跡殊絶云

述曰廬山寺在京師遣迎院之北清淨華院之南

述曰我考古記言有訓各集録鏡集蓋是大師之所述也今尋求之其闕無傳未驗眞僞頗有遺憾

蓋夫自古而來好事之者作爲僞書假名於高德者不少矣我聞異邦嘗詔有司令義學沙門詮[illegible]再定經錄乃六祖壇經寶林傳（智炬撰）等皆與焚[illegible]蓋以有其似嬌非也僞書惑人今夫大師一二書若果非眞作者滅而不行亦以爲幸乎

相國疾請　　正行竊非

兼實殷致使招引上人不赴自是有想瞻禮則必稱疾奉迎門人正行私作此念上人已謝世緣而赴相府恐人誹而言實公位居宰輔德盛緣宜上

人訪問頗問術家乎已而就睡夢上人謂行而曰我過實公汝以我爲詔乎行曰鄙懷何有此事乎上人責曰已忍此事汝其勿匿殿下與我有宿世之緣淺契不融今亦結師檀之交汝若不知本事之所由吻懷疑怪定得大罪也覺而告夢上人曰其有徵矣相國與我實有先世之因緣也

贊曰古者掛冠避檄多稱以疾矣疾不秘人而隱人隱士飾辭之樞紐者乎相國之疾詎非然是詭德之誠也夫介推之焚身也有憤矣夷齊之飢以

也無怨矣迹同而意異不辨而其可矣乎大師之訪問也非阿附之僞亦道交之誠也行乎親炙之者久矣而親大師者何疎也乎

述曰正治二年庚申四月十二日農夫掘地得碑石南羅城門礎石長六尺徑四尺視之有銘爲文字皆古奇勝相國兼實乃遣成信孝範爲長家業四儒皆無能知以問大師大師視之感嗟久之已而曰此科斗書也乃以今文寫之手扇曰前代所係皆是聖道聖人之教未弘我朝者此宗旨也大同二年仲春十九日執筆嵯峨帝國號相國大喜曰礎石乎宇治寶庫恩詔大同即大同帝踐祚之年號嵯峨延暦帝第二太子大同帝同母弟也號曰弘仁皇帝母皇太后乙牟漏藤太師良繼之女也大同二年改弘仁未登寶位豈得有嵯峨帝之號乎疑是後人附會之說乎

述曰或問羅城門古在何處乎曰此平安城之南門也今其遺跡在東寺之西千本之南九條南面之中間村俗今入地者六尺許云今東寺觀音堂

有八臂毘沙門天王像蓋古所置羅城門上者也嘗延暦皇帝自長岡遷都於平安城時經營之遷都之後門三倒作皆修造之天祿帝朝門又倒作卒不修造云或問宇治寶庫其說何如曰古在宇治平等院之中嘗治暦三年天皇臨幸納三國傳來佛像經論及天下名器等於宇治寶庫也其後廢絕今有遺址矣

師弟患瘧　法救得驗

元久二年八月上人患瘧醫治無効相國兼實乃

佛菩薩證賀闍善導和尚眞像設齋修福以祈法
救請今聖覺講說法門覺復適有瘧疾然師疾且
實令覺瘵病應請陞座演唱其言曰示現病惱雖聖
無免何況分段血氣之軀乎然衆生昏鈍定爲疑
惑諸佛菩薩天龍八部及日本善神素護佛法我
本師疾願得平復時齊復衆回滿像設室上人及
覺瘵如洗不亦發
贊曰上作重恙勿藥而有喜意相國法救之誠乎
覺師唱道之誠乎抑和尚像設之威神乎闍梨亦

自相國之懇誠而成矣乎誠之不可撰如此夫

善導入夢　　乘臺象彬

上人一夜夢有一大山峻峯聳天林樹繁滋其山
儀形婉蜒南北横西麓有大河河水出北而南流
去拱波瀲茫無知其涯上人登山半腹眺望西方
一片紫雲在于空中此雲飛來至上人前雲間出
光其色無量孔雀鸚鵡伽陵頻伽等百寶色鳥從
光中出翺翔四方遊戲河濱寶鳥放光光輝益熾
鳥鼓羽擲亦入雲間雲亦北去擁蔽山河上人爲
希有思乃自思念彼雲下必有命終之人故有往
生之瑞乎雲亦飛來駐上人前其雲漸舒遍滿中
天已而一僧自雲中而現瀟然立乎空中容貌端
嚴見其莊服半身以上黑色腰下金色上人稽首
禮足白而曰師是誰亦自何僧曰我是大唐善導
也上人重問而曰奚爲來乎僧曰汝說淨土廣化
衆生我意嘉之故來見焉上人寤後備告所見命
畫工乘臺圖繪其相圖像見今尚在焉世號云夢
中善導是也專修之徒爭摹寫之其後導師眞

自大宋來毫無差舛云
贊（指重源所來之影）曰古曰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
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道之無
他戚之也大師是導師之嫡子也地世相隔針芥
相投此乎大有事于宗乘於是導師不得已入夢
而見無他戚之也若夫如言蟪蛄不識春秋伊蟲
豈知朱陽之節乎知者言之耳傳聞大師其知之
者蓋得之導師也記主禪師亦言之曰末學所不
傳禪林寺淡敷之彼之推知亦是一途愚老料計

不能筆點矣學者所當潛察而明辨之也

定中感格　稱佛三昧

上人入觀之間有感種種異相或見寶蓮華或見寶樹羅列或見摩尼珠不能悉載其後淨業久積散心中亦之境不作意自三昧現前建久九年正月一日修一七日別時念佛光明相現第二日水想觀成第七日地想觀中瑠璃地現二月一七修之開寶地寶樹寶樓閣等現時年六十六自此屢得好相或左眼放光見瑠璃瓶瓶盛寶樹樹發赤花

形如寶瓶或見坐下變爲寶地或佛面現或見西方二聖現廣大身或得聞琵琶箜篌歌唄及寶鳥和鳴等種種妙音生平靈異甚多匿而不語自手筆記之題言三昧發得記上人在日人無視之人將示寂以房室等悉付門人勢觀觀後就文所之中得之高野明遍讀此記感嘆涕淚云

暗室照文　夜坐放光

上人夜看經論暗室無燈門人湛空自以爲怪竊從戶隙伺之上人兩眼放光照文讀之光照

空自以爲自古聖者多將自證想夫上人亦意不可說爲人見竊而泄他也乃跡而退後上人入寂夜分念佛徹曉不已大凡爲常一夜更深寒風寂寞上人獨坐念佛其聲勇猛歷時不衰空巡宵聽之以自身之懶怠愧老師之苦勵不往感敬排闥視之上人端坐身光赫如空纔見之身已悉豎信敬無切上人問曰誰答曰湛空上人謂空而日他日彼世亦如我也又上人每宴坐室內雖有壁障而庭外皆見長樂寺隆寛聞此靈相尤加崇信

勢至現室　三聖見貌

上人一時念佛觀見勢至菩薩來現其高十丈餘乃彼畫師摹於其相聖儀宛然相好圓滿時觀想之云上人一時他行來入房室見阿彌陀佛二大菩薩離乎牀席及藻井而駐立空中身相光明非世間木素可比矣其後有數感此相焉

相第勝迹　數珠奇相

相國兼實謁上人於月輪上人與之說法已而辭去實急下庭榛足作禮背後語左右曰上人雖

歩空足下踏寶蓮華頭上現金剛光予等見乎時戒心尊玄二師在座對曰不見上人行池橋現頭光因名其橋曰頭光橋自是實愈加尊敬又上人以所持數珠與授一弟子古記逸其名字弟子大喜常課持佛晝夜手之一時懸于壁間金光照耿一室洞明弟子異之尋求其光之由而起處則是上人所賜之數珠也毎顆纍纍然放光恰若晴夜仰望列星也弟子引衆同瞻皆發生信以爲上人道德之所致也

都下感夢　清涼佛告

又都下黑白多有感得夢也或見上人坐蓮華上念佛或見天童數員華服奇麗奏樂爲舞圍繞上人或見王城雖擾騷而上人房室獨得安靜或見嵯峨清涼寺釋迦牟尼佛告曰源空上人所放之法門者濁世相應之妙法凡夫入聖之要術也上人利化四海賴之淨土之行徧布普天得往生之靈驗者處處在焉輦下傳之夢中佛語謂爲信然皆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不觀之勝相者求而得之也以稱之三昧者得而不失之也眼光射文依坐放光者得而用之也至其來勢至感二聖者意在所得而頃刻不忘參於前也倚於衡也大聖之神用者多是三昧之遊戲也相府寶蓮圓光者亦以所得戲於相國乎洛下之得夢也數珠之感通也又其道德溢身流而及物也乎

保元國忌　應對或問

元久元年三月十二日保元上皇十三年之國忌也上人於蓮華王院諷西方禮文六時修懺從如法書寫淨宗三部依經以備追福因自作寫經偈尋修之者至今則之或密而曰上人所修之念誦者定應得相應佛意也上人問故荅曰上人智識驗世備知於名號功德本願深意矣弟子比知奚其庸人之類乎上人示曰汝愿生忘未調不知夫然本願之巨益故爲此問阿彌陀佛本願皆號者本所文字愚夫愚婦之輩唯專稱得往生誠心念佛則以此爲淨土門最上之本機苟以智慧得出生死者源空爭棄聖道而歸淨土乎夫聖道門意

究智慧而出於生死淨土門意還愚癡而生于極樂豈依衆生賢愚得名號功德有盈縮乎

門生討論　　上人判評

一時諸弟子相俱偶語及淨土用心一弟子曰欲酒食肉之者縱雖念佛不可往生復一弟子曰公言不然屠沽庖膾亦得往生彌陀悲願豈外惡從乎議論不決上人聞之而曰若言食者得往生者鷂鴟可往若言不食者得往生者猵獺得生夫往生之得失者不因鮮腥之食不緣空唯知渡信本

願唱名號者定得往生而已

三子吞決　　和歌絕唱

一日聖光法力安樂三門人侍側啓上人曰我曹素緩禁戒常起妄心然信本願爲決定思者往生之求其得趣遂乎上人曰如所問然用心決定往生必矣何爲猶豫煩惱輕重往生障不離凡夫之意不能覺知而苟所修念佛相應本願則何煩惱障往生爲夫往生之得不在衆生信根之存亡抑關罪惡報身妙利不避輕毛復何遮妄念乎安樂

重啓而曰虛假行者不得往生幸聞其說上人告曰虛假不生者棟其構畫更作意爲是所制〻也若不作意者不礙往生覽導師釋可得其意已而門嘆而曰於感導師若從生死海中其奈此身淚濕衣襟光曰幸承教指固往生之思矣上人曰汝等假令有此子罪何誤往生然若與姑行之者宜料簡開遮而爲教導也又上人早親釋學不事和歌而皆詠之寓教義意有數十首成絕唱也玆後門人拾篋中今尚載在玉葉續千載二集云

贊曰或啓矣門人討論矣二弟請抑矣三件異事大師一串斷之言曰惟信本願唱名號耳淨土教籍其數若干一言以蔽之西方之行人若以此用心則安養之生其庶幾乎和歌者有梵語之風謂經非我事也

庸徒毀詐　　北嶺排宗

正治建仁之間上人道高當世化徧四海都鄙推宗門屬益繁然無智嫉俗詐稱上人徒弟假名立修狠固者宗託言本願横行放逸南都北嶺咸之二

元久元年冬北嶺衆徒大集大講堂僉議之曰源空門屬輕蔑諸宗遂訴朝廷禁專念宗乃衆徒遣徒告事於座主眞正

上人制誡　　相國書簡

上人聞台衆問議欲解衆徒憤激復誡弟子併見自作制目七條連書弟子八十餘人名字及副誓書以贈台嶺僧正眞正時十一月七日也所謂制誡者一曰未解一句文義之徒莫破眞言止觀謗餘佛菩薩也二曰莫以無智身對有智之人及別解別行之輩好致諍論也三曰莫視別解別行之人則以偏執意凌厭惡之強責之曰棄置本業也四曰莫言念佛門無有戒律專勸婬酒肉食適有持戒人則謗名雜行人言憑彌陀本願者雖造惡業無感苦果也五曰未知是非之癡人莫放離經論非反師說叨陳私義輙企闘諍迷亂愚人所笑智者也六曰不知正法之徒莫妄好唱道自說種種邪法教授無智道俗也七曰莫自建邪義僞避師承也此七邪倒皆非吾意甚所痛念永可停止

焉相國兼實復聞台嶺問議深爲慨念致書乎眞正審論專念利害盛言念佛之行遂不可廢止也其辭曰源空上人制目及誓文遂于北嶺衆徒之議何如尤爲不審承聞台衆相議曰廢止源空上人專修之敎弟子竊惟專修之行其來尚矣則是善導意而有旨趣夫諸宗成立之作法各發自宗互貶餘敎亦是弘行通軌先哲復留月氏則有護法淸辨空有諍論震旦則有慈恩妙樂權實亡彼因制弘仁聖代則有戒律大小之議天曆御宇則有諸法淺深之諍三國傳之以爲規範八宗準之以爲定準然淨宗之行者不敢對他宗而好抗論也不曾比餘敎而判是非也唯凝意西方修專念行獨送思安養求願往生而已但至弘通聖道大德多苟淨敎務嚴源信著記要集設二重問答諸行之中以十念爲勝業也禪林永觀追昔賢觀音之悲願躡勝如教信之先蹤撰十因以言稱名之業高於餘行也當其時也諸宗名德互爲睥睨悉解州林宗心湛永雖然不尤源信不罰永觀於敎

不耗念佛無出是則所以時世純清人心淳直也
今時澆季之弊能破所破共起偏執正論非論皆
及喧嘩是則天魔波旬之所致也豈釋種姓之者
以爲哉弟子自幼至今自行慵修而信本願罪業
難止而欣往生淨土之業無倦怠者凡四十餘年
臘求益進唱念佛號不可以數頃年侵病黄泉不
遠嗚呼淨土教迹何至此時將滅亡哉弟子聞見
之二三天霜又竟日刺肝方寸猛火通夜燒心況夫
源空上人者弟子之戒師念佛之先魁也無罪遁

刑豈堪感歎弟子爲法不惜身命願代上人依
衆責也時元久元年十一月十三日也上人制止
相公書文已到北嶺衆徒議罷
述曰大師手筆七條教誡今尚在京師二尊院墨
痕妙絶云
述曰或問弘仁之朝戒律大小之議其説可聞乎
曰孝謙帝天平勝寶六年甲午正月十二日大唐
鑑眞律師著大宰府四月入京寓東大寺聖武上
皇遣正議大夫眞吉備傳宣曰朕造東大寺已十

年此土未有戒壇願師營之壇成上皇受菩薩戒
皇帝皇太后太子公卿以下同受者四百三十四
人自是而後南北之衆共賛羯磨焉其後弘仁帝
弘仁十年三月傳教大師奏乞建圓宗大乘戒壇
于台嶺其條四科帝降表南京諸寺詳定建否元
興寺沙門護命抗表斥之東大寺景深著迷方示
正論摘一十八失平城諸刹毀席紛羅十一年二十
月傳教述顯戒論三卷表進博引大乘戒證又作
顯戒縁起及請二十八失其詞激切著明上又降

其書於南寺南寺諸師無敢聞議者此弘仁戒律
大小之諍論也或又問天暦之代諸宗淺深之譚
何如曰天暦帝應和三年八月二十一日設法
華講筵于清涼殿延南北都名德二十人五日十
座論議至理初日朝座南寺觀理爲導師北嶺餘
慶問者夕座南安鏡爲導師北能慧問者二十二
朝導南安秀問北賀秀夕導南法藏問北覺慶二
十三朝導北良源問南平州夕導北禪愉問南千
到二十四朝導北智興問南眞義夕導南祖然問

北嶺請二十五朝道北嶺夕導北聖教問共南
仲算二十六散導師觀理也於是乎第二日法藏
立定性二乘不成佛義覺應問難不明源㢤次法
微相合交鋒法戰夜深第三之日良源本導法藏
新問平州束手無分法藏詞屈于時戸部尚書藤
文範以南泉不競爲悉假瓚馳赴南中心私於我
類於春日祠側必遣英才相將還都果利作逆法
門仲算等問宮講藤公告實算咬齒作來初了賀
圓藥爲第五日朝夕問者算代賀藥詞義壯麗此

天階諸宗淺深之衡講也

南寺露敕　　朝廷禦暴

南都衆徒首慎末釋謹聞上疏曰近者邪說新義
流行于世橫亂正宗伏請陛下聖明迷降詔旨永
廢源空及西相公繼乎遊爰削跡中華掃除佛門
北狀二十年九月某日也十二月二十九日朝廷下
敕於南泉曰頃年源空說淨土業遍勸都鄙時機
相應遠近伏化然無智凡僧偽稱專修不遵法律
私立本願放倡妄誕此是愚人奸詐而非源空意

縱雖停止咏徒之偏執豈加刑於明師深然乎早
帝承相護持如斯衆議亦已
覺因南北間議一往有在矣何固言之非理也耶
大師制目其旨明矣相國書文其論正矣北嶺結
徵剣除宜矣宮人私度送至遠放海外令夫南都
上章朝廷不許蓋皇帝護持實是相國之力乎嗚
呼善乎相國現宰官身扶於我法者乎
論曰或問南北間議壞無上法輪賊衆生善本佛
道之魔事莫大焉子言非非理者何也曰我門[illegible]

僧寄事淨土橫計邪說猶若五霸之假借仁義之
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也豈惟諸宗有輕侮之誚
淨土亦是爲之所害南北欲廢邪官宜矣我言非
非理者此之謂也或曰南北以爲非之則淨土意
之水乘後世使天下之人無階於此坑塹則是矣
何狹隘官之勢乎曰狹亦有理矣涅槃經曰佛告
大衆今以正法付囑國王大臣及四部衆應當勸
勵諸學人令得增上戒定慧若有不學是三品法
懈怠破戒毀正法者大臣四部衆應當苦治[illegible]

雙消修慈付囑此於王臣四衆末代苟有非法背
道之者訴官糺之亦得理矣或曰横計邪説者北
徒之罪也太師不與矣而歸誅於太師豈言當理
乎曰予言始然矣南北之衆以履徒之亂道延及
太師是議而不詳矣豈以爲當乎太師其等覺至
人萬徳畢具闡幽建宗救世之聖者然其相渾然
與木石居與鹿豕遊當時或不知所以應異彼與
衆金繡之者衆矣南北未知其至徳詠之亦宜矣
我一往有在者此之謂也若再論之則叟錄乎南

北也雖與此爲道矣華嚴經曰菩薩代一切苦衆
生受諸苦惱不捨大悲方便可太師以衆生之故
爲南北受牙摩之名若爲過則觀過斯知仁矣
非過南北惡乎議焉耶或曰嘗謂北師鎌禪師役
議我宗予不論者何也曰鎌師議則議矣然以爲
學修之言又孔趣矣我何論之也或曰予未知抑
揚之辭孔趣之言且揚我矣遂抑而曰然廢勝業
斥他宗雖履徒之執弊恐空之誚有不盡乎又或
曰記矣或曰倡矣顧竊有春秋諷諫之意乎夫叟

叟抑揚者史家毫端之機也聊寓諷意使讀者存
惡也然則鎌師歸罪乎太師與南北其揆一也予
若不論之者吾則論之間吾語爾佛猶有六群比
匠及小乘諸大之執弊恐覺王之訓亦有不盡乎
又近者有一等禪人告四衆曰莫稱佛也莫誦經
也莫持戒也莫念佛也莫修禪也莫施捨也本來
那有鐵床銅柱及著虎皮犢鼻禪者乎米果何有
禁也寶閣及現百福莊嚴相者乎如此無禪無淨
撥因果使人家清信男女引入魔道噫恐達

摩之訓亦有不盡乎其徒執弊雖佛及達摩無
之何鎌師何不察容易發之也耶曰鎌師嘗有僧
史之歟勞我雖敢質言是用私文其過而了論耘
矣不可復救彼空見禪人無鎌師之世乎若使叟
此禪人生乎鎌師之世則鎌師不遑響自家之病
寧問隣家之痰乎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聊録事於
斯俟後世察焉

吉水實錄卷第二

吉水實録巻第三目録

上人本紀第三

吉水實錄卷第三

上人本紀第三

制誡謗法　答釋破問

南北鉾出朝廷不許問議事罷淨宗且盛京師邊
地相共語曰南北衆徒視上人者猶如仇讎勉爲
廢絶而君臣不聽淨教日興衆徒積恨亦自消矣
上人立宗之義殆有其理乎上人聞之欲令無智
道俗雜和念佛莫謗諸宗乃爲一篇制立謗法蓋
上人口占其事使門人聖覺記錄之也其辭略曰

夫如來一代之教迹有大小焉有權實焉有顯密
焉有漸頓焉八宗榻門尚差別義隔解水火訴矣
蘭菊各稱究竟互誇正義然皆是大覺金言貝多
寶文觀機說之察時演之何淺何深寧辨是非乎
彼教此教豈爲排棄乎如說修行者皆出生死隨
法薰練人同證菩提若無修行而爭是非無薰練
而爲排棄者學如盲者共論彩色之濃淡聾子聚
言歌聲之好惡也不若自勵行修疾脫苦輪由是
欲秋依一法以積其功則觀其何見諸宗欺之又

欲廣且群教以成諸行則人壽短促殘年易盡只
聞不死靈藥有三島在求而得之漸成諸行而仙
境渺茫遙隔人間豈所應求而得乎秦皇漢武俱
欲長生陵墓尚殯彭祖長年載在青史而今存無
昔玄忠寺曇鸞法師欲得不死術而究諸教乃就
陶隱居得仙經還洛下遇菩提流支問曰佛道有
長生乎支笑而曰長生不死吾佛道也即授以觀
經曰能解此者三界無復生六道無復轉鸞師承
其語遂焚仙經晝夜專誦觀經亦依觀經記述要

義以勵淨教曇鸞師以淨土道傳道綽綽傳善導導
傳懷感感傳少康繼世連綿至今不絕復西河綽
禪師著安樂集二卷以勸後學於中建聖淨二門
以爲入聖之要道也言聖道者此土修練斷惑證
理也言淨土者悟斷得果期淨土生也且依觀經
往生業因亦非一種謂三福九品十三定善然三
福九品開合異耳俱是散善是故若總言之則往
生之業唯是定散二善也或定或散隨意行之者
皆得往生然將修定善則意馬跳而走六塵境又

將行散善則心猨戲而擧十惡欲定導弱而意馬
驟御慧策於而心猨若繫定散兩修就甚罕矣幸
哉有下三品佛說言逆惡衆生臨命終時知識安
慰使其人一聲十聲唱阿彌陀佛滅多劫罪得生
淨土也定散之善我無處行止有稱佛是我分齊
下機能行現得巨益易而靈簡而妙寧非應病之
神丹乎又嘗沙門雄俊七度罷僧復入軍營殺戮
若干逃難鄉入僧中唐大曆中暴死見閻羅王判
入地獄俊高聲呼曰雄俊若入地獄三世諸佛即
妄語王曰佛不肯妄語俊曰觀經下品下生造五
逆罪臨終十念尚得往生俊雖造罪不造五逆若
論念佛不知其數言畢化佛來迎乘臺而去此惡
比丘尚接也如斯何況不至還俗七度復盡壽念
佛乎又善導和上解釋觀經分別要門弘願言要
門者所謂定散二善也言弘願者所謂稱名之行
也自昔法照國師得拜曼殊菩薩親受弘願旨照
嘗於僧堂食鉢中覩五色雲中有梵剎當東北有
山澗石門復有一寺金書其題曰大聖竹林寺照

以所見訪問知識有嘉延曇暉二僧曰聖神變化
不可情測若論山川面勢乃五臺耳唐大曆四年
照於衡之湖東寺開五會念佛見老人謂曰汝先
發願於金世界禮覲大聖今何輒止照遂與同志
遠詣五臺見寺南有光及尋至佛光寺一如鉢中
所見東北五十里果有大山山有澗澗北石門旁有
二青衣一稱善財一稱難陀引師入門北行見金
門樓觀金榜題曰大聖竹林寺寺方二十里百院
皆有金地寶塔花臺玉樹入講堂見文殊在西普
賢在東踞獅子座爲衆說法菩薩萬數共六相圍繞
照於二菩薩前作禮問曰末代凡夫未審修何法
門文殊告曰諸修行門無如念佛阿彌陀佛願力
難思汝當繫念決取往生時二大士同舒金臂以
摩其頂與之記曰汝以念佛力故畢竟證無上覺
照作禮辭退向二青衣送至門外照亦作禮擧頭
俱失且弘願旨佛數告會衆廣在諸經事多文繁
豈口舌筆墨所能說能載乎然頃年諸宗學者致
難而日念佛行與則聖道門塞淨教日盛則佛法

陵遲道俗信之多、廢淨業諸宗難問、未得其意夫
如來遺法者有正像末三時、遂至末法萬年之季
此是自然之數、復誰天善神嘗受佛付囑、常爲衛
護豈人力所應得而滅乎、往時當用明帝治、夫有
物守屋以大臣勢欲毀滅之而法命益壽佛日彌
輝、況夫難民制無智道俗行於念佛而何有至實
沒天台華嚴廢壞法相三論乎、亦雖有愚痴男
女不修念佛而有至諸教探賾、爲人解說大興教
法善權利化乎、然則諸宗廢絶、淨土制止念佛其
功業迹惟廢淨業而已、寧有何利益乎、假使念佛
之行充滿海内、南都學匠北嶺禪徒孰棄本業若
宗念佛不利佛法故制淨業者念佛之行豈非佛
法、此猶避虎狼患而走獅子窟也、或誹餘行或謗
念佛同是逆罪也、莫非於彼莫謗於此、共是佛法
也、縱聖淨二門行人苦海難超、當自修船筏速截
迷流、莫互爲偏執也、又上人嘗語門弟曰、吾立專
念之宗、諸師議之曰、雖修諸行、無障念佛、專念之
義頗似偏執、致此難者、所以求委淨土之教門也

經說言一向專念無量壽佛也、釋例言一向專稱
彌陀佛名也、諸宗學人當舉汝所問先難世尊次
誅善導也、吾何與焉
贊曰、耳目失用謂之聾盲也、豈止耳目聾盲也耶
不知善之爲善、不知惡之爲惡、是心耳之聾、心目
之盲也、知善之爲善而[illegible]害其善、知惡之爲惡而
[illegible]御其惡、是口耳之聾、口目之盲也、今夫爲大師
所譬喩之者、果其何也、曰非耳目失用之聾盲也
其心耳心目之聾盲乎、又其口耳口目之聾盲乎
援引經釋、答諸家問難、夫大師通君父之使命者
也、不充君父及罪銜命之者孰謂之是也耶

靈山設會　信空感異

元久二年正月四日上人於靈山寺修三七日別
時念佛會、燈燭不然室内自明、至第五夜、大衆經
行、勢至在列、門人信空恍惚見之、餘人不見、空告
其相、上人曰、或其然乎
贊曰、太士之機感、猶月之於水也、然其得失係衆
生心水之清濁矣、大師也、全身放光、步步蹈蓮、寧

有隱於聖位乎而衆生心水濁不得視爲空而虛
山之感異者此時心水聊淸乎以致恍惚之間耳

鹿谷修懺　蓮樂遺尼

建永元年元暦太上皇幸熊野山時上人門弟住
蓮安樂等開別時念佛會於洛東鹿谷晝夜六時
以善導和尚往生禮讃稱揚淨土引聲諷誦音調
凄切聞者悲之上皇宮女讃會落髮不幾上皇還
鑾駕近臣教之上皇大怒乃捕蓮樂等下廷尉考
察罪狀樂言悖旨乃論賜死事載在安樂傳

論曰或問標曰蓮樂遺尼然既于實録不載蓮師
之終沒者何也曰舊記逸之我亦闕疑
述曰鹿谷在東山如意嶽麓嘗住蓮搆草栖此云

朝廷刪牒　天譴謫西

雖樂處死刑天譴未霽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復宣
命曰門人不軌本因師長訓導之不正也過在源
空當速驅帝都遠流西海也乃除度牒改賜俗名
號曰藤井元彦（考古記言藤井善信未知孰是）朝議已定將竄土
州乃以監門衛史淸武次爲送領使衛史宗久繼

爲追捕檢非違使藤相國家實上疏以開移配處
於讃州蓋讃州者實管封之地也
贊曰稱揚諸佛功德經曰受無量苦皆由女人又
毘尼母經曰若女人不出家者佛之正法應住千
年以度女人故五百年方今大師也漂船於渤澥
樂師也墜軀於鈇鉞無上法輪權而不博併起一
宮人之得度而已然在世者未有逐遠血災之禍
也上古其淳乎抑亦佛之威神乎若其正法短促
鮮備山無害奈何噫女人之害物者無所不至也

釋種姓之者可不愼焉哉
述曰宋徽宗大觀元年勅左街淨因寺道楷遷主
法雲賜紫衣定照禪師號楷表辭曰貧道幼別父母
爲之誓曰出家之後期不以利名爲求當一意
道報罔極度生靈答君恩有渝此心永棄身命今
若竊月寵榮則上負觀心下違本誓敢辭上遣開
封尹李孝壽齎勅書諭之楷確執不回上怒收付
獄有司問長老有疾法應免罪楷曰平生不妄語
豈敢稱疾罪上遂受命著縫掖編流淄州郡城

淚莫不流潸嗟夫一觸龍鱗之怒則雖高緇俗衣
遠謫豈惟國朝而已哉嗟夫

信空幾諫　西阿激諍

信空白上人曰師春秋高（時七十五歲）千里波濤豈得無恙乎
復啖函丈則教誡永不應聽上人左遷而弟子等
有何面目在帝都乎弟子私案蓮衆已坐如今朝
廷之責職在專修之興行而已師若上書奏停止
專修之教者天威有解放赦焉姑息化導與法運之
繼熟乎上人曰吾齡殆入闇師弟同住而不久人[illegible]
別江山遠阻而淨土再會寧無其期夫厭而不滅
惜而無存人間身命常與意違何隨居處有壽夭
乎又曰吾不因謫之而布專修之道於海裔乎於
一化之幸也何足勞意矣然淨土法門者末代濁
世之凡夫渡於苦海之津梁也行門雖多無高於
此以故諸佛悉讚神靈冥護奈何爲世機嫌隱經
釋意不顯示本願廣正之旨乎顧夫護法神祇患
法賊厄罪其無道惟恐聖朝何如他日會面但以
緣之順之與門學說專念義弟子兩阿在傍失色
答曰如此法門固止演唱亦顧衆曰師雖說之而
公等必莫爲應對上人曰汝未見經釋之文乎答
曰經釋所也弟子停演唱者唯其隨世機嫌而已
上人拂色而曰縱吾法當棄市豈不言而止乎若
夫專念義得罪者甘心臨刑辭情毅然門學盡流
淚云

官吏促行　相國惜別

衛史宗久帶華官吏來促於行發上人將出上都
余實惜別來送上人於法性寺小御堂一夜同宿
臨分袂曰弟子位在丞相而不能留於師竄謫以
爲生涯之恨尸位之誚自愧而已然上皇逆鱗甚
厚切諫亦恐失合時窺天氣以死申之北歸詔書
不久致乎西海也悲哀之狀猶老母送一子之遠
征人成傷視不正視焉

述曰法性寺者藤太師忠通公之所創也古在東
福寺之前賀茂川之東岸今尚舊址存矣里民呼
之稱寺屋敷殿堂彌陀今在東福寺佛殿之北五
大堂亦在東福寺之中乃是法性寺諸堂之隨一

也見今東福寺前處處在小堂宇古法性寺佛像多安置之云

成阿昇輿　　都下攀藪

三月十六日（上卿門院建永二年）上人出法性寺有信州角張氏者嘗爲武人勇材聞推拜上人薙髪法名號成阿阿日此吾最後之供奉也乃與同門六十餘人相共昇輿上人嘗雖麻行唯竹杖草履而已未用車輿然諸弟子恐老身遠遊驛路艱難而強余乘輿道俗送觀者不知其數攀轅遮車哀號悲歎猶若喪世尊於拘尸也上人安慰之曰謫居者大聖之事也唐朝一行阿闍梨日域役優婆塞皆嘗有萬里之行況我德薄何得免乎噫三界如火聚甚可厭怖帝都邊州孰得安處乎

贊曰舍利弗問經曰夫出家者捨其父母生死之家入法門中受微妙法師之力也是以師若當危則弟子何忍視之乎諫諍亦是弟子所宜爲也孰謂輕度於宗範乎信空幾諫大師幾答乃是壽夫不武脩身而俟之也西阿激諍大師激對乃是謐其道而死何慨之有也答對之辭雖有從容迫切之不同而其所安者一也相關之悲哀所張之供奉共足愛日之情惓惓及其師也若非生平給身也作杖草履之者孰以三界爲火聚以寶譲爲幸也耶

西念寫寶夢　　上人教誡

官吏職于鳥羽川上人乘舟而下到于播州從淋海船著播州高砂浦村里男女趣來敬禮於中一漁翁從老妻來求哀憐非上人爲之說法自悉解纜泊同州室津一娼妓棹小舟來到上人船悔恨所業上人與授法要事載在老夫及妓女傳有讃州鹽飽令高保邀者嘗除鬚髮號曰西念三月七十五日（小島名）夜忽夢滿月降袂覺而怪之二十六日果上人船著讃州忽乃歸室節接爲忽自以爲昨夜靈夢所上人寵臨之休祥乎具藥湯美饌爲供養上人爲授往生之法門因示而曰嘗不輕大士以大慈悲能忍衆生罵辱杖石禮生授記結緣四衆大士以慈悲爲本若自行有暇則教人念佛

我獲利共登安養是菩薩之本意也恐愍並散誠
自行化他所務念佛
述曰古跡在下鳥羽之西昔遷謫西州之者多乘
舟乎斯川出於狐川下至淀川嘗曾丞相亦遷配
日自[illegible]別[illegible]來於此川乘舟而下時有和
歌云
述曰上人[illegible]有一惡鬼見[illegible]
[illegible]可怖之者
乎[illegible]不善引[illegible]

惡道是我所甚悲於惡鬼者也鬼實而曰道德高
也我等未見祖師之者我等是十州[illegible]之鬼也
今乘師中非欲覺師願受法要棄此業[illegible]上人爲
說往生之要義及與彼彌陀畫像鬼乃奉像獻[illegible]
禮拜致誠而去

寓居生福　　彫刻勢至

上人不幾辭恐家寓居同州小松生福寺（二考古記言誓福）
寺未幾論揚淨教勸勵四部遠近道俗感化歸崇
如風行草上往生法門信受奉行深期待大樂與

稷之驗者不能紀述淨土教門亦盛西州此寺中
有阿彌陀佛無觀音勢至一聖像上人造之於中
勢至菩薩者上人手彫刻之乃執筆誌書之曰法
然本地身大勢至菩薩爲度衆生故顯置此道場
我每日影向擁護歸依衆必引導極樂若我此願
念不令成就者永不取正覺上人勢至之應化也
數有靈相彫著于時所以世人無有以此爲矯詐
而敢間議之也

遊歴州區　　通善記文

讃州通善寺者嘗弘法大師之所建也大師作寺
記曰一游此寺者永爲一佛淨土之朋也上人在
配所遍巡禮州之靈區通善寺僧夢一童子告曰
明日勢至入寺見觀世音也果上人至衆大驚異
焉上人讀大師之記文大喜以爲謫居之幸云
贊曰滿月降室先識皇圓滿月降袂今見西忍先
知厥也蓋德乎台卑今見忍也開化乎西鄙感夢
之兆何其同乎自善其身者常衆慮及於人者常
謀此是人情之病也大師之教誡者自他平等之

良藥乎遠近伏花吁夫君子所過者幡然改行焉
亦在所好乎屢言勢至大師好事亦彰於此矣蓋
於記文以爲幸其所幸果何也蓋以視海公大心
之前誓爲幸也乎

述曰天治帝嘗宗慶遷幸讃州長寬二年八月二
十六日崩即葬州白峯大師謫居之間將往於白
峯備夜夢帝來見曰朕嘗寫書五部大乘經其師
爲朕慶護故白峯主僧夢帝勅而曰有朕手筆之
經明日當法然上人過於此山願宜爲朕是讃慶

讃寫經也上人至於白峯寺僧告事果應先夢於
是上人慶讃說法唱道事畢向廟言曰君是日本
第七之貴種何得以城無雙之基名乎將空中有
聲曰生爲天王流恥萬國死爲上人題罪令拔
堂爲之數異云

述曰又上人謫居之間適於松崎長樂寺主僧號
曰來律師上人語律師曰師母自喪亡而來今歷
幾年乎曰計二十餘年上人曰師欲見乎律師拜
然而曰知自身之宿世見喪者之生處必由定

之力我無神足雖欲可得乎上人曰若欲見則易
矣就當寺東南角之柱下使從夫破地者師母形
可得也律師大驚如教掘者一丈許得一大土塊
視似人狀上人問名土塊發聲曰我是前身律師
之母也受慳律師貪過度業道難免今爲土蟲
惡也律師哀覽而曰上人道力願哀愍救護上人爲
之一七日念佛會至第五日鬼答上人曰依師修
法饑渴漸除脫去鬼道今受天身爲禮謝云

相國頼奉　　　光親應諾

相國頼實慕上人傷心寢疾絶食日羸已殆屬
纊召引黄門（中納言）侍郎光親（後鳥羽院寵臣也）遣命而曰法然上人與我
有師檀之契者公所知也上人無罪遠放海外吾
居宰輔不能止之實爲生前之瑕疵也然私以爲
天威幾解當承放還之詔巳日也不料不遂所思而
今至茲公時逢天慈得遣于京師者是我身後
之慶也親應護宗之志歟欲諾之實終薨時建永
二年四月五日也

頼實諍廷　　　上皇許諾

光親不遑違旨奏上人之事龍顏甚嚴拒而不聽然上皇一夕有感異夢肅惕自悔碌俯之罪將相因循實假然歎曰法然上人者先考之師也高德無罪與侫臣之誣告我豈不論此事乎數詠謌寫太師任重其言切當肅惕嵩嶽食艮承勝四天王院落慶此月二十五日大赦改元承元因勝勅於黃門侍郎藤隆衡追還上人而尚未許入于王城住承元元年十二月八日也

勝尾結廬　　受藏施寺

上人暫駐錫乎攝州攝部廣化人民未幾入勝尾山結廬乎山之西溪居焉至今淨信之者入此室則有聞異香云勝尾寺有引聲念佛會每歲開會爲恆例上人謂令寺衆法服經藏所弊上人以爲僧衣不淨聞法事之莊儀乃遣門人信空於上都裁法衣十五領以入常住僧物寺衆相集復設一七修會蓋酬上人法衣之貺也又寺無大藏衆咸恩之上人乃施所持藏本寺衆大爲隨喜七十餘人具香華旛蓋奉迎上人開題供養上人名分

子聖覺於都城令代講覺來唱道告會衆曰諸師所立念佛三昧者凝想佛處止息散念心地嚴塵觀難成就凡夫何堪茲有至人遂攝佛意弘顯之本旨巧闡可稱易行之大道我師上人即其人也是故念佛之行者愚鈍不降下種利根中昇無急務積香燈禮人間報出乎念爲源者發解江海胃焉不拾產業而種淨剎之妙因出世急須有何法道豈論貴賤高卑僧尼儒士農工賈賤隸奴婢鳥夫匹婦等普益蒙被誰不欣求乎酸鼻號泣聽衆漣洏合會爲之無不悲感

贊曰徵師經曰若從他聞一四句偈於洛千劫取彼和尚阿闍梨荷擔肩上或脊背負頂戴亦未能報也吁師恩大矣乎善哉相國爲師損身然非勉強而爲之不吳而禍傷不得已矣黃門奏事能顏作色太師切諫上皇赦諭天怒稍殺尚拒入都與彼文帝徙淮南十萬戶之半同日矣寔爲太凡脩子諫者乎止錫乎攝部結廬乎勝尾好伴亦是善知識以布施道衣財施有量於是亦布施大藏

法恰不獨興必因人推移是以假徒唱說化彼人
民所聖覺者其大師門下滿慈子乎
述曰太師在勝尾山草廬善導和尚親現道場二
師影儀儼然留焉其相如畫見今尚在靈應信寫
相傳二師相見之頃有授受之旨未詳儀無
述曰勝尾寺者皇子開成（光仁帝子桓武之兄）之所建也寶
龜八年講堂成堂中觀自在像者九年九月日州
沙門興日嘗不食人白檀香木捨爲像材十一年七
月十五日比丘妙觀者來彫像像成比丘合掌而
化初神龜四年春善仲善算二師避世入山遙見
一峯紫雲靉靆思必靈地結草菴寓居清修今勝
尾山也天平神護元年正月一日開成潛出宮入
勝尾山就仲算二師剃落受戒成受二師命寫大
般若經功畢建道場而安經遂規龍華之會故號
勝尾山彌勒寺云

八幡神宜　聖僧夢貫

建暦元年夏上皇幸石清水神祠神託二巫曰天
與變瑞災祥是應星辰豈有親疎之私雖是將善
徵愆而已國家治亂者由王者之得失也朕凡訪
舊識遠來樹南海之邊邑苦哉近代君闇臣枉政
濁民憂由是比者王城鎭護神百王宗廟靈集從
議之嗚呼無何天下離亂四海荒廢追至爾時君
臣嗟痛後悔無追上皇還宮近臣等諫曰臣等想
於神宣恐國家其有事乎妖不勝德仁能御邪夫
治天下者無若德政致妖災者在歸佛法陛下速
詔[illegible]之弘通源空之入洛也上皇不容七
月某[illegible]上皇夢二[illegible]來奏曰法然上人者係元
上皇素應化帝二十劫圓滿之師也猶爲等覺聖化徧
日域陛下（人皇第八十代高倉）貴大聖之應化處還俗配流之刑罪同
五逆苦報何免覺而大爲惶懼召光親密告夢所
見親以爲今是上人歸還洛之秋也切奏入洛
之事上皇聽之

上人入洛　都下伏議

（建暦元年辛未）十一月十七日勅遣光親追赴都城二十日上人
入洛下居勝尾山者蓋四年矣自此而後未過一
紀承久逆亂天王蒙塵遷幸海外八幡神宜又上

人告信空誦一無差違都下道俗歎伏稱之
迹曰八幡大神者應神天皇之廟號也欽明天皇
三十一年冬肥後州菱形池側民家兒甫三歲神
託而曰我是人皇十六代譽田八幡麻呂也諸州
垂迹于神明今又顯于此其後差勅使祭坐於
豐前州宇佐宮又後身觀帝朝有行教者姓紀氏
武內宿禰之後也昔者宿禰爲景行帝棟梁之臣
成務帝朝爲大臣又爲仲哀神功應神仁德四帝
之輔佐是故行教尤崇宇佐神神憑教教棲止帝

都遂移于山城州男山秦聞帝爲建祠奉之術
來差宮使奉幣帛天祿帝天元二年三月二十八
日始在行幸又當白幡四赤幡四自天降于筑前
州筥崎應神帝廟故名八幡又宮神告王子開成
曰得道以來不動性自八正道垂權迹能得解脫
苦衆生故號八幡大菩薩又山城州男山之下有
流號石清水因亦名石清水大神之號也

大谷草堂　　　王城奔走

慈鎭和尚聞上人之入洛遣使奉迎令住於洛東

大谷草堂四來爲道俗夜拜謁者幾一千餘
人雖幽閑地來問津者門前如市

讚曰往生淨土之法門者四輩入聖之要津也郊
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太師立宗之澤被天之於
衆殺普兼蒼生無有不遺神不亦樂乎至人伏西
迦葉經貫具宗言遍天下失望神不亦愛甚高僧
何以呪我皇帝將來鐵楔爲帝脫冩登識之不敢
乎嘆以逆耳太師預憂爲神在鬱陶心水不安側
嶽口起嫌疑在雖太師而不能檢束也然勝僧

實道爲本拾焉修下悅樓豈可測乎
論曰茂開員予實錄曰太師讒譏之日謂門人信
空曰顧夫護法者底患法服厄累其無道惟恐聖
朝何如乃以爲承久逆亂之懸記也余案漢史後
漢世祖光武帝詔令議靈臺所處時帝方信讖多
以決定嫌疑帝謂議郎給事中桓譚曰吾欲讖決
之何如譚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
非經也儒家不道而斥讖緯術數之學太師應化
之聖人雖能爲記實發不經之言也曰大宋志磐

師以謂世書謂之預讖佛典謂之預記謂能先事以告也在佛則言聲聞作佛國劫名號（見法華經）凡大禍福休咎在俗則如圖書著龜星占夢象皆所以告先事也桓譚非讖非不知讖也特恐光武當中興多設之日一切以讖決之而於人事有不能盡故不如不言讖之爲愈也然則聖人之興未嘗無讖上世帝王之讖誠多矣固不俟於枚數近古如唐太宗鴻池瑞石預記之祥（唐太宗貞觀十七年八月涼州奏昌松縣鴻池谷有五石青質白文曰高皇海出多子太平天子李世民千年太子李治七佛八菩薩上果佛田天子文武貞觀昌大聖延四方云云十一月遣使以玉帛祭鴻池谷祭謝靈貺）肅宗上天賜寶鎮國之瑞（唐肅宗寶應元年河南尼真如屬祿山之亂避地楚州月夜二皂衣引東行升天至大殿見天帝諸天王相謂曰下方衆亂殺戮過多請以第二寶鎮其國乃出以寶名及鎮法授真如令献二吏導其歸如以献自之州其寶十三枚皆白玉寶珠置日中白光屬天夜則如月其名曰玄黄天符穀璧如意珠玉印碧色寶等刺史崔侁表上之）皆載之唐史驗于後時無爽也人不知學而欲謂讖爲非者誠未可也佛聖人先事以告固非世俗所能知至於著龜星夢之兆與夫經史聖賢之能先知者可不信乎儻著龜星夢之兆經史聖賢之言既有

信而於佛聖人之先記反不欲信乎特儒人不信讖記競指爲非而好事之者得以和之也易曰神以知來此仲尼言讖之大旨也可不信乎哉若夫大師聖朝何如之歎預察喪亂之幾明知戰陣之急是以憂國愍民聖神傷中不得已發爲登今時庸緇黄僧動以時俗言爾屈辱我賊其夭死或賊能捨財我能與福遂滅罪者之比也哉

上人示疾　耳目聰明

（寶暦壬申）二年正月二一日上人示疾不說餘事唯從容敷演宗乘義諦門人高聲念佛而已雖睡寐亦脣舌自動上人自先春秋漸闌耳重聊昇滌恙以來耳目益明不異壯歲門人訝之三日弟子啓而曰師得淨土者已決定乎答曰我昔日安養國之人淨土爲鄉定可得歸也

病中瑞驗　大谷鶴林

十一日食時上人起坐念佛其聲勇猛聞者感歎上人告諸弟曰汝等念佛必須高聲高聲念佛多有利益今見阿彌陀佛二一大菩薩及海衆等來汝

等有見乎。對曰無。上人曰時緣未熟故不得見歟。白勉焉。至禺中弟子等安彌陀佛像於床頭以爲臨終助援。上人曰此像外汝等有所見乎。諸弟子曰無。上人曰我十餘年來拜視極樂界相及佛菩薩其身而秘不語。今又佛來也。復弟子等懸五色彩幡於彌陀手中。使上人執於掌。上人曰姑有之者心服故設此儀。今病者以爲彌陀引接之思於衆有何必及此乎。二十日禺中紫雲降覆房上。中有五色圓形雲若佛圓光。門人白曰紫雲來迎。踊

行已近乎。上人曰我命終者宗門之標幟也。爲披衆生信敬念佛故現此祥相也。日昳上人仰見空中目不暫轉。弟子問曰佛亦來乎。上人曰爾矣。二十四日復有紫雲垂布西山水尾峯。樵夫視之驚異來告。二十五日朝高唱佛號。諸徒助和。久而皆聲嗄。上人獨不衰而至午時。其後著得持慈覺僧伽梨頭北面西誦光明遍照偈而寂。聲絕而後脣舌動久。春秋八十。臘六十六。都鄙群聞來奔悲號。如喪恃怙。上人與世尊同壽算。然支干亦壬申。時

人異之。

諸人感夢

諫議大夫藤隆上人入滅七八年以前一夕夢有人讀往生傳。隆意思念若此傳中有載收法然上人乎。乃就看之。光尾誌曰法然上人誦光明遍照偈而寂。覺而異之。驗諸傳記念終相果符先夢。隆不在信敬、因記夢持與門弟子。復入滅前後諸人有感異夢。都下四條薛工員清正月十九日夜夢紫雲下降上人房。室有人語曰此是法然上人

往生之祥也。復上人弟子念阿正月二十三日夜夢上人含壽之久紫雲白光遍在空中。奇香滿室。復三條小川有信賢者賢之女及仁和寺尼西妙二十四日夜同夢。明日午時法然上人往生淨土。覺而大驚。來于大谷得值滅度。復有花園准后之侍女三河者二十四日夜夢上人房室四壁垂錦帳幌。紫雲從空而下如煙霧然。三河自以爲法然上人驗寂以故如此。已而夢寤。復有右僕射花山從吏江内及八幡時廣之男金剛丸者二十四日

夜同夢見上人臨終行儀二十五日早旦遍語諸
人後聞上人順世之狀與夢無異復天王寺沙門
静遍二十五日午時凭几假寐夢有八幅輪物其
形如車每八輻端懸雜色旛自東飛來向西而去
旛放金光照耀四方天日暫失光輝覺自以爲法
然上人歸于安養故有往生之瑞覺而後聞上人
遷化大爲驚嘆復有一切經谷衆裳王丸者二十
五日夢高僧數萬手捉香爐天童捧玉旛圍繞上
人隱隱西没後上人門人隆寬當上人亡後初七

日一晝夜修念佛以爲追資寬假寐之頃夢一僧
來告曰法然上人平昔行狀終焉靈異已載在于
往生傳

贊曰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擧之偉德如此況佛
德哉彌亦彌陀超世之德哉必謝之軀孰無所極
病而不惱身心乎我大師非擧其德者易至高年
疾病從容談道八旬耳目四聰明乎妙年門人問
生則西方爲鄉稱佛聲風而聞者敬愧感二聖於
病榻降紫雲乎房上且夫觀語生本之果衍彩旛
之助以命終相爲宗門之標幟則其德光輝於乚
也大師苟以爲重任用力於其德者焉能至此乎
壽筭夫手與世拿局上涅槃時人非已境稱爲不
思議於大師足爲奇哉諸人感夢者豈大師件件
務之係者哉雖德輶乎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
言哉

信空開廟

初上人病時門人信空問曰古來先德皆有遺迹
然師生平唯以淨業爲懷而營築無有堂宇欲

請入滅而後以何處定師遺迹乎答曰占廟於一
廟遺法不偏吾遺迹者普在諸州所以者何念佛
之行我所昔脫置意片時不棄也苟修念佛之行
者庶人孤蓬亦我遺迹也

贊曰廟爲田疇碑爲礎石門限鋪鐵則古鬼相手
爲纏知溪谷爲陵之變則龍樓鳳闕之廢蝸頭龜
足之美寧有藏鬱鬱於萬千歲變之用哉嗚呼
大師孤蓬廟猶其志大矣是以能使廟堂規模嶒
嵘屹然乎帝州孤蓬廟猶其志大矣

大谷廟地　廟堂記曰

大谷房室東岸地峙平坦西無山林阻隔有屢日觀建暦元年十二月此地主人捨施上人賜以地券及付帖上人執券帖投火而曰施者已奉三寶云何我獨受之乎上人滅後諸弟子相謀乃就此地築於廟堂構石槨葬斂全身先是此地北隣有尼一夕夢天童多來經行此處復此地主人建暦元年十一月十五日夜夢見此所生青蓮華叄炎赫赫復隣家一女同月某夜夢此地生蓮華數莖其色不同各放異光妙香盛薰復有清水寺僧某者同月九日夢夜叉神多耕此處夷地疊石請人得奇夢者如此然未審其事逮于上人入滅建於廟堂人咸感嘆來詣問人復有惟方者有女爲尼住粟田口建暦二年二月十三日夜夢自意以爲請上人墓已建廟堂忽八幡大神祠前啓殿戸八幡神像儼然在矣傍人指之曰此神即是法然上人也尼聞之信心徹骨遍身湯汗已而夢覺復有一女同年三月十四日夜夢到上人廟室庭上

生衆色蓮華有僧採華以來散蓮華一莖曰有求於此處者必與此蓮華一莖此是稀人予極樂界含生衆之數之職也汝宜傳此事普告世人也女合掌受之覺寤信敬乃詣廟堂地形室様宛然同夢所見廟堂者今知恩院是也且復有記事在後議

贊曰嗚嗟之抗券也爲田文市義矣蓋餘利於隣以饒民債文也大師之焚券也其識異乎人之焼之與蓋以三寶物不自獨有之而欲使施者下種予於三福田以獲大利益也焚券與利之事迹雖粗似而意之所從來者世出懸隔矣大谷者大師之枸尸城也據諸人感夢而察之天神非人預護此地予大師者勢至之化來也八幡者彌陀之應迹也或謂釋迦文之化現也然今吉大師與神同體則大聖無方之妙用非凡識之所得而測也

論曰或問知恩院者台嶺慈慧僧正之所創也大師再興焉或稱大谷寺或號吉水院然則大谷吉水非別處乎曰所傳如斯定其然與蓋大師始住吉水以此地付慈鎭和尚自是履歴賀茂河原屋

小松殿有讃州行歸洛而後鎮師亦以此地延於大師大師終住斯歿滅乎然則吉水大谷一處異名乎非各別乎或問亦名大谷所在鳥戸山麓六波羅密寺東南京師之屍陀林也今所謂大師之大谷者疑亦此地乎曰不爾往古知恩院在於山下今勢至堂是也時速成就院及正久寺之二宇在今大谷知恩院之地也速成就者相州鎌倉極樂寺忍性律師之開基也正久寺者一向宗祖親鸞之所往也慶長年中僧正滿譽主知恩院依慕

下以命移院於山麓時乃遷速成就院乎五條橋之西忍性之塔其營構至大而無力遷之故今尚在知恩院影堂之西林也每歲七月五日成就院僧來乎此塔修於法事蓋律師之忌日也又遷正久寺及空之墳墓乎鳥戸山然始以在大谷今亦其從尚言大谷蓋沿襲之稱非得其實也傳言空之墓古者在今知恩院中崇臺院後大松樹下也
述曰或問予實辯中八幡本身言或彌陀或釋迦有所據乎曰有焉行教者武内大臣之後也

太安寺貞觀元年敕詣豐前州宇佐神祠一夏九旬並讀諸大乘經夜誦密咒法歲已滿夢大神曰久受法施不欲離師師廻王城我又隨行居王城側宜護皇祚也教游著山崎其夜又夢大神曰師見我所居俄覺便起見東南現大光於男山鴿峯凌晨至光處實靈區也敕便錄一事表奏帝乃詔准宇佐祠規建新宮世言大神本身現於教袈裟上自是彌陀觀音勢至三尊也由是八幡殿內安三尊像云又鎌西慶圓詣八幡神祠近祠一女立

家門悲泣歎欲圓僧問之答曰今夜我母逝我家不能具喪足以泣耳圓憫女言中夜負屍葬于野又謂神已穢不可近也其夜寢馬場小舍持念圓施五更一男子來曰無緣悲葬我歎之原有何忌焉速來聽法圓大異焉乃與男子至祠前時天未曙人人皆眠圓恩男子與人傳說法義男子一一答釋明白又曰我本身者釋迦文佛也言已不見所謂彌陀釋迦二尊之應化此我所據也予莫以爲怪

門學修福　　光胤來謝

上人遷入滅遺命門弟子曰吾沒後莫營堂宇莽
走事則有害修業衆僧合會者鬪諍之因緣也各
居閑處禮懺念佛則是爲大報於師恩也然門人
信空與諸同門相議七七日間修念佛會蓋應世
相也每更七日門學相代升座說法信蓮求佛住
信信空隆寬聖覺公胤其選也於中胤者園城之
碩師非上人之徒然胤遣使懇乞爲第七七日
導師門學允之至時胤具香華供物來大陳薦獻

啓白說法已而告會衆曰弟子嘗講自機才淺輕
大德拋首欲摧邪義一拜光儀永失慢心纔聞上
人一言之智辯速焚下愚三卷之謗書尚恐罪障
之難滅今詣廟堂洗心懺謝敢願上人以安養他
心之靈識證知弟子精誠也會衆聽之隨喜感歎
時曰和而合矣悖而離矣天地之常理也然和者
悖之基也人多不知焉大師能識得家門惟洽氣
象之中潛在悖逆鬪亂之機是以遺徒於獨處深
其爲合會矣空師不從顧命者何也曰我稱[illegible]

門或留長髮或拄哭杖二年寢耳七日不食又義
淨師之所制也若夫師長死喪之際至淨飾一房
張施蓋幔具設香華讀經念佛者弟子所宜爲之
職也雖乖而無害矣始疑而後信胤公者其無悔
改者乎

定照惡計　　敗盛蔑宗

台嶺有定照者大惡淨宗之弘通自爲破釋謗毀
稱佛上人門弟隆[illegible]返折且[illegible]而曰汝解
破也猶如瞻天飛矢還中也豈得中乎照聽之忿

恨甚劇乃引衆徒詣闕而曰淨宗不法也聖遂降
寬于遠島發於大谷墳墓拔棺遣徙乎鴨川帝
詔許之遂竄寬乎奥州嘉祿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台嶺衆徒行於大谷將壞廟堂將平匠作時氏佐
于六波羅京兆之事氏乃遣武衛校尉藤盛政
急令制之政率士卒躡行太谷諭衆徒曰近世朝
廷多故由是事無大小武家權之台衆縱受朝旨
何不詣武臣假爲狂戾乎速解暴逆若不聽號令
則以法治罰衆徒不肯堅斯破廟發興月擬殺人

喚而曰我承命於念佛守護赤山明神台嶺中堂醫王善逝莫貴弟子之殺戮令夫振護法之武烈伏十六師之惡徒執三尺之劔降四魔之障不意以因門爲西歸之別筵迎眉繼爲命終之知識然善惡不二一邪正一如圓融之旨台宗之意願自他相共爲蓮臺之同行怨親平等爲寶樹之新賓也威怒甚厲不可近衆徒逃散

贊曰子胥之鞭於平王之屍者義也熙之拠於本師之基者不義也其事同轍而義與不義之間遼而遠矣藤枝尉援劔將擊台衆兵杖護法釋門存諸曰有爲涅槃經曰善男子護正法者不受五戒不修威儀應持刀劔弓箭矛槊護於清淨持戒比丘其枝尉之三尺可謂折伏大悲之神劔者也甚不必孔丘之言葉不必扁鵲之方合義者從愈病者良其斯之謂與

述曰赤山者支那山名山有神此神在天曰輔星在地曰太山府君本朝仁明皇帝承和五年慈覺大師入唐求法時唐文宗開成三年也覺師寓登州赤山法華院乃詣赤山神祠祈求法志哲乞冥助其夜夢神來示好相爲又覺師傳清凉山引聲念佛時神現形與覺師約來于日本覺師歸朝海波忽神現形護持其船無難文德皇帝仁壽元年以大唐所傳念佛三昧法授諸徒修常行三昧覺師寂後諸徒依顧命建神祠於叡山之西麓神與山上相叡山主守東麓我守西麓又延暦四年秋七月傳教大師上叡山結草舍讀法華金光明等諸大乘經乃發五種大願時年十九七年於山頂創一宇名曰一乘止觀院乃是延暦寺而今之所謂中堂是也自刻等身藥師佛像安之

諸弟改葬　　西山隱維

願信空覺阿等行於妙香院僧正良快室曰衆徒雖退激怒未已請爲改葬欣然是諾因門弟相集啟石室益顏色如生異香郁然合場雨涙敬嘆作禮乃扶遺身入棺門人舁之於中宇津宮彌三郎入道蓮生（賴朝呼晩年剃髪之称不棄俗姓曰某々入道某亦國俗也）鹽屋入道信生千葉六郎入道法阿澁谷七郎入道道

遍照宮入道西佛等剃髮染衣皆成灰帶乃隨其
土千餘人圍繞棺前後益備行次之障難也乃以全
身葬于都城西郊嵯峨各於佛前言而曰不應向
他發言此事也爲矢而退其後衆徒陰是依遺身
之在所門人聞之又二十八日夜徙棺於廣隆寺
圓空所安嘉禎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候曉又移于西
山粟生野幸阿房閣葬此地西側有松樹一株紫
雲垂覆殯葬之時人因呼曰紫雲松就荼毘所
築堂安尊像後稱紫雲林今光明寺是也諸

弟收取遺骨盛以寶瓶納于廟而去
述曰廣隆寺在仁和寺之南法金剛院之西始號
秦公寺相傳昔秦徐福求藥於日本來遂不歸矣
其子孫皆稱秦氏徐福之裔秦河勝建斯寺故有
秦公之號也或謂桂林寺或稱蜂岡寺或云秦楓
寺或號三槻寺後改號廣隆寺云

正信迎骨　門關自啓

貞永二年門人湛空建廟寶于二尊院西塔正月
二十五日空與同門二十八人往乎粟生野迎求
遺骨將所遷有鎭西行不在於房安置遺骨於流
藏以封門關將持鑰而去無可奈何空惕然歎而
曰昔上人在世之日湛空適謁豈有不拜光儀而
還乎言訖庫藏有聲若開關鎖者諸弟大異信覺試
推門戸自啓乃取遺骨奉納于二尊院塔中
贊曰大師音容及滅世之事與世尊同塔家之葬
雖久其開龕現定定照悖逆欲使大師全同其美
於世尊乎然則照亦異人乎涅槃後分曰大迦葉
與五百弟子在耆闍崛山去拘尸城五十由旬迦

葉於正受中心驚身顫從定中出見地大動即知
如來已入涅槃即將弟子往拘尸城至佛棺所如
來大悲爲迦葉故棺自然開顯出眞金紫磨金圓
色身今夫大師爲空開鎖令取遺骨亦同世尊唯
欠羅刹擬於一雙牙也此則大師謙遜而降殺乎
世尊乎
述曰二尊院及大師塔事載在湛空傳故略不錄

元祿諡號　宮使勅書

大元帥源綱吉君夙重淨宗以吉水無諡號爲憂

矣元祿九年遂聞之郎翌歳正月十八日
皇帝賜號吉水諡圓光大師
宮使至於知恩院讀
勅書於影像之前其辭曰
勅王法與佛法比等内外貴賤尊
朝家同釋家定律都部似累盛淨土開宗源空上
人爲先覺之教后闡淨土之宗諸彌陀誓願於
胸衆蒙善導提撕於定中親寶樹照妙覺内證益
明於金蓮現靈光於閃急露所是肉身如來何疑
勢至權應
三朝帝師德重于當時四海良導行應于末代
皇化廣布樂土法要永傳普天特諡號圓光大師
贊曰中庸曰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
民莫不説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
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
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有此德者誰曰我
吉水圓光大師也方其子思作於中庸安知後世
有此人乎我

聖天子詔賜諡號於是乎名以配德萬姓悦之嗚
呼小子亦用添乎之
淸朝沐于
天恩叙我祖之事皆豈非
聖帝睿明之餘化乎
述曰正安帝（人皇九十二代後伏見院）嘗降勅於台嶺功德院舜昌法印修
大師傳書成表奏帝大喜焉乃與正應上皇曾圓
親王及公卿善書者相共書焉勅置知恩院今世
稱勅集御傳者是也又文龜帝（人皇百四代後柏原院）嘗賜號大師諡光
照大士乃自灑寶墨書光照大士之額詔揭影堂
亦帝宸書曰知恩院者淨宗之總本寺而修法然
之御忌者也又享祿帝（百六代後奈良院）勅署曰從文龜帝之先規
爲淨宗之總本寺修法然上人之御忌者也然則
御忌之號已經聖筆寶札宗門之徒以祖忌稱御
謂於天王亦非僭踰者也

吉水實録卷第三

吉水實錄卷第四目錄

吉水實録卷第四

鎮西世家第一

鎮西善導寺辦阿聖光上人傳

辦長字聖光又號辦阿筑前州加月(或作香月[illegible])人生而岐嶷九歳從菩提寺妙師學年甫十四登壇受戒壽永二年春復上台嶺受業於東塔觀敏又事於唯心常寂二師閉戸研究時年二十二後入寶地證眞室教觀之道深造閫域建久元年遂旋本邑止乎油山闍門教授時年二十九四年會胞

弟忽悟世相無常自歎而曰五陰相續假有衆生何久保乎乃舍所學集出世資州有明星寺塔歳久廢圯寺衆勸光修治光乃持化疏普覓造縁不幾入大日山寺伐木屯匠五層塔落成初光將修塔裝召梓人記書材資及工匠傭賃未幾見一道人共論淨業道人曰我頃夢神遊冥途以閻王力遊見日本國籍而檢之一事不遂然夢中所見明星寺有新五層塔婆今求無焉光大駭乃出造塔記道人覩曰一念發心地相冥土乃施金鏹百

緡以資經理八年(建久丁巳)入洛詣於吉水通利上人光時有盛名無所推服自以謂空公慧劒雖利而何如我强弩乎試扣淨土之樞鍵上人問曰子修何業對曰建立浮圖毎日稱佛上人曰專念彌陀莫修雜行傳聞公精台學今我爲公當分別解釋三重念佛諦聽所説一曰摩訶止觀所明念佛二曰往生要集所勸念佛三曰善導和尚所立念佛詞辯走泉決擇飛珠自晝日昳至夜人定光歎伏曰文義廣博智解深遠猶若仰覩嵩崙俯臨瀛海也

毛道之出於三有也其惟西方之教門而已自是隨侍上人盡心鑽仰光時年三十六少上人者蓋(時六十五歳)二十九歳上人復深器之廣授淨宗之深門九年(戊午)春上人授以選擇集曰此書嘗爲藤丞相所述也未許流行而汝深器紹隆我宗其在汝乎故授此書嘗傳持之弘通遐代也八月上人使光開化乎豫州隣邦邊州齋糧赴會十年(己未改正治)二月歸洛奉侍至元久元年(甲子)七月六閲流年且問且察夜以繼晝傳宗章疏而授倒底兼述餘教上人門人夥於竹葦

然朝野推光以爲瀉瓶上足初上人爲光講授者
一日無懈眞觀謂光而曰每日講敎通宵念佛高
年勞役恐爲疾病公願隱山請益光如其言上人
問曰何故今日聖光不來也乎乃以使召之光知
上人傳法之志深在於已流淚走歸元久元年八
月上旬辭吉水歸本邦專以興法爲已任與衆敎
授無一日闕時有一僧細論西鄙曰我聞法然
上人淨土秘義與天台圓融法門無有差別然制
止雜行專勸念佛且備初心要非實義一年三月

光遣門人度脫訴邪義旨乎上人復奉書曰弟子
往者常侍門下親法海也久矣師每講必告而曰
支那先德淨土釋文其義蘭爾於中善導師意無
假餘緣唯以念佛爲往生之正因也頃年間流布
義甚違先聽哉以弟子昏愚隱沒不說乎自懷疑
猜故于尊聽早賜決斷印可鄙僧敢冀揩除邪義
皆定宗乘也上人乃裁復書曰聞旨頃年僞濫之
徒往來西州邪說亂正回惑人心纔啟撤緘百示
則心而況我所敎授乎所立法門無異往生若我

食言者得無量罪非釋種姓又永漏彌陀之迎接
也安貞二年冬光於肥後州往生院四十八日開
別時念佛會因著末代念佛授手印鈔備述宗承
上人之要義以匡末學謬妄記編功竟親見善導
和尚來現道場光曰導師來臨光明所逝乎其
別時會衆者蓮阿得往生幸阿阿生願等阿數
阿持寂入阿忍空自阿持佛彌陀社受阿覺阿隨
信住蓮社十有七人也筑後州高良山麓有一宇
號曰厨寺安彌陀像光掛錫於寺勉一千日別修

如法念佛會已歷八百日高良衆徒譏之曰此山
乃是台密二敎之道場云何念佛于山麓乎宿明
朝發向驅逐淨徒也衆議已決共待天將淨衆怖
懼白光而曰將至曉更高良衆來競壞淨社也請
師避難光對衆曰若等太就隨意而已我不可逃
也佛乎不動衆不忍棄太嫉惡徒來至期衆徒獻
供物來致謝而曰吾等相謀將廢止師念佛會然
今夜衆等同夢光明赫燉一道從西照此道場傍
有八日安養世界阿彌陀佛恒放光明照聖光上

人念佛會須臾而散衆等相語所見一故來爲懺悔也自是感伏反貧法會光造立一寺乎筑後州山本名曰善導寺後改號光明寺光於此道場大建法幢廣宣淨教接引緇白九州麏集聲光爍爍突起一宗淨宗法輪之轉此時爲盛光日課誦阿彌陀經六部稱號六萬聲晝夜六時誦西方禮文初夜行法畢乃入寢僅一時許起坐高唱彌陀迄旦終身不易操履自嘆而曰世人咸言幽勝閑寂無越乎高野粉川然於我也夜更獨坐廬阜東林

而已又生平只號曰淨宗心行之要者唯在念死念佛也嘉禎三年十月某日寢疾四年正月十五日日晚使門人唱來迎讃偈聽之感泣而曰極樂世界清淨海衆充隔虚空二十三日食時語弟子曰佛來二月二十七日天香散滿二十九日日晚著僧伽梨自引佛手中五色彩旛求自書阿彌陀經插合手問念佛移時誦光明遍照未至次句而寂春秋七十有七法臘六十又四寂日五色祥雲充牣空中復紫雲飄然房上變瑞不一不能備記

有州野氏隷吏某者夢見善導寺有迎接儀光手持金字阿彌陀經寤而聞滅走寺拜遺身容貌如夢所見光在世間多感勝異或面見彌陀眞身或見坐隅間忽現極樂依正妙境界或見釋尊現容放光照耀自身門人傚蓮社嘗夢有人告曰聖光上人者善導之後身也又夢彌陀之化來也初法然上人將滅有和州刺史親盛者問上人滅後淨土法門我當決疑于何人也上人曰可問聖光及聖覺彼等克得我法矣上人門弟勢觀歎而曰淨

宗教門今在筑紫矣先師上人念佛義道不違塵毛者其惟鎭西光師而已（日本國九州總目筑紫）嘉禎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觀寄書光曰拜違法象幾更歳月師也我也相共老矣不知閑濟握手有得乎嗟乎近世末流競起各立門庭壞亂宗乘深可痛乎先師面授之正統止師一人而已太足因倚焉幸得値遇亦可愉懌師若先得淨土則必引接我求曲如海管城盆罄其後文永年間觀之高弟蓮寂（知恩院二世）與光之上足良忠於東山赤築地四十八日校合宗

甚下區同異忠寂相互問難酬對相承不差猶如
一個八和言語於是乎寂歎而曰先師觀公每
言之曰於余門教者當用鎮西傳持之法門以爲
我義以此其何哉是故嗣觀法者皆據鎮西義不
別爲門戶五二尊院湛空安居院聖覺每臨講筵
多引光證義欲使聽者無疑當世稱光門流號曰
鎮西義于堂受業者不可勝紀良忠實爲高弟慶
蓮社招蓮社敬蓮社滿願等爲之亞焉光之門人
多稱某蓮社蓋慕匡廬白蓮之遺風也門流至今

蹤其古軌滿願初依長西聽求事光願徒有鄭錢
立寺于王城日唱稱教授諸門輩光別無所立唯
傳持吉水一家之法門而已載在章疏煩不録
讃曰天下大幸東凝於身者其惟鎮西乎以吉水
爲父以記主爲子父剏太基子纘大業宗光昭焉
子孫繼之豈非天下大幸來凝於身者矣乎然當
其時或建三門所行觀而尊大弘願或構二門經
起行而取勝安心或執定善乎十六或計往生乎
以九一念得生之說諸行本願之談謬解淆訛
濫中國邪說駿駿奔騰諸州咸任己心徵於吉水
之正義各尚自身妄稱太師之世子猶三國分割
而互爭於帝統時鎮西天縱之器以選擇爲宗骨
以甲決爲指南縱橫長舌陳經釋疏一獅子吼萬
獸伏竄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於是乎天下歸一吉
水之大統昭昭于時矣太平至化如時雨降鎮西
之爲德其盛矣乎太師即可焉勢觀歎美焉湛空
聖覺引而謚于講筵良忠蓮寂校而同于東山非
夫吉水之正統其孰能至於斯哉吉水復起不易

我言孰以爲過論林齊也耶
述曰高野山在于紀州弘仁七年弘法大師遊紀
州相勝依上高野山創金剛峯寺是也粉川寺亦
在紀州寶龜元年建焉故老相傳紀州那賀郡有
獵者姓大伴名孔子古一夕見光山中伴氏怪之
如是現光三四夜便就光處結菴自思願得佛像
營精舍也居未幾一童子來投宿而曰家主有何
所求乎伴氏曰我思安佛像未得佛工耳童曰我
雖拙工爲家主造之已而童入菴閉戶一七日三

第八娘伴氏祈禱金色觀世音像千躰儼如面
見伴氏自此棄弓矢供像精修其後河内濫
郡有伍大夫者一子沈痾童子來舍爲持念焉病
立愈童曰我住紀州那賀郡風市村粉川寺語已
辭去不幾大夫至風市村無粉川寺踟躕顧視傍
有一澗亘東西浴流而下河水甚白如粉漿見林
中有一宇閉戸無人偶日已沒開戸而入無火燭
中夜像前燈盞自然點火堂内赫奕大夫驚起見
之千手大悲宛然感嘆敬禮普告四來於是伴部

郡濫田村富家寡婦聞此事捨宅建寺自稱[illegible]
靈應日新

光明寺記主然阿良忠上人傳

良忠字然阿記主其諡號也姓藤氏石州三隅人
永延帝相國道長八世之後諫議賴定之孫台嶺
圓實之子益實有宏才朝廷允置後房以故生忠
也母伴氏夢一貴女授以明鏡因而有孕生而識
度明敏其志不羣幼止于寺門北山龍淵坊十
歳附三乘智恪師講往生要集忻慕淨土十三往
州吉進受書一時能誦八十行邁異之忠好學不
休博究經典十六歳剃染受戒常誦法華夢感不
動明王十八閲大聖竹林寺記悲喜交集寄思解
業又値圓信究台教從谷藏源朝傳金剛乘自是
慧光日耀道眼絶倫至於佛心禪宗法相三論華
嚴律等妙旨莫不探討貞永初寓多陀寺一志念
佛嘉禎二年聞聖光道化往謁乃拜爲師日親欽
延大有發明然不語所解人莫能測光問衆而曰
忠了取法終日若愚不知通敎旨不忠聽之乃記

其所疑數十條進席覆問淨土法門宛如宿學
光閲於問目大嘆而曰盛我道者其在汝乎一一
答釋同門徒衆爲之駭服自是研習精苦以爛經
書居雖二季聽踰千歳一宗法義盡得貫通光嘗
科入權爲首坐終嗣祖位光命門人聖護召忠平
善導寺塔中告而曰我淨敎法門悉付囑汝汝宜
傳持以授法器也實三年秋七月六日光復示人
曰京承吉水之法門悉集然阿我沒後當以然阿
爲宗敎之權衡也然阿猶甚老化爲盛年也尋辭

淨宗名揚遐邇有南都勝願院良遍者相宗之翹楚也忠謁遍于河州生馬竊瀉造詣脫進一寺號曰勝願寺蓋酬遍乎經歷諸州二十九年著述最多觀經疏記十五卷選擇集決疑鈔五卷註往生論私記五卷安樂集私記二卷淨土宗要集五卷授手印疑問鈔二卷領解鈔一卷觀念法門法事讚般舟讚往生禮讚各有私記凡五十餘卷弘安十年七月六日端坐念佛而寂道俗供見紫雲靉靆天樂鳴空異香盈室壽八十有九臘七十又四

荼毘有舍利衆彩繽紛見聞莫不讚歎爲稀有光問人要阿者光沒後阿一夕夢光鳴噫流涕而問曰師何憂乎對曰我滯自思道器未得彼忠了欲以爲木鐸稟承吉水之法門悉付囑焉然彼今無端而傳護宗不纂記法門而爲章疏也我無吉水道統唯止彼身不得將來是用泣焉若無道哉乎已而寤以夢告忠忠歎而曰吁先師思我者深矣遺法寶在我豈自許乎好結集大法以惠後代世由是專事著述以故忠之撰述號曰報夢鈔吉水之道昭著于世者忠之力也入忠之香積谿沙法者不知其數而得其法味者蓋有六員良曉性心尊觀慈心了慧禮阿也於中傳法之的唯良曉字寂慧忠之迹爲光明之一世世稱門流曰白旗英性心號然字持阿止于總下州土塔世稱門流曰藤田英尊觀字良辨住于名越善導寺世稱門流曰大澤英慈心住于尊勝寺世稱門流曰小幡英了慧字道光居於悟眞寺自稱所棲地曰望西樓盖取般舟讚曰一切時中望西禮之文也慧嘗爲無

量壽經解釋五卷尤得撰述之法我門賞之世稱門流曰三條英禮阿諱道忠住于一條光明院嘗著決疑論記十五卷忠印可之曰我雖解釋亦無尚矣世稱門流曰一條英阿門下得法弟子向阿良光良智如覺成阿理然也事迹咸亡幸向阿之事畧有聞于世也證賢字向阿姓源氏藝州刺史武田時綱之子也文應帝文永七年八月誕生焉小字德光丸建治帝建治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加冠於鎌倉時相州刺史平時宗爲賓與字

宗良親管豆冊駿藝四州累登大官令大中大夫
元應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入園城寺剃度時年五
十二善講演有聲於時無幾謁徹阿學淨教住於
洛陽清淨華院竊謂今世修淨業者典論鉄起於
然上人立教覺至是乎一夜夢真如堂感彌陀釋
迦化爲二僧爲説淨宗奥義又詣嵯峨清凉寺重
感勝相於是宿滯冰釋因録其所聞爲書號歸命
本願鈔及西要鈔等凡三部盛流布于世又記吉
水真西以來授受之旨授其徒玄心題曰往生至
要訣贊辭和讚倶載在新撰千載集元德二年十
一月九日寂壽六十有二（或謂貞和元年六月二日化壽八十有二未知孰是）
孰賢俗歟世人呼之稱武田賢人徒弟有玄心聖
阿圓寂能紹法業尊觀之門有慈觀慧觀鏡智明
心發觀妙觀之室有祐誠聖觀十餘傳誠良榮爲
觀繼踵開法皆光太道言行永失無述可考
難日常常爾聖問師自序所述類鈔日然阿良忠
上人鎮西優長内外明匠也即是淨業和尚四代
之門葉源空上人三世之嫡孫也石州誕於良賢

出家傳宗敎於鎮西轉法輪於關東然則求法之
初窮法海於龍淵之底傳宗之後明宗脈於聖光
之室至若天台眞言之秘殿開於關樞則悉透也
倶舍因明之脣吻轉於舌頭則速辨也起信釋論
之奥藏傳此乎本寺明哲圓覺楞嚴之妙義受彼
乎宋朝異僧況復覓場行舟檝於西海二十年一廻
窮究一源張弘願敎綱於東關萬人千衆咸悦千
古方感寢中之責遂作報恩之章鈔記部帙凡五
十餘帖其文明而正矣其言簡而精矣若是證誠
之親聞也與亦是淨土之化來也與晉中往西已
古白馬來東以今如此疏記未有者哉我翁同師
莊色高揖盛美功業我如系贊辭翁比之以爲權
古以敬小子稱上
述曰朝廷聞忠道譽降詔迎宮講往生要集因賜
紫袍及金襴僧伽梨又定滅後勅謚號記主禪師
未詳何帝
述曰清淨華院在京師廬山寺之北貞觀四年慈
覺大師之所剏也以爲禁闕内道場後移於寺門之

[illegible]指上人再興而來永爲淨宗之勝剎也第三十
世等熙上人爲永和至德正長三帝之戒師勅賜
佛立慧照國師之號及紫袍服淨宗國師之號蓋
自熙師始矣

光明寺白旗寂慧良曉上人傳

良曉字寂慧相州白旗人建長四年生焉歲甫十
八不辭青衫而學教觀於台嶺仙曉十九落髮納
戒歷事然阿德隨門且領與密及海能究源底而志
期西方專淨土章疏時記主道風大振東關慧從

德欣然而行主嘉慧之材智爲之講授不問晝夜
淨土一教悉付而不悋遂繼法席有功教門正和二
年秋船中書其諸居總下州稱名寺慧講訓之餘
撰述問鈔其餘遺編甚多矣嘉曆三年三月朔日
依然而寂壽七十有八闍維之後徒收遺骨與平
然舍利得數百粒

光明寺良譽定慧上人傳

良譽諱定慧久依寂慧受淨土教白旗之門弟其
業者不可勝計時衆以定慧及慧光爲之[illegible]

雄而志亦以爲釋門千里駒且示家法飛居首座
未幾慧謝乃往乎武州足立郡箕田聚徒鳴宗東
方州郡悉爲崇敬厚施淨財以資莚寺不日而成
號寺曰乘願壽主於鎌倉光明寺道化盛行東方
宗之晚退居桑原修練淨業備九品之生壺間來
而求法爲授淨教及起信釋論等深義應安三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安庠而寂壽七十有五慧嘗自
號曰良譽蓋取善導和尚五種嘉譽之稱文我門
以譽號實始於師矣

大山永慶蓮勝上人傳

蓮勝字永慶未詳何許人就寂慧剃度盡心學宗
教既成往築宗大田廣張教網東國學士歸之
如市一時謂淨聖冏而曰我嘗與箕田定慧同
事白旗入以爲席之伯仲也慧貫徹教門我亦
得愛也故當徒而得其奧旨也冏奉命遂于箕
田勝之門弟得者若干了實爲之首矣勝沒年
未詳焉

常福寺成阿了實上人傳

實宗成阿末考鄉族爲人嚴厲道高學富[illegible]
大出蓮膝難髪審問精思克得教道深厭穢土慈
求淨喜是故尤勇行業數萬稱佛出而不懈十三
禮懺時而無闕座下英俊或有泥義學而緩淨業
者則常深攻焉嘗愛常州地之勝境將營一字
人民爭築遂成蓋宇號常福寺勉弘法道誘引四
衆從化之者不測其數迨年餘八旬傳首座聖冏
後出遊山過勞瘠未知終焉
贊曰四年不失産業難於致富乎豐年矣四師

受之亂我宗法運之凶年也然守先業不失傳燈
其功勳也高於乘時而興乎宗風矣四師大業人
無待而稱焉我亦爲之不能無憤發矣

常福寺了譽聖冏上人傳 [illegible]

聖冏字了譽姓源氏常州岩瀬人父白吉某官五
州刺史母某氏恒憂無嗣禱於巖瀬神感瑞夢而
生焉爲人聰膚逸倫頭有光彩形如彎月甫五歲父
卒于戰場母懷之入山八歲依乎州地常福寺了
實出家凡耳目所觸記憶不忘實甚奇焉稱[illegible]

者[illegible]以外典稱問謂慢爲英偉又從法祖
父蓮勝受淨土教勝指見定慧於箕田先一夜慈
夢翌午覺有受法之人是曇鸞之應身也慧乃命
門弟子預待焉果冏至慧大悦悉以秘賾付之冏
記其所聞述口決鈔偶還鄉謁舅氏而存受旨
又稟台教於真源問禪要於月菴天命二禪師傍
及儒識倶舍因明等無不修學時總二州人民慕
冏慈化衆懇致請冏遂往赴大凡杖屨所過編巷
訟道後歸省覲命主常福因避亂隱於常陀山有高

術聖聰創増上寺乎武州謂冏慶讃應永
年間營一刹號傳通院住者六年一日有疾謝治
內不請辭世偈於行把住諦八十年即今端的意
不識日輝東山月西天擲筆合掌誦佛而寂時應
永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也壽如偈臘六十有
五生平所著二藏頌義三十卷糅鈔四十八卷其
餘義文集甚富學子傳習焉
贊曰我宗有記主了譽二師也猶合門有章安荊
溪二師也嘗大宋志磐師稱荊溪曰呼人爲[illegible]

金錍義例不得不爲之致付學者與言則諸部記
述不得不爲之指南申明正宗以詒後世故贊之
勳苑比隆於章安者矣我贊了譽曰畔人竊發則
衍義指鈔不得不爲之致付學者與言則諸部記
述不得不爲之指南申明正宗以詒後世弘贊之
勳亦比隆於記主者矣我縱雖以千言萬語爲贊
辭不能盡德於荊溪比功於記主備筆於弊師
之爲贊辭也耶雖冏師亦以爲不滿焉

增上寺酉譽聖聰上人傳

聖聰字酉譽姓平氏延曆帝之後千葉氏胤之分
也貞治五年生小字號德壽丸幼嬉戲則好讀釋
典卯歲離塵初入明見寺學密教後遇常福聖冏
俯契相投得淨宗教門爲杯新執役弗辭勞從冏
憐其志述二藏義及略頌授之冏謂聰而曰汝當
將此道遊歷郡縣廣行洽振東方之貧人也聰
受命肩錫東關人民翕然歸之聰遂來武州創增
上寺以爲傳教之地學徒負書者席下雲擁遂成
名藍後於永享十二年七月十八日寂壽七十有

五生平著述多學者賴焉

贊曰海水之所委也天下之水莫大於海成其深
深也所以千谷百川及至細流引之而以不厭逝
也西師也東國淨宗九祖之末標而其行道之地
能爲淨宗叢林之魁刹矣所以能爲諸刹之王者
以其水接天之長流涵西池上之江河白旗了譽
之淮濟莫不注之西師尚不以爲足亦吞諸宗者
雲夢震澤者八九而胸中有餘地故也三緣山增
上敎寺者實是無底之谷也桂蘭黃洲珊瑚周匝
天下之美何不備於茲也耶小子嘗遍覩乎緣山
者五年每歲祖忌拜於西師肖像有德儀相想見
當時之高風也時小子也增上海會之一蝦蔡耳
焉

述曰或謂而曰我觀上自終南下至酉師和漢傳
燈之次第祖祖行化宗運與伏與支那台宗進情
一致我爲語之子其言哉余深會得或語而曰台
宗高祖龍樹尊者應世尊懸記出世南天才智高
遠傳造大智度論能破有無宗顯我大乘法又淨

宗大祖終南和尚隱補陀覺位垂迹宣丹天[illegible]懸造觀經疏能解其義啓開我眞宗教奚冊其机似也耶台宗二祖北齊慧文禪師因讀大智度論得龍樹一心三智之文依論立觀以授南嶽又淨宗二祖吉水圓光大師熟閲觀經疏得終南一心專念之文因疏建宗以授鎮西又奚冊其相似也耶台宗三祖南嶽慧思禪師能領其旨盛弘南方衆惡令師競欲加害禪師現大神通降伏道士以法付天台四祖天台智者大師乃開八教明一觀

繼蹤其說以被當機至末代傳弘之寄則有五祖章安總持尊者侍右以一偏記之才筆爲論疏垂之將來又淨宗三祖鎮西聖光上人能提眞宗廣化西海俯出諸師競興化導光師夢示發儀慇從剛勝專以口舌行嚴宗門速逮代流通之任則有四祖記主良忠禪師常側以不聽解之慧集爲章記以貽後世以其南嶽而弘南方以其鎮西而化西海方處雖異形狀維同鎮西宗乘之鄭厄與彼南嶽若合符契其辭雖別義有斯智者記[illegible]集

究然同於章安台宗六祖法華智威七祖天宮慧威八祖左溪玄朗三代繼世能持祖業法匠巡轄不失家風然或以一威爲編授或以左溪爲不在門是特不祥也非三師之非也又淨宗五祖自雁叔恩六祖光明良譽七祖大田遵勝[illegible]八祖常福了智門世累榮[illegible]不絶道統和氏無[illegible]光焉[illegible]不振亦有數爾非德家也法嗣師橫有同一波[illegible]

剛矣台宗九祖荊溪湛然興金錍義例以排斥諸家之修述釋籤輔行以發揮天台之道明道在昧待公而發又與淨宗九祖常福聖冏二藏之特倡也以遊教相之準繩絜鉸之法淪也以拾列祖之墜遂眞宗中原逃而復亦有何異乎台宗十祖與道道邃依荊溪於佛隴溪授以止觀輔行又淨宗十祖增上聖聰過冏師於常福冏授以二藏義及以鎮此亦相似矣吉水壽源自天台而出後世[illegible]以淨宗之始唯而傳燈之迹無異乎天台於乎今

故亦有由也乎余問而曰荊溪沒後教籍散亡乘寢衰我聞四明法智以上聖之才當中興之運東征西伐再清教海我門聖聰之後淨土教乘廢有顯晦然未聞有如四明師功業盛者果無其人與抑亦雖有而不爲焉耶或對而曰其人有焉雖有而不爲焉曰可得而聞乎曰近代之人我失其名而粗存行狀亦爲予告焉其人也尤精宗乘淹通唯識至三論及華嚴大旨此師之緒餘也若述亦多今見行世實我門之柱石也若夫使此人住

於一方巨刹晨鐘暮鼓不月單聲乃兼不爲焉而度其光焉中壽辭世與今也則以余大息而曰此人也潔身林泉不得與四明同於功德也問其爲峯碧澗衲衣飄然卻與大師同隱逸之風亦似聞證者豈得非其人也耶故併書于此以俟待大師斯人也而無其位也斯人也而無其位也噫僧夫

西山世家第二

西山善峯寺善慧證空上人傳

證空字善慧姓源氏天暦皇帝之後丞相通親公之猶子賀州刺史親秀（加賀權守親季）之男也生時多祥瑞及長[illegible]憐其聰敏乞爲子年甫十四親將加冠兒言出俗志親弗聽兒求之愈固親異之一夕適于一條堀川而聞橋占時二僧口唱眞觀清淨觀廣大智慧觀悲觀及慈觀常願常瞻仰東向西行親聞之歎曰橋占如此於戲異哉兒之於道亦其宿善熏發歟乎是可以塵索繫之也遂從其志已而問兒何師汝誰乎答曰我願其事吉水上人建久元年（時年十四歲）

上人寵剃髮號曰解脫後避笠置貞慶上人字以日尋思性天才擢倫一過耳目文義誦通十八之侍從上人承淨土法門者蓋二十三年也歲二十二受菩薩大戒嘗聽台教於願蓮又從政春慈鎭公圓三師上人（年六十六歲）嘗述選擇集（時年二十三歲）[illegible]齋明[illegible]稱府庫建保年間止乎西山善峯寺盛[illegible]土學徒日日參謁升堂者如蟻行不絕慧帶[illegible]導觀經疏卷舒積歲三絕章編慧帶以善巧自白木念佛法譬比況辯說心相以爲[illegible]

故使衆生多得利益慧事恭敬手洗不淨則用水洗淨必至四十八度日以稱佛六萬聲淨土三部長經誦各一部爲常課夜夫至央不曾入寢室毎月望日爲先亡者修二十五三昧又繕經見聞者至滅日不論親疎必誦阿彌陀經一部及念佛若干聲爲廻施焉又自西山善峯寺至信州善光寺創其迹十二區建寺塔四所各置山林田畠爲寺供用其之費一切利養不畜私財皆盡納之以故未嘗有募造縁乎世間也天福二年九月十四日

夜沙門源弘夢有人告曰善慧上人者救世之應化也門人宜彫刻十一面觀世音像軀一寸八分常皆念之也慧解行不羣學者歸仰又皇帝及文武公卿無不傾嚮後寛元帝敬其德請受菩薩大戒寶治元年十月某日染疾經日不食而爲門學提持宗乘無異居常十一月二十二日門人夢或來告曰善慧上人命終稱近覺而大驚進行將啓未陳其事慧曰我不久矣其二十四日勤修天台大師講二十五日依請演法又爲自利誦淨土

稱揚彌陀法則一如平時讃嘆法門者蓋善導和尚觀經疏玄義分序題門之大意也二十六日著僧伽梨大集門弟備談稟承上人之旨以及已證法門說法畢竟與衆同音誦阿彌陀經念佛一百餘聲向西而寂壽七十有一法臘五十又七門弟子葬全身於其寺塔日華臺生平著述尤多其慧以日禺中諫議能清之室夢見慧乘雲西去多有靈異不得悉記所立法門號曰西山義所立義曰念佛即是彌陀本願諸餘行業非是本願三心正

因必在念佛九品正行普該萬行念佛既是本願之行乘本願故罪惡凡夫直爾得生安養報土三心念佛不即不離三心即信本願之心離本願外無有三心言本願者稱名行故是故三心念佛不離三心者雖是行者安意念佛者即是所修妙行是故三心念佛不即三心總名願往生心修行之大地正修之能成必定牽引往生大果故以三心名爲正因自餘諸行不獨往生非本願故非正因故爲念佛之行所任持即得往生名之曰正因上

[illegible]念佛是能成能成諸正行故諸行是所成成念佛之行所持故若非念佛諸行不成往生正行念佛所成一切諸行成往生業故九品之中說諸行門爲往生業名爲正行三心念佛必定牽引往生大果餘行即得華開已後種種勝益經中所說十其九品正行多少淺深階降雖有九品華開已後聞法得益種種異故示信作解必在一念十念功能修行策勵一形長時相續不斷深信如來本願不虛正因設入正行勇進名信上之行號[illegible]

上之行然諸以自餘諸行不爲本願故棄捨諸行以念餘善爲念佛之行所持故諸行皆成往生正業是故策勵令修諸行以正因上正行法故華開已後應得益故九品俱是報佛淨土順娑婆機爲大等與暫時顯示種種差別對實言之並是酬因酬因所感一種報土而願上建立名極樂報土約此義邊勝餘佛報別願所成勝餘報故是故如來今宗被稱別選西方有別意故九品說相唯是釋迦隨娑婆機說其所聞非淨土中實有九品及[illegible]

說文施設安立如定性二乘灰身入寂即[illegible]從[illegible]淨土中直爾退佛聽法華經迴心向大皆無八[illegible]二萬等經劫之事說八六等教文施設無有實事即迴心故鸞師註往生論曰願往生者本則三三之品今無一二之殊依此言之離娑婆行門有九品而既往生已唯是一味極樂清淨海會大衆無有二義九品差別但不可遮隨娑婆機華開初後有斯差降教文施設盡可分齊也又鸞師云凡是雜生世界若胎若卵若濕若化眷屬若干苦

樂萬品以雜業故彼安樂國土莫非是阿彌陀如來正覺淨華之所化生同一念佛無別道故遠通夫四海之內皆爲兄弟也眷屬無量焉可思議既是同一念佛所生不由自餘諸善雜行如來出世成道說法爲度凡夫令生淨土直爾獲得無上菩提凡夫得度專在觀經觀經所宗唯在念佛菩提緣起求起已前隨順聖道大小乘機施設諸教因菩提緣說觀經時彌陀本願念佛法門始示開說所被本意一尊本懷則然開顯此時宜限觀經已

外前教方便觀經念佛是眞實門彌陀本願念佛
現起諸餘雜善忽然廢捨非諸善獨得往生本願
淨土教行顯已還取餘行稱念佛中念佛併得
往生故是故念佛獨是出道諸教法門安置觀經
化前序中以是觀經方便故猶如天台釋法華起
迹門三譬化前序法如爲蓮故華爲實施權觀經
法門如華開蓮現開三顯一亦名開權顯實觀經
已後念佛獨出如華落蓮成廢權立實亦名廢三
立一也如是等義所立端緒不能具載閑思案者

不疑其人有證入觀眞實信聖達證慧修觀淨音
隆信佛教遊觀等皆歸武克護家庭
讚曰慧師也其再來之者乎聞靈文於稱占知太
師於丫髮非再來之者何也耳目一過摧一偏照
經疏三絶傳不聽秦義龍學海今識慧師我無憑
色其徒得辯要則西方之聖者也亦與太師有說
契乎當時或謂所立義門顯遜吉水我疎教義何
足議焉
述曰一條堀川源出自若狹國是故在北曰若狹

[illegible]寺之東流經太德寺入安居院西[illegible]
條堀川又橋皆有勝部郎中安倍晴明者精究天
文能役使十二神將妻畏其形明因咒以置十二
神於一條橋下有事則呼而使之自是世人占吉
凶決稱遊將神必託人以告國俗號曰橋占
述曰善峯寺者蓋延曆寺之別院也善峯北尾有
一宇號曰往生院堂宇廢頽慧再興之爲淨刹之
勝場也

論曰或問善慧所棲之地或曰善峯或曰三鈷
寺此說何如曰善峯寺者在小鹽山之上稱曰西
山寛仁帝長元三年源算師之所基也嘗剏此山
分爲三尾四谷建寺院五十餘區後遭應仁之兵
燬今存者僅七房而已三鈷寺者善峯寺之別院
也始號往生院爾後勅爲官寺諱往生之號又以
其山似三鈷形改稱三鈷寺此亦嘗源算師退隱
之地也善峯寺掌後今尚在善慧師之游依此觀
之始居善峯寺後與往生院故有兩寺之稱乎
東山宮辻觀鏡證入上人傳

證入宗觀鏡依善慧學淨土凡所指授無不領解
慧爲之以爲衆長入後住東山宮辻張欽肆大弘
宗義聽徒雲集門輩爲林正因正行廣開圓融入
徒若箒於中有覺入觀日觀明唯覺正乘蓮宿證
佛能得師道處處法施未審入之終焉
述曰宮辻在苦集滅道之南六波羅密寺之東也
苦集滅道亦在東山觀勝寺之前云

聖達上人傳

聖達鎭西人事迹悉亡未得詳焉嘗從善慧學有

聖觀者達之徒也紹世弘宗教云

淨金剛院道觀證慧上人傳

證慧字道觀初從證入後附善慧西山法門淺得
淵府寛元帝朝大振法威以所承法授帝帝乃詔
創淨金剛院迎慧爲開山第一祖歷世院主皆擇
碩師以爲弘通之匠乃覺道圓道等是也慧於善
導觀經疏等多爲章記慧之弟子有道念學業優
博不幸短命早從物故慧之沒期未得分明
述曰淨金剛院古在嵯峨小倉山麓今寺絕只二

尊院之中有一小宇存其名云
述曰或謂證慧後改名顯意姓平氏薩州島津人
慧兒時父先出家母携之往肥州原山與聖達法
師慧剃髮受戒之後依都南州山隆信受往生之
教門等居竹林寺弘淨土敎私謂善導和尚觀經
解釋西山之門獨得妙義因著古今楷定記三十
六卷又與顯空法師論三心之義乃述問答鈔一
卷嘉元二年五月十九日寂年六十有七是與向
所載而不可辨故附錄茲

御殿修觀上人傳

修觀親稟業於善慧初住御殿後布淨敎乎東関
未知所終

眞宗院圓空隆信上人傳

隆信（隆或作立）字圓空十五出俗歸事善慧學淨土二
十餘年如一日西山敎門靡不通該儕輩愧之後
就洛南州山造眞宗院弘其法緇素悅服焉寳治
上皇仰其道化詔請問道奏對如寫上心大悅出
建佛殿山門經藏等又構般舟堂令修念佛三昧

給以僧糧皇太后亦歸之所出弟子如如圓道教明戒信一法慧等咸英才也至於台宗玅觀院僧正願師亦入其室依聆講敎信嘗撰觀經疏記十卷傳于世又主往生遣迎二院尋遷京師誓願寺大演宗敎朝野聞風莫不肅敬暮年歸本院專志念佛弘安七年四月十八日端坐唱佛而寂時有瑞雲見者嘆異壽七十有二臘五十又八有信空字如圓者京兆尹信實之猶子也事信聞敎道受其遺命住州山龍護二刹垂訓四部道名大播云

述曰誓願寺古者在南都慧隱僧都之所建也隱師益三論之名緇多武峯定慧和尚之師也舒明皇帝嘗入隱師於內殿講無量壽經爾後天智皇帝爲隱師造於此寺然延曆皇帝遷都之後移寺於山城深州經歲久之終爲淨宗之名刹也中世遷京北戒光寺之南稱舊誓願寺是也爾後移三條京極今誓願寺是也堂有天智延曆延喜文龜四帝之御牌云（國朝諸書以者法號名姓於牌凡置之佛堂號曰位牌猶儒家所謂神主）

述曰眞宗院嘗爲藍刹應仁之兵燹悉爲瓦礫場或曰眞宗院額今尚在焉筆跡卓絕非凡庸之所及也審治帝嘗尤敬圓空師疑是帝之宸翰乎又空師嘗創歡喜心寺今則絕矣空又能和歌載在新續古今集及新拾遺集云

西谷淨音上人傳

淨音請法於善慧旦夜精思深有啓發乃住仁和寺西谷誘掖四衆法鼓遠響所立雖用善導一家之解釋至諸餘之異解未必和會益事一師故音

門多出高緇觀智乘信覺證道戒也各散法財廣救品物享壽未詳

覺入上人傳

覺入嘗値證入受法業行狀泯滅無傳其門下有見性自立三心所廢之義大張宗敎事載在諸宗列傳

觀日上人傳

觀日依證入學郎得通解行實闕逸不聞于世宗列法器東大寺範承洛陽了觀豫州成信及聖八

也信照本幽熾煇法光入徃于信州善光寺開演敎門利導郡縣

觀明上人傳

觀明久在證入之門研學淨宗乃以所承化益都城未知終沒

嵯峨道敎上人傳

道敎傳宗門于除信尤有激茆鳴敎乘於嵯峨盛揚諸風門人有成圓良圓止龍御殿不廢門業云

三福院了觀上人傳

了觀依親川東淨土敎悉得其旨乃建三福院弘所承法門川義本是自證入而出名東山義觀門流在三福院開暢宗旨連系不絕弗知其終

述曰三福寺今在洛北京極傳言此寺始在五條六波羅之東建仁寺之東南宮辻也

贊曰瑚璉琳瑯之爲器也其狀方圓也方圓之成狀也必由規矩也西山之子孫釋門之瑚璉甚夥之琳瑯世富法器乃是所以由法然師之規矩也偉器英猶近世尚不絕焉吾之所貴也亦不廢其規矩乎

論曰或問吉水之門別有宗緒者鎭西西山長樂之三家也然長樂絕久矣今世稱淨土者惟西鎭二宗而已顧夫宗主必無彼我之意蓋是門下凡愚競論傍正也乎曰未也由外背宗則門則親征焉北宗篡祖則神會面誅焉夫守家法禦外侮者兒孫之事也吁人能弘道不識傍正坐受洗廢豈是孝兒孝孫也耶或曰子論可矣凡大爲人之兒孫者毀滅傍嗣申明正統力不及則殉命以殲滅

是乃翁之肖子也吾其庶乎不亦盛乎曰未也此是俠客之言也寧釋子柔順之論哉古曰由人世心病益多故治法屢爲之變一律難制兆民衆不療衆病也方今雖宗派異流而往生之敎門其道一而已其道眞乘益及群生況又西鎭二門各有高德有光大師之門矣其補不少然傍正之議兒孫之職不能無焉毀排可懼俊是逆罪也于愼焉哉或曰博哉子之論也何西鎭相互以子之心爲心則亦將有以師子蟲之事動憐人之溺沒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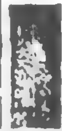
耶

吉水實録卷四終

周屯大師

吉水實録卷之四

卅九終



吉水實錄卷第五目錄

長樂世家第三

長樂寺皆空隆寬律師

敬日上人

東關智慶上人

徹願隆慶上人

信敬長空上人

能念上人

光明寺空藏寬海上人

順逆列傳第一

久米都護漆時國

稻岡令源定明

業師列傳第二

終南光明寺善導和尚

善提寺智鏡觀覺法師

延曆寺持法源光法師

台嶺功德院皇圓阿闍梨

台嶺黑谷慈眼叡空上人

中川寺實範阿闍梨

丹州迎接法師

重圓阿闍梨

吉水實錄卷第五

長樂世家第三

長樂寺皆空隆寬律師傳

隆寬字皆空無我其別號也京兆人給事中資隆之三男也嘗在台嶺學台宗于範源智者教道所入尤深宿士稱之闔山瞻望備正慈鎮亦傲憚焉後寓乎長樂寺世稱云長樂寺律師寬詣上人室參請出要上人以爲彼請益也相似好心而意疑自宗何信淨土唯其設問試我而已以故無訓授

寬屢造懇到上人歎曰求法之志誠至矣我擇知失乎於戲公者聖道之名德法海之長鯨也亦爲慈鎮見器重何不高尚其事出世之思一臻此乎淨土法門昔口傳授寬遂爲法臣晝夜凝心依學有年自是蔑視所業勤篤淨業日以誦阿彌陀經四十八部持名三萬聲爲常課後增三萬日六萬返一時上人語寬曰我往者日誦阿彌陀經三部呉漢和三以別誦音今唯稱名更無他事於是乎寬止誦經唯事稱號日課八萬四千遍誠無[illegible]

寬答曰若我成佛十方衆生稱我名號下至十聲若不生者不取正覺彼佛今現在世成佛當知本誓重願不虛衆生稱念必得往生之文歎而曰此文者宗門之綱領也或謂人曰此文詳字有四十八正應彌陀六八本願數定有深意乎又毎爲此文感泣而曰文曰衆生稱念我既入衆生之員亦何必得往生登漏彼佛之迎接乎嘗台嶺堂衆與衆徒諍伽藍之修法堂衆不勝乃據八王子神祠但謀暴逆官軍誅之由是諸堂修法衆徒司之時

有根本中堂自恣日修法台衆迎寬爲導師衆徒拒之曰寬者源空之門人偏專修行何爲我山門道乎毀辱嗷嗷然者老尊宿素知寬之道風故安慰衆徒閒議遂止寬升座說法詞理微妙衆徒感嘆諸人流涙衆徒不耐喜悦寬雖無僧階東山坂路許乘輿云（僧無官階者台嶺往還不許車輿是以衆徒歩是延暦之定式也）一時上人在于小松殿寬詣御堂上人授以書一編曰此書號曰選擇集嘗爲藤相國所述也所引證文所纂要義皆是導師之心肝淨土之骨髓也

汝當摹寫披閲早得其旨若有不審則咨問取決源空生前浚埋函底莫令他見身後流行隱顯有數我豈言之乎實大爲喜幸時元久元年三月十四日也因寛與尊性昇蓮二門生連几涂毫不日絕筆已而歷歲漏復益爲高堅之思云嘉祿三年台嶺定照著彈選擇集誹毀淨宗乃以破文寄贈於寛寛復述顯選擇集析之且嘲而曰汝僻破者闇夜之飛礫也何中我宗乎照大慚恨訴朝讒誣終竄寛乎奥州因之上人門弟多遭放逐寛言而

曰先師上人依淨宗之弘通已受帝譴我小子亦繼其遺躅豈不爲幸乎乃於長樂寺來迎房設一七修如法念佛會自以爲遷謫之餞至欲日天雨妙華熏香充室又庭上乾燥之地生白蓮華一莖都下奇之相語而曰寛律師者所謂現身往生之人乎七月五日左遷部旨自北闕下乃以森入道西阿爲送領使配于奥州阿淺歸寛以故迨至於相州鎌倉私與副師北條氏相謀乃貸寛道門俗士成乎配所使寛館于相州飯山蓋飯山者何之

分地也十一月寛患風病告人而曰若乘不念法世如夢我唯則聖衆之迎接有爲遷變何足復乎復病床手筆自寫一篇號曰羈中吟十二月十三日晡時謂門弟子曰安養期已至矣我命終者宗門之卜筮也當以命終相占驗淨宗之邪正也已而結跏趺坐對三聖來迎像手引五色幡脚念佛二百餘聲又高唱讃佛偈曰彌陀身色如金山相好光明照十方唯有念佛蒙光攝當知本願最爲強時門人正智唯願等白寛而曰臨終一念時了

乎業師其勿怠寛開之微笑瞻仰彌陀而寂閲世八十里民多聞天樂來値滅度在世瀕沒之靈相不能詳記初嘉祿三年八月一日寛將發鎌倉行于飯山時武州刺史相模四郎朝直聞寛東遊迓諸少君寛駐輿路傍直伏禮而曰弟子雖生武臣志在佛乘敢問不棄方便得離生死乎願慨賜誠授我法要寛曰公生兵馬之家勇名聞世歲未壯奮然發心問道火中之蓮其稀善乎勇士成佛之法門今當陳說凡夫佛教多門而不出聖淨二門

言聖道門者若不有智持戒之人不能修行言淨土門者佛以本願爲極惡最下之機妙授極善最上之法不論有智無智持戒破戒賢愚緇素等唯信悲願一心念佛則得往生自入末法既歴七百餘年於中修餘業者猶陸地歩於巨舟持名之行者猶風帆下於水路十即十生百即百生時機相應之教行者其止念佛之一門也安心不遑無有疑滯則三尺劍下頓生上品公其勉旃直大歡喜而曰巳稟大訓終身從事于斯直將年二十二自

是每日以念佛六萬聲爲度未嘗以事廢者凡三十餘年晩直一夕夢感好相預知亡日文永元年五月一日落髪三日入定高稱佛者四百餘遍而終壽五十有九寛嘗恒薫淨業旦夜不棄功德遍感遂發得口稱三昧一時同門相共語曰先師上人發得口稱三昧親見淨土依正妙境寛卒乎曰我亦見之既而寛面色似甚悔前言乃作難言而謂之曰我見淨土者是風病之妄見也承久三年但馬親王致書問法要寛復之乃以淨土要義三

篇親王嘗夢隆寛律師於安養國上人之師今生皆治界上人之門人互爲師資其翊行化覺而奇之益貴重寛寛所立法門曰多念義或曰長樂寺義其所立義曰往生行者修習念佛妙行而其業成就必在臨終平生之間雖相續修往生業因未能成就是故盡一形乃至最後念相續勤修臨終業成即見佛等命終坐蓮即生彼土問若臨終業成唯最後應念何用平生恆時之勤行爲答平生恆修爲欲相續至終業成見如來故若不練習在

巳前者何由臨終業得成就是故一期相續往業得成又念佛正是彌陀本願自餘諸行皆非本願餘行非是佛本願之行而業成就即得往生雖往生彼而生邊地九品生者皆邊地故是故餘行不生報土非本願故劣業故稱名念佛即生報土問何故念佛必生報土答念佛是彌陀本願之行故是故念佛必生報土所以然者彌陀是酬願因之身極樂亦酬願因之土念佛三昧是佛宿願之行佛亦酬願因引接此業故宿願之行必生報土

本願之行無有此義專與念佛之業齊得往[illegible]
土乎又觀經所說九品行相並是邊地化土之相
此九品外別有報土淨土本論所說二十九句莊
嚴即是報土華藏界故此則本願所成之土故問
凡夫念佛欣求淨土臨終見佛有何等益也答其
時凡夫臨終見佛即斷一分無明亦一分證中道
理即當天台圓教初住若約別教即當初地成此
斷證即生報土問若爾非乘願力自既見法身故
答彌陀願力不思議故頓斷無明得生報土不乘

願力無此事故問彌陀願力唯於報土引接凡夫
何關斷證答唯於報土攝引凡夫此即法藏願力
之旨請爲使入報土任運有斷證問既斷無明其
見思等何時斷滅登得報之乎答臨終見佛見思
塵沙一分無明同時斷滅既有此條三惑同時斷
本是天台宗義故覺附順天台所說之義門建立
光義又彌陀光明照念佛人不念之時不蒙光照
如是等義所立衆多不能悉錄覺之門下受道之
其衆矣受業之者微[illegible]自[illegible]而皆[illegible]其[illegible]

于世教化有功
賛曰古者有之若楚人習齊語乎齊人一齊人傳
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又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
能生者也我淨土業亦猶是也一箇稱佛億箇造
惡寧得悉地乎寬師多念義善矣尤善矣念念稱
名常修懺摩安養報刹可運於掌也至其以九品
而爲邊地者頗不似吉水莫耶削鋒奚不全其美
矣乎

述曰長樂寺在京師圓山安養寺之南自古冠蓋
來遊之地也本朝詩集多有遊長樂寺之題詠云
述曰或問大師誦阿彌陀經呉漢和三以別誦音
和是本朝之音我亦知之呉漢二音來歷何如曰
呉音相傳百濟法明尼傳呉國音來日本對馬國
始讀維摩經因名其音云呉音或曰對馬音矣齊
明二年内臣鎌子連寢病百方不瘥尼奏曰維摩
詰經因問疾說大法試爲鎌子連誦之帝詔讀之
未終疾病[illegible]上臣大[illegible]漢音本朝[illegible]

異耶音未聞來由

敬日上人傳

敬日久從隆寛傳淨敎然其所立有粗違寛之講付其義曰修餘諸行亦生報土而非是佛本願之行九品之中上品上生是報淨土自下八品並是邊地日徒有洛東慈心此亦違師所立也專載在背宗列傳信之弟子有唯性亦弘所承乎洛陽日之没年無聞焉

東關智慶上人傳

智慶字南無當在東關所精敎觀後入上都隨隆寛沓決淨土敎門晩還東關日說淨土東土淨敎慶力居多也慶門有信樂隆慶信承樂初事隆寛後桌智慶承嘗在延曆寺累歷大僧都學習台宗淺得幽理兼依慶受淨土大義各持所承以紹家學慶之命限未得詳焉

敬願隆慶上人傳

隆慶字敬願嘗與智慶同學台宗於一師後來京師詣長樂寺初受隆寛晩嗣智慶登門弟子亡空能繼其業淨敎能荷宗旨慶之滅日弗能測焉

信敎長空上人傳

長空字信敎隆慶之族姪也早入慶之室就聞敎門能通深旨不知其終空之弟子嗣法之者一人號曰寛海

能念上人傳

能念聞淨敎於隆慶所業丞成門人有觀念了念受學擅美盛弘宗旨報年之數未考焉

光明寺空藏寛海上人傳

寛海字空藏師事長空稟摩敎乘造寺於洛陽名大光明寺尋隨戒壇院圓照增受戒法及傳密乘海管寺院多生門輩信向聖實理觀如性等是也海終年無詳焉

贊曰寛師門流四世之後無聞矣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寛師之德而澤之斬者不待五世何小人之澤施及於五世哉噫

論曰或問子序此書云實録之分科傚大史司馬遷之作也願聞其言況之何如曰史記湖天下放

爲本紀有國統者爲世家其餘爲列傳也我實錄之編次亦復如是吉水大師者宗門之大法王也猶帝者關於天下是故作吉水本紀聖光善慧隆寛三師者稟承教乘別有門戶猶王侯有於國統是故作三師世家其餘我亦爲列傳是擬大史之作之大概也或問原夫淨宗道統之傳一佛二十八祖次第相承至我吉水圓光大師大師實第二十九祖中興之太祖也受其正統者其惟鎭西尧師而已國朝稱淨土之者多是鎭西之兒孫也大

師鎭西傳宗之際猶世間皇帝禪宗位於皇太子以傳大業也然不取鎭西以繋正統通爲本紀者何也曰我既作宗門正統志鎭西繼道統之傳燦然明矣不稱爲本紀者誠我過也然亦有說然則其說何如曰今此實錄一主大師荷以鎭西編收本紀則恐乖吉水之首趣是以不得已而下寘世家是豈本志哉敢冀後世博聞之君子畢統一家之事而作爲淨宗之通史者當尚鎭西以備本紀也或問吉水之門有法蓮勢觀正信俊乘與阿彌

[illegible]作敍則宗實傳燈之名稱者亦列傳唯取善慧隆寛二師上爲世家者何也[illegible]法蓮勢觀等諸師各弘大法有補宗乘然彼等[illegible]鎭西不列作世家別門葉相迭稱呼諸師以爲[illegible]實祖父下居列傳所以無其宗裔者亦不[illegible]本志設善慧隆寛二師者故建家法于孫[illegible]太史公史記孔子雖布衣而惟不稱入列傳[illegible]世家以其德盛且子孫世有哲人也我取[illegible]二師以爲世家[illegible]也

列傳第一

久米押領漆間國傳

[illegible]漆間氏作州久米人世爲久米押領承和皇帝之後有丞相淡公之胤源吏部卿之玄孫也年[illegible]禁叛陽明門役待中余高朝廷謹之賜年於[illegible]中州[illegible]南居之間娶久米漆元國之女而生[illegible]日盛行元國無嗣以其外孫爲嗣而爲子自人行改源姓而稱漆氏行生重俊俊生國弘時國爲之子也國性倨傲好慢物自首貴族[illegible]有[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其[illegible]九疾之因[illegible]
[illegible]春一夜率兵襲國府上人九歲國與寇戰[illegible]
[illegible]亞火詣見而曰我爲寇見害而汝不應思報此
[illegible]逆也今世思恨後世觸劇荷汝報仇
生[illegible]乎汝莫[illegible]聖統宜出家修道爲
[illegible]資超昇是我願也汝其勉乎言訖長逝

[illegible]國令源定明傳

[illegible]源氏何州刺史長明之嫡子寬治皇帝之
[illegible]也一年出爲[illegible]州稍岡令時國不遊明不

[illegible]一夜於[illegible]討國遂害焉國有一兒兒[illegible]所
[illegible]之射小矢中明眉間明悍事可發覺遂逃於
令觀悔先非又怖當果卒折節翦髮歸佛門[illegible]不
[illegible]安祥而終明之後毘多爲上人之門葉[illegible]
上故來云

[illegible]外物適身其斯日之順矣外物違已其斯日
之逆矣逆者以之更爽爲地悟人以之水波爲興
[illegible]也身體假之無育恩之可謂順矣而此順亦遂
[illegible]料至愛索翻之使兒終身於斯令[illegible]
大逆而天不欲之使國逆明明[illegible]逆又以逆
[illegible]兒是將種因以寸矢逆寇可謂逆矣而此逆
[illegible]不得逆國也傷逆而遺兒雉髮明也悟[illegible]
翦髮佛門兒也悲逆能成大業一顆水動三逆波
起三波逆而遂歸於一順之水也此[illegible]人[illegible]
水波觀之刀割不聽香塗不愛又我以順逆而[illegible]
之也

論曰哉[illegible]我[illegible]實錄之編大雖皇帝[illegible]
祀之後豈非是貴編輕索乎然[illegible]

設[illegible]令而已予今順逆所先業師列[illegible]
有[illegible]三王之祭川也[illegible]河而後[illegible]
也國也兒之皇考不生已矣已川淨宗[illegible]
也[illegible]之父仇明若不襲則國終天年然則兒[illegible]
亦安有料載名乎青史以爲不朽也哉所以[illegible]
[illegible]州之委更緩料[illegible]平均之與而已業[illegible]人
大師項放圓光堂堂道儀端坐寶蓮側千歳之下
[illegible]拜佛者蓋非[illegible]基於國須髮[illegible]明率兵士耶是
[illegible]意也予何誅焉

[illegible]傳第二

終南光明寺善導和尚傳

善導不知何處人唐太宗貞觀中見西河綽禪師
九品道場講誦觀經大喜曰此眞入佛之津要修
行余途僻難成唯此觀門速超生死於是勤篤
晝夜禮誦繼至京師激發四部每入室跪合
掌念佛非力竭不休雖隆寒氷亦須流汗出則爲人
說淨土法門三十餘年不暫睡臥般舟行道方
等禮佛護持戒品纖毫不犯好食送廚粗惡自食

乞以嚫施用寫彌陀經十萬卷畫淨土變相三百
壁凡見壞寺廢塔所在修營然燈續明常年不絕三衣
瓶鉢不使人持行不共衆恐談世事長安道俗傳
授淨土法門者不可勝數從其化者有誦彌陀
經十萬至五十萬卷者念佛日課萬聲至十萬聲
者或得入念佛三昧往生淨土者莫能紀述或問
念佛生淨土耶導曰如汝所念遂汝所願乃自
念佛一聲有一光明從其口出十至千百光亦如之
導化偈曰漸漸雞皮鶴髮看看行步龍鍾假饒金玉滿
堂豈免衰殘老病任是千般快樂無常終是
到來唯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復忽謂人曰
此身可厭吾將西歸乃登柳樹向西願曰願佛攝
我菩薩助我令我不失正念得生安養言已投身
而逝高宗知其念佛口出光明舍身精至賜號其
寺曰光明導夢上人纂於立宗事載在上人本紀

贊曰世人動言佛法貴傳受非面授者何足信耶
惟夫明師而賢弟子面授諒好矣若夫其師雖明
弟子未賢弟子雖賢其師未明則隻翼片輪寧大

道運載之具也耶噫導師太後五百餘年隻翼片
輪者有矣載其道之者我吉水圓光大師健向遺
[illegible]古之意也於是乎隻翼兩輪翩翩載
[illegible]通則是可謂千歲之後面授之正統者也
我道之授受豈翅以目以相觀言以相示者豈
乎

論曰或問傳言導師自長安瀑布而化生也爲[illegible]
曰考導師傳未見此事然憖生淨土略傳曰善導
阿彌陀佛化身自至長安聞滻水聲曰可教[illegible]

[illegible]長安城皆念佛也國俗誤解此事以為[illegible]
誤布而來乎或又問國朝道師影像木素皆悉從
尸出於小佛今云光明何相違耶曰大唐貞元十
年寶巖少康師於新定烏龍山建淨土道場[illegible]
三級集衆行道康師每升座高聲唱佛衆[illegible]
從口而出連唱十聲則見十佛康師曰汝見
我得往生時衆數千有不見者嗚呼自責[illegible]
進亦誤附此事乎童豎老婆我亦無奈之[illegible]
對衆之者何誤此傳之過[illegible]兒女之悲也耶

菩提寺智鏡觀覺法師傳

觀覺字智鏡住于作州菩提寺秦氏之第上人之
叔父也初學台宗於延暦寺後住南都習[illegible]
有名譽上人兒時機辯逾人覺愛其幼[illegible]
子兼年同上人智識又佛弟子[illegible]
覺曰觀覺師也大師之外則[illegible]校業之師模也觀[illegible]
執北面之敬則古人遜德也何其多哉

延暦寺持法源光法師傳

源光字持法止於延暦寺西塔北谷智解[illegible]
[illegible]事之[illegible]門[illegible]傑[illegible]上人兒將學敎觀乎光事[illegible]
[illegible]上人本紀光事迹傳記徵逸還神亦不知[illegible]
[illegible]曰本朝緇門砥勵敎義修僧史者鮮矣是以高
[illegible]其蹟多泯而無可焉噫光師若不值遇大師者
不再失其英蹟又其英名將無傳乎値遇大師繼
[illegible]英名何其幸哉
[illegible]延暦寺者傳敎大師之所創也始曰一乘止
[illegible]弘仁十四年春二月帝詔賜寺額於台嶺院
[illegible]山[illegible]先皇之崇建也近者武府[illegible]

[illegible]一寺[illegible]取[illegible]斯矣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
[illegible]龍興開元二寺[illegible]又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illegible]
[illegible]興寺為太平興國寺以暦號名寺和漢相同

[illegible]功德院皇圓阿闍梨傳

[illegible]住于台嶺功德院三州刺史重兼[illegible]之長
[illegible]中[illegible]之二兄也常祝髮於皇覺之室博究
[illegible]台門之領袖[illegible]人稱[illegible]肥後阿闍梨一時[illegible]
[illegible]悲惟吾曹劣機[illegible]已非道器[illegible]出於輪[illegible]
[illegible]幻質一失[illegible]論隆生[illegible]隨生即[illegible]

欲界受生之品類報命最遠無越大龍我願換生乎蛇趣永待慈氏之下生役洋海之底尚有金翅搏捉之憂當害身於日本清涼之池也偏求靈池唯有遠州笠原櫻池尤適圓意於是乎圓乞池郡守守允之圓乃使人汲彼池水來掬于掌中觀想久之奄忽而寂一日晴天無風池水盈溢波濤跳起卿人大駭走告郡守其後計之果圓命終之日遐邇聞見嘆爲異迹今尚雲開月明夜聞水底有鐘磬誦經之聲云上人嘆曰先師闍梨有智悲故

能憐生死之牢獄有道心故遠須都史之降生然未知有淨土之捷徑也源空嘗特得往生之法門者先師何由其落生於鄙身乎我淨土之道一期樂邦則十方國土須臾經行一切諸佛隨意供養任運成果然後化生亦何久處穢土期菩提乎嗚呼悠悠龍華受畜趣之報此我常所大息而傷意也

贊曰死而爲異類者多矣宴君爲龍牛哀爲虎彭生爲豕如意爲犬黄母爲黿宣武爲鼈又爲上徐伯爲魚藏儒典者如此若夫我釋氏之教三有昇降如車轂之運異類感報孰其爲奇乎儒典之中亦奚翅死而然而已哉程子謂親見村民化虎食其家豬聰明偉才不能獻業所爲不善招此劣報噫可不慎乎攝大乘論曰菩薩留惑證一切智圓之畜報猶阿羅漢延壽之法寧不善業之促乎然比校大師淨土之大旱計圓之戴角可謂下策矣

台嶺黒谷慈眼叡空上人傳

叡空字慈眼大原良忍之上足尤精密學嘗代貫之嘗上人與空南北相對各占庵所一日上人過空房前空招呼上人問而曰若雖不得大乘實智而得生淨土不對曰得空曰出何經論也上人曰在于信師往生要集空曰我復見之上人曰師弟同見而得滲旨者其在孰乎空勃然作色舉枕抛之上人神色閒暢出太空尚不任激怒提帚而逐之斯須空懷慙至上人房曰我思此處梗塞難通汝解何如幸可聞乎上人思忖辭鋒動以言至不

盾不如捨置既而對曰弟子魯鈍師不遍處我豈
能乎空恚而曰從來與汝約共燈火欲討論如斯
之法義也汝何隱所解而不言乎復一時上人自
言而曰往生之業無過稱名也空聞之曰觀佛三
昧者大雄讃歎又賢聖高僧皆以爲心神之所棲
也寧下口稱之行乎上人曰念佛是彌陀本願之
行故超餘行也空曰先師良忍上人亦言觀佛勝
於餘行也上人曰忍公產誕先我而已法門料簡
何有先學乎空忿怒形色上人曰善導觀經疏曰

上來雖說定散兩門之益望佛本願意在衆生一
向專稱彌陀佛名即其證也稱名勝餘文義煥然
師何不廣見經疏容易發此言乎空嘗裁遺書授
上人曰我命終後房舍收籍盡付囑汝其後臨亡
之時使門人覺應改付囑字而書進上也又謂上
人而曰願以此因緣生生世世互爲師弟也其器
重者皆此類也晩年伏上人道學爲北面之敬云
建仁二年三月十六日上人告徒曰叡空上人我
稟承圓戒之大師常住同寺有食衣之恩而未受

法脉所立義夢違如氷火出是言哉屢交問難札
多空棄世未考歲月皆今尚在台嶺西塔黑谷云
贊曰空師嘗與大師論圓戒體事載在上人本紀
故今畧茲竊以戒體異義所經論互說諸師諍論
也言以心爲體者云都無無作色心假合共成衆
生善惡本由心起不應別有所善所惡皆是指心
非是不爲惡即名受戒瓔珞經云一切聖凡戒盡以
心爲體心無盡故戒亦無盡小乘引接小根恐其
輕慢因果權言專心所造善惡別生一法無作牽

報善法須行惡法須止行之則作因力必可不愼
方便假說適會一時若因中別有順善其爲佛因
佛地亦別有此善其爲佛果當知心爲因果更無
別法言性無作假色者云大小乘經論盡有無作
皆是實法何者心力巨大能生種種諸法能牽果
報成論有無作品云是非色非心聚地持戒品云
下輭心犯後四重不失律儀增上心犯則失律儀
若都無無作何得言失梵網大本即大乘教下文
云若有七遮雖發心欲受不名得戒若直以心爲

戒發心即是戒何故言不得故知別有無作能持戒心以爲眞戒天台以謂若以心爲體者於理極會在文難愜若言性無作者於理難安在文極便於戲雙璧在前何取何舍大師纔提智劔則空師立竪降旗也弟子立言能挫宗範也其爲小師時誠其大師徽謚何晩也哉

論曰或問有德之者亦怒撻他有諸曰有焉應怒而怒應撻而撻乃是君子之怒君子之撻也是以佛爲謝達示罵言相仲尼以杖叩原壤脛雖君子

而寧得無之耶或問然則空怒撻者何如曰大師言論既當道矣何怒何撻耶其怒焉其撻焉豈與乎王思逐於蒼蠅王述齧於雞子乎但性急之累也寧君子之所爲乎然空於大師也有密灌及尼尼之思粉骨碎身未爲報矣觀夫當世或有非解惑之師而鞭笞其徒猶驅狗豚之者若讀斯論則夫豈無懲乎

中川寺實範阿闍梨傳

實範居于中川寺姓藤氏諫議大夫顯實之第四子也少出俗投興福寺學相宗初師事勸修寺信俊又從中院敎眞闍梨稟灌頂授密法於醍醐寺嚴覺後習台敎於横川明賢既博諸宗而嘆律門凋振欲意被壽乃曰戒貴傳受我雖勤究奈無師授何一夕夢自招提寺以銅筧通淸水于中川寺後以爲是好相也明曉赴招提招提鑒眞之後數世院宇廢替僧衆不居庭廡之間半爲田疇範入寺不見比丘傍有禿丁鞭牛耕田範問曰眞公影堂何在禿丁指其所範亦曰此寺無比丘乎對曰

我雖不全儀相最少聽四分戒本範生難遭思就乞指示禿丁便將範向影堂中觀授尋歸中川寺開律講行羯磨自此戒法亦興初範在忍辱山採花至中川山見地勝形申宮建伽藍名曰成身院後移居光明山而終上人嘗於台嶺受傳敎大師所傳之密乘後範嘉其良器授以密灌及金剛乘秘奥無有隱避晩慕上人倖德懇請戒法上人足稟承圓戒之師然授鑒眞律師相傳之戒云

丹州迎接法師傳

迎接居于丹州初授兩部灌頂於上人後隨上人
習嫩宗及淨土法門不知所終

重圓阿闍梨傳

重圓莫詳何許人尤精密宗有與當時上人嘗與
僧都圓長學密法于圓一時長質敎義於圓圓曰
我雖意解義而難吐說汝其從法然而聽之乎自
茲長師事上人益有造詣後圓聞上人高風傾心
歸敬執門屬之禮圓及長終沒俱不可測

贊曰凡夫雖物類而若遇出群之者則必爲畏敬
矣是故走獸屈足畏於麒麟飛鳥斂翼敬於鳳凰
太師亦然自古而來淨土諸賢立言判敎皆弘淨
土而未有若太師之盛者也範也屛也圓也北面
嚮之所從出之者雖師難掩焉而況物類乎

論曰今觀實錄所載太師之本師晩年歸德皆執
弟子禮然律[illegible]云和尚於弟子當生兒想弟子於和
尚當如父想今父敬兒所謂章甫薦履者也尊卑
失序非理當然予辯何如曰律文之兒想者是示
慈憐之相非輕下之謂也若其弟子至德高道長

肯從雖宗師可不代敬耶是用寛平下王座而禮
[illegible]寛平皇帝仁和第七子也昌泰二年十月十四日從益信法師出家法諱空理延喜[illegible]受灌頂于東寺淨藏嘗從寛平道皇受密灌[illegible]入如受行病藏奏部入官持念加護妃病即[illegible]
食[illegible]起濟信執害益而隨性信後[illegible]
而升職仁二年歲十四師仁和寺濟信出家萬壽二年[illegible]信寫灌頂阿闍梨軌支嚴寂濟信法師付[illegible]自想與寂益隨後密灌之時師為弟子擎益自此始
登惟大師古皆爾矣有
師有敬德之心貴竭奉行之志者師貴和順佛法
增益安失尊卑之序耶觀夫比叡愛宕山下之人
賀茂宇治河邊之者常小天下之山水矣然至眺
閻富士之巖峩下瞰太井之浩洋積雪寒心怒浪
落瞻乃歎而曰山亦有若斯之山耶水亦有若斯
之水耶太師亦然諸師歎曰佛門之中亦有若斯
之弟子耶烏虖太師之德山高水深

吉水實錄卷第五

吉水實錄卷第六目錄

吉水實錄卷第六

弟子列傳第三上

白川法蓮信空上人傳

信空字法蓮、又號稱辨、黄門侍郎顯時之孫、尚書（左大辨）行隆之長子也。懷孕之間、時約隆曰、所生兒若男、爲我子。久安二年生、時喜之、堅制乳母不茹葷腥。保元二年、時投兒于麁布衫裙及袈裟、乘車送與于台嶺黑谷叡空。兒歲十二、時叡空書其額曰、小子入山侍師、灑掃羅綺錦繡犯毘尼制、兒爲沙彌著此布衣、名利學肆有闕行失焉。獲師垂慈憫、誡誨出世要道也。兒遂登山、翌日薙髮、苦學精勤、道業不弛、名譽高帝都、德行無比。台山平治帝欽挹道儀、宣問法要、聖眷優異。空滅後、師事上人、傳淨土教門及台教律學、兼嘗念佛行道、時見佛自毫大放光明。一日見毘沙門堂明禪、禪欲試蓮、未學談廣及內外墳典、蓮無書不閲。禪感嘆而曰、聞公所學非多年遍參不易至此、不知公值幾許乎知識乎。曰、我不遊學、止受法然之訓教而已。禪亦感

日聞公淡解博才想見然師智慧海廣淡何如下
禪贈書但馬親王曰白川法蓮内外博通智行兼
備念佛宗之先覺也倘若無人安貞二年九月九
日進披僧伽梨安上人遺骨于胸間頭北面西念
佛而寂壽八十有三

贊曰夫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
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淨土之人其
言多不下帶而其指遠矣而其施博矣禪公初輕
其言近以試蓮師後驚其指遠以重蓮師豈惟禪

公而已哉諸家視我亦尚如此其指遠矣其施博
矣亦不乏蓮師諸家其有意乎

知恩寺勢觀源智上人傳

源智字勢觀平内府重盛之孫備中刺史平師盛
之子也嘗壽永離亂平氏敗亡時觀尚幼母濟匿
之歲甫十三至上人室乞求削髮上人送與慈鎭
遂得剃染觀在鎭門下顯密兼習不幾辭鎭依于
上人親受淨土法門及圓頓菩薩戒之旨常侍左
右護衣鉢之事首尾十八年曾無倦色上人將化

將寂至佛像經論房舍資具等皆盡付觀觀受而
曰敢顧淨宗心肝手書一言而賜弟子當晨夕頂
戴以爲恭慈顏之思也上人乃病床染翰自述一
篇付曰一牧起請是也初上人病中有一貴婦人
乘車而來威容服色恰如王后婦人入謁上人時
衆僧退唯觀看視婦人白上人曰師西遊漸促矣
某意惨惕無有倚頼師門弟之中孰傳法之人乎
師及滅後淨土要義就得聽受上人告曰我肺肝
今在所著選擇集荷所説法門無違此者當知宗

乘我義之門人既而婦人辭去觀竊異之追往見
之車向北行及臨至河原（賀茂河原）遂車婦人俱隱而
不見觀愈怪之問上人曰婦人爲誰曰韋提希夫
人今則住賀茂之側觀謂聞上人言恐賀茂大神
即是夫人之應迹乎以故上人寂後觀故構菴於
賀茂日詣神祠云觀嘗厚自行不領徒衆法席寥
衆纔至七八人則急止講乃言而曰恐有魔縁矣
曆仁元年十二月十二日頭北面西念佛二百餘
[illegible]寂於賀茂功徳院歩廊壽五十有六院者[illegible]

茂神宮寺也時異香盛薫且佛前直至命終所一
道分界猶引布帛香氣經旬不歇
贊曰南嶽思大禪師曰吾一生望入銅輪以領徒
太早但已益他但居鐵輪耳南嶽尚爾況其餘者
乎觀恐魔緣蓋亦此乎大師付觀遺跡其生平脈
溯之厚且可見焉夫賀茂神宮證無生於身毒而
猶以爲歉思亦求太師開說神不飽法施誠其然
矣
述曰知恩寺事載在沐紀第一在世歷成之後觀

師嘗寺造賀茂神祠自是每歲賀茂神官來預祭
事至今無闕又寺有享祿皇帝御墨知恩寺之額
述曰昔城北出雲路有小〔傳作少女〕女浣衣鴨河一箭流來
鴨羽加管女取歸家插之檐牙已而女娠産男父
母問其夫女曰無父母以爲匿而不言兒三歲時
父母議以爲世豈無父之兒哉思此里人乎宜具
酒膳與里丈人令兒持杯試告言以此杯置汝父所
其得杯之人乃兒父也於是大會鄉人數爵後令
兒送杯兒取杯穿牖人出堂置檐上鴨箭所父母

及諸人怪焉僉曰此矢鴨羽宜哉此兒爲賀茂氏
〔鴨和訓賀茂〕於是兒化爲雷上天母又同時登天今之
賀茂中祠昔爲田中時田主權秋其苗俄變成槻
樹母氏降樹下爲神今賀茂中宮是也兒又降爲
神賀茂上宮是也依此觀之中宮者既是女神也
夫人之化來者亦不可疑焉
述曰紫野一休和上者夙有省發禪行著世相傳
和上嘗見一牧起請甚感之乃以爲即身成佛之
證又自書讚於上以太師爲生身如來所謂道士

誠知人者也和上自是而後抑識出要者則一以
之來索偈頌者則書與之念佛之法無問僧俗皆
足以取順次之證善乎和上嘉之實濟世之福
也竊以佛祖心地之法門不過愚夫愚婦之耳
豈能知其機語不契而徒以彼高妙之格昔者四衆
豈頓悟之人也耶參附者百藥之長而廣救衆病
則非啻不愈其病又恐多誤生命者哉
安樂上人傳
安樂京兆人門下錄事師秀之男也游獵內外尤

有史才師事上人依學有年亦修往生之業嘗七
人爲藤相國兼實述選擇本願念佛集命筆校樂
益上人曰宜其義樂記爲章句也樂不堪喜慶至
第三章唱歎而曰我若非文臣之子焉有此事乎
上人聞之而曰此僧頗有憍慢意恐墮惡道因而
卻之乃命眞觀建永元年十二月九日元曆大上
皇幸熊野山時樂與住蓮等同門衆開別時念佛
會於洛東鹿谷晝夜六時諷誦導和尚往生禮讃
其曲調哀婉慘怛聞者流涕自起出塵思有上皇

宮人私詣會感激之落髮無何上皇回翠華侍臣
譖之曰源空門人安樂等行非法乎洛東祭間謀
上巧激人心輕蔑國律私度宮女其罪不少請將
有司以法治之上皇大怒乃使官卒捕於樂及蓮
等下廷尉考問罪狀樂慨然歎息曰見有修行起
賊謗方便破壞競生怨如是生盲闡提輩毀滅頓
教永沈淪超過大地微塵刧未可得離三途身益
炸慘標上皇不狂逆鱗詔賜死乃官吏秀能誅樂
於六條河原都下來聚觀者如堵樂及臨刑誦日

沒禮讃紫雲滿空諸人奇之已而樂從容謂監曰
待十念竟而後斬首若擧身右仆合掌不亂者乃
以此應爲往生之驗也果如其言聞見漏市嗟其
不幸

贊曰凡有德者言不妄發發必有中也往者盧阜
遠公嫌其心雜擯靈運乎白蓮之社見今吉水大
師亦其高貴樂師乎撰集之場靈運也後伏誅
於謀叛樂師也遂得刑於私度一師風鑑孰爲不
中乎然樂師也其爲有司以爲闡提臨刑從容諷

誦禮讃丈夫志節猶如金剛先記僵仆終感祥異
若不志節金剛之者則不克之也

論曰聲明者印土之名五明之一也支那偏取曰
梵唄魏文帝黄初六年陳思王曹植（文帝弟字子建）每讀
佛經輙留連嗟翫以爲至道之宗極嘗遊漁山聞
空中梵天之聲其響清亮乃摹其聲節寫爲梵唄
（既云讃唄）撰文制音凡六契（契猶節也）傳爲後式本朝遠遵
西竺之號也延曆二十年有正梵唄之詔示和之例
永承奏置聲明之度其後寛朝書密唄慈覺傳唐

第傳此業覺傳智證證傳相應應傳淨藏藏傳仙慈慧慧傳寬信信傳覺超超傳懷空空傳寬誓誓傳良忍忍居于大原山盛唱此業以爲法事之莊嚴忍嗣密聲明諸師音訣皆能括囊是以尤深聲明日被唄策書墨蹟忍策中山光明自此世推忍之業大原之地成梵唄之場方今天下言聲明者皆祖于忍焉然則六時禮懺諷唄感人豈謂之不法乎當時已墮其不幸我亦爲之投筆歎息而已

隨蓮上人傳

隨蓮不知氏族本貫師事上人修西方業日夜竭力執薪水勞賤人呼云隨蓮沙彌上人嘗遭謫遷配于讚州蓮亦從行耐謫居之艱上人憐其懇志上人滅後建保二年或謂蓮曰淨土法門不究其義者爲念佛而亦不得往生答曰我親承上人之口說嘗示我曰念佛之行以無樣而爲樣唯信佛語直稱念佛則得往生莫爲疑心也繇此想之西方行人寧有學云乎或復言之曰與懈怠樣其說如此汝淺法未深故未投宗門之奧義上人本[illegible]云其然乎蓮於是乎聊發疑惑自以爲此言或是乎後蓮一夕夢游法勝寺西門之中池蓮盛開衆僧列坐西廊誦論淨土法門蓮升殿陛上人南面而坐目蓮招呼蓮乃前行未瞬謁上人曰汝開邪敎頗抱疑慮念者必生莫爲聯矣蓮作此念我未語他上人從誰知之乎因備白事上人曰若有人以此池中之蓮稱言是梅樹汝信之無答曰無也現頗知蓮誰從他言乎上人曰淨土法門亦復如是我昔日所授之用心豈親蓮而即是知蓮汝必

不應信依邪師用梅樹之妖言蓮而疑冰頓解益加精進自是而後淨業歲久正念而終壽數亾日未詳

述曰法勝寺古在洛東岡崎村承曆元年十二月十八日堂宇落慶承保帝幸於會場勅爲官寺僧正覺深觀等名大毘盧舍那寺菩提房僧都濟覺改爲法勝寺其後台嶺東坂本西教寺慈意和尚再興之也嘗此側有尊勝寺圓勝寺成勝寺延勝寺最勝寺加法勝寺是稱六勝寺法勝寺絕[illegible]感

然門側傍今在東坂本西教寺岡崎往往有寺院之遺址九重塔跡存焉民人呼曰塔壇至今不耕種焉

眞觀感西上人傳

感西字眞觀歳甫十九初謁上人稟以淨土教上人嘗述選擇集令[illegible]觀辭而曰弟子性質筆翰何以不敏坐記室乎上人曰眞公於後世贊道之意也奚以文章爲觀乎觀遂筆授正治二年閏二月六日寂壽四十有八時上人歎曰公不相待

汝何先逝乎爲之一慟

贊曰淨水逆行民堅堤塘暴雨浸床人漸居于盜是世間之常理勢必然矣蓮公不由邪教何得學裏聞於師訓決定淨信乎然則其不善者亦我師也觀師爲人無所考而大師惜其死則其進德者亦可想見焉

越州光明上人傳

光明未詳本鄉俗姓初依上人專志淨行後往越後州指示淨土廣化州民皆行成歡修稱上人

已心樂近日新建異義號言一念義魔之門人適越感化一念義明乃記邪解旨奉書上人上人製述會釋報之其辭曰近者一念往生義粗流布京師惑世欺人邪見之甚不可言矣何及問答我祭邪見之所出雙卷經說言乃至一念信心歡喜也善導和尚釋言上盡一形下至十聲一聲也彼邪見癡人不知乃至下至言意兼帶上盡一形邪解語偏誣聖意我宗不然雖信一念十念之微業彌陀佛以本願力攝取不捨而盡形念佛勇猛不

退則是淨土之業順佛本願之人也彼等救難曰我所勸進一念義者決信一念非不念佛此救言似我宗而意隨邪見所以者何彼所謂決信一念者言以決定信一念佛號則成往業雖不復念十惡五逆不爲障礙況餘小罪何足懼乎如是妖言何經論說何祖師釋唯是僻意不善之謀欲恣造惡開放逸門迷惑男女引入魔鄉亦是附佛外道獅子身之蟲也修行之者僻見邪解爲魔見徒多爲魔鬼此誑化行人我法中壞滅正法障他解脫

尤可恐懼亦可痛矣乎因上人曰偽撰一文一篇作
一念義其辭曰傳聞當世念佛門中多有旨師邪
人未得知一字廢立一流名目心無道念身求利
養放構妄語以爲正理狂惑衆生壞亂正宗奸起
一念偽流塞無行之謗濟立無念新義撥稱佛之
業於是罪火加薪善根枯芽欲快五欲刹那之樂
不怖三途永劫之苦吁何矯詐亦愚惑哉彼邪說
曰憑彌陀願者十惡五逆應隨意造莫披袈裟宜
著俗衣婬慾往生殺宰稱取莫禁後房酒炙何制

貪道惟夫高野海師嘗釋十住心於中異生羝羊
心曰唯思婬食如彼羝羊愚見邪解誰實與彼羝
羊爲同隊乎羝羊心者即是三惡道心深可哀哉
不啻妨於餘教反失念佛之行勸懈怠無慚之業
諭破戒還俗之義本朝佛國外道絕蹤今此邪見
流輩恐其天魔之所爲乎又有邪說曰我師流然
日課念佛七萬聲然此是暫引愚民之方便要非
實義別有無上眞宗而人未知焉上人以心流門
者心知彌陀本願一稱佛號則身生淨土業已成

辨有何不足重唱名號乎又邪人曰上人嘗以已
心秘義授門弟子二十人然淺智暗昧未解深法
於中唯有利根明達五人深得其旨我其一人眞
宗妙義遮爲防護非得其器莫許訓授也噫此邪
僞甚多且記親聞解世間惑如是邪說非我宗旨
貪道若有別隱藏眞宗常訓方便者十方三寶明
乖知見每日稱佛永失功德從初發心乃至無上
正覺六八度萬行漸次昇進是佛道之通軌行者之
大範何流何教無行無修成菩提乎庶幾乎一切

世間墮疑網之人當斬邪見稠林到正直之心地
脫將來鐵城登終焉之金臺西海程遠通憑乎鴈
札北陸境遥解惑乎憲章東南雲隔同心於萬里
之月影化導緣厚授勝於淨土之淸風意緒多端
登紙筆所得而盡乎將承元三年六月十九日也

明事迹終沒逸而無聞

贊曰昏惑忽起宗教妨嚬明師扇之祖風應之昏
惑盡除宗教亦興明師者其我門之光明乎名者
實之賓我許流明師矣

論曰或問今聞大師彈呵一念之害甚於三心所
廢矣執迷不復沉痼不返卒無可醫藥予論旨宗
以爲一念諸行或有改節者何也曰成覺者雖吉
水門下之糠粃而大師教廳之崩藥也今觀明師
傳信斯言也白衣恥之覺益非之哉妄誕不經有
一于是者誅不容實甚於三心所廢也想夫此之
其徒因襲之弊然妄誕不經之源定出於覺所語
自用自專裁及其身者也淨門之所立可不愼哉
是我所以闢覺而擯卿乎尾卷也

二尊院正信湛空上人傳

湛空字正信左僕射實能之孫法眼圓實之子也
叡嶽實者俗僧無操行故生信也初信事僧正實全
博習顯密性厭名利不與世接後從上人濫觴淨
業信雖明諸宗而學好淺狹每歎而曰淨宗學問
止在選擇集而已又常稱鎭西聖光師乃言之曰
吉水之法門今夫在于鎭西善導寺矣嘗眺沙門
堂明禪及疾篤邀信令說淨土因緣爲論議淋漓
嵯峨小倉山東麓有上人之舊跡信於其地營建
一寺號曰二尊院因傳楞嚴雲林兩院之法式行
二十五三昧又築上人廟室樹石塔婆以與遺德
嘗上人貶于西州信隨之於海船之中自聚紙而
造上人像蓋糊紙而疊重成之猶時世紙傀儡也
後遇赦還于王城乃奉納像設乎二尊院塔中建
長五年五月有疾臨命終時唱彌陀號數百聲而
寂時七月二十七日也壽七十有八
贊曰好於平路避於險阨者人情之常也信師能
處艱難之間平險若一未嘗改意非德盛道全者

能至此乎紙糊像設未詳存否
述曰二尊院或號小倉山阿彌菩提寺堂安彌陀
釋迦二尊像故云二尊院又寺有上人足引圖像事
載在藤相國兼實傳
述曰楞嚴院者源信僧都之所居也台嶺延暦寺
有三塔所謂東塔止觀院西塔寶幢院橫川楞嚴
院是也今楞嚴者其隨一也雲林院在京師大德
寺之東南蓋親王常康之舊居也貞觀十一年二
月十六日親王付院於遍照曰嘗承和帝賜斯院

於戎帝登遐之後我亦爲佛造立堂宇永爲天台叡覩之勝場以答罔極之恩也今與院爾爾夫精修無怠也又相傳此地嘗弘仁天長兩帝游獵之行宮也兩帝晏駕之後爲就此地修菩提講云今荒廢甚矣纔存一艸堂而已世謂此村稱宇治伊和語相近疑是誤雲林院者乎

述曰傳聞一尊院大師之塔視有銘焉而文字波滅不可讀矣或謂碑文宋景濂之所作也未詳爾不

朝日山信寂上人傳

信寂初住于播州朝日山後隨上人稟受淨教請往於洛東鳥戶野紳州廬而居焉學通內外行業淸苦嘗北山栂尾高辨述摧邪輪破選擇集寂復作書析辨謬解立破明白世僉伏其理且至辨引瑜伽莊嚴等論難舉香象淸凉等釋破者寂則答曰彼明菩薩解行此陳凡夫往生難易二行其意異矣自他二力其旨別矣一代經論如來所說皆雖誠諦而亦時處對機利益各別若以五性各別之義難一切皆成之旨天台學者豈信伏之今以萬行成佛之論難念佛往生之義淨土行人何依用之又至辨欲建念佛宗須依諸師若依一師不可成宗義之難者寂則答曰若言依諸師可建一宗者顯密交接互依諸師乎顯密立宗趣不得爾汝論不正難問何當復汝華嚴宗若依台密諸師者此華嚴以爲台密之方便汝宗安得成立乎凡夫於一宗中先德不少然若依一師釋義者無曾依用相違師何況依諸師乎毘沙門堂明禪嘗閱

選擇集自述書一卷扶助其義乃贈于鳥戶野州廬世號其書曰述懷鈔寂生平爲衆敎授大小本選擇集廣及諸教未嘗有片言違於集文有淡師西遊者止于遠州橫路一年到京師拜寂而曰東海邊民未知淨土願師爲東遊專事利生寂素欲度生不厭俗塵寬元元年秋遂與淡共適遠州二年正月患癃門弟乞醫療寂不許焉絕粒期命終乃從二月二十一日令諸弟創別時念佛會苦節悉除齋亦平復諸人訝之三月三日早旦令門人

為彼高聲念佛衆共和唱者百餘聲遂寂于遠州氣息已絶脣舌尚動七八遍未知壽筭初上人問僚而曰官家若有下制書於鎮西及關東有司誤遺其所到者民從其令不答曰不也縱雖大皇詔書東西失處者民豈信之乎上人言曰汝論知道矣好始可與言道而已所謂官家制書者釋迦大覺之遺敎也制書二一者正像末三時之敎也於中聖道法門行得悉地唯在正像二時若非利根深智之人甚難證悟此我所謂鎭西之制書也淨土

法門超果願矣正在末法一時鈍根淺智之輩亦能堪修此我所謂關東之制書也諸學佛之者釋迦覺王三時遺勅宜思量時敎以爲安排也我嘗於大原與諸家碩師論搆出要問難鋒起從方對之既而告會衆曰聖淨二門俱佛所說無有優劣孰云勝負乎若逮論時敎逆順與機根堪不者源空豎義殆愈諸老乎嗟乎太聖漸遠證路日塞聖道法門其趣雖深不契今機是則所以敎高機愚也淨土法門其旨似淺能應當根是則所以行易

功大也以此較之念佛一門勝過一切敎門也至是諸宗英將同時嘆伏淨土敎門今其時哉

贊曰寂師也兼學之賢能顧淨土如幻之思能黒外侮事事體道無所偏倚然則至其格非護宗亦自若繫風捕影乎大異乎今時刃舌戟筆至於法戰筆陳之者也豈有賢有之思乎

述曰烏戸野在烏戸山麓六波羅密寺東南古葬送之地也後建豐國神廟於烏戸山厭火葬之臭氣遂乎神祠乃移葬場於建仁禪寺之鶴林云

東大寺俊乘重源上人傳

重源字俊乘初受業于醍醐寺顯密之敎嫻盡其旨修法效驗人沐德澤後事上人受淨土法門日践安養業仁安二年跨海入宋適與明菴西公遇四明相伴上台山拜茶餅峯阿羅漢又返明州見鄮峯舍利瑞光始乘在乎日本發入宋志告辭上人上人曰淨土五祖眞儀今在大宋汝當取來也是乘偏求覓之果得五祖像圖于一鋪乘大喜之三年秋偕明菴歸治承四年南都東大寺罹兵火

朝廷詔命上人都督造寺事上人奏曰貧道久隱
山沐汲汲西歸何應起廢之任乎但徒弟中有重
源者若使此爲之則其事可成也於是朝廷遂使
乘權寺事乘乃詣於勢州大神宮起三七日於施
祈請營造而曰修造得成者現勝相至三七日曉乘
夢見唐衣貴婦人來授玉一顆大方寸許稱大慰
喜自以爲吾事成矣又思念昔者聖武皇帝舉此
役以王者之威福猶募造緣于天下盖分勝利于
萬姓也故聖詔曰一針一艸各人各佛況近世王

室多故非官司之獨有也我盍募負而襁官造乎
乘有巧思乃作一轆車大可容身車之左貼詔書
右置辯書遊諸州郡勸勵萬民天下從化應之如
響皇帝隨喜勅施稱前周防之二州給修造費乘
謂一梓人曰我想佛殿結構上棟下椽其可乎答
曰僕等未見如斯之造式也乘曰我有所思汝一
如我言爲焉梓人曰雖術規矩者恐取笑於傍輩
是故不忍從師命請如梓法乘尋命諸工答也咸
如始唯有一工謂之乘問而曰梓家亦有如我言

古規在者無工曰無也然師是造寺之總首也今
乘指麾乎乘曰良匠也我非敢如言爲焉唯試擬
於梓人之意度而已乃擢工爲梓人之魁也其巨
機積梁長二千百尺大數抱圍乘巧畫妙計運轉如
神梓人皆就而乞指授時人歌曰心計無雙俊乘
師建久六年春三月落慶堂殿雄博莊麗妙絕諸
若天宮下在人間也上大上皇從百司幸寺大將
軍源賴朝監護衛法事之壯觀也乘建久六年
六月六日寂于東大寺衆慕道德置肖像于寺然

笠陳像見今在焉乘生平篤淨土業於醍醐寺於
道俗結無常念佛社又於七刹開修不斷念佛於
東大寺念佛堂高野山新別處等是也乘常見聖
天狗捕太公一天狗曰此兒常長與大法利益人民
何事鬼神乎速可放還出是得脫鬼道此亦異哉
辨曰世人語乘師則必稱東大之修造其此是乘
師之餘事也何足道哉嘗習王逸少以臨池之妙
及道德之聲無聞于世乘師也以修造之餘事掩
其高德小子亦爲之太息

述曰本朝自古稱天狗者多兵盔鬼神之類也或高僧英雄自逞憍慢亦臨終遭魔娆誤墮鬼趣或搢紳勇士失志恚死者精神爲鬼名曰天狗愛宕太郎卞山次郎鞍馬僧正等是也多化異類飛行山谷來往人間起火災闘亂觀爲遊戲云

述曰東大寺者天平十五年十月十五日聖武皇帝於近州信樂京創之鑄盧舍那佛銅像長一十六丈帝製發願疏普告天下十六年十一月於甲賀寺造像模帝親引其繩十七年八月移和州添

上郡改造天平勝寶元年十月二十四日大像成經年三歲改鑄八度殿高十五丈六尺東西二十九丈南北十七丈東西兩塔各高二十三丈十二月丁亥孝謙帝及聖武上皇幸寺禮佛

論曰或問鄮嶺舍利其說何如曰佛滅後百年中天竺一華氏城阿育王於恒河龍宮取闍王所藏釋迦舍利夜役鬼神碎七寶末造八萬四千塔爲者邪舍舒指放光八萬四千道令羽飛鬼各隨一光盡處安立一塔於一日中偏贍部界在震旦國者一十九所今鄮嶺其一也後漢明帝永平十四年帝幸白馬寺摩騰進曰寺東何舍也帝曰昔有阜爽之復起有光怪民呼聖冢騰曰昔阿育王藏佛舍利八萬四千塔震旦之境有十九處此其一也又觀音大士夢告劉薩訶曰洛陽（厘家）建鄴（長干）鄮陰臨淄成都五處有阿育王塔又磐師謂今十九處不可備知而考之五處獨鄮陰之塔顯示世間可獲瞻禮信乎海瀕之者末代値佛之幸也又國朝近州蒲生郡有石塔寺亦是阿育王八萬四千

舍利塔之一區也余嘗十許年前詣寺瞻禮中建丈餘石浮圖小浮圖多羅立側想夫育王之塔在在地中乎石塔之境幽閑人稀風塵不侵實是遁世之客修道之地也或謂古寺有張郎之所書阿育王山石塔寺之額也

竹谷乘顧宗源上人傳

宗源字乘顧初止於仁和寺習密宗尤精悉曇音兼通台教後依上人受往生之淨門退隱于醍醐搭樅寺樹下谷號遷居平清水寺竹谷時人以竹

谷上人稱之。顧夙有博聞名、而深韜聲光、不敢爲人解說。於義每接對賓朋、雖言醫藥及音律事耳
有一貴婦人某氏、厚爲崇敬、奉以沉木數珠一穿、顧賞玩之、晝夜稱號、必持此數珠。有遊方僧一夕投宿于雲居寺、夢見異形者多集堂前、其容貌似山伏、（山伏之事載在役佛傳）相謂而曰、醍醐乘願終於此生、當出輪界、爲何障礙、得留生死也。一異形者曰、願所持香木數珠、是貴婦人之所貺也、甚爲愛玩、好以此爲障礙乎。衆異形者欣然皆言上策。已而滅

覺。僧意怪之、問傍人曰、世間有沙門乘願者乎。答曰、有也。今住于醍醐。僧欲審夢之眞妄、訪顧乎醍醐、得逢顧徒、問數珠之事。果如先夢。僧益奇之、謁顧。將顧手數珠、僧無暇凉溫、直爾走前、奪於數珠、蕪于火中。顧大驚而曰、此僧何其不敬乎。僧具告始末。顧大喜拜謝。或問顧曰、弟子惡業熾盛、欣求心弱、然得往生不。示而曰、得也。有智言、由重惑淨心及是。恒所作是俱舍性相之意也。蓋恒所作事、必結定業也。汝縱雖欣求淨土、非猛利而恒懷念淨土。稱佛相續、必得往生也。又一時示門弟子曰、若人有持利劍者、大爲秘重、晝牀夜枕、隨身不離。你念佛門將玩弄之、自以爲利劍。有威靈、鬼怪妖精豈嬈惱我乎。西方行者亦復如是。須以六字嘉號自爲寶劍之懷也。建長三年七月三日、敬壽八十有四。初鎭西之徒良忠問顧而曰、吉水之徒其義水火、而各稱相傳、未審眞僞何如。對曰、常世稱說承吉水之正義者、盛行京師。我親聽之、其一字無言非上人之口說。多年盡心、得宗乘奧義者、其惟

鎭西光師而已

石垣寺金光上人傳

金光嘗止于筑後州石垣寺、尤精台教。一年適相州鎌倉、見安樂、受淨土教。後至吉水、親聞淨土法門。上人屢稱其才、播淨宗教門。深造閫奧者可知矣。嘉祿三年、依定照議、朝廷竄光于奧州。遂寂于彼地。奧州者、蓋東方之絕域也。是故行狀泯滅無聞、惜哉呼。

贊曰、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我考厥所行

實滅其衣錦尚絅之君子也博聞之名非不廣之
然爲其異類之障弊者道愈高則魔障愈熾莫修
道之者應深懼焉光公爲人未詳文獻不足我亦
其如爲何哉
[illegible]或問皆治帝之皇后公子者相國實氏之女
也皇后皆在東二條院一日願師往院皇后問曰
未審亡者追福修何善根應得勝利耶願師答以
光明眞言寶篋印陀羅尼已而辭去門人問曰師
癸不實念佛乎願師答曰念佛是宗乘之[illegible]我

素也既欲言之然未見稱名追福得於巨益之文
也皇后若復問言稱名追福得巨益義出何經論
也者我愈屈於證典又眞言陀羅尼者本經在也
明矣以故答對如先矣予修實録稱名追福之文
有所考乎對曰有焉十方隨願往生經曰若有臨
終及死墮地獄家內眷屬爲其亡者念佛及轉讀
齋福亡者則出地獄往生淨土大藏文廣勘文不
是小子所得纔此而已或問願師博涉不得此文
者何也對曰未得種智雖阿羅漢猶有疵矣况[illegible]

闕乎然願師以爲竹方書之事雖其所知也方今
以不知而爲不知矣若如此則無所不知願師博
涉之譽亦不虛受焉經論證典入咸稱諸何必願
[illegible]者察焉
述曰竹谷在清水寺之東南
述曰雲居寺古在京師東山零廢歲久殿堂彌陀
流在關東盜師了蓮得之來于京師建寺於三條
東洞院安置之云近世移寺今了蓮寺是也
吉水實録卷第六畢

吉水實錄卷第七目錄

吉水實錄卷第七

弟子列傳第三下

西仙心寂上人傳

心寂字西仙初黒谷叡空之徒也後隨上人聞淨土法後有請人仙善了學解行兼全上人果顧焉仙自思念親近故人則迎來送去音信對酬每事淨業之退緣不若晦迹他邦也竊爲遊方至於河州讃良里有一家門舘宏麗仙問之里人答曰此里大姓主人素有清信篤敬三寳仙見家主曰我欲息緣乎山林以遂西歸之志而奈無衣食資何傳聞公夙有善心能供三寳請願與我縛容膝室日給一飯家主熟見仙容貌不凡諾之仙約家主于二願一曰我雖傍公門戶敢願莫誘我以心經一部書牘一紙况其餘事乎二曰敢願資給我者應如畜養雞犬莫爲施僧之思許此二願則以爲幸矣家主允之曰一如師言仙乃再來與家主別還于上都白事上人乃曰弟子去則不應復還其命安養拜師顏耳已而以所持經論分與同門[illegible]

攜水瓶悵然而別上人時謂而曰心寂在何處乎隱居行履某亦何如仙後歷三年來謁上人上人大驚曰汝何歸乎仙啓而曰弟子隱居世緣不侵意澄神清觀稱彌進松風山月足爲友矣然今年春來漸倦獨居淨業轉荒時自以爲寂寞如斯若閱經論慰此退心所棄經論却爲追悔夙夜惟是鄉關情切安養懷疎爾時復自責意思惟我爲逃逸者欲謝遣世交專策淨業也非以爲晨夕與鄉情相戰豈有溺很逃而永謬將來乎於是不辭謝

家主夜間竊遁來矣上人歎曰善哉來矣自古以降智者學生多辭避求名非有道心其安至斯乎仙有妹尼住乎都城妹小路仙乃構小廬於妹尼室側永扃蓽門專事稱號除食時便利無有間斷常著紙衣紬纊綿布類一切不須復列置六小甌於佛前次第炷香終身香火不滅元久元年冬趺坐念佛倏然而化異香盛起及五六頃許間人嘆之室內不竭者凡三年所著紙衣殊甚滿城雜遝爭裂分之蓋欲結淨緣也時千葉六郎太夫胤頼侍衛禁闕聞仙感靈急鞭馬來大爲驚嘆發心出家上人弟子淤阿是也仙全身葬乎東山延年寺

贊曰吉水之道一專唱名號生淨土而已矣仙之出處惟求此道而不願乎其外道以爲腹心名以爲士林聲聞何恥求道不倦斃而後已是以道香薰衣勇士慕道讓良大姓觀其膵子之術不知自孰而得乎

論曰三寶者天下之至尊功德之本源也緇剃髮涂衣之徒已隨三寶之數縱雖有毀禁闕行之眾

實爲世福田是以天子不爲得而臣歷代明君賢臣高僧無不欽之而間有排佛不信之輩以糜費金寶減耗課役爲損國惑民惡之輕之方今仙師著解脫服比身雜大施僧之思竊爲嚴誡恐闕權越輕慢之流亦非崇高佛門之事仙師之言無乃爲失乎曰日域佛國君臣尊信以釋氏之道爲國家之治具佛法東漸以降未有廢釋之議雖山林艸衣之僧察其有德必加崇敬不待沙門高尚然安強以威嚴劫於時俗乎若至間有排佛不信之

罪夙無善本病障未盡心識妄昧令疑正道彼以業力自招惡報流俗非毀何足嗟乎觀夫高行之者尊信在家多殘道業況尼僧哉西方之行者期事淨土二生安養播化十方不若百年之間撿身自討發道隱遁避世寵敬也僧尼尤于天下率土歸心豈以一縷善已爲一概越不高尚其事天下之白衣輕慢天下之僧尼乎千觀爲馬夫玄賓爲舟人亦此意也何責仙師乎

延曰京師有五三昧我國葬場備曰二三昧延年寺其一也今

自烏邊山行淸水寺西門之徑路號曰延年寺辻子是也所謂五三昧者貞觀十三年朝廷制定百姓葬送之地其一在山州葛野郡五條荒木西里其二在六條久受原里其三在紀伊郡十條下石原西外里其四在十一條下佐比里其五在上佐比里

安居院聖覺法印傳

聖覺給事中通憲之孫澄憲法印之子也蓋憲初台嶺之徒探倦戒律所以數子皆事于台嶺靜嚴教觀之道解悟無遺智辯邁世論場重席唱導江入嘗棲止乎洛北安居院時人以安居院法印號呼之時上人化風盛布上都覺一見爲師從受淨土之要義研繹歲久遂蒙印可和州刺史親盛問上人曰師滅後淨土之法門所疑決誰乎上人以聖覺及聖覺對之其所授旁通以此可見覺作一卷廣勸淨土號曰唯心鈔其辭略曰罪障重則可彌依極樂是故曰不簡破戒罪根淺善根少則可益念彌陀是故曰三念五念佛來迎行者必勿自

棄其身懷怯弱心而疑佛智不思議之境界也譬如人在高岸下常欲登陟而青壁萬仞不得攀緣時有一壯士自岸上而降綱索謂岸下人曰汝執持之我當接引岸下人自作此念若人力弱而綱索朽則却爲傷損猶豫拱手若如是則縱經歷千萬歲終不能登陟若一從岸上誨伸手執綱索則速得攀躋徃淨土人亦復如是若疑本願不信佛力則永在生死不到彼岸若以信心手執誓願綱則電光影間以泡沫身頓離魔境忽往淨域何煩

波諸行乎佛菩薩之結縁應待隨心供佛之朝也太小經典之深義可期自法明門之暮也覺以遊化爲已任往往扣法鼓處處獅子吼讚嘆彌陀勸翼淨土上人嘉歎而曰今夫善導教門機感純熟之秋也如覺名編弘通念佛有何化益亦過斯乎元久二年八月上大人患瘧勝相國兼實甚憂之乃遣太醫治之療方無效賓命使畫工澄賀圖繪善導和尚形像修佛事於彫像之前以求救迎覺說法因實以使讀之覺對使曰比覺亦與瘧病遊

然嚴肖師恩兩重難辭何違來命明日發自應可早且修佛事也乃翌日清晨赴小松殿唱道自食時至隅中音吐流暢相府欽歎其辭略曰太師釋尊猶同衆生有示現病何況凡夫血肉之身得無此愁乎然淺智衆生不知此理定貽疑心上人化導既證佛意得往生者不可枚舉然則諸佛菩薩諸天龍神四天大王寧不嗟嘆衆生疑謗乎仰三寶善神有護宗之意者願我本師疾速瘳安愈將異香起蔚充道師像前上人及覺瘧頓折不亦驗

矣覺自歎曰先師虚公奉勅祈雨誦說法甘雨沛然名高都下如覺庸細亦以此事得一聲譽而巳朝野奇之莫不稱美承久三年親王雅成就淨宗教自作問目數條遍咨決當世高僧覺亦其選也覺乃記宗門秘要應所問也又承久年間元曆太上皇蒙塵遷幸隱州嘉禄二年上皇自行在所降詔書於西林院僧正承圓曰散心念佛得往生無宜引招明禪聖覺二沙門而論撰以聞也覺乃記表進蓋廣論觀術之難易專言持名之巨益也

事載在明禪傳建保二年正月二十五日正當上人第三年忌聖覺大集道俗一七日開於洛東眞如堂修融通念佛會以報師恩每講說矣告聽衆曰今我所說若以臆解非先師義大審殿中阿彌陀佛當授顯罰若亦所聞有疑滯者須來校乎鎭西聖光師也鎭西學慧所造最博矣貧道求法之志亦淺矣上人嘉其學慧俾鎭西繼於宗教若以求法懇誠得繼祖位則吉水法門其在我乎時會衆中有一僧聽受巳畢不歸自房徑適乎筑後州拜師也

然修數歲後爲弘通念佛之法將播化九州焉
則彼蓮社是也時人相語曰口舌之才止悦市形
民上覺修福志苟非堅誠感發人心也安知斯乎
覺才地高華當世仰之公卿大臣欲見爭請雖身
富風塵而志馳安養講道之餘淨業無廢文曆二
年三月五日趺坐合掌念佛數百聲而寂壽六十
有九野上州有明圓者一日遊方僧過圓門圓延
之別築齋場設念佛會圓一夕夢龍肩老僧來告
而曰唱彌陀者定生淨土莫敢爲疑往生之法門

者惡世衆生解脫妙門我是日本大導師聖覺也
依法然上人之明誨信彌陀願修念佛行已生極
樂入正定聚我嘉公淨業恒來入此會然十一月
本所有講會我爲結緣必到彼處彼講會畢則不
可來茲矣已而具告生平終焉之事覺而怪之適
問人而曰言聖覺者爲誰咸無知焉一年圓有事
往於相州鎌倉遇日光僧問聖覺事僧告而曰聖
覺法印者嘗住于洛北安居院才智宏淵尤名講
說都鄙崇之呼稱四海導師誰不知之乎圓聽之

大喜乃適洛之安居院訪覺故居逢其徒問實其
語夢見在世没期之狀一一無違錯實大驚而日侍
歲自十一月一日至二十四日結修法會號云大
谷大師講夢中先師之言恐是矣乎語已涕泗逆
如圓到覺墓所因憶夢事悲喜交并感涙頻下自
是每歲詣墓所以表欽敬旨圓還本邦倍加精進
臨亡之夕多感異瑞安坐合掌念佛而終圓子明
心心乎明觀詣墓崇覺如圓在日忘貢勉亡自至
時念佛而逝

贊曰我讀眞如堂記曰洛東淸淨華院向有上人
元亨年間一夜投宿乎眞如堂聞一僧相對談往
生之要義一僧曰當聖覺法印修法然上人第三
年忌之佛事於斯堂盛陳三心四修之義留上不
覺焉盍自大師入滅暨至元亨二百又餘歲僧恐
彌陀之化來乎覺師唱道淺哭佛意敬師感嘆僧
奔西宜矣經曰無量壽佛化身無數與觀世音大
勢至常來至此行人之所今觀圓事則豈趣二聖
而已哉海衆亦臨此矣乎

述曰京師大宮通寺內人家後園有井其水甚清冷相傳安居院之故蹟覺師所棲之地也往者台嶺之徒於京師北境處處構別院住焉以爲寄寓房舍歲久廢絕今尚存其名多爲洛北閭閻之號云興廢遷革浮世如幻呼悲矣哉

述曰眞如堂又號鈴聲山眞正極樂寺殿中彌陀者慈覺大師之所造也像始在于台嶺天祿帝永觀二年像佛告夢於台嶺戒筭師曰我欲利衆生汝宜創寺於洛陽使一切衆生瞻禮我相好也筭

師告夢台衆不允筭先請衆等移像於雲母坂忠藏堂又佛入夢而曰當一夕之間生檜木千株於洛東神樂岡斯處佛法有緣之地也須就此地營造堂宇也終生檜木如夢告然卷東三條院離宮之地也又院感夢者與筭師同於是先移像於離宮東三條院名詮子太師兼家之女天祿帝之皇后永延帝之母也永延帝正曆三年秋有勅建寺東三條院塔亦在斯處云應仁兵亂移像於台嶺黑谷青龍寺尋遷江州穴太淨光寺文明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移京師一條其後又遷京極今出河近者亦堂宇四隣由是復還神樂岡

述曰日光山在野下州又號補陀洛山沙門勝道延曆年間始陟山頂造立伽藍曰神宮寺

蓮華寺禪勝上人傳 本朝高僧傳

禪勝止于遠州蓮華寺台宗之英衲也嘗謂我往自身非聖道器不知依何法門得出生死乃往武州熊谷謁蓮生問淨土要義生告曰心信佛願口唱彌陀則佛來迎接引安養是我所知也[illegible]從

門亦可習學我師今在上都應往求之也勝依生教乃飛錫乎上都謁上人問無智罪人復得出生死無上人告曰阿彌陀佛有超世願衆生稱念則得往生不簡機善惡不論貴賤愚惟在念處下品已然樂邦重誓壽其所包正爲惡輩可不行哉從入敬伏爲師上人爲西方行者矣一時勝問曰何日他二方耶請聞其說上人告曰源空生作州之野生也九天鳳闕雲壤懸隔貴賤道竟以乎於淨土恩履陛王宮非是我所待而能唯太[illegible]力耳

自他二力亦復如是極樂世界者是報身之所領也縱極喜以上大菩薩漸挑般若之燈始入聖位之時耶吾儕凡夫即是三惡趣之身受用妙利三土賢藏而而況凡夫乎然信外輕毛之輩專心念佛則佛攝取豈是凡夫自力所得而能耶唯是阿彌陀佛本願他力而已勝又問曰無智罪人稱念名號則乘佛願定得往生恭稟大教永當奉行然弟子處現在世未審爲何計務終此身乎上人告曰聖道修行必依規矩淨土不然隨事即便爲之人

間百年營生萬千若爲念佛之障礙者速應棄之若爲念佛之助業者持戒多聞頭陀禪定或居身仕宦冠纓弓劔或晦德市肆抱關擊柝等種種運爲皆得一一非我所制豈强拒舍唯係念相續稱佛不懈則是淨宗之一大事也縱有扶助念佛厭倦轉進者千務萬計任汝意耳勝深爲領解決定用心尋辭上人歸本國薄世浮名隱迹市廓爲造舍宅以自活因州人無知勝有德嘉祿三年長樂寺隆寬流于東州將寬姑留滯乎遠州見付府郡守

縣令拜謁結縁覺問而曰嘗聞蓮華寺有沙門禪勝者乎守令等相顧曰蓮華寺無禪勝者但有梓人禪勝傭作爲業往來民家寛意異之嘗試索書勝得寛書欣然趨赴寛倒屐出迎握手流涕俱語往年守令吏民見之大駭寛謂勝曰先師上人每語人曰禪勝濟世之器傳燈化物我大有望勝矣公何自甘混迹於傭僕乎勝答而曰唯自爲計乖大慈行出處有道我豈膠柱乎已而辭太寛惜別起目送之寛之門人追而啓曰願聽一言告[illegible]

于紳勝曰公等若有四威儀動唱彌陀稱者必生淨土也自是國中上庶知勝有道皆加崇禮勝亦專事化益每示人曰淨宗學問也止知往生極樂者容易之事而已勝問或而曰往生之思得決定未或曰得焉勝曰決定體段可得而聞乎或曰我取淨土者猶自擧右拳而擊於左掌豈有隙却乎勝曰吁其殆哉或曰師思何如勝曰我得往生者譬若有生者必歸死也正嘉二年九月染微恙病床恍惚屢見上人十月二日初夜謂門弟子曰大聖

蓮華汝等得見無復曰聖衆來迎四日平旦告門人曰觀音勢至二大菩薩來起坐合掌念佛三聲而寂壽八十有五歲二十九退至滅年凡五十六年一向稱佛不雜餘行未曾有倦怠云

贊曰夫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由是道其不行矣夫勝師也求諸邇也求諸易也能知所以道不行者也種種運爲不妨稱佛我道者其成佛之蒲盧乎

論曰或問若言種種運爲非所制誡者恐人成慾

向世事庶幾乎流於放肆乎是我憂矣願聞子之辯也曰坐吾語爾大師者能察其人之善否其質之高下而後告之故所授不同也勝師也以來之英編也大異乎資質下庸之類克並事之可否而所不可爲果不爲焉是用大師危辭動之於淨土業決然定志大師之教誠常必然哉若無勝德而時俗聞之則恐甘露鴆人讀者詳焉

延暦寺空阿上人傳

空阿嘗居延暦寺晚來依上人精思稱號日夜不輟雖淨宗三部依經六時禮讚絕不讀誦終身不卜房舍處所無定唯來往寄宿寺院民家而已以故處處道場無不行遍除沐浴便利未嘗解衣行旅之間有同志者或一日或七日勤行念佛會以爲接化之巧便世人敬之阿喜鈴鐸音常攜一小鈴每投宿所挂鈴於簷頭坐聞清韻自歎而曰安養淨土寶樹風響寶池波音依稀在耳哉又特誦如來尊號甚分明十方世界普流行但有稱名皆得往觀音勢至自來迎偈垂淚嗟嘆曰嗚呼南無

極樂世界又阿每念佛必唱偈文苦勵自心其言曰娑婆念佛淨土生遣盡形不退此華還迎一世勤修須臾之事當棄世緣專爲稱念一發願心必登樂土努力莫怠光明徧照十方世界念佛衆生攝取不捨今時念佛之者須唱偈讚蓋阿之遺風也阿遊歷州縣稱揚淨土廣勸庶民每論而曰稱佛要數返所說法門特入號曰多念義阿嘗於太王寺西門將剏念佛會請內奏事帝制可焉詔書乃納置寺云上人每語衆曰源空之度人也未及

空阿疑昧而行化之盛也設我還來穢國願與大
恩凝身衞皮郡生也阿曾重上人如佛無異因彼
京兆尹信實圖上人影像旦夕奉事爲定省之禮
此圖像後置知恩院云實者京兆尹隆信之子也
世所稱之妙父子相共厚志佛乘自畫佛像求
者僧與阿自元旦至八日與同門衆俱修別時念
佛會每歲爲常安貞二年正月七日會畢阿語衆
曰請亦修七日衆等從之至滿日阿謂而曰是
歲修念佛者是我臨終之念佛也衆等莫忘十五日

朝小恙不寢奄忽而化[illegible]如入三昧有一僧某
者往于天王寺高野山寶幢院覺果之弟也僧爲
鬼所惱狂戾甚然一時鬼託言而曰我是天王寺
東門阿闍梨某也嘗自以爲我才智英特空阿愚
頑朋從而已縱雖以彼全身何當我小指乎然阿
知淡修行已出迷津我由輕慢尚留生死而臨鬼
道後悔萬千今無及矣言訖嗚咽悲泣阿享壽未
詳
贊曰嗚呼阿師之行以三界而爲無安也以天竺
而爲流浪也以淨土而爲安詳也以西方而爲故
鄉也是以居坐周旋則稱彌陀希聞鄉國之音則
感慨之情多矣太師稱其愚亦足以發者乎東門
闍梨何輕蔑之乎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其
[illegible]悲矣哉

相州道辨上人傳　附傳國石川[illegible]

沙門道辨或作辯姓平氏秩父之族相州人幼聞蓮生
而說淨土歸嚮既思後及若冠渴安樂於相州就
淨教寺往上都拜上人剃髮受戒久止門下待

頻數席已而還鄉總上州周東有在阿者自開鎭
西授手印鈔及念佛名義集祖知往生要義修淨
土業二時聞信證無疑信解相違疑惑凝胸阿
乃往蓮華寺議決禪勝處疑難釋細聞尚殘於是
訪辨于相州石川懇扣吉水之正義辨告而曰我
嘗在吉水之門質雖凝愚鈍身爲常隨是故三心四
修等念佛之要義久積歲月曲蒙訓授然自上人
鶴林以下選淨土學者多矣其言一字不似先聞
一日與宇津宮禪門蓮生[illegible]

國俗也倶聞善慧上人説二十心義古今水火即貪瞋
泥安得曰相傳乎又嘗長樂寺隆寛律師四十八
日説念佛會議選擇集便對會衆引我以爲證據
然聞其義非上人意故我不爲證誠默而去寛師
嘗台宗之學匠也我是愚昧老縮耳彼義若實相
傳豈借我爲證飾講説乎上人毎日誦稱佛七萬
之後不説法義時此等諸師或歳未長或初爲門
人不委傳宗乘者猶爲明矣上人盛弘宗教之日
親仕法席飽受教門者其惟鎮西尭師而已尭師

入上人門先我者十二三四年也上人在世常奉顔
色一分於後知胡與越噫尭師西往永亡我東來
暫存未聞其行儀及命終相尤遺恨爲所問之大
喜乃陳尭師授手印及名義集之旨辨曰師之所
言全同昔聞尭師所傳豈違上人之指揮乎嘗有
和州刺史親盛者問上人曰上人滅後淨土法門
從誰覺決乎對曰聖光聖覺能傳我法門滅後疑
者可質此等之人也依此觀之鎮西之義相傳不
違師説道彼門人問其不審也阿遂見尭師門人

良忠乎總下州手擧疑問之卓懇乞決答之備悉
爲著決答授手印疑問鈔時康元二年二月十八
日也辨終沒未考

贊曰君子亦有黨乎曰有焉敢問黨何乎曰黨道
矣所鎮西其何人也正信黨之來願黨之勢觀黨
之隆寛聖覺等高縮無不黨之辨師者其黨之賊
者也今寫古記我不黨焉

論曰或問我觀實録之編矣雖雑流徒有始流世
相之者乃繫收上燕列傳也辨師也初東關之一

勇士後得祝髪然推以辨師爲弟子列傳者何也
曰吉水滅後偏出之義盛行世間道統之傳爲之
晦矣偏正相混如亂絲然天下之者莫知所之時
辨偏正之異繼道統之緒使大師之道昭晰復明
於世者辨師之功亦爲不鮮我推尊之繫統弟子
傳者乃是史家嘉於其功之筆也我不黨鎮西反
黨辨師此亦黨道者也孰以爲私黨於辨師乎

述曰記主所棲之地於總下州鏑木福岡淨土等
也或謂在阿謁於記主者福岡之地也

往生院念佛念阿上人傳

念阿或號念佛居乎嵯峨往生院早登台嶺研精教觀後聞上人盛弘淨土乃往受旨無有凝滯永遁名場一心安養上人滅後一時阿疑心忽然起自思惟呼吸難定無常迅來其奈生死上人已逝我參決誰心胸煩悶寐而睡眠夢見上人現空中謂阿而曰言彼佛今現在世成佛衆生稱念必得往生汝何殊俗覺而感泣疑氷頓解承久三年嵯峨清凉寺火災阿執行寺事力修造之翌年二

月二十三日落慶供養阿尋構一宇於清凉寺西隣號曰往生院蓋阿行道之地也阿日詣清凉寺風雨雖厲未嘗有闕建長三年十月晦日詣清凉寺語寺衆曰我來寺者今日而已歸而寢疾十一月三日寂于往生院壽九十有五

述曰往生院在于嵯峨小倉山麓相傳觀性淡橋之所創也其後平太師清盛之愛妾妓王妓女及佛御前等同共爲尼棲止斯寺今世呼云妓王妓女寺是也庭有清盛及三尼之塔見今尚尼寺也依此觀之既曰觀性之所創知非念阿師之所建乎且夫念阿師與妓王等同世何有其居尼寺乎此我尤所疑怪也或念阿師所謂往生院者非斯所乎未得其實後世詳焉

論曰或問清凉檀像摹刻展轉之次第子略本紀可得而聞乎曰本紀所載且是本朝所傳之一說也嘗考傳記檀像釋迦非漢胡騰蘭之將來亦支那檀像非優塡所造眞像也或亦問確實之說及摹刻次第幸得聞焉曰梁武帝天監元年帝夢釋

迦旃檀像入國乃遣郝騫謝文華等八十人往西竺求之騫等至舍衞國從王請像王曰此中天正像不可適遠乃令三十二匠更刻紫檀入圖之刹那時運手午時已就頂放光明降靈香雨騫召役東還十年入梁帝率百僚迎入太極殿建齋度人大赦鑾殺徒是弓力並作蓮華塔形也依此觀之支那檀像第一摹刻本朝奝然之將來第二摸像宜與本紀論相照見焉

勝淡上人傳

然法莫詳何許人師上人修淨土行特妙圖爲法自畫上人眞儀來乞讃辭上人對鏡執筆正其所遺未及讃辭投法而曰此形像能似我也異日法亦來乞讃辭上人乃書曰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無生忍今於此界攝念佛人歸於淨土蓋是首楞嚴經勢至圓通之文也先是舉世皆稱法然上人者勢至菩薩之應化也於是益信其言之不妄也法行狀滅不聞亦無知終

淸水寺印藏法師傳

印藏淸水寺之徒也一年上人往于說戒以淨法土法門藏忻然領受存誠淨土日夜不絶立寺開年五月十五日創開不斷常行念佛二時於瀧山寺沙門能信手執香爐啓白發願藏及寺衆等行道念佛遠近道俗四來結緣其修法祝願不絶阿彌陀堂常行念佛是也藏終歿未知年代生平行狀亡弗應知

述曰淸水寺寳龜十一年坂上田村將軍爲沙門延鎭所草創也大同年中御監落成六

興福寺古年童傳

古年童興福寺之徒也一年上人說戒南寺因隨往生之法門時童頂聽之能爲領解乃從剪髮重其菴乎松花寺側念阿彌陀佛夙夜不廢一日感異相厲聲念佛奄然坐逝時能信法師書如法經誓俺菴門踊童異迹自執炬火隨棺送葬異香且野薫衣不散衆人奇之皆生信敬

述曰興福寺者和銅三年三月藤丞相不比等於和州平城建之其大殿之像大織冠之所造也蓋

藤入鹿奢侈不臣太兄王子愁之於是鎌足謀誅入鹿乃發大誓作丈六釋迦像乞援皇極四年六月剌入鹿於官中是以不比等營寺安斯像又鎌足之遺意也或謂齊明三年鎌足建山階寺其址今尚在山科旅辻村後遷南都改曰興福寺未知孰是

直正上人傳

直正未考本貫氏姓稟教上人修西方業一年謫熊野山聞上人配流之事將還京師中路队疾

心甚惱正觀訴歸洛於權現夢神告曰命限不久汝河暴洛乎正啓而曰我師不幸嬰誣謗之難弟子甚悲也淚矣朝夕馳情以故懷歸而已神重告曰法然上人者勢至菩薩之化來也汝何勞思正寤然感嗟不幾正念而終

贊曰大師之道大矣孰得偏觀盡識乎然要惟念佛一門而已矣解阿之疑也系贊於像也並是念佛藏之領受也童之領解也亦是念佛正之夢也克符像贊之辭噫大師者西方補處之大士也但

爲個念佛而來矣宜常言念佛也念佛者其萬行之大本萬德森然已備神威罩方無病不治所謂大師之道亦是念佛也然則雖言我能得偏觀盡識於大師之道孰曰僭也耶

述曰我朝神靈多是大權之應迹也權現之號蓋取大權和光現迹於塵域之義也

遠州作佛法師傳

作佛遠州久野人也嘗爲山伏恒行遊歷而[illegible]熊野二山者凡四十八度每祈詣誠[illegible]菩果非我希望權現大慈願授我出世之道也今滿四十八度權現告曰有法然上人今於都城盛說法而往應請益此我示汝出世之道也佛從命敬詣上人乎上都具白上事上人與授往生之大義佛還鄕國市易布帛爲生計矣晝夜念佛曾無倦退一日遲明佛至齋室高聲念佛移時不出從童告曰晨炊已成佛曰姑待稱號彌厲頃之聲絶童亦來告佛無應對童意異之遍而視之趺坐合掌氣息已絶面色如笑紫雲垂空天香起[illegible]

敬嘆來結淨緣

贊曰世尊嘗至文鱗盲龍無提水邊坐定七日持神知佛七日坐定未有奉食適五百賈客從山面過車牛皆躓不行有兩大人提謂波利俱詣樹神請福樹神卽爲言佛在水邊汝曹幸先奉食兩人卽和蜜麨上佛佛爲咒願食訖卽授賈人三歸並以此是自神激之而況至心求法懇誠祈之則神何慵報其津乎佛是俗僧未全梵儀販賣布綫亦不犯佛制矣

述曰熊野山證誠殿本地者阿彌陀佛金峯山。
金剛藏王菩薩垂迹之地也藏王者牟尼之應化
云
述曰昔者有役小角少敏悟博學兼郷佛乘年三
十二棄家入葛木山居巖窟者三十餘歳藤葛爲
衣松菓充食持孔雀明王咒駕五色雲優遊仙府
驅逐鬼神以爲使令日域靈區修歷殆徧我國其
徒蔓衍甚多至今不絶繼其業者以周遊名山勝
地止宿山林自稱精行故世呼云山伏也

論曰或問太師門人唯載此傳乎曰不收此傳者
數十師感聖尊西行西聖蓮導且導西寂西宗慶
照如進導空目西導也蓮西義蓮安蓮導源證阿
西縁親蓮西意佛心願西源蓮源雲依西生阿安
念西行了尊淨歸西道感西觀尊成禪忍學西玄
耀隨西大阿西住寶丞覺妙西入圓智道衆尊佛
蓮通源海安西敎芳詮西祥圓辨西空仁示蓮念
生尊蓮尊忍粂西仰善忍西住阿鏡西仙空惟覚
好西祥寂顯願佛生眞西尊良信善蓮阿日靜尊

阿來願自阿此等諸師纔存名字事迹蓋亡想夫
若非慧解之高僧定志誠之行者乎噫惜哉昔太
史公立仲尼弟子傳太半姓名而已蓋足悲乎亦
賢之名也我實録之中不棄片事俟賢其斯之謂
也

吉水實録卷第七

吉水實録卷第八目録

吉水實録卷第八

高僧親附列傳第四上

興福寺藏俊僧都傳

藏俊嘗止興福寺學唯識獨步南寺時稱相宗英髦焉一年上人如南寺謁俊淸談良久上人述唯識要問淺義俊動躓答對上人乃試陳自解之旨俊大驚而曰公非常人恐聖者之再來乎雖世親護法不能軼之公智慧海豈淺識所能測乎甚慕偃才歳時供獻音問不狹弗知其終

醍醐寺寬雅律師傳

寬雅醍醐寺之徒也得三論旨講風大振上人往謁就空宗中具言所解雅不及酬酢入內出宗乘秘籍十餘櫃授上人曰我素思傳法未得其人以爲憾矣公達此理故贈公此法門其嘆美之辭殆不可言阿性侍傍親見此事大爲驚嘆性者葢上人之門人也雅在世歿期之狀共不可考

仁和寺慶雅法橋傳

慶雅常住于仁和寺岡世人呼稱岡法橋或時行

乎醍醐故亦號醍醐法橋賢首宗門推爲俊傑一家教典無不研覈蓋阿性之舊識也上人嘗採雜華日解幽旨將以所解校合本宗乃往見雅性臨之寒溫未竟雅謂上人曰弘法大師嘗依華嚴著十住心論頃承命於御室法親王某（本朝皇子不紹寶祚者稱曰親王薙染而後號法親王）搜索宗門經疏以勘考之也上人以爲今日相遭始爲談話而釋門謬錯豈聞而默乎既而謂雅而曰海公何據華嚴乎蓋取毘盧遮那經十心品之意也若至其設配抵竊判褒貶者諸宗間議無不返質容乘之者雖辨之而他家之徒誰伏膺之乎備擧台宗徴問又就雜華中語句所解義理精微論辯如流性在戸外雅呼性言之曰公聞今法訓乎凡知教義得如上人則淨土之生如俯取塊復有何難乎又謂而曰我受持此宗于茲有年矣然其審詳也不若上人只今聽上人自得之法門始披多年之宿霧他宗推度越自家師承也尊敬信伏感嘆不已從此亦道話更刻上人曰我欲入華嚴之系嗣其可得乎雅正色曰

上人欲繫列名位於我右乎上人曰何其然乎碩傳教乘繼師門業也於是雅出華嚴秘帙及宗派圖以授上人後雅臨亡之時迎請上人受圓頓菩薩戒戒儀已畢雅奉上人以圓宗文類曰此是慶雅之快書也常伴禪床讀爲好懷庶幾奉之酬上人戒珠之賜也上人得之乃既黒谷叡空上人語諸徒曰凡夫有識之者必伏道義慶雅賢首教之雄家然其謙遜者如此辨曉亦出其門

賛曰若有人于斯能言鄉黨府庫之事驗之而兼中資具錢帛等一一如其言則皆人以爲神乎佛淺近儒家猶瘖解不稱理言不當實異解亂正動乘巳宗大師能通諸家其言如神於是藏俊以爲命於宗祖也實雅以爲達於空宗也慶雅以爲拔於宿霧也三師也好善服德想其人品下大師者惟一間耳亦可尚矣

述曰醍醐寺貞觀年間實鑑帝之裔葛聲王爲聖寶所造立也號深雪山醍醐寺顯密二教之靈刹也貞觀九年勅爲官寺云

台嶺華王院證眞法印傳　本朝高僧傳十六

證眞台嶺之徒居乎東塔華王院宏才博識人信稱之經論有疑則詣中堂決藥師佛復地藏菩薩現形而告眞居窮素資用不給偶有遺於乾柿一束者眞把之入洞檢經論者十許日生平苦學大凡類之永萬中爲三大部私記眞閲大藏十六遍自謂佛臘十五遍我尚加之智者大師夢見靑面曰汝十六遍不若我一遍也眞自恃才識未曾用末師之章疏毎謂而曰我本師遠則釋迦文佛近則天台智者及荊溪但通也眞亦夢路遇十禪師神化衍甚嚴善色靄然眞因憶母之窮就求福神變色如憂眞悟之言曰我母餘命不幾願助將來神於是欣然微笑眞自是菩提心倍加一日上人適相國兼實府逢台嶺僧僧問而曰師是淨宗依何經論乎對曰我立宗義據善導觀經疏也僧曰別樹宗門何惟依一師之所判乎上人微笑不答僧歸台嶺語眞而曰頃聞見空公于相府我詰立宗義空公閑辭暇解答何彼人而得有[illegible]

學乎眞曰空公高識博行非唯明台乘諸宗教相無不究通幺麼汝才不及答對空公千頃之陂豈鑒識所得而量乎始上人在台嶺屢與眞討論宗教是故眞能知上人才器又眞嘗就上人受毘尼旨上人已經眞品題才氣高邁自可知耳眞沒期未詳焉

贊曰眞師者大師之一鍾期乎克知其道高矣山僧之質不足與語道也猶向犬馬而說於金玉寧彼以爲害乎

青蓮院慈圓慈鎭僧正傳

慈鎭或號慈圓相國忠通之子青蓮院覺快法親王之徒也時人稱曰吉水僧正學該顯密高名冠甚嘗領山務者凡四度百廢共興鎭澆惡緇門官榮上表辭職數矣優詔皆不許一時逃衆居於西山善峯寺帝勅召都不起中使入山宣嚴旨鎭不得已亦管山務嘗見上人詢出世道上人告曰淨土法門者苦海之船師愛河之橋梁愚鈍下根之輩孰不歸意乎廣擧聖淨之難易委示而方之

因縁鎮即時感伏裁乞戒於上人爲授大乘菩薩
戒自是鎮轉聖道迴心淨土建仁元年九月二十
二日鎮率實全實圓仁慶良尋等徒弟二十餘輩
修西方懺法於日吉聖眞子神祠六時行道唱彌
陀號千聲蓋靡慈覺大師之芳躅也都下以爲台
徒抱憤紊沮淨業恐爲毀破乎七日之間台衆爲
羣而皆悉信敬不動誦吻來詣道俗嘆曰鎮師
作法堅信精直佛神加護以故魔障不得侵矣一
年朝廷勅鎮使督攝州四天王寺之法務先是僧

正行慶賞權寺務時給堂衍頽自爾以來廢絶若
久鎮乃就舊趾造立堂宇撰取九品往生之人于
和漢往生傳之中命畫工尊智令圖其相又相
頼實太師道家亞相基家丞相公繼羽林大將
實氏金紫光祿大夫家隆戸部尚書定家銀青光
祿大夫保季通議大夫範宗公卿九人各作和歌
諫議大夫管爲長賦四韻詩以記行狀鎮自爲告
贊記亞相敎家執筆書殿壁時人見此圖皆自生
厭穢欣淨之意其詩曰

上品上生智覺禪師
九品蓮臺其最上杭州智覺獨當機誦華永福神
棲賦衲焉不驚寂定衣直詣西方生死斷不經陰
府古今稱閻王常拜畫圖像藕息高僧而見歸
上品中生尼善慧
賢劫如來放大光善哉善慧往西方六何有限娑
婆界三昧無人覺道場地上蓮難生八萬俗間率
色悲餘香前兼得佛靈告九品妙臺第二莖
上品下生拾遺藤忠季

我朝朝請大夫士二十世清新一念發勁節光彩[illegible]
雪竹善根高挺屬雲林三年十月黃昏淚上品下
生金利心夢裏乗蓮西去速客塵自是不能侵
中品上生大原沙彌某
大原貧侶臨河畔欲畫彌陀功獨進尊像未成沙
彌[illegible]浮世易滅雨來時夜夢縱出離道老涙不
堪憶子悲中品上生今所示至于舊友各相思
中品中生羽林次將義孝
不[illegible]之人比無常理子葉落風槐體家故苑露消空

胐涙荒原煙盡只春霞刎林昔有雙棲爲夢覺今
琴一詠華極樂界中詩上趣品生所指足相加
中品下生沙門智緣
昔在人間雖放逸歸眞年積智緣功賢華落儀罷
秋鶴羽獨發心禮世雄晝夜三時三品觀叅令
恭一期終九品第六託生趣逝盡向西結大夢
下品上生沙門添敬
當初添敬有遺約身後不忘靈告來音樂聞天還
化曉光明入夢十三年善哉丁子出家力遂其

親于道緣昔寺維那修善積宜昇下品上生蓮
下品中生眞阿闍梨
尋被馬寺久棲遲祈請閻王有所思陽茂闍梨從
入夢西方學業不生疑九生蓮位上中下萬部華
文讀誦持以第八門當此品來緣定熟命終時
下品下生沙門慧進
釋慧進貧無所蓄福施之物誰應侵欲飛獨眼空
勞眼不憶鳥心還有心百部華文今已滿八何於
是遂西沈善哉下品下生位從在世間素意遂

鋤書并記曰貞應三年歲次甲申始自去冬於成
三春孟夏之間以畫工尊智爲本樣依傳文圖畫
既畢今於西面繪寫九品往生之人殊勸進一乘
淨土之衆表界共不雜他筆尊智圖之以詩歌形
其行實詩句九品令皆讚識爲長伊之和歌丞相
以下應彼九人各爲一首常備南北表同畫四天
此堂常大僧正行慶總司寺務時爲朽倒自此
而後以聖靈院禮堂東廂爲其所今就舊蹤造榮
堂宇以彰興廢之意也上人深期鎭不任寂傷自

爲祭文表獻修福以報恩鎭公後告夢於其八
曰一生辛苦願密法門無益我身唯有時所修定
觀及念佛之行以資來果而已鎭舍世未考歲辰
讚曰千歲視於一聖也五百年得於一賢也聖賢
難得不常在焉儒尚爾矣況我門乎鎭公知其難
得而攀附大師取友者端矣嘗與道子盡地獄相
則長安民師不善業鎭公九品之圖宜時人生欣
淨之意也諫議者當時之儒宗也今讀其四韻詩
則益亦學佛而後知儒者乎

論曰或問菅諫議者菅丞相之後也當時文宗當
爲雅美願夫詩句文章意態秀發格力高古宜可
想者矣今讀九品賛辭其言過實氣韻不高菅氏
之後何墮如斯之俗體乎日余亦疑焉然舊記
如此不忍刪脱且載茲耳
述曰青蓮院在下栗田始名十樂院後改云青蓮
院僧正慈道爲開祖矣又安養寺在圓山鎭師新
任爲山下有吉水因稱吉水僧正鎭師青蓮院之
第三世也今尚青蓮院主修灌頂時取此吉水爲

阿伽水取水之人著甲冑來此舊例也傳言師某
溢初此水則必有靈應也又傳二條小鍛冶宗近
製刀之日汲此水云
述曰四天王寺者用明二年聖德皇子率官師討
物守屋皇子斬白膠木刻四天王像安髮中發大
誓曰官兵得勝當建護世四天王寺守屋乃於
攝州玉造岸上營寺安四王像推古元年移難波
荒陵東故云荒陵寺又曰敬田寺南北一十里東西
里餘寶塔大殿不可那焉信夫日域之名刹也

述曰鎭師諱道快字慈圓嘉禎元年九月二十六
日寂三年三月八日朝廷有旨諡慈鎭和尚也事
得古記未詳眞僞而不可刪且附載茲
妙香院良快僧正傳
良快藤相國兼實之子慈鎭之上足也時日妙香
院僧正性敏慧博通諸宗早歸上人志期淨土日
課讀近念佛鈔勸化時輩其辭畧曰夫以本覺眞
如之月懸無明之雲常住佛性之蓮埋生死
[illegible]之泥自爾以還或叫喚燒熱大燒熱之焰多百

千劫過塵數諸佛之出世或結紅蓮大紅蓮之冰
無量億生漏恒沙如來之化導或入餓鬼城經二
萬五千歲沉飢饉憂或墮畜生道爲三十四億類
受殘害苦適雖得生於人中而在餘州不聞佛法
希雖感報於天上而耽快樂無修善業然今幸出
南瞻部州佛法流布之國往西方淨刹欣求指南
之教此生空過何時得到人生是虛如夢如幻五
蘊易離命在旦暮然煩惱內催惡緣外導靈智益
昧無明彌增不知此理無修其行恭死亦在劫

重病不必待老誰料今日非其日爭知我身非其人
無常鬼王忽來則有爲幻質永失一善無所定
歸三途過去流轉沒沒如此未來輪廻永永亦爾
諸仁者應早求出離之要術更無着生死之資報
諸教所讃多在彌陀大恩教主釋迦文佛處處會
導勸彌說彼佛願力不可思議每宣揚念佛三昧
方得無量彌陀一教利物偏增末代我等不厭彼
國亦其何如誠是澆季相應之要法凡夫易行之
正道者也是以爲初心行者記念佛用心分爲七

段以期九品云快之行狀未詳命終年紀亦弗分
明
贊曰我聞虞舜好察邇言也快之淺近之説以言
矣凡古之著述者要以喩民也故援難知之説及
以淑民也豈仁人之意矣乎

高野山明遍僧都傳

明遍給事中通憲之季子也才氣貫諸哥嘗受三
論於敏覺洞解奥旨名聲出世遁性疎利名厭本
寺交隱光明山不赴貴顯高門之請斥縉紳崇廬
探出要時年三十七世人相語曰明遍絶世之偉
器也階爵加遷中心惡之其退居乎傳達天聽帝
惜優才詔任僧都遍固辭不受時年四十五晚出
光明山晦跡於南紀金剛峯時年五十四建久六
年也益厲淨業時人稱有智道心遍父給事死已
十三年一家緇素欲相會修八講蓋國俗達以者
十三回之歳營追薦者十二支終而始迎先支而
寓追慕也給事多子皆英特也緇林尤茂所謂靜
賢澄憲勝賢覺憲及遍也諸子相議以覺爲啓曰

師兄遍散道師於時諸兄遣使于高野山告事遍
對使者曰我已逃世隱約此地雖追孝不堪出也
使者復命諸兄相語曰遍才智被世我等不若也
故相議爲散師也今言逃世之人不與法孝豈適
世之士忌孝思乎重使使者徵詰促歸遍亦曰我
非忌孝也只恐人諸兄之隊耳所以者何夫遯世
者吾棄世世亦棄吾然而衆人不齒是其遯之全
者也而世棄我我不棄世者丐人也我棄世世不
棄我者今之諸名德也二者未爲眞遯也諸兄成

南北二都之高德也我厭其間劬勞依慣狐鳴已失隱約之素也又朝廷聞我出名我我無地辭矣我非忘孝思也便以友慧智代法事入京諸兄相評曰過弟稚時議論屈我等我等今又受屈耳輩下相傳爲眞遯之美談焉過宵閱選擇集私謂此書頗有偏執之失也爾夜過夢遊天王寺西門之側病人相枕形甚憔悴有一高僧手持一鉢來鉢中盛粥僧以匙與粥次第淺病者口過意異之問傍人曰此僧爲誰對曰法然上人覺自思念我向

濟非以故上人示此夢乎上人實其知機識時救世之聖者也病人雖如茹柑橘梨柿等而瘵羸疲纔有米粥得支壽命修道於人又其類之時遍法誠修道利益遂日陵遲五濁熾盛我等重障如羸病者三論法相之柑橘眞言止觀之梨柿共不啻三學之羸疲唯有念佛三昧之米粥足以爲出世之資糧自是廢顯密行入專修門自改名號云空阿一年上人寓天王寺時過將詣信州善光寺先適天王寺謁上人問曰此回云何得離生死乎答

曰唯唱彌陀生淨土爾貪道不知其餘過曰我亦如此然奈散心妄念何上人曰欲界散地受生之人孰無掉擧凡夫慧昏成就煩惱爭止妄念其亂心妄起先哲猶病諸而況源空輩哉雖意散六塵妄念競起而唱名號者乘佛願力定得往生何以散心妄念疑佛願之神威乎過大喜曰我來請也欲聞若斯未聞之妙法而已拜謝而去過如見上人無寒暄禮唯抑法要時人稱之上人入內自謂而曰散心妄念者凡夫法爾之理也而尚欲無者

猶若欲人惡目鼻而削去之豈可得乎過雖勵稱佛而姉輪珠疾轉處負數遍自責以爲不實之行一日行脚僧來問過而曰每日稱號課幾遍其可乎對曰公常課何如僧曰日百萬聲過自思念此僧正是從來所嫌之虛假者也默而入室僧亦出去已而過就睡夢儀相彷彿一僧來告曰汝何識數遍行業我是大唐善導也聲色共厲過覺驚怖怔忡汗流擧身呼徒而曰未經時刻我謝先非乃使人追僧追者曾不遂失所在過以爲何所來之

僧者恐其聖者之化來乎流漸微非自是每日禮
佛度百萬遍上人以後過乞求遺骨終身挂頸臨
命終時授貞曉云信寂上人大凡如此過不出山
者益三十餘年朝則自誓受戒及勸舍利講夕則
修懺悔行儀又晝夜六時與衆同音念佛應人請
益雖廣談頻宣而自利之行專事念佛貞應三年
四月上旬患風病廢食違例病雖日篤稱號無廢
六月十六日夜半頭北面西高唱彌陀號而寂容
貌如入禪定壽八十有三見人感嘆哀慕在日德
行云

贊曰未入聖位則固不能無過矣然君子之過人
必知焉知而責之聞而自改焉乃是君子之過也
過師也初過非遷構大師以愛責之矣過嫌散心
與念大師以凡夫之固有責之後過惡稱佛數遍
遵師亦以愛責之過師聞之豈不自而改焉如過
師者君子而過君子而改者也彼師非好辯之小
人亦何知過師之過乎

論曰相傳欽明皇帝之朝外國遣使貢紫磨金阿
彌陀佛一光三聖像爾後物守屋廢惡佛法乃以
金像於和州難波堀江亦其後有本田善光者蹈
踐池側時感水中大現金光遂得金像乃適信州
縛從奉佛今善光寺如來是也或問考國史欽明
紀云欽明皇帝十有三年冬十月百濟國主使大
夫西部姬氏貢釋迦佛銅像及經論幡蓋帝大悅
受之大連物尾輿中臣鎌子等言帝拜蕃神恐致
國神之怒帝曰卿等言爾也賜像於蘇稻目此冬
疫作興鎌子同奏曰國有災孽妖神之爲也願往
棄擲所受後祖帝納之有司投像于難波堀江火
伽藍于時天無雲雨悉此觀之外國所貢銅像釋
迦而非金像彌陀延臣間議尾輿鎌子而非守屋
然棄江之事彼此相同恐善光寺之事民俗流轉
之謬乎曰余亦疑之然國史敏達紀云敏達皇帝
十有四年春二月十五蘇馬子立塔大野丘北三
月大疫物守屋中勝海奏曰蘇災流行專由蘇氏
候佛也因此停佛法二十八守屋自往大野縱火
燒塔殿收燼餘佛像棄難波堀江是日又無雲雨

然則守屋排佛正出於玆至其投江像罪者未質
指言何佛也小子何識耶然哉推之尾輿之投江
者釋迦佛而守屋之棄江者金軀三聖之像乎觀
夫近世慶長年間相國豐臣邀善光寺如來安奉
京師方廣寺廬舍那佛殿蒔殘暑酷烈俄飛雪滿
天寒氣侵人世人咸以爲如來之祟相國大駭還
像乎善光寺相國亦不月而薨云噫善光金像靈
驗如響外國傳來之瑞像者不可疑焉

延暦寺竹林靜嚴法印傳

靜嚴延暦寺之徒也一日來于吉水見上人問
而曰煩惱纏身如生死何上人對曰源空亦者惱
斯惑矣欲啓請師何得出乎嚴曰法門洪擇御諦
或爾至出要道練修嚴淨想定有自得趣我慈濟
也如此師豈將敎導乎上人曰源空唯憑彌陀本
誓專修念佛期西方之生而已其餘無知嚴曰敬
受明誨一如我意只今所以請問者唯欲依開訓
堅於本志也然妄心雜起其爭之何上人曰妄起
根源者煩惱之所爲也凡夫之力非可防止唯御
佛號唱彌陀號願力攝之迎生淨土貪道所思唯
如此耳餘何言乎嚴曰依師敎旨疑網頓解安養
之生無有猶豫禮謝而去嚴門生某諮決台敎於
上人蓋爲倘法戰竪義之計也上人授以敎觀
厭後門生語人而曰曾空公言曰我今老矣唯修
淨土無繙經論在年所習多遺忘焉然其議論精
宗乘者猶今時勉勵之人嚴行逝滅年共逸無傳
獲聞我佛稚識徒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釋氏姓
之者須刻之間所不可遺也嚴之所問能得其要

彌陀本誓西方受生大師之所答亦得其處嚴之
淨土宗者誰淸淨乎其徒所問惟義學而已爲嘗不
問出要乎荒廢捨在何其迂哉

園城寺公胤僧正傳

光胤嘗爲園城寺僧正實一世魁亦也自傲有識
每謂人曰源空負英名而何並肩於我博洽乎胤
自著淨土決疑鈔三卷破選擇集遣使門人學佛
贈鈔乎上人之室上人披而覽之乃卷首曰法師
有即往安樂文觀經有讀誦大乘例既是讀誦之

行得生極樂何廢讀誦行言佛偏付囑念佛之法
乎上人釋卷歎曰傳聞胤公台乘之上哲不料至
如此固陋之甚也凡夫宗門作法各有廢立然胤
公以法華讀誦之業收入觀經往生之行殆似遺
宗義之廢立也胤公若加難言觀經則是爾前之
教安得攝屬法華讀誦之業者我須擊節以爲高
論也今夫淨宗之意者則貪於觀經前後諸大乘
經皆悉攝屬往生之行豈止獨棄法華乎然所以
廢貪攝屬者意遂欲相對念佛之行而廢之也佛

還復命胤歎有慚色後宜秋門院有身迎上人入
宮受戒以胤爲唱道師戒儀事畢上人將退胤邀
之話就台教及毘尼之義廣問所疑上人答決明
詳胤還寺語門弟子曰今日於宮被得逢空公[illegible]
我鉛刀故鏽盡除渙解博覽安得有如空公者乎
常侍空公則可得造詣日深所立法門亦豈違背
聖意乎乃出所述決疑鈔投火燒之自是專行稱
佛決以西方爲歸休之地也建保四年閏六月二
十日寂于禪林寺之側壽七十有二時有紫雲擁

衆下見之初建曆二年上人滅後門人相供修念
佛會胤乞勤唱道門人允之胤持香華來陳供說
法稱讚上人懺謝謗罪其語酸楚門人屬云卒哉在上
人本
紀
述曰園城寺者大友與多之所建也天安二年智
證大師以唐國傳來經籍藏尚書省新羅明神現
形而曰此日域有靈場我已預占後新羅山王二
神與證師同到三井禮越大友氏付寺證師問大
友氏曰此寺曰御井何答曰寺之西巖有泉井天

智天武持統三皇降誕時汲此井水爲浴湯浴因
而號御井寺證師乃改御井爲三井曰取三皇浴
井之事也御三和訓近又曰我覩此水爲三部灌頂之
閼伽至慈氏三會之期故改三字耳
毘沙門堂明禪法印傳
明禪諫議大夫成頼之子台嶺之徒也師事智海
學台教面授密宗於仙雲營宮中有最勝講禪預
聽衆見僧徒冠緌之入內儀服甚麗意氣揚揚耐
私思念緇素雖多皆是生死夢幻之身而[illegible]

况空談綺紈無常殺鬼忽到來則浮雲官榮其安
在乎自茲起隱居思然大嫩上人之淨化常薄稱
佛之業一時自作此念我雖厭人世薄情丘壑而
法海浩瀚未遑尋求不知修何行業速出生死竟
日思惟未得決定怏怏若以爾時在手數珠不作
意而自爲輪轉忽猛省曰濁世有緣之法凡夫易
行之道其唯稱名乎遂屏居澄思淨土偏行念佛
一日禪見上人門弟法蓮譚淨土之法門遂示選
擇集曰不登其堂則廣狹難量不知其道則褒貶

有謬此是先師所述之書也號曰選擇集公能得
此集旨而後或信或謗禪喜受之看閲反覆已而
深究淨教趣始知稱名巨益不任感幸自書選擇
集一本跋後曰選擇集者法然上人之所製誠是
苦海之慈航行者之目足也又謂門弟子曰我嘗
檢閲選擇集第一遍未辨是非第二遍以爲有偏
執之過第三遍以爲頗有深旨追至四五遍崇信
彌生疑情漸解禪有述懷鈔於中論上人立宗之
意曰本朝勸論淨土弘通念佛之人尤不少矣然

未有如空師信謗共感斯古今者信謗來也蓋由
一向專念之勸發空師所立之法門異庸人之意
則謗宜矣亦超庸人之義則信宜矣若微空師建
專念之義孰謗孰信我國古今無有言此義者若
爲失則非常失若爲得則非常得得失兩不應言
處中然從空師之化得淨土者殆遍四夷誠足爲
得矣無乃大得乎承久三年但馬親王問往生説
禪師淨宗要義以爲一篇獻之又承久兵燹之際
太上皇遷幸隱州嘉祿二年正月十五日行在

所遣下詔書於西林院僧正承圓宣問而曰六西
來者見海外春綠州蓮華徒增惆悵比風作惡業
天網不漏逝者不還往苒何避此禪決説問曰
旨彌率覺起示真如觀溥地凡夫豈輙得開悟乎
然則阿彌陀佛有緣衆生西土歸計朝夕思之未
審散心念佛成往業無請師招迎明禪聖覺二沙
門相共討論筆記至當宜應詔問禪乃答奏其辭
曰衆生根性利鈍不等世雖末季而非無利已心
寄投通關悟入者若口稱念佛兼修理觀者獨哉

角虎安養淨剎可速致焉但口稱三昧易行之法
而假佛願散心念佛足爲往業有何不滿修理觀
爲勝懷在斯宜西府處復禪註奏曰往者有人問
源信僧都曰和上智行世無等倫所修行法何以
爲宗答曰念佛爲宗又問曰諸行之中以理爲勝
修念佛時觀法身不答曰不也唯唱佛號又問曰
何不觀乎答曰往生之業稱名爲足故不觀理但
欲觀之何難之有吾修理觀正心安適無有障礙
一日禪法風疾病惱累月而稱佛號進一時涕泣

門人問曰師何故泣亦病苦乎禪答曰泣也非病
時人呼吾與聖覺齊名吾年來以此對偶自私爲
生前不幸今忽思惟不能進入世安執者所以欣
求淨土數有間斷也自茲慚愧責往高心以故不
暇涕泣道路諸人見紫雲覆禪房上群集門前弟
子出之禪曰明禪命終止待正念不亂稱名息絕
則爲足而已紫雲祥異我豈能乎遂迎二尊院正
信爲臨終智識頭北面西誦極重惡人無他方便
唯稱彌陀得生極樂偈念佛而寂時仁治三年五

月二日也壽數弗詳
禪林寺靜遍阿闍梨傳
靜遍嘗上平禪林寺亞相賴盛之子密宗之名緇
也始從醍醐寺勝憲受小野之流後傳廣澤之派
於仁和寺仁隆事敎二相共得蘊奥道譽聞擧世
信上人化入念佛門大懷憤恨既筆將爲破文先
閱選擇集一部所詮言末代濁惡凡夫出世之要
道偏在念佛之門遍見此義遂向所思乃止破文
反常讚歎上爽賞玩焉因謂吉水廟懺謝而曰靜

子自今以後仰師上人修念佛行請以靈神照鑒
于茲誠得滅謗罪等上表辭職自改名曰心圓遂
續選擇集歎助上人義道復爲一偈曰一期所營
極求捨世道理唯稱阿彌陀誦歎常持念又誦法
照禪師五會法事讚言彼佛因中立弘誓聞名念我
總來迎之文喟然歎曰淨宗之心所完在斯焉貞
應三年四月二十日正念而寂未詳報年之歎
特曰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
秋乎大師選擇亦有似此矣知也禪也遍也初

焉後知焉三師也顯密之領袖緇林之龍象也嗟
乎後知焉有終罪焉則其惟亂臣賊子耳焉
述曰禪林寺號聖衆來迎山今世云永觀堂是也
仁壽皇帝齊衡年間僧都眞紹之所建也第二十世
僧正宗睿學解之高緇也貞觀帝後歸崇之遂爲
官寺其後寛和帝皇子僧都深觀住之觀徒永觀
律師志期淨土日課稱佛一時觀師念佛經行時
踏不進佛爲左顧視之觀師爲禮而目顧以靈驗
嘅後世淺信衆生尊容勿改故也於是形像永爲

轉瑕之貌時永保二年二月十五日世云迎觀佛
是也自茲珍海良遍寛春貴譽相繼主寺又相傳
稱遍開稱亦止此寺尤爲淨業世呼之稱後禪林
寺大將軍賴朝使開稱讀誦大般若經以求武運
之驗開其軌于今不絶云又善慧師從淨音嘗住
此寺大揚祖風自是而來學徒多集遂爲淨宗叢
林也
述曰遍照寺在京師城西廣澤池之西寛朝之所
創也今寺絶矣而不動像及寛朝肖像今尚存於

澤池之南小祠宇證古所在乎遍照寺者也又隋
心院在京師城東小野仁海之所住也凡本朝密
家有二流其一爲廣澤是則寛朝爲祖其一爲小
野是則仁海爲祖後此二分終爲十二流云
論曰本朝大師之前說淨土者菅原寺行基六波
羅蜜寺空也勝尾山勝如楞嚴院源信等師而無
有別識之者至大師言之南北斥之謗毀連袂訴
訟惡之各究解何者何也曰魏嘉平二年西天三
藏曇摩迦羅至洛陽譯僧祇戒立羯磨受戒先是

比丘出家特剃髮而已未有律儀及迦羅出戒本
羯磨始行而不立爲宗也至唐南山道宣建於律
宗闡於宗趣也諸師之說淨土者猶迦羅譯戒律
始起儀法亦大師之於淨土也律門宣律師詳於
斥於宗趣乎其察焉

吉水實錄卷第八畢

吉水實錄卷第九目錄

吉水實錄卷第九

高僧親附列傳第四下

高山寺明慧高辨上人傳

高辨字明慧姓平氏紀州在田郡人父重國嘗爲嘉應帝衛兵曹二親各詣佛祠求子母夢有人授柑子其妹適面䄄臥覺而語之妹曰我又夢人與我大柑二顆妹曰我當得之俄被奪焉妹之所夢亦不徒耳尋而有孕焉承安三年正月某日生形貌端麗甫四歲重國戲以烏帽安頭而曰如是美兒安得早長成加冠巾登仕途時兒私念我慕僧儀不觀官屬若以容質拘我塵中不如毀廣自投庭下傍人以爲失脚奔走救抱兒不果志暫憤不已亦近火爐欲以火著熱其面先試著左臂熱痛不可忍也即止而泣稱兒勵操多類此九歲父母繼亡離宅從高尾山上覺請俱舍頌不旬日便能誦一日與羣兒遊戲忽猛省曰我父母不知生何處若墮三途思彼劇苦我何遑戲笑乎若作天界天眼無礙定見於我生平呵責今豈有異熟恨

二事吾何戲笑縱人不言我不愧哉爾來益勤所
業十許歲早事遊學聞寳乘於尊實習雜華於景
雅有尊印者善悉曇章附而學印屢煩微詰見又
有歎然之思一夕夢梵僧授深義覺而質于印皆
印之未聞之者也印感怪焉年十二自念言諸佛
因修不惜身命救鴿飼虎古規可式我已務長益
憚苦行夜潛往屍陀林骨肉散零豺狼縱橫兒雖
寒心忍而止宿徹曙無傷害又歸文殊師利日持
五字咒誓曰願依大聖加被得如實智救濟有情

十八就上覺剃落於東大寺戒壇受戒寺有聖詮
者善賢首宗請益日新十九從興然阿闍梨稟兩
部密法自爾止北山栂尾盛唱賢首宗戸部尚書
長房語曰弟子頃讀金師子章未明其旨願公加
詮釋辨乃撰光顯鈔一卷付之嘗曰我國慧學之
者多而定修之人希矣以故學者闕證道之門焉
是我之大患澆季之弊也便於北方巖窟搆一宇
禪宴思惟五門禪要達摩多羅禪經等以爲心術
又依華嚴宗義撰坐禪次第並入解脫義一卷常

修佛眼明妃法一時初夜供已出堂外行道念誦
忽見西方群猪行東其先者背負大星其數五光
明爛然其夜甚黒因星光群猪皆見或時佛眼尊
現其身又夢明妃告曰明白授汝般若理趣分翌
日午供檀上有論理趣之聲其音妙細供竟秉筆
記之忽忘經句瞋目乞指授又有誦聲其韻如先
又修不動法其場忽成華池寳螺彌敷奇香熏郁
網幢幡鈴寶飾具足其寳鈴右遶辨身梵僧三十
餘人手執香爐歌唄讃歎又修供之間呼侍者良

詮曰一虫落桶裏汝早救之詮見堂外水桶果一
蜂落浮又修法中告詮曰竹林中小鳥爲鷹撃汝
其濟之詮入篁果如言一日截耳供佛眼其血灑
像檀及供器其色不變今尚在其夜夢沙門具梵
相告曰三世諸佛身肉布施子其庶幾乎讀華嚴
至第二十五如來在他化自在天宮説十地法門
之句天莊嚴相顯現目前舉眼瞻仰文殊大士乘
金毛師子在空中長二丈許光明赫熾辨不耐感
幸起立作禮辨病夢梵僧盛一杯羹來與[illegible]

餘味在口即將疾愈梅尾者古練若之地廢圮久
矣辨居此復院宇承元二年還紀州於内崎山創
伽藍四年又歸梅尾寛喜四年正月十五日夜對
彌勒像禪坐入觀傍人看之如無氣息於時尊像
寶座左角寶珠忽出香煙漸上如雲其像譬若在
天雲中於是辨又口中放白光移刻出定告諸徒
曰我期已近便宣臨終法儀十九朝廣說修學始
卒竟右脇而臥又擧聲唱曰南無彌勒菩薩即寂
爾閉目面有微笑貌年六十喪歛之間容色不變

奮激不過初辨述摧邪輪三卷破選擇集上人門
學各作答釋析其不正辨亦著莊嚴記一卷以救
所述長房謁高野明遍奉以摧邪輪遍曰此何書
乎房曰此是破空師選擇集之書號曰摧邪輪乃
是高山辨師之所述也遍曰我是彌陀之弟子西
方之行人也誹謗念佛之文豈觸耳目乎不敢執
手即時還之房初依辨聞道素挹德風而晩年歸
志淨土深信選擇請入而曰辨師之能破卻其邪
輪乎又仁和寺昇進謁遍呈摧邪輪遍曰凡立破

道若能得所破意則能破自成辨師未稔淨宗之
學是故其破不中卻被反破且擧二一處彰其未熟
謂辨師破選擇以異學異見喩羣賊以爲謗僧非
大[illegible]空師此是善導觀經疏之文也何怨空師乎
吾想夫厭生死之人罵詈之甚何其如此辨師之
意爲何如乎一日辨適菅諫議爲長之家諫議問
曰師曾著摧邪輪破選擇集然以不辨曰此事有
悉而後審思之我解甚謬於今自以爲愧悔而已
讚曰嘗一時明遍澄憲貞慶三師共會一所云辨

什天台慈恩三宗互有同異請各唱宗義抗論優
劣也憲手筆書而曰三論有明遍奪敵劍則殺敵
法相有貞慶問寸則答寸如我淺識豈當一子乎
遍師也先登法戰未嘗取敗時人推以爲論場之
權衡於其評準也可謂尤得於平分者也
論曰或問當時排棄淨宗之者多矣然未有若慧
師毀謗之甚者也紛紜舛錯執不翻歸乃至就次
繫之背宗而可矣何攝乎親附乎曰慧師之改過
也雖未至若光胤辨遍等諸師苟知其過則改不

經宿之遊而晩年遇諫議問則有忸怩色已自知過亦何怒太師乎世儒小道不云乎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慧師已來歸我何距之繫傳乎親附益斯意也

述曰考古記曰慧師没後託朝奉家一少女曰我是高山寺高辨也我嘗謬非選擇以故不出生死而墮魔道爲懺悔之故來早燒摧邪輪脱我業道若有疑心者我則見證驗乃求紙筆書華嚴六相法門亦讀之字勢音聲無異生平愚謂慧師乎昔靈感屢見誠可謂高德臨其命終唱慈氏號喜色盈顏容貌不變奇馥不竭爲靈屬之者豈至此乎古記之言我所不信而不可刪載傳疑云

述曰梅尾高山寺嘗台嶺法性尊意僧正之所建也爾後慧師再興焉山中有七境爲慧師之所名也石水院定心石三伽禪蘭若臺遺跡宿華空殿羅婆坊是也

台嶺顯眞法印傳　本朝高僧傳十二七丁右

顯眞入台嶺之徒嘗僧階至僧都承安三年辭官退居大原時年四十三壽永二年九月某日帝幸川吉神祠因勅神法印眞掩關不起有法師永辨者眞之莫逆也一日相會論出世道辨謂眞曰公欲得解脱乎非吉水空師無可與語道之者公其稟決於空師乎眞乃遣使上人曰上人若有登台嶺則請迴音信一奉顏色伏聽明訓一日上人有事往于坂本走徒告眞眞乃來見上人曰此度云何離生滅卿乞爲開示上人對曰身心聊有所思而恐不若師之所解也眞曰上人淨業歲深嘗是常世佛門之規模也定有自解之趣我切求之師何斬閟乎上人曰若討自身西方之行願生之心其言出世之捷徑乎眞又問曰淨土之歸好我素也然罪惡生死之凡夫奈何得順次生乎上人對曰成佛雖難而往生易正報雖求依報易得是故綽導二師共言以佛願力爲強緣亂想凡夫亦得生也眞默而去後語人曰空公雖知慧深遠頗有偏執之失或告上人上人曰我不知事必致疑焉眞人情乎眞亦聞之歎而曰我顯密業游泳名肆

已志非淨土故未看綽導之釋義誠非空公氣乎
斯言乎於是自日之間檢閲淨土章疏乎龍禪寺
乃以使奉迎上人其辭曰妄以下愚毀排高德非
上加非罪根無量願承教旨以固後信徹扳法駕
幸賜來臨文治二年秋上人應請趣于大原東大
寺重源率尼徒三十餘輩隨上人行諸宗碩德大
會于大原勝林院丈六堂台嶺座主顯眞及永辨
光明山明遍笠置寺解脱貞慶長樂寺印西大原
湛斅來迎院明定蓮慶中尾蓮光及蓮契台嶺智

海寶地證眞林靜嚴覺行淨然蓮覺空阿妙覺
寺兼灌菩提山佛心安然長樂寺定遠勝林院清
潢撰本覺法及聖光園城公胤等爲魁首論場爪
牙森然湊此都下道俗奔來側耳上人告會衆曰
余自遁世之當初至衰老之中比竊披一代之教
文熟案出離之要義或顯或密關悟不容易云事
云理修行難成就一實圓融之窻前多年疲則是
妙觀三密同體之床上于今失現世證入由是量
涯分而願淨土憑他力而稱名號誠往生極樂之

敎行者直至道場之目足也有智無智誰不歸哉
然諸宗行人以爲口稱念佛偏被愚鈍機不及眞
言止觀之妙行難勝華嚴禪門之宗旨於一文不
通頑魯之者雖欣往生之一路至利智精進根機
之者可期現世之證入也又或謂念佛往生者似
易不易何者雖造十惡五逆發改悔心不重犯之
故遂往生也若不制止罪業者縱雖稱名號不可
往生也又一念十念往生者休息妄心一心行之
者心雖起往生之業不應得成故知念佛三昧者

若持戒清淨道心堅固之人若智慧最遠勇猛精
進之輩制伏罪障休息餘念宜行之也如斯異解
或許勝義而不許易義或許易義而不許勝義悲
哉如是之輩纔知其一未知其二伏惟異宗法門
稍異古今不知文之大旨之人不辨宗之元由之
輩安輕弘願他力之淨業空疲聖道自力之修行
極樂者泥洹無爲之境諸佛法王之家也縱雖利
根可欣往生況鈍根乎縱雖上智可憑他力況下
智乎十方佛土之中唯不往生之法無二亦無三

但除佛隨緣之說、寘異學異見別解別行之者、應早改邪歸正之執、速入專修之門也。弘願一唱者萬行之宗致也。孰不行之。果號二字者衆德之根源也矣。有嘲之使入欣慕之敎門、且似淺近而自然悟道之密意亦甚深奥也。若欲一念契佛意者、可欣極樂。若欲一世成行業者、可念彌陀。於戲釋尊出世濟度衆生、化導徧於百億、利益普於三千。化緣薪盡、正像早過。我等受生於五濁六惡之末法、感罪於四生十惡之業道。善根薄少、根性癡鈍、戒

行難持、定慧難修。何寄其分於在世之上機、期於現世證入、登儔此身於正像之賢聖、恃於自力得道乎。況夫在世之頓悟者多、是權化之示現也。正像之得道尚其少矣。盍是實業之衆生也。寧以上古之解行悟斷、準望乎末代之機根乎。抑亦比校乎當今之凡愚乎。然於念佛之行者、造罪凡夫尚得往生、具縛底下亦蒙迎接、則是極善最上之法、他力難思之行也。凡於念佛有勝易二義。言勝義者、謂至極大乘、意體外無名、名外無體。是以彌普

妙體、卽於名號六字恒沙功德具、於口稱一行大願業力之所攝由。以萬德則讓與行者、他力難思之巧方便以一稱則超過衆善。知識展轉則猛火爲涼風、善友敎稱則金蓮如來日。此豈非大利之名號無上之功德乎。言易義者、謂不論行住坐臥、修此之者則預來迎、不簡時處諸緣、唱此之者則遂往生。乃是不拘身心之漏亂、偏依他力之引接也。凡夫聖道自力之修行者、尤不制止罪惡、休息妄念者、其行卒不能成就。生死罪濁之心泥穢萬

行、水精之珠、乃是珠有穢、故水不澄清。依水不澄、多色不顯也。本願名號之衆者、不簡一生造罪之凡夫、相續妄念之衆生、隨犯隨懺、消除衆罪、唯願唯行往生淨刹、乃是彌陀如來至極無上之淨摩尼珠。不汚凡夫罪濁之心水、由珠力用強、無量生死之泥濁頓爲無漏法性之淸水。譬而可思者也。夫廢惡修善者雖佛敎之正意、將廢而亦廢而奈不廢何。息妄修眞者雖行道之大途、將息而亦息而奈不息何。唯須憑彌陀之本願、仰他力之名

號此則造罪之上廢惡之法安心之中息妄之行
也彼法修行之門不可有易於此而已時諸宗名
德番設問難上人答釋無礙問答往復經一晝夜
其辭略曰
顯眞問曰速離生死疾得解脫者以眞言止觀華
嚴禪門等已爲最要何修淨土耶
上人答曰雖法門無盡論其急要以淨土則爲最
雖諸教廣多探其肝心以他力則爲勝乃是所以
易修而功高易行而理深也是故廬山師曰諸三

昧甚多功高易進念佛爲先又慈愍之師曰念佛三
昧具縛凡愚屠沽下類刹那超越成佛之法也此
等師意以淨土教法念佛三昧爲至極大乘之法
速疾解脫之門也不堪聖道之修業者孰不修淨
土耶
永辨問曰今此淨土宗者權實二宗之中則權宗
也漸頓二教之中則漸教也所以者何此宗意者
未明眞如實相第一義空之理惟宜厭苦欣淨指
方立相之旨何以此教言大乘至極之頓法耶

上人答曰淨土宗者是實教也是故或云眞宗或
名眞門或稱頓教或號一乘但通途權實皆約自
力而論之至弘願一法偏就他力而言之然則雖
云實教而異自力之實雖云頓教而別聖道之頓
故似權非權似實非實似漸非漸似頓非頓已是
非權實漸頓之所攝知是諸宗超過之法門也然
非權實之所攝而強建眞實名以示他力眞實之
體非漸頓之所攝而假與頓教稱以顯橫截橫超
之用和尚曰我依菩薩藏頓教一乘海元照曰故

知一切淨土法門者是大乘圓頓成佛之法定非
偏小此等釋文孰不依用乎
智海問曰明大乘眞實之理是名實教演是心是
佛之旨是名頓教今此宗者不明生佛一如之道
理偏勸厭離穢土之安心不演寂滅無生之實義
徒談欣求淨土之起行附傍權門漸教之法門不
順圓實頓速之宗義假使雖寄事於他力頓實之
稱尚以難措何況可出權實之所攝而論超過之
義耶

上人荅曰如鄙見者偏是約自力修行之道理在
漸頓權實之差別未得知弘願密意之教門也可
痛可悲夫諸佛法者以眞如佛性爲性體以無相
泥洹爲所期離此理外全無別法然三世諸佛之
化道必設聖淨二門此則爲令修行之者依二種
勝法共入無相無念之一理也所到雖同而能入
之門有自他別於中以自力爲劣以他力爲勝其
聖道門者就之有二謂頓謂漸就頓又有二謂教
內教外是也言漸教者謂備修萬行漸感佛果修

行時長成佛路遠故名漸也亦曰權教俱舍成實
法相等是也言頓教者以五乘不測之眞如反納
蠢蠢之心以十聖難窺之法性而談元來不動究
竟證果於刹那圓滿悟道於一念故名頓也亦曰
實教眞言佛心天台華嚴等是也此等諸宗法門
一途不且萬機或漸或頓止被一機若權若實偏
攝一緣故卽施卽癈道不遠需釋曰漸頓則各稱
所宜隨緣者則皆蒙解脫然衆生障重取悟之者
難明又曰或說人天二乘法或說菩薩涅槃因

然利者皆蒙益鈍根無智難開悟卽其證也言淨
土門者就之有二一者他力本願之實體二者他
力本願之化用初言本願之實體者佛之密意亦
是佛智之所照也凡聖淨二門俱以眞如實相爲
本雖然向聖道門所明無摩法界凡聖齊圓之理
卽法身穩寂用湛然之性卽是他力本願之實體
也凡智之中佛智亦指此理也次言本願之化用
者密意之上所設教門亦是四智之所成也極樂
世界越而構十萬億刹之西彌陀在已心而現一

光臺之形不思議智不可稱智等亦指此善巧
方便也誠以眞如界內絕生佛之假名平等性中
無自他之差別眞如非自非他而包自他性故常
兼自他令會入平等性之大海是以應知自他
二力者卽強弱義也若兼力弱則雖宜兼常益行
人無自勵者不得道果故云自力也若兼力強則
諸佛外護爲增上緣故云他力也雖有強弱若其
如力眞如界佛常欲爲平等性衆生開示一心法
界之理而垢障覆深凡夫以自力難斷照自己之

淨體故諸佛無極慈悲示現法藏發心啓起超世
弘願使迷倒衆生以易行易修之口稱得頓悟頓
入之往生他力之實體速顯現焉弘願之化用忽
成就焉鸞師約實相爲物之二義釋如實修行之
相即此意也然則因少果大行淺悟深佛敎雖多
寧有踰他力頓大之敎乎依此想之頓名雖同而
超於諸宗之頓實名雖同而勝於餘敎之實思應
知焉凡於他力法門者諸宗未識諸師未判鸞綽
二師始開此門善導和尚獨立此宗凡自力法門
者不逮諸佛無極之慈悲顯現他力弘願之體用
也淨土一宗化益無邊他力本道五乘齊通於法
身果成之所施無方難思之大用自有相修因徑
入無相樂果以往生之見翻證無生之理其有何
敎道亦明如此之法門乎

靜嚴問曰眞言佛心天台華嚴皆悉此土觀心修
行以顯照眞如之淨體爲所期此是爲上根利智
之機所設之法門也淨土之意下根下智之塵垢
障覆深不能顯照眞如之淨體故授口稱接引安
樂往生而後纔依見佛聞法之緣漸悟無生始顯
眞體依此觀之聖淨二門雖期證理淨土尚是迂
迴之行也縱雖名頓而未可及華嚴法華等之頓
如何

上人答曰此難大凡向已會通若就根機論利鈍
者相望不定也若聖道一門之時漸則名鈍頓則
名利若聖淨相對之日以聖道則爲利以淨土則
爲鈍所以者何聖道自力之人難修能修難悟能
悟故名利根也淨土他力之人捨難取易避竪從
橫故名鈍根也此是一往再往論之聖淨二門各
應有利鈍就淨土之中利根有智之人得知他力
之實體故於無塵法界之理能施恆沙功德之化
用入本願他力之門頓證廓然大悟之無生如是
之輩雖聖道利根之人不應多讓凡夫聖道諸敎
者若與謂之雖許隨緣一途之利益若奪論之不
問利鈍萬之中一難得悉地綽師曰仰惟大聖三
車招慰且羊鹿之運權息未逵徑舉大車亦是一
途唯恐現居退位嶮徑遥長益其證也淨土一門

極惡最下尚以不捨何況有智利根之人乎本願
密意尤是弘深他力教門亦是頓速利根之人應
不成乎諸有智者更可思擇但至直入迂迴之邊
此土修行現期證入誠是直入往生淨土彼界得
悟尤似迂迴若約橫超斷之邊依有想念入無生
國大勝聖道之直入何者自力之直入者眞如難
顯㳒性難究唯是有敎無人有名無實也淨土之
頓入者以眞如理究修練於㳒藏行因讓證悟於
佛智所照此名他力之實體亦是弘願之密意也

是以淨土一敎超諸宗頓何不顧此義下言下根
最劣之㳒耶
明遍問曰禪宗建敎內敎外之二㳒而以敎外揔
敎內之諸敎眞言判顯密之二敎而以顯敎則爲
遮情門以秘密則爲表德㳒乃至天台立五時入
敎而以超入醍醐之㳒置二五七九諸宗之上此
等諸宗皆以深奧豈得輙到其境域乎而今淨土
之意以敎內而下敎外以顯敎而輕密敎以得
而蔑㳒華諸宗學人孰許之乎

上人答曰大凡立宗之作㳒各以自宗爲勝以他
家爲劣義爲問端何懷疑執是故禪門雖以敎內
則爲下劣以敎外則爲至極而是一宗之執見也
他宗何許焉眞言以秘密則爲最上乘之㳒然則
禪宗無心絕想之義尚是可屬顯大遮情門也自
餘諸宗准之應知今淨土意漸頓諸敎皆雖以證
理則爲所期而自力修行難解難入故貶爲劣念
佛往生不修施戒忍進不學禪定般若不須觀心
觀㳒不假身印只誦唯以口稱直入實國頓入之

功邁諸宗故優爲勝永觀師云實知彌陀名號
超過大陀羅尼之德又勝㳒華三昧之行㳒但稱
佛名直至道場況往生淨土豈有留難是其證也
貞慶問曰他力頓者淨土得悟自力頓者現世證
入若爾者則可以聖道爲勝以淨土爲劣如何
上人答曰聖道之人雖期現證唯是自力無他力
持故現證之人萬之中一無有得之適雖有之強
罷無塵㳒界之一理未到恒沙功德他力無方之
化用又淨土之人或現世或來世隨根利鈍證入

無礙害以淨土不爲勝耶
證眞問曰淨土之意未許此土入聖之得果何言
現世之證入耶
上人荅曰常韋提希於第七觀時得大悟無生和
尚釋之曰證得往生此則坡上利根之人信知他
力本願之大利則於現世證得往生也往生者卽
是無生此義更應思擇
顯眞問曰導師之意於淨土教未許無相離念之
義今何言以無盡法界之理爲名號之實體耶

上人荅曰有相則約修因無念則指果證諸師未
得此意修因感果共存無想之義故和尚破之若
論他力之實體則雖和尚亦無其義乎故釋曰無
生寶國永爲常又曰見彼無生自然悟又曰不覺
轉入眞如門又曰法身常住比若虛空觀此等文
和尚之意亦豈非以無盡法界之理爲名號之實
體耶
湛斅問曰天台宗意言權教皆有教無人若非圓
教永無成佛之法也今淨土意亦可言念佛法外

絶無解脫之門耶
上人荅曰立宗之習雖廣判教相普納衆機而終
歸一味之法也小乘猶於所學法自爲究竟思何
況大乘哉是故諸宗皆以自所立則爲至極以他
所修則爲方便是以今淨土宗建聖淨二門意亦
一往二門各雖許其益而再往言之悉奪聖道之
利益以歸淨土之一法也所以眞言止觀之妙行
至證悟時必得淨土果報華嚴禪門之悟入及解
脫日自歸法王家卿若到佛土必念佛身是故諸

教皆是念佛淨土之中極樂爲最諸佛之中彌陀
爲本彼佛卽是淨佛國土之主諸佛慈悲之體言
往生者亦是諸宗悟道之異名也故知未悟之前
且封隨緣之執情徒期自力之證入得悟之後永
會泥洹之樂邦終集道場之妙土也三世諸佛皆
悉依念佛三昧得成正覺者蓋此意也深可思焉
重源問曰一切往生之行人必先知生無生之道
理得名號體用之義理而後可修淨土之行耶
上人荅曰不爾夫明他力之體用者爲彼諸宗之

人知宗旨之所由也此是智者之所誡非謂一切行人必可知之也例如三心具人必生淨土者經釋其演之而猶昧衆生尚未知三心之名目况於微義耶雖然信唱者必生者自具三心也明名號體用之義又可進之往生之行人苟信知造罪凡夫纔依稱佛決定接引者則是知名號體用之道理得生無生之義理也若離他力此義不成今依他力亦約佛知見邊故信名號者即是知於體用之人也

顯眞問曰他力往生之義尚以不明罪惡凡夫託佛願力生無漏寶國者方是他作自受之義可耶因果之通規如何

上人答曰凡夫眞如之理非自非他無修因無感果無因果中強論因果既言依自修因得感果者亦何不依他緣爲感報耶緣覺聖人觀四時變能證道果春華秋葉猶爲證道之緣而況彌陀重誓寧不爲行者之強緣乎但聖道之意行修猛利者他佛加被故自力強而他力弱唯是自力無扶持也淨土之意唯發三心稱念名號故行者自力弱佛願他力最強惡業妄念不能障礙他力往生之敎門不背因緣果報之義亦非一向他作自受此則約強弱之義分別自他二力之法門也

永辨問曰淨土之意言不制止惡業妄念唯以稱佛得往生者不恐惡業好起妄念開放逸門令衆生恣任大邪見罪莫大焉然則一往以制惡息妄之敎爲安心之基可使往生之人恐[illegible]強之惡業如何

上人答曰諸惡莫作諸善奉行者諸佛之通制也釋氏之門孰違之耶是故造罪凡夫念佛往生之義非謂好造惡業強起妄念也今夫淨土之人恐惡趣之苦果願淨土之快樂宜制遮二業之罪奉行二業之善雖知此理愚癡凡夫罪惡易造衆善難行悲哉苦哉於是阿彌陀佛發超世願終以易行大利之聖號廣接罪惡生死之凡夫若得此意者豈有好事於佛願力好造惡業乎又縱依煩惱強盛不禁葷腥酒色不止貪愛瞋惱者姑雖似好

惡業所起不性之所致也何言依恃本願故恣作之耶若於麤強之罪者雖淨土而恐後世之人何不慎之若至細隱之惡者雖聖道而具煩惱之者孰得無之凡就造惡有輕次重二品五逆重罪造之者鮮在家之人十惡之中殺盜二罪間有制之自餘八罪恒盛犯之若至出家之徒者有持戒人則可有破戒若無受持則焉有毀犯無戒僧尼與白衣者無有差別縱雖禁婬酒肉辛唯是一旦制禁苟不息妄念何言具足戒行乎但虛受信施

不淨說法等自餘衆罪不可稱計所禁之罪僅芥子許所犯之惡數過恒沙如此惡輩爭以自力得解脫乎是故憑本願之神用依他力之滅罪念念稱名常修懺悔然至言應以廢惡爲安心之基者犯罪之者不得解脫乃是聖道之意雖造惡者以持名號往生淨土乃是淨土之意是於聖道歸於淨土之本源所以罪障難制妄念易起也若[illegible]豈得制伏罪業止息妄念者戒定云孰不精修唯[illegible]有分執怖生死亦何捨於聖道歸於淨[illegible]

如難問者所以不信他力本願彌陀神用也諸聰慧者莫意思之於是問者杜口合掌聞講時上人告衆而曰聖道諸宗理深解微得證甚難淨土一門易行念佛本願接之不棄愚鈍下機則凡夫賴之無嫌破戒重罪則惡人尚生淨土教門寧非出世之急須乎又告而曰我所倫唱之法門爲薄地下機非妨上機之解行聖淨二門俱金口直說貝葉實文孰評優劣然至論時教應不機法堪不者源空堅義殆踰諸老乎盛較聖淨之難易廣論二

時之得益及至法藏之因行彌陀之果德演說移時以無礙辯一會嘉嘆闔坐流淚眞乃進佛前白執香爐經行念佛南北宿學三百餘輩異口同音厲聲念佛三日三夜曾不間斷聲滿山谷響動林野四來道俗合掌感嘆希有焉自是眞信敬上人深伏論導忽拌餘行一志淨土文治三年正月十五日眞創修不斷念佛會於勝林院置十二人衆以配定晝夜十二時眞自勤黃昏啓白之夜十二人衆經行念佛毘沙門天王現形立列眞[illegible]

之告衆而曰往者良忍上人開行融通念佛於
大原鞍馬寺毘沙門天王來而入會亦勸誘諸天
善神方今現形道場定是天王隨喜我念佛會耶
乃以多門像設安奉勝林爲護法神眞發一誓曰
我願營建五坊永爲淨業之靈場也文治二年十
月終就池上皇慶阿闍梨之舊蹤搆造五坊名曰
性智境智妙智佛智勝智亦擬楞嚴院安樂谷號
名新安樂東大寺俊乘聞眞發願又起一誓而曰
我願日本國之人到于地府閻魔羅王問其名姓

使其人唱阿彌陀佛名號先我改名號言南無阿
彌陀佛也專修之徒至今則之自字號曰某阿彌
陀佛蓋是本朝阿彌陀佛號之權輿也文治六年
三月七日朝廷擢眞補台嶺座主位眞固辭不起
官使乃赴大原宣旨眞無地辭遂應朝命法華堂
初夜行法增修高聲念佛千聲其法制經歲不絕
眞寺務雖繁安養之業無有虛日建久二年十一
月十四日趺坐安祥唱彌陀號寂于東塔圓融房
眞嘗語人曰我嘗拋顯密行爲專修身隱居之始

意願亡聊矣
贊曰淨土之道婢妾奴隸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
雖高識博才亦有所不知焉顯師也高識博才之
不知焉者也不知而求焉得而能重焉荊山之人
以玉抵鵲行人得之傳之以爲寶其斯之謂也
論曰或問大原對論聖覺記之子專依覺師記而
加筆削無乃爲僭越乎曰覺師書記文字不過簡
參和語已編收實錄豈不訂正章句乎然雖筆削
率不易意損益豐約不強爲修飾何爲僭越乎若

以筆削得罪則古今譯經三藏轉梵成華廣略隨
宜猶若羅什翻法華經以竺法護本曰天見人人
見天什謂此言過質耳僧叡曰將非人天交接兩
得相見什喜遂用其文亦以爲能仁之罪人乎彼
既不備我何備乎或問今見此記賓主問答各十
二番大原對論亦其爾諸曰不備十二問答縱雖
審詳言盡一時既言問答往復經一晝夜非惟十
二者明矣疑是覺師記其大概而已或問問座列
衆有聖光者敢問鎭西光師乎曰不爾建久八年

鎮西初見太師若在論場者大衆僉已伏德鎮西不獨歸風乎師資因縁應熟文治宣後建久乎是以得知同名異人乎

述曰來迎院在于大原勝林寺之東山堂宇彌陀蟠龍爲座蓋是良忍上人行道之地也

述曰鞍馬寺者大中大夫藤伊勢人之所創也大夫常日安得勝地建道場也延曆之間夢往城北之山有翁告曰此地甲天下汝營練若利益無量大夫問曰誰乎翁曰王城鎮守貴船明神也覺而未知何處大夫有白馬常所寵也装鞍語曰昔摩騰法蘭載舍利像經白馬來震旦然者白馬者靈畜也汝定知我夢地乃放馬從一童子其馬向城北而去至一山間駐茅草中童還告事大夫往見宛如夢中適於茅裏得毗沙門天像創一宇安像故號鞍馬寺

述曰池上皇慶阿闍梨者姓橘氏黄門侍郎廣相之曾孫性空法師之姪也七歳登台爲事東塔院靜眞學秘密宗世稱云池上和尚或號谷阿闍梨

又謂丹後先德密宗之良匠也永承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寂壽七十有二

吉水實錄卷第九

吉水實録卷第十目録

吉水實録卷第十

帝王列傳第五

保元皇帝傳

保元皇帝諱雅仁天仁帝第四太子也久壽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即位發國號二年保元三年八月十一日禪位于皇太子嘉應元年六月七日祝髪法諱行眞時年四十三上皇迎請上人授乗圓戒於法住寺離宮又上皇降召延暦園城二寺之高德於離宮翡請師往生要集各門所解上人亦應詔旨對御述之初入往生極樂之教行濁世末代之目足道俗貴賤誰不歸者厭離三界之虚妄盛稱樂邦之眞常法爾稱揚之感乃綿絶慈光之神用無不悉證懸河噴珠法輪無滯上皇聽受之際信敬龍顔泳然不任隨感乃勅使京兆尹隆信圖繪上人眞影置于城南蓮華王院宿直又上皇勅於王城押小路離宮大集諸寺宿行爲備者書如法法華經上人及門人行賢台嶺之良宴行智仙雲覺兼道円園城之衆道[illegible]

修圓隆圓玄等其選也於中以上人爲經衆上首
上皇臨會親染宸翰妙音院法親王某相國師長
其預書事文治四年八月十四日創前加行上皇
宣召而曰源空上人年鬭臘高宜居首座良安以
下依僧臘等次第列坐因上人登座啓白懺悔
九月四日觀性法師表進經紙八日汲樹本水
於台嶺橫川以爲經滴益當慈覺大師臨水口以
印兒持念之也十一日擘筆十二日畢功乃勅延
曆寺澄憲爲慶讃導師於透渡殿伶人奏樂舞童

持供洛下稱之爲未曾有勝會焉十三日置經乎
台嶺首楞嚴院中儲從百官幸台嶺擬衛北都先
是上皇幸日吉神祠台衆奏曰近聞陛下勅諸名
諸寺名德寫如法經當慈覺大師如法經之式惟
台門之徒得預之未曾及他宗陛下脣信源空恭
式詔旨爲下東寺耶但源空上人世表之人衆等
非敢所拒焉依是密乘之者不入經席建久三年
正月五日上皇不豫百僚拱手疾逐日甚勅召上
人二月二十六日上人入宮奏臨終之儀以淨土

要往生敎門素在天聽今亦懇演益固宸情三月
十三日對彌陀像合掌而崩聖壽六十有六初上
皇就上人屢聽淨土之要義尊重禮敬猶如世尊
由是稱佛百萬遍精行聖躬親勤者凡二百餘度
也有和州刺史親盛者出家而後號曰見佛修上
皇追福於八坂引導寺一七日間設念佛會六時
禮讚心阿彌唱住蓮安樂見佛等助和焉至散滿
日佛奉親施於上人上人曰念佛之行治自常規
我雖同上皇而何受供施乎遂不納之元久元年

三月十三日上皇十三年之國忌也上人於蓮華
王院諷六時禮文書三部經以爲追福初佛事
思惟我修何善爲上皇之冥資其夜上皇夢佛而
曰爲朕行善宜修如法佛覺而告上人曰汝須命
衆書寫如法三部經因上人擬慈覺大師如法法
華經之軌者寫經儀道場行事有方肅如儀緒甚
繁不得載茲專修之徒至今則之
述曰長講堂在京師五條橋之西南上皇之所建
也寺有上皇御容云又上皇常寺置過去帳

者人徐氏於小明寺撰此文以寺改寺額曰號及臣徐先臣之者悉哉
此寺依斯觀之上皇信大仁君也哉
也上如法經者天長年間慈覺大師以刑筆石墨
書妙法華天下則之書寫法華號如法經云
號曰極樂傳法輪勤山寶賢總持院金光明四天
王教王護國寺在京師城南世稱東寺是也古者
此處東西有大道場東稱東寺西稱西寺弘仁十
四年正月帝勅以東寺賜弘法大師建灌頂院大
師准大唐青龍寺法式每歲一度行灌頂修法

無界所付健陀國袈裟及念珠爲寺鎭也

嘉應皇帝傳

嘉應皇帝諱憲仁保元帝第三太子也仁安三年
三月二十三日即位壽國十二年治承四年二月
二十一日禪位于皇太子承安五年帝勅召上人
入宮受戒后妃公卿恭敬渇仰養和元年正月十
四日崩于六波羅池殿壽二十有一帝性寛度
慈仁有賢明學詩書仁義興廢繼絶率上旨佩比
延喜天暦之聖主初承安年間帝十許歳允受

葉乃詔有司築假山于北庭植楓樹數株名曰紅
葉山秋色飄錦帝日遊此一夜大風枝上葉跡滿
地狼藉司宮郎不知帝深寵之悉掃除公時早晨
天寒郎等集尚衣所前溫酒而飲乃以落葉烹新
燃山監侍中來檢掃除責司宮曰楓葉何在郎等
具告侍中大駭而曰此紅葉其帝愛尤厚汝
之不識不敬得何罪過之甚郎等聞之惧心
戰慄頃之帝自寢殿起幸假山問曰楓葉落者
何如侍中奏事帝莞爾而曰有林間煖酒焼紅葉

之何誰教郎等解此詩乎誠有意哉帝感嘆切賛
詩之聞仁德類之

元暦皇帝傳

元暦皇帝諱言成嘉應帝第四太子也元暦元年
七月二十八日即位統御四海十四年建久九年
正月十一日禪位于皇太子上皇初在寶位時詔
請上人入宮受戒上西門院修明門院同授菩薩
戒公卿百僚歸崇禮敬稱本朝傳戒大師建永二
年上皇納近臣讒放上人於讃州承久三年五月

上皇與建暦帝及正治上皇相謀將擧兵將誅
[illegible]平義時等平族聞之遣諸將又擊之時房泰
時時氏將兵十萬餘人發于東海道武田小笠原
等率兵五萬人向于東山道平朝時以兵四萬人
從北陸道來三軍相共約期而進六月諸將會於
[illegible]州與官師大戰宇治勢多兩處官軍敗北東兵
陷洛已而時房泰時兩將住六波羅糺察餘黨七
月移元暦上皇於鳥羽離宮遂遷幸隱州遷幸
建暦帝於佐州遷幸正治上皇於土州房時兩將

相議乃以持明院守貞親王之子茂仁立而爲帝
貞應皇帝是也上皇自行在所遠遣密使入于[illegible]
院僧正承圓宜問散心念佛往生成不可載在傳
傳及聖覺傳延應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崩壽六
十
贊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我聖天子亦爾矣
爲天子而能屈躬於佛戒此豈非忘勢乎古云
天子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
能禦也余於保元皇帝見之矣元暦皇帝也其庶

上而覺者也仁者也壽何其夭耶元暦皇帝之[illegible]
明能好人也能惡人也好以陞諸金殿矣惡以黜
諸西海矣然其黜也益厲處聊有所繫而不能自
克也乎
論曰或問軍旅之事於佛制誡嚮壁人不語焉亦
非釋史之所宜誡也子今錄之者何也曰子言謬
矣然我取之也亦有在焉夫承久兵亂八幡帝宜
大師懸記事略本紀故今載茲若無補者我何勞
筆不删軍旅其斯之謂也

仁和寺御室法親王某傳
御室法親王某者記逸其名常細繹經論好學[illegible]
嘗慶雅語曰我早遊歷諸寺多遇高德吉水空公
高蹤之才未見若此之人也親王乃作書使[illegible]
入其辭曰未奉慈儀久慕高風敢以法然爲[illegible]
相[illegible]人對使而曰貧道昔者在台嶺粗習台教今
修淨土願遣共焉方今澄憲跨于台皇道頗振於
國城一師正是佛門之義虎也台乘有疑宜問之
人我豈預徵言乎專使再三固辭不遊親王[illegible]

不可屈故重遣使者曰往生之法門亦我素也依願上人暫移錫於西峯為我開示淨土之要義其次聽台教上人亦辭不往其後保元太上皇不豫既近昇遐勅召上人宜問法要將親王在坐謂上人曰久懷慕藺今得識荊何幸如之願上人住京之間杳棄台宗以啓多歳之心茅也上人曰非維倥偬設從尊旨上皇重病事亦不成他日當造尊庭從容共談論真乘其有意乎無幾親王竟親王懇志切也蓋所以上人博物洽解之激之也

述曰仁和寺在京師西郊嘗寬平上皇為御菴室故稱御室其後仁和帝就其地造立藍宇故號仁和寺此寺歷世多以皇子為主僧也

聖護院法親王靜慧傳

聖護院法親王靜慧一日有疾百方不差親王之徒僧正行舜僧正公胤者僧中之鸞鳳也請般若經持念看侍法救無驗親王自知病遂不起欲請上人聞往生之法門乃以使奉迎者凡二十度上人皆辭不赴親王重遣門人實昌律師曰病篤矣今曰親聽之禮應就請問無往救理然親王臥病請道來臨上人感其哀懇乃與昌共車而行親王問曰惡業是重未審依何法門輙超苦輪乎願上人之慈念心度我將來上人具說臨終之行儀及淨土之要義親王深為領解敬嘆感泣翌日唱佛號者至二十萬五千聲化後昌詣吉水告命終相上人感喜焉

贊曰夫人患在好為人師也御室飛檄再三迎之聖護走使二十度請之大師不宜者是乎曰不也爾者何也曰恩大之四隣乎然御室也固非爲聖護也亦應焉恐亦有所擇乎天子不召師而況王侯乎嘗師陳之大師之應聖護者其擇之乎

述曰聖護院在京師城東始號常住院聖護院之號蓋自園城僧正增譽始矣

縉紳列傳第六

藤相國兼實傳

兼實姓藤氏官至太師相國忠通之子也通深歸門法性寺由是呼曰云後法性寺實累代持鈞軸

六根常映宣經論之器也實機務之間聞道之
身坐廟堂意慕西方淨業有年兵實嘗築別業於
嵯峨山月輪故構一宇爲上人憩息之所初使光祿
大夫範季脩主本事季見造式有一小室自意以
爲殿下府第未有此室相國爲何乎乃啓所思實
曰我有所爲且待其成將後祝之上人燕居之室
也侍衛厚者大凡若斯十年二月十九日實謂道
先考之忌景詣清淨寺碩師設齋延禪實語禪師
曰今日佛事希有盛延願屈上人其房然之上

持僧正慈鎭遊齋延上人於上座菩提山僧
正信圓同讓首座居次益鎭嘗就上人受戒故爲
師資之義降也上人素謝遺世事厭將俗交況
建久九年正月一日常掩柴廬不應他請實
乃遣金吾校尉藤重經啓上人曰弟子幸年來
登子欲聽受往生之法門而淨宗淺甚不欲
領解記要文開示弟子日日拜閱爲來師顏上人
爲述選擇本願念佛集自此而後實數奉迎上人
皆以屏居辭之實無計可出乃遣使而曰縱上人

與世絶交弟子宮有嫂沈痾者官在王跐無上人
對使而曰我雖隱居尊侯失常豈延命乎自是實
稱不平招請上人有上人門人正行者私思念上
人遊於世間而厚實公恐世人以爲上人因倚威
勢乞索利養也已而隱几夢上人謂行而曰我往
相府汝爲非乎行曰弟子何思此事乎上人責曰
中心已在汝莫隱藏世世太師有緣于我宿緣不
稍今亦相會汝未了本事之因緣妄心譏之當受
罪報應可告夢上人曰備與誠夫生生太師與我

有緣與實雖戴冠纓久親僧儀漸寬天氣上疏致
仕建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終就上人落髮受戒
法諱圓證元久元年延暦寺衆徒議廢淨宗十一
月十三日實贈書於寺座主僧正眞正以制衆徒
惡謀其書大概盛論淨宗之邪正言念佛之行遂
不可廢止也事載在上人本紀二年八月上人患
瘧實甚憂之急遣官醫藥方無效因命畫工畫流
善導和尚容儀迎請聖覺持念祈禱覺會病癒而
赴請修法唱道已畢師弟俱念人皆驚怪謂其不

二年上人謫于讚州貴賤傷感疾累日絶食
終不黄門侍郎藤光親傾命而曰法然上人
本師也無罪見謫吾爲宰臣不能諫之生涯
止此而已吾私以爲從謫少釋得逍遥風雪
近旦夕敢冀公常候天永切奏此事此吾所
願公也無怠則爲幸耳護宗之志愉哭
之四月五日唱彌陀號數十聲安祥而瞑壽五十
有八
贊曰我觀嚴莽有田地焉有私耕者得下種焉三
者雖倫然無雨露培養之助則終不能生芽也又
師撰集亦猶兵侍處說入之三者已然時惟
告之人若徹相國太師精神之妙旨何得
之理乎嗚呼相國也現宰官身爲雨露培養之
者也又克盡以輔相之職不能移君心之非則忠
信護法其兩全者乎
或曰實公數乞圖寫上人眞容上人不許之時
上人浴後伸兩脚而坐相國乃召畫工宅
竊令摸寫焉像已成相國告實上人見之
而曰此水嬰不敢乎時畫師形像
其畫様今尚在嵯峨二尊院世稱足引形像是也
藤太師道家傳
道家姓藤氏太之孫相國良經之子也嘗
累登太師纔有暇則參上人咨問法要上
人授以淨土之教門以朝務未曾廢淨業將入
祖父之風家常日念佛法門者六方
爲證誠孰可爲而不仰信乎文暦
二月二日造寺於宋國使巧工彫
彌陀經乃印寫本十萬卷遍施緇白緇素得
其所自爲發願偈題于經本其辭曰依十萬巻功
德萬億等衆聴彌陀說法入普賢願海化現隨類
形慈愍舊土輩普濟長夜眠齊到覺悟脱閻世之
數希待詳焉
贊曰在官游君在家不改父之道亦能纘祖父之
風萬機有暇則爲將來之計太師其全道者乎誠
大君子也哉
左丞相公繼傳

公繼早遊仕途累登丞相從上人聞往生之法門
自新門下侍中寒齋祿三年寢病正月二十五日
上書乞罷職時日感種種瑞念佛而薨初南寺衆徒
嫉上人之行化抗表訴斷其辭曰頃年源空法師
倡專修宗諸家行道廢爲陵遲寧臣公繼尤何附
宗衆等伏請陛下聖明宜放逐源空及公繼於遠
州擯除僞法新興正宗也繼怡愉如無動于中執
志益堅淨業漸篤時人稱其節操
贊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
亂繼也久積淨業其德周周矣[illegible]南寺大豈亂
此德乎

左僕射兼雅傳

兼雅世爲貴官雅歷任僕射崇尊上人信服純熟
雅之采地在于鎭西每歲稅租未入家用先分新
粟供獻上人每言而曰我重之轍止在鳳闕之東
而已未嘗過他上人我師雖重巷門豈爲難乎屢
請上人淨土教門流爲審決正治二年七月十四
日奉邀上人乎私第薙髮受戒十八日[illegible]傳
正念而終壽五十有四
贊曰下種於膏田則收穀多矣大師者世之膏田
也雅也稅租之供其善乎將來之秋得發許之穀
哉樹雅亦所稱稱乎學歷官於太司農也乎

左丞相經宗傳

經宗仕至左丞相大性傲不信三寶一日遊[illegible]
醫巫不効或請上人爲安慰知識上人以爲此人
平昔不知佛理我假令勸誘定無信受乃附[illegible]
而坐爲宗家爲說佛法[illegible]國東漸之次第及淨
土教門流季相應之要法宗[illegible]聽之淡[illegible]
歸敬之思[illegible]而起文治五年七月十三日[illegible]
上人授禪[illegible]髮二十八日與上人共同唱佛[illegible]
心而薨壽七十有一法名號曰金剛覺以[illegible]
平生之法號也[illegible]
贊曰命終之善惡者或係知識敢導之工拙矣世
間安忍之人若以大師爲法式則可無病者[illegible]
稱佛爲於知識之恩也讀者宜留意焉

內相府實宗傳

□□至內府慶祝上人問淨土要延永元年十□
一月二十七日拜上人卷帶太髮梗心安養淨業
不□延曆二年十二月八日念佛而殁初上人歟
度而殁而繼子集四十九日別時念佛宗雖爲行
臣其哀傷之切也師□□爲喪於門師日爲初七之
祭文以□明淨土之趣云

戸部尚書範光傳

範光元曆帝之寵臣也□□戸部尚書朝參之□
□□上人專行稱名□□□□□永元元年卒□
月十五日成上人淨安淨□念佛心漸隨□□□
光寂問病帝問光曰當來之報卿自以爲何鄉
光奏對曰臣者向淡定往生淨土不敢疑□帝
問曰卿以何驗得知之耶光曰臣昨夜夢□僧
至曰僧一人來臣問曰師是誰也亦從何處來
對曰我在太府號善導今於日本曰源空現□
界救益衆生既是三度我今爲令汝預知死期
來卿後二日此正汝喪亡之日也已而當□□
寔感帝知命限安養之生豈有遲延乎

喜聚至其時安住正念唱佛而薨壽五十有四

兵部尚書基親傳

基親世爲冠纓仕累轉兵部尚書朝事之暇每依
上人傳淨土教稱號五萬誓爲日課初有成覺者
上人之徒自建一念義與稱修說大背宗乘是故
上人呵之擯出門徒時哉在光明及成覺傳一日
覺來以自所立說數遍問答往復互諍多少親
乃奉書吉水決問眞僞上人答書盛依一念□□
其辭畧曰近者魔屬化來入我佛法之中詐□□
方之行人濫建邪義亂壞淨業可謂附佛之外□
者也甚可怖畏後朔報年未得詳焉

京兆尹隆信傳

隆信仕授京兆尹尤善所畫早見上人久問淨土
專修念佛不雜餘行建仁元年隨上人始□□
淨行發心一日風病上人遣住蓮安樂二門人令
臨終知識心與二僧同音念佛唱來迎讚跌坐
薨時元久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壽六十有四有
雲天樂之瑞其後二尊院正信往□念佛時□

右虎信編收日本往生傳記行狀及祥異云

贊曰古之搢紳者求道也何其切哉宗也自爲誅戈死也貴知命限邪説亂宗則兵部挫之同法唱者則京兆和之大師所謂冠纓弓劍不礙往生此言誠乎

論曰我大雄氏之道行於世間也有陰翊皇化之益加之國王大臣宿稟佛囑是以上古以來得聖主賢臣之稱者無不尊事之慧山鍊師曰我國家聖君賢臣相交間出皆能欽歆我法予博見印度支那之諸解未有此分之醇淑也佛乘繁茂已那支那信夫南閻浮界之中大乘之國至治之域歟竊以諸宗大道之權輿雖開祖高德之所致而至其流行者未嘗有不繇君臣遵尚之貴矣我淨土之教當吉水州創之時信根不具之輩屢爲排之然終無殲之泯沒者實是係元皇帝及相國資公之力也吉水兒孫傳持此道者君臣翼賛之厚賜何不可忘焉

吉水實錄卷第十終

吉水實録卷第十一

士庶列傳第七上

羽林中郎將平重衡傳

重衡姓平氏太師淸盛之子也嘗爲後和帝之外戚累遷羽林中郎將壽永年間平氏夾幼主出都據于攝州一谷元暦元年二月七日大將軍源頼朝承詔征之平氏軍敗西奔莊四郎隆家追北虜衡先是治承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太師淸盛使衡伐於南都時衡放烽火平般若坂會颶風破屋延燎漲天南都藍宇咸爲煨燼衡已爲囚淚懺焚燬之罪有源家之臣土肥次郎實平者守衡因獄衡謂平而曰我嘗奉朝命伐於南都不料焚失寺塔此吾不幸也願拜法然上人聞滅罪要其可得乎平諾之上人赴請授戒說法苦口慰誘衡不任感泣乃以石硯及文函奉上人曰衡亡國臣方今無有一物可供聊以此擬儭嚫敢貢上人恒置坐隅爲我念佛拯業感若報地下亦荷恩也上人憫其懇到納之而去衡將伏誅于木津川河次[illegible]

時懸之急自京師馳馬而來衡大喜而問誰乎來
矣我罪業重願拜佛斬形像其可得不將答曰得
乃來迎阿彌陀佛像於近村安置沙石之間將自
所劇衣袂紐以懸佛手中使衡執之乃是擬五色
絲繩也衡執紐對像自啓而曰傳聞調達逆惡終
受天王如來記別所作罪業誠雖深重倘遇佛出
而聞大法逆緣不朽及爲得道因緣弟子垂衡嘗
作逆罪而非故忠處世之類孰件朝旨受生之者
孰逃父命朝旨父命無地辭矣中心是非惟其在
佛陀之照覽而已罪報怨環露命將消後悔千萬
今無可追雖然佛心者以大慈悲爲相濟度之津
梁航不辭於中唯圓教意逆即是順此文其心又
一念彌陀佛即滅無量罪自甚慰喜仰願佛垂慈
心以逆緣則爲順緣拔後念佛詑生蓮臺含掌念
佛須臾首墜看護武士數千列坐咸悉爲之濕衣
衣云後後乘應詔修造東大寺焚燬之餘舍那銅
像損破不可言乘先使冶工鑄補疵隙上人投衡
之鏡於爐中毗世不鎔剛見奇之上人乃揭鏡

盧舍那佛殿柱懲毀壞之罪以與後世之鑒
論曰征之爲言正也君能爲民命武臣討其罪以
正於列國之暴虐也今夫衡之南征者上奉君命
下從父命可謂義戰乎然幼帝不知焉惟平太師
知焉太師也挾勳勞之高以私鈇鉞挾幼主之賞
以伐僧雖孰言之義戰乎然太師之罪也衡不與
其然衡何不諫父耶諫而不容則從之可矣不諫
而然也軍旅勇士之事臨將不可究爲鬭戰或
可然何焚寺像耶戰陣有運雖不焚寧不能勝乎
焚燬亦衡之罪也然衡向放火於民家無意寺像
雖如逆罪乎夫佛法僧寶者世所之大津入正之
要門薄福衆生百千萬世不能值遇邪見違逆罪
莫大焉若有入于此誤斷人者雖無害意豈無殺
業而况於焚燬寺像殺戮衆僧乎經説懺悔能滅
罪未曾有經曰前心作惡如雲覆日後心起善
如炬消闇衡臨刑至心懺悔而鏡不鎔懺摩之力
何不滅罪業耶懺悔有二一曰是迷心依事懺
於佛像前行道禮敬發願要期斷除非

心依理懺悔謂觀身心斷除結使可逆之業[illegible]
有重若論輕業事懺亦滅若非理懺何滅重業[illegible]
於諸法無行經說理懺云菩薩能見一切衆生性
則能畢竟滅業障非衛縱雖至心懺悔不能免業
生性苟非聖者豈至此乎宜不滅逆罪也佛說觀
經曰逆惡衆生臨命終時聞佛十號則滅逆惡往
生淨土衛將郎奴信佛商持呼彌陀號佛何不接
之耶嵩嶽珪禪師曰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
不能即滅定業孰知衛之逆業已結其果又何滅

陀者佛悉憫矣接之何有三生果遂顯乎思夫轉
業輕受三生果遂之屬乎幸得逢大師聞無上法
門若感報如響逆業還衛者彌陀大誓豈亦捨衛
哉嗚呼定業不可逃矣若知定業不可逃者定業
可怖世間諸仁者慎之也哉
逃曰平重衛塔在木津之中上津村里人為建寺
號曰哀堂亦太寺一頃許有池相傳洗於衛首之
處也因而稱重衛池又宇治郡日野有衛作[illegible]
為囚之後夫人大納言局遁世住斯乞求衛首葬

於此處今尚里人呼其地云武上田
逃曰衛所奉大師之硯者曾宋國王所遠附平相
國清盛也相國得之甚為愛翫號曰松陰後與授
衛衛就刑時硯及文函在京師家臣之家使知時
取來云

親衛校尉平時頼傳

時頼姓平氏官歷親衛校尉家世將種初羽林大
將軍源頼朝文治之間領天下兵馬之權頼之祖
平時政為其元佐而屬姻好頼朝來世主兵權至考

王父皆居副帥之任累代奉佛至頼盛勤崇治之
初隆蘭溪遊化本朝頼延見加禮乃創巨福山奉
隆為開山祖文應元年寧兀菴入相陽迎請寓建
長寺便懷香參禮進前曰弟子在大宋曾禮拜和
尚今者多幸再拜慈顏寧見其語異即擬起答曰
我雖老拳頭硬在進曰弟子兩年前夢一僧教曰
參禪悟後圖所夢像供養今見尊儀與像無異寧曰
且莫說夢又問和尚年多少寧曰六十三進曰弟
子不問這箇年寧豎拳曰莫是這箇年頼擬議

寧乃堅三拳、頼忻然曰、蒙和尚老拳撒去撫掌
曰不得作拳頭會、從是公務之暇爲法喜之遊、弘
長二年十月入山啓曰、弟子近日見得非斷非常
底、寧曰參禪只圖見性、若得見性千了萬當、頼曰
和尚方便指示、寧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若
識得聖人之心、即是自己本源自性、乃指面前蠟
燭巧喩妙說、良久曰見麽、頼曰森羅萬像山河大
地與自己無二無別、寧曰青青翠竹盡是眞如、鬱
鬱黃花無非般若、頼言下忽然契悟、通身汗流、便
曰弟子二十一年且菲望之、今一時已滿足、起禮
九拜、寧於佛前燒香與之印可、將法衣一頂付之
曰公不易到簡田地、宜善護持、爲說偈曰、我無佛
法一字說、子亦無心無所得、無說無得無心中、釋
迦親見燃燈佛、又以五偈贈之、頼亦出夢像與寧
寧書讃其上並付、康元元年十一月某日頼於最
明寺落髮、法號道崇、而不全梵相、齋居閒事、又國
俗也、時年三十、世人呼之曰最明寺禪門、頼自若
冠數寄書於小倉智明、聞出世要、明蘊簡田六
成家之法名也、明常攻栗木爲杖、自謂之曰我广
事必思慕安養、栗字冠西、下方從木、愛情殊切、西
方行人好其倚之也、寬元年開明遣使頼曰、此栗
杖吾所持也多年、嗚呼今歲老矣、體亦疲焉、不能
步行、頗似無用、公西土之想深、故贈此杖、公當毋
棄之、而亦行淨土也、頼得大喜、乃爲和歌謝之、有
敬西者、法蓮之門人、上人之法孫也、弘長二年西
寄與頼以上人傳、頼數日披覽之、甚信慕德行、遊
書於西乞求上人法語、西乃纂述上人口決及淨
土要文答之、頼自修返書、其辭略曰、辱眖上人口
決及淨土要文、十日三復、能藏靈臺、策勵自心、起
往生思、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食時安阿彌陀佛
畫像於西壁、更衣坐床、書偈向佛而終、有頌讚道
佛者、頼之道友也、頼臨亡之時謂佛曰、我乘阿彌
陀佛本願力得生淨土、必迎汝也、佛致書於西詳
告命終之相云、
贊曰、平校尉嘗爲遊方僧、徧行諸州、䚲民疾苦、考
之當今奴隸知於時頼、婢兒稱於道崇、此亦校尉

甘棠之遺愛乎衞親禪德住護修禪是以崇仰川
可契悟授以法衣明師但說箇一句阿彌陀佛乃
爲非身成佛之公案副以栗杖爲付法信校尉也
爲可言矣有淨土矣則是虎而戴角參禪念佛兩任
師肯亦能自執難易乎嘗北循源信師遊阿彌陀
佛像千軀乎江州堅田浦建堂宇而蓋之化彼源
人益像材用栗取西木之義也每一軀重量四十
八錢應彌陀本誓六八之數也信師先進明師後
進明師栗杖殆擬信師堅田之像設乎校尉也夫
得爲吉水之徒也而私淑諸法子及法孫也是以
緊收列傳矣觀夫今時修禪之人有輕稱佛之行
以爲童子老婆之事之者未知西方行人以三昧
爲食安養界會有無漏無上禪頼也厭斂一優婆
塞尚能知焉今時闇證之輩何不若頼乎我不刪
頼以修禪者其斯之謂也

論曰或問時頼爲僧周遊諸國至野上州佐野遂
大雪薄暮身羸投宿于樵夫舍樵夫短褐襤褸行
禮貌甚恭哀曾飢寒秘以黃粱飯亦剛延上坐撫
[illegible][illegible]爐曰此庭樹我常所愛賞以爲今宵之勝[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燒供上人我何吝之又啓曰我嘗仕宦在於
鎌倉幕府不幸爲讒人所中家落泊此然今尚有
甲冑並戟亦足用矣將軍苟有戰陳事我當趨先
鋒効於數馬之間耳頼還後善其孤忠以上州[illegible]
孫還食邑是相似倉卒無事亭豆粥滹沱河麥飯
厚意久不報之事實其實否曰世人口碑所傳如
此然考古記曰時頼潛巡行州縣至攝州難波有破
屋一間老尼守之頼乞寄宿尼許之尼先難波六
郎嘗以軍功世知難波尼夫早世子亦繼没善山
利旌遂爲舅氏爪生見掠奪門館零落凍餓日迫
頼憐尼貧窶問曰尼無所倚頼乎潦倒何如斯乎
尼具告故頼還鎌倉使吏捕爪生驗問得實没收
田貨賜尼云佐野樵夫之事未詳虛實

信州刺史是憲傳

是憲給事中通憲之子也嘗爲信州刺史歲二十
一棄仕籍法諱圓照字遊蓮常持妙法華經後
從上人聞往生之法門遂厭浮世貌悴如憂生

不朔聞懸淨土宗相一鉢囊托行時亦不離身然
息依處安西念佛一日臥疾于西山善峯寺臨命
終時稱號九遍上人言之曰今欠一遍願足爲遂
言已稱南無阿彌陀佛已而氣息絕上人每語
人曰我不受生人趣經於淨土法門及遂還也初
遁病於我竊遣書於安居院聖覺其辭曰若往
入問出世要法何如者應對言一向念佛也公是
智者緇素多詢法要故修小札以遣寸衷覺序德
大歎而曰蓮也薰修歲深頗夫定得現益若不爾

者言何至此不關感異哲人永逝中襟懷
之耳修禪院僧正信憲者蓮之族兄也憲嘗入日
還嘗香爐大三寸許盛三匝香每日三度合掌念
佛稱號分量不限時節惟期香火絕行法之期感
有靈感而不語人

贊曰憲也厭惡浮世憂溢面色病次懷於淨土精
神趣於西方人間鐘鼓琴瑟豈能奪其聽乎如
憲者至清雅鄉雲海衆臨空如恍然興起者乎

金吾錄事藤宗貞傳

宗貞姓藤氏仕爲金吾錄事生質謹慤益歸佛乘
貞妻惟宗之女也亦有淸信夫婦發願營搆一宇
於雲居寺東北之角建仁元年四月十九日集匠
興役至二年春堂殿落成中安阿彌陀佛像以觀
音地藏二菩薩爲脇翼大士時上人赴之有日來
吉水室請雲居寺勝應彌陀院貞號門前
曰夫妻勠力造立此宇弟子願屈上人爲慶讚上
師上人入堂禮佛乃言之曰此堂聊有不稱貴道
意者豈輒應請乎已而出公貞不曉其恐未甚切

或請貞曰法然上人大勢至菩薩之應現也蓋將祭
人口依茲觀之脇士地藏已欠勢至上人不稱之
辭其恐是乎貞渙然悟之乃命工彫刻勢至像以換
地藏二年八月晦日上人詣于雲居貞告悉滅上
人讚之即將登堂唯唱佛號千聲以爲慶讚佛事
乃以寺號名引接寺自是爲不斷念佛之勝場時
士地藏中古尚在勢至菩薩背後云

贊曰嘗南嶽思大禪師拾三生之髑髏起塔以報
宿修之恩矣勢至者大師西方之本身也常宇六

奉之宜不背貞之請也其慶讃佛事唯唱然佛
佛號而已矣太師之道惟斯耳焉於是乎亦可見
矣
光明寺居寺古在東山事載在竹谷乘願上人傳

熊谷次郎直實傳

熊谷次郎直實武州人元曆元年大將軍源賴朝
奉詔乃遣源範賴源義經兩將令伐平氏實屬源
軍大戰于攝州一谷虜平敦盛盛容貌作大平
平經盛之男也實私欲放之而源兵在後憚之遂

害實不耐哀傷忽脫甲冑自薙髮染名號蓮生
上上都拜安居院聖覺問出世道覺告而曰
者吉水有法然上人出要之道適可學問焉乃其
吉水上人告曰不論罪惡之輕重稱佛淨土者
唯念佛耳此我出世之法門也亡潸然流淚上人
異之問其故生拭淚啓曰弟子嘗謂凡夫出生死
也必爲斷肉殞軀之苦行而後得之不料唯修念
佛得生淨土依師哀愍聞未聞法喜心溢胸涕流
直流上人曰予其誠恐後世之者也愚人惡業

佛往生者本願正意也於是彰矣其後以西方要
義生自是師事上人一日上人赴于相府生自願
欲隨往上人自以爲彼東夷之人素疎禮法貴門
尋訪不善從者不若止之已而亦思惟彼性急乃
強止之恐含憤乎以故許之上人渦于相國爲說
法義生在殿階下側耳而相府深遠說法音聲不
及外庭生勃然爲怒大學聲曰呼闇浮境界甚可
厭離四姓有等貴賤異處安養淨刹奚有如此差
別乎其聲甚高相國人驚而曰此聲誰也上人對

曰有熊谷次郎直實者嘗關東之武夫也棄俗出
家今從貧道彼性強直身語麁獷動觸忤人今日
隨來恐此者乎相國憐之召許升殿生不敢辭乃
爾上殿坐聽講演說法已畢生不任喜幸自歎而
曰往生極樂者當來之榮其報尚遠今得升殿者
順現果我若自非行本願之念佛者豈能得生前
登於相國堂乎相府令家見其意氣自若驚喜曰
云元久元年五月十三日生適於城南鳥羽對上
品來迎阿彌陀佛像發一誓曰願我決得上品

者不誦者不應往生復白西發願文及偈頌等
偈和語長樂寺隆寬取意譯之其偈曰下八品往
生我捨而不願至彼國土已卽不應輪轉更乙於
穢土或信或不信願信謗爲因皆當生淨土又生
彌陀佛曰我既發上品生願佛以大慈示現
其相庶依佛語決願成不二十二日夜夢也行全
蓮華一莖數人圍繞之生言之曰此蓮華上公等
非得而可登惟有吾資得之而已言訖則生身在
于蓮上端坐覺而大喜自作夢記云又生發
日願我命終時明感祥異使衆生信敬彌陀佛之人
大有也生嘗見行住坐臥不背西方之文深信此
義等止不輕背西二十年有自京師適于關東日側
騎馬（武州關東之地在京師之東有館此上人宿乎坐往武藏途間騎恐背西方也）
以坂東阿彌陀佛號呼生時人相語曰生之癡作
往登誠勇猛者上人傻賞焉至茲乎建永元年八
月某日生徧語州人曰明年二月八日此吾西方
之期也若所言有疑者可來見焉乃書事於簡置
武州村閭市遠近聞見奇之至期集生宅者不知
其數生早上沐浴新衣坐床踊躍念佛諸人聯唱
見命終相必焉開目告諸人曰我有所思故今日
往生延滯九月四日必遂素志也來會衆等
不堪恥之日蓮生法師何食言斯衆耶家門恥之生
日往生延促俱任佛語今非私計何憂之乎八月
下旬生染微恙然身心無惱九月一日天樂響空
四日後夜澡浴淨衣爲西跪行禮復諸人來集其
然有攝蛾子聚生乃以摘西方三尊及化佛二十
五菩薩於一鋪來迎變像安置西壁高聲念佛
氣絕光照長六寸許地大震動衍紫雲音樂現又
聞之爾會衆咸見焉翌日夜半蠟蠋身於棺亦有
奇香異樂之祥至日出紫雲西來覆屋上經時而
西而公生平背語家族曰我命終時若有靈瑞
上其於洛下聖覺也家人如言覺曰聞生師之瑞
如上今往生傳之中頗無比倫誠是上品生之人
也
贊曰孟軻曰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
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

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我以此
言觀西方之行人亦復如是謂求於淨土唱於彌
陀得於往生三者多同而至於業事成辦之時其
際有九品之不同者則以信有厚薄之分行有專
雜之異有勤惰之不齊故而已矣直也剛毅之
一勇士耳然聞法之滂沱逆旅之倒藏終身之精
進悉出於凡庸上品之生以此得之矣淨土之道
非知之難亦非行之難惟厚信專念精勤之三者
之難謂仁者勉旃

論曰或問生師塔在于東山光明寺傳言生師道
知下則自武州來終於此寺與實録之所載大異
者何也曰嘗聞黒谷上人傳正安年間台嶺功徳
院舜昌法印奉勅所編修也書成表奏帝大嘉之
與其應太上皇及親王尊圓公卿諸群者共書一
本乃置于知恩院也然則勅修豈有訛傳乎我實
錄之所載全取彼矣生師終於光明寺之事疑是
不正之說乎古來有德之者寄終之地動至五六
所相互爭於眞僞此豈非好完之後惡糺之爲也

[illegible]其人不録名惡聲者雖有其實而掩不可
言矣生師有訛傳之証者其亦有德之驗也
述曰天仁上皇嘗構離宮於城南鳥羽時建寺院
九區以擬九品淨刹今一宇存世專呼之號九品
[illegible]以生師發願之地者九品之隨一上品之院
乎

大胡小四郎隆義傳

大胡小四郎隆義野上州人世有武名一年入都
[illegible]官務之暇時詣吉水受淨土口決常修念佛

[illegible]谷七郎其名嘗集刃失事上人法名道[illegible]
義自上州致書於辨問淨土要義辨白事上人
受指示錄所問酬之義得復書大為慶抃以為
家寶念佛之行彌加精進未詳其終有義子太郎
實秀者亦傳持吉水口決為信受修淨土業亦
不異父秀就淨土用心有不審數條乃託書於小
屋原蓮性法師決于上人上人使門人眞觀記於
會釋遠付授焉秀得返決晨昏禮之寛元四年[illegible]
月某日正念而終祥與尤多秀妻某氏亦服遊

決志在淨土生平之行臨亡之瑞與秀無異云
贊曰我聞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矣義也專心淨土
者自不發子也熄也相繼有淨信者其義積善之
[illegible]乎

[illegible]六郎成家傳

[illegible]太郎成家野上州人將軍秀鄉九世之胤[illegible]
[illegible]基之子也武力過人左善弓馬常耽漁獵正
治二年秋入衞禁闕時上人盛開化上都家見上
人諮出世道上人爲說西方之教門[illegible]歸而[illegible]
[illegible]託大乘阿彌陀佛本願力定生極樂何好入[illegible]
[illegible]榮辭淨土之不退乎家頂受尊重慚愧先[illegible]
十月十一日遂投上人永抛腰劒始著道衣法名
智明時年二十八侍門下者凡六年元久二年[illegible]
上人歸本國勸家僮二十餘人同令削髮以爲同
[illegible]卜菴於州小倉標心淨土擬念無退時人崇
之稱曰小倉上人明嘗菴正西六十步許營建小
堂一宇每夜點燈自菴窺之以擬阿彌陀佛攝取
光明誦觀經佛身觀光明遍照之文晨仰[illegible]

[illegible]念佛入明室者道俗貴賤無不念佛國俗謂日
[illegible]之言必有後中山是以元日事爲終年吉凶
[illegible]祇誠竃隷輩令頌其言一年明約一僧日汝當
我元日早旦出于外庭高聲爲此語言我從[illegible]
方極樂世界來乃阿彌陀佛之使也僧從[illegible]
而曰智明法師來淨土者何遲緩耶應漸進從行
[illegible]取淨土也僧至其日如教明大歡喜延僧入室
饗以美饌厚供嚫施以是每歲元旦祝言如此明
鄉國地接山阜群鹿常來茹粟麥蔬菜有害[illegible]
明上人製之田畔設籬壍防之明別置腹田三頃以
充鹿食村民呼之曰鹿田又夏月民間插[illegible]
謳歌取勞號曰田歌明以念佛巧作調曲教令謳
之以爲引愚民之一端也寬治二年九月十五日
明[illegible]疾召舍弟淡州刺史俊基語而曰我今老矣
[illegible]道生涯謂臨唯今日乎汝罪業深縱食鳥
[illegible]彌陀嚼從軍挽弓念佛後放必勵淨業同生
安養道枝難遣待彼淨刹而已翌日黃昏誦光明
遍照偈念佛移時安坐而逝然相挺身如在三昧

壽七十有五時小堂菴室之中聞光明充滿室之内外奇馥盛起累日不散遐邇道俗走詣淨縁寺集之者咸驚嘆曰明師生平寄思於攝收之光明故亡期靈相亦其如此歸敬者夥而云

贊曰往生之道亦有術焉唯求信而已苟得信者何憚稱佛乎淨土亦遠乎家也生平寄思佛光矣以臨命終時光明充滿奇馥盛起乃是信以得之我欲彌陀斯彌陀至矣十萬億刹孰云遠乎

津戸三郎爲守傳

津戸三郎爲守武州人治承四年八月大將軍源頼朝奉勅起義兵討平氏先遣北條四郎時政往佐木三郎盛綱攻山木判官平兼隆自師師趣于相州與大庭三郎景親等大戰石橋山守時歳十八自武州急馳行從之副軍潰敵乘勝朝僅率七騎逃入椙山有梶原景時者會在親軍欲求心謝出匿朝脱閑夵箱根巳而自土肥直名鶴嶺泛舟向于房州守處兵戈窘厄之間不改節操戰勳忠義獨歩一時建久之頃沙門俊乘承制旨修造東大寺六年落慶上皇及皇帝臨百僚幸寺將軍頼朝闕東上洛護駕守扈從幕下時年三十三三月四日守自南都入於北京二十一日守來上人室求哀懺罪曰弟子不幸生勇士家矣戮害寇不知其數敢願上人以慈念拯我滅罪要上人與授往生之法門守還武州唯事念佛所作孜孜或曰熊谷蓮生津戸三郎無學癡人不能堪理觀妙行故唯教念佛耳守對有智者上人説誨何必恒爾乎守奉其質事上人上人答書守疑滯迷道自是東西諸比以念佛淨土之行大起東國上人贈其答之一年守請邀上人門弟淨勝唯願等開不斷念佛會勸勵東州元久二年秋或譖守於鎌倉大將軍右僕射源實朝曰津戸爲守縦護專道常宗盛弘專修念佛無智妄誕以惑黎民將軍不早禁之其弊不可言守傳聞之大駭而曰我未學淨土之教門將軍若令有司考問之者我云何辯明急遣使上都乞辯上人上人乃假設賓主論淨宗之邪正詳述宗義釋念佛之利害以對之三年四月二

十五日將軍使戸部卿行光召守及勝願二沙門於幕府二十八日守與勝願共至鎌倉將軍厚加難問淺搜邪正守以上人復書之旨具會答之勝願亦據引宗義對釋詰問將軍疑氷忽融反生信敬於是將軍遍下號令永許淨土之弘通也一年守將致仕落髮將軍不許之守致使上人曰弟子雖未出官路身帶弓箭庶得受戒亦賜袈裟及法號上人憐其淺志贈寄寶印與戒本十重禁自所述三聚淨戒一卷及袈裟授尊願號其後守亦乞求

上人之數珠上人乃脫與而曰貧道私懷公懇誠殆有宿世之因緣乎金蘭之交永道於來葉因兩應命贈常攜數珠一串淨業莫怠守集上人書札及法語成一編寵藏錦囊不曾離身建保七年正月某日將軍實朝薨於滕太夫平政子平時政之女將軍頼朝之夫人義在本傳貴守淨信授將軍道號令修追福之善尤雖深遂其志仁治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守願與勝等衆數十人行三七日如法念佛會散日夜半守願自執刃剜頂擢出腦脫務要之窗蕉令後

將是深夜人無知之已而語衆曰將軍已逝上人亦歸淨土家慈日切迎魂無息歲踰古稀尚在微土其爲應機往者世尊八十入般涅槃上人亦爾尊願亦行年八十且夫彌陀爲首六八之中第十八是念佛往生願也今日十八日亦如法念佛會之散日也若我今日得命終則與世尊及上人同壽筭亦正當彌陀願王之數豈非多幸乎衆等未知願自刺腹是以咸對而曰一如公言故爲其也願雖至明晛氣力頓壯無有小惱願有子守

守朝任巴戸部大輔願呼朝具告始末又言之曰恐膽幾斷不得命終乎汝就視之猶坐大聲讙觀皆曰心胸之間有一肉團此所謂膽乎願自手抓出而棄之合會之者感淚沾襟嘆未曾有自是雖懺七日命尚不絕願自以爲漱水滴喉故不得命終乎自是而後塗香太礙不幾刺瘢自愈行止强健不異於常時寛元四年正月十一日願大告吾親屬曰尊願每歲元日欲爲臨終行儀以爲吉兆今至今日吾其往乎極樂隣有已及其尽而不

將命終次日亦暮於是顧自錦囊出上人書文曰
示已玩視然歎曰我雖往生必不棄汝自策行矣
早生安養履惠我言已在淨業弟子願生所誠不
薄嗚呼上人迎我何其晩乎且讀且泣毎日如此
十三日夜願夢上人來告曰却後二日我當迎汝
時至歡喜至期披上人所賜袈裟手握數珠唱佛
號數百聲安坐向西而終有紫雲異香之感及至
葬時所香氣尚不竭云
賛曰生人所欲也然守所欲有甚於生者死人所
惡也然守所惡有甚於死者人無不寸之所不愛
然守克塊於形骸則其所欲所惡自應知焉嗚呼
常啼東請善財南求藥王燒手普明刎頭一日三
捨恒河沙身未能報一句之力况大彌陀五劫之
思惟專在衆生寧以守之舉爲得報其恩乎然志
得生西方之行人若以守之心爲心則縱雖不爲
守之舉於淨土之生何有
論曰或問我見世患金瘡者僅中矢傷刀其疵不
深而湯藥交力救之而血不止痛不可忍終

死今聞守之事刺破肚腹太腸斷臍粒木共泄
百攻惡生而不得命終者五旬餘日且刺瘡平復
不待藥治未聞世有若斯之者我不易信人亦貽
惑請予辯之曰因果報應猶如影響善惡之行禍
福所隨所作黒白其不可免孰不信乎意先業果
惡能使現在報年有脩短之異然則壽夭禍福業
力所致命限之數受生之時決然已定非人力所
可得而盈縮也然除重罪促報積修延年也惡斯
觀之造業不等果報寧一何疑守之事乎且夫覺
有虛實人根不定捨壽之延促何必一槩也乎者
醫書云人一日二度有便利一度二升五合兩度
五升也胃中常留在五穀二斗水一斗五升合三
斗五升也平人日二度至圊一度至穀水二升半
兩度五升也以一日五升勘七日五七三斗五升
也而水穀盡七日而死然貞享年間京師有禁食
求死沙門百有餘日命終又頃年同門浴師絶粒
俟死五十餘日正念而逝又見凶歲餓死者有絶
食不七日則死者然則質之虛實根之強弱或處

忠䠶静如是命其豈以醫所言爲二緊平虚空
漢弱亦自係先生之造業造業殊別非佛智者
能知之乎若夫刺瘋平復不待藥治者守志不淺
然感通信彌陀外加亦慈力之作豈凡情之所
知哉　宋眞宗太中祥符九年九月泗州龜山沙門
智浩應詔入京祈雨乃誓若七日得雨更今
臂上白大雨乃截一臂所截無血寧有世人斧鋸
所傷無血乎乃是悟師精誠至矣是以諸佛護之
如報半偏想先業所致則是業可慎知刺瘋平復

佛力加祐則至心念之業之分齊佛智所照佛之
感通行者深信子勿猶豫人何疑乎

吉水實錄卷第十一

吉水實録卷第十二目録

吉水實録卷第十二

士庶列傳第七下

甘糟太郎忠綱傳

甘糟太郎忠綱武州人世弋獵之家至綱武畧殊高嘗拜上人屢預教席專志念佛俯仰無遑建久三年台嶺堂衆與衆徒有郤堂衆不勝大憤之乃據日吉八王子神祠築壘構柵紛甚闘亂朝廷下詔伐之時綱應勅十一月十五日綱將發赴陣先至上人所曰凡夫出離依佛本願聞師慈訓夙得其旨弟子自思惟之此是病床命終之者乎然今綱予不幸奉征伐之勅將向凶門若徇君命赴軍陣者惡心策畧願念難起若念而方不殺寇者恐爲敵所害墜家名愍弟子進退維谷師若有交鋒兇徒許身運臺之方便願垂慈憫授吾一言上人曰善乎問也夫彌陀本願者不言機善惡不論行多少不簡身淨不淨不問行住坐臥時處諸緣特出行者內心之虛實而已苟誠心不疑者惡人即惡人而不改面目唯唱名號必得往生彌陀大慈悲

不識不思議何懸戰死之者乎汝惟一心念彌陀
懷疑慮因脫袈裟授爲從軍之役綱大喜而曰役
中則亦疑務忽爾弟子往生今日決定乃頂戴袈
裟著鐵衣內而於綱與堂衆大戰于八王子綱顚
倒上卒成比綱不退自當敵刀折被疵綱無可奈
何合掌向西高唱彌陀遂遭害時祥雲垂覆戰場
異香盛薰衆上或白上人曰紫雲降在北嶺此何
祥也上人曰此是往生之瑞也吁忿忠綱戰死乎
綱坐在于武州一夕夢綱來告而曰我乘願力已

生淨土覺而異之遂使京師中途遇綱戰死之訃
問其所戰場夢中之狀大爲驚嘆云
贊曰綱者古之良將也以身御國有進無退不亦
忠乎軍旅殺伐氣之中克存願生西方之誠豈不
亦智乎裹忍辱珍御之服表恐怒垢賊之衣不亦
仁乎忠而仁智得綱常之全也於是乎名實兩得
矣爲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彌陀弘誓何博哉太
師之所授者商那之納衣乎
述曰或問實錄之中往往言山王之事[illegible]

可能聞乎曰傳教大師將入唐求法詣於城神
祠而之神告曰是大願也我力所不及也宜祈大
神地祇但三輪大神者我邦之地主而三國共崇
之宜詣而祈之大師詣叡山山有大杉樹見三
光認光而行以識焉其後赴唐到青龍寺見無守
日摩多羅神大師問是何神與答曰三輪金光大
日於是又術覺向叡山三光者是也歸朝後於此
建神祠所謂日吉大宮也又沙門行圓姓源氏字
義大大國舉之子也常與山王明神清談明神曰

山王公秀之乎表三諦即三也山字豎三畫
者空假中也橫一畫者即一也王字橫三畫者三
諦也豎一畫者又即一也二字三畫而有一貫之
象故從立爲號也或謂日吉神號者傳教大師嘗
於小比叡峯見三光日輪現釋迦藥師彌陀三佛
像大師問其名神告曰豎三點加橫一點橫三點
加豎一點言也其光昇空而去大師於文字見之
豎三點加橫一點則爲山字橫三點加豎一點則
爲王字高大不動者山也經緯三才者王也

並於山王與有關事不同
建[illegible]承元三年六月八日獼猴八走升台嶺根本
中堂滅燈破鼓而後入於日吉神祠自是每日參
夜競走倒滴穿璧遂隨總持院及文殊樓云衆大
惜相議而曰恐是山王明神之所崇乎大衆修法
以問神意乃大衆于神師社有西塔東谷成就房
侍兒金菊丸者年十七將兒升入浴會場[illegible]忽飛
溯兒踊躍哀號衆等以為神託遂問神意兒[illegible]
歌二首其歌詞淺貴上人說稱云此年得[illegible]之

中亦不可刪故附載茲
宇津宮彌三郎賴綱傳
宇津宮彌三郎賴綱後名實信 世爲[illegible]馬之一日熊谷蓮
生過綱於武藏野綱後從僧侍生相綱曰公部位
甚顯榮華可羨但得罪忠臣爲公[illegible]於無常殺鬼
乎然淨土行者阿彌陀佛以本願力來而攝取不
隨惡道是故念佛是一人當千之勇士也公若永孤
僧勝公嚴衛諸有何賴哉公若欲如我專修念佛
刹那之[illegible]伏激溢不忘承元二年入[illegible]

日八日綱寂公事於方上人於勝尾寺[illegible]
哉淨土要義且二補上求難記定散兩門之旨曰
多佛本願意在衆生一向專稱彌陀佛名之文曰
一向念佛定得往生然往生之得失者不依機
[illegible]公意而已苟為疑惑綱淡領解之篤物淨
業念往西方上人滅後從門人[illegible]忍受淨土觀經
疏而唯受句讀未解其義晩年雖發口名遣定寺
寶信或謂名或道定寺綱未乎西山淨業遍[illegible]
治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夜夢山谷之間有一[illegible]

盧小山連峙左右峯高信自坐盧中瞻望[illegible]
彌陀佛立在空中長三尺許信恐惟此佛自何方
來乎忽空中有聲曰此佛從信州善光寺來已而
佛漸前來威相遂巌光明射信膝信高聲念佛自
佛右手執佛左手則信所持念之像設也覺大感
嘉禎信且加正元元年十一月上旬有微疾十二
月安坐念佛而終感異尤多壽數未詳於今尚存
于西山善峯寺
[illegible]大羅闍說淡經曰衆位以愛必[illegible]

雖[illegible]飛鳥依林二十樹長則四散道有智者何幾
此身乎嗚呼恭鬼無形有時必來矣不避權勢男
女來則必爲之所得城壘不設非能所制應不備
[illegible]力有因名無量壽人民永免此害阿彌陀佛
願力任持能命此然焉生師也已得知而亦能及
入彌也問之不忘求往彼因是川夢中不爲鬼所
娩得爲彌陀所得也上慢尚成遂因聞信寧無見
哉[illegible]何讀亦宜好焉
[illegible]或問吉水大師以聖道門意究智慧而出於

生死淨土門意遂愚癡而生於極樂又中道[illegible]
往歸本願信名號者縱乎淨土之教文若智學之
則倫淨業之時節可謂順魔焉網受經疏予之贊
辭也似如心豈得無違於宗乘耶敢問何謂也曰
則曰我戰焉淨土之行人謂佛者本也習學者末
也若苦學精勤晝夜從事於斯者忘本趣末徒數
行間之墨多荒淨土之業古之學者以多聞淡解
欲得之於已也今之學者唯欲人之已知也必將
[illegible]紙長尚心非是故斥之雖然淨土宗僧[illegible]

[illegible]者學者專修淨業兼肌智學[illegible]
門之大軌檢束身心識淨土之因緣開發智心所
行或出私意所言或失常度有不能之以學則流
散放縱而淨土之業亦不可行故淨土之行人於
有餘則乃講經論二師之筆記和尚觀經疏大師
選擇集及信師往生要集觀師往生十因等七八
部總信本願名號之功德知安心起行之次第[illegible]
何小乘之所誡乎當有沙彌道遍者上人之門人
也上人告遍曰往生之業念佛第一作事不應[illegible]

問此知念佛往生義學亦可習焉遍晚年自評曰
上人既許信本願名號的學我誤以爲雖智學
不學而思又今歲老也徒爲後悔而已頃大[illegible]
之暇時繙經疏亦頗師之意也贊辭豈於宗乘
也耶我輩竊近世修淨業之人或不如蚊蠅遊日
則役酒食遊戶耐飲飽食自言持戒雖行大乖佛
意也或一句一章自昧其義講敘著述惡如依雖
自言是誰只給甚背祖教也無學之弊至於斯矣
子晚之徒尚其如此矧至白衣者彌陀名號能消

逆罪婬慾殺盜何妨往業身得本願無惡不造無學白人未知正路邪師似之惑亦宜矣我門稱學者鐘鼓陞堂對衆說法不陳經論之妙旨不敎吉水之大範笑言誑謔恰如戲場舞優俳倡之濫稽爲之朱面搆架而太學者言曰我能得撥化之巧役也果是何學者也益大淨宗之意專上淨業無各習學白衣乎斯爲美方袍何必然矣出此言之能審本末先本後末則行學相資淨土之正行反學也古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言信乎

遮日光明寺在京師阿彌陀寺之北安樂光院之南頓阿之所創也堂殿彌陀乃阿之持佛云

桑金吾某傳

金吾姓桑原氏暫記失名武州人一拜上人而意歸淨不還鄉國遂爲白衣弟子嘗卜庵乎祇園寺北數造吉水就聞淨教專業西方孜孜不捨金吾彫造上人眞儀以擬報恩上人憐之迎像持念門眼上人滅度而後一爲生身恩晨夕禮爲未幾不吾卧疾正念而終以期祥與多焉有同門尼置彫像於知恩院今在影堂是也

贊曰金吾之於大師者猶如孝子事於父母也置模其眞儀於晨夕謁則大師之丁蘭乎其志何厚哉是川影像儼然端坐大殿門者仰之無不肅敬勃如也鞠躬如也像亦有靈乎

遮日祇園在京師東山號感神院牛頭天王爲垂跡於東山瓜生山後貞觀十一年部移感神院或詔承平五年六月十三日官符曰常以觀慶寺爲定額寺則名祇園寺觀夫觀慶寺今別在感神院之中然則古所謂祇園寺與感神院牛頭天王祠異乎

淵次郎傳

淵次郎未詳姓氏武州那賀郡人嘗訪道吉水早成信根屬意淨土者蓋數十年適有上人所贈之手字厚爲秘藏每拜讀以充承諭日課持名不足數足時時向西高聲念佛而已見其容貌似然血淚思之也一年八月二十九日侵病臥於床熱

門蓮臺者來而問病次郎曰病是死期也若不死
則不得往生是以病我所好何傷神也庶師九月
朔來我語所思臺如所約次郎曰西方業成後三
日食時此我安養之期也臺問而曰子有何證而
知之乎對曰我先夢有黑衣高僧手持蓮華青白
二莖來授我以白蓮一莖曰此青蓮華一莖者所
與授新田太郎也已而白蓮之中有微聲曰九月
三日食時汝當生安養此往生之徵以故得知耳
臺懇異之至期亦往次郎言之曰命終已近願師
我沒後四十九日在此念佛又出上人之書文授
臺曰師是我臨終善知識也我有奇寄願遺與師
也於是跌坐合掌諷誦晨朝禮讚至光飾救之汝
仲郎止禮文念佛三聲奄忽而終臺沒後行於一
如遺言至四十九日夜臺夢金色阿彌陀佛住立
次郎齋室室前有一池琉璃盈湛臺問旁旅室下
有念佛聲有一人來曰此尚次郎在閻浮界所持
念之聲也今此池中當生一蓮汝須視之應作白
蓮一莖梗出蓮中有念佛聲蓮華忽敷則次郎坐

黑衣而坐將從風徐吹白蓮冉冉進來臺前次郎
下蓮語臺而曰我如於極樂界受生下品今幸進
上品已而夢覺臺深止信人益勵行業云
特行曉天商客驚於鷄鳴西方有聲樂於病惱強
次郎其人矣乎

阿波介傳

阿波介不詳何許人嘗賣卜爲業性雖愚鈍而意
朴直晩事上人發慕安養一日上人問其元曰源
空與阿波介俱同念佛功德孰愈先久待上人厄
概宗義以故能知彼此稱號其功德等然自以爲
重承訓誨以決用心已而答曰無智念佛何與上
人爲比擬乎上人遽作色而曰子言失矣我宗來
所演唱之淨門汝云何聞乎夫名號功德者阿彌
陀佛本願力之所作也同唱佛名豈隨能稱之人稱
有差別乎阿波介每執百八數珠二串已稱號數
蓋左右兩手各持一串輪珠記佛號其數量也或
問其故答曰珠子一珠撥屢上下則緒系斷絕又念
佛間斷是故我持之一串一串則以算小數一串則

以記大數大數利員如函依于若如此則緒系無
波而持名無間我祭此利害故每用一串也上人
嘗謂之曰大凡人之於道爲也至所好之事必爲
奇計彼世輕薄鈍而往生、一大串淡微旨備故出
新意允有利淨業也阿波介之備甚誠其巧哉汝
則未考歲月

讃曰大師嘗試問焉光師嘗試對焉其卿亦嘗對
之間馳馳求道此光師之學所以積微乃之漸而
能成築獄之、大也且大行者之課佛名者猶

豊夫之耕也未耜其於耕之器耜所以起土耒其
柄也或耜而無耒或耒而無耜則雖欲耕得乎介
之二穿者淨土課佛之耒耜也我門通國之所用
必用焉尤利修業其來尚矣大師賞其爲道其機
變矣

逃曰國制數珠之變兩邊有小珠串盤每一邊
串也俗說曰弟子右兩邊小珠串於中大珠串也
侍于射對於父兄故

論曰或問今視木制淨業者之數珠僅三十許小
穿一圓銅鎖相貫稱三十六通是也蓋以百八分
三取其一也阿波介之二穿亦是乎曰不爾介之
所須者百八一串也蓋左右兩手各持一串不二
圓相貫者是以得知今世稱三十六通者阿波介
之遺風而失其本製者乎或問佛已經說爲一百
八箇今時變製無乃爲僭乎曰惟大數珠者猶出
販賣家算盤惟其所算之法信可尚而已是以求
衆寶陀羅咒經曰此乃是引接下根牽課修業之
具也然則行者隨便作之可矣西河緯禪師抱漏

陀佛名用麻豆等物亦此意也何必相擊乎

天野四郎傳

天野四郎河州人嘗爲壘盜上張攻剽爲業後十
改行醒然回心入上人室剃除鬚髮法號教阿
夕上人夜半起坐獨念佛自爲潸然聲上人忽
輟念佛阿自意異之自是而後十年阿有事將往
于相州河村辭上人曰弟子歲老後會難期惟是
耿懸甚淡法門非我所能敢其淨土用心願一言
以爲生涯之賜也上人告曰淨土安心無其淡矣

惟知稱名號得生淨土而已觀夫念佛之行詢
易易修故人多依之而得往生者顯矣此是所以
指淨土之故實也薄暮之夜只汝與我而已試請
念佛汝聞之乎對曰聞之上人曰此則決定往生
之念佛也虛假念佛不成往業欲生淨土者須除
虛假要見貪歟以無識見竟日向之而未有倦厭
妻子眷屬有親暱愛而接對之頃則發矯飾往生
隨喜不論貴賤親疎無遮人倫若淨土之行人在
寺院聚落不能獨處則宜寬夜闌人定低聲念佛

若亦閑處無人不論晝夜舒當念佛如是行者何
應佛意定成往業譬如賊人匿陰覘於家財曰汝
藏之唯恐人知之也藏心念佛亦復如此爲人不
知唯佛知之安養之生寧躊躇乎阿問而曰若如
師言與資朋等相交之間惟意念佛無論轉數珠
鼓動唇舌乎若爲轉數者恐爲虛假乎上人曰
不備宗門之要貴無間修然先所指示者並門之
辭何者三心之中若闕一心者不得生是故其
表誠心相貌欲使行者除虛假而發起眞實心耳

師友交之間勿令念佛若內心眞實者轉珠亦可
曰虛假乎阿重問曰淺與念佛者若無身披袈裟
手捉數珠者恐闕恭敬乎上人曰舉止之粗唯者
道門之通軌也釋門之者孰可不遵行之乎然念
佛之行不問行住坐臥時處諸緣唯要常令念念
念相續送思察那何必以威儀爲拘礙乎蓋矣之
間不遺往生接引之頃係念彌陀此則淨土之故
實宗門之肝要者也行由淺代力所能爲之何不
及已吳隨時觸事宜爲用舍阿白上人曰辯正用

心已得究竟往生之道決定無疑帶喜色發而作禮
而於翌日阿之信空告別亦辭上人曰授始未其
後空白事上人上人曰皆佛說然投機所宜故我
以賊人事情喻行者心操彼當處身邊事機教相
應因益相會以故彼能信受阿在相州一日寄志
語同法曰我疾不起而幸淨土之生已得成辦此
則所以信受上人之說誨也庶爲我沒期之相告
言上人已而端坐念佛安然而終舉身不傾合掌
無亂同法之者如其遺旨上人日彼適相州我故

訓之旨尤似領受以今見往更不相違
嘗曰太郎論行者本心之虚實盡於斯矣可謂深
達之通鑑者也原夫上蕃遊恭之根芽萠條於漢
魏並周公詭言之悲也起滅於周宮也然當時庸
人而不知焉唯有達人能知焉務之[illegible]公之
世間外面混混然嚬矣世間之達人尚然[illegible]
是誠也種智覺者寧爲我貴也耶神鑒證明[illegible]
[illegible]太郎能以穿鑿之事對治衆生虚假之心
遂之篤而回死無乃大賢士乎

堀川太郎傳

堀川太郎嘗住于上都堀川賣材爲業太郎[illegible]
上人開法化緑川世之要術於往生業[illegible]
方貧殖之暇至心念佛上人滅後諸弟子相[illegible]
寄住於大谷太郎施材其後一日一老夫來于[illegible]
[illegible]門弟子曰我是西山之樵夫也我昨夜于[illegible]
夢故來爰中一僧來告曰施汝於上人廟材
之者只今往生極樂汝宜往結緣也我未知其人
與今在無者弟子異之乃遣使堀川使還[illegible]人
郎此盜惡稱見乎果矣於是諸弟子與樵夫結
伴詣行岩倉人曰太郎與我有故舊然頃日因疾
此依斯遂病中臨甚過而曰汝於上人常在[illegible]
頭聞我臨終已近念佛然太郎今曉念
佛安祥而終諸弟子及樵夫共爲敬嘆鳴咽而去
一日岩倉山在京師城東下栗田上吉水總[illegible]
上城四方山以爲地鎭此山當王城東方其一
也

播州老夫傳

播州老夫未詳姓名業漁魚連年二[illegible]上人配流
之道行播州行上人泛船于播州[illegible]播州高砂浦時
里男女老幼敬禮於中老夫攜老妻來拜上人曰
我是此浦之漁人也幼事殺業爲活計我聞殺生
者必墮地獄受諸苦楚上人大慈救我惡報言訖
泣下上人告曰世間有如爾惡輩爲之阿彌陀佛
以大慈悲發高世大願是故逆惡凡夫念阿彌陀號
乘本願力定生淨土汝惟念佛莫爲疑心夫妻大
喜稽首而去從茲夫妻晝則爲漁釣夜則念[illegible]

[illegible]念而終上人出之曰衆生機類雖[illegible]念佛者必得往生須以此人爲現證也

嘗曰太郎者佛門之渦木也詎知貨殖之道矣足以日稱六字之简易得無上功德之大利也西山禪夫先世與太郎有因縁乎又夫宿世所以然不若乎播州老夫者因中樂果以三捨身出世[illegible]所謂乘急戒緩者也

論曰白衣之徒投咸太師者上自太子下至庶人然凡庶之收於此傳者唯彌次郎阿波介等二三

予而已蓋是小民事輕是以古記不[illegible]者[illegible]當將日擊錄之豈遑枚舉也竊以王侯搢紳有志界長袖常出入緇門其奉佛也宜矣至[illegible]人[illegible]不業經術帯刀杖戈戰鬪勇武常介然[illegible]佛也何其至哉乃是所以皇帝尚之搢紳和之亦我日本風俗醇信佛法有緣之國也我觀漢人之論於倭國云人輕生好死短文長武夫日域之風人人樊噲將將孔明雖小吏賤卒論兵談陣也彿如同將漢人見之者誠夫若輕生好死乎從古以[illegible]武人居承平之世愛[illegible]神明[illegible]門[illegible]人其欲長壽豈知養生之道矣然乎喪亂之衛輔國擊賊鐵心石膽雖死不辭以此視之不容易[illegible]舍之非輕重之不容易取死爲國取之好則好焉然好忠義之死彼穷厚坐死者我國俗之所惡也亦夫名教修身之道者我國之文也非浮辭麗章彼徒倚几操筆而談虛論道變應事捷捷敍綴之者其文何補之有本朝士大夫短漢人之文而長我國之文矣然則鐵馬金甲之將帥

一世豪傑之英雄而奉佛之謹嚴歸道之[illegible]無加也亦宜矣輕生短文之論所以[illegible]風也

吉水實録卷第十二畢

吉水實録卷第十三

尼女列傳第八
炎祿大夫政子
走湯山妙眞
無名氏尼
仁和寺尼
播州妓女

雜收列傳第九
延暦寺僧

圓城寺住心
鎮西法師
妙覺寺淨心

背宗列傳第十
成覺幸西法師
行空法本法師
覺明長西法師
見性法師
慈心法師

延暦寺定照

吉水實録卷第十三

尼女列傳第八

炎祿大夫政子傳

政子遠州刺史平時政之女大將軍源賴朝之夫人也正治元年將軍薨政子薙髮受金剛戒或曰如實身雖婦人垂簾聽政領天下兵馬之權建保六年十月帝詔補炎祿大夫職人稱曰二位禪尼或曰尼將軍時上人道價高東國久慕德風使沙門尊覺奉書問法要上人乃述教義以問書苑

嘉祿二年七月某日終壽六十有九

走湯山妙眞尼傳

妙眞尼嘗止于豆州走湯山久持妙經兼修密供年眞往京師適聞上人讚說淨土永廢餘行策心念佛晰夕不息後專修積歲常見化佛然不語人唯告同法一尼而已一時眞告同法曰明日晡時我其去矣至期念佛跏趺而終有天樂異香之瑞云

無名氏尼傳

尼某舊記逸名元久二年正月廿一日尼依上
人受戒上人乃授以聖淨之難易其詞曰答者南
嶽慧思禪師將順世大集門學連日說法苦切訶
責聞者寒心乃曰若有十人不惜身命常修法華
念佛三昧方等懺悔常坐苦行者隨有所須吾自
供給如無此人吾當遠去竟無答者即屏衆遂寂
禪師門下皆爲高德尚穢精行不請住世何況今
時我等也乎又嘗傳教大師命門弟子行四修三
昧分而配之於中以常坐三昧充慈覺不能堪

常坐苦行故改修常行如此修行尚猶稱諸而況
吾曹下機豈所能及乎世及季末有修無人修行
得益惟念佛耳此則所以隨順佛之悲願也尼爲
信受合掌而去不知其終

仁和寺尼傳

尼某未詳其名嘗住于洛陽城西仁和寺之側來
見上人曰弟子夙有誦法華經一千部之願已竟
七百部今餘三百老朽體疲殘年不幾日暮途遠
安果其功上人曰婦人堅信老篤精修誠希有焉
然讀誦難修稱名易行不若專稱阿彌陀佛之誓
願專修念佛且論以名號神威本願勝緣自是尼
忽廢持經一事稱佛先是丹後州志樂彌勒寺有
沙門某者沙門嘗住台嶺習教觀晩年隱居王城
五條坊門富小路爲上人之徒修往生之業一日
沙門晝寢夢紫雲飄空一尼坐于雲中面有喜色
沙門怪而視之尼微笑曰我是住仁和寺側之尼
也幸依法然上人之勸發恆行念佛阿彌陀佛本
願不謬已得接引今生淨土備覺異之往白上人

上人乃遣使仁和寺驗其虛實隣人語曰尼昨日
午時身無小惱正念而終使者復事上人歎奇之

播州妓女傳

播州妓女在室津娼家世爲業建永二年上人
有讒罹厄遠赴讚州路上人泊播州室津妓女刺
小舟來到上人船頭面作禮乃啟而曰妾是室津
之娼妓也得師西遊幸拜慈顏夫人之處世也生
計品多然妾由何罪爲此鄙事如妾重罪得免苦
報無上人告曰艷冶惑人其罪誠重將來感報亦

不可測若別作廃業來棄卸業若不爾者專心念
佛阿彌陀佛有超世願後信弘誓莫疑往生妓女
厚爲領受涕泣而去自是妓女屏居山中晝夜念
佛要念西想不幾正念而逝

贊曰稱揚諸佛功德經曰若能斷蕉女人身則爲
斷絕衆生無量諸苦瘼衆苦行閉絕三途開泥洹
門今此尼女者質尼女而有丈夫識謂政子開政
官登從位稱妙眞能持法華亦解雷乘一兒久之尼能
滯難易信受合掌仁和之尼克發大誓覺功不成

妓女亦能忍嘗來間滅罪累識已得成大質豈女
人乎是以値遇大師頓破妙法閉絕三途開西方
泥洹門大師別無歷策專心念佛之教誡投妓女
於日戒教屠兒於夜戒之手何其慈哉

雜收列傳第九

台嶺僧某傳

台嶺僧某失名無知一日僧來至吉水問上人曰
我嘗心在淨土開往生之法門然信心未起呼奈
之何上人告曰祈求三寶僧禮謝而去其後亦來
啓曰我先依師大訓稱信三寶一時遊南都東大
寺會匠人多集梲架屋棟大材殆非人力所及也
然熟視之以轆轤施機關不爲勞動輕然轉舉聯
自思念良匠討畫猶其如此何況阿彌陀佛本願
善巧之力哉於是疑冰頓解淨信逆流此是感我
求懇三寶冥護之所致歟僧歸山之夕多得靈異
正念而終上人語徒曰受教發心二者各別也有
習學之人未發心忽遭境界緣現起信心之者今
此人其也以故西方行人雖聞淨教依於佛行信

心未起者當悲嘆流涕再祈三寶請三寶而後聽事
自爲思惟自有得矣

圓城寺住心傳

住心圓城之徒上人沒後心夢謁上人問淨土要
義上人告曰淨土法門無他唯唱名號而已事迹
終沒未得其詳

鎭西僧某傳

鎭西僧某其號未考一日僧來到上人室先問門
弟曰唱名號時觀佛相好其云之何對曰可矣上

人出自道場聞偈而曰源空不覺既又言若我成佛十方衆生稱我名號下至十聲若不生者不取正覺彼佛今現在世成佛當知本誓重願不虛衆生稱念必得往生吾曾假使雖爲觀想非如說觀唯信本願口稱名號則是眞淨業也未知其終積日以惟思信心決起而开之三寶此方寸裏觀既自備華竹則眞如黃金則般若所謂於信心中得見三寶南寺座標者理體之三寶也乎唯唱名號之教訓其言至近然果能之六度之行亦不過之志在名號曰不暇及於其他蓋有他乎心師遂無他之宜無[illegible]西之[illegible]當用功於觀佛者也處故以此爲問若爭許之彼外稱覺新流餘行是以大師遵其所負教其所外應對如斯可以爲師矣

妙覺寺淨心傳

淨心攝津人隱妙覺寺捨[illegible]塵累[illegible]不[illegible]日夜念佛曾無倦色閭里尊重之順化之者多一日心臥疾心身煩惱在牀而時人異之曰心師苦勵命終如此況其餘者乎發悔弱心多廢淨業上人聞之曰此人恐虛假行者不得往生乎心下後至四十九日遺衆相集修追薦乃請迎上人爲導師心給仕弟子出一箱於上人曰此是先師所持之具願充淨土人以爲嚫遂上人開箱中有衫袍僧多羅及十二門戒儀上人歸房語門弟子曰我始恐忖此人或其虛假之人乎今日見其所持物果爾矣心師年來精勤修行唯欽德爲戒師與衆大見崇信而已更非將來計其沒期錯亂亦宜哉疑者悟過嘆伏慚愧

贊曰諸經論中告曰若生前所作業終悉現前心公生平觀其所致善矣雖太師亦不可多讓其所由者胸次寂居之域不可測然觀其惡眼在耳手脚揖讓則臨命終時所由始露太師之觀其所以人爲度哉人爲度哉

皆宗列傳第十

成覺寺幸西傳

幸西字成覺嘗住于台嶺西塔南谷學台教有英

斂名遁來梓見見世相變絕本寺交屏跡閑處專
事修練晚從上人習淨教修往生之業覺悟合宗
新立本迹二種彌陀自號所立云一念義本迹彌
陀者彼義意云言十劫正覺者迹門之彌陀也言
本門彌陀者無始本覺之如來也乃是與衆生性
具之佛無有差別是故一念彌陀速成往業何勞
多念乎又彼義意云言一念者佛智一念正指佛
心以爲念心凡夫信心冥會佛意佛智一念是彌
陀本願行者信念與佛心相應心契佛智願力一

念能所無二信智唯一念念相續決定往生大經
偈云如來智慧海深廣無涯底言如來是總通名
智慧是舉果當體言導引之曰彌陀智願海深廣
無涯底言彌陀別約攝衆救主智願彼佛因果雙
舉智是果體酬因所感願是因心四十八願酬願
行故得此果智果智當體智有願心願心所成卽
是佛智智上具有諸宿願力是故智體願力所成
亦是故彌陀所有種智名爲智願是名佛智一念
之心行者信心契此智故念念卽與佛智相應言

導我依菩薩藏頓教一乘海說偈歸三寶與佛
心相應言佛心者卽是佛智疏主歸心與智相應
能所冥契是一念義界略料簡曰言一乘海者法
喩雙標也一乘者卽弘願弘願卽佛智佛智卽一
念也海者如衆流入海一切善惡凡夫皆歸彼智
願所得生也又一節記曰如來能度是心心者智
能度物眞實唯一念心也衆生所度是亦心心者
智所度此門無外是卽心一乘不他是卽心捨
邪心也歸正心也捨小心也採大心也捨漸心也

採頓心也捨聖心也採凡心也二河亦心也白道
亦心也是亦唯一念心也是名眞實心是名淺心
是名願心故云具三心必得生也覺意紹義有二
心趣體唯一念信願託願契智之心與佛智冥無
二故諸教是爲聖之教念佛是爲凡之宗聖道
諸教皆被聖人於此穢土證獲聖果淨土教門唯
被凡夫令諸凡夫往生淨土頓登初地證無生忍
也略料簡曰學法有九十六種道束爲一九十五
種外道一種佛道佛道有八萬四千門亦爲一一槃

聞藏菩薩藏菩薩藏有二一漸教頓教頓教有二一聖頓凡頓聖者十聖凡者五乘今我依菩薩藏頓教者正爲凡頓教也覺意具縛凡夫乘佛本願生報佛土頓入初地是名凡頓頓登聖故彌佛記曰直願佛果而即得當名如來藏頓教一乘是即爲聖教先求淨土頓次生階菩薩初地是名菩薩藏頓教一乘海覺實凡夫往生登初地者此約上上初益爲言下入得益漸有階降界料簡須曰對聖凡二頓揀凡爲正門釋迦爲凡出唯說頓一乘二釋迦如來出世本意爲說淨土也又覺義曰問法藏彌陀何以專爲報佛淨土生因本願答四十八中第十八願稱名念佛爲生因行略料簡曰報佛報土而指方本誓重願唯名號十念數不指時別意弘願全異餘覺意既言唯名號故生因願唯念佛名非身意業凡夫至心稱佛名號頓超娑婆入初地位良以如來不可思議宿願增上強緣力故界料簡偈曰塵沙法中不可思議者即此意也又覺義云彌佛記曰彌陀有二種一化身候

是也玄義曰由衆生障重染惑濃處佛恐作想眞容無由顯現故使假立眞像以住心想同彼佛以證境故言假立報也今此觀經所說稱名彼假立彌陀名號也若依此行行者可得假立生假立者胎生也是即通諸佛即文云言念佛者即專念阿彌陀佛一切諸佛亦如是下品等念佛同之此彌陀與諸佛相望互可論親疎得失是名爲機且雖有順彼佛願利益若比垢上大利全非比校也二報身是別意弘願彌陀也玄義曰又無量壽經曰法藏比丘在世饒王佛所行菩薩道時發四十八願一一願言若我得佛十方衆生稱我名號願生我國下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今既成佛即是酬因之身也託彼願爲增上緣如說大經念彼彌陀即念十方一切諸佛也全無彼此不同差別故名念佛三昧具如眞身觀文覺意念彌陀佛有二種別觀經第八形像觀者先模眞身爲形像身假想觀察爲眞方便故念此像討爲假念念化身故眞身觀佛正說眞身即是報身念此名爲念眞

念佛稱念化身受胎生報生化淨土稱念報身受
化生報生報淨土念像唯願彼佛本願非契其實
如來本願稱念報佛正契本願超凡直入初地妙
業亦稱佛記曰然正十方諸佛所護念有願極樂
稱彌陀若實欲得不退者且轉菩提心願極樂附
諸佛念彌陀但稱禮化身唯彌陀與衆生彼此三
業不相捨離無諸佛三業外加護唯有念其身名
號諸佛與衆生彼此三業不相捨離何以故念其
彌陀即由念十方一切諸佛故彌陀經中云聞是

諸佛所説名及經名者是諸善男子善女人皆爲
一切諸佛共所護念皆不退轉者正指其身名也
又彼義曰具足三經淨教義成用大經者爲取本
願用觀經者爲歸稱名用小經者爲取佛證是故
淨土三經具足念佛往生成就圓滿故畧料簡曰
具三經者必持心若少一經則不成又彼義曰念
佛往生其間成立必由信心與彼佛智一念之心
相應契合此事成立任運往生不出時節久近念
修多少事業淺深如是等義覺之所立名一念義

覺之門人有正定正緣明信入其善性勸信並承
敎覺各事弘通於中定緣二師後投長西信其性
等不改所習上人責其所立覺固執不納上人曰
汝爲謬解何在我門遂擯出焉未詳其終

法本行空傳

行空字法本上人之徒背宗異解所立同覺上人
擯之不測其終

覺明長西傳

長西字覺明讃州人時人呼之曰九品寺上人年

甫九歳來于京師就[illegible]學博士受外學年十九薙
髮卽師上人久事門下習淨土敎上人滅後遍歷
諸寺參尋知識謁俊芿法師研學止觀値佛法禪
師得敎外旨及起信釋論賛之盡理淨土敎門凝
習極大有出雲路住心者佛隴之裔敎觀之道淺
捜理窟時有渠學兼弘淨土乃作選擇集目建諸
行本願之義明臨學台敎並諸彌淺忽遷吉水伏
諸行本願之計明所立義曰念佛諸行皆是彌陀
如來本願隨所修業皆生報土三一切穢土修業之

人有九品別機宜異故九品行者倶生報土隨機
任業有來迎別生已即是所證齊同不退平等倶
是極樂華藏世界海會大衆直受法樂智至十方
於諸佛所歷事供養現前蒙記頓歷十地忽到補
處或於十方速成正覺或以大悲起闡提願自證
化他應化濟度盡未來際業用無方第十八願念
佛往生第十九願聖衆來迎第二十願諸行往生
第十八中有三業念前十三觀是觀行觀修習定
善思惟方便正受觀成二尊散善臨終見佛眼開

證境是觀觀觀佛念佛定散門異得定證境三
昧是同故觀佛念佛而三昧爲宗或約尊提請定
善爲宗約佛自開散善爲宗二門互取以成一宗
如是等義即彼所立也明門人英哲甚多澄空理
圓覺心阿彌陀空寂十地道教上衍證忍如是諸
輩各以所承化道遠近於中澄空理圓宗研天台
說法流美從明兼習淨教一時法藏比丘五劫思
惟唯思惟行兩哲諍論明乃作章號名五劫思惟
諍論章蓋是決判兩哲之諍論也其評曰五劫修

行非唯思念淨影等師如是判故明造建一宗於
讚州西三谷盛弘淨教覺心住彼能繼道法彌陀
當立十六定善義蓋依玄義釋名門成立其義空
寂多有著述大經有五卷疏善導觀經疏述八卷
記又甚元照彌陀經疏集三卷鈔道教杖錫關東
廣化道俗兼弘通智者敬尊門輩非一連續揚化
上衍證忍倶踐師蹤住九品寺恒荷教乘紹隆宗
義明終沒無聞

見性傳

見性長州人有證入者證空之徒入以所承法授
覺入入以傳性性乃於備後州蓮臺院弘所學新
立三心所廢之義大背宗乘所立義曰觀經流通
付囑廢前定散法唯立名號以本願故是九品散
善亦廢上上三心直通九品各有十一門故三心
亦廢三心正因第四門故又性義曰稱名念佛即
成半自力半他力南無二字是自力故阿彌陀佛
即他力故不考其沒

慈心傳

慈心嘗務敬觀之得幽冥有敬日者受宗乘於長
樂寺隆寬日以所學傳心無遺心住洛東大播化
導所立義曰餘行亦是彌陀本願非唯念佛以本
願故得生報土冊詳其終

台嶺定照傳

定照台嶺之徒自恃名大惡淨宗之弘通自若甞
選擇集毀破念佛乃以破文贈長樂寺隆寬見亦
述顯選擇集以返贊焉且嘲照曰汝僻破之不中
者猶若暗天飛礫也照甚生忿恨引台門衆相

議而白官曰寬等恣專修宗義譏諸宗言亦不敬也盍
放逐之乎於是流寬等令發大谷墳墓投源空遺骸乎鴨
川衆議已定乃託事於寬主淨土寺圓基捧疏詣
闕奉詔聽之遂貶寬于奥州嘉祿二年六月二十
二日台嶺衆徒擐甲執戈馳圍大谷將破廟堂平
匠作時氏令親衞校尉藤盛政制止之衆等不從
政大震威衆徒逃去照然未詳

贊曰往者士蔿諫晉侯而曰無喪而戚憂必讐焉
無戎而城讐必保焉大師者高發僻邪行慈術
常以悲心觀於世間欲普使衆生脫於苦厄也然
之破於選擇也可謂無喪而戚無戎而城也鎮涉
之憂叡年之讎其如有讐保何哉保元皇帝嘗謂
曰不從朕意者三焉台衆嚴恩鴨川暴漲樗蒲得
失是也今也大衆從上章勢不可止焉朝廷制可良
有由哉

論曰執諸行本願之者其志高遠目以稱佛爲不
足行雜以諸行強言佛意也計一念往生之者其
志懦怯目以多念爲不堪行畫以一念爲言成辨

也然二計者各有得失謂執諸行於佛意者雖勇行
道而信稱名佛也薄矣計一念於成辨者雖危行道
而信稱佛也厚矣一者察理不精是以並有僻見
之弊大背佛意不能往報域也若夫三心所發之
義信佛稱宗與人之害不言而自顯其弊甚於向
之二者其罪不容於死然盍奮往報域而已哉必有
所往乎蓋以諸行及一念之者或有改節乎今嘗
爲說之二者聽之稱佛之行可以信可信而無
息則偏無間修聖道之行可以與可與而無雜修

不傷無餘修位而不轉與而不奪無忘無雜則於
是乎始契佛意淨土之生寧有徬徨乎謹歷選前
世宗祖之書盡形唱佛得生淨土其一念得生者
臨終迴心之屬也然則何爲計一念往生之義乎
夜行者之於誹佛也惟恐不及日亦不足矣得有
何暇而雜餘行然則何偏執諸行本願之義乎或
問予所責之二三子者釋門之英賓淨宗之巨擘
也予論過矣豈所謂小人而不忌憚者乎曰月燈
三昧經曰云何名守護正法所謂一切諸法衆生

以法降伏是名護法彼雖英才而既背正宗我何
畏焉亦涅槃經曰殺害蟻子猶得殺罪殺一闡提
無有殺罪率天下之人而禍淨土者必二三子之
言夫彼自侮而後我侮之彼自毀而後我毀之紛
紜繆戾自取僻見之罪我不傷之唯鳴鼓而攻之
於我矣罪焉予亦釋二三子文過乎我亦鳴鼓而
攻爾乎或曰背宗之師唯此而已夫乎曰亦有焉
然未詳何師之誹我亦告爾或訶曰善導和尚常
建安心起行二門之義言西方之行人學淨土教

者得經疏之大義者雖不念佛依安心門得往生
也其起行門必依專雜往業得成就雖念佛若缺
敎義者不得往生也復或訶曰淨土敎相有行門
觀門及弘願門而行門弘願門必得往生其行觀二
門之人不得往生此則所以未知弘願門之義也
是則淨土之行人當努敎義而知弘願門也復或
訶曰以稱名行得往生安養者初心行人也當傳聞
淨宗之奥義以得往生寂光淨土也如是之輩非
惟國朝亦在支那多惑人民稱大乘論對法論等

無著天親諸大論師釋諸經論種種文義有四意
趣一別時意言唯由發願而得往生西方者此是別
時意今許此文論言唯由發願者是簡持義簡去
念佛之行持取唯空發願即是別時意也唯由發
願之言意顯兼行非別時之意也然通論家有二
謬解有釋者言念佛修十六觀等即是發願又有
釋言論師雖爲願言意亦取其念佛亦是別時之
言行攝論至於支那惑者朦朧妄解文義諸德和
會之輕淨土之敎門天下從之廢西方之修業明珠

失傳具丕在中者百有餘年吁悲也哉至李唐光
明善導和尚儀設會通釋大公羣情倒濁忽迴復曜
永彼乃歎而曰若誰奈劫能出如此不忍之言雖
然倘願一切欲往生知識等善自思量寧傷今世
能信佛語又信行禪師魏郡人從相州光宅寺雲法
師學隋文帝開皇之初住眞寂寺乃撰對根起行
三階集錄及東山所制衆事諸法合四十餘卷或
謂三階佛法四卷法界衆生根機淺深法一谷徐
難得之其餘二十九卷未見之也但所釋義不刎

常軌文言易解未詳宗旨嗚呼禪師所立三階佛
法普別諸門大害佛門謬解之甚不有過焉開元
釋教錄曰其徒既衆即以信行爲主別行異法似
同天授立邪三寶勅諸寺三階院並令除去歷代
三寶記曰費長房錄（開皇十七年翻經學士費長房進開皇三寶錄十五卷）
中初別信行撰述而後同二十年判斷不聽流行
行師三階佛法非惟通損諸教亦別誤淨教界舉
其相者無量壽經六八弘誓之中說言唯除五逆
誹謗正法而至說觀經卻攝取之五逆毀法之者

經說相有取有除兩文不同聖言相違古今太
德釋此兩經有十五家於中信行禪師釋此兩經
除取以二三階別取失大經旨歸若依所解便有大
過反大誠之文莫大于禍懷感師責之曰法藏比丘
發斯弘願除令有通謗之過爲聖智不足應言不
周悉耶如法藏言無有咎耶禪師有謬解德進退
一途何以逃責（神都福光寺僧某一時忽在其所見信行師作大蛇身遍身總口又見學三階人死者皆入此口中莫知公處又慈門寺僧孝慈在岐州說三階佛法時有一優婆夷持法華經慈爲說曰不念前誦大乘經者入阿鼻地獄急須悔優婆夷仰捨法華衆僧[illegible]

少亦上持誦又有元宜優婆夷不信受之一日說亦爲衆說三階法時優婆夷於大衆中燒香誓若我持法華不獨佛意願身受惡病若又稱佛意願不當時慈在高座飲音不語合會[illegible]集錄者亦失音不語當知信行損已誤他者者羞之諸德責之）惟夫彼別時意引
論但之信行所立其言似高尤所易惑可不懼也
哉又宋延慶宗本禪師曰世有邪師說道円由是
極樂國土又是諸佛安宅令人觀照拙拙做作般
精遲氣急道三關言稱返本還源見性成佛聽得
肚中一般又言六種震動師子作吼此等之人年
老成癡不沉鬼窟又有邪師不識大聖洪名不[illegible]

念佛功德謬説坎男離女水火既濟妄將南無阿彌陀佛六字分解六種邪解詐惑迷人輕慢大聖罪同割截肢體出佛身血此等之人師與弟子俱入地獄文有邪師説道頓悟法門令人不用念佛僞辯陰陽之理脱衣仰臥觀空此等之人與魔作伴永劫沉淪可悲可痛哀哉苦哉文鑑庵釋門正統云吳郡延祥院僧茅子元者初學于梵法主衣倣台宗出圓融四土圖晨朝禮懺文偈歌四句佛念五聲勸諸男女同修淨業自稱白蓮導師坐受

衆拜謹葱乳不殺不飲酒號白蓮菜人其邪教徧謂之傳道與之通婚者謂之佛法相見傲僧慢人無所不至愚夫愚婦轉相誑誘聚落田里皆樂其妄有論于有司者正以事魔之罪流于江州然其餘黨效習至今爲盛東湖磐師議之曰嗟夫天下之事未嘗無弊也君天下如禹湯而有桀紂相天下如周召而有斯莽道本老莊而有歸真靈素釋本能仁而有淸覺宋徽宗朝西京寶應寺僧孔淸覺居杭之白雲庵依倣佛經立四果十地分大小兩乘造論數篇傳於流俗從之者稱白雲和上名其徒曰白雲菜後流恩州

元信三教皆有其弊也所謂四土圖者則竊以台宗格言以雜偈華皆鄙薄言辭晨朝懺者則撮略慈雲七懺別爲一本不識依何行法偈吟四句則有類於樵歌佛念五聲則何關於十念號白蓮則妄託於祖稱導師僣同於佛假名淨業而專爲姦穢之行猥褻不良何能具道嗟夫磐師之論至矣盡矣呼不肖之徒出于其門也猶良田生於稊稗淸世有於盜賊其弊誠不可免焉孰以稊稗盜賊咎其良田淸世也邪異邪錯誤寃類妖怪幸無我

國不亦宜乎觀夫世人多見罪邪師人諸僧徒倡唯之中而莫之知辯也天下皆貿然不能守處吉水正宗之道也鳴呼悲乎隱僻之説詭異之談後世必有逃焉我痛之深矣故論之詳矣世間諸異説淨土之者早翻執計歸我正宗或問背宗科之魔於尾卷亦有説諸曰有爲菩薩行此經要集曰夫人當知初修行菩薩不應與聲聞比丘同居房舍不同坐牀不同行道亦大般若經曰説正法者我尚不聽任菩薩乘善男子等聞其名字況

眼見盲豈許其作聲聞尚爾況背宗乎定照者父伝
謗添之者魔徒之首闘乱之魁實是吉水之罪人
也如此之類我別科治未不亦宜乎我誅雖驟而
尚[illegible]女雖收同卷不亦恕乎
述曰古者台嶺座主有淨土寺今寺埋滅為剣落
之號在台嶺西麓

吉水實錄卷第十三

吉水實錄卷第十四目錄

吉水實錄卷第十四

淨土宗運廢塞志第一

朝廷屢議禁淨土教謂正治帝建永年間建曆帝建保年間貞應帝貞應及嘉祿年間天福帝天福及延應年間也法命不夭嚴制數罷

論曰或問我考西天支那之法運屢有障蔽佛坐樹下將成無上正眞之道時惡魔波旬來爲惱亂卑其滅後或斬道樹或焚貝多支那三武暴虐尤酷周世宋徽亦厄我法皆悉國亡身斃感報如響至于國朝君臣聖賢崇奉三寶自我法東漸以來未曾有若西天支那之障弊也然淨土教門屢有廢塞者何也曰日域佛國王臣輔之淨宗草創亦是國家之力也有其廢塞也豈夫我佛國聖天子之所爲哉則是彼第六自在天王之所爲也竊以念佛法門機教得時吉水立宗同佛成道法子法孫相續出世處處振化盛師子吼承安年來魔宮應屢有動搖淨土教門屢有廢塞亦宜矣夫時有法將必出于世奮勵[illegible]

興教門宗乘自若傳至今日不亦幸乎於戯易有
損益月有盈虧損益互基盈虧相倚知道之君子
可不慎也哉

淨土依憑法門志第二

淨土所依法門三焉謂有經焉有論焉有釋焉斯
三各有正依焉有傍依焉第一正依經者佛說觀
無量壽經一卷宋元嘉中畺良耶舍譯或謂此經
單本藏中無重譯之文又或謂曲考諸記此經翻
譯凡有三代一觀無量壽佛經一卷如來滅後一

千餘年未詳何帝年後漢代第一譯出但失譯者
名二觀無量壽經一卷亦云無量壽觀經如來滅
後一千三百七十三年宋文帝世西域三藏畺良
耶舍元嘉元年甲子於楊州第二出之三觀無量
壽佛經一卷如來滅後一千三百七十餘年宋文
帝世罽賓沙門曇摩蜜多元嘉年中第三出之
三代譯經同本異譯此中耶舍本現在于世前後
兩本並是闕本愚謂此經佛自稱首題名曰淨除
業障生諸佛前經古有異譯欠闕不傳唯有此耶

舍所譯一本流布于世以故震旦日本諸家所依
世講演賛解極多矣佛說無量壽經一部二卷此
經曹魏代天竺三藏康僧鎧譯或謂此經古來有
新舊十二代譯而五存七闕言五存者一此僧鎧
譯二清淨平等覺經二卷魏帛延譯三阿彌陀經
二卷吳月氏支謙譯四大寶積經無量壽會二卷
大唐菩提流支譯當彼經第十七及第十八卷大
寶積經有四十九會此無量壽會當第五會凡本
五無量壽莊嚴經三卷大宋西天三藏法賢譯

上五經同本異譯也又或謂清淨平等覺經一部
二卷後漢月氏三藏支婁迦讖譯阿彌陀經一部
二卷此經亦名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
人道經譯人如初或謂無量壽經一部二卷譯人
如初或謂但有晋永嘉年中竺法護所譯之本亦
名無量壽經藏中今缺又古觀經疏所指大本即
法護所譯也大寶積經無量壽如來會第十七十
八譯人如初或謂寶積經總集方等諸大乘經四
十九會爲一部經四十九會第七即無量壽會也

以上五經其六字等覺與阿彌陀並譯出法藏比丘二十四願無量壽與大寶積會共譯四十八願世有單本四十八願經一卷乃是於無量壽經錄出非別有本也又無量壽莊嚴經譯三十一願輔行且願數不同部異見別不須和會然細論五經大旨起盡皆同似同梵本但譯師之異廣略隨宜耳而刪漢譯部異見別者則顯佛說是同隨機不等至結集翻譯皆不同也然則同異之說未敢定判覽者詳之又或謂此經總有十二代譯且依開元

釋教錄者第一桓靈帝代（從桓帝建和二年戊子至靈帝建寧三年庚戌中間凡二十餘年）安息國沙門安清字世高譯名無量壽經二卷見別錄（內典錄貞元錄刊定錄同之）第二同桓靈代（從桓帝建和元年至靈帝中平三年中間）月氏國沙門支婁迦讖於洛陽譯名無量清淨平等覺經亦直名無量清淨經（上下）吳錄也（內典貞元刊定同之但刊定云初出）第三吳代月氏國優婆塞支謙字恭明一名越大譯名阿彌陀經二卷內題云佛說諸佛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亦名無量壽經見竺道祖錄僧祐錄也（內典貞元同之刊定中以內典為別經名僧鎧譯）第四曹魏代印度沙門康僧鎧以嘉平四年壬申（內典刊定同云魏齊王世嘉平年）於洛陽白馬寺譯無量壽經二卷見竺道祖晉世雜錄寶唱錄也（內典貞元刊定同之但內典云第七譯）第五同代（內典云前魏高貴鄉公世）西域沙門帛延以甘露三年戊寅（古今譯經圖記云丁丑）於洛陽白馬寺譯名無量清淨平等覺經二卷見竺道祖晉世雜錄僧祐錄也（內典貞元刊定同之但內典云第三譯刊定云第二）第六西晉代（亦云北晉）沙門竺曇摩羅察晉云法護以永嘉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內典云懷帝時永嘉年）譯名

無量壽經二卷見竺道祖僧祐錄也（衆經目錄內典貞元刊定同之但刊定云第四譯）第七東晉世西域沙門竺法力以恭帝元熙元年己未二月譯名無量壽至眞等正覺（見）經一卷一名樂佛土樂經一名極樂佛土經見釋正度錄也（內典貞元圖記刊定同之但內典云第六出）第八同代迦維衛羅國（內典云北天竺）沙門佛陀跋陀羅晉云覺賢以宋永初二年（宋武劉宋）於道場寺譯名新無量壽經二卷見僧祐寶唱錄也（內典圖記貞元刊定同之）第九宋代（劉宋云文帝時）涼州沙門寶雲以永初二年於道場寺（二錄云六合山）

出譯名新無量壽經二卷見道慧宋齊錄也（内典錄貞元刊定同之但内典云第七譯）第十同代罽賓國沙門曇摩蜜多宋云法秀元嘉年中（開元刊定云於祇洹寺出）譯名新無量壽經二卷見真寂等錄也（貞元刊定同之）第十一大唐代南印度菩提流支本名達磨流支唐云法希天后改為菩提流支唐云覺愛譯寶積經（神龍二年創首先天二年功畢）此經入一部一百二十卷單重新舊合譯四十九會於中折取二十六會三十九卷為流支新譯餘二十三會八十一卷並是舊譯同編入之新譯之中

第五無量壽如來會二卷即此經同本異譯（貞元同之）上來並依開元錄也第十二大宋代西天沙門法賢譯名大乘無量壽莊嚴經三卷見象邦文類此中迦讖支謙佛鑑流支法賢五本見在除七闕本愚謂初或謂以帛延為所在以迦讖為所闕次二或謂共支為初或謂第三或謂並以無量壽會為四十九會中第五或謂為第七並所實有異乎三或謂中第三精詳尤足依憑矣所在闕有五本震旦日本共取曹魏本讀誦講演造疏述義又

相傳明其惟佛鑑之所譯而已阿彌陀經一卷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震旦日本人多誦持著疏寓者蓋十有餘家前哲謂美金玉奪光大唐三藏法師玄奘亦譯此經為一卷名稱讚淨土佛攝受經與羅什經同本異譯或謂秦本列六方諸佛稱讚唐譯具在十方諸佛稱讚此亦譯師適時廣略不同能飾淨土文謂秦本脫去四方者不曉翻譯部別也天台指阿彌陀經為小本前無量壽經為大本觀無量壽經處兩經之間義當中本也又無

量壽經嘉祥名雙卷經與名兩卷蓋編為二卷故又善導無量壽經名大經三經之中文相廣故指阿彌陀經名小經經文簡約故淨影道綽同之無量壽經以阿難彌勒為對告人特囑彌勒令廣弘持觀無量壽經以阿難韋提為對告人別付阿難流通未來阿彌陀經以舍利弗為對告人告舍利弗意在流布耶是故善導曰釋迦如來告身子即是普告苦衆生也謹案三經教起所因加擬所讚曰或漸或頓明空有根性利者皆蒙益鈍根無能

雖開悟萬劫修功實難續一時煩惱百千間若徒娑婆證法悉六道恒沙劫未期驗此貪瞋火焼苦不如走入彌陀國是故釋迦世尊悲憐重障輩鮮不知梵音自鳴舍衛證明不識舌相忽現祇林韋提慈憂演觀經於王宮牟尼悦豫說大經於茅城共勸往生遍洽群萌施其妙術逮及遐代已上三經爲淨土正依經又大唐慈恩上三經外加鼓音聲陀羅尼經以四部經爲淨土本經然流支曇鸞道綽善導等宗祖唯以三經爲正依矣國朝亦爾

淨土法門散在大藏而未有若斯三部受持講述之盛也夫正依論者無量壽經優婆提舍一卷亦名淨土論亦名往生論亦名無量壽經論此論天親菩薩所造後魏三藏菩提流支譯東魏曇鸞註之爲二卷號日本元興寺智光法師作往生論疏五卷而彼取實師以爲義節矣大凡就論有宗釋二論謂就一類經總撮宗旨建立法義名爲宗論別解文句名爲釋論今此論者宗論非釋論總述淨土契經之宗義故又論師造論有種種相或通申論或別申論如龍樹中論十二門論等是一代通申總陳大乘故如龍樹智度天親十地是一經別申別釋大乘故今此往生論所望不同若望一代則別申論既言無量壽經優婆提舍故優婆提舍此云論議即是無量壽經論豈非別申乎若望一經則通申論所釋本經三部名同無量壽名既無所局所說義理亦無不通此則通申淨土之三經也何以得知論中所立通三經故論有二重初說偈總標分說二十四偈標三經義故二釋偈解

義分長行釋偈頌解所標義故解義分中說五念門一身業禮拜門二口業讚嘆門三作願門四意業觀察門五迴向門淨土三經所說義理不過五門故是故論主攝經宗要立此五念以故此論通釋三經矣然日域淨土祖師皆以此論爲淨土正依論也後正依釋者觀經疏四卷謂玄義序定散四分也又般舟讚法事讚觀念法門往生禮讚各一卷並大唐善導和尚所製也嘗延暦寺智證大師踰溟求法得觀經疏等歸時仁壽三年於中般

丹讃不此將來吉水在世亦求度本朝編以終南
悟眞光明善導大師淨業大和尚者三昧證者五
明達土緇州化生密州出家西河傳宗東陽振化
終及講觀經有玄義七門有文句三卷以至敎相
行儀五部九卷亦依觀經乃是桃本地之慧燈明
照佛意之弘願羅垂迹之靈筆永貽無窮之大謨
觀念法門文章目疏科直釋法學因緣想別讃頌互
細精文著微須色十三定善之妙義九品散善之
高釋西方受用之論別時意趣之辯皺皺乎如圓
顯湯湯乎如方義雖然果義係爾寢息誠是匡宗
之權衡祭邪之神劍也何況造顚服本感於靈機
果證於顯證義既貫之一如佛釋法於感無譯之修
多羅乎鄉亦金口之牽言乎已上五部淨土正依
釋文也淨土教籍芳籤充棟然一家法胤歷代祖
師皆以三經一論五部釋文正爲依憑成立義理
莊嚴宗旨也又初傍依經者後出阿彌陀偈經一
卷後漢失譯此經唯五十六句偈頌說法文體簡
古始終無辨者此經說彌陀先世念法比丘發願莊

嚴妙土也阿彌陀鼓音聲王陀羅尼經一卷失譯
此經說彌陀國城父母親屬也般舟三昧經一部
三卷亦云十方現在佛立定經後漢月氏三藏支
婁迦讖譯藏中有大方等大集賢護經跋陂經並
與般舟同本異譯專說現在佛悉在前立三昧九
十日中觀想稱誦彌陀摩訶止觀常行三昧所準
之經也如來爲悲賊沙最勝總持經一卷大宋太
宗朝西天三藏法天譯此經說無量壽佛說神呪
爲衆生延壽命終卽得往生極樂也妙法蓮華經
十部七卷姚秦羅什譯此經說彌陀過中化緣之
初及女人聞經修行卽往安樂世界良以十六王
子爲大通時覆講爲物結緣其諸王子各得成佛
西方號阿彌陀以果驗因爾時乃爲第九王子爲
衆講說彌陀爲物結緣明矣故古往今來生淨土
者並第九王子當時結緣之衆矣悲華經一部一
卷西天三藏曇無讖譯此經說西方三聖各於因
時名無諍念王不眴太子尼摩太子供養寶藏如
來發大誓願時如來爲授未來成佛劫國名號之

記也一向出生菩薩經一卷隋天竺三藏闍那崛
多譯此經說彌陀因時名曰不思議勝功德太子
太子從寶功德威宿劫王如來聞法本陀羅尼剃
髮沙門成等正覺成就衆生也首楞嚴經具云大
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
一部十卷唐天竺三藏般刺密帝譯此經說勢至
菩薩獲念佛圓通也文殊說般若經具云文殊師
利所說摩訶般若經二卷梁扶南國三藏曼陀羅
仙譯此經說修一行三昧專稱彌陀也方等大集

經此經說修佛立三昧中道觀法與前般舟經同
本異譯也愚謂綱目及朝鮮目錄言大集經一部
六十卷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也又武州増上
寺藏中有大集經一部三十卷曇無讖譯也又有
大方等大集經菩薩念佛三昧分一部十卷天竺
三藏達磨笈多譯也學者應知大方廣佛華嚴經
一部四十卷罽賓三藏般若金剛譯晉本一部六
十卷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譯周本一部八
十卷于闐國三藏實叉難陀譯此經說解脫長

者得唯心念佛門及普賢依願王得生極樂也十
方隨願往生經此經大灌頂經卷第十一普廣品
名灌頂隨願往生十方佛土經是也東晉帛尸梨
蜜多羅譯此經說由娑婆濁惡偏讚西方也大集
日藏經此經說念佛隨心觀見大小也愚謂藏中
有日藏月藏各十卷並高齊天竺三藏那連提耶
舍譯也目連所問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法天譯
此經說無量壽國易往易取也十往生經一卷具
云十往生阿彌陀佛國經偽疑錄收此經說菩薩

守護念佛之人也觀佛三昧經十卷東晉天竺三
藏佛陀跋陀羅譯此經說文殊常生極樂也文殊
師利發願經一卷譯人同上此經說文殊發願求
生極樂也入楞伽經十卷此經佛懸記龍樹生極
樂國也大品經亦名摩訶般若經一部二十七卷
鳩摩羅什譯發覺淨心經二卷隋北印度健陀國
三藏闍那崛多譯大悲經一部五卷高齊天竺三
藏那連提耶舍譯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一部四
卷鳩摩羅什譯大乘同性經二卷天竺三藏闍那

耶舍譯藥師如來本願功徳經一卷隋天竺三藏
達摩笈多譯藥師瑠璃光如來本願功徳經一卷
大唐三藏法師玄弉譯與上經同本異譯無字寶
篋經一卷千手千眼陀羅尼身經一卷共菩提流
支譯十一面觀世音經一卷天竺三藏耶舍崛多
譯十一面觀自在菩薩經三卷天竺三藏不空譯
請觀音經一卷具云請觀世音消伏毒害陀羅尼
經東晉天竺三藏難提譯稱揚諸佛功徳經三
卷元魏天竺三藏吉迦夜譯觀世音授記經宋天竺

龍國沙門曇無竭譯海龍王經四卷西晉月氏國
三藏竺法護譯佛名經卷或五或七共菩提流支
譯華手經十卷鳩摩羅什譯大法鼓經二卷宋天
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木槵子經一卷失譯附東
晉錄譬喩經一卷大唐三藏法師義淨譯月燈三
昧經十卷高齊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又有二
本各一卷並宋沙門釋先公譯亦名文殊師利菩
薩十事行經彌勒菩薩所問本願經一卷西晉月
氏國三藏竺法護譯善王皇帝尊經二卷亦名善

王皇帝功徳尊經歴代三寶錄太唐内典錄共爲
妄収惟無三昧經一卷歴代三寶錄安清師爲疑
[illegible]大唐内典錄並爲妄収占察經舊爲僞妄至唐
入正及不空羂索如意輪隨求尊勝無垢淨光光
明如是等經不可稱計或指極樂或勸念佛恐文
繁故不舉說相此等諸經皆取以爲淨土傍依經
也或傍依論者十住毘婆娑論一部十七卷龍樹
菩薩造鳩摩羅什譯此論以念佛法爲易行道亦
廣破小乘法令住菩薩之行自利利他速登佛果

地也大智度論一部百卷造譯並同上此論[illegible]
樂多集功徳者應求生淨土及說釋迦彌陀各有
淨穢國土也大乘起信論一卷馬鳴菩薩造但有
兩譯一梁西印度三藏法師眞諦譯二大唐實叉
難陀譯此論勸言若人[illegible]不値佛應專念佛也
如此等論取以爲淨土傍依論也後傍依釋者纔
出高僧補持淨家志故略茲不錄論曰或問傍依
經中多雜僞妄何也曰西河用之予何妄議焉非
惟西河古來高德亦有用焉曰可得而聞乎曰弘

決引淸淨法行經補註評之曰准諸目錄皆推此
經以爲疑僞文義既正或是失譯乃至今家所引
像法決疑妙勝定等意亦如是如涅槃後分本在
僞且至大唐刊定始入正經豈以時人未決便推
入僞大師親證位在初依不應銜用西洲用僞准
之應知或問菩提流支有麒麟聖財論四卷曇鸞有
有往生論註解二卷原承流支大扶教門道綽有
安樂集二卷懷感有群疑論七卷此是淨土宗亦
之正統專指西方之高祥不攝正依者何也曰上

來法門志之所明且擧二家之定式豈我志也耶
符爲予議爲流支聖財實有評爲僞作之者小子
淺識金錍難辨或眞或僞豈爲固執乎傍依尚是
用含在入正依何言爲曇鸞所制咸實高代之珍籍
我家之奇寶也宜與諸識既同於書友也感師嗣
法於終南吉水遍家之師然所述群疑以唯識判
淨土師資異趣雖法系同於根幹我必曰之傍依
釋也又吉水大師有選擇集二卷三經私記各一
卷亦當旃攝於正依也或問予浚好古惟恐事逸

又吉水有金剛寶戒章本願義疏何不筆之耶曰
此二書蓋杜註假托之比也我嘗嘻大息所不取
也好事之者僞作爲名於吉水乎與選擇私記久
爲同隊此書之徼幸也然有先賢具眼之者既沙
汰之豈逃達者之識見乎其寶戒章者以爲文體
志操尤不似大師也其義疏者以爲鎭西記主未
宣此書僞作者明矣君子確論若指掌也強欲爲
吉水手澤而所出于大師凡案其欺孰也耶

淨土佛祖正統志第二

久遠劫來諸佛出世先覺道者能覺後覺後覺成
覺亦能令覺未覺如斯展轉覺覺相續覺者益繁
横徧十方之刹土竪與三世之劫波曼殊師利菩
薩曰我於過去劫之中因觀佛故因念佛故因供
養故今得一切種智是故一切諸法般若波羅蜜
甚深禪定乃至諸佛皆從念佛而生故知念佛是
諸法之王依此觀之吾番出世之諸佛無上正覺
之大道亦是念佛之力也是以佛之出世也未始
不欲讃說彌陀指示淨土我大雄氏今亦從[illegible]凡

數告會衆慇懃付囑說無量壽經於王舍城耆闍
崛山說觀無量壽經於王舍城頻婆娑羅王宮說
小阿彌陀經於舍衛國給孤精舍等是也如來滅
後大迦葉等五百阿羅漢於毘婆羅窟結集小乘
三藏又文殊彌勒阿難陀等結集大乘藏於鐵圍
山各弘闡浮俱利衆生淨土三經者乃是鐵圍之
所集也自是付法藏傳二十四聖次第相承即迦
葉阿難末田地商那和須優婆毱多提迦多彌遮
迦佛馱難提佛陀密多脇比丘富那夜奢馬猛迦

毘摩羅龍樹迦那提婆羅睺羅多僧佉難提僧伽
耶舍鳩摩羅馱闍夜多婆修槃頭摩拏羅鶴勒那
師子尊者於中馬猛是第十二祖龍樹即第十四
祖婆修槃頭即是第二十二舊翻天親新譯世親
此三菩薩於淨土教所立有功故殊爲依憑祖謂
馬猛造大乘起信論建往生淨土不退方便西河
引此爲據龍樹造十住毘婆娑論建難行易行二
道陳彌陀願勸安養土亦造大智度論往往陳說
淨土事義亦作十二禮爲淨業之軌式鸞師立爲

三藏問長生道三藏授以觀無量壽經教爲長生
不死之法鸞師乃投爲師親受指授註往生論又
作彌陀偈奉讃大經亦作安樂土義明淨土相然
則天親歿後傳至鸞師中往生論宗盛行大唐法燈
連綿遠及吾朝其間數世雖失名字系嗣厥厥血
脉不絕以此觀之淨土教法世尊開基於西天三
藏繁昌於震旦曇鸞爲二道綽爲三善導爲四導
師乃是西刹化主韶光微行來遊東方君子之國
宣教淨土擧發四部勇猛修懺苦可靈驗聖僧入

缺

爲指授觀經。揮毫顯示妙義。造疏解釋觀經。其後歷歲諸誠靈籍流入我國。時日域未有知音之者。甚義高趣。空潛藏中。吾吉水圓光大師宿稟天姿妙迹。敎觀諸宗。大義無不綜練。而戚戚生死。汲汲解脫。自啓大藏。廣採一代。偶繙導師觀經疏。研意滋旨。忽得一心專念之文。不移而授妙知祖意。和會群敎。祖述導師。始建淨土專念之宗。以名一家化濟日域。所立義門。懸出今古。遂爲天下出要之本矣。大師乃挺所蘊。以授鎭西。鎭西承旨無有改

轉專業講說演唱家法。學徒影響來集。敎益延時。則有記主禪師。法中之上匠也。曲躬門下。爲之首座一家大敎。束爲荷擔。傳持口決。執筆立言。集爲章記。以垂後世。大爲萬世不朽之謨。鎭西之門。其人多矣。而記主獨嗣其後。授之良曉蓮勝了實繼世誠惜然自良曉以下三世不振。唯抱所承。滋恐失其傳。猶若神龍衛護寶珠也。常福了譽時來乘運垂迹常州。就事了實。咨授口決。家業有持。克蕩其道。大以著述。開拓宗義。恢復祖風。觝排背宗。大[illegible]

體身地。利究竟。英傑雲集。人亦爲和中。有聖聰。原[illegible]太道。開釋宗義。自是聖聰勉耕法田多。下[illegible]各自異敎。燈燈續輝。口口噴珠。宗風日盛。法燈月照。猶若下坂走丸。順流動篙者也。千燈爲燈。燦然普天。生死長夜。永爲安養報利之假城。吁時也哉。自迦葉至聖聰。凡三十有六世（弁依世家録則良譽故三十七今依世系不[illegible]故云三十六且鎭西世家録相照察）之。紹隆正統。顯揚大法。號茲名曰淨土佛祖正統志。然自[illegible]予所流支之中。闕數世。逸名不探祖圖

小子亦爲之授筆。大爲千[illegible]而已
論曰。或問。佛及二十四聖[illegible]葉次第遞至流支。自流支。嫡嫡相承。以至善導。我亦無識。然善導和上唐太宗貞觀中見西河綽禪師。傳淨土敎門。高宗朝寂。吉水大師始開淨宗。本朝高倉（人皇八十代高倉）皇帝承安五年。實太宋孝宗朝淳熙二十年也。地之相去也數千里。世之相後也數百歲。而爲的嗣正統者何也。曰有在矣。我觀台宗系嗣世尊鶴林之久。以開權顯實。開迹顯本之道授之迦葉。迦葉授之阿難。阿難

而下燈燈相屬至第十一馬鳴馬鳴授之龍樹龍
樹始以[illegible]廣證三觀之道曰中觀論暨
[illegible]禪師得中觀一心三智之文
天台眞得惟依論立觀以授南嶽南嶽承其旨悟法
華淨六根以授天台天台始立五時八教用明
法華開顯之妙而大暢乎教觀之旨時有章安手
筆結集其道大明自是法華天宮繼世講演左溪
荊溪能承正統祖祖系聯合乘至今惟夫龍樹先
誕南天竺慧文殿生眞丹地方歲月俱爲隔遠然慧

文以依中觀爲承龍樹是以慧文以龍樹爲始祖
亦智者倚爲高祖我終南吉水之世系全同彼臺
樹慧文之傳燈何以歲月地方之遼隔議之也耶
列夫吉水夢中得終南來見慶賀於立宗也我縱
餘言而授親承孰敢疑謗乎或曰子論正矣我何
議之耶然濟北師鍊禪師嘗論淨土謂淨土爲宗
猶若列國之有附庸也又淨土一宗或大或小依
修者而然無祖宗之定系故也復論台宗謂天台
者如來後融之妙旨也慧文神悟憲章龍樹也既

是台淨二宗全同機軸何論淨土不言源空昔所
憲章善導乎鍊師頗與於天台奪於淨土乎然則
豈以此書爲今古之度尺萬世之龜鑑乎復遠言
或大或小依修者而然者我尤所不點頭也何者
和漢名德淨土教籍不可稱計皆悉判釋淨土言
大乘頓教之宗未曾有爲小乘者也終南和尚曰
我依菩薩藏頓教一乘海又曰菩薩藏收頓教攝
何敢言或小依修者而然乎復雖小者修淨業之
人定應知三界之外有他方淨土也既知淨土攝

向大乘何呼之曰小者乎此則鍊師趙璧之瑕瑛
者也余謂或曰子論精矣鍊師或大或小之論誠
不盡理也吁雖鍊師屈於予辯也然至其言淨土
無統系者鍊師絕世良史造化之筆易有與奪之
私乎鍊師言無統系者亦有在焉嘗書吉水大師
傳曰晩依信師往生要集乃棄所業倡淨土專念
之宗亦論淨土曰東晉慧遠結蓮社於廬阜支那
樂邦之址也逮李唐善導盛行之依此觀之鍊師
未知淨土教法佛祖系連師子而下歷世相傳至

菩提流支授之曇鸞鸞後至善導導後吉水立宗系
終南觀經疏也宜不許其道統也鍊師不知者非
才不及非是大師之屬胤也我雖不敏而忝法孫
是以能知乃祖之志是故小子亦能言之鍊師亦
豈責我以爲不敬也耶

高僧輔持淨教志第四

如來滅後一千十六年後漢第二主顯宗明帝永
平十年丁卯迦葉摩騰自西天來至漢地創弘佛
宗次年戊辰竺法蘭來俱傳教法爲真丹釋門之

權輿自爾以後三藏諸師相續來至後漢已來無
量壽經翻譯漸起究途始庚東晉之始彌天道安
造淨土論開顯法義同代廬山慧遠創開山巖建
立淨社擇友結衆修淨土業十八賢哲同志念佛
僧俗一百二十三人立誓要期行安養法自此而
後解釋淨土教典之祖師歷世非一淨影寺慧遠
觀無量壽經疏二卷無量壽經疏二卷天台智者
有觀無量壽經疏小經義記乃序觀經曰與日比
終化生金蓮受生三輩橫截五苦可謂微行[illegible]

至道要術者哉靈山親承大蘇證悟衆讚淨土願
生西方智者是勇士之莫耶也觀經疏淨業記四
卷如湛撰觀經疏顯要記六卷新羅國元曉撰共
是天台疏之記也四明知禮有妙宗鈔三卷亦釋
天台疏又智者述淨土十疑論一卷唐澄感著書
解之號曰註十疑論尤得智者旨矣有尚書主客
郎楊次公無爲子者曰賛彌陀教觀者其書山
積唯天台智者大師淨土十疑論最爲首冠非法
藏後身不能至於是也無量壽觀經義疏一卷無

量壽經疏三卷共嘉祥寺吉藏撰觀無量壽經疏
一卷青光寺法常撰無量壽經有玄士記二卷法
位疏二卷義寂述義記三卷憬興連義述文賛三
卷元曉私記一卷及宗要也觀無量壽經有義寂
述義記三卷道誾疏一卷元照義疏三卷照之門
人戒度用欽各述疏解度有正觀記三卷欽有白
蓮記四卷阿彌陀經有慈恩義疏一卷慈恩述賛
一卷及通賛一卷疏三卷元曉記一卷仁岳著新
疏解之文孤山智圓述疏一卷以西資鈔一卷[illegible]

自撰疏也元照有義疏一卷照之門人各有記焉戒度有聞持記一卷用欽有超玄記一卷雲棲寺袾宏有疏鈔四卷靖邁有小經稱讃淨土疏一卷阿彌陀懺儀執不空造集諸經禮懺儀二卷上卷唐沙門智昇集上半卷通禮諸佛下半卷別以禮讃西方及懺悔發願等文下卷終南和尚標示眞修西方之要義及集記諸祖六時禮讃淨土偈頌等也迦才有淨土論三卷智覺有萬善同歸集及神棲安養賦一意天柱尊修淨業忠懿王歎

自古求西方者未有如此之切也西方要決一卷窺慈恩撰遊心安樂道一卷元曉述亦有宗曉樂邦文類宗本歸元直指集並輯古今淨土之至[illegible]寶西方之勸發淨土之指南也袾宏有往生集二卷法照著五會法事讃小康修瑞應刪傳慈雲有大彌陀懺淨土懺願儀往生略傳飛山戒珠編淨土往生傳草堂飛錫爲念佛三昧寶王論大慧跋覺舒淨土文贊寧爲結社法集文宗賾著蓮華勝會錄大集道俗積西方業擇瑛書往生淨土十[illegible]

專志念佛用嚴淨土亦有圓澄義和慧覺齊玉思興元穎月堂叢林證通師友寂音慧洪植菴有嚴朴菴清哲枚菴法忠法眞守一廬山道琛京師法悅圓辯道琛姑蘇守訥解空可觀草菴道因西明圓澗山堂彥倫妙行法怡慈受懷深慈辯從諫清照慧亨法鏡若愚鑑義從正壽安良渚並著書爲文稱揚西方建會率衆以淨業導引人民又懷悟仲黙祖可可畀學堂希顏了洪淨圓法端慈照優曇中峯辯秀寂室眞歇百丈等英衲其數極多

甚解淨教著述若干又至日域元興寺智光爲淨土論疏五卷安養賦一篇法相昌海撰西方念佛集一卷及阿彌陀悔過文良慈慧述九品往生義一卷北嶺源信爲阿彌陀經略記一卷往生要集三卷禮彌陀四十八願文妙行業記各一卷慈覺記修行念佛七日道場懺悔方法一卷三論永觀有阿彌陀經要記往生十因往生講式各一卷光明山重譽撰西方集三卷東大寺珍海作決定往生集一卷及淨影義章著淨土義私記二卷天台

勝範述西方集三卷橫川淨業撰淨土私記[illegible]
證眞有觀無量壽經疏私記一卷往生論五念門
略作法一卷高野明遍述之勸心往生論一卷天
台忍空著之無量壽經四十八願釋一卷澄憲記
之自行念佛私記一卷順次往生講式共天台眞
源之所述也又有菅原寺行基六波羅蜜寺空也
勝尾勝如大原良忍如是等師咸弘淨教播化諸
州然淨土教門未爲別宗各隨自宗解釋法義錄
師所謂無祖宗之定系附庸寓宗是也

論曰或問古今高僧輔持淨教者唯斯耳與曰然
止載茲而已哉如盡取之尖頭禿於萬管貞石凹
於數硯今聊言其大概而已以故諸師次第亦不
考年紀信筆書爲高僧輔持錄斯足矣若夫大師
及門下之事迹我實錄恐十得一二者乎然舊記
散失終不可考頗有歉思自責隘窄一家通史待
後世博聞之君子而已觀夫彼金玉者世寶也是
以閭里偶語動及富家之庫藏而於自無半錢分
淨土教門者無上法寶也是以歷代諸師自非[illegible]
能力則必數此法寶法寶爲德也不同世[illegible]不[illegible]
自他數者必得大利也諸師之數者欲其利也輔
持之多禿管凹硯亦宜也哉小子區區回護教乘
欲使天下後世知有如此偉器輔持如此教法也
敢冀世間諸仁者莫以鬼簿書錄評於斯[illegible]也

吉水實錄卷第十四

攝州珂然寒交上人者余方外
之交也臥疾于津水之濱艸堂
杜門作淨土史書成韞櫝號曰
吉水實録然是歳春正月庚午
朝廷下旨有吉水徽諡之事上
人不堪喜幸遂以實録付剞劂

氏以繹祖先嗚呼上人吉水之
孝孫方外之俊逸者也
元祿丁丑秋七月十二日後學
蒙菴聊書卷尾嘉其志云

元祿十丁丑年六月十六日

江戸日本橋萬町
萬屋清兵衛

京押小路堺町
西村七郎兵衛

大坂高麗橋筋町
油屋與兵衛

書林

東陽英朝　撰

正法山六祖傳

寛永十七年（一六四〇）刻本

據寛永十七年（一六四〇）刻本影印

正法山六祖傳

妙心開山玄禪師

師諱慧玄嗣大燈國師信州人俗姓源氏高梨高家之孫也幼而穎利父携往相陽登巨福山拜廣嚴和尚薙染稍長識宗門有佛祖大事因緣而未有啓發者年垂三十適值建長開山忌聞宿忌鐘整威儀赴西來院諷經據位立班師謂同列曰方今海內叢林誰爲活手段宗師乎或者曰我聞洛之大燈國師具惡辣手段殺人不眨眼底和尚也師問其實如何曰

相傳近日有二僧相看展拜次一柄利刀自袖中落其刃如氷雪國師怒曰侍者拕出這漢當付與直歲於三門外速令捧殺他後當爲佛法敵直歲即如慈旨矣豈非惡辣宗師哉師聞焉忻然而曰是我真善知識也宿忌未終自西來塔下徑赴京師過湘涉江露眠草宿遂到雒陽城直上大德寺衣鉢閣勵聲稟曰新到相看侍者便報國師即出師纔禮拜乃問如何是宗門向上事國師曰關師拂袖便出國師曰作家禪客天然自在翌日師望掛搭國師教侍者道若要掛搭先須持紹介來師曰夫善知識者具金剛正眼才跨門限一見便見徹上座心肝了更說甚麼紹介麼國師笑而許參堂師一夕忽然會得雲門關字急上方丈呈見解國師拊手曰儞吾來人也儞初與老僧相看前夜夢雲門大師來因是示以關字儞今透徹速如此也宜號關山舊諱慧眼今改眼作玄則可仍作頌而證之自此侍奉倪右及盡玄微後醍醐天皇詔國師入內于時國師不安命師而代上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師起鞠躬卻奏曰不

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上以手中珪劃一劃曰這箇灣師便退身大稱旨（此事載于國師行狀曰目召弟子僧入內即師也）國師一日付法語其略曰苟有人則於壁立萬仞處輕輕推將去到不回顧時節直與惡辣手腳全體作用不必長養聖胎專有意於后昆者也旹元德二稔仲夏上澣也既而師辭去入濃陽深山盤結草菴而居後數年國師示微恙萩原太上法皇大驚屑聞勑黃門侍郎藤藤房趨詣宣問黃門詣雲門丈室具陳聖旨曰和尚嗣法諸師中誰是最得大機大用者嶺

承指教百年後猶要扣玄與國師對曰我付法諸子
中唯慧玄藏主實得吾道巍然天生風顛漢移無定
所他時異日宜降宣詔而徵求黃門還奏聞上重遣
甘露寺亞相藤氏宣諭曰朕將捨華園離宮以成禪
苑當請關山令住持願預賜山號寺號國師便應聖
旨進正法山妙心禪寺之號蓋用拈華微笑因緣而
配上皇於梵王擬華園於一枝稱關山爲迦葉師兄
者也無幾國師示寂睿襟哀痛不已乃依遺命下詔
四方令尋師師猶在濃之山中人未之知天使偶然

到其邑聞有住菴僧且問風度竊謂必其人也造則
果然因具陳宣旨師未肯起天使曰國師既戢化陛
下失南針於霧海今何時而欲高枕安眠乎何況國
師遺命在師一人大法重寄屬師一肩第趣命駕爲
幸師於是慨然而作曰公之言然也吾行矣輒傚裝
赴京直謁華園離宮皇情大悅先令中使謝遂來且
約曰朕將捨離宮爲伽藍當請和尚作開山始祖但
願聽許師對曰貧道雖不敏既應宣詔得得而來唯
命也耳天顔大喜於是草創正法山妙心禪寺特降

勅黃請師開山即日入寺開堂師端居丈室接納四
來不專威儀禮樂唯棒喝交馳而已　上皇亦於方
丈後別創一院以潛居扁曰玉鳳院（先是移皇居於萩原別殿）且
夕請益增造佛祖閫奧矣機緣語句見于本錄甘露
寺亞相叅見國師頗有省處國師滅後復扣師室
忽感病恙師躬往看問曰公病重有苦惱也無公曰
我即今入大光明藏三昧與和尚相見了更有甚什
苦惱麼師曰無苦惱時如何公喝一喝便逝矣師抗
聲曰將謂俗漢元來作家拂袖出去師丈室甚弊漏

每雨無坐所一日乍雨師召持器來當漏處一童子
急將笊籬來師太稱賞一童子索箍桶來師罵曰這
瞎禿打趁出信州高梨氏某以叅譜系故入山拜謁
視丈室漏退禀侍者曰上方屋漏胡爲不修葺耶些
些費用願致奉加侍者白師師大罵曰這俗漢將謂
相看管慧玄屋爲甚什麼向後勿復來一日有客爲
置茶筵筵罷令燒浴浴主白無柴師曰無柴當毀欄
杈而燒或時春雨晝靜寮寮寂無僧聲師問何故或
白普請摘茶師曰奈何濫却清衆急須喚將茶樹來

令於內摘或時見僧來參呵斥僧曰某特爲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而來師罵曰慧玄會裏無生死便打趁出大允住山號令嚴事如此龍寶國師在世時稱舊參者十六人國師遷化後相率歸師席下幾侍者其首也幾遭打出凡二十五度後嗣授翁（雲山和尚是也）師天然胸次豁達嫌世緣粘著在世之際不拘禪誦規式無意殿堂莊嚴道具粧飾至縮藤以作袈裟環室無長物只有兩朝宸奎滿簇爾不開太鑪韛旋惡辣鉗鎚風塵草動一味弄向上巴鼻自非上上根機難措手脚嗣師法者唯授翁弼禪師一人焉耳師一日束裝頂笠召弼上人來也相携到風水泉頭倚太樹下立談出世始末了消然化去（風水泉井名今在妙心庫司前其樹近年尚存云）授翁遂告一衆舁入丈室奉全身瘞於本山艮隅建塔名微笑庵世壽八十四法臘六十四諡延文（後光嚴院年號）五年（庚子）十二月十二日也

右件件儘得之於門中諸老口碑者也或茶話間或遊山次往往染耳銘肝而今耄矣十之遺八九無復樂聞者恐夫失墜乎不免家醜外揚爾第六世拙孫比丘宗深焚香九拜謹記

天授授翁弼禪師

師諱宗弼字授翁嗣關山城州人俗姓藤氏（號吉田中納言藤房）小一條內大臣高藤公（十六葉之孫也又見勸修寺一）太臣家華族也始任播磨守旋昇進至黃門侍郎兼撿非違使別當私第在北野稱柳殿自幼好學覃思六經研精群籍時以博覽強記而聞後醍醐天皇御宇選集名儒講論經義於禁中連晝日旻日或及乙夜而退上皇特命公談尚書諸卿通曉者鮮公講明奧義其言一發猶若破竹數節之下迎刃而解也於是龍顏大喜搢紳聳聽公平居又知有宗門向上事參見大燈國師每日自北野竭來紫野志無少倦矣竟登警室受衣鉢法諱宗弼一夕國師夢親握公手覺而異之因字曰授翁蓋取佛佛授手祖祖相承之義也一日奉宣使詣雲門菴國師稱女藏主實得吾髓矣公聞得這一言還奏聞便自截髻出家時年四十二歲也待關山應詔來開正法山之日便投席下親炙誨勵

然法諱道號國師所曾命也不之改焉一日於本有圓成話豁然大悟呈投機頌山於句句與一拶再拶答話如響應山呵呵大笑便援筆大書紙尾曰上人今日大悟大徹矣即日報衆曰要吾禪者只隨弼上人去于時開山祖會裏舊參耆英類多咸依師參詳開山入滅師繼踵住持爲第二世矣嗣師法者無肉因和尚雲山峨和尚拙堂朴和尚皆接武住本山華藏曇有隣德亦各旺化一方師以康曆二年庚申三月二十八日遷化世壽八十五法臘四十三闍維收

設利建塔於正法山西頭名曰天授院

瑞泉無因因禪師

師諱宗因字無因嗣授翁尾州人俗姓平氏荒尾族也九歲時父携入洛到東山建仁寺投天潤菴然可翁室令侍奉翁爲薙髮隸名沙喝籍十五歲爲沙彌十七歲得度翁適奉鈞帖視篆東山舉爲請客侍者師少時嗜杜詩壯年精周易一日翁示師法語曰雪峰和尚示僧曰僧堂前與儞相見了也烏石嶺與儞相見了也望州亭與儞相見了也這公案因侍者如

何領略麽若於此著得一隻眼他日必建法幢立宗旨去也勉旃師三十九歲爲東山維那山中相稱言因維那天資高潔且疎於世事其奈清貧徹骨何先是師三十五歲時飜然有撥草參玄之志妙心授翁和尚宗風大振學者駿奔師聞得如渇驥起泉自從東山來往法山隨衆參禪久而愈勵天潤諸老察師志將縻以清要職擬令轉位於後版師覺之俄起單移錫華園專一參究果到大休歇地做得徹笑塔下的孫矣蓋妙心風度開山已來唯此事爲專不拘行

事禮樂逮師來稍集大方叢林有諷經體裁以謂佛法久住相也授翁猶道何必也但因維那善爲則可有波多野出雲守其家遞代歸依曹洞宗而爲越前永平寺外護頃者在洛留扣師室頗有省處遂傾誠乎臨濟向上宗風仍城中捌一宇請師而住扁曰退藏院且寄附華園永以結檀緣今則正法山中有退藏院者後來移城院于本山也師八十五歲時勝定院贈大相國義持公聞師道價擬欲迎請相看師以老病衰惰不甘之俄命肩輿歸老津陽海清寺受太

德專使齎請狀到師固辭不肯起尋而不安未滌篆而示寂嘗應永十七年庚寅夏六月四日也塔名光澤菴法嗣關西和尚德翁和尚日峰舜和尚春夫宿和尚四人也

養源日峰舜禪師

師諱宗舜字日峰嗣無因京西嵯峨人也俗姓藤氏其先食邑於嵯峨因家居焉後號河嶋氏母源氏之裔而有賢行嘗詣法輪寺虛空藏祈求奇男子以百日為期期滿夜母夢一老僧從虛空藏龕中出手持

一枝菊以授之由是懷妊及誕穎異小字曰菊夜叉叔父教以語孟授一徧而誦九歲父携投邑本源菴登岳雲室為弟子始薙髮諱曰昌昕菴當臨川寺西在大井河畔師父私宅與菴隣昔者天龍國師辭建仁請晦禪居太鑑禪師自製疏令太衆齎持去列參拜請東山衆已造臨川門國師聞之踰垣逃匿于一家廼師父私宅也岳雲者天龍高弟也初住臨川後遷雲居然師薙髮在雲居之日也十五歲為沙彌十九歲得度自早年抱遊方參詳志未遇善知識或巖栖谷飲迹無定止嘗在勢州日長光讀寺度夏清旦觀旭光射聖僧龕忽然省得本來面目而欲呈見解則無師夏了起單是時奧山無文禪師道價重東關衆過半千師聞得直抵遠江侍其席下一日文問曰上座參見何人來師對曰多年閙踏破草鞋全無一智半解分近在一寺恰似撞着箇本來面目未知是否因呈所見文拊掌曰老僧在先師處悟得這境界以住此山數十年今吾徒衆五百員如儞見地者未見一人雖然如此趙州因甚道箇無字這話你如何領

會麼師聞之彌驚愕遂在文會裡參得無字了也文乃無准嗣雪岩下尊宿也又辭無文之濃陽見遠山大圓寺薰南山山舊是於三頓棒下太徹底作家老宿也然自韜晦號薰菴主時人不之知以謂有道者家風爾師到殊見推重一日從容謂曰昕乎你法器也在吾會裏也太可惜許吾耄且愚弗能成褫你方今天下具大眼目底宗師唯有無因和尚一人而已見住津陽海清寺何不速參取去師聞慈誨未忍辭山再三勸諭仍作寄無因書付師曰持之為紹介去

師於是應諸山 忻然曰我言既見聽許實彼望也輙
與衲衣草鞋錢以送行師受書還衲衣草鞋錢而去
山臨別更可囑曰上人到彼自非大悟大徹不可敢
出門願成此誓師於言下發誓涖而拜辭既之津州
登巨鰲山參禮無因和尚因問近離甚什處曰自從
與山來曰無文所示如何曰只消箇無字曰也好齎
是參禪根源也便示德山托鉢話向者南山紹介書
終不及托呈而參堂了也邇來許多聱訛百鍊千鍛
日夜勉励志無少屈矣無因遷住河内觀音寺師又

參侍五年片野大悟菴適虛主席無因舉師住之菴
與觀音寺相距十八里（六町一里與常三里同之義） 師每日往復
請益究決餘裝曾無倦色無因特受京師圓福寺請
又隨而上京居圓福一夕夢於佛殿前栢樹上覩著
龍弄明珠便悠得納懷中其翌參學事了畢蒙印可
仍改諱宗舜稱字日峰無因平居每稱舜也勝我之
僧也無因滅後師屏迹濃陽春木無著菴又登尾州鹿
尾山借教寺閑房看大藏經者數年山下居民白師
願奉一片家山以爲行道地師俯循其望恐山無水

有一沙彌濃州源氏土岐蜂屋之族也剃度名玄瑞
令之相彼乍有甘泉湧出岩間瑞以白師乃芟草其
所名曰瑞泉精舍號山曰青龍山與鹿尾山相去者
僅一牛鳴共在犬山庄内（寺舊名犬山余改寺境内稱乾峯） 故州人
指曰犬山會下師首把茆蓋頭端坐一榻呵佛罵祖
以知足耳不白華攝輪奐翬飛於翠微之外雖下名
衲趨風江湖飽參輻湊頻成龍象大法當矣至是奉
無因師翁爲開山始祖自塔其右以序昭穆也（老宿曰無因尾州人晩年屢言寧峯圓悟嘗遷謝事然終于濃陽師瑞泉草創之赤半在於茲也） 末葉初妙

心寺再與門中諸老相議揀選新住持師膺其舉無
由逃慨然上京（詣于寺記）然正法山爲荒墟者舊矣唯微
笑一塔巍然存焉耳師拜瞻不忍舉目由是日白卒
衆普請拾瓦礫披荊榛百計而作新焉堂舍廊廡依
法稍備師亦自創小院於山堂傍扁曰養源兼下壽
塔爲歸藏之地爾師自少律身三學該鍊老益森嚴
接人勿倦端居丈室日夜應酬辨龍蛇擒虎兕且棒
喝餘力或講談經錄四衆欽仰如佛出世苟有檀度
樂施無多少悉歸常住以充修造後來法山安中與

開山牌以公議也嘉吉二年秋八月管領細川京兆
春巖居士邉和已重將薨之日拜請師于府第而問
曰生死到來如何回避師曰本來生無生來死無死
去更說甚什回避麼居士聞得合掌而化師春齡八
十歲奉勑住大德寺入寺指三門曰虛堂八十再住
山老僧八十初入寺關無處回避喝一喝明年於
正法山示寂諸徒奉全身收于養源塔實文安五年
戊辰正月二十六日也塔院昭堂安豎虛空藏金像
以菊光堂爲額者蓋取諸托胎瑞夢小字等機緣也

滅後二十五勑諡禪源大濟禪師嗣師法者三人龍
安義天和尚汾陽雲谷和尚大樹桃隱和尚也汾陽
大樹一世而絕唯義天門風盛大于今爾

龍安義天詔禪師

師諱玄詔（舊名明詔後改玄承晩年又自稱玄詔）字義天嗣日峰土州
人俗姓藤氏入鹿大臣之裔榮字也幼而穎異父以
王法師名之十五歲依本州天忠寺義山和尚而薙
髮義山乃雲樹三光國師高弟也師年十八歲得度
航海上京直登東山建仁寺掛搭在開山塔護國院
初署侍客又轉侍香孤芳和尚住山之日請爲藏主
結制秉拂右京兆源滿元（號細川稱岩栖院悅堂居士）臨法筵樂
聞謂左右曰吾州之慶也旣罷藏職忽動參方之興
次年赴單見福聚春夫和尚粗扣宗要經兩年辭去
東遊到尾之犬山參瑞泉日峰和尚峯素以接人爲急
槌拂無倦師亦著力猛烈殆忘寢食或盤石上通宵
兀坐或廊廡間踏月經行不舍晝夜專一研究者五
年攜得大休歇田地了也日峰付以法語其略曰玄

承藏主參禪有年雪辛霜苦及盡玄微風塵草動承
當宗猷可謂吾家眞種草也直是把得定如生鐵鑄
就相似皆應求三十五年戊申之春也已而師丁父
憂還鄉里里人胥議曰枌楡今現鳥鉢華豈非是大
因緣哉當造一寺以留師旣鑿山規地白師言願定
華扁爲開法場師雖無久停意曲順鄉井情卒書龍
門山瑞巖禪寺額未庄工而上京參覲養源師翁卽
辭去之濃州居於可兒郡愚溪菴遂又徙於尾陽瑞
泉精舍看院累年及師翁入滅重入雒爲養源塔主

値日峰師翁第三年忌有頌曰阿鼻無間飜互天日償口業已三年并吞熱鐵數枚了吐作旃檀一炷烟是時右京兆源勝元（頼之子滿元孫）年未弱冠一日暫如嵯峨經由西京聞得師住養源院枉駕參禮昔者先君春巒居士（號弘源寺俗名頼之）臨濟然拜請曰峰和尚開生死一大事以是因緣故傾心至矣且圖建一梵刹請師住持當以公餘扣道也他日使人具陳懇志師感泣而然諾矣仍相攸于洛之東西獲勝槩於北山之巔乃聞父老是誰家山父老曰德大寺右相府管内之地也京兆便割食邑地一所奉以易之遂草刱伽藍拜請師令住持爲號曰大雲山龍安禪寺用兆率悅接張無盡之機緣也然師奉日峰師翁爲開山始祖於是四來學者雲集上古風規肅如厥明年京兆復於丹州建一精舍請師開山其地名八木村故號曰米山龍興寺慕藺陳尊宿高風也昔請貲始日師與京兆運一簣土以先清衆之勞然雖之與丹僅一日程師每往來勘驗學者旦日作務雖雨雪不休小根劣機輩弗堪勤苦多氣索而走勅黄忽降請住大

德寺入寺日勅使臨法莚京兆與諸官員擁衛森嚴開堂罷詣闕謝恩入對便殿住山三日鳴退鼓歸龍安寺爰値妙心開山百年忌辰以衣資十萬錢分送五山諸刹儀嚫大衆不要諷經就本山營辦大會齋迎請叢林江湖洎同門諸尊宿師拈香有頌曰不知傳法正耶邪滅却還他老骨楂微笑春回百年後華園猶有一枝華　師面目嚴冷語言不容人情諸方所畏憚也住龍安十餘年忽示微疾寛正三年三月十八日卯刻示衆訖順寂世壽七十法臘五十三諸徒奉全身塔于大雲山西北之丘嗣師法者雪江深禪師一人而已

衡梅雪江深禪師

師諱宗深雪江其字也嗣義天攝州人俗姓源氏其先野間侍中早以勇聞等持院贈太相國尊氏公開運初以羽檄招致于麾下賜食邑於野間庄遂以家居焉師生而穎利齠齔有出塵氣質稍長辭親親不割愛竟逃趨京途逢一僧偕行及第五橋僧顧而問子欲安之師因伸依附之情僧乃相携歸建仁之五葉菴

付文瑛禪師禪師一見器許名曰正深撫憐經年一
日西歸省親鄉邑有藥師堂頗有靈驗師詣之默禱
但願頓發明心地既而再還東山晨鐘暮鼓一一無
不發參玄奧矣於是拜辭本師適尾陽在瑞泉日峰
和尚席下自從參堂啖辛喫苦者年舊矣峰入洛亦
從之妙心寺再興後峰自營小院而居號曰養源院
院計枯淡諸役之人師自請維那者三年不喫常住
飯先是日峰住青龍山之日既以臨濟正脉付囑承
藏主（義天）至是祥侍者（雲谷）朔藏主（桃隱）亦相次受

印可去師既罷參未蒙印證而峰每向人稱正深維
那必也在一方接人去矣仍諱改宗深字稱雪江一日
勸諭曰予姑從承藏主去時義天赴瑞泉看院也師
稟慈旨相隨而東再入師兄鑪鞴旭鍛牔鍊艱難備
嘗者亦有年矣義天之風孤硬難當不輕許可人每
請益但遭呵咄耳及住龍安請師為養源塔主師在
養源猶以寅夕往復於龍安入室參詳混衆孜孜後
學弗之知竊謂院主機不薦也兩師叔聞之時復把
砟然師面無赧色一日偶勸隱遁之興潛入丹丘別

院掩關于南縣山中州人小河丹後守力致供給無
何龍安遺事介堅請不得已再歸養源義天以書京
兆源公勝元渇仰宗門曰扣龍安室時復謁養源擬
執助發之交師固拒之不肯應接然京兆尊師愈親
切矣義天臨示寂付師法語曰自從老虚堂付心印
於大應至先師第六世紹繼綿綿不絕也宗深座元
久侍先師參禪有年矣山僧詰其所以祖師全機諄
徹已至深奧矣山僧又何言書以為印證焉耳粵旬
餘義天入滅京兆便具禮請師繼住龍安寺歸敬不

藏先師參詳亦如疇昔先是雲谷桃隱相次遷化而
汾陽大樹並絕其嗣故三大老會裏參徒悉皆輻湊
於師席下於是龍安門風益振湖海雲衲日馳邇而
以來洛之妙心攝之海清河內觀音尾陽瑞泉丹丘
龍興已下大凡自門諸寺菴唯師一統而住持焉（後來得法嗣四人各以一院分付之微笑菴景川天授院悟溪退藏院特芳養源院東陽英朝餘寺院亦四人輪次交代周而復始遺命也）是寛正三年之秋太德禪寺適虚主席山
門具狀請師次日敕黄特降鈞帖申命以八月末入
寺勅使車駕入山叢林龍象駢集江湖包笠趨風源

京兆勝元源金吾持豊諸官員擁衛法筵化儀可觀矣開堂罷詣闕謝恩入對便殿住三日而退隨義天例也應仁元年丁亥天下大亂雒中大小刹盡罹兵燹大德妙心龍安亦咸爲焦土矣師屛居於丹之龍興寺後成恩寺攝政兼良公作詩寄師曰聞說龍興雲亦浄雲龍變化卷潭湫唱雷棒雨無塗轍天下蒼生蘇息不師和荅曰唱雷轟起盡闍浄解道龍興百丈湫殿下仁風扇九野等閑吹散陣雲不文明初京兆源公於城中權建梵宇迎師而居亦扁曰龍安公

於干戈間日白參禪灼然透徹佛祖玄奥了公法諱宗寶義天所名就師需道號號曰仁榮一日俄病盧扁拱手而退師以清晨訪病問公白看湼槃師白賠曰正當與麽特如何師曰珍重公合掌卒矣實文明五年己巳五月十一日也師毎稱仁榮蓋夫裴相國陳尚書楊李二張之流亞乎哉諒闇罷太夫人華府第作精舍築墳塋于寢所之跡請師遷而居之復用龍安爲額矣京師陷兵已來華盖蒙塵有年于此上皇偶聞華園玉鳳院有親筆偏容帖字詔而迎之於

行在所七日供養仍染宸翰賛曰傳如來正法坐王鳳禪宮稽首華園帝萬年鎭日東又題其後曰依妙心住持雪江望書之（後華園院御製也）又開山塔有宸奎一函上披緘睿覽大驚嘆一日特降妙心寺再興之詔左中辨藤兼顯（號廣橋）所敷奏也師感恩綸日日作務但專經度之功不論營締之美凡受檀施悉以充修造堂舍舊趾蕪沒榛荊者不朞年而太半作新上達天聽賜龍馬銀券以伸睿賀也　師少而貧窮首在瑞泉寒暑唯一衲或連紙染藍縮爲手巾然不爲飢

寒撓志頗有聱頭氣節又日峰歸洛掛錫養源一日赴次第請到土佐藤氏石窓居士家純一休（狂雲）先在座上師揖曰金翅鳥王當宇宙龍寶山裏龍如何出頭得純拈起扇子擬劈面打師掣取而擲地居士視愕然由是崇重師毎致檀施無復闕衣食資遂以侍奉日峰者十九年又請益義天者十五年前後凡三十霜霜辛雪苦古今無比倫者也且平生蓦蘭罵天之風處處庵居在尾陽曰妙喜在丹丘曰半幽在京曰衞梅院皆用太恵機縁以榜于楣閒者矣蓋師

性素褊急師叔大樹和尚常以急性主菩薩為戲夫
有以哉（急性主事見于大東年譜）至若熱喝雷奔迅機電掣則天
魔喪膽亡魂高義秋潔劇談春和則闡提傾誠具信
加之大度雅量得之天稟風韻才華殆乎夙薫是故
叢林名衲江湖飽參接武相見以晩為恨也以至文
武尊官貴介國大四衆群迷瞻禮歸依不可勝計矣
巳亥暮春末獨依北窓將書俄置而倒呼侍者扶起
起來稍甦從是中風左脚跛矣不得起者八年謝事
龍安歸老法山雖伏病床四來應酬臨機無倦嬉笑

怒罵咸作佛事時命肩輿以意行不言遠近每詣龍
翔祖塔命侍者代炷拜視塔院弊漏則奉經費以令
修葺多乘涼轎出於郊野通衢行無縁慈為樂或捉
住包笠辨其來由或招呼負販皆為弟子乃至雖異
類逢則安名有時庄園貢產召擔夫于階下以酒食
勞之命稚髮頽肩歌呼踏舞縱意而遊師觀之大笑
絕倒一日召侍者誡曰我死便埋莫移刻言訖泊然
示寂實文明十八年六月初十日也世壽七十九法
臘六十十二諸徒以遺命奉全身瘞於正法山西南衛

梅院之塔嗣師法者大心景川隆和尚瑞龍悟溪頓
和尚龍潭特芳傑和尚堆雲英朝四人也

正法山妙心禪寺記

原夫日本神武天皇以來皇都搢遷無有恒所去神
武世五十代而桓武天皇立于時巡狩至山城州相
攸於穩多歧郡獲形勝地遂建都而居目之曰平安
城城之中央大攝宮室者大内也城東曰東京城西

曰西京乃今之都也自桓武逮　今上皇帝歷萬萬
世無復遷革則蓋以地靈乎抑又平安之名徵于茲
矣哉當西京坤隅闢其地幾方八町為界者籍田也
南限近衛坊北限土御門東限紙屋河西限齋宮小
路山連仁和而與龍翔寺相望有茂林焉有脩竹焉
環以繚垣寔鬱然雄基也維昔昇平日務在祭祀朝
無闕典歲時必有事郊廟本朝謂之節會藉田儀其
一也考禮記通典等古祀尚簡周漢已降立官舍置
令丞又於書史間顯着矣爰春王正月元辰率公卿

百官臨幸此地載將耒耜躬自耕特勞三推力先百
姓切令其勤國之本也仍駐龍馭七日大置酒高會
賜宴群臣扈從衣冠咸稱萬歲每載若斯不也盛哉
後來擬行在所置宮殿治苑囿既備莊麗之美自此
都人首稱華園離宮當知所之籍田即今之華園是
也醍醐天皇（人王六十代）延喜年中大內有鬱攸災御困
罹之無何宮之與園還舊觀乎一時慶及社稷不也
大哉自遡而來星移霜換丙丁崇園者七度興廢猶
如反掌嗟夫天乎人歟不可以測焉白河院御宇（六十六代）有詔賜園左大臣有仁公公就籍田官舍傍增開
池館以燕居時人呼爲華園左大臣其葉山也有嘉
樹名華之可以娛心其瀦水也有異禽怪石之可以
驚俗且雕闌繡甍耀映西京堪稱天下壯觀焉中年
事俄發左府第宅一再厄兵燹園宇無沒者年舊矣
左府雲孫某人丕承先緒專握朝權復得修舊業而
憩於甘棠然後舉族移家鴨川北其地以其人故亦
名之華園因是西有華園北有花園然焉在北麓者
私第也在西京者御園也不可同日而語之恭惟

今皇第九十四代有聖明主而登祚改元延慶大開
皇極在位十年禪位居於仙洞又三年於是上尊號
奉稱花園院何也蓋　上皇在位間用萬機餘力傾
心乎祖道專瞻仰大德開山宗風參禪無虛日特賜
興禪大燈國師號以旌崇敬之誠矣然雖既洞居猶
有意潛蟄則要且得閒擬欲以參究宗門大事也故
出一宮人去令於花園室幸仍一日微行竟以駐蹕
矣由是天下人指離宮稱花園御所亦稱上皇奉號
花園院太上法皇皆本于此者也嗣皇即後醍醐天
皇相繼亦欽國師道頌有參詳機緣見于國師語錄
曾詔國師入內親執弟子禮復加與高照正燈國師
號建武二年冬十二月國師不安上皇大驚特欲遣
使去問尊候適有一瞽纓侍玉座此郎素爲國師見
知便差趣謁兼令宣問和尚百年後當與誰人商略
佛祖大事願聞指教國師對曰吾嗣法弟子雖有許
多實得吾道髓者唯慧玄藏主一人而已伊天然風
顛漢居止不定陛下請降宣詔問之使者歸奏即日
下宣麻于四方搜索山林東濃有深山幽僻境一衲

菴居焉天使開得而怪遂往拜謁才一見便識爲其
人仍具伸宣旨師不肯起天使再三勸諭且勵曰國
師戢化其誰爲大法主盤和尚豈忍高枕安眠乎矧
上皇在華園離宮以旦夕竢象駕匪奄繭在宸襟亦
國師所可囑也師於是瞿然而作曰子之言然也吾
行矣輙假裝徑入京直謁離宮天顏大悅即遣中使
傳詔朕要捨此離宮爲清淨伽藍今請和尚爲開山
始祖唯願聽許對曰貧道雖不敏既應宣詔得來
百事唯命也耳大柵旨先是上皇命甘露寺亞相藤

房諭大德寺具陳叡情朕將捨華園而作蘭若嘗請
關山令住持寥請預賜山號寺號國師便用拈華微
笑機緣號山曰正法名寺爲妙心蓋是關山爲國師
上足故以擬迦葉師兄上皇捨華園爲寺故以擬梵
王獻一枝也大率華園太上法皇草創正法山妙心
禪寺之來端可謂盡善矣厥後移玉座於萩原故奉
號萩原法皇又重遷于華園於方丈後起玉鳳院以
捿息於是將濃州五箇庄屬院充御廚也凡山門莊
園碁布諸州者皆用綸旨爲契券河内守口綱代庄

泉南宮里郷攝津州有馬郡野上近江州奥曰古橋
石作庄九州豐前臼木部搗周防宮時等也宸翰勅
宣秘在于今而昭昭然又本山東北有林丘其塔號
微笑菴即開山塔也環塔皆松檜蓊鬱而邃菴前有
兩井東名江谷泉西名風水泉北邊有得白亭丈室
之額曰拈華室書院曰見麼軒咸開山祖所掌扁也
剏建寄附但馬州七美庄爲燈油由也祖師平日不
要三時行事終日端居一室以本分接來學而已登
師門者多是叢林精錬衲子或皆江湖飽參傳流師

痛勘驗之故清衆恒不盈千指然天下稱法窟之冠
必指紫野華園也烏摩刹云刹云巨廣矣云乎衆云
衆云雜沓矣云乎（後來皇親宗室拜塔出家兩三輩明江叡和尚以皇子故曾住持本山非嗣法而住茲山者古來唯明江一代焉耳）前所謂一替纓郎乃黄門侍
郎藤房也（詳于授翁傳）此郎素博聞強記以才藝鳴一時
文保元亨之諸儒莫出其右者元亨末上與儒臣以
暇日講論經義時黄門見稱社中翹楚且登見國師
參禪入室親受衣盂法諱宗弼國師一夕夢親握其
手覺而異之因字曰授翁取佛佛授手祖祖相承之

義也向者奉宣使詣國師開得玄藏主得吾髓之一
言還奏聞了遂自斷髮爲僧待關山應宣旨來開此
山之日便投法席且夕參詳親炙誨勵一日豁然大
悟呈投機頌祖於句句與一拶答話如響應祖援筆
大書紙尾曰上人今日大悟大徹矣次日謂衆曰諸
禪德要我者隨粥上人去其時開山會裏舊參耆英
頗多至是皆依師化下故開山法嗣只授翁一人也
耳開山順世禪師繼踵爲第二世矣禪師下有雲山
峩無因因拙堂朴接武住本山華藏曇有鄰德亦各

匪化一方然拙堂以應永初住山同六年己卯之冬
防州刺史多多良義弘（號大内）謀叛割據泉南（境）與官
軍拒戰拙堂與義弘曾有師檀好鹿苑院太相國義
滿公竊聞焉少頃官軍大克義弘自刎泉南既平相
公猶嫉彼肉毒欲掃其孽餘而官軍凱旋之日諸將
或訴相府曰妙心拙堂混於賊虜馳突軍中與賊同
罪相公頷雖云寺無咎爲罪住持人移怒華園寇取
封彊籍沒諸庄寺産併以畀靑蓮教院粤三年復令
悉収録割七所分付龍雲廷用和尚自餘莊園亦散

與諸方了也至永享初此山尚被他門領不安僧衆
騰毀取殿堂園林黄落鳥下平蕪唯微笑祖塔巍然
存焉耳一日廷用和尚召南禪宗利西堂謂之言華
園妙心寺者儞祖師遺迹也年來以鈞命賜我我今
當還之西堂宜報同門諸老収拾合浦珠可也利公
珍重而退於是門中耆老徽慶雖涯者會議而道興
廢應憑宗師道力宣光之才良難哉方今日峰和尚
匪化青龍山人天仮歸敬也中興主盟非這老而誰
歟僉曰可輙遣專使起禪師於尾之瑞泉住持本寺

庶幾道德所感伽藍頻現如觀史夜摩之從天而降
然師固辭者再三門中尚敦請不已師覓領命既已
入寺綿蕞野外講舊禮樂先造函丈鉗鎚學者次莊
嚴微笑之塔以備于人夫瞻禮稍營退藏院又自創
小院於山堂傍號曰養源就下塔基爲歸藏之地數
年間義規粗備矣（禪師遷化後門中以公議遷中興開山牌于祖堂）後華園
院嘉吉中適有公命以江州黒田古橋石作鄕泊網
代庄見還附本寺無幾日復爲龍雲被奪文安末
太人相公自割將軍家封邑一所以新寄附（鹿苑院准后義

政公乃濃州郡上上保是也然焉太守僚儒又作之障
厥貢弗納有者道頗吾山從延慶文保以降叅爲勅
願寺何故屢爲權家見擠耶所謂天乎人歟不可以
測之嘆久矣斯言有者道不然若言佛法迍難莫過
於三武廢教是猶若日月蝕爾何況於世間法乎詎
庸足憂也且夫人多勝天天定亦能勝人其唯時運
哉至若世道殺亂則正法之罹迍難蓋亦時也大凡
朝堂之議專用寬裕以御天下然下愚無近天威故
不知所以其可畏往往輕天子勅重將軍令苟非武

家禁詞犯法者儘多將奈像季何源京兆勝元爲累
代執權而畨欽仰宗門特慕吾開山祖之芳烈參見
義天先師先師董蒞茲山之日便請京兆爲山門外
護以謂法山永得金湯固矣先師去世後宗深補席
是秋郡上上保租税纔貢然未廻踵即被復回奪以權
倖押妨也　今上改元應仁丁亥春夏之交天下大
亂平安城上陣雲晝霾華蓋蒙塵兵火連月一日凶
虜大襲山門破堂舍屠林丘倏忽間寺成曠墟矣時
老衲避兵戈逃於丹之米山忽聞華園廢荒尓而笑

且謂衆言二三子勿歎焉是細事也夫昔法皇卑離
宮爲禪刹寢奎於今爀爀然諸聖龍天不敢護惜也
乎萬乘願輪昇日麗天終無成滿期也乎興廢有時
華園不復春也乎皇運法運一時勃興可翹足而竢
矣祝祝是爲記

文明年中先師在都下撰妙心寺記　泊開山
行實記英朝居於丹之米嶠遠寄來見示且命

曰得間挍正別謄一本來毋謙讓惟幸弗免謹
恕教矣粵明年春師忽中風諸子倉皇參覲某
亦趨庭下而師在病床嬉笑怒罵都無別事唯
痛嘆宗綱已墜而已旋涉彤劑寧候有間遂捃
摭四世緒餘已成一藁留在骨董箱中恰似待
後世子雲者先師去世後特芳法兄在龍安兼
領法山席住持事繁偶視遺藁欲屬累於余余
時感沉痾手戰於筆眼眩於書以故固辭矣延
德初幸奉　綸命很董蒞茲山一日撿校衛梅

書籍之次無端擁著這末了公案定殃及兒孫
者哉猶豫間華園三霜之期滿矣懷之歸老濃
陽養痾閑適無事便漫賣弄青氈以償舊債焉
耳於是先師行實未曾有記者夫奈蹩楠羊何
竊思居常茶話餘多談出世始末聞所不聞見
所不見何況一棒一喝中毒知毒此皆先師實
錄也仍記槩略以系于第六世曰正法山六
祖傳此外上堂小參偈頌小佛事見于語錄皆
明應五年丙辰春王正月日嗣法小師英朝炷
香百拜謹書于岐山之下

旹寛永拾七曆歳次上章執徐之九月
西京花園堂司行者能僊
新刊于一閑軒

慶滋保胤 大江匡房 三善為康 三善為康 藤原宗友 撰

日本往生全傳

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京都永田文昌堂刻本

據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
京都永田文昌堂刻本影印

赤松皆恩訂正

日本往生全傳

京都書肆　永田文昌堂發兌

新刻日本往生全傳序

古昔　王政之盛縉紳學士率皆讃揚佛乘而念彌陀願西方者比々聞于朝野寛和有慶氏記康和有江帥傳三善氏拾其遺亦累其編何其夥也余來

王道陵夷吾教亦隨而衰頽殆如相倚者方今明治維新治道隆盛　皇運有光於前古則吾教亦宜挽回頽瀾以除浮華之風匡澆薄之俗有補於世道人心矣而今也不然淨土之教最應時

擽其徒寔繁矣能求惘篤至誠如傳中所載諸人者則僅存十一於千百耳況至搢紳學士則讚揚之如三氏者余未見其人也嗚呼人能弘道寔惡之所由書傳豈以無感乎頃書肆文昌堂主人新刻三氏之著合稱日本往生全傳請序於余余乃錄今昔之感以告世之讀此書者云 明治十四年辛巳六月 榕陰連城撰并書

日本往生極樂記

朝散大夫行著作郎慶保胤撰

叙曰予自少日念彌陀佛行年四十以降其志彌劇口唱名號心觀相好行住坐臥暫不忘造次顛沛必於是夫堂舍塔廟有彌陀像有淨土圖者莫不敬禮道俗男女有志極樂有願往生者莫不結緣經論疏記說其功德述其因緣者莫不披閱大唐弘法寺釋迦才撰淨土論其中載往生者廿人迦才曰上引

經論二教證往生事實爲良驗但衆生智淺不達聖旨若不記現往生者不得勸進其心誠哉斯言又瑞應傳所載四十餘人此中有屠牛販雞者逢善知識十念往生予每見此輩彌固其志今撿國史及諸人別傳等有異相往生者兼亦訪於故老都盧得四十餘人予感歎伏膺聊記操行號曰日本往生極樂記矣後之見此記者莫生疑惑願我與一切衆生往生安樂國矣

日本往生極樂記目錄

日本往生全傳　極樂記目錄　〇二

聖徳太子者豐日天王第二子也母妃皇女夢有金色僧謂曰吾有救世之願願宿后腹妃問爲誰僧曰吾救世菩薩家在西方妃答妾腹垢穢何宿矣僧曰吾不厭垢穢唯望感人間躍入口中妃即覺後喉中猶呑物自此以後始知有娠漸及八月胎中而言聲聞于外出胎之時忽有赤黄光至自西方照耀殿内生而能言知人擧動百濟國獻經論太子奏曰欲披閲之天皇恠而問之奏曰兒昔在

漢住南嶽歷數十身修行佛道時年六歳太子身體尤香抱懷之人奇香染衣數月不滅百濟日羅來朝身有光明太子微服從諸童子入館而見之日羅指太子曰是神人矣太子驚去日羅脱履而走太子隱坐易衣而出日羅謝罪再拜跪地啓曰敬禮救世觀世音傳燈東方粟散王太子從容而謝之日羅身放大光太子亦眉間放光如日輝謂左右曰日羅者聖人也兒昔在漢彼爲弟子常拜日

天故身放光明推古天皇爲皇太子萬機悉委焉太子聽政之日宿訟未決者八人同音白事太子一一能辨答大臣以下稱言八耳皇子高麗僧慧慈來朝弘渉内外尤深釋義太子問十知百謂曰法華經中此句落字法師答曰他國之經亦無有字太子曰吾昔所持之經思有此字法師答曰經在何處哉太子微笑答曰在大隋衡山寺即命群臣可爲使者以小野妹子遣大唐命曰吾先身所持

法華經在衡山般若臺中汝取來矣彼山吾昔同法所遺只三老僧而已汝以此法服各與之妹子承命渡海果到南嶽遇三老僧陳太子命旨老僧歡喜即命沙彌取納經一漆篋而授之妹子取經歸朝太子曰此經非我所持太子宮中有別殿號夢殿一月三度沐浴而入若制諸經疏有滯者即入此殿常有金人至自東方告以妙義太子閉戸不出七日七夜時人太異惠慈法師曰太子入三昧

宜莫奉驚八日之晨玉几之上有一卷經引慧慈謂曰是吾先身所持之經一卷複一部去年妹子所持來者吾弟子經也吾近日遣魂取來指所落字而告師師大驚奇之先持來經無有此字太子薨後山背大兄王子六時禮拜冬十月廿三日夜半忽失此經不知所去今納法隆寺經妹子所持來也太子摩制憲法十七條手書奏之天下大悅天皇請太子講勝鬘經三日太子著袈裟握麈尾登

師子座其儀如僧講竟夜蓮華忽落花長二三尺明旦奏之天王太奇卜其地建立伽藍今橘寺是也天皇又令講法華經七日以播磨國水田三百町給乎太子即施入法隆寺太子命駕巡撿遺墓歸有飢人卧于道邊太子步近飢人語曰可憐即脫紫御袍覆之

即賜歌曰

斯那提留夜可多乎可夜摩邇伊比迹宇慧底許夜世留諸能他比等阿波禮於夜奈之爾奈禮奈利介牟迷夜佐須陀氣乃岐彌波夜奈苦毋伊比迹宇慧天許夜世留諸能多比ゝ等安波禮

飢人起首答歌曰

伊河留賀能等美乃乎何波能多延波許曾和賀於保巨彌能彌奈和須良禮米

還宮之後遣使視之飢人既死太子大悲使厚葬之于時大臣馬子宿祢等譏之太子聞召譏者命曰卿等發墓見之馬子大臣受命

往見无有其屍棺內太子所賜飲物彩帛等置於棺上唯無太子紫袍馬子等太奇深歎聖德妃膳氏在側太子曰如我意一事不違吾死之日同棺共葬又曰昔經數十身修行佛道今為小國之儲君漸弘一乘之妙義吾不欲久遊五濁妃即反袂嗚咽又命曰吾今夕遷化子可共去太子沐浴服新衣裳妃亦沐浴換衣卧太子副床明旦太子并妃良久不起左右開殿戶乃知入滅時年四十九當

斯時也天下老少如哭愛子如喪慈父哀泣
之聲滿於道路皆曰日月忽暗天地既崩自
今以後永無依怙矣將斂葬之太子并妃其
容如生其身太香擧其兩屍輕如衣服高麗
僧慧慈聞太子薨哀哭發誓願曰日本太子
誠是大聖也我雖異境心有斷金縱獨懸生
有何益乎我以太子薨日必死遇太子於淨
土明年二月廿一日太子薨日慧慈即死果
如其言

行基菩薩俗姓高志氏和泉國大鳥郡人也
菩薩出胎胞衣裹纏父母忌之閣樹岐上經
宿見之出胞能言收而養之少年時村童相
共讚嘆佛法餘牧兒等捨牛馬而從者殆垂
數百若牛馬之主有用之時令使尋呼男女
老少來見者聞其讚嘆之聲不問牛馬泣而
忌歸菩薩自上高處呼彼馬與此牛應聲自
來其主各牽而去菩薩出家爲藥師寺僧讀
瑜伽論唯識論等了知奥義菩薩周遊都鄙

敎化衆生道俗慕化追從者動以千數菩薩
行巷無居人田無耕者男女幼艾捨耒耜投
機杼爭來禮拜隨器誘導改惡趣善尋諸要
害處造橋梁修道路點撿其田之可耕種水
之可蓄灌穿渠池築防隄聞見所及咸來加
功不日而成百姓于今受其賜焉菩薩畿内
建立道場凡四十九處諸州亦往往而在之
昔修行諸國歸於故鄉里人大小會集池邊
捕魚喫之菩薩過於其處年少放者相戲以

魚膾薦菩薩菩薩食之須臾吐之池其膾變爲
小魚見者驚恐聖武天皇甚敬重詔授大僧
正于時僧智光以爲我是智行大僧行基淺
智沙彌也朝家何因棄我賞彼内恨皇朝退
隱山寺智光忽死依遺言不暫葬十日得穌
告弟子等云閻王宮使驅逐我矣路有金殿
高廣光耀我問使者答云行基菩薩可生之
處也復行遠見煙炎滿空亦問使者答云汝
欲入之獄也便到已閻王曰汝於閻浮提日

本國有嫉惡行基菩薩之心今所以召汝者懲其罪即令我抱銅柱肉解骨融罪畢放還智光得穌欲謝菩薩菩薩此時在攝津國造難波江橋智光尋到菩薩遥見知意含咲智光伏地致禮流淚謝罪天皇造東大寺了命菩薩曰欲供養此寺以菩薩爲講師奏曰行基不堪爲大會講師從異國一聖者可來及于會期奏曰異國聖者今日可相迎之即有勅菩薩率百僧及治部玄番雅樂三司等向

難波津於濱頭調音樂相待之行基菩薩加百僧之末以閼伽一具燒香盛花泛於海上香花自然指西而去俄頃遥望西方小舟來回近見之舟前閼伽之具不亂次第小舟著岸一梵僧上濱菩薩執手相見微咲菩薩倭歌曰

靈山能釋迦乃美麻部尓知岐利弖之眞
如久知世須阿比美都留賀毛

異國聖者即答和云

迦毗羅衛迩等毛迩知岐利之賀比安利
天文殊能美賀保阿比美都留加奈

行基菩薩謂緇素曰異國聖者是南天竺波羅門名菩提也集會人又知行基菩薩是文殊化身自餘靈瑞不遑覼縷菩薩天平勝寶元年二月唱滅時八十

佛子寂心在俗之時草此記及序等既成卷軸了出家之後無暇念佛已絶染翰近日訪得往生人五六輩便屬中書

大王令加入記中兼亦待潤色大王不辭響應下筆夢此中可奉載聖德太子行基菩薩此間大王忽有沈病不能記畢寂心感彼夢想披國史別傳等入二菩薩應迹之事焉

傳燈大法師位善謝俗姓不破氏美濃國不破郡人也初學法相道業日進乃超詣三學通達六宗桓武天皇擢爲律師榮分非好凡厥行業期於菩提梵福山裏閒送餘生行年

八十一遷化往生極樂入同法夢矣

延暦寺座主傳燈大法師位圓仁俗姓壬生氏下野國都賀郡人也生有紫雲之瑞大同三年出家師事傳教大師三年蟄居楞嚴院修四種三昧承和二年以選入唐一化之間登五臺山到諸道場遍謁名德受學顯密承和十四年歸朝彌陀念佛法華懺法灌頂舍利會等大師所傳也凡佛法東流半是大師之力也天安貞觀兩帝淳和五條二后皆以

爲師受菩薩戒及灌頂等大師嘗有熱病夢食天甘露覺後口有滋味身無餘恙貞觀六年正月十四日一道和尚來云微細音樂聞于唐院(大師房號唐院)聞之既無其聲酉一剋令祐法師近在大師前大師指方云客人入到早可燒香令祐言無人大師彌以敬重具威儀結定印念佛入滅同年二月有勅賜法印大和尚位七年賜諡慈覺

律師澄海俗姓者清海氏故鄕是攝津國家在河上也以漁釣爲業也澄海結髮之時從漁者遊戲矣當國講師藥圓見而異之共載而歸付律師願曉令受三論宗義貞觀十六年爲維摩會講師待同辨折詞出度外暮齒患風疾告門弟子曰就命時至當念極樂每日沐浴念佛兼誦無量壽經要文及龍樹菩薩羅什三藏彌陀讚至于命終其聲不斷安坐氣絶遺弟北首臥之明朝見右手結無量壽如來印茶毗間其印不爛云云

延暦寺座主僧正增命左大史桑内安岑子也父母無兒祈生和尚和尚天性慈仁少無兒戲夢有梵僧來摩頂曰汝莫退菩提心如此數矣受戒之後未曾臥寢就智證大師受三部大法和尚不分尊卑有客來必迎送之穀嶽嶺上秀巖如舌相向西塔智德之僧多以夭亡古老曰巖妖也和尚聞之望巖歎息三日祈念一朝雷電巖悉破碎其殞片石今在路傍太上法皇爲師受廻心戒戒壇之上

現紫金光見者隨喜若有病者食和尚鉢飯其所苦患莫不痊愈和尚俄有微病洒掃一室告門弟子曰人生有限本尊導我汝等不可近居今夜金光忽照紫雲自聳音樂遍空香氣滿室和尚禮拜西方念彌陀佛燒香倚几如眠氣止歛葬之間煙中有芳氣天子遣使勞問賜謚靜觀云云

律師無空平生念佛爲業衣食常乏自謂我已貧後定煩遺弟竊以萬錢置于房内天井

之上欲支歛葬也律師臥病言不及錢忽以卽世枇杷左大臣與律師有故舊矣大臣夢律師衣裳垢穢形容枯槁來相語曰我有伏藏錢貨不度受蛇身願以其錢可書寫法華經大臣自到舊房搜得萬錢錢中有小蛇見之逃去大臣忽令書寫供養法華經一部了他日律師法服鮮明顏色悅懌持香爐來謂大臣曰吾以相府之恩得免邪道今詣極樂語了西向飛去焉

東大寺戒壇和尚律師明祐一生持齋全護戒律每夜參堂不宿房舍及于命終念佛不休天德五年二月十八日入滅焉先一兩日頗有惱氣飲食非例弟子等曰終日不食歠粥何師曰齋時已過命終又近何可破乎重命曰二月者寺例有所修之佛事我愁生而過之也十七日夕弟子等誦阿彌陀經廻向畢後師曰如前可識音樂答曰無有音樂何言之相誤乎師曰我心神不爽以前有音樂

所陳也明日卽世矣

僧都濟源心意潔白不染世事一生之間念佛爲事命終之日室有香氣空有音樂常所騎白馬跪以涕泣捨米五石就藥師寺令修諷誦陳曰我昔爲寺別當所借用是而已今臨終以報之

元興寺智光賴光兩僧從少年時同室修學賴光及暮年與人不語似有所失智光恠而問之都無所答數年之後賴光入滅智光自

歎曰賴光者是多年親友也頃年無言語無行法徒以逝去受生之處善惡難知二三月間至心所念智光夢到賴光所見之似淨土問是何處乎答曰是極樂也以汝懇志示我生處也早可歸去非汝所居智光曰我願生淨土何可還耶賴光答曰汝無行業不可暫留重問曰汝前無所行何得生此土乎答曰汝不知我往生因緣乎我昔披見經論欲生極樂靖而思之知不容易是以捨人事絕言

語四威儀中唯觀彌陀相好淨土莊嚴多年積功今纔來也汝身意散亂善根微少未足爲淨土業因智光自聞斯言悲泣不休重問曰何爲決定可得往生賴光曰可問於佛卽引智光共詣佛前智光頭面禮拜白佛言得修何善生此淨土佛告智光曰可觀佛相好淨土莊嚴智光曰此土莊嚴微妙廣博心眼不及凡夫短慮何得觀之佛卽擧右手而掌中現小淨土智光夢覺忽命畫工令圖夢所

見之淨土相一生觀之終得往生云云

延暦寺定心院十禪師成意素性潔白無所染著本自不好持齋朝夕食之弟子前曰山上名德多爲齋食我師何獨忽諸此事乎師答曰我本性貧日供之外無所得今只隨有食供米而已或經曰心礙菩提食不礙菩提弟子吞舌而罷數年之後命弟子僧曰今日之食倍於常量早自例時弟子等晨炊供進便以鉢中飯一兩匙普分諸弟子曰汝曹食

我食只今日而已食已語弟子曰汝參無動寺相應和尚御房申云成意只今詣極樂於彼界可奉謁又參千光院增命和尚御房陳如前言弟子曰此言近妄師云我若今日不死者可爲我狂言於汝有所何愧乎弟子等便走兩所未及歸面西入滅焉

延暦寺東塔住僧某甲頸下有癭萬方不痊雖以襟掩之尚有憚交衆更卜楞嚴院砂碓岑以隱居素誦尊勝千手等陀羅尼又常念

彌陀佛數年之後不治自痊自謂佛力所致也縱我歸故房又營世事在世日短不如念佛自此跡蹤不出砂碓同山僧普照一夏之間住于同院普照欲煮麥粥以施寺中一夜在湯屋鼎邊于時奇香薰山妙樂滿空耳鼻所聞心自恠之普照假寐夢有一寶輿自砂碓指西方而飛去矣僧侶及伶倫圍繞輿之左右遙見輿中砂碓僧乘之普照覺後欲知虛實有人即告入滅普照相語同法等曰我

正見往生極樂之人焉

梵釋寺十禪師兼算性好布施心少瞋恚自少年時念彌陀佛歸不動尊往年夢有人告曰汝是前生歸彌陀佛一乞人也兼算臥病辛苦七日之後忽然起居心神明了語弟子僧曰我命將終空中有微細伎樂諸人聞不便與諸弟子一心念佛少而又臥口不廢念佛手不亂定印而入滅矣

延曆寺楞嚴院十禪師尋靜花山覺慧律師門弟也本性無慳惜每有人來先勸飲食十餘箇年不出山門晝讀金剛般若夜念彌陀佛所修種種善根只期極樂行年七十三春正月臥病命弟子三時令修念佛三昧二月上旬語弟子等曰我夢大光中數十禪僧將寶輿唱音樂從西方來住虛空中自謂是極樂迎也歷五六日更加沐浴三個日夜永絕食飯一心念佛又命弟子僧汝曾不可勸水漿致問訊有妨觀念之故也即西面合掌而

終矣

延曆寺定心院十禪師春素一生披見摩訶止觀又常念阿彌陀佛春秋七十有四冬十一月語弟子僧温蓮云彌陀如來欲迎攝我其使禪僧一人童子一人共著白衣衣上有畫如重花片明年三四月是其期也自今頓斷飯食飲茶耳至于明年四月又命温蓮曰前使重來在我眼前定可去閻浮也至日中遷化矣

延暦寺座主僧正昌延加賀國人也僧正兼學顯密專惜寸分受戒以降每夜誦尊勝陀羅尼百遍每月十五日招延諸僧唱彌陀讃兼令對論淨土因緣法華奥義平生常曰先命終之期欲修三七日不斷念佛其結願之日我入滅之時也往年夢四品朝服之人神形甚閑語僧正曰欲生極樂者爲一切衆生書寫法華經百部僧正捨衣鉢書寫供養天德三年十二月廿四日命門弟子三七日間

令修不斷念佛明年正月十五日入滅此日僧正沐浴淨衣向本尊像願曰西山日暮南浮露消不過三夕必可相迎言訖右脇而臥枕前奉安彌陀尊勝兩像以絲繫于佛手結著我手其遷化之期果如前言朱雀邑上兩帝歸依爲師後賜謚慈念矣

沙門弘也不言父母亡命在世或云出自潢流口常唱彌陀佛故號阿彌陀聖或往市中作佛事又號市聖遇嶮路即鏟之當無橋亦造之見無井則掘之號曰阿彌陀井播磨國揖穂郡峯合寺有一切經數年披閲若有難義者夢有金人常教之阿波土左兩州之間有島曰湯島矣人傳有觀音像靈驗揭焉剃上人腕上燒香一七日夜不動不眠尊像新放光明閉目即見一鍛冶工遇於上人懷金而歸陳曰日暮路遠非無怖畏上人教曰可念阿彌陀佛工人中途果遇盜人心竊念佛如上人言盜人來見稱市聖而去又西京有

一老尼大和介伴典職之舊室也一生念佛上人爲師上人令補綴一納衣尼補畢命婢曰我師今日可遷化汝早可賚參婢還陳入滅尼曾不驚歎見者奇之上人遷化之日著淨衣擎香爐向西方以端坐語門弟子曰多佛菩薩來迎引攝氣絶之後猶擎香爐此時音樂聞空香氣滿室嗚呼上人化緣已盡歸去極樂天慶以往道場聚落修念佛三昧希有也何況小人愚女多忌之上人來後自唱

令他唱之爾後擧世念佛爲事誠是上人化
度衆生之力也

延暦寺阿闍梨傳燈大法師位千觀俗姓橘
氏其母無子竊祈觀音夢得蓮華一莖後終
有娠誕千闍梨闍梨心有慈悲面無瞋恚色
兼學顯密莫不博渉除食時外不去書案作
阿彌陀和讃廿餘行都鄙老少以爲口實極
樂結縁者往往而多矣阿闍梨夢有人語曰
信心是深豈隔極樂上品之蓮善根無量定

期彌勒下生之曉闍梨以八事而誡徒衆發
十願而導群生遷化之時手握願文口唱佛
號擢中納言敦忠卿第一女子久以爲師相
語曰大師命終之後夢中爲示生處入滅未
幾夢闍梨上蓮花船唱昔所作彌陀讃西行
焉

延暦寺僧明請俗姓藤原氏素嗜密教兼念
彌陀暮年有小病召弟子僧靜眞相語曰地
獄之火遠現病眼念佛之外誰敢救者須臾自
他共念佛三昧卽請僧侶抗前令唱佛號又
語靜眞曰眼前之火漸滅西方之月微照誠
是彌陀引攝之相也命終之月強扶微力沐
浴西向氣絶矣

石山寺僧眞頼就内供奉十禪師淳祐受眞
言法明於三密受法以降若干年三時念誦
一時不休命終之日喚受法弟子長教相語
曰今日決定可入滅所未授界金剛界印契
眞言等可書一界便沐浴授畢命諸弟子曰

我出寺中欲移邊山弟子等響應肩輿移之
卽西向念阿彌陀佛氣絶矣同寺僧眞珠夢
數十禪師丱童子迎眞頼而去

大日寺僧廣道俗姓橘氏數十年來專樂極
樂不事世事寺邊有一貧女而寄居矣有兩
男子爲天台僧兄曰禪靜弟曰延叡其母早
世此二僧一心晝讀法華經夜念阿彌陀佛
偏祈慈母往生極樂當斯時也廣道夢極樂
貞觀兩寺間聞無量音樂驚望其方有三寶

車數千僧侶捧香爐圍繞之直到亡女家列
女令著天衣欲共載還便勅二僧曰汝爲母
有懇志是以來迎也一夢之中亦有廣道往
生之相廣道不歷幾年入滅此日音樂滿空
道俗傾耳隨喜發心者多矣

攝津國島下郡勝尾寺住僧勝如別起草菴
蟄居其中十餘年間禁斷言語弟子童子相
見希矣夜中有人來叩柴戶勝如以忌言語
不得問之唯以咳聲令知有人戶外人陳云

我是住播磨國賀古驛北邊沙彌教信也今
日欲往生極樂上人明年今月可得其迎爲
告此由故以來也言訖而去勝如驚恠明旦
遣弟子僧勝鑒尋彼處欲驗眞僞勝鑒還來
曰驛家北有竹廬廬前有死人群狗競食廬
內有一老嫗一童子相共哀哭勝鑒便問悲
情嫗曰死人我夫沙彌教信也一生之間稱
彌陀號晝夜不休以爲己業隣里雇用之人
呼爲阿彌陀丸今嫗老後相別是以哭也是

童子卽教信兒也勝如聞斯言自謂我無言
語不如教信念佛故往詣聚落自他念佛及
于期日忽以入滅矣

攝津國豐島箕面瀧下有大松樹有修行僧
寄居此樹下八月十五日夜間月明天上忽
有音樂及櫓聲樹上有人曰欲迎我歟空中
答曰今夜爲他人向他所也可迎汝者明年
今夜也又無他語音樂漸遠樹下僧初知樹
上有人便問樹上人曰此何聲哉樹上人答

曰此四十八願之儛聲也樹下僧竊相待明
年八月十五日夜至于期日果如其語微細
音樂相迎而去云云

法廣寺住僧平珍少壯之時修行爲事晚年
建立一寺而常住寺中別起小堂彫尅極樂
淨土之相常以禮拜平生常曰入滅之時具
足威儀往生極樂及于命終令弟子等修念
佛三昧相語曰音樂近聞空中定是如來相
迎也便著新淨衣念佛氣絕矣

沙門增祐播磨國賀古郡蜂目鄉人也以日入京住如意寺念佛讀經天延四年正月身有小瘡飲食非例或人夢寺中井邊有三車問曰何車乎車下人答曰爲迎增祐上人也重夢車初在井下今在房前同月晦日增祐謂弟子曰死期已至可葬其寺僧聞之相共會集論談釋教義理世間無常晚頭被扶弟子僧向葬處先是去寺五六町許穿一大穴上人於穴中念佛卽世此時寺中廿人許高聲唱彌陀號驚而尋見無人焉

陸奧國新田郡小松寺僧玄海初具妻子暮年離去日讀法華經一部誦大佛頂眞言七遍以爲恒事夢左右之腋忽生羽翼向西飛去過十萬國到七寶地自見其身以大佛頂眞言爲左翼以法華經第八卷爲右翼廻望此界寶樹樓閣光彩隱映有一聖僧語曰汝今所來者極樂之邊地也却後三日可迎汝耳玄海授受此語飛歸如初門弟子等初謂

已死皆盡悲泣玄海歸蘇彌讀誦眞言經典後三年而遷化預知死期矣

延曆寺沙門眞覺者權中納言藤原敦忠卿第四男也初在俗時官歷右兵衞佐康保四年出家從師受兩界法阿彌陀供養法三時是修一生不廢臨終之時有微細病相語同法等曰有尾長白鳥囀曰去來去來卽向西飛去又曰閉目卽極樂之相髣髴現前入滅之日誓願曰我十二個年所修善根今日捴以廻向極樂入滅之夜三人同夢衆僧上龍頭舟來相迎而去

沙門藥連住信濃國高井郡中津村如法寺一生之間讀誦阿彌陀經兼唱佛號有一男一女相從藥連語二子曰明日曉可詣極樂欲洗濯衣裳洗浴身體兩子營之藥連入夜調衣獨入佛堂卽語曰至于明日午時不可開堂戶曉更微細音樂聞于堂中明日午後開而見之無其身及持經等云云

沙彌尋祐河內國河內郡人也脫俗之後移住和泉國松尾山寺常念彌陀兼修印佛性多慈悲施心尤深行年五十有餘正月一日尋祐自称頭痛自戌剋至亥剋有大光明普照山中艸木枝葉皆悉分明不異晝日當于斯時尋祐入滅光明漸消今夜有事男女集會出寺共見此相莫不悲感明朝里人互相向云昨夜松尾山寺忽有大光是何光乎若失火歟退聞尋祐入滅之瑞皆致隨喜

尼某甲光孝天皇孫也少年適人有三子連年而亡無幾其夫亦亡寡婦觀世無常出家爲尼日不再食年垂數周忽得腰病起居不便醫曰身疲勞非肉食不可療之尼無變身命彌命彌陀其所疾苦自然平復尼自性柔和慈悲爲心蚊虻餂身不敢駈之春秋五十有餘忽小病空中有音樂隣里驚恠尼曰佛已相迎吾今欲去言訖而氣絕

尼某甲大僧都寛忠同產姉也一生寡婦終以入道僧都相迎寺邊晨昏養育尼及于衰暮唯念彌陀語僧都曰明後日可詣極樂此間欲修不斷念佛僧都令衆僧三個日夜修念佛三昧重語僧都曰自西方寶輿飛來在眼前但佛菩薩以有濁穢歸去言與淚倶使僧都修諷誦兩度明日尼曰聖衆重來往生時至隱几而坐念佛入滅

尼某甲伊勢國飯高郡上平鄉人也暮年出家偏念弥陀尼多年意剝手皮奉圖極樂淨

土雖有懇志不能自剝于時一僧來問剝尼手皮忽焉不見圖淨土之相一時不離其身命終之時天有音樂（石山寺眞頼法師是末孫也眞頼妹女人往生）

（極樂記云一族往生二十一人矣）

宮內卿從四位下高階眞人良臣少應進士擧以才名自抽多歷諸司累宰六郡齒近知命深歸佛法日夜讀法華經念彌陀佛天元三年正月初得病素所修念佛讀經不敢一廢先死三日其病忽平此間剃首受五戒七

月五日卒當斯時也家有香氣空有音樂雖遇暑月歷數日身不爛壞如存生時云云

右近衛少將藤原義孝大政大臣贈正一位謙德公第四子也深歸佛法終斷葷腥勤王之間誦法華經天延二年秋病疱瘡而卒矣命終之時尅誦方便品氣絕之後異香滿室內府亞相藤原高遠同在禁省相友善矣義孝卒後不幾夢裡相伴究如平生便詠一句詩云云其詩謂昔契蓬萊宮裡月今遊極樂界中風云云

源憩者內匠頭適第七男也自少年時志在佛法敏給讀書行年廿有餘卧病廿餘日遂猒世間出家入道平生偏念彌陀病裡彌念之相語兄僧安法云西方得聞有音樂不答曰不聞又曰有一孔雀翔舞我前毛羽光麗手結定印念佛而絕矣

伊豫國越智郡土人越智益躬爲當州主簿也自少及老勤王不倦歸法彌劇朝讀法華晝從國務夜念彌陀以爲恒事未剃鬢髮早受十戒法名自稱定真臨終身無苦痛心不迷亂結定印向西念佛氣止時也村里人聞有音樂莫不歎美矣

女佛子伴氏江州刺史彥真妻也自少年時常念彌陀春秋卌有餘以姪妻之不同牀第當命終日移座于胎藏界曼陀羅前此女語彥真曰頃年洗竇女久忍臭穢定有罪報歟欲與宅一區彥真即諾又曰我詣極樂少有

停滯聞思量之往年有人送鮒魚數隻其中有生鱗二隻便放井中恐彼咫尺之中久勞江湖之思妾暫留閼若以此歟響應搜求井底令放江中此女綿惙之間蓮香滿室靈氣入簾身無苦惱向西而終矣

女弟子小野氏山城守喬木女右大辨佐世妾也始自少年心在佛法語兄僧延教曰我欲覺知菩提道幸垂開示延教抄出觀無量壽經及諸經論中要文與此女晝夜兼學步

步無倦每至月十五日黃昏五體投地西向禮拜唱曰南無西方日想安養淨土父母相識云汝少壯之人不必如此恐勞精神定滅形容女年廿有五初生一女產後月餘惱氣自發臥病涉旬遂以即世瞑目之夕音樂滿空隣里隨喜矣

女弟子藤原氏意柔軟慈悲甚深常慕極樂不廢念佛漸及暮年相語曰音樂遙聞是往生瑞相明年又曰音樂漸近明年又曰樂聲

追年已近就中近日聞寢屋上今正往生之時也言訖即世身無苦痛云云

近江國坂田郡女人姓息長氏每年採筑摩江蓮華供養彌陀佛偏期極樂如此數年命終時紫雲纏身矣

伊勢國飯高郡一老婦白月十五日偏修佛事黑月十五日又營世事其所勤者常買香奉供郡中佛寺每至春秋折花相加兼亦以塩米菓菜等分施諸僧以爲恒事常願極樂已經數年此女得病數日子孫爲勸水漿扶起病者身不所著衣服自然脫落見其左手持蓮花一莖葩廣七八寸不似自界花光色鮮妍香氣發越看病人問此花由緣答曰迎我之人本持此花即時入滅衆人莫不隨喜之

加賀國有一婦女其夫富人也良人亡後者志在栢舟數年寡居宅中有小池池中有蓮花常願曰此花盛開之時我正往生西方便

以此花爲贄供養彌陀佛每遇花時以家池花分供郡中寺寡婦長老之後當于花時有恙自喜曰我及花時得病往生極樂必矣即招集家族隣人別具盃盤相勸曰今日者是我去閻浮之日也言訖即世今夜池中蓮花西向而靡矣

日本往生極樂記 畢

續本朝往生傳序

黄門侍郎江匡房

夫極樂世界者不退之淨土也華池寶閣易往無人予懸車年迫懃宿露之惟重覆盆性愚待日月之曲照功德之池雖遠見賢思齊生死之山雖高恃誓欲越何況我朝念西方遂素意之者古今不絶寛和年中著作郎慶保胤作往生記傳於世其後百餘年亦往往而在予近有所感故詢蒭蕘訪朝野或採前記之遺漏或接其後事而竟康和上自國王大臣下至僧俗婦女都盧四十三人粗記行業備諸結縁云爾

往生人

續本朝往生傳

一條天皇者圓融院之子也母東三條院七歲即位御宇二十五年間叡哲欽明廣長万事才學文章詞華過人絲竹絃歌音曲絶倫年始十一於圓融院自吹龍笛以備宸遊佳句既多悉在人口時之得人於斯爲盛親王則後中書王上宰則左相儀同三司九卿則右將軍實資右金吾齊信左金吾公任源納言俊賢拾遺納言行成左大弁扶義平納言惟仲霜臺相公有國

等之輩朝抗議廊廟夕預參風月雲客則實成頼定相方明理管絃則道方濟政時中高遠信明信義文士則匡衡以言齊名宣義積善爲憲爲時孝道相如道濟和歌則道信實信實方長能輔親式部衛門曾祢好忠畫工則巨勢弘高舞人則大伴兼時秦身高多多良茂同政方異能則私宗平三宅時弘勢多世越智經世公信恒世三春時正眞髮勝岡大井光遠秦常正近衛則下野重行尾張兼時播磨保信物部武文尾張兼國下野公時陰陽師則賀茂光榮安部晴明有驗之僧則觀修勝算深覺眞言則寛朝慶圓能說之師則清範靜昭院源覺珎學德則源信覺運實因慶祚安海清仲醫方則丹波重雅和氣正世明法則允亮允正明經則善澄廣澄武者則滿仲滿正維衡致頼頼光皆是天下之一物也齊信御常語曰心中欲推擧人得龍顏時先有可反淳素之勅命仍抑私心左相每日被奉千饍本是頼親朝臣所奉連苻也自聞

此言敢不進御是暴惡之者何及供御云云源國盛朝臣任越前守藤原爲時任淡路守爲時朝臣附女房獻書曰除目春朝蒼天在眼主上覽之敢不羞膳入夜御帳涕泣而臥左相參入知其如此忽召國盛令進辭書以爲時任越前守國盛家中上下啼泣國盛朝臣自此受病及秋任播磨守猶依此病死寛弘八年夏依御藥遁位於一條院落飾入道經月不豫慶圓座主退下之間已以崩御歸參之後入夜御所招院源

曰聖運有限非力之所及但有生前御約必可令唱最後念佛此事相違此恨綿綿可被請靈山釋迦試仰佛力定未遂遷御院源打鐘啓白慶圓見其屢念佛誦火界咒未及百遍漸以薨息左相自直廬顛倒衣裳被忩参慶圓即依生前之御詔令唱念佛百餘返訖其後登遐依十善之業感万乘之位往昔事五百之佛今生少霜露之罪最後念佛如此豈不往生淨土乎

後三條天皇者後朱雀院第二之子也母陽明門院履九五之位鍾千之運聖化被世殆同兼和延喜之朝相傳云冷泉院後政在執柄華山院二箇年間天下大治其後推又歸於相門皇威如廢爰天皇五箇年之間初視萬機俗反淳素人知礼義日域不及塗炭民于今受其賜之故耳和漢才智誠絶古今雖耆儒元老敢不抗論雖發雷霆之威必有雨露之澤文武共行寛猛相濟太平之世近見於斯作圓宗寺始置二會幸日吉社深歸一乘禪讓之後遂以遁世

御太漸之尅專心不乱先修念佛一旦崩御故備後守保家朝臣妻出家在栖霞觀延久五年五月七日暁夢緑雲西聳笙歌不絶夢中問之人皆謂曰此仙院御往生之相也寤後人來告曰今朝晏駕凡人歸泉不論貴賤多有其靈至天皇者未有其咎祟或人曰夢爲治化澆泊之國早以遷化是謬説也偏極樂之新主也宇治前大相國聞天皇崩御歎曰此本朝不幸之甚也

堀川入道右大臣頼宗者入道大相國第二子也母盛明親王女也出累葉之相門早備象岳人間榮華無不經歷生前之間唯修後世之業學天台之教門及病之太漸落錺入道着麁布衣到念誦堂沐浴潔齋捧香爐念佛子孫雖多皆不得近之爲絶恩愛之道也遂以入滅後見其手作彌陀迎接之印平生不知密教自然如此決定往生之相也

權中納言源顯基者大納言俊賢卿之子也自

少年就書好學雖歷顯要重職心在菩提後一條院之寵臣也及晏駕朝梓宮不供燈問其由曰所司皆勤新主之事云云因茲發心常詠白樂天詩曰古墓何世人不知姓與名化爲道傍土年年春草生亦曰忠臣不仕二君七七聖忌之後忽以出家男女引衣恩愛妨行敢不拘留昇於楞嚴院落餝入道住大原山好内外典籍修念佛讀經後受發背之病良醫曰可治納言曰万病中正念不違癰疽也不如此次早歸九泉

便止療治修念佛長以入滅

參議左衛門督大江音人卿者大同後阿保親王之子也早遂儒業高昇上卿歷大弁居大理自少日才名被世謂其瑞應則或見虵足或酌北斗四星而飲船助道獻冊之時奏曰本朝無可問之人將渡異國天皇大怪命音人問之所問之義皆以通世以大感之至其行狀者見於國史詳於別傳今不重叙最後瞑目之刻誦尊勝陁羅尼七遍而氣絶人称往生之人

僧正遍照者俗名宗貞歷近衛將補藏人頭出自累葉清華之家居於前疑後丞之任才操相兼衆聖所歸又長倭歌及宮車晏駕不堪戀慕遂以入道慈覺大師之弟子安然和尚之師匠也難行苦行自多効驗公家不捨授以僧正職位兼爲御持僧天狗託人語曰貞觀之世住於北山欲知當世有驗之僧變爲少僧立於樹下逢一樵夫謂曰送我當時執政之家將有大報夫曰將何爲我曰持一草囊明夕可來夫如其

言卽爲飛鳶入囊晩頭到於右相家中門開其口便到寢殿以足蹈右相胸称有煩病家中大騒擧足下足或活或死請當時名德敢無可畏之人經一兩日家司來曰猶可被請華山僧正已時遣請書未時有領狀総角童二人捧白杖到來又有護法五六人入夜僧正光臨護法之隨狀相副我頗恐之暫而爲塗壇場兼仕以下數及十餘人我漸収足不能任意相忍而居修法七日之間病已平愈未及収我家司重請延

以二十箇日。此時術盡已失方計。第二十日曉。以鐵網入我。置於爐壇之火中。焦灼爲煨燼。及捨壇灰。幸置廁邊。便附食風蘊生居此處。二十年。若欲出門。則護法猶留。敢不能寸步適出。自水門於是知此人爲本朝一物。必欲致嬈亂。仍到華山或處難居。或住廁邊。三年。僧正每來。護法五六人必守護。終不得其隙。又思最後臨終可成其妨。尋其命期。雖向彼山。護法衛護聖衆來迎。敢不能入於二十三里之内。唯聞空中管絃。望山上雲氣而止。本傳在國史。今恐傳異聞而已

慈忍僧正諱尋禪。九條右大臣之子也。出自累葉將相之家。入於四明天台之道。住楞嚴院。以慈惠大師僧正爲師。僧正大臣師檀契深。即託以鍾愛之子。僧正以忍辱爲衣。以慈悲爲室。天性聰敏。通達顯密。靈驗揭焉。人神信伏。然而敢不好調伏魔軍。偏期託生淨土耳。朝家重之。推而加職位。一身阿闍梨源起此人。冷泉天皇依邪氣有御藥。連年不豫。僧正參入。護身結界。天皇大怒。拔釼欲斬。僧正大恐。逃入於南階之下。而所留於堂上三衣筥。護法守之。天皇於此筥下自縛數百遍。弥耽此道。唯求佛果。後至天台座主。再三辭讓。公家山僧共以不聽。爰委付印鎰於三綱。不從事長。籠於飯室。念佛終天年。終得極樂之迎

權大僧都覺運者洛陽人也。住延曆寺。少富才名。一山之龜鏡也。早求菩提。念佛爲宗。爰慈慧僧正以下相議曰。若人不遂大業者道之耻也

推令竪義。立四種三昧義。及暮年著布衣入堂見聞大衆莫不歎息。及讀題刻。意論止觀者。念西方阿弥陀佛。不覺涕泣。（依道心者題作此算）探滿堂皆垂感涙。及竪義九題已得。及第十之筭。又無所拘。探題禪藝力所不及。慈慧僧正爲道。未曾有全得之人。我將精義付廣六觀世音。即是二十五三昧之題。問以眞言六觀音種子之義。依不習密教。謝其由。僧正曰。既謂廣學。何不知眞言仍九題一未判。後受密教於成信上人。其後曰

尤易之事不知何爲成信臨終問可爲師人成信擧廣慶此時年未及三十覺運不耻下問隨又稟兼及廣慶赴鎭西以宿德之身下地而跪依貴道也左相府三十講常爲證義者諸宗章疏悉皆諳誦慶祚曰學顯教之人若此後可經故僧都於左府竪義覺運爲精義唯識因明之學旨本宗之人皆驚之神我勝勝之意故此日始顯出源信僧都之案寛印爲彼第問者此南京未曾有之義而已主上并左相爲師受經源

信每造法門送於覺運令點讀曰此人之讀義勝述者

權少僧都源信者大和國葛上郡當麻鄉人也童皃之時登延暦寺師事慈慧僧正才智軼輩問荅決擇之庭莫不令屈辱其人常曰俱舍因明者於穢土極之唯識期淨土宗義待佛果所作之書往生要集三卷渡宋朝彼國之人向其影像（依宋朝求生前寫眞　延圓阿闍梨畫之）稱楞嚴院源信如來又因明注釋三卷疏下卷對俱舍十五卷要法門二卷一乘要決三卷并大小義式等惣而計之及百餘卷皆爲一宗之龜鏡未學之耳目于今稱其義者人不敢間然誠是如來使耶昔請相者曰光擻才學已有官職非無世間不飢雖無僧綱之望依朝家之貴推叙法橋大極殿千僧讀經講師依弟子嚴久讓任少僧都並非我求深慕往生敢無他業一事以上唯廻向極樂昔乘月登閑偏修念佛歸房之後大悔曰今夜事頗有清淨業之思是又魔緣也云才學慢心常

動於懷恐此深赴道心門最後臨終專心不乱念佛而絶後日覺超僧都夢問其生處荅下品此事詳別傳

權少僧都覺超者和泉國人也齠齓之時登延暦寺在慈慧僧正房自出其舌以舐鼻上僧正大驚相之曰極太聰明相也遂以爲弟子兼師事源信僧都顯教之才亞於其師眞言之道獨冠於彼山所作之顯密法門多爲世被用如仁王經護國抄也道心純熟長以晦跡常修月輪

觀曰胸中常冷修此觀法之故也誓曰願得生
盲不見濁世之事臨終正念念佛而終後弟子
僧夢曰已詣於蓮胎但往生者難中之難也汝
可苦求

權大僧都桓舜者延暦寺碩學也當初以桓舜
貞圓日序遍救爲四傑共不堪世路有離山之
意觸縁到伊豆國於温泉權現前説法權現感
之告夢云必可歸住本山定到太位桓舜重設
供養法勤講經問後世又夢必可生西方淨土

其後歸住本山人望日盛左府三十講公家
最勝講常爲起請遂到權大僧都法性寺座主
天王寺別當於天王寺拜堂之時寺二綱指下
座曰是一生不犯人之所昇也桓舜再三觀念
遂昇其座源信僧都昔聞人計當時高才曰何
不先桓法出山乎桓法是舊名也臨終之刻住
正念念佛不亂焚香向西遷化畢

沙門增賀者參議恒平卿之子也登叡山學止
觀慈慧僧正之弟子也早以發心唯慕後世現
世之事敢不蔕芥入欲請用必施異人之行常
有后宮授戒之請參入之後於御所南檻撥尻
示息風又曰誰人以增賀爲摽毒之輩啓達后
圍乎上下驚歎僧正申慶賀日入於前駈之員
增賀以干鮭爲釼以牸牛爲乘供奉之人雖扶
去猶以相從自曰誰人除我勤仕禪房御車牛
口前駈乎又爲法會請之增賀赴請途中案説
法之詞心中驚畏事渉名聞必是魔緣也遂與
願主相鬪不遂而歸終臨之時先獨圍碁次被

泥障學胡蝶舞弟子仁賀問其故答曰少年之
時見此兩事心中慕之今及最後宿忠忽發仍
遂本懷也其後念佛不斷瑞相滿室兼詠和歌
曰　支離八十有餘之老乃浪海月之骨逢
介計流錐

沙門仁賀者大和國人也住多武峯以增賀爲
師本是興福寺之英才深恐後世全弃名聞或
稱嫁寡婦或稱有狂病不隨寺役一生念佛最
後不乱弟子等依其遺言居於杆中瘞於垣下

身體不爛壞

阿闍梨叡實者延暦寺禪徒也嘗學法門兼通俗傳一生誦法華唯求後世大有効驗圓融天皇依御邪氣殊有勅喚青鳥同車忽參仙宮途中有被出之病者辛苦叫喚叡實下車看病勅使譴責叡實曰菩提之外無所求依不思今生之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又萬乘之王王體不豫何山有驗之人不參入乎出無緣病者尤所難忍也遂留其所敢不參内其天性如此多年薰修之力卽淨罪障現身若有諱入臨終之時讀經匪懈往生之相揭焉

沙門寛印者本延暦寺楞嚴院之高才也深悟法味旁達經論就決擇之道誠絶傍輩（常曰一生之間論義之譽不過七度自餘付失不讀）源信僧都爲見宋人仁聰明引學徒向越前國敦賀津仁聰明出一張畫像曰是婆刪婆演底守夜神也爲資渡海之恐我等所歸也僧都心中思華嚴經善財童子讚嘆之偈自書其側曰見汝清淨身相好超世間次

召寛印曰可書續此末寛印書曰如文殊師利亦如寶山王書畢閣筆同音誦之仁聰感之出倚子令僧都居之（寛印若忘此文者是非本朝恥乎）又曰取國信物三十五奉之（三十五者彼朝之詞如此間稱三十兩先是僧都至弘次依此器五字之所古賢之義不相叶僧都義曰如謂一兩此詞已叶）後經歷諸國到丹後住房之側有一灣池漁獵之輩結網定日欲取池魚寛印雖制敢不兼引寛印歎息夜夜向池振錫觀念後朝下網敢無一鱗雖傾油鉢深恐浮囊一生之間唯修懺悔每夜必誦法華經一部披閱聖教至老不倦最後臨終身心不亂手捧香爐念佛匪懈西向氣絶

眞統上人住於愛宕山月輪寺常起誓願曰法華經文常在靈鷲山及餘諸住所日本國豈不入餘所乎然者則面奉見生身之佛爲充此願專誦法華每字修礼拜三千度閼伽一前羞歷多年漸盡一部絶無所示到第八卷内題行業已滿其夜夢曰可參石清水云云彼宮每朝開御殿戸之者謂之宮主忽見客僧在御帳前大驚欲

追却此間石清水別當𥿻其遣使告宮主僧曰神殿之中定有客僧不可左右余夜夢中蒙靈託之故也云云爰知生身之佛即是八幡大菩薩也謂其本覺則西方無量壽如來也眞統已奉見生身之佛豈非往生人乎

阿闍梨理光住延暦寺無動寺多年之間唯修西方之業敢無他望瞑目之刻念不亂沒後四十九日之間異香不絕於房内來此地之者皆染衣而歸

沙門入圓者延暦寺東塔南谷之住僧也生前之間以念佛爲業無他才學臨終之時先以沐浴專念不懈此日笙歌妓樂滿於山上明快座主當初正聞其聲每語流涕

沙門良範者住延暦寺楞嚴院容儀端正天性聰敏山上之人推爲英雄志求極樂人皆不許生年十八入滅夢告雙親曰我在極樂其名曰仁慧菩薩疑是上品上生歟欲遷化之日源信僧都修諷誦沒後見其巾箱有血佛血經偷修後生之業明矣

阿闍梨範久者住延暦寺楞嚴院一生慕極樂行住坐臥不背西方吐唾便痢不向西方未嘗以夕陽肩背登山之時側身而行常稱曰樹之臥也必在傾方懸意西方盡遂素意臨終正念往生無疑

阿闍梨成尋者本天台宗之人智證大師之門跡也住大雲寺智行兼備早遂本業居太日位公請年久名譽日新暮年歸心菩提只行法華

遂爲禮清涼山私附商客孫忠商船偷以渡海太宋之主大感其德彼朝大旱雨際不雨霖月無霖即令成尋修法華法及於七日猶無其驗公家頻問成尋答云可被待今日其日晡時堂上之瓦皆起雲霧大雨滂沱四海豐贍即賜以善慧大師之號兼賜紫衣以新譯經三百餘卷奏宋帝渡本朝先死七日自知命盡集衆念佛日時不違向西逝去自頂上放光三月安置寺中全身不亂于今存焉漆膚鏤金毛髮猶生形

質無變

沙門能圓者太宰府觀世音寺傍極樂寺住僧也於此寺千日講法華經以勸進爲業以念佛爲宗千日云滿講莚已卷香爐又掩結願畢後合掌觀念高聲念佛而遷化

沙門高明者本是播磨國書寫山性空上人之弟子也後住太宰府本山寺三衣一鉢之外更無餘資念佛讀經以之爲業或造博多橋或建立六角堂於青木寺如法法華經書了埋之井

中誓曰我若成佛此井水爲溫泉將來之人以此爲符臨終之剋安住正念西向遷化人之夢中皆示往生之相也

沙門安修者太宰府安樂寺學頭也顯密才高戒行身潔耆德碩學莫不請益一生之間只勤佛事千日講一乘全文三遍六時修三昧已踰七旬偏抛人世唯期淨土臨終之時一心念佛西向遷化于時春秋七十五也

沙門助慶者園城寺之碩學也寺中之人大概莫不歸伏慶祚闍梨之弟子也住慧心院偏求後世長抛名聞念佛讀經併資極樂唯所愁依傳法探義事後生群集耳臨終正念瑞相太多也

阿闍梨覺眞者本延曆寺無動寺淨侶也初出洛陽勤公請之用後發菩提心栖於鞍馬寺西谷慶範僧正世間之師也仍老後阿闍梨供閻魔天百箇日祈願曰欲知命期生處死時并免貪道夢彼寺別當陽茂阿闍梨自山出洛初騎

馬後步行依道嶮也覺眞見我裝束一同陽茂又下馬步行出京之後失陽茂在所相尋之間到春日與左衛門町入西邊第八門覺眞後數日思惟是此天之所示也年與陽茂可同春日即陽和之月也西邊第八門當下品中生衛門町潤屋之地也店家比屋百物自備是免貪窶之相也每日誦法華三十餘年已及萬餘部臨終之剋猶誦此經向西入滅

阿闍梨延慶者武藏守業貞之舍弟天台座主

明快僧正之弟子也深學顯密通達於諸部識者深許焉沈病三年唯求後生雖纏霧露偏思法華抄出諸大小乘經宗家章疏中諸法空之文推之於屏障又盡月輪案於枕上其年臘月令弟子道圓上人問嚮有人答曰狹夜深五何方賀月之西行云云道圓釋曰西行往生之相也十五日以後月稱晨月若十四日可遷化歟自十三日夕病已太漸謂人曰有光如月輪現於枕上驚動則不見人人宜靜兼讀陀羅尼微音

爲拂魔障十四日日入程念佛不懈而氣絶生年五十五

沙門覺尊者住延暦寺唯修淨土之業始以稱念爲宗後漸明於止觀旦夕唯事斗藪徳行被於山洛王公以下莫不歸依每修佛事莫不叶心然而布衣不礙風蔬食纔弁日而已昔發願築鴨河堤壞却之處洛中之人十分之九莫不赴其所雖著緋紆青之人猶自荷擔沙石又於天王寺供養舍利歸依布施知識之輩殆傾城邑或人曰多年難行苦行頗有感應乎答曰昔修法華三昧見六牙白象王不能見菩薩色身云云末法之事不耻於古年老氣盡沒於山上臨終正念合殺而終漸證入之人耶

沙門賢救住於因幡國徳行被境內威重自剃史造齋室五間不令人見獨自入此觀念坐禪或人曰昔所愛之小童早夭太年不早瘞埋見沒後之相起不淨觀此觀成熟證入日深疑斷十分之無明歟臨終正念端坐念佛而遷化

沙門日圓者本天台之學徒後發菩提心隱身於巖谷住於金峯山之三石窟長斷米穀殆似神仙後移住於美作國眞嶋山當國隣國欽仰如佛爲礼淸涼山附大宋商船渡海後聞於彼朝天台山國寺入滅臨終之相往生無疑

慶保胤者賀茂忠行之第二子也雖出累葉陰陽之家獨企太成富才工文當時絶群師事菅三品門弟之中已爲貫首天暦之末候內御書所秋風生桂枝賦試獨預及科依芸閣勞可任

内官而依有大業之思申任近江掾奉方略之試青衫之時早拜著作緋袍之後不改其官文筆佳句于今在人口自少年時心慕極樂其心見日畢寛和二年遂以入道本往生傳云云及子息冠笄纔法名寂心經歷諸國廣作佛事若有佛像經卷必容止而過禮節如在雖乘強牛肥馬猶涕泣而哀慈悲被禽獸長德三年終於東山如意輪寺或人夢曰爲利益衆生歸自淨土更在娑婆爰知諳入漸深耳

大江爲基朝臣者參議齊光卿第二子也自幼少日深慕極樂歷侍中到刺史攝津守不堪道心遂以出家多年念佛一旦歸泉俄而蘓息家人喜悦而無他言唯曰無恨下品耳言終而絶同定基者齊光第三子也早遂祖業續爲夕郎榮爵之後任參河守長於文章佳句在人口夢必可往生未發心之前唯事狩獵門人咲曰不可是往生之業其後於任國愛妻逝去爰不堪戀慕早不葬斂觀彼九相深起道心遂以出家

法名寂照多年之間修行佛法或次第乞食不屑介生之事住如意輪寺以寂心爲師寂心遷化後長德年中修狀申依本願可拜大宋國淸涼山之由幸蒙可許既以渡海進發之剌於山崎寶寺爲母修八講以靜照爲講師此日出家之者五百餘人至婦女者自切髮與講師車四面成堵莫不涕泣到大宋國安居之終列衆末彼朝高僧修飛鉢之法受齋食時不自行向次至寂照寂照心中大耻深念本朝神明佛法食頃觀念

爰寂照之鉢飛繞佛堂三匝受齋食而來異國之人悉垂感淚皆曰日本國不知人令齎然渡海似表無人令寂照入宋似不惜人云云長元七年於杭州遷化臨終之剌瑞祥揭焉亦作一絶之詩其下句曰

笙歌遥聽孤雲上　聖衆來迎落日前

又詠和歌曰

雲乃上介波留可介樂乃音須奈利人也聞覽曽羅美美賀曽毛

大江擧周朝臣者式部大輔匡衡朝臣第二子也射鵠之後東三条行幸之日作文爲序者深催叡感五位藏人雅通依本家子族賞叙四位之昏被補侍中文道炳然之光華也後歷丁箇國刺史爲丹後守之時作丁堂修迎講到式部權大輔大學頭永承元年六月歸泉生前之間唯慕往生毎見佛像亦下不覺之淚臨終剋逢善知識僧寶增念佛數百遍受十戒之後重問師曰我欲受別戒自今身至佛身長不觸女身之處又曰式部權大輔大學頭正四位下二代帝師可謂無遺恨云云其後出家遂瞑目此日異香滿室綵雲生虆茎歌之聲縹眇空中氣絶之後雲氣西遷依爲白日人皆見之自瞑目及葬斂二丁許日雖當蒸暑遂不爛壞荼毗之時異香猶滿墳墓

但馬守源章任朝臣者近江守高雅朝臣之第二子也母從三位藤原基子後一条院御傳母也自少年時盛會風雲補夕郎預榮爵歷近衛少將右馬頭吏於四箇國（美作丹波伊豫但馬）家大豪富財貨盈庫米穀敷地庄園家地布滿天下本朝之陶朱倚頓也日日讀阿弥陀經四十九巻爲後生之勤不建堂塔不弘佛事性太慳惜爲刺史時以貪爲先而臨終正念得極樂迎爰知不必依今生業可謂宿善

前伊豫守源賴義朝臣者出累葉武勇之家一生以殺生爲業先當征東之任十餘年來唯事闘戰切人首斷物命雖楚越之竹不可計盡預不次之勸賞叙正四位任伊豫守其後建堂造佛深悔罪障多年念佛遂以出家瞑目之後多有往生極樂之夢定知十惡五逆猶被許迎攝何況其餘哉見此丁兩大可懸特

散位小槻兼任洛陽人也筭得業生課試及第歷造酒佑叙榮爵丁生之間偏修淨土之業造次顚沛唯念佛号其妻誡曰正朝之日有世俗之忌可休念佛兼任莞尒曰兒女子之愚何一至於斯任蜉蝣之世何有所忌此日故懸鐘於

頸念佛遠室臨終之時先命召集衆僧令申合
殺又曰有微妙絃歌之聲不人聞之哉十僧之
中一人纔聞豫知死日沐浴潔齋念佛手引
絲纏而氣絶合殺之聲入蘢奇香滿室往生之
相揭焉

參議藤原兼經卿妻者權中納言隆家卿女陸
奥守基家伊豫守敦家朝臣等之母也蘭薫雫
白天性柔和家中之人遂不見喜怒之色一生
之間偏修念佛道心頓熟不屑現世臨終之時

異香滿室自謂人曰見滿月來照予大成歡喜
之想而氣絶敦家朝臣并侍女之衣深染其香
數月不歇

前陸奥守賴俊之少女一生之間唯慕極樂心
性柔和未曾遷怒偏思後世遂不婚嫁營佛法
外敢無他事臨終念佛綵雲滿室

比丘尼某者源信僧都之妹也自少年時志求
佛道遂不婚嫁雖受五障之身猶明二諦之觀
才學道心共越其兄世謂安養尼念佛日積道
心年深臨終異相不遑甄錄誠是任處青蓮華
之中者也

比丘尼縁妙者賀茂保憲之孫其母稱賀茂女
長和歌緣妙未出家之前稱之堅君二條關白
之侍女當初之好色也後起道心落餝入道步
行都鄙常稱常住佛性之四字勸人佛事唱導
爲本八十餘而臨終之刻瑞相自至往生不疑
者也

蔭子源忠遠妻者武藏守源敎之孫也自少年

時慈悲禀心曾不喜怒相從忠遠下向宰府康
和三年正月產生之後四十餘日宿霧難晴遂
以逝去永安住正念念佛不亂白日室有異香
頗似梅華甚以芬馥雖蘭麝沈水所不及也没
後四十九日間此香猶遺時時猶薫其後母夢
問其生所答諸菩薩中皆大歡喜其後師僧覺
嚴於佛前祈願曰生前平產之祈已以相違没
後託生之所願必相示無一於此誰仰如來終
日誦觀無量壽經其夜過貴所自簾中出生前

衣曰今日讀經甚以可尚乞爲我重誦四十八遍必可轉生於上品問其往所答曰中品下生也或人夢此女着菩薩裝束在安樂寺一切經會舞人之中其頭手足不異平生唯舞裝相改而已

日本往生全傳　畢

續本朝往生傳終

鍥拾遺往生傳引

書林茨城氏久聞日本拾遺往生傳藏在水戸侯西山源公之書府屢懇近侍遂許與之繡梓公世而以校閲煩予予詎以秦越而視之哉輒爾卒業以授復請著語於首竊謂國俗自古祕書太過藏書家大抵慳于惠人以故吾邦撰述不羸氏之虐焰而與歲月澌泐焉者不知凡幾不然有憂黵滅蠹爛而羼入闌增紊其眞者有歷金根謬改而三豕渡

河者良由寫本不多且日者無馮瀛王之舉也是可歎也惟　西山公以間出才文武兼備嘗遣使於四方而求遺書也旁探曲索無所不至於是無翼而飛無脛而走不啻充棟汗牛夫人有好者物自會粹理固然也此書雖下卷鈌亦行李駿馬之骨耳　公雅喜峯書流播波及如茨城氏輩者頻應其願如此蓋又護法之一端而受靈山之囑之所致也嗟乎世之人以　公之心爲心而一刊布諸

海內則不須藏之名山而得汲冢之壽於汗簡氏也固不在所慮而且更逢乙則其惠利乎後人甚多不知果有能繼于此者否乎先是後拾遺往生傳亦鈌下卷刊行久之出自公之書府遂完焉焉知不此亦他日尾後拾遺傳補刻耶使三善氏靈諸寶樹間有知豈止歡喜讚歎再叫善哉而已

元祿戊寅二月下浣沙門象先師點書於法山盛德之東軒

拾遺往生傳卷上

杜下少史三善為康記

予所慕者極樂也所歸者觀音也每修善事不論麁細盡以其業廻向彼土即發願曰吾於順次生必往生極樂疾得無生忍深入諸三昧以彌陀願為吾願以普賢行為吾行以觀音心為吾心於此娑婆國土當利一切衆生乃至利益十方世界亦復如是發此願之後歲月其徂焉而間承德二年八月四日已卯曉夢已終生涯將入死路修寂後十念只在此一時故揚聲稱南謨雙眼望西方暗夜自破明光忽見既而弥陀如來丈六特尊穿虛雲之色現真金之膚坐蓮臺上徐來艸盧前舒金色手授白紙書予敬持此書仰瞻其尊即傍人告曰汝命根未盡此度不迎爾有質直心故先所來告也云忽兮夢覺恍兮神殘便知質直之心往生之門也經曰柔和質直者即皆見我身恐此之謂歟但夢境難信

妄想誰識重祈冥顯欲驗虛實爰康和元年九月十三日參天王寺修念佛行經九箇日滿百萬遍于時往詣金堂奉禮舍利即祈請曰吾順次往生之願弥陀現前之夢俱非虛妄者舍利併可出現若不然者勿顯現救世觀音護世四王太子聖靈護法青龍同可證明如是再三祈請舉寫舍利瑠璃壺裏有金玉聲予合掌念之寄眼見之舍利三粒依數出現予歡悅之淚不覺而下隨喜之人不期而多信敬已訖作禮而去今接江家續往生之傳豫記其古今遺漏之輩不更為名聞為利養而記只為結緣為勸進而記矣若使知我之者必為往生之人故述此言以置序首云爾

拾遺往生傳卷之上目錄

拾遺往生傳上

柱下少史三善爲康記

善仲善算兩上人者攝津守藤原致房之二子母紀伊守源懷信第八女也母慶雲四年丁未正月十五日夜夢微敷蓮華二莖從空飛而入口矣覺後胸中如呑物遂以有身自爾以降母常歸佛法不食葷腥和銅元年正月十五日平旦誕生母心無苦痛室有異香一胞之中二兒相並敢無啼聲常有咲色哺養之裏言語異人繈兒之間聰慧如神

年初九歲付天王寺十禪師榮湛爲弟子十七出家受菩薩戒年至二十學朗內外人皆以爲宿智開發或時二子合頭密語垂淚或時同心對師修行寄言遂求避名之地竊入勝尾之山經行之場苔蘚纔分坐禪之牀鳥獸相馴常願曰以此依身往生淨土而間神護景雲二年戊申二月十五日未剋善仲上人秉於艸座高飛西去年六十一其後善算上人無言坐禪同三年七月十五日酉剋又沖天西沒生年六十二

今按師江納言以此兩人入神仙傳其理可然但天竺往生記載現身往生之人見其行狀粗以如此料知此兩人豈非其類乎何以知之上人常願曰以此依身往生淨土加以皇子開成受戒之日三人相揖曰早證本有之五智可震法雷於五趣云云斯言可不信乎

沙門開成者柏原天皇之子也（天皇在藩之時密會于下女所生云云）誕生之日母無苦痛成長之間心有聰慧天平神護元年乙巳正月一日俄有發露之心濺企臥雲之

思終登勝尾之山忽遂剃頭之志即隨善仲善算兩上人出家受戒（法名開成）是日上人自禮盤下與皇子密語涕泣幽咽衆人相見不知何語良久避座相揖曰早證本有之五智可震法雷於五趣云云只斯一言僅被知人矣先是善仲善算兩上人發如法書寫金字大般若經之願矣當其啓白之日雲雨俄降霹靂忽墮殊擇其地欲安此經所謂最勝峯是也或人夢有大黃牛常以行道即殖紙麻於其處張羅網於其上不令居獸踐素意所翹紺紙甫就此時上人以其經紙授皇子開成而遷去皇子欲遂師願難得金水祈之三寶限以七日第七日曉夢見有一人容儀無雙正冠摳衣來獻金丸皇子拜納問曰公為誰何公以偈答曰

得道來不動法性示八正道垂權跡皆得解脱苦
衆生故號八幡大菩薩

夢覺見之几案之上有其金丸（輪三寸長七寸）又其後日曉夢形如夜叉者從北方飛來曰奉八幡大菩薩嚴詔汲白鷺池水來也皇子問其人答曰信濃國

諏訪南宮也夢驚見之清水一合許盛小陶器矣皇子以之日夜書寫漸送六年已終一部然後其金其水無遺無餘便建立道場安置件經遙期慈尊出世故號彌勒寺其後多年水尾天皇幸臨之時依綸言改號勝尾寺矣天應元年辛酉十月四日午刻皇子登禮盤擎香爐低頭觀念向西入滅生年五十八

叡山根本大師最澄者俗姓三津氏近江國志賀郡人也其先後漢獻帝苗裔也輕嶋明宮天皇御

宇遂某皇代初歸聖朝聖朝矜其誠款賜以志賀
地自爾以降改姓賜三津首也父百枝常歎無子
祈請衆神已詣叡岳左脚神宮矣其地景趣幽閑
香氣芬郁卽結草庵供養香華今神宮禪院是也
偏祈一事以限七日第四日曉得好夢婦遂有身
神護景雲元年丁未大師誕生矣出胎以後見聞之
事曾無忘却向人而談人以爲有神識父母諱之
不欲人知矣生年七歲學超同列志在內典兼知
陰陽醫方工巧矣村邑小學謂爲師範矣父百枝

曰我昔祈三寶得汝一子早詣神宮禪院且祈新
志且補先闕大師從之禪行之間不經幾日香爐
之中得佛舍利一粒大如麻子又於灰炭中得金
花器一口大如菊花以盛舍利頂戴禮拜太有神
異延曆四年秋七月生年十九初登叡岳止宿艸
庵衣不好美食不嗜味爲報四恩讀誦一乘兼讀
金光明亦誦般若經淺通聖教遠悟佛乘延曆十
六年以智行名預供奉之列以江州之正税充山
厨之齋供十七年冬十一月始立十講以爲年事

廿年十一月於一乘止觀院展一會之席屈十口
之名德講三部之典叩六宗之疑關廿二年閏十
月廿三日於太宰府竈門山爲祈渡唐造顯藥師
佛四軀又講說法華涅槃華嚴金光明等經廿三
年秋七月渡此蒼海著彼明州是大唐貞元廿年
也九月下旬到台州天台山國清寺衆僧延來慰
勞歸寺歎曰昔聞西域騰蘭馱梵教於白馬今見
東土闍梨渡妙法於蒼波云云于時台州刺史陸淳
見其求法之志令天台修禪寺座主道邃勾當寫

天台法門和上又開心要咸以瀉瓶兼授菩薩三
聚戒凡所受所聞傳授無遺又同時有付法佛隴
寺僧行滿座主相語曰昔聞智者大師告諸弟子
曰吾滅後二百餘歲始於東國興隆我法聖語不
朽今遇此人矣我所披閲法門授與日本闍梨貞
元廿一年四月上旬歸船所又更爲求眞言教向
越府龍興寺已遇天竺無畏三藏第三弟子泰岳
靈巖寺鎭國道場大德內供奉順曉矣和尚入灌
頂壇受三部法其外所傳得法文并圖樣道具等

有數矣五月中旬渡彼明州著此長門所持來天台法門并眞言總二百卅部四百六十卷及道具等奉進內裏勅國子祭酒和氣朝臣弘世以寂澄闍梨所持來天台法文流布諸國令安七寺即仰圖書寮令書寫之同年九月一日有勅於清瀧峯高雄寺造毘盧舍那都會大壇令傳授三部三昧耶法同月十六日右大臣奉勅入唐受法寂澄闍梨為傳燈與公驗者治部省依勅與公驗矣又弘仁三年七月造法華三昧堂簡淨侶五六晝夜不

斷奉讀法華經五年春為遂渡海願向筑紫國於八幡宇佐神宮寺自講法華經乃託宣云我不聞法音久歷歲年幸値和尚得正教自開齋殿手擎紫袈裟紫衣各一枚奉止和尚其法衣今在山院又於豐前國賀春神宮寺自講法華經于時有紫雲瑞矣六年三月先帝親寫天台法門題尋其故實答者梁武帝書達磨大師碑唐太宗皇帝書大聖文殊閣額是並聖跡不朽今我日本弘仁文武聖帝神筆之題字希代之靈珍也以安七寺傳之萬代云六年秋八月於大安寺展法華講莚矣又依本願向東國寫法華經二千部上野下野兩國各起一級寶塔塔別安一千部於其塔下每日長講法華經大師曰南岳天台兩大師昔於靈山親聞法華經兼受菩薩三聚戒矣智者授灌頂相次智威惠威玄朗湛然道邃寂澄義眞皆次第傳授也今我宗學徒開大乘之戒定慧永顯小乘之下劣行也云十三年夏四月告諸弟子曰若我滅後同法者皆勿著服亦山中不得飲酒若違此制早

以擯出若為合藥莫入山院又女人輩不得近寺側何況於院內哉又我自生以來口無麁言手不笞罰今我同法不打童子為我大恩努努努努又遺誡有六謂我一衆中於大衆戒先受者先坐後受者後坐所以內秘菩薩行外現聲聞形之故是一定階初入如來室次著如來衣終坐如來座是二[illegible]上品人者路側淨衣中品人者東土商布下品人者乞索隨得衣是三鉢衣上品人者不求自得食中品人者清淨乞食下品人者可受䞋施是四房供上品人者

小竹圓房中品人者三間板屋下品者方丈圓室是五房上品人者小竹稿等中品人一席一薦下品人一疊一席是六座弘仁十三年壬寅六月四日辰刻於叡山中道院右脇而滅矣春秋五十六于時緣雲聳岑白日曜地風慘松悲泉奔水咽江東道俗相見曰叡山北峰奇雲縈帶不知所為必有以也遙聞遷化來告異相遠近聞者莫不哀傷矣冬十一月主上贈哭澄上人六韻詩時之才士奉和御製見者聞者流淚斷腸如梁帝哭達磨唐臣傷法

琳矣十四年二月廿六日敕賜寺額宜改本名號延曆寺貞觀八年七月十二日敕贈法印大和尚位

今案慶氏之記江家之傳俱以遺漏若有所憚歟今為結緣省萬記一

延曆寺座主內供奉安慧者俗姓大狛氏河內國大縣郡人也父池邊弱冠之時遊下野國娶丸子氏女為妻其女夢呑明星遂有娠矣其後不食葷腥有期生男年四五歲性太聰敏及於七歲師事於大法師廣智廣智住彼國小野山寺俗呼為菩薩矣廣智異其器量付延曆寺最澄大師于時年十三大師自愛令授止觀真言矣大師入滅從圓仁大師習讀毗盧遮那孔雀等經天長四年及第得度名曰安慧紀年之間修習三部念誦四種三昧一切經等承和十一年為出羽講師出山赴任是時郡內道俗一學法相宗不知天台宗安慧入境以降皆廢法相宗改歸天台宗矣仁明天皇創建定心院被量十禪師擇得九人只闕一人圓仁

大師自唐歸朝以為傳敎闍梨貞觀六年春正月大師遷化八年六月太政官牒以真言止觀兼學者補座主立為永式者此時安慧已當其撰貞觀十年四月三日丁卯奄然氣絕春秋七十四經一宿見之左手結輿願印右手結寶印

權僧正壹演者右京人也俗姓大中臣氏右大臣清麻呂之曾孫備中守治智麻呂三男也弘仁之末推為內舍人迨于二兄相次夭亡忽剃髮為沙門承和之初受具足戒讀金剛般若經未曾退轉

弘仁之眞如親王見為釋家之棟梁授之以眞言密教于時皇大后不豫屈請壹演令侍看病驗力暗感后體平愈壹演居處不定去流如浮或寄宿市中或止住水邊自到河陽暫住流下爰有一老嫗與宅曰願造精舍住於其中此地是商賈之鄽魚鹽之津也壹演為立小堂鑄寫高土於其處得古朽之佛像矣形體不足手足不折即達於天聽令木工寮搆造堂舍賜額曰相應寺貞觀六年太政大臣四大有恙萬方無効令壹演加持之咒力

有驗病惱忽除天皇歡喜太見珍敬明年詔為權僧正然而上表辭讓觀念內遷化西去于時貞觀九年七月十二日癸酉春秋七十五謚曰慈濟

大僧都定昭者興福寺之總官東寺之長者也堪為國師足為佛使三業不怠一生無犯爰告衆人曰我以大指觸女身其繫念之罪此指之作也即截其指以為燈供養三寶懺悔六根矣僧都住山階寺一乘院砌下有橘樹成枯木過數月僧都誦大佛頂眞言一遍加持之即日枝葉忽生花菓自茂其樹于今在矣大威儀師壽蓮有嫉妬心誹謗僧都僧都任法務職初參之日大威儀師賜僧都酒盞乍持酒盞忽入死門皆人云誹謗清淨聖人故掌現罪也云々僧都有急事俄以上洛矣淀川泛灔風厲波嶮僧都一身乘船衆人驚怖于時天童十許人出於河中捧船而渡然後天童還入河中而失僧都示曰法華經十羅刹變現渡我也云云或則不動明王現形與語云々至其臨終沐浴清淨著新淨衣右執五鈷左持妙經初結密印誦

眞言次凝觀念誦法華至藥王品於此命終即往安樂世界阿彌陀佛大菩薩衆圍繞住處生蓮華中寶座之上文再三覆誦告弟子曰我尸骸勿燒盡雖為骸骨可誦法華言語已畢端坐入滅于時永觀二年甲申春秋七十三其誓願力于今墓中有讀經之聲又有振鈴之音云々

謹辭

興福寺東寺金剛峯寺當職事

右定昭從若年之時誦法華一乘并修念佛三昧

先年蒙往生極樂之記而近曾夢中見可墮惡趣之由定知依件等寺務所示現也如往年告為往生極樂謹辭如件

天元四年八月十四日大僧都定昭件辭狀

僧都自筆在興福寺一乘院云々

延暦寺座主大僧都陽生者伊豆國酒井北條比田郷人也俗姓伊豆氏少年登山多歳忘郷永捨名聞只求菩提既宜于職昇僧都身至貫首向山王御社流涙啟曰住台嶽數十年忍飢寒幾多日

只修往生極樂之行未祈天台座主之望素無怖望不敢為慶嗚咽悲哉云云見聞之者以為清淨道心矣不經幾程辭退座主彌閑山門不踏世路鳥雀啄掌食猪鹿舐足裏先知期二月兼知命限于時正暦四年壬辰頭北面西寂然遷化生年八十七

沙門法壽者叡山西塔院之住僧座主暹賀僧正之弟子也其性清素不染紅塵自幼日至老年妙經一部毎日必讀持也深夜誦經曉更入夢年來所持法華經指西飛去夢中歎念失所持經傍有紫衣老僧云汝勿歎惜所持經且送置極樂也後兩三月當得往生云云夢覺俄捨衣鉢圖彌陀像寫法華經永離花京幽居蘿洞三時運心一旦入滅

沙門仙命者丹波國人也幼避郷土早登台山占無動寺住法華房自爾以降止觀窻前秋月已老坐禪床上春風幾迴始自中年更願西土杜門閑跡華城斷望以法華三昧為身行以彌陀念佛為

口業額彫三寶名字背鏤彌陀形像往年詣四天王寺於聖靈堂前燈於手中指供養尊像紅燭光前青龍現上（太子手印記云荒陵池有青龍守護佛法云々）見其形色太可怖畏然而一心念佛數剋行道燭漸盡焉龍亦隱矣又於處處道場燃手足指供養於佛而間或夢裏有人期約往生或空中有聲讚歎德行如此勝事冥顯太多爰嘉保三年八月十三日巳刻普告隣房曰死時已至往生可期忽勸僧徒令修念佛啓白事畢向西而終于時生年八十三其

數月有一門弟夢有金輪自西方來先掃除艸穢鏟夷土地次輪王與羣臣幸臨於處坐一艸墩誦一伽陀其詞曰

我滅曰往生　早得無生忍　利諸衆生故
假現金輪王　往昔結緣者　此處得來會
汝結緣深廣　是故列衆中

弟子夢中聞此偈遂見其人即是吾本師上人也

沙門教懷者京兆人也幼日出家住興福寺壯年離寺居小田原山城國久世郡故俗呼曰小田原聖矣其

後亦籠於高野山已送廿餘年每日所作兩部大法并阿彌陀供養法常讀大佛頂陀羅尼亦誦阿彌陀大眞言自餘行業非人所知而閒寬治七年五月廿七日雖非篤疾聊有病氣其明旦手自摸寫不動尊像數百體即以開眼供養矣漸及巳刻相勸衆僧同音念佛合殺廻向右脇西向寂然氣絶于時春秋九十三今謂其所行兼知死期加以其入滅日旁有瑞相彼日申刻奇雲俄覆虛空忽暗漸經數刻日景更晴又及昏黑院內住僧延實快還各在別房遙聞天樂即趍往諸房告之衆人或人分明聞音或人髣髴傾耳漸及後夜亦有樂音其音稍遠指西而去

今案往生之人其證未詳而維範闍梨入滅之夕慶念上人夢無量聖衆來迎闍梨其中教懷上人乘雲而來云々若不生極樂者豈列聖衆中乎

阿闍梨維範者京師人也顯密瑩性山林攝心遂辭平城之月長入高野之雲俗呼曰南院阿闍梨

自爾以降偏厭下界專望西土嘉保三年正月廿八日俄有小勞送兩三日至二月朔日法華經一部不動尊萬體摺模供養矣第三日早旦沐浴淨服令圓尊上人修尊勝護摩蓋爲臨終正念也是日闍梨謂護摩壇敬禮而言一期之命今夕之極也奉見曼陀羅只斯時許也云々即歸本房端坐向西手結妙觀察智之定印口唱彌陀如來之寶號兼以五色絲繫于佛手與定印相接漸及子刻如眠氣絕其第五日斂送廟室旬月之閒門人往

見容顔不變定印無亂鬢髮少生臭氣更無因茲緇素集門結緣成市至五七日門弟相議開見廟戸定印容色猶以如故畏此奇異鏁廟不開凡闍梨臨終之間瑞太多其院内禪僧信明（字北紫聖）衍久閑庵室不出門戸當于此時空中有聲曰南院闍梨只今入滅云云又慶念上人同時夢有一大城衆僧集會此中南院闍梨修日想觀而居此時音樂西聞聖衆東來先伽陵頻六人翻舞衣而下次小田原教懐上人乘雲而來（件上人往生人也）先年慶念問

其故傍人答曰南院闍梨往生儀也云云又定禪上人者山中之舊住也數月他行此日歸來闍梨之入滅啼泣而臥矣其夜夢西天高晴紫雲斜聳無量聖衆集會其中腰鼓菩薩獨出雲外云云又維照上人先年書如法經以闍梨供養以埋大師之廟院此日於彼處行理趣三昧非夢非覺空中有聲曰千歳一出之沙門只今滅度云云如是奇異省萬記一耳（今案此上人者非入初地定知爲佛印被印之人也何以知之千臂經曰若人命終結定印當知已入初地云々又大唐乾封二年天人來下語道宣律師曰俱留孫佛所屬金瓶中有七寶塔塔中有卅六印矣釋迦如來以此等印敎文珠等大菩薩於後惡世四部弟子若讀經者印彼人令無忘失若修定人行眞心者並用印之令彼多念後屍形不壞云々又見法苑珠林云々）

沙門清海者常陸國人也幼出俗塵早入佛海初則住興福寺後更遷超昇寺超昇寺者平城天皇第三王子眞如親王之草創也親王隨弘法大師受習大法爲貪佛道爲禮聖跡遙向震且長赴印度云々沙門永延之末初於此砌修法華三昧正曆之初勸進自他修七日念佛所謂超昇寺大念

佛是也沙門寛仁元年十月七日寂而遷化尋其形狀匪直也人先是寛和二年十二月廿二日河内國勝空上人送書云去廿日夢見沙門左手有雕文云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我等與衆生皆共成佛道云々此文者妙法蓮華經止彼翻利多者又同三年二月廿日夜沙門念佛隱几而眠虛空之上聽笙琴之音其後夜亦見觀音勢至二菩薩（觀音寶冠如帝釋冠勢至寶冠如例冠）又長和三年三月二日僧護救寄宿河内國玉井寺夜夢長老尼來告曰清海

沙門可生極樂云々同廿三日夜勝空上人告曰沙門者我朝第四之上人也沙門夢中問曰以誰爲第一哉勝空答曰尼空妙是也沙門夢後解曰空雖女身出家三十年偏修往生之業清海雖男身欣求四五年尤淺近之差次第可爾者

沙門覺念者天台座主明快之舍兄延曆寺東塔之住僧也幼而出家長而受戒永住大原谷修西方行不營世事不受信施只負一荷之薪以充幷日之齋每日行業諳誦法華經一部勤修阿彌陀

供養法若有餘暇常好圍碁聞舍弟明快補僧綱長大息曰過去迦葉佛法中同時發心之者三人久沈生死未得出離適於今生俱可得脱其一人者明快僧都是也已誇綱班其一人者法成寺上座法橋覺昭是也誤用佛物於此兩人奈何度脱嗚咽悲哉其一人者吾身是也乘戒雖緩往生心急云云遂以永承年中寂而遷化其臨終之日瑞相太多

阿闍梨以圓者文章博士大江以言之子首楞嚴院之住僧也學渉顯密行期往生先年病中一七日間諳得法華經一部自爾以降每夜誦一部已及于多年而間天喜年中數月病苦興福寺別當圓緣僧都雖爲他宗之人互稱才美本自善友矣此時僧都住法成寺僧房夜夢以圓闍梨布衣之上着袈裟負經袋而來僧都夢中問曰日來有病痾之聞何爲其來哉闍梨答曰只今往生極樂舊意難忘故來告也云々言訖西飛而去其明朝僧都以使乎尋問之去夜曉更已以入滅云々見聞

之人莫不哀泣

沙門長慶者前安藝守源雅房朝臣之外舅也幼登台嶺早作比丘俄發道心不屑世事遂赴于北山住施無畏寺延久五年秋七月念佛合殺西向而終先是上人告門弟曰吾入滅之後勿致葬斂唯置山頂可開棺蓋云云門弟從之其後過兩三日門人等行見之唯有棺無屍一山之中數日之間風吹奇香水含餘芳見聞幾人莫不嘆美爰數年之後民部大輔中原忠長之女頃日煩邪氣仍

請有驗僧令加持之邪鬼相託云吾是天狗也無
指怨心云々此次談往事曰先年爲求食入一古
宮郎觸吾氣右體不豫或人曰可被請北山長慶
上人者吾以爲不可畏郎請書往矣領狀來焉先
總角童一人持白杖來矣吾不畏之次上人參入
又總角二人相隨而來其總角等側目睨吾吾雖
有怖心未離其處于時上人以不動火界咒加持
之總角十餘人杖追打吾仍惶怖逃隱四方上下
皆張鐵網更無所避遂被鐵網置火焰中焦吾身

羽翼皆燒身體悉爛因玆悔過自責僅存命去吾
依此怨心欲惱其人久雖求北山更不相遇已送
三年適見上人上人日來纏病源將近死門此時
得便已欲相近然而毗沙門天王常立其枕邊臨
其終時四大天王俱以來降侍者眷屬亦滿萬里
是以吾不能相近遠而望之聖衆滿空音樂皷雲
已乘蓮臺指西去云々時人認其時日正彼聖人
遷化之日也

沙門源算者因幡國人也其母懷孕之間身心多
恙誕生之時以爲不祥棄之路上更不復顧馬牛
去而不踏鳥獸來而不傷三日不死一身猶全隣
人憐之遂以收養及總角好以出家去鄕尋師
登山受戒其後世緣相牽壯年住洛俄遭女喪忽
歸佛道重更登壇受戒此時生年四十五初入西
山良峯漱流枕石輕命重法而間一夜霹靂一山
震動樹木悉倒鳥獸皆死翌日里人行見上人獨
存矣見者異之上人欲建道場難鏟巖石夢中有
僧示曰上人勿嗟可與單夫云々其夜野猪數千

穿鑿其地基趾如思道場始建其後如法書妙經
如說遂供養更以每年九月朔四箇日勤修法華
八講會又上人年來所持佛舍利三粒不圖之外
一粒紛失上人常嗟年序尚矣而寛治五年九月
一日相當八講會欲供養其舍利年來所失舍利
一粒忽於圓座上得之上人歡喜成希有心以安
多寶塔致十種供養上人多年左肩有懸疣此時
失畢便知此舍利年來在懸疣中也如此勝事不
遑具記凡良峯之爲佛地此上人之權輿也自爾

以來七十餘年永避紅塵獨棲白雲所持者三衣
一鉢所修者坐禪經行洛陽田舍攀躋結緣者多
矣因茲徒衆成羣觀念不靜遂隔寺院更結庵室
塞路閉戸與人不語僅所求入常隨弟子一人也
而已衣無蟣虱身無瘡癬一生持齋數日斷食前
有小池羣蛙無音傍有平庭衆鳥相馴臨滅期兩
三年常謂曰每至曉更屢聞天樂云々爰承德二
年暮春下旬相纏小惱漸及多日弟子數輩雖在
戸庭朝來暮往去留不定當于孤雲辭嶺衆人去
寢之曉常隨僧一人僅在其傍是時香氣薫室音
樂聞天上人口唱彌陀手結定印身心不動端坐
入滅雖經數日無有臭氣結跏如舊容顏不變道
俗來集禮拜嗚咽遂載腰輿尒居葬斂于時生年
百十七化緣薪盡矣

沙門蓮待者丹波國人也幼年出家住仁和寺師
事觀算阿闍梨永算本名壯年之時道心忽發隱
居之後改名蓮待俗呼曰石藏聖矣日夜苦行未
曾休息又籠金峯山斷穀鹽味身體已枯肋骨皆

露諸僧相謂曰上人將死內院可穢即依衆議雖
出靈居藏王有告又以歸住而聞猶求幽棲遂入
高野數年之後內心發願爲仕貧家之人忽企離
山之思衆人雖相留強以出山但至于終焉之時
必成歸歟之約其後修行經歷不定去留遂到土
佐國金剛定寺承德二年五月十九日辭彼南海
歸此高野即謁衆僧曰比來心神有煩寢食不快
仍思舊約遙歸故山云々或人問曰極樂兜率繫
念何處答曰先達行業不必相叶法界皆如何處
爲望只爲充後世資糧奉讀法華經一萬部其後
不復記卷數常誡門弟曰吾臨終之時不可葬斂
只置野原可施鳥獸云々或人曰若然者爛骨狼
籍淨地汚穢者歟上人歎曰可然可然已及危急
俄欲歸去衆僧雖留振頭不聽遂任彼意以輿相
送同六月七日上人自剃頭整衣似無惱氣初出
山門遙赴土州既而離靈地漸遠去入衆亦遠途
中稅輿樹下整服面向西方手結定印舉聲唱曰
南無三身即一阿弥陀如來南無大慈大悲觀自

在菩薩南無弘法大師遍照金剛菩薩如是稱禮端坐入滅諸僧望見兩眼有涙當于此時西天雲聳前林風慘雲上有雷音風下有香氣須臾天晴雲無處所于時春秋八十六其明日曉更門弟夢虛空中懸金剛界曼荼羅其内西方因菩薩位月輪中此上人端坐遥誦伽陀曰

我等發菩提　修四無量心　今往詣西方
登金剛因位

安助上人者河内國河内郡往生院之本住也其

性潔白涅而不緇只以轉經爲業以念佛爲事同髙安郡坂本村有一古老（姓水瀬氏名吉松）本與上人契在師檀矣長曆年中檀越吉松夢有所領死死中有林林中有室室中安助上人變成金色身即相示曰汝成人之後不嗔恚哉否宅中安佛像燒不斷香哉否每日唱佛號否檀越答曰依實皆爾也即讃曰善哉善哉汝有此善又示曰汝於此處可建道場答曰唯々敎誡未訖忽然夢驚即有叩門者其音㲉々先問其人是安助上人也即開門迎

之展席謝之爰上人語曰汝所領林園者當天王寺之東門定知極樂東門之中心也加之西天迎晴夕日可觀其建小堂送吾餘算者檀越以爲此言與夢合矣即任約言建立一堂上人住之修五念門（禮拜讃嘆作願觀想廻向門是也）及三箇年又迎月三五集衆講演薫修有日以期來際于時長久三年八月十五日檀越賚來米菓奉獻上人上人受之併供佛前鳴磬啓白已依此檀越之助將遂我往生之望以此因緣生生世世生一佛土期三菩提況亦

命終日至相見此夕也啓白再三流涙漣洏爰檀越不熟此言問弟子曰上人日來有惱氣哉將有狂氣哉答曰更無殊事云云檀越奇而去其明朝門人來告曰上人去中夜端坐佛前如眠入滅云云遠近聞者莫不哀傷故此寺俗呼曰往生院自爾以降念佛行者寺中不絶

沙門清仁者攝津國榎並鄉人也幼而出家住清水寺每日花水供養法薫修十五年又每年寺中蓮花會必買三車之蓮花備一日之供具以莊嚴

法會已為年事常言我此一生未觸女身云云寺家敬之為布薩戒師即准所司分其供物亦為法樂院三昧一和上（俗呼曰但馬實）以其供米不敢積集招無緣人朝暮眷之又建立一堂號金住寺（在虛空藏寺南）毎至夜分入堂閉户縱有世營不留私房因茲弟子動開倉廚盜用要物雖知其人更以不嗔若客人來者必迎送之飲食不多素有分量或供養滿堂之衆或奔彼温室之營于時延久五年九月廿日身無苦痛心如尋常起居念佛寂而命終矣其

翌日或人送小別當忠昭書曰去夜夢自西方金棺與紫雲飛來入清水寺大門即時一僧乘其金棺指西去夢想如此若有往生人歟云云便以相尋此沙門入滅之時也

經暹上人者多武峯安養房住僧也慈悲給心行業在身學瑩三密望期九品寛治七年三月廿日寅剋勸誘衆僧相共稱讀弥陀經一卷蜜號數百遍唱禮之後手結定印右脇西面如眠遷化生年八十一其入滅之夜僧濟命夢人負上人向西而行寺僧數百相從送之濟命夢驚即向彼房未及房門上人入滅焉又隨逐弟子圓慶為訪老母之晨昏兩三日在舊里彼夜夢遥見西方引亘大綱僧侶數千手取此綱向西而行即問其故傍人告曰安養房上人往生極樂之從徒也圓慶忽驚此夢忩赴彼房途中人告曰上人遷化矣又慈應上人為求一切經料紙下向但州自途中送書云去三月廿二日夢有一道場衆寶莊嚴有數宇房岐路相分慈應奇問之一僧告曰是經暹上人說法

之儀式也慈應被導此僧得入堂中于時上人高坐寶座曰我辭娑婆今生極樂慈應申云弟子亦不可歸於焉奉仕上人示曰早可歸去却後四十一日當來此土者仍歸去之處將導之僧語曰我是地藏菩薩也依有本誓引導於汝也云云又安倍寺住僧永禪同四月十八日夜夢經暹上人居高山頂向西念佛項之西天有光東方漸明其座廣三段餘其程幾千里有人告曰此光所謂紫雲也于時其上人在光中念佛而終矣又和州秦興

寺住僧義命同三月十五日曉夢經暹上人身着法服手擎香爐告衆人曰生滅有限死時已至種種慰喩言説已畢其後忽出泮吒之音變成水精之珠長寸許五郎門人云此珠者舍利也可奉納地藏菩薩身中云云又先年中山在攝津國武庫郡住僧良祐寄宿安養房其夜夢艸庵之裏金光遍照上人露身臥其中矣卽從身中金色阿字出入矣云々

外記入道寂禪者京師人也俗名中原理德本官西市正壯年仕宇治前大相國大相國優其勤節

天喜四年二月三日舉補少外記朝衙之間道心暗發同三月竊登叡山出家受戒自爾以降不顧華洛永住松門手自書五部大乘經安置楞嚴院四季講堂每有會事猶講其經又籠居無動寺書寫如法經偏拋餘營經過六年每書一字淨除三業致三度之禮拜供一前之香花凡厥讀誦衆經念佛三昧日夜之行身心不退遂往江州蒲生郡中山占洞結廬容身閉跡寬治年中身嬰重痾體不輕利其死期三日兼知終時死日已到未旦起居病差氣爽沐浴潔齋着淨衣整威儀對彌陀像登禮盤擎持香爐端坐而終爰弟子等不知其遷化到室覺悟乍擎香爐如眠入滅

沙門利慶者播磨國人也自幼日住園城寺俗呼曰宣陽房供奉其人戒行雖緩顯密兼學只初後之勤往生慕之而間小病相侵多日不癒先是心蓮房助圓阿闍梨入滅矣不經幾日攝川住僧尋舜持經者夢利慶供奉謂曰心蓮房阿闍梨可告吾生處之由有先約雖然待而不來絕而無音云

云此言未訖有一童子手擎書札來曰是心蓮房御消息也者卽利慶供奉披見之曰此廻文中吾名之字頗有相違如何如此再三奇之然後加署返遣畢云云其後經三箇日利慶供奉亦遷化爰尋其行業彼人入滅之日屈請衆僧令修念佛相共禮佛合敬如休音絕于時承德元年八月十二日生年七十有餘矣

權律師明實者前長門守藤原共方之舍弟也生年十五出家十七受戒自尒以降每日圖繪供養

文殊像九體同修三時供養法又參詣根本中堂二千八百箇日手自備香花供養藥師佛凡其顯密行業非人所知而間寛治七年七月十三日已剋對文殊像端坐入滅從彼日至第十五日容顏不變薫香尚餘凡厥近習人莫不涂奇香葬送之後經三四日門弟到墓所讀經廻向異香發越猶以如故漸及數日自以消失

沙門境妙者近江國人也早登叡岳住於横川專讀法華經及二萬部又行五種法師之行勤十種

供養之勤已至老年忽謁舊朋曰今日之謁見是最後之對面也云云不經幾日已有病氣于時告衆人曰最後之病也決定可死矣沐浴威儀以五色絲著彌陀佛手引其絲讀經念佛面西而絶矣此時有上人夢云境妙乘金車持黄經天童圍繞雲路促駕行路何方指西而去

沙門仁慶者越前國人也幼辭北陸久住西塔讀誦法華受習眞言中年離山多歳住洛必誦法華一部爲每日自行已及知命殊發道心捨衣鉢貴資物圖繪兩界曼荼羅彫刻阿弥陀佛像兼爲四恩法界書寫一乘妙經其後雖纏病患不怠念佛正心不亂奄然而滅矣于時傍人夢大宮大路奇雲垂布音樂聞天薫香迸地夢中人曰是仁慶上人往生極樂之儀也此言未訖仁慶調威儀擎香爐坐紫蓮臺指西而去

沙門廣清者叡山千手院住僧也常悔前業專祈後世被引事緣雖廻世路心在山林口誦法華夢有八菩薩身色皆黄金其一菩薩告沙門曰一心

不退修行妙法我等八人當送極樂言訖而去夢覺歡喜弥亦加行乃至臨終誦經氣絶矣於其墓所每夜有誦經音已送五更必誦一部有一弟子取其髑髏置清涼山於其山中猶誦法華云云

上人慶日者洛陽人也顯密懸鏡内外瑩玉專慕上刹遂離本山到攝津國莵原郡結艸庵爲棲綴糞衣爲服一生持齋五内護禁而間雨降雲暗之夜單已獨住之夕前有舉炬之人後有擁蹬之僕人近而見之無火亦無人或時細馬上卿來入上

人之廬矣人往而見之無馬亦無客其終焉之時威儀如例擧音誦妙法屈指結定印如入禪定向西而終于時近邊諸人不知入滅有百千人戀慕上人咸悲泣之音矣隣人驚以行見無音無形雲上遙聞樂音房中只有香氣

淨尊法師者屠兒也有一比丘失其名廻遊鎭西失路山中日暮山深見有一廬比丘求夜宿有一女言吾廬不似他所不可寄宿云々比丘曰日來迷路疲極無方者女以淨莚令坐備美食與之家

主入夜荷物而來比丘見此家主是法師也其形太醜其衣亦綴所荷來物皆肉血之類也即以食噉誠是旃陀羅也漸及丑刻此法師沐浴清淨着新淨衣入持佛堂修法華懺法誦妙經一部禮拜念佛發願廻向音聲極貴薰修亦至明朝語比丘言淨尊法師者是愚賤之身無慚之極也因茲不期今生榮偏厭來世苦不望檀越䞋施之食只求牛馬死骸之肉但其月其日捨此娑婆可生極樂若有結緣心者必可來座者其後歷數年至其期

爲見其虛實即到彼所法師見此比丘歡喜曰善哉沙門來於此所云々弟子淨尊今夜可往生西土故斷肉食及三四月其女作尼清淨香潔共入持佛堂通夜觀行于時曉也有數千人從空而下光明遍照樂音普聞指西而去極眼而消矣後見堂內僧尼二人曲躬合掌向西而滅矣

沙門道乘者叡山寶幢院之住僧法性寺道勝院之供僧也自少日至老年諳誦妙法勤修念佛但其性急惡不忍過咎罵詈弟子毆辱童子嗔恚休

後叩頭懺悔對衆發露而閒夢中出寺行向叡山即到梯下遙見山上朱樓紫殿比甍連閣其中安置無量經典黃紙朱軸紺紙金文滿欄幾千幾萬道乘問其故老僧答曰汝年來所讀大乘經典也依此善根可生淨土即忽有火燒一部經道乘復問其故老僧曰汝發嗔恚罵詈弟子嗔恚之火燒其卷也若無嗔恚心增長善根決定往生安樂世界夢覺之後向佛發誓其後斷嗔恚修慈忍調三業誦一乘念佛而行知時而滅

拾遺往生傳卷上

拾遺往生傳卷中目錄

目錄終

拾遺往生傳卷中

杜下少史三善爲康記

予爲勸後人念佛之行、豫拾先達傳記之遺、都盧三十人卷軸已成矣、其後闕國史別傳、求京畿邊外、所訪得有數矣、欲罷不能、重更記之、冀以今生集類之結緣、必期來世順次之迎接、其人誠有靈、遙照于我願、毀譽此記之者、施利益亦復如是、但恨隨聞而記、不次時代云爾

大法師淨藏者、俗姓三善氏、右京人也、父參議宮

內卿兼播磨權守清行卿第八子也、母嵯峨皇帝孫也、嘗母夢天人來入懷中、覺後有身、誕生之時母無苦痛、歲及二三、性太岐嶷、爲人神聰、僅及四歲讀千字文、聞一知二、齡至七歲、不留俗境、好赴佛庭、父卿屢雖拘留、不敢止住、父卿命兒曰、汝誠欲奉仕三寶、爲我令見一驗、兒云、實如父敎、可顯靈驗云々、于時正月也、庭前有梅樹、其花開敷、兒令護法折落其枝、父卿感傷泣而不言、其後熊野金峰靈崛神洞、無不投歩寄身、或籠稲荷谷令護

法採花水詣熊野山逢洪水得奇舟年始十二自松尾社出洛之日遇禪定法皇之御行召為御弟子即登壇受戒依宣旨清涼房玄昭律師令受三部大法諸尊別法又隨大慧大師受習悉曇矣大慧大師者安然和尚之入室也大法師依知絲竹之曲調明通悉曇之音韻凡內外兼學管絃俱習云々又於横川如法堂一夏安居堂庭成小便俄從西方貴人來矣大法師問其人答曰我是賀茂明神也慈覺大師令京畿二百餘名神番晝護如

法經今日我直日也而欲誡不淨之事既上人之所為也如何如何忽召集異人掘捨不淨土可方五尺云々又著新袈裟從口火出燒失袈裟不燒衣服矣尋其子細不淨女人裁縫之故也又依京極更衣女御之所惱有大師禪定法皇之勅大法師不能固辭以忝上先是本尊護法且行攝縛平愈相次大法師忝入法皇著法服而禮拜又忝詣熊野之間暗知父卿之薨自途中俄歸洛遇滅後之五日大法師忽動冥官加持蘇生父卿則著位

袍而禮拜經七日亦薨是令知運命之有限也又傳法師玄昭律師勤修亭子院御修法之間真濟僧正靈作鵄形出現置之爐壇燒損其身仍結大怨心成小僧形伺隙求短從空下來律師每見其形心神不例大法師加持攝縛曾無氣分律師著法服而禮拜弥開秘藏悉以寫瓶又醍醐內親王久煩腰病不能起居已及三年仍以大法師令修不動法大法師日中時出壇云公主之病令平復□陪從驚見公主起立矣又南院親王令修除病

之法經三日日中時親王薨去大法師以火界咒加持之親王蘇生著法服而禮拜退出之次示伴僧云親王運命定業也然而為顯法驗暫令蘇生也云々經四箇日遂以薨逝又醍醐先帝御佛名大法師勤梵音事定額僧平塞在座密々嘲之藏人公忠傳宣云定額法師等傳習淨藏之曲後々勤之者平塞聞此宣旨恥歎無逃又仁和寺櫻花會大法師勤唄事頭中將藤原朝成頻称唄役爰亭子第八親王感唄曲召大法師賜被物杯酒中

將見之有恥色矣又天慶三年正月廿二日於横川為調伏坂東賊首平將門限二七日修大威德法將門帶弓箭立燈上人々驚見焉俄亦流鏑之聲指東而去便知調伏之必然矣依此事公家被修仁王會擇大法師為侍賢門講師其日將門首入京云々大法師奏云令進將門首也者果如其言又朱雀院太上皇帝有御藥事大法師並云御惱可平復但明年可有大事者其後栢梁殿燒亡相次成道寺東光寺長谷寺燒亡皆如其言不失

其期又亭子院殿上寛修法師退下之間大法師見其背云入滅在近云卻後一月已以滅矣如此占相萬不失一又天曆年中大法師寄宿八坂寺于時卿相朱紫數十輩集見八坂塔之傾方其所不吉也此塔向王城而傾云々大法師云年來欲直此塔云々集會諸人皆以可加料物矣大法師云不必可用料物今夜試可直云々其夜大法師以亥刻許坐露地向塔加持之歸本房而弟子仁璢法師子刻許徘徊庭中見望塔婆從乾方微風

吹來塔婆弁寶鐸搖動成音達旦見之其塔端直也軒騎幾人隨喜者多矣又天曆年中大法師住八坂寺強盜數十忽以入來大法師以音叱之強盜徒然而立木強不動夜更已明縛除解脱強盜等作禮而去又延喜年中唐長秀行波斯國漂蕩海路寄燈樓嶋僅來皇朝煩胸病為求救療召天台座主增命僧正(諡號靜觀)僧正命曰本朝驗者十人其中以第三驗者淨藏遣之者大法師以藥師真言八遍加持之即以平愈唐僧感歎曰我朝隣印

度然而未有如此人即知無第一二故又應和三年八月空也上人於六波羅蜜寺側供養金字大般若經大法師列名張座于時乞食比丘來集之者以百數之大法師見一比丘大驚敬屈延之座上與所得之一鉢(盛飯四斗)比丘不辭不言併以盡之重更與飯□以食之大法師揖之送之比丘去後所食盡飯如故在矣大法師曰是文殊化身也滿座皆歎伏如此異事不可稱盡云々凡顯密悉曇管絃天文易道卜筮教化醫道修驗陀羅尼音

曲文章藝能悉以拔萃大法師語曰我一生三度得希有之禮拜所謂亭子禪定法皇者昔受四海之灌頂為日域之王後受三寳之灌頂為月輪之王是我大師也更衣女御所惱之時依院宣參向矣護法先行攝縛平愈相次參上之所法皇著法服而禮拜一是又善相公者朝之賢智世之神才也鑿古知來毫分無誤是我嚴父也遭滅後五日即令加持蘇生相公忽著位袍而禮二是又受法尊師玄昭律師為真濟僧正靈有所惱之時加持攝縛

曾無氣分律師著法服而禮拜三是依此三度之禮拜也窮一生運命思其面目復期何事乎云々天德之比本尊告命終之日為延其壽轉讀金剛般若經祈請閻羅王某日某時俄半中風漸及數日還復如故是則佛力轉定業亦輕受歟其後五六年應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大法師曰命終時至同廿一日酉剋於東山雲居寺正念不亂向西遷化瑞相太多春秋七十四

比丘講仙者六波羅蜜寺住僧也志學佛法願求往生調伏三業懺悔六根其命終之後彼靈託人曰吾依年來聞法之功可受順次極樂之生也而在生之時房植橘樹始自託根至於結菓于朝于夕愛之護之依此執心已作蛇身住橘樹下悲哉願書妙經可拔此苦云々寺中諸僧俱聞此事見彼橘樹蛇在其下長可三尺時萬壽年中善文知識同心合力書寫妙經不日供養其後其寺僧夢講仙身具威儀面有喜色拜諸僧我依衆力之善已離蛇身之業今生淨土其不樂乎云々夢覺見

蛇蛇即死畢

沙門平願者播磨國之住人性空聖人之弟子也行住坐臥造次顛沛只誦一乘已經多年而聞大風忽起小房已倒沙門被壓可及死門神人暗來得救命難于時神人摩頂慰誘曰汝依宿業遇此災害依誦妙法得存身命今生盡其宿業來世可生極樂云々沙門即捨衣鉢偏營佛事占廣河之原設無遮之會朝暮講法華妙典初後修弥陀念佛即發誓言依此善根當生極樂者必顯其瑞相

如是作誓流淚禮佛矣今日會畢明朝往見白蓮數百生河原地花開香薫異人間花見者皆称聖人往生之瑞也云々及其寂後身無悩病心不散亂合掌向西入禪而滅

上人賢胝者内藏允菅原忠成之外舅也俗姓中原氏京兆人也生而有異相敢不食魚味若嘗肉食即以反吐父母異之遂入釋氏自尓以降一生不觸女身兼所不求名利毎日讀法華經并誦藥師經其讀誦之音和雅微妙前安藝守雅房朝臣

母堂陪陽明門院俄煩邪氣上人訪來一夜讀經大后遥感其音聲被召御讀經所然而故称身障固辭而去他人請用亦復如是然間寛治年中俄煩下痢已送數日身體方羸言語僅通及其危急忽以沐浴起居輕利法服尋常先讀法華經次誦藥師經其聲聞隣里人以為奇異及于更闌人定曉至雞報上人一心念佛奄然而終于時生年六十餘矣爰上人之阿姉落餝以作尼雖知世之别離猶致心之戀慕其夜夢見有宮殿衆寶荘嚴前有寶池蓮華開敷上人身已真金衣香芬馥安立堂上即誘喩曰我生此所汝勿哀傷

有上人失其名康平年中於阿弥陀峰下燒身入滅貴賤男女結縁攀躋之徒宛如楚越之竹爰有沙門名曰慶寛居北山慕西土住一心三觀行四種三昧此時彌陀無畏寺東頭搆一室修常行三昧經行之裏自然入夢遥自西方樂音徐來有人告汝知此樂哉否今日於阿彌陀峰燒身上人來迎之儀也云々開窓舉眼遠望彼峰翠煙上騰紫

雲西聳誠彼上人燒身之時也

沙門好延者愛宕護山之住僧也諳誦法華四十餘年於老年弥精勤常念弥陀偏期往生而間久纒病痾數以悩亂誠知運命之已盡不怠念佛之正業身心寂靜奄以入滅其夜大寺阿闍梨夢有一大池有一大蓮其花開敷其香郁烈沙門身具威儀手執香爐歩於池心如踏地面身坐寶蓮口誦法華漸々飛騰向西而去

尋寂法師者加賀國人也身在世路雖具妻子口

誦法華偏欣淨土爰康保年中叡山住僧被牽要事赴於北陸到彼賀州宿其僧宅僧則歡喜羞以美膳夜及參半僧則沐浴入持佛堂誦法華經五更漸闌一部已盡次懺悔發願念佛廻向其明且語客僧曰吾厭生死慕菩提年月尚矣已近死日須見終時云々客僧依語暫以止住過三七日法師相語曰當知今夜往生極樂即沐浴威儀內外清淨擎香爐誦法華頭北面西而休滅此時鄉人一兩夢紫雲聳天香氣薰室上人坐蓮華臺昇虛空界音樂漸遠瞻望自隔

沙弥藥延者美濃國住人也其體似僧其行如俗頭髮二寸見者驚矣身著俗衣手殺魚鹿食肉吸血況於餘事哉爰無動寺有一上人顯密兼習道心堅固以有事緣下向彼國不圖寄宿彼宅矣上人見其所行心生怖畏未曾有如是惡僧于時夜及參半惡比丘忽起沐浴著清淨衣入一別堂初悔衆罪而行懺法後發四弘而誦法華次念佛觀行不動不傾漸至食時出堂經行即對上人言予雖行殺生放逸不怠讀經念佛偏厭濁世欣求淨刹某月某日可生極樂上人有緣來宿此宅必可結緣云々上人自思縱雖讀經念佛猶常殺鹿食鳥往生之業豈如此乎遂歸本山已經數年依無堅信只以忘却于時承平年中夜闌風清天樂皷雲自東起西暫留房上聲在雲中即告曰沙彌藥延今日往生極樂為思先約苦所告來也云々上人忽驚不覺淚落且悔疑網且懺罪障

入道乘蓮者前伊豫守高階明順之長男前一條院侍中之仙客也頻經諸司任筑前守遂歸花洛剃除雲髮偏觀殘年之漸闌始展長日之講延佛像一體妙經一部其每日之講說之後必修念佛三昧星霜滿八箇年薰修向三千日道俗男女聽聞隨喜者多矣于時長久元年八月十四日以煩瘡病已及危急耳聞長日之講口稱彌陀之號心神不亂端坐入滅其後衆人夢件入道或乘蓮舟指西而渡或坐蓮臺凌天而昇云々

沙門寂入者洛陽人也壯年在俗頽齡出家於東

山清閑寺限一夏備花水于時史記二千石忠行為宮内録之時憐彼貧道之行忽成師檀之契即相議曰若無他縁者可寄宿吾廬日資時服勿嫌麁微沙門曰諾沙門滿夏之後依約而來即住持佛堂送十餘年永不營世事只讀法華經或音或訓無緩無怠中心之剋西方為望而間不慮有病氣歸住清閑寺不經幾日已以遷化春秋八十其後檀越常曰沙門在生之時行業無懈若生淨土者必可來示矣漸及兩三月檀越夢沙門著新淨

衣忽以來臨其投謁之初先問彼生所沙門答曰下品下生也自為告此事若所來也言訖而去

大法師源因者攝州忍頂寺住僧也誦法華為業願極樂為行常祈三寶欲知死期慇懃多年未得其告適有夢想今年可死云々于時春也不知其日因玆偏拋世事專修念佛然而春秋漸過冬日亦闌已至晦日知夢妄想忽儲湯沐相招僧徒便於其前初説此事曰今年可死其夢已虚佛無虚誑邪魔欺吾歟遺恨之餘訴之衆中也如此歎息垂涙而談滿座異之且慟且謝既而歳暮夜來客歸人定此夜深更房中有火大法師擧聲告曰火事在房衆人可知如是告示其身獨留火燒之中念佛之音無斷煙滅之後死骸僅殘人以異之定知往生之人也

樂縁法師者近江國高嶋郡人也俗姓秦氏生為人奴不得自在常勤駈役不知佛事只一生間所造綵色一搩手半阿弥陀三尊而已又壯日以後來臨之人不論上下不謂親踈隨堪施食敢無惜

心已及衰老久嬰病痾忽請村中衆僧三箇日夜修法華懺法同郡里肯來問即相見而言談答謝其次相謂曰吾今日午尅必可命終同待其時以可相見客曰諾漸到時尅念佛入滅于時□德元年六月二日午刻生年七十二來問之人莫不哀傷

右大臣藤原良相者太政大臣正一位冬嗣第五子也姊大皇后兄太政大臣忠仁公並與大臣為同胞矣童稚而有遠識弱冠而遊大學承和元年

仁明天皇徴令侍禁中初任右兵衛權大尉遷内藏助五年叙爵六年任因幡守其後頻經顯官昇進不滞矣仁壽元年授従三位權中納言轉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齊衡二年進正三位任右大臣天安元年授従二位遷左大將貞觀元年授正二位矣大臣生四十餘室家大江氏卒矣自後江氏無復娶女其性慈仁輕財重法専習聖教精熟眞言當時鷹鷂漁獵之事一切禁止勸學院南建一宇號延命院以治養藤氏生徒無家産之者也東

六條宅爲崇親院以保育氏中子女不能自存之人也並皆割封戸入庄田又崇親院中建一小堂安置佛像令居住人稱觀音名號也凡愛文學之士矜寒素之生冬天賜絹綿夜宿給燈燭□學生能文之者常賦詩賜物矣是年十月初於直廬得病退第同十日告諸子曰今日興福寺維摩會之初是吾閻浮業盡之夕也儻以此日告滅不有因緣乎云々臨終乃命侍兒扶起正面西方手結彌陁根本印奄以薨矣春秋五十依遺命而薄葬以單衾而覆棺

少將源時叙者一條左大臣雅信之五男母朝忠卿三女也天元元年中生年十九捨世出家法名寂源住于大原俗呼曰大原入道有一禪門名勝林院自古蘭若始州庵行四種三昧向十餘年矣于時三月背有二禁醫師見之謂可療治入道曰惡瘡者多年之望也住於正念爲遂往生也我本立誓願何更求醫方哉者至四月四日香湯沐浴著新淨衣招門弟等擊磬合殺十念成就忽兮滅矣

左近中將源雅通朝臣者性素正直心離諂諛然而被引世事多作惡業春秋翫狩獵秋野臂鷹鷂況亦治國分憂之時朝廷奉公之間邪見放逸不求自犯煩惱惡業不好自集然而自少年受持妙經其中抽誦提婆品每日十廿遍以品中淨心信敬不生疑惑者不墮地獄餓鬼畜生若在佛前蓮華化生之文爲心實乃至命終之時唱淨心信敬之文卒矣有聖人俗呼曰皮聖矣黄昏之後端坐佛前忽兮入夢五色雲聳源中將寢殿光明赫奕

異香發越作樂雨花指西漸去夢覺便知中將往生之相也聖人為知虛實行尋彼家今夜戌刻入滅畢云々爰左京權太夫藤原道雅朝臣不信此事常作誹謗中將一生殺生百慮諂曲依何善根得往生哉若亦欲生極樂者可好殺生歟可行邪見歟云々左京權太夫詣六波羅蜜寺聽聞講演車前有兩三尼中有一尼流淚謂曰身貧年老不作善根以此事祈請三寶昨夜夢有一宿德比丘苦言汝更勿歎只直心念佛必往生極樂近則左

近中將雅通朝臣只以直心持法華故不作善根既得往生云々尼見此夢已知有彼中將往生之由云々左京權太夫聞此老尼夢始生信以永斷疑惑

前常陸守源經隆者大納言道方卿之長男也自壯年至老日好集外書兼學內典出家已後不專念佛只每朝禮日輪逐時讀經咒常願曰吾以二月十五日死矣不貯財物只與乞者或人誘曰徒自與他人以此造佛寺答曰資貯如浮雲可施於乞者何強惜財貨可造佛寺哉云々永保元年二月十日俄受風病聊乖四膳不擇日時忽以沐浴即念誦堂中弥陀佛前懸衣改衣向西臥其後偏唱彌陀已絕餘言第三日以後舌□氣疲纔唱阿彌二字不及陀佛二字第四日巳刻身心不亂稱念不斷顏色如眠奄然氣絕于時二月十四日生年八十三是日舍弟經信卿來問長大息曰年來此人以為僻異今聞其所行可謂權者矣悔過自責嗚咽悲哉收淚而談廻轅而歸

信濃守藤原永清者前甲斐守永親之子也身在俗塵心歸佛界永長元年夏四月雖無指病寢食乖例謂家人曰死時已近出家在心來十五日可遂其志云々親昵相誘曰刺史者朝之撰人之望也為家為身有利親族不許自然淹留至十八日招舍弟已講行賢於家告出家之詞已講亦不肯受之即嗟嘆年來素懷只是出家也況乎死時已至生處欲隔若非此時亦期何日遂入燕居獨剃周羅即謂舍弟已講曰人之葬禮無益驕奢吾之

沒後勿營厚葬滅後之事粗所注置也勿增減又雙輪寺有一禪僧吾往彼房可終此命是年來之契也亦墳墓之便也是則洛中之居有煩葬送之故也即與舍弟已講同車往法房其翌日俄作棺器相待死時赤日漸傾黃昏已至異口同音念佛合殺而向佛作禮如休而終于時永長元年四月廿一日生年六十有餘

右近衛將監下野敦末者自幼少至長大雖仕隨身之職不拋念佛之心中年以後不惜資財建立

堂舍造寫佛經況乎出家之後念佛之外偏忘他營以夜繼日于時永長二年閏正月十四日聊有病氣忽以沐浴即向丈六阿彌陀佛像以五色縷繫于佛手捉之念佛其翌日誡子孫近習曰今日十五日也勿近吾側勿亂吾心努力努力漸及申刻從坤方有光照于其胸間傍人異之雖見戶外敢無日光只有陰雲其日樵夫出山告曰此西方有奇雲靉靆垂此所雲色異例仍所來告也云々夕陽沈後夜漏閑程端坐合掌西向氣絕氣絕之後合掌端坐猶如尋常其後數日彼人所著之衣光明照觸之所皆以金色全無改變見者聞者莫不嘆美

外記史生安倍為恒字朝能者延久年中死去先是或人夢遠見西土斜亘一橋虹形連天鴈齒插雲衆寶莊嚴敢不可言即夢中傍人告曰汝知哉否此橋是史生朝能往生極樂之道也云々其後三日朝能入滅矣衆人聞者皆以為決定往生焉爰前豐前守中原盛兼為外史之時傳聞此言問

彼親族曰其人平生之時有何行業答曰彼人更無別行只每日燃八曇陁羅香一前向西方供養阿彌陁佛雖有急事敢不退轉此一事其平生之行也云々

散位清原正國者大和國葛下郡人少好武藝無惡無道生年六十一俄以出家（法名學入）其後每日修念佛十萬遍已及廿七年偏慕往生無有餘念而間夢入唐上人日延來告曰汝欣往生極樂可往高野山者仍偏信此夢寬治七年九月廿三日忽

登高野山其後心神不例病痾相發傷房上人字曰北筑紫聖即來告吾夢見阿彌陀佛等無量聖衆來迎於汝定知汝病是運命之極往生之刻也勿恨勿悔云々而間病氣漸差忽以沐浴同十月一日寅刻整衣服擎香爐向西遷化于時生年八十七此時或上人參籠紀伊國日前國懸社其夜夢從西方無量聖衆俱作伎樂迎老僧而歸矣令尋其日時正彼入滅之時也

肥後國有一人失其姓名為勤國務排曉趣府為鬼被惑已失本心過曠野超深山臨日暮到人舍此舍有美女端嚴不可言誘引此人令入舍内于時此人作是念於深山之中有美麗之女京都府邊未見如此女若是羅刹鬼歟即生怖畏策馬馳去即端嚴女變羅刹鬼追來云我從今朝著汝將來縱雖逃去更不得脱此人顧見此鬼二眼赤如鋺四牙白尺餘身體高大氣色猛惡眼耳鼻口皆出焰火馬倒無跡人落入穴羅刹取馬食噉不殘骨髓次羅刹向穴中云此男我食也早可與給也云々時穴底有人答曰汝羅刹女以馬與汝是我顧汝也早可歸去何亦乞男哉羅刹乞煩還去畢此人亦作是念此穴中有大力鬼害我無疑云々即穴中有音曰汝勿怖畏當安其心為助汝令入此穴也此人問其人答曰我是法華最初之妙字也昔有一人聖此西邊立卒覩婆籠法華經發願言願法華經於此曠野拔濟受苦衆生云々塔婆破損經卷分散妙之一字猶住此所利益衆生當知此所者羅刹衆集之地也我於此所救羅刹難

七萬餘人矣曉有一童子從穴中出來將去此人初日分時得到我宅門童子語曰汝發道心受持法華可免生死可到淨土是人歡喜以頭著地一心禮敬童子忽然昇空不見其人歸宅以上件事語父母妻子即發道心受持法華正念念佛得生極樂

射水親元者越中國員外別駕也身雖營國務心偏歸佛法彼富有之時休退之暇修法華會為年事書大般若為家事加以云六齋云十齋精進無

閑于初夜于後夜念佛不怠或斷食七日無飢氣或讀經一日無嬾心況乎出家以後每日念佛六萬遍此外不限遍數而間康平年中春正月已受病患漸經旬日子孫問病惱之間念佛如何答曰吾雖臥病席念珠六萬遍念佛更以不退轉只所慕者以二月十五日死矣漸至二月十四日被扶兒孫俄以沐浴新代寢席更改衣服已及十五日早旦謂衆僧曰今日死期多年之願也云々漸及午刻勸人令念佛亦自念佛當其終時人羞水漿

即辭曰吾年來以今日持齋斷食何於此時招破齋戒乎遂以不受寂而氣絕其閉眼後容顏無變念佛之脣數刻猶動

藤井久任者備中國吉備津宮之神人一生之中神齋為役多年之間漁釣為業而間寬治四年二月比岸中忽抛結網俄以出家（法名戒寂）其後念佛之外別無行業不離妻兒不專精進同八月比岸第二日到神主賀陽貞政宅謂曰吾欲飽魚肉故所忝來也云々神主任所言盡善羞之寂公飽滿任

心俄亦長大息曰予明後日可燒身今生謁見只在此時其所所謂撫河鄉柴津岡也先是寂公竊雇從侶占墓積薪已及日時自以風聞妻子族類相尋群來此時寂公相對妻兒所分田地即謂曰汝等早歸本墟永勿哀傷此外全無所言漸到午刻搵衣入薪謂僧徒曰先行懺法至合殺之時可置火也云々人即諾之既而火燒之中念佛之音無絕薪盡之後死灰之色空殘變化須臾如幻如夢于時生年六十有餘其後經三箇日神主貞政

具聞此言垂淚曰吾依掌神務專忌人穢然而追慕之心不憚神慮還到墓所呼咽而言我之結緣縱闕□之煙公之引攝必西土之月發此願已命駕而歸其夜夢寂公之後世亦在引攝者言訖而去

藏人所仕人藤井時武者其居則上東門其職則下走役未愚也白癡也其性未知爰江州蒲生郡有一田夫夢中人告曰汝知哉仕人時武者必有可生極樂其宅在上東門裏往可結緣云々夢覺

異之以語隣里其中一人曰吾亦有此夢試欲行尋矣即二人相諾忽向洛都遂到城門得謁時武□兩人談一夢事矣時武本似無所思苦問其所行答曰阿彌陀三尊法華經四五部如形造寫此生之所修只是耳但為人心無愛憎貪無偏頗來者往者隨有與之云々此後兩三所有此夢來以同□所答亦如是又□人夢告曰決定往生者三人也其一人者上東門時武是也又淀津住人夢畫船三隻職在海岸此中二隻有人一隻無人夢

問其故答曰此虛船者仕人時武可乘之船也云云如此表事不遑記盡而間長治三年正月三日俄有小勞已及大漸同七日晚以命終矣其妾數月寡居矣夜夢時武來告曰我暫可住人間然而人皆稱往生人問訊諠譁不相忍更加精進疾得生極樂汝勿憂勿憂

鹿菅太夫其名江州淺井郡岡本鄉住人也少仕高倉一宮官爵中年以後更歸田園為業狩獵人以所能呼曰鹿菅太而間嘉保二年十月中忽有所勞已及危急俄以出家沐浴其人尋常無所修只當斯時舉聲誦曰若有聞法者無一不成佛數聲之後念佛氣沈人皆為異相于時年七十瑞相太多

下道重武者左京陶化坊中之匹夫也一生之間殺生為事漁鱗甲為產業殺禽獸為活計永長二年七月七日漁獵之間左肘忽痛醫師見之已称惡瘡即屈禪僧一兩相語曰昔契良友今得惡瘡只祈除病只救後生者兩僧諾之七日住之雖祈

除病兼勸念佛第七日曉又延上人範順曰病氣已迫死時將至欲受禁戒欲聽經教能為我說之云々上人已見其病之急授禁戒之後先抽法華經方便品誦畢此時病者心無散亂聽聞隨喜曰宅無資財又無親族死後尸骸誰人收斂乎八條河原有一□蕪吾行彼所可終此命不然者遺留妾兒旁有勞費即脫鮮服授妻子著鶉衣赴河原禪僧一兩依諾在後隣里數輩思舊相送已到其所靡草展莚向西而坐口唱彌陀心無散乱漸及

昧爽念佛氣沈相送之者皆哀傷而歸

尼釋妙者叡桓上人之母也其心清潔不染紅塵以纖手不取水瓶以白衣不出佛前行住坐臥不背西方涕唾便利不向西方讀法華經三千餘部百萬遍念佛數百箇度矣常夢木像佛來告曰我是弥陀為引攝汝常來守護云々當其入滅日以五色縷繫于佛手執之念佛而絕

大日寺側下一老女年老身貧有兩男皆為天台僧兄曰禪靜弟曰延□其母受病死其後二僧一

心誦法華經夜念阿弥陀佛偏祈悲母往生極樂當斯時也大日寺僧廣道夢無量音樂聞雲上驚望其方有三寶車數千僧侶捧香爐圍遶直到亡女家以天衣珍寶瓔珞餝其女載其車將還去時便敎二僧曰汝為母以懇志誦經念佛故以來迎也云々寶車指西遙去

奈良京有一女失姓名質直柔和形貌端正隨夫生數子半齡以後轉讀法華經一部日夜無休不營世事只歸佛道其夫常誡曰在家之世營不遑徒捨家事只讀經典太以不便數或數度尚宗轉經二十餘年來曾棄置而間日來煩病患適以平愈忽沐浴著衣執持經卷語夫曰我數十餘年雖有夫婦契今去此界可赴他界何不相送又語男女子曰吾生諸子自作多罪今獨去此界何不相隨只年來所持法華經六萬九千三百餘字諸佛皆捧炬火圍遶前後各加教諭相送極樂如此語已讀經禮佛奄而入滅其死骸雖歷數日其薫香殆及一周

前阿波守高階章行母堂者作尼之後二十餘年雖非堅固不怠念佛只正直慈悲彼人之天性也爰及其死期正念不亂偏絕餘言默念佛即告傍人曰此西方有音樂又有薫香其音世間無比汝等聽此音哉聞此氣哉傍人答曰不聽又不聞後曰其樂漸近其香已滿汝等罪業重故不聽不聞歟此言之外又無他語念佛氣絕容顏無變

尼妙意者京兆上東門里人也年過半白落餝作尼其後不營世事偏修念佛而閒鬢邊有瘡心中

有痛遂卆舊故到知足院即相語房主曰來此房之後心腹無痛正念尋常忽沐浴剃頭拂拭衣□凡受病之後及第六日申刻告傍人曰坤方有樂其音太妙汝等聞哉否人云更不聞又曰其樂不遠當雲林院上方云々漸及後夜揚音念佛又勸僧徒念佛合殺唱念之間如眠而終于時延久年中春秋七十

尼妙法者俗姓橘氏丹波國人也幼離鄕土更住華城然間夫往而赴西府身留而守空床再會難

期一旦作尼于時年□四十人皆相惜自爾以降四十六年于茲毎日讀誦阿弥陀經六卷法華經四要品仁王經護國品各一遍又更觀音經十卷念佛一萬遍此外以小豆爲數所唱念佛凡五十七斛□□矣爰嘉承二年三月十七日於崇仁坊小宅忽告諸子近隣曰去兩三夜有人誘引就中去夜告必然之由仍爲相伴彼人詣阿弥陀峯已若於此宅死去者子息可有煩之故也謁見□等只此時許也清談言説指東而行數子尋到相見

而歸其明朝尼謂常住僧曰吾去夜可趣他界而命尚存矣邪見欺吾歟翌日日午刻身沐浴殊整衣服向佛前禮拜次更向西方禮拜禮拜數十起居輕利称揚聲高儀如常其聲漸微如休氣絶住僧驚之以告子孫子孫行見顏色無變人以爲異春秋八十二

中原義實者京師人也自竹馬至□年毎日讀法華經一部已及三千餘部又毎曉向西方禮拜一百遍叅金峯山七箇度修念佛幾多數凡以此善

根廻向極樂不斷現世只願往生身有惱氣曰乖食味及其臨終已復尋常心不散乱手結定印向西而居念佛而滅于時嘉承二年六月十六日生年五十二此時或人夢有一總角童子擎微敷蓮花一莖來曰是釋迦堂持經者之使也以此蓮花可獻彼人其時此蓮可開敷云々夢驚尋之正彼入滅之時也

散位從五位下橘朝臣守輔者京華人也年齡八旬不歸三寳齋日節時未曾精進人若敎訪□増

狂言而間下向豫州執行國務廳衙之後廬退之
夕身體無患容顏如思一心不亂十念成就和南
之中向西絕瑞相是多見聞非一或人奇之問其
妾曰彼人尋常之時有何所作妾荅曰本來邪見
無指善事但每日曉暮不論淨穢合掌向西讀一
紙書讀恭敬行此一事及兩三年其書有之不知
何事即披見之是發願文也其詞曰弟子敬白三
世諸佛十方聖衆始自族仕至于八十繫念彌陀
佛歸心妙法經就中今日以後死期以前不論淨

穢不整衣服每昏向西二手合掌唱彌陀寶號稱
法華題目若命終之刻邪倒癡心不能念佛故以
長時之一稱必為其臨終之十念又誦法華經壽
量品之偈十遍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我等與
衆生往生安樂國永長元年六月廿四日始發此
願諸佛菩薩悉知見云云　略抄　衆人見之莫不感
歎

本云　以新禪院經藏本寫之
永正八年三月廿八日

往生傳卷中　下卷闕　已上三十四人至誠而注記

上卷與有此記
此記者先師往年述自書也予每閱此記序文不
覺淚下其故者序記云承德二年八月四日曉夢
已終生界將入死路有往生淨土之迎而壽限未
盡向後契期云云其後卅一年保延五年八月四
日曉卒兼知死期旁致用意懺法七日既滿沐浴
潔衣身著袈裟手持念珠向彌陀尊正心念佛衣
居氣絕氣暖如平生身體有薰香決定往生之人
也其手跡往生要文有數拜閱之所非無其憑也

後拾遺往生傳卷上

朝議大夫廟陵令算博士越州
員外別駕三善爲康撰

夫彌陀有誓于娑婆雖一念不捨南浮有緣于西土雖十惡無嫌屠兒終命之曉覺月照發露之牖獵徒瞑目之時奇香薰見火之室彼何人乎誰不庶幾是以一爲結緣一爲勸進接慶江兩家之記拾古今數代之遺都盧九十五人勒載一部三卷名曰拾遺往生傳

世以知之欲罷不能今亦記之故以後拾遺往生傳續爲其名矣冀以今生結集之業必爲來世值遇之緣毀譽此記之人亦復如是云爾

大和尚鑑眞大唐揚州江陽縣人也姓淳于齊大夫髠之後也和尚年十四隨父入寺目見佛像心厭俗塵父奇其志愁以許之遂就大雲寺智滿禪師出家爲沙彌即住大雲寺後改爲龍興寺矣神龍元年從道岸律師受菩薩戒景龍元年入東都長安二年三月於西京實際寺登壇受具足戒巡遊二京究學三藏後歸淮南教授戒律江淮之間獨爲化主于時開元二十一年（本朝天平五年癸酉）沙門榮叡

普照等聘遣唐大使丹墀眞人廣成渡唐留學天寶元年（本朝天平十四年壬午）和尚揚州大明寺講肆律法榮叡普照等往禮和尚足下曰佛法東流至日本國雖有其法無人傳授昔有聖德太子讖曰二百年後聖敎可興今推其期預鍾此運願幸東遊廣施下化和尚答曰昔南嶽思禪師託生倭國興隆佛法又聞日本長屋王崇敬三寶救濟四生造千袈裟來施此國其袈裟緣上繡著四句其文曰山川

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文）追思此事弘法有緣之國也彼國蒼波漫々青天悠々然而爲弘敎法何惜身命乎爰天寶二年十二月僧祥彥道興及榮叡普照思託等七十人玉作畫師等都八十五人同載一舟始揚州孤帆到狼溝浦忽逢猛風舟漂人醉只叫觀音（云云）中夜舟人曰莫怖々々有四神王著甲抱杖或在艫上或在舳邊衆人聞之心神自安矣此間人天海險還以淹留天

寶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出彼龍興之本寺赴此日域之異鄕天平勝寶六年甲午正月十二日丁未屆太宰府二月二日到難波津三月至河州四月入京都敕遣正四位下安宿王於羅城門問訊迎禮奠優疲勞入東大寺唐僧道璿律師婆羅門菩提僧正先到慰問大臣以下百餘人悉來禮拜正四位下吉備朝臣眞吉備爲敕使陳口敕曰造東大寺經十餘年宜立戒壇以傳戒律即天皇受菩

薩戒皇后太子以下四百三十餘人皆以受戒後於大佛殿西別作戒壇院自爾以降立為其處矣凡大和尚自天寶二年為傳戒律渡海行裝五箇度矣當第六度經十二年遂渡西海遂來東倭寶字元年丁酉十一月二十三日敕施備前國水田一百町又有敕命賜園地一區是一品新田部親王之舊宅也和尚於此地建道場寶字三年己酉八月一日私依唐律以號招提後降綸言初為定額

日域戒律自玆長昌寶字七年忍基法師夢講堂棟梁俄以摧折料知大和尚遷化之相也殊圖其影安別堂同年五月六日結跏趺坐面西而化春秋七十七化後三日頭上猶溫至其葬斂香氣滿山矣

千臂經曰臨終端坐如入禪定當知此人已入初地云云寶龜八年丁巳揚州諸人聞和尚入滅之告喪服向東方哀三日於龍興寺設大齋會先是龍興寺有火和尚舊房獨以不燒可謂戒德餘慶也

上人安尊者筑前國內山寺住僧也雖有行業不被知人讀誦祕音磬鈴無聽晝謬好博奕狂亂之戲夜竊成坐禪經行之勤如無智者似無行人然而可憐者必憐可救者必救人皆異之呼曰安尊如來齡及暮年相謂曰久積行業偏期往生而當山者魔緣相競臨終有疑忽辭山中之艸菴已占莒崎之松廟

其後專修六時之行法更無一時之休息此時始顯秘密之行誠知堅固之勤至臨終日沐浴淨潔屈請衆僧徒勤修念佛自持香爐行道合殺起居輕利無有病氣合殺事終唱彌陀讚其聲異常其心不亂讚頌之間奄以氣斷見聞之人莫不驚歎推其年紀豫當應德寬治之曆矣

入道二品親王諱師明者長和天皇第四子母大納言左近衛大將濟時之女也皇后夢

胡僧來云將託后胎云云后懷孕之間口去
葷羶心住精進寬治二年乙巳八月一日誕
生誕生之時室有神光幼稚之間仡如巨人
同八年天皇受禪十一月五日立為親王（生年七歲）
長和六年天皇昇霞雖纒哀戚只專孝行寬
仁二年生年十四於仁和寺從大僧正濟信
出家（法名性信）同年於東大寺大乘戒壇院受具
足戒治安三年行年十九於觀音院灌頂堂
大僧正授傳法灌頂矣夫灌頂者弘法大師

授僧正眞雅眞雅授僧都源仁源仁授僧正
益信益信授寬平法皇法皇授僧正寬空
寬空授大僧正寬朝寬朝授大僧正濟信濟
信授親王然則親王者大日如來十六代之
弟子弘法大師第九葉之法嫡也萬壽二年
於同院行結緣灌頂以親王為大阿闍梨三
摩耶戒表白大僧正不堪感歎自執其蓋權
大僧都尋清延尋張其綱師執弟子之蓋初
為希代例矣親王三密之水窮源五智之燈

見跡大法別尊灌頂護摩及梵字悉曇莫不
洞達或辟穀涉日或不締經年昔限百日修
法華法至後夜時有叩戶者云時已至云云
空聞其聲不見其人料知悉地成就之告歟
治曆元年東宮有御藥事親王參入即以平
復翌日權亮良基為御使云加持之力効驗
揭焉同三年八月又有御藥親王於閑院修
孔雀經法第四日日中時已得平氣結願之
日以大夫權中納言能長卿賜大師自筆十

喩經一卷（納銀匣）又賜主馬署驊騮二疋同四
年二月天皇有御藥事親王於賀陽院修孔
雀經法參內之日以頭中將隆綱相待陣頭
被聽輦車一七日中聖體平復即被下牛車
宣旨同三月九日結願賞以弟子阿闍梨行
禪補權律師延久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壬
午天皇供養圓宗寺親王勤開眼事兼為證
誠不列衆僧著金堂座即日補寺家撿挍同
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壬午供養同寺灌頂堂

親王為大阿闍梨七月七日勸賞以權律師行禪任權少僧都同四年東宮依御疱瘡玉顏有瘢痕仍於本房修藥師法此中有御夢想有一高僧衣裳染香自仁和寺藥師法壇來以香水灑御顏夢覺見之更無其痕同五年二月依後三條院御惱被修孔雀經法卽御夢想自法壇放光照耀六年二月奉爲公家被修孔雀經法三月六日結願賜封戸二十五煙承保二年八月朔有蝕兼日有敕將

消其災此日晴天自陰秋雨忽降殊有歒感以仁和寺私房為御願堂所謂喜多院是也卽被置阿闍梨三口安置御願三尺愛染王并親王所持弘法大師所造藥師像一龕又以權少僧都行禪補東寺別當承曆元年十二月十八日甲午供養法勝寺親王勤開眼事同為證誠卽補檢挍二年十月三日甲辰始被修法勝寺大乘會行幸之次其賞以阿闍梨經範補權律師永保元年三月二日庚寅於弘徽殿供養木像三尺孔雀明王卽被修件法結願加持之次以阿闍梨寬意補法眼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甲辰供養喜多院有行幸以親王為大阿闍梨其賞以覺意敍法眼又以親王所給封戸三百戸永施入件院三年二月於六條內裏修孔雀經法同二十日丙寅結願藏人權頭左中辨通俊傳宣以親王敍二品者入道之後敍品之例始在斯矣十月一日癸酉供養法勝寺八角九重

塔親王開眼又為證誠賞以法眼賴觀補少僧都應德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庚寅供養同寺常行堂親王為大阿闍梨以弟子闍梨靜意敍法眼又二條關白太政大臣長女者後朱雀院之女御也兩手有瘡一身不聊典藥頭雅忠申云醫方不及佛力須期親王終夜祈念臨曉平愈治曆年中同大臣癰瘡發背雅忠云癰腫及五寸以上方死病也醫家術盡云云親王修孔雀經法修中平愈奉獻龍

歸二足莊園二所（尾張國疊田 阿波國篠原）前太政大臣信為中納言之時久煩鬼瘧已及數月親王讀孔雀經讀誦之中不敢發動長以平復參議師成卿多月病惱參仁和寺一夜宿侍及曉平愈左衛門督師忠卿室家者修理大夫俊綱長女也久臥病席熱氣如湯親王授戒以香水灑之其所點著隨手清冷更灑遍身忽以平愈讃岐守顯綱施食上分每日食之明日之分裹紙置之夢施食紙中忽有光明

側有童子謂曰弘法大師坐於紙中開紙見之有親王所持五鈷即童子曰不堪魚鳥臭明日之分今夜可食者筑前守賴家申請袈裟隨身赴任邪病之人以此袈裟置于枕上邪氣即顯亦更不發又親王於高野百日修尊勝法結願已訖還宿政所散位伊綱通籍申云一宿御儲万事盡美入夜伊綱懷死女子申云不堪哀傷欲蒙護持者上下驚恐忽厭此宿親王甍以祈念遊魂更歸死人蘇生

又上野守家宗妻數月病惱為請護身共參禪室忽得効驗即以歸家後七八日家宗赴任國其姑者紀伊守孝信之妻也俄來捕家宗曰何不放我遠赴關東哉家宗問之答云住吉大神也親王加持之後尚未辟除仍共參禪室解縛締畢又法印權大僧都經範壯年之時耳下有腫療治無驗決死不疑親王自哺及予祈念加持膿血忽出須臾平愈又僧延禪童子久惱鬼狂延禪申請施食與之

童子自縛云我是神狐被責護法不知逃方自今以後永以去矣數年之病一旦損平凡在生之間嘗呑食之一粒持念珠之一顆賜法服之一片者如宿藥王樹之下如臨藥童子之側抑受灌頂大道之者二十人（長信 經範 寛助 頼尊 行禪 快禪 頼観 濟暹 覺意 寛知 寛意 宴信 義範 行意 禪誉 頼意 頼尋 行明 教尋 寛眞）或極綱位為國師或懷法器為國寶蒙公家勸賞十箇度修孔雀經法二十一度自餘別尊別行不知其數每

度顯靈驗每人蒙利益勤逆修三箇度修護摩八百日屈南北二京之龍象展法華十講之座席一生之中八旬之間三時行法遂一日匪懈東寺八箇之末寺鑾務一身之家也其阿闍梨解文不據別當之補皆取親王之處分上自一人一至衆庶歸依信仰如衆星之拱北辰如万流之入南溟王孫帝子爲門弟子之者三人覺行法親王 行眞 聖恵爲東寺長者之徒九人長信 經範 寛助 濟延 行禪 賴觀 覺意 寛意 義範

應德二年秋霧露相侵寢膳乖例殊無苦痛常修念佛夜服改潔心神不亂九月二十七日平旦面向西方口唱彌陀引五色縷端坐遷化春秋八十一去二十六日右大臣藤俊家閑向于夜遙見天隅紫雲西聳青天秋幽日來聞親王病疑是彼往生之指歟早朝尋之果如其言又延暦寺僧慶覺同夜曉更非夢非覺聞笙聞樂傍人告曰是親王往生之音樂也此外緇素士女語其瑞多矣彼荼毘

火葬之間多年不解之帶雖在棺中遂以不燒如此異事不能勝計彼親王平生之中金剛峯寺之北建立一堂稱灌頂堂每至遠忌行結緣灌頂以阿波國篠原莊地利充其用途又令內匠頭基光寫其眞影接八大師之末于今行影供矣昔僧正仁海多年祈請云大師雖入金剛定必有分身歟願見其人夢中大師告曰權僧正成典左足心有黑子即我身是也仁海到仁和寺謁成典先見其足

果有黑子仁海下地禮拜成典大驚亦下地扶之仁海告其夢成典不驚不恐不奢成典報曰有長和親王出利利種身相具足心行柔和智慧聰達慈悲內薰德行外形發菩提心得陀羅尼是大師後身也云云今尋彼遺跡抄其万一而已

薩摩國府有旅僧失其名矣容太美音詞亦閑寄宿于禪僧快尋房舍進退服仕已及數月傍有伽藍號不動堂八月十六日夜靜月

明或頌或詠以宴以遊郎語諸侶曰自明日斷食七日於此道場可祈心事也至翌日俄以入堂同十八日寅刻出堂謂曰祈請有告故以出堂是非他事娑婆者無常界也縦雖久住終有何益因茲來二十日偏望西土欲沒下流也衆人雖誘確乎不動人皆從之忽艤數舟亦調音樂燒香散華隨流到湊既而衆僧同音念佛合殺坐一竹籠不見餘方合掌閉瞼奄而沈海此時雲色忽愁水聲俄咽

結縁幾人收涙而歸于時天永三年八月二十日午刻生年三十一此夜或夢其湊無水蓮華悉開此中件上人攀花而立又此日他所有僧長大息曰微細樂音遙滿耳界世間無此方處味分云云後日驗之彼入海之時也瑞相非一往生不疑

堀河天皇中宮篤子者後三條院之四女也天皇踐祚之初見擇入內已統三千之寵愛獨擅綺羅之光華彼湖龍騰橋山雲慘以

降長落金鈿之粧偏受木叉之戒比年雖有小痒不及大漸永久二年秋八月限三七日行道修善悉記生前勤修之善根以資沒後速疾之菩提其御生年十四以後四十一年以往自行所作每日讀誦阿彌陀經一卷諸大乘經諸眞言等巻篇惟多不能委記其間手自書寫法華經六部轉讀同經三千餘部況復占京極之勝地建一區之寺院改堀川皇居安九體之尊容此外或台嶺或園城造

佛寺供法僧更在別記不遑勝言又縮向後之壽命只祈臨終之速證兼占雲林院之洞令作柏城之墳同十月一日待其造畢忽爾崩御御年五十五即日戌時奉遷雲林院其翌日戌時奉安御墓被御入滅夜幼年宮女夢謂微細音樂出自西門指西行啓云云又同十八日或宮人夢后儀著御法服懸飾瓔珞御持佛堂阿彌陀佛花座之上跏趺而坐云云又同二十三日攝津國安寧寺住僧夢到雲

林院見船岡方當御墓所修于迎講即時阿彌陀佛乘於塔婆與無量聖衆迎后儀而去云云

今案忝生十善之家已親十善之王以花報而入中國依果報而赴西土

堀河天皇中宮侍女字下野母尼者一生之間奉讀法華經一万部多年之裏每日念佛滿六萬遍此外善根人以不知偏斷餘念欣求西方或夢或覺有時見佛雖語此言人以

不信而永久二年五月十三日已嬰病痾數日惱亂同六月八日或人問曰老而病矣久而存焉若有執思歟答云阿彌陀佛必可來迎其時未到故不死也云者同九日相謂曰明日午剋阿彌陀佛可來迎者及其日時告曰只今佛來迎汝等奉見哉又聞樂哉如是告畢西向合掌北首終命于時永久二年六月十日禪僧兩三親族數輩消魂而慕収淚而去矣

侍從所監藤原忠季者本官大府郎中位亦朝請大夫仕主有直交衆有信去寛治六年六月十三日詣六角堂祈二世事于時夢中有人告曰汝之生處上品下生也夢覺之後所持法華經第八卷奥記此事矣心銘此事雲林院内建立一堂摸其來迎之像方諳終焉之儀彌戴頂法華專欣極樂又更以六口之僧徒致每日之轉讀送六箇年滿二千部其後不記部數天永三年十月一日頭中將

通季牛童字王丸夢金人五輩從西方來告曰我是所監大夫之迎也云云同九日其人雖非霧痾聊有風氣十七日辰剋自起沐浴端坐念佛黃昏至時北首而卒矣生年七十二顔色如眠衣襟有薰其翌日午剋中宮侍女夢小佛數十各擎蓮花在彼人側云云同日彼孫女夢菩薩三人入于東戸問訊其人一人執白蓋一人捧絲幡一人持蓮華云云同十九日嫡男彈正忠忠職夢佛自西方放光衆師

子遙來又有師子相從而來佛卽稅駕而入兩師子留砌下相伴舞矣同時又中宮侍女夢彼人忽成幼童容如五六歲髮垂而可愛告曰我老身已成小童卽稱此言乘蓮而去矣云云凡自彼死日經七箇日顏色無變身體不爛近葬埋時和風東來香烟西聳月色雲膚俱以奇也

左衞門尉藤原忠宗者一生之間全無一善之心神邪見之上彌吐邪惡之言而間漸及

老年久背食味其體如醉其心如狂聞佛法音鎭致罵詈見僧侶形如逢讎敵及其危急親族相議旁以誘引懃令出家然而依厭僧徒不受禁戒聞法而謗見僧而憎爰有親昵僧智行具足不用厭卻押致加持物氣俄顯小女繫縛卽時其人忽催正念已忘邪心落淚悔過頓首歸法洗手漱口整衣正躬一心念佛數刻而終見聞之人必稱往生

今案在世之人臨終之刻以智行僧可致護持誠依一旦之加持具十念之功德經曰善知識者是大因緣斯言誠哉

大和國鳴河寺住僧經助上人者永久二年二月六日遷化同十五日多武峯僧以書札送興福寺舞庄住人散位藤原扶長狀云其鄕里若號香聖經助之人有滅度事哉否去六日曉夢有玉輿衆寶莊嚴天諸童子擎之來從西方留于中天卽雲上有聲告曰此輿者鳴河香聖往生之迎也者忽爾夢驚虛實

難知故今所尋問也云云卽相尋其事已以有實于時彼入滅之夜同寺住侶燈聖(字万)夢經助上人移徙他所毗沙門天在前不動明王在後前後扶持相從而送云云便知天王明王攝取而導西方上品決定往生之相也

前豐前守藤原保定者前肥前守中原長國之男也初則泝龍門誇振鱗之躍後則握虎符而施烹鮮之治雖趁世路欣求佛道遂卜安衆坊建立一伽藍安置丈六阿彌陀像常

屈名德營講說事漸及暮齡已剃衰鬢彌讀妙經偏修念佛而間久纒小病已及大漸忽請園城寺慶曜闍梨爲其講匠雖臥病席殊無疲色更著法衣兼持念珠合殺猶如尋常已臨命終以五色絲繫引佛手自朝及晡安住正念向西而絶于時生年七十餘承德三年之夏也

棲霞館有一上人失其名矣多年晴盲一生念佛建立一堂以爲依處卽安丈六彌陀之

畫像偏修往生堅固之觀行臨其死期白佛而言吾雖向佛像不能瞻視盲目之甚噬臍之恨也若今生有緣可遂往生者現身明目奉見佛像上人臨其終時忽得明眼卽奉見佛像瞻仰尊顏見佛之後作禮而滅此事永久年中以弟子僧說記之

俊豪上人東塔南谷玉泉房之住僧也修學寄名乘戒俱緩其性質直如忘譏嫌遂釣宿學之名已補註記之職永久三年七月中本

病更發蟄居鎌藏數日惱亂一心念佛本師問其所思答云身雖泥起居心猶無苦痛念佛之外更無他心云云同八月十三日夜夢異僧三人自西方來告曰明年可迎汝故先來告也上人剋念云苦痛不可忍此時可相迎云云僧等曰誠不待其期者來十五日未刻可來迎云云忽爾夢覺竊以此夢語傍上人重誡曰予行業不被知人雖聞此夢誰以信之云云雖然知音兩三竊々風聞同十五

日卯刻念佛合殺倚居入滅此時或僧於十禪師寶社晝息而寢卽日未刻夢紫雲聳峯清光照谷期日如約時刻不違定知決定往生人也

亭子親王諱恒貞者淳和天皇第三子也天長二年誕生齒及齠齔性有岐嶷能讀經史頗屬文章言語擧動有老成之量矣嵯峨天皇甚奇之天長十年二月遜位於仁明天皇時親王年九歲仁明天皇殊冊親王爲皇太

子、即撰小野篁春澄善縄並為學士太子容須端嚴威儀閑雅天皇甚悦以為非常之器矣太子從容奏曰皇太子當釋奠禮大學是舊儀也此禮久廢未知所以也天皇曰昔天平末大臣吉備眞吉備勤高野天皇幸大學行此禮其後八十餘年廢而不行今太子心存興復甚以佳也即教皇太子率百官奠二季博士講經之終令群僚賦詩皇太子製詩一篇當時詩伯菅原清公滋野貞主甚以詠

賞各獻長句兼和五年加元服年十四天子御紫宸殿行三加之禮焉是日大赦天下皇太子才慧日新深達時務專畏儲位再三辭讓天子不許即嗟歎涕泣承和七年淳和天皇崩九年嵯峨太上天皇亦崩遂廢太子已敘三品謂左右曰幸脱重負豈不可乎即住淳和院東亭子故世號之亭子親王心歸佛教身離女事嘉祥二年落髮變服受沙彌戒年二十五恒寂名自爾以降十二箇年行業不

退貞觀二年受具足戒又別有敕隨大阿闍梨眞如親王受兩部大法莊牧數十所皆施大學寺夫大學寺者嵯峨天皇之古宮也淳和大后改為佛寺親王亦造阿彌陀丈六像并寫諸論以安置之定額僧十四口香華燈齋之資皆親王之達觀也親王尤善艸隷于時嵯峨淳和兩天皇共妙書藝論者皆曰嵯峨勁筋乏肉淳和豊肉軟筋至于親王筋肉雙奇肥瘦得適又琴曲音律俱以巧妙初幸

左衛門佐是雄女令生兩男皆有才操親王入道之日兩兒皆落髮為僧矣親王性無愠怒身無痾疾念佛讀經之外畧無言語之戲仁和元年九月十日夕浣洗沐浴整理衣服燒香供花入壇坐禪明日午後禪扉猶閉弟子怪之開戸視之向西結跏宛如生人肌膚是冷初知遷化時年六十即葬于大后陵邊矣

僧圓觀者伊豫國久米郡長村里之居住也

俗呼烏樟供奉（家側有烏樟故以名之）雖住世間為宗
念佛只勞中心偏欣西土唱念熏心寤寐動
脣漸及老年弃置妻子更住別室常以閉戶
康平五年八月十五日夜半自蟄室中以火
燒死此時左衛門尉源諸連男諸純住在京
都爲詣金峯山持齋精進此夜夢龍舟一隻
來自西天容與上界若干聖衆數多天人或
在舟中或在雲上作微細樂飜妙舞袖夢中
奇之問傍上人上人答云是伊豫國久米郡

烏樟上人圓觀來迎之儀也吾亦彼國人所
謂圓實房義勢是也但彼上人非智行之人
故現小淨土相令迎接也者忽爾夢驚眞僞
難知具記此事過兩三年試訪彼國件上人
入滅年月日時全以無違又義勢上人見在
彼國夢非妄想見有其人之故也

上人隆暹者台嶺人也房號摠持早捨顯密
之學偏修往生之行每日念佛十二万遍更
無他勤盈三十年此年及冬寢食乖例卽求
無常處登阿彌陀嶺親昵相誘曰氣力已衰
行步亦窮何捨此處強赴他山乎答曰往年
有告命指七十年而今年六十九死期在明
年因茲存命之時遷于他所也者已及正月
屢有病氣忽離阿彌陀之幽嶺還淳風坊之
舊棲衆人相留答謝曰先生無定處何必厭
聚落于時永久四年正月二十六日夜半謂
弟子曰扶我令向西方弟子從之其後端坐
念佛身體不動弟子臨曉見之端坐如初寄

眼近見乍居入滅春秋七十緣盡而去嗟呼
悲哉

攝津國豐島郡勝尾寺座主證如者同郡郡
攝使左衛門府生時原佐通息男母出羽國
府官藤原榮家二女也每月十五日往詣寺
塔祈乞男子漸及三年遂以懷孕天應元年
辛酉四月五日產生已及七歲母年三十三
動抛家業常有憂色夫問其故女垂淚答曰
相叶祈願生長男子已作尼欲隨佛夫諾曰

吾願亦如此相共可出家于時兒聞此語揚音悲啼父母摩頂慰誘自爾以降不策竹馬不關芥雞其明旦有修行僧門外乞食夫婦請之俱語出家之趣僧謝云齡非衰老身非病患弃俗入眞是眞之道心也卽夫婦兒子三人同日剃頭授戒僧朝夕授經法日夜勸念佛三箇年後僧已隱去不知行方于時兒年十五仲春十八日兩人潔齋中夜同滅其後兒為報恩所唱禮不輕十六万七千八百

餘家轉讀阿彌陀經五千餘巻其不輕禮拜之間暴風雷雨之日雨不濕衣風薰門戶遂登當山習學顯密住山五十年斷言二十年一旬二飯一月六飯當其經行之前後常見等身之禪徒僅見身體不見容顏常隨弟子相見亦稀貞觀八年丙戌八月十五日夜中有人叩柴戶上人依斷言語不得問之只以咳聲令知有人外人謂曰我是播磨國賀古郡古驛北邊沙彌敎信也今日往生極樂上

人者明年今夜可得其迎為告此事與聖衆所來告也微光照牖言訖而去其明朝出于無言召弟子僧勝鑑遣彼處令尋眞偽勝鑑還來曰驛家北有竹廬廬前有死人群犬競食廬中有老嫗其傍有幼童相見相顧共以哀哭勝鑑問其情嫗曰死人吾夫敎信也兒子者其子也敎信常唱念佛隣里呼曰阿彌陀丸相親三十年相別二箇日云勝鑑歸來陳此言上人聞之自謂倩思無言不如念佛

其年八月二十一日始出聚落普經門戶宜說大乘敎訓衆人修行抖擻相唱知識圖繪丈六立像阿彌陀佛九體書寫法華經六部是則為望九品利六道也便埋般若堂艮巖下同年八月一日如故隱居同十五日早旦出堂沐浴招門弟十八人謂曰去年敎信之告已當今日汝等為善知識吾豈忘汝等乎漸及夜半金光照室香氣薰牖雲上有樂指西而去更闌夜曙開室見之顏向佛前手結

空印威儀不亂端坐滅生年八十七矣門弟子不堪戀慕早不殯斂經二七日敢無臭氣葬斂之間手印不燒即起石塔納其手印矣

今按此人在慶家往生傳然而仔細省畧行業不詳故尋彼本傳芟繁記要而已

尼寂妙者都史二千石紀成忠母也性受柔和心無妬恚適人之後漸生數子多年之間世事之隙所讀法華經一千餘部所唱彌陀

佛號五百三十万遍也行年五十七失良仇七十歳落首飾偏厭有爲世唯願無上道永久四年正月三日夢天童四人容顔衆妙足下放光明胸前翻舞袖又有一武士身著甲冑形具相好即合掌低頭啟來迎事尼夢驚曰我命已窮僅下兩日敷勿告他所之子族爲致眼前之悲歎也此間殊無病痛宛如尋常已及兩日念佛不怠西面氣絶死後之顔猶如存日于時永久四年正月五日生年八十八

紀吉住者近江國野洲郡馬淵鄉住人村中之田夫盡下之野叟也身無善根家無財産唯除寢食之外淨與不淨常唱彌陀念珠置而無負遍數計而不記然間屢惱時氣漸送日數謂婦女曰明日可死今日欲沐浴婦問云時氣之人輒不沐浴如何答云命期已近不可制忌遂以沐浴如平生以其明旦被扶婦女行後園樹下掃塵敷席向西而居婦問

云離吾廬而居樹下是何意哉答云汝是寡婦爭斂死骸爲省其煩故以離居早歸吾廬不可再來云云婦慭從之尚依有憤心及晩而行見顔色不變須容如眠憑几而居向西而化村里聞者莫不嗟歎推其年紀延久年中也

興福寺龍華院中有一別房人呼曰往生院有上人其名未詳傳聞關東人也出俗入眞來住件院多年唯修念佛自餘行業人以無

知常謂曰此院者所謂往時智光頼光兩上人往生之處也吾於此院必可終焉而間傍有一菴室謂之極樂房限百箇日修彌陀念佛此上人列其僧數同勤行法此間上人心無苦痛身亦輕利保安元年十月十五日早旦沐浴列其僧徒念佛合殺即歸彼往生院更整衣服端坐佛前向西不動時刻推移童僕行見如入禪定奄而尸居其時或人謂曰今夜夢此院中可有往生人云云即相尋此

事此上人入滅之時也加以或自比縣或自他山皆以夢相訪之人各聞其實隨喜而去料知決定往生之人也

前安房守源親元者生爪牙之家慣狼犹之性行年三十三後三條天皇在藩之初補帶刀膺籙之日任武衛即遷金吾之長史重蒙廷尉之宣旨凡厥壯齡以後警衛之間永悔前罪欣西土念佛舌造次不休就中獄治之間專行陰德之事斷罪之處多省笞杖之數遂占東山幽閒之地建西土迎接之堂彌陀尊容白毫東照脇侍菩薩紫臺西聳俗呼曰光堂其佛前向西作一比丘像其名銘阿法蓋以身寄彌陀以心歸華臺之心也嘉保三年正月任安房守著任之初不先神事只行佛事遂建五間二蓋之精舍摸彌陀丈六之尊儀國郡之中租税之辦教吏民號勸念佛隨遍數號補官物斛別充十万遍勘會公文縱有重科之者抽免念佛之人是以廳官州

民悉唱念佛任秩已滿得替歸洛庶民之滿道路如子之別父母遂不入京都於園城寺出家受戒其後歸洛陽之舊堂勤逆修之新善常謂曰近年以降微細音樂動聞耳界者而間長治二年十一月七日雲色東聳日光西頒時北首西面右脇而滅生年六十八矣人不知入滅之由行而見之合掌低頭顔色如笑定知決定往生之相也其時醍醐寺住僧夢清水寺北峯青天高晴紫雲遠聳夢後

訪之是阿法入道遷化之日時也

後拾遺往生傳卷上

大和尚鑑眞（端坐向西香氣滿山有様　攝事袈裟縁上織付四句文）

上人安尊（好博奕念佛持香炉　起居輕利）

入道二品親王諱師明（向西方唱弥陀紫　雲夢有様靈驗）

薩摩國旅僧（入海紫雲　夢）

堀河天皇中宮（建立寫經夢　御墓所雲林院）

同中宮侍女字下野母尼（寫經一万部向西合掌　念佛六万遍見佛來迎）

侍從所監藤原忠季（端坐念佛　薫香夢）

左衛門尉藤原忠宗（一心念佛數刻）

大和國鳴河寺住僧上人經助（夢）

前豐前守藤原保定（住正念向西）

棲霞館上人（盲目明見佛）

東塔南谷玉泉房住僧上人俊豪（如夢頂　告來迎）

亭子親王諱恒貞（向西結跏）

伊豫國久米郡住僧圓觀（夢）

上人隆暹（向西念佛　端坐入滅）

攝津國豐島郡勝尾寺座主證如（夫婦兒子　同出家如）

（日本往　生傳）

尼寂妙（向西念佛　死形如存日）

近江國野洲郡住人紀吉住（知期念佛　向西如眠）

興福寺龍華院住僧上人（夢修弥陀念佛　知期向西端坐）

前安房守源親元（檢非違使任国間以念　佛補官物夢音樂）

（奇雲日光　合掌如笑）

已上二十人

本云

正嘉元年九月二十一日於洛東康樂寺

上御所書寫畢

同十月六日移點了

同八日一校了

兼胤

後拾遺往生傳卷下

諸陵頭兼算博士三善爲康撰

意雖有多年往生之望猶疎一心念佛之行唯爲結緣爲勸進目視耳聽往生人先拾遺往生傳九十五人後拾遺往生傳上卷二十人都盧百十五人也今所記以爲下卷而聞大治二年朔二日壬辰夜半按察藤納言顯隆家侍學生惟宗遠清夢有一高殿棟階莊麗其東對廊立大高座有一老人坐其上合

掌向西卽傍人告曰此是諸陵頭三善爲康今日可往生卽其人也者爲見此事自四門羣來人不知幾多少于時紫雲自西垂布其廣二丈許覆于其上相續金色光兩二行穿紫雲之粧照東廊之砌此時彼人忽乘紫雲指西而去夢想揭焉心腸欲斷云云衆人聞者隨喜皆相曰便知彼人決定往生極樂之儀也其聽及廣來告人多矣故不能黙止爲示後人預錄万一以置卷初云爾

大僧正諱良源者俗姓木津氏近江國淺井郡人也其母物部氏憂無一子祈請三寶夢坐海中見天上日光遙來入懷中厥後不久有身延喜十二年秋九月三日丁未午刻誕生矣生而神靈宝多異相年始九歲遊戲田中于時有國老越州司馬出雲貞則於祭田之日成鄕飮之禮爰貞則見一靈童頂有天蓋形似蓮華老翁奇之誡父曰汝兒莫敢輕矣其後隨母遊行梵釋寺覺闌梨見之曰見

汝形體不類俗人何徒居此地哉生年十二攀躋台山至寶幢院日燈上人房以理仙上人爲師匠岐嶷之性聞一知十延長六年行年十七出家未及受戒理仙亦逝矣上人與伊勢國朝明郡領船木良見久有師檀之契將和尚詣三條右丞相府矣丞相以藥師寺恩訓律師度者給之召見和尚曰容皃非凡庸故以自愛耳其名用良字蓋取良見之一字也同年四月隨尊意和尚登壇受戒其後

博學之聞盈于天下承平五年隨興福寺維摩會講師基增向彼寺于時勅使左中辨藤原在衡議云講匠者台山之耆德也南北學徒各抽四人和尚其一人也當初南都有義照法師者學中之英傑也和尚與義照爲第一番義照誇一鶚之才有獨步之心謂曰我年﨟共長與少僧不可論難于時仁斆僧都爲學道之長有知人之鑒竊告義照曰良公者當時之俊才將來之國寶也推爲一雙家

得其宜義照依此詞懃列問答座和尚起論席之間南京惡僧裹頭横杖邀之行路皆曰義公者南都之偉器也天不可階汝何相敵乎若詞語不明理趣不盡者則可加杖木者及聞和尚之辨論研學之侶避路曲躬函纍之衆投杖悔過其後嘉聲鼓動天下天曆四年依九條右丞相之擧數降鳳詔令侍龍樓同五年生年四十依元慶寺別當覺惠律師之解文補阿闍梨同八年九條右丞相登楞

嚴院草創法華三昧堂丞相於大衆中自敲石火誓曰願依此三昧之力可感我一家之榮者所敲石火限以三度卽一敲之間忽焉出火丞相手自挑燈其後家門榮花無違本願便以此堂付屬和尚應和三年天皇見講法華經其導師十人也和尚第二日導師也法藏聞和尚之辨說箝口不言康保元年有綸言見修公家御修法矣結願之日補內供奉十禪師右大將師尹卿於御前傳殊常之

敕命同二年任權律師同三年補延曆寺座主（時年五十五）和尚從事之後二十箇年其間所造堂塔一山之上已及大半誰知傳教大師再來重興我宗焉又山上文殊樓者慈覺大師之建立也文殊所乘師子足下之土者五臺山文殊所乘師子之跡土也而高樓已燒灰燼多積和尚移文殊樓之跡建虛空藏之嶺雖造師子無足下土和尚開一篋一裹物其銘五臺山師子跡土也是大師入唐之時

所願得也者以其土置師子足下安和元年轉權少僧都天祿二年五月十一日詔爲法務天延元年十一月始行台嶺受戒十二月轉少僧都同三年任大僧都貞元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補僧正天元四年八月任大僧正和尚楞嚴院建一伽藍號惠心院以爲御願寺寬和元年正月三日卯時和尚合掌對西誓曰我所修善根悉資菩提兼迴向衆生命終之後必往極樂口唱彌陀心觀實相寂

而入滅行年七十三此間有一幼童告曰禪房廊前橘樹上有紫雲忽昇天又有客謂曰正月三日詣北山鞍馬寺彼日卯時台嶺上有紫氣其體上廣下陝似煙非煙似雲非雲隨見漸消究轉昇天彼寺耆德謂曰我聞傳教大師入滅之時其瑞如此爰知彼山聖人往生淨土之瑞歟其後奏号謚慈惠又往年九條右丞相府中有三僧所謂義照法藏並和尚也當初有人夢丞相府中三僧者三光天子之現身也此三人皆以正月三日入滅料知化人合契來此界也又阿闍梨明普者和尚弟子也天元三年因病而死更蘇生語曰我問冥官云修何業必生極樂冥官答曰汝師和尚者權化人也慇懃奉事必得往生又源信僧都者法水之淵源也昔和尚閑居源公侍坐問曰和尚自謂列初隨喜位人皆信之今所疑者定到五品歟答曰五品者天台位也豈同祖師哉重問曰初四品如何答曰何

非初隨喜予者凡和尚德行万記一于時依長元四年九月十二日民部卿齊信記畧云

有人云慈惠僧正爲護滿山之三寶爲繼法門之遺跡不往淨土猶留吾山云云今案留護持於當山遂往生於西土也云云

上人經暹者中納言定賴卿之息也壯年之時出俗入眞初則住興福寺窺法相之義淵後則遷小田原汲眞言之定水念佛多年行

業幾日偏修往生業故號迎接房而間數日
不食四大不豫保安四年窮冬九日已復尋
常忽以沐浴即脫舊服更著新衣威儀無闕
正念不亂至同十日彌陀佛手繫五色縷引
之念佛合殺或十或百時々揚聲頌曰過去
空王佛眉間白毫相彌陀尊禮敬滅罪今得
佛文此外唱佛号誦法要時々合殺數々唱
念佛又誦法華曰佛名聞十方廣饒益衆生
一切具善根以助無上心文自出釋云慈恩

大師釋此文有二義或聞佛名故助無上心
或助彼衆生令生無上心云云此間出坐禪
置手縷暫以安息聊以飲食其後勸僧衆令
行懺法（七箇日結願）漸及辰剋門弟來集念佛合
殺上人謂曰吾生涯之間如法經三部所奉
書寫也其時紙裹裹取出可令著者門弟從
之便止彌陀之合殺唱觀音之合殺是時手
結定印身亦端坐如入禪定乍居氣絕氣絕
之後奇香薰室和顏如存遠近道俗群集禮

拜葬斂之間敢無臭氣于時生年八十五夏
臘七十七今捨穢土往淨刹貴哉哀矣先是
去二日夜有人夢自西嶺指東方光明照臨
綵雲靉靆有人告示小田原聖往生之儀也
又同七日非夢非覺上人本尊阿彌陀佛蓮
花座側小蓮花一莖忽爾生添其上一尺許
金色觀音擎金蓮臺曲躬屈膝向東而坐又
同十日曉有人夢著黑染衣僧徒五六人許
來告云汝等可奉拜定印上人之往生云云

凡如此異相來告者多矣
阿闍梨教眞者天台首楞嚴院之學徒也學
長顯密行無休息以慈悲爲室以忍辱爲衣
若有來乞者所持之物敢無惜心不專讀誦
衆經只以念佛六万遍爲每日之勤守治大
相國貴其德行被補平等院供僧而間天仁
元年夢明年十一月十八日可入滅矣漸至
其期駕輿遷于瓜生別處其十六日上人
二人訪來（一人白川上人一人攝津國住僧）一共相謂曰去夜

夢禪僧來告曰横川教眞阿闍梨居住平等院來十八日可往生矣可行見者故苦所尋詣也阿闍梨兼有其意屈衆僧曰來令修念佛已至十八日巳午刻許以五色糸繫本尊手引之不動數對之後小僧為勸粥食行告阿闍梨身體不動乍居氣絶矣（年八十有餘）

是時平等院東圓房阿闍梨夢教眞阿闍梨住處蓮華數莖開敷其中有一丈蓮花有人告曰此大蓮花者教眞闍梨往

生之座也

入道從一位左大臣俊房者天暦第七親王後中書王之嫡孫一世源氏土御門右府之長男也文章隨手政理在心清風朗月之夜命露才而賦詩爵位輿書之時近龍顔而執筆凡朝之僉議世之庶務依為將相之首屬其喉舌之詞又殿門之額銘文字之點畫雖非臨池之妙猶遺入木之跡况亦仁惠外施道心內薫動抛世務只修佛事漸及暮年寢

府之側建持佛堂安彌陀迎接之像為觀念經行之處常謂曰我於佛前必可終焉而間保安元年冬十二月上表辭職同二年二月不令知人獨以出家自稱曰寂俊其五月登台嶺受戒七月以後數旬黏病席自然以平存至十一月十二日心神不例寢食聊乖早且示家督師賴卿曰我此間心澄性靜正念不亂今日終命往生可期以此由可告親戚亦可請雲居寺瞻西上人者右丞相聞此告

返電光臨數刻言談歸御之後令行阿彌陀講已及晚暮瞻西上人參來俱誦法要同唱佛號後世相契上人歸去此時沐浴偃臥北首西面讀誦法花經常不輕品並如意輪經是依為多年之持經也即執紙筆手自書花嚴經首題名字其容皃氣力宛如尋常其後敢不再言已如本意於持佛前繫五色縷於佛手引其縷端坐念佛寂而不動奄然薨去（行年八十七）于時佛堂三間中黒煙蒙籠小野證

覲僧都謂曰此人形容敢無亂想定有瑞相歟此時前伊勢守高階盛重出庭中見堂上黑雲之中白光再現又涼風坊內有工匠者遙見三條堀川邊有燒亡之煙即走赴見之忽然煙消定知此黑煙者是紫雲之瑞歟其時白光者即白毫之兆歟同二十一日喪禮之間火燒之中沈香之氣三度發越衆人聞之莫不哀歎矣歸來之後試燃沈香按彼薰氣敢非比類凡如此瑞相旁以揭焉加以夢

想之告其祥非一筆端有限妄記不能往生極樂決定無疑

入道前刑部丞源義光者前伊與守賴義朝臣第三息也雖生武藝不羈之家常懺放逸無愧之業自弱冠之時讀誦法花經每日唱念佛一万遍已誦法華二千部奉資過去二親其餘迴向法界衆生不限卷數又逐日必見往生集隨時不定枚數然間園城寺裏建立道場造顯丈六阿彌陀佛像即營逆修善根其後自大治二年十月一日雖有病氣不怠念佛至同十九日相對嫡子阿闍梨覺義並二男進士廷尉義業謂曰吾明日不可過故處分資財兼告臨終行儀也已至二十日病惱平復俄以沐浴著新衣居淨席漸及未刻對本尊手結定印口唱念佛引五色絲奄然氣絶

西塔黑谷上人善意者備中國人也幼登台嶺早作比丘專嗜顯密之道兼為講說之師

山上洛下人皆尊重其讀誦觀念苦修練行銘心不語誰以記之又自幼日限終身為充現當之資每日讀誦金剛般若經卷數不限證驗太多又自去大治二年限一千日講一乘經能說之徒皆為講匠常願曰吾必以二月十五日可為臨終之期遂以大治四年二月十五日身無苦痛寂而入滅一室之中數日之間奇香酷烈敢無比類上下老少來集結緣猶盛市云云

法務權僧正勝覺者入道左大臣俊房長男也幼年遁俗宿習歸眞所師事者醍醐寺座主法務定賢其人也早受三部之祕法悉傳五智之密印酌請雨之法水降昊天之甘雨依其勸賞吹噓門弟申補綱位自餘靈驗不能一二其性柔和以貴降賤不貪財貨只好素丹凡佛事之外他營如忘爰以上自一人下至万庶歸其德行皆以仰崇而間大治四年三月下旬聊有恙氣漸及數日同四月一

日遂以入滅于時禪室之中瀲叆之間微細音樂髣髴寥亮東方之人聞西方之樂西方之人知東方之樂斯時月屬青陽天有紫氣風散山花人驚地震旁思奇異之相定知往生之瑞也

安部時延者攝津國島上郡奈良鄉住人也自壯年心素正直不論日夜偏唱念佛不記遍數而間十五箇年常聞空中鐘聲其響微妙異世間鐘其時度々告妻云汝聞此鐘哉

否妻云不聞矣時延云汝依罪業不聞此音也卽念願曰佛心無隔同令此女聞此鐘聲如此念々之間經八箇年此女始聞鐘之由稱之時延聞此言隨喜重發願同可生一佛土又汲吾廬井水供養四天王寺三十箇年而不缺其間兩度夢見極樂淨土依報莊嚴如經廣說矣時延長大息嘆曰吾年來有金泥法花經書寫供養之願而心念空過呼咽悲哉長男聞此言竊買得件經以供養其

後時延大治元年八月十四日夜半寂而命終（年七十二）此時里中人夢音樂打雲蓮花散地卽迎時延指西而去其翌日夜半女又入滅（年六十二）料知夫妻倶以往生之人也

上人義尊者本是台嶽橫川之禪徒後則西山善峯之住僧也其性柔和只隨人言好修坐禪專誦法花或亦無言九年諳誦一乘奉造地藏菩薩其長二尺以爲本尊夢中此像荷負上人指西而行路過曠野足觸荊棘卽

告菩薩曰吾足已傷望勿引地藏菩薩答言師造我像太短小故足之引地其不然乎忽爾夢驚其後隨力所堪更造三尺像又往年以血字書法花邪魔現形相隨成障然而心不驚動一心念佛魔遂不得便更著給侍僧妙圓屢成狂亂于時上人以驗德降伏結縛卽魔曰妬哉吾初欲著師遂不能相近更煩常隨僧還被繫縛不可得脫冀被辟除永以不來依此誓言卽辟除畢其後數年無有魔

事其遷化時先四五日屢有小恙臨終之日忽以沐浴心觀佛像目不暫捨高唱彌陀衆僧同唱稱揚之其音漸微如入禪定寂而氣絕

上人永暹者石州人也俗姓紀氏幼而出家往雲州鰐淵山卽如法書寫法華經其後於天王寺幷良峯山同書寫供養如法經其間斷言持齋凡修大佛事六箇度每度切足一指燃燈供養卽發誓曰死苦不可堪以之代

其苦又每日所作法華經一部三時供養法念佛一万遍其外不記矣身無資貯囊無粮食所持者三衣一鉢錫杖金口而已生年七十三於天王寺屈衆徒讀彌陀經四十八卷四十八箇度又滿百万遍不記幾度而間夢一童子將白馬來曰上人有往西國之望故所將來也上人夢中謂曰頃者修行法筋力已疲無鞍之馬不能騎用童子聞此言云明年九十兩月相具鞍馬必可來迎者上人以

爲命期已至其期又於天王寺西門修念佛其終日心神不例上人謂曰此病是命之極也我有本願於聖德太子墓下可終此命扶戴手輿至河内國太子御墓所上人修供養法畢數剋不動弟子相近見之手結定印身亦結跏容顏不變威儀不亂端坐而終于時天仁元年十月八日巳剋也

遠江國城東郡湖海寺住僧失其名時人呼曰大聖是則寺中碩德相比居住故稱大聖

小聖也聖德行超人驗力被物昔有騎用馬賊人盜之聖一祈本尊賊人束手眼前見縛聖命侍者則以宥之其驗德聞以如此凡一生之間行阿彌陀護摩法自餘行法非人所知其遷化之時蓮華三莖生于壇下遠近道俗競來見之不能經日遂以葬斂推其年紀當于寛治年中矣

出雲國成相寺住僧印坐禪念佛是爲常行事仕多聞天廣習密教傳法弟子往々在矣

記其一生所修之行業常以隨身而間忽受狂病起居不靜一兩日後已得滅氣上人夢有一凡夫敲我頭心中思惟年及七十今抱耻辱無指犯科奉念本尊卽時有美丈夫追卻敲吾之者料知多聞天王追攘邪魔也卽告傍人曰生涯已盡死路正至念佛之外更無他心又屈持經者令誦法花卽到第四卷持經僧欲起座上人復命曰臨命終時得善知識望不起座可盡卷軸者更又誦兩卷次令衆僧同唱念佛手持行業目錄口唱彌陀名號揚南無聲向西氣絶于時天治元年夏四月十日也

書博士安部俊清者經家之名士也自少至老就大學經書不慕官職不赴世路家無產業身無子息書抄爲事誦習爲業宿學博聞殆少其彙當世鴻才儒生多爲師匠謂其門弟及五百人天性質朴未曾惡言不語人小過不稱友好惡然猶能言多聞常談古來事

其行年五十以後每日誦尊勝陀羅尼二十一遍加讀法華經一卷于時大治四年冬十一月小恙相侵浹辰不瘳已及危急日者所闕之行業令僧徒勤之又語左右曰時々側聞音樂其儀如雲居寺迎講（雲居寺瞻西上人迎講儀也）同十二月十七日物故已畢其臨終之時誦法華句卽謂曰令我整衣服左右問曰病力羸疲不任衣帶如何答曰有人爲我設座居膳爲行彼處欲整服色也此外無語如眠氣

絶春秋八十六後日僕從夢其人秉紫雲指西飛行只從者一人執銅瓶相隨云云

鎮守府將軍平維茂者前將軍貞盛之姪男也貞盛知其器量以入息男号字餘五其人本自道心內薰武威外顯遂依征戰之賞抽任將軍之職故世号之餘五將軍坂東諸國莫不臣伏將軍每旦讀誦法華經一部雖有急事不怠數卷又始自每年正月一日十箇月必見書天台六十卷一部以摩訶止觀為

始矣自彼壯年之時常謁惠心院僧都源信望往生之扶持僧都兼諾專存其志而間漸及暮年屢有病氣已及危急告僧都曰比年之約言臨終之勸進也今正其時必待光臨者于時僧都贈極樂迎接曼陀羅一鋪報之依年來之約雖有知識之契自他相障不能投步唯對此曼陀羅可成往生之觀者凡我朝迎接曼陀羅流布始于此矣時將軍歡喜合掌偏對此圖像一心觀念如入禪定寂而終焉生年八十云云

沙門西法者本是在俗倜儻之士也壯齒之時發道心俄以出家自爾以降衣服不全居處不定忘寒氣陵熱煩不避風雨不怕霜雪修破壞之堂舍愍病飢之人畜又勸善知識書一切經自餘善事不遑委記然間大治元年仲秋之比痢病十三日僅得平痊七日以前預知死期祇園寺東峯將軍基南側芟夷荊刺俄作艸堂九月二十三日午時已以籠

居相勸僧徒行法華懺法令修彌陀念佛午刻上人高聲念佛其聲漸絶相寄臨見上人合掌低頭端坐入滅艸堂之中異香發越矣生年七十三

入道忠犬丸者興福寺莊嚴院實覺僧都之大童子也自壯年有道心念佛為事切請身暇遂以出家法名願西其後二十五年于茲矣飛鳥寺側結草廬以為居處子息三人互以養育彼僧都入滅之後彌忘他營唱念不

退郎謂曰我年來偏修念佛以小豆爲遍數限以一千斛年序漸推移已及七百斛云云其或人夢欲見生身阿彌陀佛可見忠犬丸聞及廣來集結緣者多矣天承元年七月朔比數日痢病已至十五日俄欲沐浴子息云無力之人不能沐浴歟又云今日可往生何憚沐浴哉子息相從令湯浴畢其後著紙衣服無大小便利漸及午剋異香芬馥郎告子息云我年來願往生若死後三箇日不可斂

葬若身體不爛壞必可爲往生瑞云云郎日自酉剋向西端坐口唱念佛手結定印如眠終焉其後三箇日全不爛壞定印如故便知決定往生人也第四日舁居大桶安置後園及十餘日自高野山上人四人尋來云依夢告爲見往生人所尋參也願披棺欲拜見者而子息等依思爛壞無心承引上人曰縱雖骸骨必欲拜見依其懇志遂以披之其體如平生敢無變氣鬚髮五六寸生而髟上人等拜見行諷誦作隨喜揮淚而去于時天永元年七月十五日生年七十五

上總國分寺講師平明者華洛人也純傳毗首之風塵已好造佛之工匠依此一能之賞賜早補二寺之講師其性素柔和其心亦質直生涯之間唯願讀誦觀無量壽經兼又自月朔一日至晦三十日定光佛乃至釋迦牟尼佛依次禮拜敢無懈怠又自生年三十三長斷肉食況於殺生乎然間或人夢此人著

黄染法衣登高座擧觀無量壽經讀說曰持仰此經之後作大阿羅漢云云于時大治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無指病氣沐浴淨衣向三尺持佛阿彌陀像瞻仰曰此佛形色黄金膚今已見紫色是我願眼精之盡定知運命之極也郎日念佛氣絶生年七十七

後拾遺往生傳卷下　終

大僧正諱良源有樣ヒ事

上人經暹合殺光明定印綵雲等端坐在三外夢香薰

阿闍梨敎眞夢不動引五色糸乍居氣絶在三外

入道左大臣俊房引糸紫雲端坐白光念佛薰香

知期在三外夢

西塔黑谷善意十日講之由祈果二月十五日如願香薰可滅

入道前刑部丞源義光知期結印著淨衣向佛念佛引糸

法務權僧正勝覺聞音地震樂見紫雲在三外人驚

安倍時延聞空中鐘色夫妻逝去

上人義尊被負地藏臨終正念

沙門永暹夢天王定印結跏寺念佛端坐至太子御墓入滅

遠江國湖海寺住僧蓮華生壇

出雲國成相寺住僧唱印念佛入滅

書博士安倍俊清聞夢音樂

鎭守府將軍平維茂向迎接芳陀羅觀念逝去

沙門西法念佛入滅端坐異香

入道忠犬丸小豆異香念佛端坐夢等入滅

上總國分寺平明礼三十佛夢等正念

已上十七人

本云

正嘉元年九月二十四日於康樂寺上

御所書寫畢

同十月七日移點了

同八日一挍了　兼胤

後拾遺往生傳卷下之下

朝議大夫廟陵令算學博士越州員外別駕
三善爲康撰

清和天皇者文徳天皇第四子也（一云水尾天皇）膺籙之後治世十九年其間天下泰平海内安寧元慶元年遁世爲太上法皇遷御水尾山寺營造佛堂以定終焉之地同四年七月廿二日自水尾遷幸嵯峨栖霞觀十二月四日申二刻上皇崩圓覺寺于時春秋三十一天

皇風儀至聖端嚴如神好讀書傳潛歸釋教鷹犬漁獵之娯未曾留意于時僧正眞雅自降誕之初侍護聖躬自遜皇位御清和院歸念苦空發心菩提朝夕之膳唯供菜蔬不事顏色不見讌會獨籠山莊落飾入道繋念彌陀經行坐禪歷覽名山歸仰佛攏於是始自山城貞觀寺至大和國東大寺香山神野及攝津國勝尾山諸有名之處巡詣禮佛或處住留踰旬或處經行數日自山城國海印寺歸水尾山此後不御酒酢鹽豉隔兩三日一羞齋飯六時苦修一心禪念而間風儀聊侵御膳乖例已及大漸命近侍僧等令誦金輪陀羅尼面向西方結跏趺坐手作定印寂而崩矣宸儀不動儼然如生所持念珠懸在御手梓宮御棺宸輿不餝聖體不變更不頽臥卽依遺詔火葬中野不起山陵百官諸國皆不擧哀諸司喪禮凡從省約此夜大地震動五六遇止同七日左右獄囚總二百人一時

赦却賜錢各卅文　見三代實錄

參議從三位左大辨勘解由長官藤原爲隆卿者器量倜儻才氣軼人職事三代可謂獨步遂以貫首一年之勞加參議八座之列每有朝議最爲先擧凡自彼少年歸依三寶雖祈榮利兼求菩提處々名山靈寺安四天王像令修不斷供養法所謂鞍馬法輪江文信貴高野粉河勸修寺等是也又賀茂社建經藏奉安金字大般若經并四大天王像開演

諷誦矣又造七寶塔安置金字妙典於熊野寶前開講供養矣更書寫一切經自書外題不交他筆便於春日社裏建立法藏安置供養每日講唯識論永不退轉又勸修寺裏建二蓋華堂并僧房奉安丈六延命菩薩像置祕密壇長日令修供養法便以和州莊園一處寄其供料其外造佛像數百體建堂塔數十字其香華燈明供養用途年序積薫修尚矣其行年五十以後彌住道心禁斷殺生每

月八日必啞名德受于十戒常誦諸尊明咒唱滅罪眞言結祕密印契供養本尊行諳誦法華懺法偸振錫杖偸誦心中不令人知矣又永昌坊裏寢屋之側建一道場安置皆金色丈六阿彌陀藥師不動明王并五尺護世四王像置六口淨侶致每月講會之營修長日行法之勤常啞智德問談數教法成知識之契約臨終之儀而間太治五年秋八月數日病惱方方不瘳遂辭官職偏勤佛事同九

月八日沐浴香潔出家受戒相接僧侶同音不斷念佛合殺已値善知識如平生願安住正念乍居逝薨年六十一于時夜漏及曉奇香薫室僧徒皆以爲往生人矣後數日之間容顏不變肌膚猶軟葬斂之夜清風聲休奇雲色聳云云後日藤貢士宗友戀恩容詣其墳墓落數行之淚詠一句之詩曰

彌陀嶺上奇雲聳　極樂界中片月迎

沙門良仁者叡山住侶也早入堂僧久勤寺

役已及頽暮年隱居大原山永斷世營偏願往生日別誦妙經一部念佛六万遍三時行法多年不怠或書寫如法經六部迴向自他或切燃手足指九年供養佛經偏斷睡眠常事經行已及命終安住正念音樂擊雲見聞盈門

沙門失其名人呼唯乘房台嶺學徒也身有惡疾隱居山門相離親族不欲見人六箇年間誦法華經具足戒行薫修尚矣常曰後生

善處先言不疑長承二年冬十一月北首西面寂而氣絶其親友夢其人放大光明指西飛去

上人行範者台山住僧也太治年中世間不靜常觀無常自厭有爲便詣天王寺七日斷食一心念佛著新淨衣衣裏盛沙往海中將投身此時隣里調音樂方舟供獻法音即安住正念沈沒而止後日同行僧夢上人相逢曰吾雖願極樂生都率内院以手指彼天作

圖相示而去

散位源傳者攝津國河邊郡住人重代之武士也不敬佛僧不信經教而間風痺相侵旬日不愈已及太漸不祈餘算先命期限三箇日取出多年所持弘法大師御袈裟著用謂曰吾壯年傳此袈裟深祕年尚矣往年有僧教訓曰汝隨我可念佛誨云南無一心敬禮西方極樂教主卅六万億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阿彌陀佛次又建器水謂曰若如是常唱者滅汝罪障如沃此水云云吾持此袈裟已來卅箇年毎日一千遍内心稱念不令人知只以武勇樂人今正是時始露此言向西稱念身心不亂如眠氣絶于時長承二年春秋六十有瑞相有夢想

文章博士攝州刺史藤原行盛朝臣者累代之文士當時之名儒也柔和受性質直在心書寫一切經修一千日講經其間數多善業不能注記近年三箇年動沈病惱漸及危急

長承三年冬十一月忽辭所職出家受戒臨終之時屈請衆僧受持教法稱念佛號寂而卒矣春秋六十二其後家督李部二千石有感夢二童子來擎幡蓋迎之向西去矣又其家僕夢其人生黄蓮華中云云

前瀧口助重者近江國蒲生郡人也其時國司藤原經忠任以件助重欲遣彼郡于時江榮入道失其名其翌日相俱欲行向其夜夢行過曠野其邊有衆僧殯斂死人即謂曰此

處有往生人汝可相見卽隨其聲行見助重是也其明且發向之間助重僕從來向曰去夜為賊見害了云云當于其賊害之時唱阿彌陀佛號一聲其聲太高隣里驚走見之其身中箭而西向合掌而死果以如夢中所見其後隔五六年參清水寺客僧同宿相語曰先年修行江州夢中見往生人欲見其處來遂其志今追案其事其國其郡其人年月日時已同彼助重事其後仰信其往生事耳當永久之年曆

錦延行者近江國蒲生郡馬淵鄉住人也一生之間不修功德不造惡事只如形建草堂一宇僅致供養許也而間梨本座主和尚夢側聞天樂其音微細夢中問之空中有聲告曰是蒲生郡延行往生之迎也夢覺以使者尋之件延行今朝死去云云尋其年紀寬德年中也

中馬太夫其名吉之其母年來精進念佛堅固不退俄嬰道心任神道而間腰病更發不能起居心勞之處其母託宣云我是比叡社十禪師也若來住我在所必可令平愈云云聞此託宣謝敬之間忽以起立爲賽此慶參詣社頭經廻數日先是男馬大夫下向丹波國其夢吾母與帝釋天王相論是欲召男馬大夫不可然之由論中詞也驚此夢一日內馳參社頭陳此言畢其母聊有病氣相示曰吾宅乾方常有金色光明汝等見之哉衆人

皆曰不見云云漸經三箇日寂而逝去其朝近隣樵夫行過其邊之間黑烟覆其宅爲告此事雖走來更無其實只薰香發越雲氣紛紜便知彼人往生之儀也

物部時宗者近江國野洲南郡河尻村住人兵主社神人也其宅有潤澤年來曳千僧供十二箇度造佛像寫經卷其勤多矣而間彼堂住僧常聞天音樂已當十五日時宗語其妻云行彼堂可聞天音樂然而行聞全無樂

聲見望無人來漸及晡時時宗身心不動正念安住如眠死去其後始信樂音定知其人往生之瑞也

上人快賢者下野國人也生年廿歳離桑梓之鄉登台嶺之崛五六年間師事西塔菩提房矣而間師緣已闕依怙已絶忽發道心移住大原江文寺建草菴於巖泉之畔故人號泉下房矣當寺前別當助緣聞其禪行之勤抽補長講之職自爾以降初夜後夜逐時不

誤淩寒淩熱入堂匪懈不嗟三衣之破不憂一鉢之空敢不説人之好惡又不談衆之長短食時之外不好交衆行住之處唯事閑寂多年同法之徒未曾見喜怒之色容貌如枯木身體少脂肉氣力不衰動靜如常爰保延元年仲冬九日平旦招近隣之僧徒羞氣味之飲食僧侶皆曰上人室如懸磬身無擔石何儲味饌殊與僧衆乎上人荅云年來扣謁是猶宿緣也運命在今日自爲後思出也衆僧低頭皆以拭涙食訖而去頃之上人盥漱束侁丸几向西身無苦痛口唱彌陀端坐氣絶于時年八十四彼寺別當仁助隨喜感傷以實談之

比丘尼妙蓮者京兆淳風坊之舊住也俗姓秦氏少壯之昔已爲官女貌事容餝其心妖艷輙不適人女子二人皆以寡居殆無水菽之便而間紅顏暗老白髮初新生年四十二落餝爲尼自爾以降朝詣道場聽聞講説夕

歸低屋稱念彌陀偏抛他營已經多年去長承三年商秋開日相謂女子等曰吾有所願未遂其志年來以小豆爲遍數唱彌陀寶號既滿一石五斗爭奉造彌陀佛以此小豆安置其像中云女子等聞此言脱身上衣止口中食異體同心奉造立一尺六寸彌陀尊并二尺地藏菩薩像同十月良日開眼供養于時尼悲泣曰吾依二女之助成遂多年之宿願我願既滿衆望亦足即安寢席日夜瞻仰

其明年春正月廿日早旦相謂曰吾腹頗痛欲用藥石此外無他言寂而氣絶身心不動容顏如眠葬斂之後及夏比夢亡者尼容儀如舊佇立戶外女子問曰常致戀慕坐何處乎尼答曰吾爲護汝等時時來臨此處云云而間忽有異形鬼其形可畏數多出來繫縛此尼可將行地獄之由頻以呵責然而尼聊無憂色容顏不變女子問其故尼答曰於我身常有此事雖然前日奉造阿彌陀佛相代

吾身不令受苦故不恐不驚云云忽兮夢覺汗流神迷其後彌敬禮此像祈其引接料知依此少善蒙彼太利況乎於運心年久稱念日積之輩乎

今案此事縱非往生利益如此仍爲示後昆豫以記之

佐伯成貞者江州甲賀西郡人也性是質朴心亦慈仁年及暮齒出家受戒經歷二三年語日有一沙門夢中告曰後日可來迎又傍生蓮華即汝可生之處也云云夢驚思之吾無德行若是妄想歟若宿善開發蓋往生乎云云而間保延二年十月十五日俄有病氣衆人扶持忽以沐浴其翌日逢善知識心住正念口唱彌陀安祥合掌向西氣絶春秋八十一其後僕從夢紫雲聳天覆其墳墓料知宿善開發終以往生者歟

主水正菅原順季者其性質直不儉不奢壯年以後念佛五十年漸及老年六箇年間常

謂曰禪僧二三人許念佛合殺之聲常聞耳根云云然間霧露相侵旬日病惱有人問曰累日之程念佛如何答曰無怠怠已及死期先七箇日啒僧徒修念佛三昧行法華懺法其第七日結願啟白之夕自他合聲念佛合殺其體如寢寂而氣絶于時康和元年初冬望日行年八十六見聞之人皆以隨喜以爲決定往生之人矣

沙彌寂念保延二年九月廿七日告妻子曰

吾明日可死去而年來之間所修之善併廻向極樂若遂往生者必可引接無致疑念共可欣求云々然而妻子不信受是尋常之謗言也不可必然矣其翌日喁僧徒講經念佛繫五色縷於佛手引之安住正念唱寶號終焉 異本無之 ○保延二年九月十日有女來告曰此夜曉更夢坐禪念佛座邊生一莖蓮華大如車輪其葩重々其雜色々擎此蓮瞻仰之處傍有僧告曰此蓮者算博士爲康可往生蓮

華也云々同三年正月廿三日乙酉寅刻夢天台僧永仁 成乘房 有僧來授一紙書云是算博士爲康戒體文也即披見其狀云清涼山傳所謂法照禪師於大聖竹林院如授大聖文殊之間其人速疾可往生者即問其僧云公爲誰乎僧答云我是青龍房是也 名失 其夢中思惟已攝津國渡部住僧青蓮房是其人也夢覺之後隨喜涙不禁故所告來也云云其明日永仁爲勤一條千日之講師行向

之間有尼告曰若算博士爲康哉否答云然也尼曰今夜夢若人欲往生者可結緣彼人云々且以此由可告申彼人也者即去了同九月廿四日癸未尼二人到來授名簿云日來有參詣之志仍所尋詣也 一人妙法 一人連妙 一人阿觀 予雖不用苦以尋來故取名籍了
正四位下行主計頭兼縫殿頭陰陽頭賀茂家榮朝臣者曆博士陳經二男也其心質直爲人不惡言仕朝有功勞去保延二年八月

中旬屢沈病源俄以歸泉先其死期二箇日喁禪徒修彌陀念佛行法華懺法已及危急舍弟閣梨政豪來臨苦勸念佛兼授佛號瞑目之後七日貌不爛壞衣有奇香其葬斂之曉鄰人夢西方不知幾万里以檫木爲垣敢以無際此中此人著蘇束帶向西方而行禪僧十餘人其形如地藏菩薩相隨送之或唱讚頌或供歌舞同月廿箇日門弟陰陽允大中臣宗康夢彼人叙三品爲申慶賀被參內

又男貞外曆博士欲知彼人之生處苦以祈念夢中禪僧數輩來集莊嚴之道場誦經文云於我滅度後應受持此經是人於佛道決定無有疑云云又家女夢法華懺法之座著布衣之裝束相接之間天花紛紜散頭上又雜色男有里夢彼人作僧形著俗東帶爲申二品之慶賀參內于時有里隨車後望見車內朝日照臨頭光赫奕如此之夢及兩三度云云便知匪直也人矣

幡州有一上人號栅原聖方丈室內無有本尊持經及資生之物常向西方而默坐不誦經典不唱佛號若欲飲食之時行至他家默然而坐人得其意方陳供養事畢早立至於本室兩三日間更不起動如斯經年舉世仰宗爰他郡忽行大法會此聖參詣件會所講會事訖還到本所中途有一別所往臨件處有一人僧自本相知至其住房語房主云被惠行水一桶哉如何於是房主務辨其事兼羞飲食聖共受用之後重語房主曰頭痛難愈若於此所命終者中情如何時房主荅曰更無妨難是善緣之厚也云云聖人喜曰可奉請出金色彌陀像東面而安置之即如教行之爰聖面向尊像相招房主令坐我後共稱念佛乍坐入滅矣本所當郡兩郡人民一千餘人相共殯葬之如喪二親如失一子云云

沙門寂禪者左京人俗姓菅野筑後守文信

男也弱冠之日身從官仕任木工允然而不著俗塵志在出家其父不許思以涉年之間百日潔齋參金峯山精進之間日致一千遍之禮拜其願無他爲遂出家之素意也長和四年齡及二十終以入道登天台山從座主大僧正慶圓受具足戒其後依付慶祚大阿闍梨受三部大法大師入滅以後處々修行浮雲不定矣三十餘年以降占近江國蒲生郡石塔別處永以蟄居是則阿育王八万四

千塔之其一也此地結庵坐禪念佛歲月積
矣治曆三年八月望日以前風痺屢侵日食
自減入滅之期先七日病患平愈起居如舊
日々沐浴容顏自若其月廿日豫誡弟子曰
翌日湯沐鷄鳴可設弟子守期勤廿一日昧
旦沐浴繩床結跏念佛之間異香滿室遲明
弟子竊窺其居憑几如眠其氣已絕西向入
滅緣邊薫香殆無比方卽依顧命自盡火葬
荼毘之處四面芳郁几厥基所并舊庵三日

有餘薫發越抑當子聖人入滅之曉住邊山
別處之同法沙門遙聞山中法華懺法之音
起尋其音安祥經行其方音中有妙樂雜有
異香耳鼻所觸心自怪之東方漸明晨光已
發遠見聖人室紫雲西聳音樂東聞初午至
其門悄然無聲遺弟一人出來語曰聖人今
曉入滅同法聞之不覺淚下徙倚而立如忘
東西焉爾時結緣道俗隣里親疎以弔問其
中神崎郡居住僧壽眞來語曰去曉假寐夢

垸字疑當作椀

威儀具足僧侶八人圍繞聖人左右二人捧
紫金臺聖人乘臺往生西方又檀越女人夢
容顏端正僧三人自西方來一人持寶輿示
曰爲迎聖人也者又性圓同法夢聖人住房
西去十餘步紫雲如虹伎樂滿空聖人乘其
雲而去又同僧聖人入滅前七箇日禪室爐
下獨睡之時夢日光射室內外照耀夢覺目
送餘映猶在又定圓同法夢聖人誦曰我捨
穢土往法身土者又良照同法夢天王寺西

門雲海沈々風波寂々船四五艘莊嚴奇特
絃管合調來迎聖人又女人夢大乳垸中累
熟柿九顆聖人安坐其最上顏色身色光明
紫磨赫奕又伊賀國居住同法行緣夢詣聖
人室聖人整理衣服逢迎門庭乃談曰我今
往生西土矣此時也音樂沸雲聖衆滿空夢
驚眠覺隨喜悅可而已如此奇夢異相遠近
甚多不遑羅縷矣聖人練行五十餘年春秋
八十三唱滅度也

延暦寺僧隆暹字總持房初修學伴禪徒爲業後住洛陽具足妻房日別念佛十二万遍數年之間不敢退轉參籠天王寺聖靈院祈請於順次往生之可否爰夢見自身在聖靈院之前極大立文從内投出曰此文可持參不動佛御許云云時有西風吹舉我身指東而行經過多國至一世界落於砂上有一菩薩問所從來則答曰日本國聖德太子之御使也時有菩薩取文持詣佛所賜其返報不

見其佛又如前風吹舉其身指西而來既而落在本所即以返状奉上之披覽之後如本卷之而投出曰可見此書不動佛御詞亦以如此云云開之見之其文曰隆暹順次往生極樂是一定也云云心中欣悅無極夢已上夫上宮風痛雖歸安養之故鄕難波水靜無去敬田之舊院祈請有感靈應如斯瑞夢揭焉往生無疑矣

東山有一山寺号石藏寺彼山寺是行圓聖人之建立也件聖人本是大和國人修行之次至彼山洞結菴始住衞經四十餘年松柏成林房舍滿院聖人心意潔白涅而不緇慈悲仁讓養育住僧一万日之間修不動護摩年餘七旬寢食乖例病經日增身累夜衰既臨死期使弟子等誦不動慈救咒靜而入滅矣聖平生之時有人夢見此聖著用緇衣而企他行之貌也有人問曰將行何所乎聖人答曰可行西方也又問曰詣西指極樂歟答

曰爾也又問曰我雖無行業志亦在彼界得往生不答曰學實教者皆得生汝何不生乎然間夢覺畢又彼人後有人夢金色佛像背負彼聖指西方行云云生前滅後二人靈夢揭焉一定往生之人也

兵庫大夫爲眞父年來念佛者也申時許向西方念佛而坐閉眼持念珠不動搖傍人見之疑坐眠歟驚覺之全無病痛永入死門云云

因幡國有一武士出家作山寺住僧念佛及
於老後受病病增力減追出女子唯留男子
扶病而起向西念佛其音響山谷百遍許之
後漸氣絶音止之後其猶動如初不異乍坐
入滅云云
陸奥有一女人若年之時立艶好色定夫無
之衆人共來敢不厭之皆以許容後更無一
人而來者寡宿經年有親人問由緒答曰我
聞順人情是菩薩依之不返男來又聞愛欲

是流轉之業依之交會之時不生一念愛著
之心彈指合眼觀不淨有人成欲事之時此
念彌盛仍衆人皆耻而不來也云云後成比丘
尼念佛爲業臨終病惱之時開眼則金色佛
滿空如清夜見星云云
女弟子源氏洛陽人豐前權守有輔女也性
則柔和毎曉誦法華經廿八品中要文毎乞
者來必行惠施常怖惡趣鎮欣淨土念佛之
貧不知幾許行路之時若路頭途中設雖戲

笑念佛誦經之者潸染心肝丁寧隨喜漸臨
老後依孝子請住東坂本以承德年中出家
受戒法阿妙号剃髮之夜燈下見影落涙數行人
怪問之答曰欣悦潸故也云云其後至長治
元年甲申正月之間心神不快雖然非重三
月九日癸丑爲清身體方以沐浴十日自曰
吾有二男一女善可告應死之由云云同十
一日早旦告家人云不急之前早可催人人
之食物今朝殊美其味可令食也其事既畢

漸及午剋云欲受戒品俄而無戒師有人云
可遣請於山上病者曰可久云云仍孝子讀
梵網經戒品病者洗手著袈裟執念珠扶人
起居聞之潸心欣之自又誦法華要句了孝
子等啟母云没後必示生所隨有承諾之氣
頃之念佛氣絶矣十二日早旦有子見母其
面向西十二日又見之二足向西十四日又
見之雙足前後如歩右前左後似歩之儀其
後一人子夢見其生所云有鐘堂以瑠璃成

之又有重々堂七寶莊嚴五色蓮華開敷池中有子敬母守治御堂如此歟母云何故如此問乎子曰兒童歌云極樂不審久者守治乃御寺乎禮故也母云工巧雖盡美不可似生本云云夢覺了

近江州志賀郡滿山麓有一女人不知姓以慈悲為性以念佛為業恒歎後世隨分行施然間至行年五十三保安元年庚子十二月下旬臥病矣其月廿七日辰初有黃色來照

病者面仍看病人等驚於光相迎彌陀藥師觀音地藏等像安病者前於是病者對佛念佛瞻仰尊顏目不暫捨又有二人僧打鐘念佛然間西方忽聞音樂之聲又自西方黒雲來覆其室之上爾乃安住正念以午初剋而命終焉看病人中聞樂聲者八人見光之者二十人云云沒後第七日夜夢見亡者沐浴其身成金色其形如千手觀音第九日夜曉女子夢見其母問曰比來有何事耶母答云無別事也被照阿彌陀如來白毫光而病平愈了云云又第四十日夜夢自亡者額放白毫光云云

東獄所西有一人僧字好衿君片足無之年來之間盜殺為業依其罪科被禁牢獄被切一足也赦免之後立菴室於獄西而住矣僧愧宿生業猒今世之苦偏慕九品曾無二心日別所作先起拜四方後向西土念佛自此之外全無別事其隣有一人男修理職案主

也其日件男名光枝夢見詣菩提講堂前有三本蓮其中一本此僧端坐矣夢覺之後知宿善厚殊加憐愍或致恭敬或陳供養夢後三年件僧住室前生三莖之蓮見者隨喜聞人感歎過五六日枯槁已了又光枝夢此僧今過三日可生極樂又次夜夢明日未時一定可往生也其次日此僧雇人呼光枝曰大切有可申之事可被立寄也云云光枝行向其所件僧歡喜曰從去夜聊有心地不例之

事今日未時一定將往生極樂矣年來之間多蒙汝恩未報一分須以今生結緣之力必爲當來引導之因是故我今欲得二字如何光枝感涙潤襟悲喜塡胸一心信受與二字了然後此僧向西端坐一心念佛忽以入滅矣

後拾遺往生傳卷下之下　尾

清和天皇　水尾御出家定印向西崩御

參議左大辨爲隆　擧々有善根正念乍居薨奇雲有詩

沙門良仁　燃手足指住正念聞音樂

唯乘房　名闕參天王寺

上人行範　入海夢生兜率天

散位源傳　向西念佛如眠終

文章博士行盛　出家念佛夢

瀧口助重　爲賊被射念佛往生夢

錦延行　夢

中馬大夫母　金光紫雲薰香

物部時宗　聞音樂正念如眠

江文寺上人快賢　念佛端坐入滅

尼妙蓮　小豆念佛夢爲護遣子來事所造阿彌陀代苦事

佐伯成貞　念佛氣絶夢

主水正菅原順季　念佛如眠氣絶

沙彌寂念　兼示可往生之由引五色縷念佛終焉夢多也

主計頭賀茂家榮　逢善知識瞑目七日不爛壞衣有奇香夢

播磨國棚原聖人　知死期沐浴念佛乍坐入滅

沙門寂禪　知死期沐浴念佛異香三日不盡紫雲音樂夢等

延曆寺僧隆暹　往生事祈聖德太子參天王寺夢持太子御札詣淨土

石藏寺聖　不動護摩一万日令弟子等誦不動咒入滅了

兵庫大夫爲眞父　念佛乍居閉眼了

因幡國人　高聲念佛乍居入滅了

陸奧女人　好色無定夫觀不淨爲尼見金色佛滿空

豐前權守有輔女　每乞者行施知死期受戒夢

近江志賀郡女　聞音樂見奇雲夢

東獄隣僧　獄囚僧也發心念佛室前三莖蓮華夢多向西念佛入滅

已上

以行衡入道本挍合了彼本有僻文字等歟此本先人書寫挍合給了重所見合也

有花押

予辭蘭省入桑門之後偏仕彌陀之一佛唯期往生於九品願求之思未曾止息仍如此傳等常所伺見也抑此本者後都督禪下所被書進彼內禪室也此等予細爲貽後葉委曲雖被注置于右予重述子細而已

日野愚僧明寂

右後拾遺往生傳三善爲康撰纂上中二卷前已繡梓今幸得其下卷續以刊行云

元祿辛未仲冬

本朝新修往生傳序

日本往生傳者寛和年中著作郎慶保胤所作也康和之比黄門侍郎江匡房作續本朝往生傳弘於世其後算學博士善為康作拾遺往生傳後拾遺往生傳繼之近有往生人世所希有也今課未聞粗記大概總載四十一人名曰本朝新修往生傳

爰訪古風更動新情願記南浮濁世發心之人以為西方淨土往生引接之縁于時

仁平元年臘月一日朝市隱藤宗友序

本朝新修往生傳目録

本朝新修往生傳

朝散大夫藤宗友撰

沙門戒深者尾張國賢林寺住侶也（叡又寺名）藤五十餘年不出寺門日〻夜〻讀誦法華多年之間欣求舍利尋常讀經之時堂前庭上舍利出現其貌如珠其音似雹投水不沈鎚打不壞安之佛像供養恭敬命終之時向佛端坐手結定印稱念弥陀瑞雲聳天異香薰室沒後數日身不爛壞結跏趺坐如入定人國郡哀傷為之立廟

和泉國八木郡某甲一生之間念佛為業傍建一堂常修佛事臨終之時聖衆來迎奇雲掩室異香薰衣

丹後國狐濱有一行人（名失）行住坐臥唯念弥陀忽語人曰我一旦燒身欲去此界相者曰汝有溺水之相其奈燒身及至其期占水濱為其處積薪縱火自入火中口唱佛號音不暫休然猶半身燒時投水而死相者之言遂知不虛後日見其處蓮花三莖微妙開敷人以為往生之瑞

圓宗寺少綱（名失）多日臥病萬方不瘳遂厭浮生唯祈後世七日行懺悔然後病又得瘳語夢曰明年秋八月我命欲終為其後偏斷他營弥求菩提就嵯峨野占殯殮地終封之儀豫以營臨終念佛得淨土迎遷化之期一如夢想矣

沙門（名失）字桂林房洛都名僧也雖住聚落不染囂塵常入禪室讀誦法華大數六萬部是一生之勤也數日臥病一旦得愈語弟子曰我今日可往生汝為我設沐浴弟子隨師命沐浴後向西念佛如言入滅矣

勢緣上人者出雲國飫義北郡人也少登台山受習真言其師則餘慶僧正門徒尊隆上人也從師飼馬爨薑讀真言本師入滅之後次就閣

梨嚴範更受兩界法在々處々以行兩界為業暮年移住伯耆國建立一堂奉安木像兩界曼荼羅國人歸依之供養設會以賴照闍梨為導師是亦真言祖師也上人語夢曰明年秋八月可遷化果如其言臨終之時手結大日如來印又取五鈷當胷端坐命終于時承保年中八月十八日也

河内國石川東修水文社祢宜利國常唱弥陀

寶號造次顛沛唯稱念佛豫知命期偷待來迎當日於丈六像前出家受戒引衆僧令唱合殺向西念佛寐而氣絶于時永長元年月日也時人謗云如小祢宜可往生焉

前瀧口武者助重者近江國蒲生郡人也國司經忠朝臣門人字江箕入道法名寂因與助重有故舊兩人奉使發遣所部此夜入道夢中路過熊野傍有死人衆僧殯殮有人告曰此處有往生人汝可得見應聲行見助重身是也覺後占夢曰夢見死人是吉祥也黎旦首途行可十餘里助重奴僕來向途中急言曰去夜君主為賊見害為告此事到君所也即語曰中夜之時羣兵競來主君驚心矢麗背死當爾之時稱念阿弥陀佛一聲其聲高大聞及鄰里此外無他向西合掌端坐而卒入道聞之歎息曰夢中事殆是歟嗟呼身遇惡死雖在異封夢告往生又依宿

善歟親友告別哀慟在胸焉後五六年入道參清水寺客僧同宿相語曰先年修行江州夢中有人告示曰當國有往生人汝可結緣其處其人其月日所往生也我雖感夢告未見在處若踏其地必到彼岸云云入道案之一為助重之本事兩人前後之夢果知其實焉惟其年曆當永久年中

比丘尼蓮妙者河内國丹北郡東條長原鄉之

人也尼自壯日及老年鎮猒五障偏欣九品八十以後二三年每月晦日參天王寺供養佛舍利其結願日舍利三粒放光照曜尼獨見之餘人不見元永之年相語子息曰白蓮花從天而下如大法會中散花汝等見乎子息等以為老爛之言不信受如此相示經二箇日身無病患忽然遷化向西念佛聲止命終矣

沙門永尋者出羽國人也師事信命上人學天

台教文別有宿願參詣延曆寺四天王寺後住大和國崇敬寺求法之外更無他計懸心於止觀凝念於安養講法華經六十萬座正修念佛三十五石以小豆為其數也又置千座講偏祈順次往生有多年所持袈裟其上書諸經要文真言等命終之時著用之向丈六像（釋迦文殊等像也）稱讚佛德誦伽陀曰文殊師利大聖尊三世諸佛以為母十方如來初發心皆是文殊敎化力誦了念佛散花燒香奄然即世兼日書佛後壁上曰其歲其月其日安住正念唱彌陀名臨終決定往生極樂于時大治四年正月晦日也春秋九十一

沙門行範者台嶺住侶也大治年中世間不靜有漏身觀無常理一心精進參天王寺七日斷食晝夜念佛夜中盛沙投身海水調具音樂方舟合奏正修念佛沈沒而死夢示同行曰我生

都率內院手內擎彼天圖示其生處矣

山城國山崎住人武元耆年發道心曉夕唱佛號其聲高大聞于鄰里宅在關戶院邊往還之者莫不隨喜武元語夢曰我乘大寶蓮花六僧舁之然後更感夢想彌稱念佛平生遇僧徒結契曰我命終之時遇善知識称念弥陀願望足矣僧徒感其言果逢其期緇素交接称念不休數聲相唱如願命終于時大治四年秋九月十

七日行年八十四或者夢紫雲覆西山武元在中矣

沙門快賢者下野國人也天性質直不混衆人二十有餘得度受戒暮年隨師移住江文寺之間念佛為業臨終時語曰聖衆來迎共以行術言訖一心敬禮端坐而卒于時天承元年月日春秋八十三

沙門定秀者江文寺住侶也平生誦千手陀羅

尼至暮年住道心一切時處唯稱佛號臨終之時得極樂迎于時長承元年月日也

沙門失字維乘房天台學徒也身有惡疾隱居山中永辭親友不欲見人六箇年間諳誦法華適值友人相談曰我依病患厭世偏離名聞自具戒行專積熏修當生菩提全無疑心長承二年冬十一月日入滅後日人夢身放光明西方飛去矣

源傳者攝津國河邊郡人重代之勇士也殺生為事不敬佛僧先其命期三箇日豫以出家多年有所持袈裟此日著用（弘法大師袈裟往年於讚岐國得之）閑目之時空中有鐘聲三聞之上下皆以不知事為奇異疑是佛所化歟平生語人曰我三十年往夢中有僧訓曰南無一心敬禮西方極樂教主三十六萬億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同名阿弥陀佛汝順我教宜念彼佛然則滅其衆罪如建

器中水（僧傍置瓶水建水喩之也）仍自爾以降日別千返敢無懈怠然深銘中心不語外人誠是内祕菩薩心外現武勇形去也臨終正念專念弥陀安然合掌向西終焉

文章博士藤原行盛朝臣讚岐守行家朝臣之子也儒行才名亜其祖業為人質直内歸佛法書一切經造大六像盖為菩提也三年臥病偏祈後生善處抽一心誠行千座講此外為利養

名聞所修善業併資佛道長承三年冬十一月忽辭任國〔于時攝津守〕次即出家臨終之時值善知識衆僧相唱念彌陀佛數遍之後聲止氣絶春秋六十五其男有夢感有二童子擎幡蓋為迎家君也又家僕夢主人生黄蓮花中矣

散位藤原惟季者近江國甲賀東郡人也自少至老深信佛法就所々名山靈地建大伽藍安丈六像〔蒲生上郡中山一宇甲賀上郡一宇淺井郡尾山一宇同郡牛飼郷一宇〕住侶在

今薫修積歳別受淨戒禁斷殺生轉讀法華大數及三千部保延元年月日卒去臨終得淨土迎行年八十四備前國人某甲夢中見惟季往生事為知虚實遣使尋問此郷之人申聞如此焉

蔭子藤原宗貞者書博士安部俊清之息男也實者其妹之子也博士收養猶子不勤文學頗好武勇少年殺人避仇東國志在孝養常順親色行年四十以後漸住道心語其親族云我遁俗累寄修佛道妻子不許為之遅留心辨因果好救人難兩三年來日別唱佛號一萬返常誦尊勝陀羅尼藥師經等保延元年夏五月家内遇疾病自欲不脱語左右曰我若受病身及危急令遂出家之願臥病之後偏念弥陀遂請禪侶以出家一日兩度受持十戒出家之後二日一夜一心不亂專唱佛號先是語夢曰我家庭

上紫雲忽覆瑠璃為地金銀為林其中有三蓮花座問之此何瑞乎有人答曰其一者為汝往生也即應此語已還彼座顧見本身捨而在傍其一者奉為太上天皇也項之臨幸此地人馬從如常果御于蓮座其一者左京亮惟宗清則可託生也但其人往生期遠豫示其相也宗貞密語曰夢想如此似遁惡趣若生淨土死留不恨又曰示貴人事慎勿漏言其後念々相續偏

唱佛號臨終之時異香薰室于時保延元年六月十日春秋四十九

沙門珍西者叡山無動寺住侶也少年隨師多日修學後發道心永離名聞行徒跡衆不繫六箇年間晝夜苦行臨終之時高聲念佛而卒衆僧誦伽陀又和聲正念而終焉于時保延二年三月十五日也檀越秦行季與公合力艸創一寺夢中相見公容貌淨潔生蓮花座矣

佐伯成貞者近江國甲賀西郡人也天性質直好行慈悲鄰子村男多歸其德少壯以來常唱念佛建立一堂安置諸尊語人云夢中遇一沙門示之後日可來迎倘有蓮花座是汝所生處也成貞嗟歎曰身無德行夢有吉兆濁世凡愚殆難信受歟保延二年十月十六日卒最後遇善知識專念弥陀佛衆僧共念安然氣絕春秋八十一後日僕從夢紫雲覆其墓所矣

算博士三善爲康者越中國射水郡人也其先祖以射水爲姓治曆三年年始十八離土入洛師事算博士三善爲長朝臣即爲入室弟子矣非啻通算道亞學紀傳望在鄉貢屢省試遂處不第呑恨而罷碁年變節補少内記依本局勞叙爵堀川院御宇以熟算術抽任算博士後兼任諸陵頭到上下五位博士自幼少之時偏歸觀音誦如意輪大咒遍數不限天仁二年以後

毎日誦千遍多有靈驗三十以後住道心五十以後日別念佛一萬遍每修善事迴向極樂承德二年八月四日夢已終生涯將入死路弥陀如來率諸菩薩欲來迎尓時有人告曰汝命限未盡後年八月四日可來迎者覺後思惟若是妄想歟但祈三寶須是一決康和元年九月十三日參天王寺正修念佛歷九箇日滿百萬遍即祈請曰吾順次往生之願弥陀來迎之夢俱

非虛妄者舍利三粒可出現併再三祈念把壺沃之有金玉聲依數出現已如祈願感淚不留（此事詳注往生傳序）其後永斷婬欲事弥修念佛經論之中語近往生者抄而集之名曰世俗往生決疑又訪往生人隨喜記之拾遺往生傳後拾遺往生傳各三卷是也大治三年或人夢博士有往生極樂之瑞（事詳往生傳序）又有一老尼談夢云欲見決定往生之人可見算博士即語此事進名簿

云願以今生之結緣必爲來世之善因承德元年以後每日讀誦金剛般若經三卷讀誦之間全絕餘言感經卷功能作驗記一卷永文四年以後讀心經三百卷臨終之時爲攘魔障也保安元年以後永斷肉食兼禁殺生大治三年殊手自書寫如法經自尒以降禁絕飲酒凡厥每日所作心經三百卷念佛一萬遍阿弥陀九卷金剛般若三卷如意輪大咒千遍以爲終身之

勤保延五年六月三日身有病患不能起居語左右云來八月終焉之期也命期在近宜修善業念佛之外不能他事猶子行康相勸而言出家持戒可協法器歟如何答云往生極樂可在信心不可必依出家念佛功積畢命爲期十八即十生百即百生矣自七月廿七日屈僧徒行懺悔法此時沐浴潔齋身着袈裟向弥陀尊祈請而言多年念佛遂日不怠臨終正念必垂引接

沒後善事現存相營八月四日於後夜分捧誓願文（件文讀經法也）觀念向西氣絕春秋九十一懺法七日結願當于此日命終之期一如夢想沒後三箇日氣暖如平生身體有薰香然則生前之善滅後之瑞豈非往生人乎

沙門暹覺者豐後國人也俗姓王峯氏少壯之時遊俠身處罪科欲被追討爲避其難遠奔絕域遂發道心忽爲沙門其後移住大和國崇敬

寺寺之東北草創別所（今安倍寺別所是也）久住此地深
修禪定戒行持律古今尠彙保延六年春正月
心神不例旬日不瘳然猶日別行業不敢懈緩
命其門徒誦兩界讃勤行精進倍自常時有人
語夢曰上人飛去西方聖聞此言弥堅其志更
率衆僧專唱佛號瞻仰弥陀目不暫捨一心不
亂端坐氣絶定印在手異香薫室沒後廿七箇
日面色如花依遺言瘞骸於佛堂下肉身不爛
于今猶在行年九十五夏臈六十六

沙門定兼者延暦寺之住侶也後移東山阿弥
陀院此寺置不斷念佛（白川女御所被置也年紀可尋）始定兼
身為供僧久勤寺役事雖公請志如我願為人
柔和不言人惡平生歸依地藏菩薩臨病之後
廿餘日偏念弥陀語其親友曰本尊二體常在
我傍其一體常所尊重之像也其一體長可六
寸時々在胷上引接往生豈非此時乎我願乘

佛願力欲到淨土又謂曰明日當例講（地藏講也）早
旦可早行也必値講會寄命終焉當日黎旦沐
浴先誦錫杖次例講東像西首專念弥陀又令
轉讀法華經自第一至第四法音入聞隨喜徹
骨結合掌印而氣絶殯殮之時不亂手印于時
保延六年八月廿四日春秋四十後日人語夢
曰著淨潔衣手持香爐在舞臺上（其一）著緇衣
逢人路上謂曰我來六道為化衆生也（其二）有
大寶蓮花公可生其中（其三）

沙門重怡者伯耆國人也久住台嶺通顯密後
移住鞍馬寺寺奥迹有一佛堂奉安丈六阿弥
陀像公以其所為宿房行年五十以後偏住道
心六箇年間不出山門常修兩界供養法唱弥
陀寶號自大治二年三月至保延六年八月前
後十三年通計四千日毎日唱弥陀寶號十二
萬遍以小豆為其數二百八十七石六斗又以

蓮子木槵子等入宮置佛前令參寺之人勸唱佛號其數三千五百五十七石九斗也立長案手自記之保延六年秋九月身有少恙豫知命期弥勤淨業當日語常隨弟子曰爲我儲湯沐可除内外垢云又以所持衣鉢付屬弟子懸手自書其狀兼誡門徒曰修行佛道率々勿怠專住行戒可離放逸言訖沐浴更着新淨袈裟以蓮絲織之料豫所設也臨終以五色絲繫弥陀手引其端專念彼佛又招集寺僧令誦伽陀音聲人先誦歸命本覺文公曰唯誦阿弥陀佛眞金色等文仍誦此文兩三返公自唱和次誦諸經要文決定往生之句偈誦畢休息左右見其意氣快然半以退座食頃入室弟子問曰未來世事一二欲聞公荅曰我生年十五以來每月十八日轉讀觀音品三十三卷求願後世菩提兼又每日晨朝唱地藏菩薩寶號一千返禱後生善處或修兩

界三部法志求菩提若不遂極樂往生之素懷定生補陀落山若羯羅陀山修羅窟歟修羅窟者兩界悉成就之所也又問曰多年令修阿字觀其事如何荅曰觀念相續不敢忘失所謂自我心性放五智光照九界之闇彼光還容入我身更出照六道群類如是言訖左手執五鈷右手持咒珠西向念佛而命終于時保延六年九月七日也春秋六十六公遷化後五十日間往々人語夢之彼公舊房者往生人所居處也勿怠之云又曰有一淨土莊嚴微妙問曰是何公誰人所居乎有童子荅曰是則上品淨界重怡上人往生處也又曰鞍馬寺重怡上人者往生之人也汝不知乎

力能法師者仁和寺僧正信證之屬人也天性慈悲好行檀施又能忍事惡口罵辱不移怒行住坐臥唯讀觀音品多日有病一夕得寤語同

僚曰我命欲終宜請衆僧為善知識如是言訖大唱阿弥陀寶號又令僧侶誦伽陀語左右曰我聞天樂人聞之乎次曰聖衆來迎人見之乎再三如是向西氣絶于時康治元年九月三日也

沙門運覺者醍醐寺之住侶也阿闍梨聖賢之弟子也齡在少年學通三論兼習真言願曰如來滅後二千餘年正像時過遺敎欲滅當于此

時宜弘佛法自書一切經其後三十年且書二千巻又三時行業多年不怠康治二年春二月日行法如恒日中時終忽拂房中殊整衣服招集同行人相語曰命終時至為我宜誦尊勝陀羅尼又唱阿弥陀寶號以助護淨土行儀滿座悲感一如其言佛舍利前移座端坐稱念弥陀手結定印氣絶

比丘尼戒妙者大和國添上郡人也落餝之後十二年既捨世事專住道心自緣耦絲織袈裟三帖又別織布帛施與僧侶平生好修善根懺悔惡業康治元年秋九月身有小恙弥希菩提同二年春二月命終焉先是語夢曰有比丘相語曰後二日可來迎當于其期沐浴精進一心不亂偏念弥陀値善智識聞法華句偈淨心信敬即時遷化春秋七十八

藤子惟宗親範左京人也自春至秋臥病不療

又其危急遽憶不脱忽發道心自以出家次請師僧受持淨戒然後七箇日一心不亂稱念弥陀語其親曰最後唱十念我願可足臨終行儀如平生願于時天養元年夏六月十六日春秋廿三或人語夢曰自天王寺夏臘二口到來此處為迎新發也

式部太輔敦光朝臣朝之賢師道之宗匠也天性廉直輕財重才三遷李部之官以進賢為已

任堀川院御宇任大内記接其後事訖于天養其所製作文筆詩句滿櫃廾合佳句多在人口時人歎曰文章之美不耻先祖矣新院御宇徵為侍讀奉授毛詩論語後漢書天養元年夏四月依病出家語左右曰式部太輔右京大夫正四位帝王師可謂無遺恨出家了翌日語曰我夢牟尼善逝上行等四菩薩世尊摩頂我思在其列矣後數日又曰我為焰魔王被召喚為備

其臣也然猶依出家得脱之冥官有識生所未定云其後偏歸三寶專禱後生持戒念力倍自平生別率衆僧令行三十講曉夕行懺悔法日夜積念佛功語夢曰我禮不動明王二童子等授我以一寶器其物如銀我不肯受之唯欲賜劍明王命曰此器與劍同我遂受之復命子息曰我有書寫一切經之願其中五部大乘且以終功所殘經巻尓曹勉旃凡一生之間深信佛

法日別轉讀法華經大數及二千部其外造佛寫經不遑甄錄冬十月以後病力羸疲命在旦暮廾餘日斷食絶水火謂曰今我半死唯待觀音勢至之來迎而已臨終之時値善知識十川聖先受八齋戒次受誦光明真言又令音聲人誦伽陀文曰願我臨欲命終時盡除一切諸障礙面見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樂國隨喜悦可加聲唱和手結定印奄然入滅彩雲掩室觀者

成市有人指所曰此室講經之處往生之地也

僧字式部公者廣隆寺住侶也自少年住道心負佛像（弥陀觀音等也）行住坐臥不離身一生之間以念佛為業三十箇年行懺悔法曉夕禮懺暮年不怠久安元年八月日入滅此日遇善知識念弥陀佛數聲唱和如眠氣絶

大儒清原真人信俊者累代之名儒也當世學者多出其門二歷外史一任西海時語人云任

國秩滿可遂出家願久安元年忽辭任國以男信憲申補穀倉院別當次郎出家一如宿望矣自壯之時專歸三寶大原山寺每日供養衆僧大都一十口連々不絶十年以後一日不怠又殊數十口淨侶書如法經凡書如法經三十餘部別寫法華經一千五百部奉送所々名山靈寺為令法久住流布演說也每日轉讀法華大數及二千餘部或令人轉讀三十萬部又日々

念佛一萬返未曾懈怠久安元年十月二日卒去此日遇善知識專念彌陀唱和聲止命寂然焉異香薰室人染餘芳後數日葬北山收斂之間其香不盡春秋六十九

近江國犬上郡有一老尼廾年來念佛為業其尼在彥根山下常遇僧徒修佛事久安二年秋九月命其子曰我今月十一日可往生汝語衆僧行懺悔法又為我調音樂普告郡縣聞知此子曰謹諾但其日當九坎戊寅同十五日午宿曜良辰被果遂哉如何尼曰重啟三寶可告其期者後五日又云十五日之午時可遷化也者其行懺法調具音樂一如尼言當日請衆僧誦伽陀唱合殺命伶人奏音樂頌之尼曰已得來迎音樂微妙不似人間之樂更命伶倫高和樂音言訖端坐寂而命終觀者如堵莫不悲感後數日不葬斂容色如常時當暑月敢不爛壞

元興寺有一沙門名道寂俗呼為伊賀聖（聖人本貫在彼仍有此稱）在俗之時不辨因果然猶心歸佛道欲脫俗塵少年參詣長谷寺七日精進祈求道心夢中有僧相語曰道心無體唯以如是心可謂道心也其後發心修行遂以出家永辭本郷來大和國不定在所身如浮雲所々名山靈寺莫不經行就元興寺坐禪念佛日沒之時西向觀念踟跪合掌鄭重其志每日讀小阿弥陀經一

返未曾懈怠若有諸寺諸山行佛事之處必參其場蓋為聽聞也見佛閣法隨喜悅可後住眉間寺此寺有長老住持與聖人故舊勸進衆生奉造觀音像其長一搩手半其數一千體聖人勠力不日終功或又勸人鑄造洪鐘大鐃大鐃一口施入東大寺一口進納長谷寺一口奉送金峯山永為寺物貽之萬代久安三年冬十二月身有小恙命及大漸臨終之時安住正念以

五色縷繋佛手引其端專念弥陀其聲卅餘返更無餘念如眠氣絕春秋八十有餘此日中川住僧鉄遠見西山晴有紫雲當眉間寺上若是聖人往生之瑞相歟走行見之果當遷化之時又阿闍梨竞海身在醍醐山夢見聖人往生之事翌日遣使問聖人之安否答曰其日其時聖人已逝去一同夢告矣

入道參議左大辨平實親者右大辨時範朝臣之子也才名文學亞其先祖器量倜儻不混流俗尚書廷尉五六侍中顯要之官同時兼帶初歷數國刺史後任太宰府都督家富位貴名望軼人内住道心外行慈仁諸寺諸山悲田獄舍訪窮困者常施飲食園城寺裡建一佛閣安置夏臈屢行日食又占白川新結精舍曉夕禮懺於焉為便講於一乘限以千日聽聞成市功德有鄰自餘佛事不遑一二及杖鄉之齡遂出家

之願持戒精進自協叢懷久安二年二月日依病薨卒頃之蘇生語其子曰生在都率雖知天樂望阻安養猶乖宿願為我修善重祈證果言訖入滅嗚呼悲哉

入道民部卿藤原顯頼者累代之名臣當世之英豪也歷顯要之官至卿相之位鞅掌朝務為君之腹心一院御宇内外執權除會超人陶化坊裏祖父堂傍別建伽藍專勤佛事宿殖善根

令時開發者歎此外功徳不可勝計久安三年
冬十二月有發背病及其危急遂以出家然後
兩三日偏念弥陀其聲不絶畢命為期遇善知
識助往生儀手結密印口稱佛號安住正念寂
而薨逝彩雲掩甍得淨土迎于時久安四年正
月五日也春秋五十五
大僧正定海者右丞相顯房之息法務權僧正
勝覺之弟子也天性柔和以貴不驕酌三密之

法流繼累代之師跡頻應朝撰早昇綱位法務
大僧正東寺長者道之重賞莫不經歷漸及暮
齡併辭所職住房之傍別構禪室專住淨心讀
持法華大數及一萬部平生語人曰我祈請三
寶求後生善處夢中有僧詠和歌曰消奈牟露身後
彼功徳池蓮花迷家砥古曾世女臨終之時念佛行道身弱
力疲不堪其行更假人力數廻而息次向佛前
合掌端坐手執經卷口誦句偈聲止氣絶如入

禪定于時久安四年二月日春秋七十六
入道寂因者左京人也俗姓江中納言經忠卿
之門人也自少壯之時深信三寶暮年出家住
山崎淨土谷三十餘年不出山門念佛之外無
他行業年事乃壯更不懈緩浹旬臥病豫知命
終之日遂至其期着新淨衣遇善知識念佛三
十餘返手結定印乍居入滅依遺言送水上後
經七日其身飛去不見遺骸不知行方春秋八

十三于時久安六年冬十一月廿一日也
沙門圓能者大和國添上郡伏見鄉之人也伏見
鄉者昔老翁三年伏而不起東大寺供養日起立荷鯖八十隻入參東大寺依宣旨以早參之
人可為當日講師者老翁當任八十鯖者化八十華嚴經荷鯖杖者于今在東廻廊內橡下
一本樹是也老翁者文殊之化身也上人生年十八初住信貴山
隨師習佛教天性愚癡不善學問唯念弥陀一
佛不知餘教伏見鄉有一寺號弘文院丈六藥
師靈驗之地也上人限一百日參詣此寺每日

禮拜三千度無敢懈怠心中祈願曰奉見本尊正體至于九十六日藥師像見現于曠野徧滿虛空阿弥陀像三十體文殊等像內顯現上人頭面敬禮身心悅可行年五十七春三月晦日寢中忽順六僧迴趣他界人謂頓死未言殯斂心胸猶溫其氣未絶歷二七日出之野中鳥獸不毀人以爲怪四月八日遂以穌生身體纔在言語不詳後三年語曰我先年夢中有六僧喚

圓能圓能應喚即昇虛空恠問云將到何處乎答曰可將向琰魔宮圓能更申云我久念弥陀欲生極樂今有何儀可到琰魔宮乎自此欲辭去六僧曰汝先到琰魔廳隨罪輕重可定生處圓能不肯行六僧更曰然者先令見淨土一遍可參琰魔宮即將參極樂東門其土莊嚴不似人間之所在六僧示曰娑婆世界日月光明猶照幽隱闇處何況弥陀光明無量無邊如百千

日月照耀圓能又思此上宮殿能建水上若非天工殆是佛力歟僧曰是非水勢只瑠璃地而已以手摸之其地果固手又不溼圓能復曰佛之所居宮殿可得見乎僧曰不能進退須臾一人入門歸來次六僧同入告曰誓願寺（在彼堂北）本佛弥陀如來在茲可令汝拜見汝三箇年間於彼寺燃八曼荼羅供養薰修不忘舊意今所新現也以見宮殿金銀瑠璃七寶莊嚴花鬘瓔珞

寶幢旛蓋琵琶管絃簫笛歌唄之聲微妙清淨孔雀鸚鵡迦陵頻伽共命鳥等演說法音讚歎佛德又有大寶蓮花花中有樓閣其上有菩薩聖衆有人語曰此宜少蓮花下品下生所許也一々見已念々恭敬僧語我曰汝早歸本國書寫五部大乘經果願更可往生也兼問曰汝有此願不覺哉如何答曰不覺爾時僧復曰往年有人供養五部大乘經圓能適在其座心中悲

感忽起供養經卷之志汝有此事哉答曰有之僧曰宿願是也故曰果願可往生矣次見地獄受苦衆生多在此中曰是八熱地獄也次見八寒地獄凡厥地獄所在罪報所感事雖千萬不能一二此六僧者六地藏也上人穌生之後數年間勸人勠力書金字五部大乘於金峯山供養之（令弟子宗市門金峯餘養之於求靈地也）山宿願遂畢往生無疑仁平元年正月廿四日上人入滅（于時右塩小路大宮之堂）

迁上人豫知命期語弟子曰翌日我可往生沐浴潔齋着淨衣服燒香供花念佛向西結跏趺坐合掌低頭乍居氣絶如入禪定異香薫室城中之人見聞成市經十二日葬斂舟岳山人調音樂圍遶途路蓋為結緣也

左近府生清原為則者大和國添上郡人也身為樂人任近衛府生自少壯之時歸依三寶四十年來稱念弥陀仁平元年秋九月宿霧相冒旬日不晴時語夢曰後三箇日我可往生即請僧俗忽以出家兼受淨戒勇猛精進然後三日偏修梵行臨終之時値善知識讃歎佛德助往生儀和南至誠西向命終于時十月十二日也春秋七十八

學生大江親通者左京人也為人質朴少文然猶能草文家無產業恬澹養性雖身接俗間而心歸佛界道俗男女志在菩提之者不論上下

不謂老少固締金蘭之交唯續白蓮之緣衣服飲食隨求給仕語親友曰我等不値正法生在濁世冥々生死出離何日彼雙樹花落梅檀烟盡以來時累千祀境隔萬程當于斯時若得禮釋尊之舍利即為見如來之全身故發別願欣求舍利經論中若有説舍利功德之文句抄而集之遠自天竺近至日域視聽所觸莫不記錄合為三十卷名曰駄都抄更語人曰舍利神變

近在室中先年我拔一文函得六丸玉大如小豆其色黯然人以不知為自然物或曰似佛舍利祈而知虛實即安佛前屢供養香花漸歷日月玉增員數其貌微少其光照耀已表瑞相遂知其實若有欣求之人依請施與把而不盡其數如本或時隨取相連如以絲貫珠神變可謂奇異矣或有貴女道心能熟早歸佛道已為禪尼（尹中納言息女前之尹尼上）梵行積功世間無比保安之

比忝彼顧問云我室中佛壇上舍利出現殊動感懐翌日夢中有人示曰早命親通聞知舍利之本緣流布世間同得利益夢覺問之不知其人或僧云親通者洛都人也字江榮是也室在大內寮（正親町揣匣小路邊）後日尋到其所適謁其人親通忽承禪命成希有思殊凝信心奉請舍利事之嚴重默而不顯知識衆人奉造金色二尺五寸釋迦佛像（二尺五寸者二十五有也）像中安舍利以為佛

全身見聞隨喜都人成市隨力所堪供養布施親通發願曰以此惠業廻向法界與諸衆生同成佛道滿座聞之歡喜信受皆垂淚曰不圖今日復值如來之教化親通德行如是誰敢間疑然自少至老稱念弥陀每日六萬返以之為勤暮年出家多失具足淨戒勇猛精進油鉢不傾仁平元年十月十五日卒去臨終正念得極樂迎紫雲上聳白日見之

寫本云貞應元年六月四日於西山峯方丈草菴書寫之了先年之比雖書寫此傳既與他人仍重馳筆者也是則為自勵縁心令他生勇心矣唯願四十一人聖衆必垂來迎沙門慶政謹題

本朝新修往生傳　畢

元祿十年丁丑十月十五日

獨有。往生全傳六卷。業已校定上梓矣。時哉。余同郡日野里藤壽氏。久藏後拾遺往生傳下之下一卷及本朝新修往生傳一卷。寄贈之曰。乞補其闕。余喜曰。實難得之珍書也。急校定之。授于書肆文昌堂。而使補其闕也。噫全傳之名不虛矣。因記其由於卷末。云爾

明治十四年十一月　　赤松皆恩記

明治十四年十二月十日　出版御届

同　十五年一月　刻成發兌

滋賀縣平民
訂正者　赤松皆恩
近江國蒲生郡千僧供村
三十五番地易行寺住職

京都府平民
出版人　永田調兵衛
下京區第廿三組花屋町通油小路東ヘ入
三百十三番地

勇大 編纂

扶桑往生傳

天和三年（一六八三）跋刊本

據天和三年（一六八三）

跋刊本影印

扶桑往生傳序

遠聞而慕者、隣近見而欣者、我唐有往生傳、朋有往生集、異域則爾、本朝有善保胤往生記、三善為康拾遺、以行于今、此一士撰往生迹而以親故、以其記為本書、然之以助戴釋書黒谷傳等者、得一百余人、四衆以類、次兼後先不序、從視記之、且又望書之時、人來以識現證往生者甚多、其願行正而可以誇者、數輩俱隷之、或問、唯心

浄土而心外無土、法性無生也、要待生乎、答曰、汝以胸臆方寸之心、為唯心、以無紀虛空之性、為法性也、今汝方寸思惟之心、即是識心妄念、此全不知唯心者也、夫唯心者、包大虛周沙界十萬億刹之外統之有餘、唯能修浄土者、心月浄、願往生者、證無生矣、古德曰、成佛難、往生易、先往生則後必成佛、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也、故紀往生傳以告於爾而已

扶桑往生傳四部淨衆目録上

比丘往生類

聖徳太子　行基菩薩　慈覺大師
澄海律師　静観和尚　明祐律師
渝源僧都　智光頼光 僧西　兼算法師
尋静法師　春素法師　空也上人
千観和尚　明請法師　貞頼法師
廣道法師　勝如上人 信教　平珍法師
増祐上人　貞覺法印　藥蓮上人

二

尋祐沙弥 已上往生記
慧心僧都　法然上人　永観律師
慈念僧正　教貞法印　經源法師
覺勝律師　重怡法印　願西沙弥
西音沙弥 已上元亨釈書
智明房　顕眞僧正　明遍僧都
聖覚法印　作佛房　公胤僧正
静遍僧正　明禅法印　隆寛律師
法蓮房　西仙房　正信房

信寂房　來迎房　遊蓮房
勢観房　禅勝房　俊乗房
聖光上人　證空上人　空阿弥
念阿弥 已上黒谷傳
捿霞上人 後拾遺
行仙房　浄土房 已上沙石集
三光寺僧　元興房　愚禅沙弥
已上現證
以上比丘六十二人

三

扶桑往生傳巻之上

浄業沙門勇大纂

比丘往生類

聖徳太子

聖徳太子者豊日天皇第二子也母妃夢有金色僧自西方来躍入口中始知脈出胎之時忽有赤黄光至自西方照耀殿内此乃極楽世界上首救苦薩埵之化身也二歳時向東方称南無佛開掌出釈迦文佛舎利六歳時誦自百済所献之経論至十歳奏於万機八人同音奏一々能辨故稱言八耳皇子使小野妹子遣唐使令至大隋衡山寺取来前身所持法華経並法具後後自入夢殿遣魂取経筆削憲法十七條天下大悦着袈裟握麈尾登師子坐講勝鬘経其儀如大比丘令夜雨天華路遂遇異人以歌言傳心印世謂此唐土初祖也遂平守屋臣佛日耀四海日背經教十身修佛乗今為小國之儲君漸弘一乗之妙義吾不欲久遊五濁即歸去沐浴服新衣上床入滅其顔如生香気満室擧柩軽加麻衣年四十九也

行基菩薩

行基菩薩者和泉國大島郡人高氏姓也出胎時胞衣裹纏父母怪閣樹上經宿自出能言收而養之出家通瑜伽唯識等與義化衆隨器誘道改悪趣善或造橋梁築堤坊建道場刻佛像諸人于今頼其功徳聖武天皇甚敬授大僧正位天皇造東大寺命欲供養之辞曰某不堪為大會導師從異國一聖者可来及于會期向難波津焼香散華遥望西方小舟来近一梵僧上濱迎執手微笑以和歌言倶語梵僧曰行基菩薩是文殊化身也天平元春二月唱滅時齢八旬

右太子行基二傳慶保胤扶往生傳之

時因夢中之告奉戴之今亦順畧不辭
予竊思之太子極樂上首彌陀補處之
大士也來筆弘法其書曰談述西方教
文吾必加守護矣嗚呼賴哉悅哉我土
之衆生深西方往生有緣矣文殊般若
亦有念佛一行三昧法

慈覺大師

台宗延曆寺座主圓仁下野國都賀郡人
壬生氏也生有紫雲之瑞承和二年入唐
學顯密十四年傳來彌陀念佛法華懺法
灌頂舍利會等之大法也大凡佛法東漸
半是大師之力也貞觀六年正月十四日
微細音樂聞于院西殆剋令祐法師近在
大師前大師指西方曰客人入到早可燒
香令祐言無人大師彌以敬重具威儀結
定印念佛入滅賜謚慈覺大師

澄海律師

律師澄海攝津國河上人清海氏也學三
論宗義爲維摩會講師暮年患風疾告弟
子曰時至當念極樂每日沐浴念佛兼誦
無量壽經要文龍樹菩薩羅什三藏彌陀
讚至于命終其聲不絕安坐氣絕右手結
彌陀印茶毘之間其印不爛矣

靜觀和尚

延曆寺座主增命僧正者智證大師弟子
也太上法皇爲師受戒戒壇之上現紫金
光見者隨喜和尚俄有微疾洒掃一室告
弟子曰人生有限本尊導我汝等不可近
居今夜金光忽照紫雲自聳音樂遍空香
氣滿室和尚礼拜西方念阿彌陀佛燒香
倚几如眠示寂賜謚靜觀矣

明祐律師

東大寺戒壇和尚律師明祐一生持齋念
誦戒律及于命終念佛不休天德五年二
月十七日夕第子等誦彌陀經囘向畢後
師曰復如前可調音樂答曰無有音樂何

言之相誤乎師曰我心神不爽以前有音樂所謂也明日即世去

濟源僧都

僧都濟源心意潔白不染世事一生之間念佛爲業命終之日室有香氣空有音樂時捨米五石就藥師寺令修諷誦陳曰我昔爲寺別當所借用是而已今臨終焉以報之矣

智光　頼光　二僧

元興寺智光頼光自幼同學頼光及暮年禁言數歲而入滅智光自歎曰彼者吾親友也頃年禁言徒逝受生之處善惡不審至心祈念忽夢到頼光所甚嚴麗也問是何所乎答曰是極樂也以汝懇志示我生處也早可歸去非汝所居曰我願生淨土耶頼光答曰汝無行業不可暫留問汝亦前無所行何得生乎答汝不知我往生因緣乎我昔披見經論欲生極樂中思之知不容易是以捨世事絶言語唯觀彌陀相好淨土莊嚴多年積功今來也汝心意散亂善根微少也未足往生因智光聞悲泣重問曰何爲決定可得往生乎頼光曰可問於佛即引詣佛前智光稽首禮拜白佛言得修何善生此淨土佛告智光曰可觀佛相好淨土莊嚴智光曰此土莊嚴微妙廣博心眼不及凡夫短慮何得觀之佛即擧右手而掌中現小淨土智光夢覺忽命畫工令圖之一生觀之終得往生

兼算法師

梵釋寺十禪師兼算性好布施無恚心自少年念彌陀佛往年夢告曰汝是前生既彌陀佛一乞士也一日臥病辛苦七日之後忽然心神明了語弟子曰我命將終空中有音樂人亦聞否便與諸弟子一心念佛手不亂定印而入滅矣

尋靜法師

延暦寺尋静、本性無恪惜、晝讀金剛經、夜念彌陀佛、所修善根只期極樂、行年七十三春正月臥病、命弟子三時令修念佛三昧、二月上旬語弟子等曰、我夢大光明中、數十禪僧捧寶輿唱音樂、從西方來住虚空中、是極樂之迎也、更加沐浴一心念佛、西面合掌而終矣

春素法師

延暦寺春素、常念阿彌陀佛、行年七十四冬十一月語弟子僧温蓮云、彌陀如來欲迎接我、其使禪僧一人童子一人共着白衣、衣上有蓋如重花片、明年三四月是其期也、自今須斷飲食飲茶耳、至明年四月、又命温蓮曰、前使重來在我眼前、定可去閻浮也、至日中遷化

空也上人

沙門空也、不言姓氏、出處或云、出自潢流、口常唱彌陀佛、故号阿彌陀聖、或住市中作佛事、又号市聖、或于嶮路渡橋梁、堀市井以安民生、播州揖穂郡峯合寺閲一切經、若有難義、夢有金人常教之、遷化之日着淨衣擎香炉、向西方以端坐、語弟子等曰、多佛菩薩來迎引接、氣絶之後、猶擎香炉、妙音樂聞空、香氣滿室、此時修念佛三昧世以希有也、聚落小人愚女多忌之、上人來後、自唱令他唱之、尒後舉世念佛為事、誠是上人化度衆生之力也

千觀阿闍梨

延暦寺千觀、俗姓橘氏也、其母無子、竊祈觀音、夢得蓮華一莖、後有娠、心有慈悲、面無嗔色、作阿彌陀佛和讚廿余行、以勸之、都鄙老少以為口實、極樂結縁者、往々而多矣、遷化之日手握願文、口唱佛号、終後入一女子之夢、阿闍梨上蓮華舟、唱昔所作彌陀讚、西行焉

明請法師

延暦寺明請素習密教兼念彌陀暮年有
小病召弟子僧辭眞相語曰地獄之火遠
現病眼念佛之外誰敢救者須自他共念
佛三昧即請僧侶枕前令唱佛号又語靜
眞曰眼前之火滅西方之月照誠是彌陀
引接之相也沐浴向西而氣絕矣

眞頼法師

石山寺僧眞頼受法以降若干年三時念
佛不懈命終之日喚授法弟子長敎相語
曰今日決定可往生而未授畢眞言等可
書一界便沐浴授畢命諸弟子曰我欲移
于他弟子等馨香宛奧出之即向西念阿
彌陀佛氣絕矣

廣道法師

大日寺僧廣道俗姓橘氏也數十年來專
樂極樂不事世事臨終之日音樂聞天道
俗頗耳隨喜發心者多矣

勝如上人

攝津國嶋下郡勝尾寺住僧勝如別起草
菴蟄居其中十餘年禁言夜中有人叩戶
上人以禁言故不得問之唯以咳聲令知
有人戶外人陳曰我是播磨加古驛邊沙
彌敎信者也今日欲往生極樂上人年月
可得其迎言訖而去上人驚怪遣弟子僧
勝鑒尋彼處欲決眞僞勝鑒至彼驛邊有
作廬側有屍群狗競食唯其頭面未破而
在石上如生盧內有一老嫗勝鑒便訪之
嫗曰死人是我夫沙彌敎信也一生之間
稱彌陀名號晝夜不休以爲己業隣里雇
用之人呼爲念佛丸勝鑒歸以言上人自
謂我無言語不知敎信念佛故往詣聚落
自他念佛及于期日以入滅

平珍法師

法廣寺住僧平珍晩年別起小堂彫刻極
樂淨土之相常以禮拜平生常曰入滅之
時具足威儀往生極樂及于命終令弟子

修念佛三昧相語曰音樂近聞空中定是
如來相迎也便着新衣念佛氣絶矣

增祐上人

僧增祐播磨賀古郡人也入京住如意寺
念佛誦經天延四年正月晦日謂弟子曰
期既至可葬具寺僧聞之共會論談釋教
真義曉頭被扶弟子僧向葬處去寺五六
町許穿一大穴上人於穴中念佛即逝此
時寺中廿人許高聲念佛驚而尋見無人
矣

真覺法師

延暦寺沙門真覺從師受両界彌陀供養
法三時是修一生不廢臨終之日相語同
法侶曰有尾長白鳥囀曰去來去來飛向
西飛去又曰閉目即極樂之相髣髴現前
普類曰我十二箇年所修善根今日總以
回向極樂安然寂矣夜三人同夢衆僧上
竜頭舟來相迎西去

藥蓮上人

沙門藥蓮信濃高井郡中津村如法寺僧
也一生之間讀誦阿彌陀經兼唱佛号語
二弟子曰明日曉可詣極樂欲洗濯衣裳
洗浴身躰兩子營之藥蓮入夜調衣攜入
佛堂即言曰至于明日午時不可開戸曉
更微細音樂聞于堂中明日午後開而見
之無其身及持經等矣

尋祐沙弥

沙弥尋祐河内國河内郡人也移住和泉
國松尾山寺常念彌陀性多慈悲施心也
深行年五十有餘正月一日自摘頭痛自
戌始至亥終有大光明普照山中草木枝
葉分明不異白晝尋祐安然氣絶光明漸
滅寺中共見此相莫不悲感明朝里人互
相向云昨夜松尾寺有大光是何光乎皆
天火歟退聞尋祐往生之瑞光皆致隨喜

慧心僧都

延暦寺源信和尚和州葛下郡人卜氏也父母詣郡之高尾寺祈嗣母夢一僧以玉與焉即有娠及干長上台嶺奉事慈惠僧正天性聰明究顯密教撰往生要集三卷備西方之勸發平時夢觀音微笑而授金蓮華毘沙門天王擎盖而從寛仁元年六月十日集弟子曰今生謁晤只在今月唯留上足慶祐曰我以一乘善回向極樂勝業上品下生我當取之令二童子自天降慈氏迎我然平生有願欲詣極樂後必詣慈尊二重昇去須刻觀音來現素意不失汝其知之慶祐聞已淚隨喜便結定印向西端坐遷化天樂響空奇香四散山中草木皆悉西靡其壽世七十有六以慧心院居号慧心僧都也

永觀律師

律師永觀俗姓源氏也投東大寺有慶學三論晩歸洛東禪林故居謝絶交往濳心極樂淨土作七寶塔安佛舍利二粒乃誓曰我當往生安養舍利必增數明年成倍又於藥王院造丈六彌陀像常念以當淨業性仁慈常往獄問飢寒身亦多病常曰病者善知識也我因病苦堅進修天永二年秋疾語徒曰得佛涅槃之年十一月二日沐浴而向西念佛異香芬郁中夜頭北面西而寂紫雲垂旁壁

法然上人

沙門源空美作國稻岡郡人漆氏也父母患無子祈佛神母夢吞剃刀有娠出胎之時有紫雲覆屋屋上頭圩而稜眼黃而光顏貌甚靈利宗族異之名之号勢至丸至五六歲動向西壁座郡之菩提寺僧觀覺乞爲弟子送與延暦寺僧源光源光亦歎其法器時學匠投功徳院皇圓阿闍梨剃髮受戒年十有五也學追三歲周遍台教十八歲而厭名利之學勵出離之心即辭

師席西堂黒谷入叡空字東齋乗及大乗戒凡大藏經律論自他宗疏章靡不兼學於教義有自得分自云我讀書三遍其義自彰不勞者而已又八宗之外渉佛心宗有省悟中頃閲善導釋文惠心要集立乃棄昉業倡淨土專務念佛之宗年四十三承安四年出黒谷居洛東吉水盛説一向專念之行緇素靡然隨喜藤相國專歸述選擇集呈之或修法華三昧白象現道場又讀華嚴龍神恒護相國送庭下拜見頭上現金色圓光信彌深念修功成發得三昧水想地想瑠璃地寶樹寶池寶閣等將時隨意顯現自記竊止之元久三年正月四日彌陀觀音勢至之三尊現室中明日亦然建暦二年正月染疾安三尊像西壁語其徒曰此像之外汝等無所見否諸弟子等曰無曰我年來務現極樂界相及佛菩薩眞身今又來現也廿五日朝高聲念佛弟子等助音久而皆聲嗄上人獨其声不衰而至日中即著傳來之慈覺大師僧伽梨誦光明遍照偈而頭北面西而寂年八十歳臘六十六年前後二三月紫雲常覆坊上矣

慈念僧正

補陀落寺延昌加州人也早登叡山學頭齋教常語其徒曰我命終前三七日修不斷念佛其終之月我之滅時也應和三年十二月廿四日命弟子等唱念佛四年正月十五日沐浴著淨衣持念珠結定印而化年八十五謚慈念

教眞法印

延暦寺教眞業義學兼修念佛三昧臨終夜蓮華降其室繽紛散亂見者皆隨喜茶毘之地異香不竭七日

經源法師

興福寺經源學相宗修密法暮年染微疾

一日語弟子曰三日後我當往連日沐浴披自製紙衣向彌陀像端座合掌念佛而逝經三日合掌不亂口吻液出以布拭之其香薫烈沉檀不可比肩輿至葬處其體不傾于時西方勸声念佛其音二三十人計弟子等訪之無一人其香液薫爾今尚在旧坊年八十四永久年中也

覺勝律師

阿彌陀院覚勝作務人也修密宗明戒珠六時修彌陀法未嘗缺謂弟子曰我滅後茶毘時聖僧群集應知我生極樂言訖入道場修供久不出弟子怪伺之端坐合掌氣絶闍維日異客僧七十余頌不知來處群集會葬衆人歎異之

重怡法印

數馬寺重怡顯密達人也寺後有一宇安丈六彌陀像怡卜居於此不出山門年五十自大治二年三月至保延六年八月十四年以小豆爲算唱彌陀名号二百八十七斛六斗又以一箇財連子木槵子置佛前勸來詣人稱念佛像自記其數凡三千五百五十七斛有小恙預知其日沐浴着新衣與弟子等問答演法左手持五鈷右手持念珠向西逝年六十六

願西沙彌

沙彌願西者興福寺法師實覚童僕也白覚曰身雖微賤心慕佛乘願專修覚許諾即剃髪染衣結庵飛鳥寺側晝夜念彌陀佛不持念珠以小豆數弁充數已過七百石于時有小病曰我今日赴極樂界此身穢垢當沐浴了着淨紙衣端坐語人曰我死後三日不得葬身體不變應知生安養言已向西結定印如寐而寂三日後身体不傾定印不解又無臭氣以大桶藏置閑地後十余日高野山沙門四人尋訪因夢來領見其屍執桶蓋見之身體不變顔貌

如生鬚髪長四比丘拜謝而去年七十五

西音沙彌

沙彌西音者元曆帝之西面勇士也後剃髪染衣專修淨業除日請人與一紙書曰來朝元旦子擎此札來我問從來子報曰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宣觀自在菩薩召汝是肯創也便延使者與勝飲毎年如是常謂人曰世言元日多忌諱者其語必中也我毎歳元朝承彌陀詔旨必然晩歳果安然而逝

智明房

小倉智明坊俗名藺田太郎威家也正治二年爲大番勤仕上洛謁吉水禪室謁空師聞厭世間無常欣淨土不退懇說信心充胸渴仰銘肝剃髮染衣号智明房隨身六箇年彌究往生安心永久二年歸本國結州菴小倉里勸家屬廿余輩令發心出家俱住專修念佛時人尊之号小倉上人菴室西一町餘樹處六間四面佛塔挑常燈明比拔取光明自室內遙拜之唱光明遍照文發露涕泣一心念佛寶治二年九月十五日夜衆僧俱修別時念佛十六日戌刻端坐合掌唱光明遍照文高聲念佛數百返如入禪定寂紫雲聳屋上音樂聞外佛塔菴室間光明充滿如白日室內外異香薫結緣道俗甚隨喜發心者多

顯眞僧正

延曆寺座主權僧正顯眞法印顯密達人圓宗能匠也壽永二年秋空師於坂本謁晤以問往生正因空師答曰成佛難往生易因道綽善導教示以佛願力爲強緣念佛者必往生淨土法印承旨後隱居大原開淨土章疏得旨乃延請空師及諸宗碩德論談空師談本願念佛時機相應之玄義皆默然信伏法印歡喜渴仰專修念佛不止自書念佛勸進消息以化于他其責

曰一行即一切行諸行悉摂一念即万念一唱弥陀何有不定欲入法界宮入於極楽東門欲証法身体当生蓮中文治三年正月十五日勝林院僧不断念仏開発夜結衆同音念仏行道毘沙門天王捧宝塔先入列法印拝之感良忍旧事随喜称名増進建久三年冬十一月十四日叡山東塔円融坊住正念高声念仏数十反合掌逝

明遍僧都

高野山僧都明遍極三論奥旨明顕密妙理空師謁天王寺以問出離之要空師答曰唯称南無阿弥陀仏不如遂往生問念仏之時乱心妄念応如何之答曰欲界凡心豈無之耶唯乗仏願力口称三昧成定往生勿疑僧都深肯信堅塔六時念仏晝夜不懈薫修年久貞応三年六月十六日小病頭北面西正念念仏而如入禅定滅年八十三

聖覚法印

安居院法印聖覚極円頓教旨悟止観妙理論説智辯明匠也後年謁空師聴本願往生強縁尊信渇仰制唯信鈔勧念仏信心設挙綱凡説曰欲登涅槃岸只伸信心手須取本願綱聴者多発心初空師病有効当空師小祥忌真如堂修一七日別時念仏説往生極専安心起行昔趣諸人随喜文暦二年三月五日小病端坐合掌念仏数百反而逝年六十九

作仏坊

遠州久野作仏坊兼役行者跡修山林斗藪行経歴金峯山参詣熊野山不願有為果報祈請出離要道或夜夢告曰当時在洛陽源空上人説出離要路尋訪可聞之即上洛謁空師語夢中事上人懇示安心起行要深肯尊信遂為一向専修行者春

年身無病入道場向佛前自打鐘高聲念
佛歡剎田向畢合掌而逝顏貞如笑紫雲
聳空異香滿室村里人民見紫雲群集諸
緣送葬

公胤僧正

園城寺長吏大貳僧正公胤僧都自慢博
識多才選淨土決疑打破選擇集或日於
宜秋門中宮互再會面談通専修念佛玄
旨仍悔前非自燒剖作決疑抄謝罪自是
以往念佛行無倦怠建保四年閏六月九
日合掌念佛逝近里人民見紫雲群集結
緣發心

静遍僧正

仁和寺静遍僧正密教明匠相宗達人也
或時於念佛門發嫉妬心為作選擇集破
文再三披閲之忽斷疑網發信欲作此諍
大谷空師廟懺悔罪障自誓為師範禮改
名号心圓房為一向専修行者重述續選
擇補助空師道義偈曰一期所案極永捨
世道理唯稱阿彌陀語嘿常持念遂達本
意畢貞應三年四月九日合掌念佛向西
往生

明禅法印

毘沙門堂明禅法印顯密棟梁山門英傑
也空師滅後閲撰擇集發信専修専念期
畢命精進一日記恵心僧都傳其書曰問
所修行法何以為宗答念佛又問諸行
中以理觀為勝念佛時觀法身否答唯唱
佛号耳又問何不理觀乎答往生之業稱
名可足如予亦此一念也或時病中落淚
哀嘆弟子傍聞問其意答曰我今不憶一
念感往昔之事欲求淨土之心有間也仁
治三年五月二日午刻紫雲聳天弟子等
以告曰予臨終何有其事唯正念念佛終
可也頭北面西唱極重惡人得生極樂之
文念佛相續如入禪定寂

隆寛律師

長樂寺律師隆寛台宗法燈叡山綱領也宿善内催發往生願參空師禪室問出離要道專修念佛爲業日課阿彌陀經四十八巻唱念佛三万反一日問讀誦之義空師答曰我亦昔年毎日彌陀經三巻一巻呉音一巻唐音一巻訓讀今一向稱名外無余事自此止讀誦毎日念佛八万四千反爲課常誦聚生稱念必得往生釋文四十八字嘆義之於來迎房修七日別時如法念佛結願日異香房内薰白蓮一莖忽然生庭上瑞華如雨結縁諸人彌信敬相州山森入道西阿寄謁居入道專尊崇之嘉禄三年冬十二月十三日告曰往生時已至于日頃所存法義正理又念佛往生手本只今可現彌取信須念佛言向本尊五色糸掛手端坐合掌高聲念佛二百余反而后唱彌陀色身如金山相好光明照十方唯有念佛蒙光攝當知本願最爲強文徹哭如入禪定而寂紫雲音樂等瑞相甚多此律師法義号多念義末法軌則也

法蓮房

白川法蓮房信空ハ西塔黒谷叡空上人弟子也叡空滅後奉事源空上人内外博識智行兼備名徳也專念稱名功積行年八十三安貞二年九月九日着大衣端坐合掌戴上人遺骨念佛數反如眠而往生

西仙房

西仙房心寂元叡空門人也後師空師一向專修行者也中頃河内國讃良村龍若自知無益晩年後上洛親近空師堀小路卜艸菴一向念佛小土器六箇双列一盛香一挑燈更易不斷生涯別時念佛元久元年冬端坐合掌高聲念佛數反佛聲中寂近隣數町異香薫室中三年其香不失結縁男女多中大番勤仕武士千葉六郎

淑頼忽發心出家上人隨從弟子法阿彌陀佛是也

正信房

嵯峨正信房湛空三千寺法將四明智德也早厭名利才學欣菩提直路遂奉事空師受圓戒道心弥堅固專修功積行德顯舉世貴今二尊院此上人舊跡也建長五年秋七月廿七日合掌念佛如入禪定寂年七十八

信寂坊

播磨朝日山信寂房空師面命弟子也專學撰擇集通其意答明慧摧邪論及難難破之難常高聲念佛時々勇猛寬元二年三月二日夜念聲漸早令弟子打鐘高聲念佛附彼聲念佛數百反音止後居古勤七八反如眠寂

乘願房

醍醐乘願房宗源事空師受法義深潛德隱居外以醫師事內專修念佛或時語曰人得名劔頼毋數思意掛不放身念佛亦然利劔即是彌陀号切生死絆可免苦海之難念佛鎮頼毋數思不失心名号可勇也後清水寺竹谷隱居建長三年七月三日奄然念佛往生年八十四

遊蓮房

遊蓮房圓照在家信濃守是憲生年廿一歲出家詣法華常誦遂參空師一向念佛道心堅固欣求心深圖一彌陀淨土變相懸頸所留止掛之念佛圖三寸香炉盛三匝香三時合掌高聲念佛其間時々得靈證西山善峯終焉念佛九遍上人勸曰今一反高聲念佛一反遊

勢觀房

勢觀房源智空師憐愍弟子也常隨給仕十八箇年淨土法門極其奥閑明哉以此人門爲依之道具本尊聖教房舍相承下

人臨終焉期近請曰願以御所存一紙末
代為宗門龜鏡即染筆其文至今称一枚
起請尤奇哉後年龍谷加茂功徳院暦仁
元年十二月十二日頭北面西念佛數百
文寂自佛前異香薫一道香氣數日不消

禪勝房

遠州蓮華寺禪勝房台宗學匠自願器量
止觀成就煩次出離甚難仍詣吉水禪室
謁空師問凡夫往生之要空師答曰唯深

信他力本願念佛往生矣問臨終一念勝
百年之業平生中如何為臨終一念乎答
具三心者必生彼國又問毎日所作念佛
必可出聲乎又可心念乎答曰口唱心念
同各守何皆可為往生業下答無令聲不
絶具足十念釋稱我名号下至十聲然則
入我耳聞我音可比高聲念佛但可知機
嫌地體應欲聲出也問自余善根皆為雜
行可棄之否答念佛行者專以念佛為王

行一切善根皆為助業須結緣之善豈可
輙于又問往生任本願現身作業應奈何
答唯應耕簡念佛無障易補進採惣言自
心安德念佛為逐往生者一切諸緣皆可
為念佛助業也彌況定往生一念堅固辭
座下乞下向暇上人懇曰聖道門究智慧
斷生死淨土門及愚癡生極樂矣自此歸
本國隱德念佛或時語同行曰往生極樂
易事心得大事也易心得可易事也又曰

生者必[illegible]死念佛者必往生勿疑是決定
必也正嘉二年十月三日戌尅蓮臺降又
有迎接之儀式同四日寅初尅二菩薩來
迎言立合掌高聲念佛三反寂年八十五

俊乘房

俊乘房重源上醍醐門徒顯密碩德也發
往生願參空師重師資之礼東大寺燒失
後被補大勸進造營大佛殿執此請空師
令説專修之法其外七箇所興隆不斷念

佛起一意樂曰此國道俗閻魔王宮跪文名答時爲令唱佛名可付阿彌陀佛之名光吾名号南無阿彌陀佛是阿彌号之始世建久六年六月六日合掌念佛而逝

聖光房

鎭西聖光房辨阿筑前州加月庄人也早登台嶺圓頓止觀傾學廿九歲歸旧里被補油山學頭三十二歲宿善開發捨名利學道發無上道心悟世間無常需後世資糧三十六歲參吉水禪室知淨門揔揵空師知其器分別三重念佛説授奉行通解脫直路念佛要行上人又與選擇集修功增進依師命下豫州勸發專修念佛又還隨從六年委究宗奧一器水却移一器空師喜爲得其人元久元年秋八月辭師廚歸鎭西旧里專修利益廣闢四恩安貞二年冬肥後州往生院修四十八日如法念佛作念佛授手印演説于時善導大師頂場影現師衆俱拜隨喜筑後州山本郷建立一宇号善導寺住之開相承法門弘通專修念佛自修行每日彌陀經六卷六時禮讚不違時稱名六万聲自初夜勤行畢至中夜始休息自中夜起高聲念佛明常言撓鐘一聲覺煩惱眠又曰安心起行要唯在念死念佛而已生死切不待呼吸嘆勵給南無阿彌陀佛嘉禎四年正月十五日集門弟誦來迎讚念佛淨隨喜淚曰聖衆來迎同廿三日化佛來現同廿七日異香薫同廿九日未剋着欝多羅衣頭北面西高聲念佛唱光明遍照一句未及次句奄然寂春秋七十七臘六十四空師滅後大谷勢觀房嵯峨正信房安居院聖覺法印等皆以聖光法義爲正統附法上足良忠然阿下相承鎌倉開天照山光明寺勸化自是關東以鎭西流義爲宗矣

善慧房

西山善恵房證空十四歳師源空上人出家自爾以來至三十六歳首尾廿三年隨從親炙受淨土法門明他力本願意号自本念佛演説謂無自力餘行彩色唯稱南無阿彌陀佛乘本願往生也自修恭敬修行下五三昧耶見聞亡者每日讀誦三部經念佛唱六万反自西山善峯寺至信州善光寺建立十七箇伽藍安置曼陀羅行不斷念佛寶治元年冬十一月所勞同十上月廿二日集門弟告終焉有近演淨土往生已證廿三日着淨衣掛大衣授定散兩門義二十四日行天台大師講廿五日依他人請讃嘆佛陀又為自修稱揚本尊廿六日大衆同音讀誦彌陀經向本尊念佛二百余遍端坐合掌如入禪定寂年七十一

空阿彌

法性寺空阿彌陀佛謂空師一向專念行者也讀誦礼讃不行稱名外更無他事沐浴便利外不脱淨衣居住不定所々道場無所不到極樂此天樂變風鈴所至掛之常謂如來尊号甚分明十方世界普流行但有稱名皆得往觀音勢至自來迎之文鳴呼南無極樂世界言謝謝隨喜念佛畢此界一人念佛名西方便有一蓮生但使一生常不退此花還到此間迎願必可生努々勿謝言囬向念佛間交文讃誦本於此天王寺西門內外念佛建奏興行空師慨言源空以智德勸化空阿彌陀佛愚癡念佛大先達普傳化導不如空阿彌愚矣每歳正月朔日修七日別時念佛安貞二年正月如例修復七日須修皆談弟子等衆皆許諾二七日稽顙十五日最朝囬向每向本尊合掌如眠寂

念阿彌

嵯峨往生院念阿彌陀佛叡山學侶台宗

抜粋也信空師勸化欣淨土往生上人滅後忽然往生疑心起恩說上人在世迎參應次定有真夜夢空師現室中曰彼今現在世成佛衆生稱念必得往生忽覺疑殆大破承久年中釋迦堂回祿翌年造營供養西峰建往生院住居每日參堂建長三年十月晦日吉寺僧曰參堂限今日懇拜歸同十二月三日殊勝現瑞相往生年九十五

――〇[illegible]上　――[illegible]

梅霞上人

宪莪梅霞寺有一上人中年目盲一生念佛行者也建立一堂安置丈六彌陀之畫像備修往生堅固之觀行臨其終爲誓佛而言吾雖向佛像目盲不能視之我可遂往生者現身明目奉見佛像忽得明眼即奉拜見佛像瞻仰尊顏作禮合掌念佛而逝

行仙房

上野國山上卿行仙房密宗碩德也後入念佛門一心不亂行者也恒談世良田明寂長老有禪風或問曰念佛時妄念起柔何應對治乎答以和歌一首跡毋無雲耳事心古曾中々月乃障成計里弘安元年秋小病瑞生結定印如入禪定紫雲掛窓前竹如覆紫衣音樂聞空異香薰室緣道俗如市茶毘灰紫色有香灰中得舍利猶如佛舍利纂記入滅年月日時病等

――〇[illegible]上

秘有箱中沒錢經日弟子等開見之已

淨土房

豆州我山寺淨土房一山學匠而時二老一和尚老病甚急因訪之老宿曰君定悅乎答曰何有之乎老宿曰我死君必進一和尚故乎聽之貴厭離心遂隱居山下結草菴專修出離道一日雨後震動山崩岩埋草菴弟子等駭歎欲需其屍築之以除石拂土師安然無恙弟子等甚悅師

曰嗚呼大損哉弟子等聞是何之謂乎小菴本尊等破壞乎也師曰不然我幻火念觀音名号信免如此難于時一心称名以得救同唱南無阿彌陀佛應往生者乎無益延命在憂世乎臨應死時不死者甚大損也自此一向念佛遂往生矣

三光寺僧

越後國柴田郷三光寺住僧某濤口信濃守殿家臣服部氏某師擅之契孚恆為同生詫蓮之約専修念佛歳月功深一日服部氏發小病往生家人急告三光寺和尚和尚急至向彼亡者云年來有約何相後乎言合掌高聲念佛數百反而倚其死伏暫不起傍人怪見之顏皃如眠同床氣絶

元無坊

勢州神邊郷元無坊在家奉佛兼畧學經論習語録實信禪俗也昔日至藥山下拜隱元禪師問答數反於棒下省和尚徃拂僧伽梨法名号元安進禪偈有年一日果然曰未來不如念佛往生矣因需念佛導師於此詣大神宮祈念神是本地彌陀佛爾記淨門名德名以取枝鬮正中萬無和尚遂入為師念佛三昧居處不定所欲意住常語曰樂哉喜哉往生極樂世人何為不悅乎哉作跳歌歡喜踊躍而歌謠曰往往與憶者何妨彼毛乎仁付奴往也遮彌陀能極樂過一支所勞不快曰吾歸舊里當往生為冷親族勸懿也秋八月以歸懸勸其老母教其婦兄請別後入小屋靜室法友二三輩開念佛三日九八日朝沐浴至日中自鳴鐘高聲念佛回向畢所作謠躍歌微笑而逝異香薫室年五十余寬文年中也

愚禪沙彌

台平下沙彌愚禪者住深川德源菴傍岩老者之徒也參勇猛之鍛鍊捨身之機愈

修念佛正行常唱至病急而歸草庵于此
季談往生之要尤皆天和三年正月十二
日夜知在終焉之近以欲自起即振佛舍
利令開之唱南無釋迦牟尼佛人令拜小
像阿弥陀佛拭眼而拜見同行沙弥漣覺
扶起顧左右禮謝起向西合掌傍鳴鐘擊
光明遍照之又高聲念佛數反而念佛共
氣絕其聲讚於常顏貞取眠至沐浴之時
合掌不離年二十七

天和三癸亥年
季秋上旬
寺町通二條下町
中村五兵衞板行

扶桑往生傳卷上終

扶桑往生傳四部淨衆目録下

△比丘尼往生類

光孝天王孫尼　僧都寛忠姉尼
上平比丘尼　已上往生記
釋妙尼　下野母尼　寂妙尼
已上後拾遺
妙眞尼　仁和寺尼　已上黒谷傳
安養尼　撰集抄　妙心尼　現證
已上比丘尼十人

△優婆塞往生類

亭子親王　左大臣俊房　已上後拾遺
宮内卿良臣　源顕　越智益躬
已上往生記　月輪殿下　藤信朝臣
民部卿範光　左大臣公継　已上黒谷傳
源義光　後拾遺　越前親元　橘守輔
源親元　平時範　大瀬三郎
婦救来　已上釈書　右耳堂　黒谷傳
秦武元　源傳　野夫吉住　後拾遺
天野四郎　那河孫次郎　猪俣太郎
宇津宮孫三郎　熊谷次郎　津戸三郎
堀河太郎　相模四郎　已上黒谷傳
三宅氏某入道　源氏某　桑山入道某
牛込庸夫　已上現證
已上優婆塞卅二人

△優婆夷往生類

中宮蔦子　拾遺　女佛子　小野氏女
藤原氏女　息長氏女　勢州老嫗
賀州婦女　已上往生記　源忠遠妻
藤原姓婦　已上續往生傳
宇野氏婦人　現證
已上優婆夷十人
朝散大夫著作郎慶保胤　往生記
朝議大夫越州別駕三善為康　後拾遺
已上四衆總結一百十七人

扶桑往生傳四部淨衆目録畢

扶桑往生傳卷之一　　淨業沙門勇大纂

比丘尼往生類

光孝天皇孫尼

尼某甲、光孝天皇孫也。少年適人、有三子。連年而亡。不幾其夫亦亡。寡婦獨觀世無常、出家爲尼。持齋數年、忽得瘧病、起居不便。醫曰、自痰非同、不療之。尼聞曰、吾不愛身命。獨念彌陀、其疾自瘥。自性慈悲、放蛇餘身不驗之。春秋五十余、忽小病、空中有音樂降。里驚誰。尼曰、佛已相迎吾。今欲去。言訖而逝。

僧都寛忠姉尼

尼某甲、不嫁入道。僧都引令居寺。過尼常唯持彌陀二日。語僧都曰、明後日可詣極樂。人聞欲修。不斷念佛。僧都令衆僧三日三夜修念佛三昧。重語僧都曰、自西方寶輿飛來在眼前。但佛菩薩以有穢濁歸去。言與淚俱。便僧都修諷誦、尚度明日。尼曰、聖衆重來往生時至。隱几而坐、念佛逝。

上平比丘尼

尼某甲、勢州飯高郡上平鄕人也。暮年出家、偏念彌陀。尼多年意剃手皮、奉畫極樂淨土。雖有懇志、不能自剃。于時一僧來、爲剃尼手皮、更無痛。忽焉不見。以畫淨土之相。一時不離其身。命終之時、天有音樂。聞者隨喜。

釋妙尼

釋妙尼者、睿桓法師之母也。除粧飾、後堅持戒律、臥足不指西、大小便利皆不向。不履下西。未嘗無衣而出。佛前常誦法華、唱彌陀、夢阿彌陀佛護念我。端坐而逝。讀法華三千余部。

妙眞尼

伊豫國未湯山尼妙眞、法華持者眞言行人也。爲他事、入京、詣寺、以禪室識空師開他力易行應機之說、立棄餘行、專修念佛。

年月積功恒拜化佛為佗不言暮年語同行尼公曰我年來久奉見化佛明日申刻當往生更無病翌日申時向西端坐合掌高聲念佛而逝音樂聞天異香滿室其余奇瑞令感耳目矣

仁和寺尼

一妙尼住仁和寺志願一千部法華誦經及七百余部一日請空師需出離之要空師語曰出離之教雖多以極樂往生為要路往生之行雖繁以本願念佛為正業誦經功德甚深於老尼為難行易行念佛其功亦應勝尼信得一向專修念佛歲月積功合掌念佛終于時入一僧夢告往生極樂礼謝

下野母尼

堀河天皇中宮侍女下野母尼者一生之間誦法華一万部每日念佛六万更偏斷余念依求西方或夢或覺有時見佛雖語此語人以不信而永久二年六月八日或人問曰老而病矣有思乎答曰阿彌陀佛必可來迎其時未到故不死也同九日相告曰明日午刻阿彌陀佛可來迎及其朝日佛來迎又聞音樂向西合掌北首逝

寂妙尼

尼寂妙者紀成忠之母也在家時世事之隙誦法華一千部念佛滿五百三十万遍暮年落飾為尼永久四年正月三日夜夢容貌美妙童子四人放光明窓前立又有一武士身着甲冑形貌具相好即合掌低頭啟來迎事醒曰我命已一兩日而已念佛不怠向西氣絶顏貌如生年八十八

安養尼

小野里安養尼恵心僧都源信之妹也壯年亡夫剃髮為尼入小野山里結艸菴以地藏菩薩為本尊南無六道四生能化薩埵代等與衆生引導安養世界其夜夢地

藏菩薩來曰汝欲生安養念佛行業勿怠
矣信所深行增進恒惠心僧都約曰臨吾
終焉必來當爲善知識一日病急以馳人
召僧都于時僧都住山台嶺不能遠出呼
念來故本達中而氣絶便覔入修學院勝
算加持誦不動明主咒惠心至念地藏菩
薩尼忽然蘇生語曰不動地藏取吾左右
手歸給其後六年念佛功積安然而往生
紫雲浮空天華雨庭也

妙心尼

信扇或里尼妙心信心堅固而常語曰豈
本願何疑于百人百人不往生我一人必
可往生咬牙齒念佛恒所作必不追數更
唯一念十念或二三聲勇猛強盛咬牙齒
念佛全無他所願唯々一時早迎給果如
其言延寶八年秋七月日白日向西壁合
掌念佛數更而唯今西方極樂往生言訖
奄然坐化予旧知天台律師妙智坊語之

優婆塞往生類

亭子親王

亭子親王諱恒貞淳和天皇第二子也天
資聡敏書善艸隷律巧琴曲天皇崩後嘉
祥二年落飾受戒号恒寂改淳和之古宮
爲佛寺案丈六彌陀像念佛誦經之外畧
無言語之戲仁和元年九月十日沐浴整
衣服燒香供花向西端坐加入禪定寂

左大臣俊房

入道從一位左大臣俊房土御門右府之
長男也仁惠外施道心內熏動抛世事只
修佛事漸及暮年別建持佛堂安彌陀迎
接之像念佛保安元年冬十二月上表辭
職剃髮入道号寂俊明年至十一月十二
日心神不例寢食聊乖告子息師賴卿曰
我此間心澄性靜今自命終往生可期請
雲居寺瞻西上人令行阿彌陀講於此時
沐浴於持佛前繫五色縷於佛手引其糸

端坐念佛奄然而寂行年八十七火葬煙中異香薫衆人聞歎美

宮内瀬良臣

宮内卿従四位下高階真人良臣以才智自抽齢及半百深敬佛法日夜讀法華經念彌陀佛天元三年正月初得病素所修念佛誦經一日不癈先死三日其病平愈此間剃髪受戒七月五日堪然寂當斯時家有香気空有音樂雖遇暑月歴數日身不爛如存生時矣

源憩

源憩者内匠頭適第七男也自少年志佛法行年七十有餘有疾逃厭世間出家入道平生專念彌陀病中彌念之相語兄僧安法曰西方得聞有音樂否答曰不聞之又曰有一孔雀翔舞我前毛羽光麗手招來卯念佛而絶矣

越智益躬

伊豫國越智郡人越智益躬為常州主簿也自少及老勤王不倦歸法彌剃朝讀法華晝從國務夜念彌陀以為恒準未剃髪早受十戒法名自称定真臨終身無苦痛心不迷乱結定印向西念佛逝于時村里人天聞有音樂擧莫不歎美矣

月輪殿下

九條關白兼實公於空師信仰異他崇敬無類識宿因深重師檀也上人剃選擇集以呈之建仁二年正月月輪新殿剃髪入道受圓頓布薩戒法名号圓證專修念佛歳月功深建永二年春空師左遷後深悲之與例同憂四月五日端坐合掌念佛數之加入禪定往生在世五十八年

隆信朝臣

右京權太夫隆信深歸源空上人入一行三昧建仁元年辭世入道法名号戒心一向專念之外無他事元久元年春二月卅

病上人使住蓮華乗三弟子爲善知識既
及于終焉與兩僧倶唱来迎讃高聲念佛
瑞坐合掌而逝紫雲蓋屋上音楽聞空中
後正信房語基尚有異香郁然年六十四

民部卿範光

民部卿範光後鳥羽院寵臣也厚信空師
教化専修念佛爲業承元元年春三月入
道号静心暮年病床夜夢一人高僧忽然
来問其号答曰我是唐朝善導今本朝之
源空以汝懸志爲示往生之期来明後日
午剋當其期即當其日沐浴合掌念佛趺

左大臣公継

野宮左大臣公継空師深契之弟子也尋
修念佛積年有助與福寺衆徒指専修之
行以牒奏激空師公更不變其修意志行
増進嘉禄三年正月九三日依瘧解職同
晦日沐浴着浄衣向西合掌念佛終異香
天楽等有種々奇瑞年五十三

源義光

源義光者伊豫守頼義朝臣之三男也雖
生武勇之家志欣菩提道自弱冠之時毎
日唱念佛一万反又誦法華二千部以爲
親追福常見往生集故数不限造丈六彌
陀像営預修善根自大治二年十月一日
雖有病氣不怠念佛至同十九日告曰吾
明日可往生分資哉調臨終儀已至廿日
病悩平癒以沐浴着新衣居浄席及未剋
對本尊引五色糸手結定印口唱念佛奄
然而往生矣

越州親元

越州別駕射水親元身主國務心歸佛乗
康平之年春罹病纏在病床念佛六万遍
一日不缺只願二月半同世尊寂滅至十
五日朝扶兒孫沐浴着新衣謂家人曰今
日死期多年所望也至午時令人念佛自
唱午後動樂御解曰今日寄日也一未時

齎令何破之予遂不受與日沒

橘守輔

中散大夫橘守輔京兆人也人未見其歸三寶永長元年六月二十四日晚身無病向西端坐合掌念彌陀而逝異香音樂瑞應甚多或怪之問其妻曰生前無所修然臨終吉祥殆無比也不知日來密行如何妻曰如君言只每日晨昏不言淨穢洗手漱口向西謹一紙書讀已恭敬作是事十數年未嘗欽耳問者曰探求其一紙妻披紙發願文也曰弟子某敬白三世諸佛十方聖衆弟子自強仕始口唱彌陀心歸法華不論淨穢只整衣服洗口手向西合掌唱彌陀寶号稱法華題名若臨命終時病痛失念不能念佛以此勝業當彼資粮又誦法華壽量品偈十文此等微善自今以往雖有急劇永無取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我等與衆生往生安樂國年月日弟子某發願敬白衆見之無不感心矣

源親元

房州刺史源親元家世武臣也行陰德勢佛事於洛東作一宇安彌陀像華麗巍巍俗味號光堂又勸吏民唱念佛後往園城寺剃髮長治二年十一月七日頭北向西右脇而逝年六十八家人不知壁上有祥雲驚而入見合掌之手不解顏色如生

平時範

通議大夫平時範天仁元年冬歲五十五辭世法名号定蓮問者曰致仕何遽乎答曰我昔心中立約年至五十六必辭世今年病蓐侵何必待來歲乎次年正月謂人曰仲春我去二月五日修彌陀法法華懺十日病革扶起念彌陀奄然逝

大瀬三郎

大瀬三郎近宗者八幡太郎義家之家臣也天性勇悍一人當千軍功出群兵追伐

安倍貞仕之時多斬人已自畏罪常一心念佛一日其妻於細事大發瞋垢之心其怒甚如虎又不可制遁逃宗以為是我善知識也便潜出家了道遍歴四方辛苦不倦忘氣不撓道心益進乃到越州潜入山中縛柴為庵念佛懸衣散形一鉢且空瓢朕見饋餉他日告曰吾有齋戒自今日而五日勿饋後及六日入見之端坐合掌向西而逝儼然如生

野敦末

野敦末者家世儒鄉也好佛事不慳財造像写経論専修念佛三昧永長二年正月染病至十五日誡子孫曰汝等莫相近也乃向弥陀像趺坐晡時一光明從西飛来射胸間人往之見戸外無日影時陰雲而已入夜合掌而氣絶光明滿室數日不消見者嘆美

古年童

南都興福寺古年童性信深慈悲于時源空洛東在清水寺説戒演法曰極重悪人頼佛本願至心念佛必定往生童聞之歸敬渇仰發心剃髪結庵於松尾寺側専修念佛不休遂感靈瑞應佛高声念佛而逝茶毘火煙異香沉撫不比送葬衆人其香止衣

秦武元

秦武元為童僕時事沙門持閼伽因夢中緣高野大師後剃髪入道安丈六阿彌陀佛朝夕礼供永徳二年八月罹小病臨終伴僧跏趺念佛而終

源傳

源傳者攝州渡邊郡人也自幼年慕佛法而密修不言故人不知有浄業暮年有病語妻曰往年一比丘教曰南無一心敬礼西方極楽世界教主三十六萬億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阿彌陀佛如是唱礼渉

罪早滅。命生極樂。受法已來。至今三十年
每日一十遍。内心稱念。不令人知。今已時
至。俗露此事。言已。向西寂禪而逝。年六十
五。

野夫吉住

紀吉住者。江州馬淵村野人也。身無善根
家無財産。唯除寢食之外。淨與不淨。常唱
念佛而念珠無記。病熱久不愈。謂妻曰。明
日可往生。今日欲沐浴。其明旦。扶婦少
行後園樹下。敷席向西而座。婦曰。是何意
哉。答曰。汝是寡女。我為死骸。首其煩也
汝早歸。不可再來。及晩而行見。顔貌不變
如眠而逝。

天野四郎

河内國天野四郎。少時為強盜。殺人
奪財。極重惡人也。及暮年。信空師教化。懺
悔罪障。剃髮入道。号教阿彌陀佛。問曰。如
何必定往生。示曰。不飾人目。内心無懈。以
至誠心為決定。其意所謂。有一个盜賊。欲
劫奪他無上寶。色不顯外。内心堅實。應扱
說法。尤能肖後。住相州河村。專修念佛。自
他利益。臨終為不失正念。合掌不亂。高聲
念佛數十反而終。

那河彌次郎

武藏國那河郡勇士彌次郎。入道慈深。信
空師教誡。一向專念行者也。空師所示。以
一紙消息為指南。往生淨土。每日不定時
然隨思出。向西高聲念佛數反。暮年病惱
時。淨華僧蓮臺來訪。語之曰。夢中有一人
高僧。手取青白二莖蓮華。以白蓮華授予。
曰是汝分也。此青蓮華。新田太郎分也。彼
白蓮華中有聲。曰九月三日辰剋。當來迎
明後日其期也。住于此念佛。當為我善知
識。生前所秘藏物。應與汝。以上人教誡一
紙消息附囑之。至其日相俱勤。辰朝禮讃
至光部救見。汝句止禮讃念佛三反。端坐

合掌逝遷臺于此修四十八夜別時念佛爲之追善其滿夜夢至彼寶池白蓮華中有念佛聲漸聞視之華上彼入道着淨衣座即下華上相近語曰我生下品下生今依追福之功上品轉位醒

豬俣太郎

武藏國御家人豬俣黨平豬太郎忠綱武勇達者軍功名士也信空師教化專修念佛建久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爲追罰山門惡徒應勅發向謁上人曰登于此知何況定往生願垂教示上人曰生託武家前生業尸賜戰場今生忠也往生唯任彌陀本願懇念佛不嫌時處諸緣不可依死緣是名号不思議也太郎大背言忠綱往生今日決定歡喜向戰場棄身命相戰大力打折疵漸向西方合掌高聲念佛身爲敵伏紫雲覆于戰場異香襲人多入夢室宮往生極樂矣

宇津宮彌三郎

宇津宮彌三郎頼綱或時供奉多勢過武藏野途過熊谷入道蓮生蓮生向頼綱曰雖供奉美々豈能防無常殺鬼乎不知念佛免惡趣一人當千兵無殊勝念佛必去念佛頼綱銘肝以肯兼元二年冬爲勤仕上洛詣勝尾州菴見空師即示曰往生不往生唯有決心耳一向念佛無疑矣頼綱信受爲專念行者剃髪入道号實信房或夜夢立像阿彌陀佛虚空影向佛漸近光明赫奕異香芬然于時實信高聲念佛以巳右手奉取佛左御手醒見年來安置本尊也信彌深行增勇四威儀内念佛外無他事正元元年十一月十日有小病端坐合掌念佛相續顕瑞相往生

熊谷次郎

武藏國熊谷次郎直實宿善開發詣源空上人菴室懺悔罪業請教示上人曰罪不

言輕重但念佛往生直實一開堅信發心入道号蓮生房隨身給仕年久彌念佛功積信心次究竟一大願曰為一身言下品下生足然天台釋下之八品不可來生我願一切衆生一人不殘當來迎接為蓮生願生上品上生不可生下八品其願文偈曰下八品往生我捨而不願到彼國土已即不能還來彰乞於我願或信或不信願信謗為因皆當生淨土于時元久元年五月十三日午時京烏羽於上品上生曼陀羅前發願畢蓮生六十七也同九二日夜夢生上品上生又重願曰我願臨命終時顯光明紫雲異香音樂等種々瑞相為令見聞人發信心念佛得往生也又常信不背西方文行住坐臥皆不背西上人亦讚其信心堅固言坂東阿彌陀佛建永二年秋八月上旬小病九月朔日聞音樂身心安樂四日至已剋沐浴着淨衣端坐合掌高聲念佛熾盛念佛共氣絕口放光明五六寸顯紫雲音樂等種々奇瑞諸人群集結緣發心念佛者多

津戶三郎

武州津戶三郎為守忠義古士武勇達人也建久六年奉東大寺供養隨將軍幕下上洛參空師詳究懺悔罪障問菩提直路示曰離生死之道雖様々多往生極樂是最要也又往生極樂之行雖種々多念佛是佛淨引本願此念佛行尤第一也專修者十即十生百即百生矣為守信仰歸本國為但信稱名行者信心感人專修行者出三十餘輩空師聞之甚嘆美暮年剃髮具戒号尊願仁治三年十月廿八日修知法念佛結願夜竊自切其腹取出臟腑擲之更無痛神力不衰後斷水漿五十七日病亦自愈將令用行水明年正月十三日念多上人來告往生期十五日午對其歎

喜作日着袈裟持念珠向西端坐合掌高聲念佛數百反至于正中念佛共氣絶紫雲覆上異香滿栄見場見聞人驚異是偏尊願信力不思議也

堀河太郎

四条堀河太郎入道材木賣買商人也深般依空師專修念佛上人中陰日去老翁一人詣廟所問衆僧曰此廟巌株地主爲誰其人極樂世界往生行可結縁由因夢想來衆僧尋訪彼入道有所旁移居石蔵至于此問之那瑳上人迎我去合掌念佛往生

相模四郎

武州刺史相模四郎朝直途過隆寛律師問曰身雖生武家心欲修佛道難不捨家業獲離生死道教示律師答曰聖道門非有智持戒人難行之淨土門爲罪悪無智者與極善最上法不擇道俗智愚順彼佛願念佛往生飛錫禪師曰末法衆生以自力離生死如陸地推船信佛力願往生如流水下舟乗本願船須念佛往生勿疑此安心不變假令其身雖戦場討死必當往生矣朝直聞忽發至誠心毎日唱六万反念佛一生無懈称名薫修功積兼知死期文永元年五月一日落髪同三日高聲念佛數百反責身体佛聲中往生

三宅氏某入道

三州桐山城主三宅對馬守某者附于家康公幕下軍功忠臣也病左臂辞世入道号常知參東門木上得宗後皈淨門念佛三昧天性仁慈憐民物人多皈伏教之念佛去日川中有死人拐杖十念流在寺邊小僧以葬之其夜夢告曰有在家菩薩弘導我小僧何及止我乎又堀流之暮年臥病床念佛不怠一日會家族諸別親者數輩残留枕上念佛至日中高聲念佛合掌

迎。後暫合掌不亂所飛光曾脫然而落于時天日温和四邊穩也化佛現空如列星自家至荼毘場天華如雨其色金黄而衆眼觸染皆緣者多發心矣

原氏某

天和二年壬戌夏四月上旬江城牛込永見甲斐守殿組御歩行原氏某年來勤番之間專修念佛行者也先亡妻女有二子附家族以養育弥念无念佛無怠自春至夏所勞不快臨病急語親友曰吾今白當為臨終之恭古相助念佛向持佛堂備香華燈明自打鐘責五体勵聲念佛而猶氣已絶暫而微笑言往生既决定後明日至日中如前向佛前暫念佛重勵聲念佛責五体念佛共氣絶年五十余

桑山入道某

松平幕下桑山氏某入道公務之間兼勤乘中年辭世閑居專修念佛三昧二十年來無雜事歳月功積行增進暮年老衰在病床天和三年三月八日臨終焉之期告傍曰扶吾令到佛前傍人勞其老衰奉本尊迎其枕上曰本尊來迎入道歡喜而起向本尊端坐合掌念佛數十返奄然而往生顔色如生年八十二

牛込庸夫

江城牛込天神前町庸夫五兵衛清貧爲人役以渡世欣求淨土心深晨昏禮念無怠天和三年四月朔日心腹切痛病五日朝沐浴端坐口唱念佛告婦曰時刻有幾多婦曰已過巳半曰善哉時至矣顧左右禮謝合掌念佛逝

優婆夷往生傳

中宮篤子

堀河天皇中宮篤子者後三條院之四女也自雖受三千之寵在綺羅之内志早慕佛乘以年自十四歳及沒年四十一年毎日以阿彌陀經爲課天皇崩後落飾具戒誦法華經三十部書寫之亦六部改堀河皇居安置九品阿彌陀佛又。縮向後之壽命只欣往生之速證永久二年秋八月限三七日行預修善以生前善根回向極樂同十月一日令修御墓所雲林院洞其僧造終之日合掌念佛往生其夜宮女夢識微細音樂出自兩門指西行者

女佛子

女佛子伴氏江州刺司彦真妻也自少年常念彌陀當命終之時移座千胎藏界曼陀羅前語夫曰我今詣極樂少有停滯聞惡之往年有人送鮒魚數十尾其中有生鮒二尾便放井中恐彼鮒尺之中久勞江湖之思妄暫留間以此歎隨搜求井底令放江中歸悦之間蓮香滿室靈氣入簾身無苦痛向西而終焉

小野女子

女小野氏山城守喬木女右大辨佐世妻也自少年心慕佛法請兒僧延教曰欲覺知菩提道幸垂開示延教抄出觀無量壽經及諸經論中要文與之女晝夜學無倦毎至十五日黄昏五躰投地向西礼唱曰南無西方日想安養淨土二十有余而惱氣卧床漸旬遂以逝其夜音樂聞空隣里人民聞之隨喜

藤原氏女

女弟子常行布施念彌陀佛漸及暮年相語曰音樂遠聞是往生瑞相明年又曰音樂漸近明年又曰樂音追年已近就中近日聞寢屋上今正往生之時也言訖而終

身無苦痛矣

息長氏女

近江國坂田郡息長氏女人每年採菜擎紅蓮華供養阿彌陀佛偏期極樂如斯數十年命終時紫雲纏身矣

勢州老嫗

伊勢國飯高郡一老婦上半月專修佛事下半月入營世事其所勤者常買香華供郡中佛寺亦以塩米菓菜等分施諸僧以爲恒事常願極樂已經數年一日得病爲勸水漿扶起所着衣服自然脫落見其左手持蓮華一莖花大七八寸不似此界華光色鮮妍香氣發越看病人問此華由緣答曰迎我之人本持此華即時逝衆人莫不隨喜之

賀州婦女

賀州有一婦人壯年亡夫數年寡居宅中有小池池中有蓮華常願曰此華盛開之時我正往生西方便以此爲微供養彌陀佛每遇華時取分供郡中寺老後當于華時有恙自喜曰我及華時得病往生極樂必矣即招集家族隣人請別具香盤相勸曰今日是我夫開淨之日也言訖即逝今夜池中蓮華皆向西而靡矣

源忠遠妻

源忠遠妻者武藏守源敎之孫也自少年時慈心曾無怒色相從忠遠下向肥府康和三年正月生産之後病漸難安住正念念佛數反逝自日室有異香頗似梅華香雖蘭射沈水所不及也沒後中陰間其香猶遺其後師僧覺蓁於佛前祈知其生處終日誦觀無量壽經其夜過夢所自簾中出生前衣曰今日誦經甚以可尚乞爲我重誦四十八卷必可轉生於上品問其生處答曰中品下生也

藤氏女

參議藤原兼經卿妻者伊豫守敦家朝臣之女也天性柔和家中之人遂不見其慍色一生之間偏修念佛道心須熟不能現世臨終之時異香滿室自謂人曰見滿月來照乎大成歡喜之想而氣絶敦家朝臣弟侍女之衣深染其香數月不歇

宇野氏婦女

丹波國薗部鄉小出伊勢守殿家臣宇野氏某婦人緣石平之法發捨身之執年來實信人也天和二年夏聞勇猛念佛勸化一向專修外無他事同冬自臘月下旬發大病病中亦無雜念大事通胸中更無世話挨拶明年春二月廿四日病稍急語親族曰唯今大事破胸中清々而天地盡下牧心面自識非所知他人是則往安樂世界也又言親類等曰唯今視臨終正念往生人々必進給自勵唱光明遍照之文念佛數聲逝法名號法安勇心信女

慶保胤

朝散大夫行著作郎慶保胤者天性仁深慈及物畜犬猫猶有人身事于朝庭心敬於佛乘閱彌陀淨土論視但衆生智淺不達聖旨若不記現往生者不得勸進其心之文誠哉斯言因自披國史別傳等撰日本往生記至于今行于世保年發心入道號寂心親會惠心僧都談往生極樂之要口唱名號心觀相好暫不忘凡塔堂寺院所有彌陀像不能空避必致禮又道俗男女有志極樂有願往生者莫不結緣遂成其功德長德三年於東山如意輪寺逹往生素懷其弟未見其本傳以西行撰集鈔又往生記自序記之其記曰在家之時草此記出家之後無暇念佛已絶染翰云々嗚呼念佛之行惜寸陰無他事推以當知壽

三善為康

朝議大夫越州別駕三善爲康者少年變
佛乘能持如意輪大咒九日課金剛經三
巻心經三百巻彌陀經九巻如意輪大咒
一千反念佛一万反終身不缺也爲自他
結縁勸進撰拾遺往生傳一部三巻傳于
世惜哉今也滅後復撰上下二巻今以行
于世其下巻首自書曰記此傳之間太治
二年正月二日夜藤納言顯隆家侍學生
夢有一高亷荘嚴甚美其東立高座有一
老人坐其上合掌向西師儀人告曰此是
三善爲康往生之相也于時紫雲自西靡
金色光兩三行忽乗紫雲西方去矣憂事
以拳甚歡喜信深行進願亦次預録万一
以買巻物後保延五年六月病讃左右曰
仲秋是我終焉之期也于時嫡子行康問
日出家持戒淨土之勝業乎否曰爾也宥
之堅信而已念佛功成不必出家乎朗十
生百即百生八月四日後夜手擎一紙願
文如入禪定而逝年九十一後三日身體
尚暖異香郁然

此二善分者記録昔時往生人以傳勸
發後人而遂成其功德以往生矣嗚呼
高尚哉見賢思齊者欣慕之情也後人
亦觀之以願以勸後傳後世往生之利
益無窮や抑本朝者生東方日出之域
歸西山落月之鄕太都三國之中有嚴
極樂往生者我土之衆生や善因其風
土之化熏行者君子之行也　仰冀見聞
道俗同志同行各發其本懇入念佛三
昧果以往生者是則此書之素意や

願以此功德　平等施一切
同發菩提心　往生安樂國

南無阿彌陀佛

圓山沫雲禪菴
勇大獅

天和三癸亥歳季六月念五日

安心章

往生傳成觀之者考古驗今爲淨業之在
務者畢甚矣也觀者問曰既往生人多所
感之行願亦彰也其安心奈何答曰觀無
量壽經曰若有衆生願生彼國者發三種
心即便往生何等爲三一者至誠心二者
深心三者回向發願心具三心者必生彼
國矣一至誠心者願往生者身拜佛口唱
名号意念相好身口意之三業必須眞實

心作之對治虛假心二深心者願往生者
深省察自心罪惡沈重出離甚難況定信
彼佛悲願力不顧身命依佛語行當對治
疑心三回向發願心者願往生者過去世
以來今生身口意所修之善根及隨喜他
一切凡聖身口意所修之善根以此自他
所修善根少一毫爲現在有爲福德壽命
等不願全皆悉眞實深信心中廻向願往
生彼極樂世界當對治隙雜心也三心具

無行不成願行此成若不往生者無有是
處也又有信願行三心也信者諦信佛語
不疑是即功德之母佛果之種子也於欲
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念
佛衆生攝取不捨等文深信勿疑矣願者
已信無疑故專願生彼國更無他願也行者
爲成就其願當行精進念々相續無有
間斷遂至一心不亂有願無行者其願必
虛有行無願者行亦孤也然不信者願行

俱不起也故此三者如鼎三足而往生之
妙用也缺一亦不可也不中往生之器
亦雖如是也尚有其要也善導和尚要文
曰凡人欲生淨土者須是不得怕死得捨
此穢身超生淨土如脫弊衣換珍服但當
放下身心莫生戀着是然也常願雖行念
佛臨彼命終時愛命怕死爲之失正念不
得往生故頓阿上人曰安心起行要唯在
念死念佛而已厭離之心薄者欣求之心

不類如是為往生者無有是處也宋朝法
侍本朝萬子等願促閻浮之壽早生安養
又宋梁術者夢中佛告曰汝命十年留自
斷珂白佛言設有百年閻浮濁惡易失再
念所願早生安養奉事聖衆佛言汝志如
是後三日當迎汝即至期往生焉叶如先
歎曾此欣厭之證可以為有也雖然亦察
類可也燒火投水則豈美安心之要知是
也亦起行必以口稱念佛為要耳故源空
上人曰吾觀善導和尚釋源空曰三心四
修俱唯見南無阿彌陀佛也識即唯稱南
無阿彌陀佛者此即信佛語也願往生也
不疑本願也修正行也歸佛本願為徵緣
所唱名号所以具足不可思議萬德也故
畢竟安心起行之肝要唯稱南無阿彌陀
佛乘佛願力往生而已品位上下在念々
不捨之行善導大師觀念法門曰得三万
六万十万者皆是上品上生人也法然上人
曰信一念十念必信往生行念々不怠偏
行一致決定往生南無阿彌陀佛

臨終式

永覺和尚曰淨業之功雖積平日而臨終
最後一念最為緊要蓋以墮地獄生天堂
輪迴六道往生極樂唯此一念爲之定其
生處也佛世阿育絶王生前善人因臨終
一念之瞋恚死生大蛇遇學訓迦旃延請
敎又一生有五戒優婆塞因臨終一念之
愛執其妻生鼻中小虫又唐張善和一生
殺牛為業張鍾馗刺鷄為業俱大惡人臨
終惡相現前追迫幸遇善知識至心念佛
得來迎往生壹劫苦樂唯此一念可不慎
哉然至于此時力量既衰業緣交現難住
正念也所以祈佛加被蒙善知識之勸獎
者私人之扶持他力之救以往生也故善
導大師臨終要決惠心僧都臨終行儀等
其慈訓懇切也今依空師教式以舉數條

見聞道俗從容以用之自他利益廣大便
宜往生之得益者也

附看病人善知識五ケ條

一、望病急者當更床移臨終之間善別無
臨終之間則能掃除其處去不淨藏家裁
珍寶等雜物不可置其間心內悩時故口
燈奉迎金色阿彌陀佛像以香華供養頭
北面西令臥傍閑須念佛不絕香煙時々
可除不淨也

二、食酒肉五辛人者不擇貴賤不論親疎
不可令入其間之內護法忌去魔障得便
故也愛戀之妻子等妄親付不可愁嘆互
爲輪廻之業隨惡道兼能可知之也

三、或夢現於善惡之事無所見乎否又深
執心無所戀乎否真實散言假其機將令
宜問之若識惡事俱至心念佛可令懺悔
罪障也語善事讚歎隨可勵其心善事必
竊可書止之後人見之爲可令發心也此

之善知識之勸也凡尋常至臨終有瑜伽
靈夢等善事輒不可談說之得其人欲語
之或可記錄之奮緣以有感障也

四、雖默止婦人小子之言呼巫女神女屠
病人枕上不可爲祈祷悲祭邪神不可祭
者善業病強難忍苦痛尚供養阿彌陀佛
須祈言伏願生緣未斷早速輕安大命難
逃必生安養觀無量壽經曰阿彌陀佛無
量無數分身觀音勢至乎與二十五菩薩
共百重千重圍遶念佛者拂惡鬼之難抑
二世利益供養阿彌陀佛宜用邪神之祷
乎

五、病者邊人多不可集居或三人善知識
共不可過四五人善知識常居病人枕上
真實微音可稱念佛望病急閑鳴鐘合病
人吁吸念佛兩人居病人上下側隨眼引
神放可看病一人居聯難事可言付此外
人數有何益乎出入不可物騷不可談一

劫世諸事唯可唱念佛。悪縁者多入門内矣。件五箇條我人毎常看見如斯相爲可成自他利益也

附善知識勸往生六ケ條

一六先當起厭離之心。令此娑婆惑悪業生衆苦充滿之處也。生來及老後今迫此病苦死苦悉皆苦海也。臨此時不厭離者當何生乎離輪廻哉。然令縁阿彌陀佛悲願至心称名号念々中滅八十億劫生死之重罪。故速出離生死苦海。趣生安樂國須至心念佛矣

二六應進欣求之心。西方極樂是大乘善根世界無有諸苦。但受諸樂處也。一往生則住不退轉永離生死。服奉覲彌陀萬德相好、耳聽微妙甚深之法。口嘗禪悦爲食之味、身着柔爽解脱之衣。皆悉精進趣果庄嚴而無一念懈怠障礙。故不歴三祇至佛果。唯至心念佛矣

三六應仰彼佛本願。第十八願曰。設我得佛十方衆生至心信樂欲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云云　善導釋曰。彼佛今現在世成佛。當知本誓重願不虚。衆生稱念必得往生。當知五劫思惟只有本願名号。令罪惡生死凡夫自曠劫以來常沒流轉無有出離之縁。令乘彼佛願力次定往生。今既臨命終。特本願引接在千念不可疑矣。故重當發真實信心念佛回向發願矣

四六應念攝取光明。觀無量壽經曰。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衆生攝取不捨。善導大師觀念法門曰。一々光遍照十方世界。但有念佛衆生彼佛心光常照是人攝護不捨。皆是順本願故也。我今信本願多年念佛。衆生攝取光明久應照我身不捨誓願豈不此時乎。惑障相隔雖不能奉見之。不疑本願者決定可蒙光接。閉目念慈光。開

白唱念佛矣

五應念來迎之儀經曰執持名号一心不亂其人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聖衆現在其前又曰設我得佛十方衆生至心發願欲生我國臨壽終時不與大衆圍遶現其人前者不取正覺我等執持名号歳有年今臨命終時決定阿彌陀佛與觀音勢至恒沙聖衆俱唯今出極樂於東門可迎此室也歡喜合掌一心念佛矣

六應念往生得益既往生彼國而蓮華始開則所見悉是淨妙之色所聞皆無非解脫法音香味觸境亦復如是于時觀音勢至二菩薩告曰汝知否此所是阿彌陀佛淨土西方極樂世界汝念佛彼佛亦念汝故感應道交乘本願故今往生即奉拜阿彌陀佛万德圓滿無量功德相好巍巍文殊普賢地藏彌勒諸大菩薩諸上善人俱會一處或經行寶樹下自然微風吹七寶樹無量妙華隨風四散其響微妙而出念佛念法念僧音聞之即得無生法忍或遊戲寶池邊八功德水充滿大如車輪蓮華各發其色光白鶴孔雀鸚鵡舍利迦陵頻伽等衆鳥出和雅音讃嘆佛法僧自行自然增進隨緣化度利他速圓滿不歴塵劫早唱正覺如是勝緣雖多十方佛土不如極樂世界實是諸佛法王家也信發欣求心至心念佛矣

最後教化

汝知否只今即是最後心也大論曰最後一念勝百年業過此刹那生處可定今正是其時將一心念佛往生彼西方極樂微妙淨土八功德池中寶蓮華臺上可為此念如來本願一毫無謬願佛引接矣

林家往生傳大尾

聖冏 撰

淨土真宗付法傳

寛永十九年（一六四二）刻本

據寛永十九年（一六四二）
刻本影印

淨土真宗付法傳序

夫以良醫妙藥依病品而顯善逝教法任根熟而盛然佛日隱西天而二千餘廻法水流東土當今末法焉於其中閒諸衆生等邪林盤欝無生之生愚水深淵迷上術之法依之凡夫引接之秘術者空泥自力自證之教門見生無生之玄談而徒亂唯理唯性之施

設自介以來四依弘教之菩薩兼宜如來之金言三學具行之名德弥述凡夫之往生其化導不局西卯支那矣其利益亦盛東垂陽谷焉然則有勝方便之華文開馬鳴起信之詞林易行易往之玉章耀龍樹十住之靈室尋其濫觴出釋尊萬字胸論其化用留煩惱成就口然間圖三國傳來宗祖顯淨土流傳之旨列三二八餘人稟兼示真宗弘通趣弘教雖相兼不同諸家雖異化導無違于旹貞治第二年仲春第五條作草篇初記之耳

本師釋迦牟尼如來大和尚

於賢劫中出第九劫於此劫中四佛出世所謂拘留孫佛六萬歲出拘那含佛四萬歲出迦葉佛二萬歲出今此釋迦人壽百歲時出世也然則速出

於帝京早入深山成正覺於樹下轉法輪於處々出家成道異說不同且舉二説大論云十九踰城捨國王位三十成道轉妙法輪 已上 又加弗沙底沙毘婆尸之三佛云七佛 云云 先於天竺有四大祖 毘婆尸尸棄毘婆沙

第一祖馬鳴菩薩

如來滅後三百年出造作論藏引導衆生其化之中西方勸化殊慇懃

也擧顯諸起信論云復次衆生初學是法
住於此娑婆世界懼畏信心難可成就當知
如來有勝方便攝護信心如修多羅說若人
專念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所修善根
迴向願求生彼即得往生住不退轉已上

第二祖龍樹菩薩

十住論易行品　十二禮文　如來滅後
七百年出千部論師萬民所皈位歡喜地祖

兼十三受生梵志家得敎釋尊門紹達五明
長而入三昧曰內曰外以此菩薩為宗匠也
言聖言淨以此大士為宗祖也故天竺外道
學四韋陁典受十八大經震旦佛者習四依
判敎修二門之修行提婆薩埵敬仰尊師天
台大師尋持高祖三部界會傳前佛秘法百
刧智論鑿後生耳目彼菩薩大願云若有閻

浮提人於我法繫念不滅罪垢不取菩提云云
然則先利他時製十住論判難易二道專自證
時作十二禮願往生益寔知自利々他二途
雖異而以往生為其要也所以楞伽山中如
來懸記歡喜地生安樂國乃至廣說及至入
滅前示兩相且擧一說西域記十（玄奘三藏）云王
子承母命來至伽藍時龍猛菩薩讀誦經行

忽見王子謂曰今夕何夕降趾僧坊對曰我
有所求人頭為要惟菩薩修習正道遠期佛
果慈霑有識惠及無邊輕生若浮賤身如朽
不違本願垂允所求龍猛曰亦誠哉是言也
我求佛聖果我學佛能捨是身如響是身如
泡流轉四生去來六趣宿契弘誓不違物欲
然王子有不可志其將若何我身既終汝父

亦喪頤斯爲意誰能齊之龍猛徘徊顧視以
乾茅葉自刎其頸若利刃斷割身首異處王
子見已驚奔而去王聞哀感果亦命終已上

天親菩薩

淨土論一卷　佛滅後九百年出
世造千部論淨土論是其隨一也天親菩薩
位居明德道隣極喜金口祖承第十代始學
小乘終皈大乘於小乘中旧習有宗後學經

部將爲當理於有部義懐取捨忌心欲定是
非恐畏彼師情懐忌憚潛名重往時經四載
屢以自宗頻難他部時有羅漢被詰莫通即
衆賢師悟入是也悟入恠異遂入定觀知是
世親私告之曰此部衆中未離欲者知長老
破必相殺害長老速可皈逃本國于時天親
至本國已講大婆娑云云光云菩薩學通内外
博達古今名振五天聲流四主後皈兄無著
學大乘今此淨土論大乘攝義論也彼文云
我依修多羅真實功德相説願偈揔持與佛
敎相應已上同論註云天親菩薩有釋迦如來
像法之中順釋迦如來經敎願生已上

[illegible]

淨土論譯者　如來滅後一千四
百餘年出世北天竺人師欲求淨土先達來

到後魏代以淨土本經授鸞大師曰此大仙
方依而行之長得解脱求離生死云云譯天親
論擬衆往益今此一宗漢土傳來以之爲始
又内典録四云梁武帝世北天竺國三藏菩
提流支魏言道希從魏永平二年至天平季
其間凡歴廿五年在洛都譯李廓録稱三藏
房内經論本可有萬失所翻經論筆受草本

滿一屋間已上次於晨且有八大祖

第二祖廬山慧遠大師（同志一百二十三人 修淨土賢聖一十三人住 亡）

如來滅後一千二百八十五年晉威康五年法師初生樂邦文類引元照釋弥陀教勸載大藏不為不多然佛化東流數百年間世人洎無知者晉惠遠法師居廬山東林神機獨拔為天下倡鑿池栽蓮建塔立指宗淨業号為白蓮社已上又高僧傳云勸生淨土固出大覺慈尊然而使此方之人知有念佛三昧者應以遠公法師為始祖焉法師諱惠遠俗賈氏少為儒生博極群書尤邃周易莊老甞年廿一與弟惠持造安師席下聞出世法而悅之歎曰九流威儀皆糠粒耳遂出家安門徒云遠居第一座已上編李通論云法源濫觴之初

由佛圖澄而得安由安得遠公是三大士化儀軌則無以異已上准此兩傳天竺佛圖澄授弥天道安法師道安法師授廬山惠遠大師云云若介者并今八祖應言十祖但澄安兩師淨教弘通不弘通義暗以難定若存超越應以遠公為始祖也然於安法師自造淨土論宣捜玄即冥旨何云不弘此宗加之傳既云此三大士化義軌則無以異惠遠法師既修淨土澄安兩師何不弘真宗祖傳云遠公法師為始祖立宗興盛故歟云云又瑞應傳云東晉朝僧惠遠法師鴈門人也卜居廬山三十餘載影不出山跡不入俗建淨土堂晨夕禮懺並棄俗同修淨土信士都有一百二十三人法師以義熙十二年丙辰八月六日卒右脇

遷化時年八十有三（取意）

第二祖玄忠寺曇鸞大師

（畧論安樂土義一卷讃阿弥陀佛一卷淨土論註二卷上下）如來滅後一千四百廿年出世後魏兼明元年（丙辰）之誕生也續高傳六云詳其氏鴈門人家近五臺山神迹靈恠逸民聽時未志學便出家內外經籍具陶文理而於四論佛性弘所窮研梁大通年中達梁朝帝

請講佛性義帝極歎明且引入大極殿降階禮接遂届江南陶隱居所欲稟便傳仙方十卷即辭還魏境逢中國三藏菩提留支咨曰佛法中頗有長生不死法如此方乎流支唾地曰是何言歟非相比也此方何處有長生法縱得長年時不死終更輪廻三有耳即以觀經授之曰依之修行當得解脫生死鸞尋頂受仙方燒之自行化他流靡弘廣魏主重之号為神鸞下勅令住并州大巖寺晚移住汾州北山石壁玄忠寺往介山之隱聚徒蒸業今号鸞公巖是也魏興和四年（壬戌）因病卒平遥山寺春秋六十七終日幡華幢蓋高映院宇以事上聞勅乃葬汾州西秦陵之谷建塔立碑（已上取意）又迦才云（淨土論）并州汶水也魏

末高齊之初猶在神智高遠三國知聞洞曉衆經獨步人外梁國天子蕭王恒向北方禮曇鸞菩薩註解天親論裁成兩卷等（已上）

第三祖大宗慈愍三藏

高僧傳云釋慧日東萊人唐大宋朝得度尋遇義淨三藏由西域回夙夜咨稟大通佛乘聞淨說西域如來遺跡飄飄然有欲往志大定中泛船遐過東南

海中凡三載崑崙佛誓師子州等諸國經過歷盡續至天竺訪善知識一十三年兼受法訓曰無量度雪嶺雙林又經四載綿涉懇苦深厭閻浮因遍問天竺三藏曰何國方有樂無苦何法何行速得見佛三藏皆讚淨土曰敎主悲深願廣有前欲生者靡不遂願日聞之喜踊自慰追至健馱羅國其城東北有大

山山有觀音像凡專祈禱多得現身日乃絶食七日祈之至七日滿夜未半觀音於空中現紫金相長一丈餘坐寶蓮華右手摩日頂汝但繫念孰不知願汝亦當知淨土法門勝過諸行說已無見然自西過至于東皈摠廿一年所歷者七十餘國達長安進佛真容梵文等感悟帝心強其德號慈愍三藏已上

第四祖西河道綽禪師

安樂集二卷

佛滅度後一千五百一十年後周武皇帝保定二年壬子誕生禪師諱道綽并州晉陽人也前大德曇鸞大師三世已下孫弟也年十四出家貮弘大涅槃部講及廿四遍兼昔鸞師淨土諸業搜敵經論布以感化石壁玄忠寺即齊時曇鸞法師之所立也中有鸞碑文見之自曰相去

千里懸殊當尚捨講說修淨業已見往生況少子所知解足大業五年己未爲開悟有緣恒講無量壽觀將二百遍貞觀三年四月八日鸞法師於空中告汝淨業成餘報未盡耳貞觀十九年乙巳四月廿二日悉與大衆取別至廿七日於玄忠寺壽終時有白雲從西方來變成三道白光於自房中徹照通過時年

八十有四（諸傳意也）終南山碑文曰（昔逹磨止履示遷化之相令善導殘履現往生之證矣）

第五祖光明寺善導大師（觀經疏四卷觀念法門一卷禮讃一卷般舟讃一卷法事讃二卷已上五部九卷）

佛滅度後一千五百六十一年隋煬帝大業九年（癸酉）誕生也禪師諱善導未詳氏族亦不悉何處人住京師光明寺（亦住悟眞寺矣）幼而投蜜州明勝法師出家誦

法花維摩忽自思曰教門非一途若不契機功即徒設於是投大藏經信手探之得無量壽觀經便喜誦習十六觀又唐貞觀年中西河禪師行方等懺及淨土九品道塲講觀經乃喜曰比直入佛道津要修餘業迂僻難成唯此觀門速超生死吾得之矣入堂念佛力竭不休寒冷流汗以表至誠卅餘季

無別寢處不暫睡眠除洗浴曾不脫衣護持戒品纖毫不犯曾舉目不視女人一切名利心無起念寫阿弥陀經十萬卷書淨土變相三百餘堵自念阿弥陀佛一聲則有一道光明從其口出自十聲而至千百聲光亦如是其一々光各一化佛相好圓滿臨入滅時隨於機宜而有兩說所謂應著相懈慢輩現抑

樹捨身入滅對常没流轉機顯徹疾亡逝之義當知權者入滅隨緣設化不可一准春秋六十有九于時高宗皇帝永隆二年三月十四日（或云二十七日）入滅之高宗皇帝知其念佛口出光明賜寺額為光明焉凡佛法東漸後洋敎弘盛闍無知禪師威德（已上諸傳并相傳之趣具加類聚傳又具十六德委細如別紙）敎師懺悔遺華不萎金剛摧

邪一僕現佛身二遺書放光三嘉名遺衆

第六祖千福寺懷感禪師

群疑論七卷　唐代人師

住京師千福寺不知何許人也然不信念佛少習遂生安養疑氷未泮遂謁善導用決預導曰傳教度人為信復講為渺茫無請感曰諸佛誠言不信不講導曰若如所見令念佛往生豈是魔說耶子若信之至心念佛當有證驗乃入道場三七日不覩靈瑞自悔罪障深絕食畢命導不許遂令精虔三年念佛後忽感靈瑞見金色玉毫便證念佛三昧遂述群疑論七卷即群疑論是也臨終果有化佛來迎合掌向西而往已上大宋高僧傳意

第七祖大[illegible]禪師

五會法事讚　南梁人也大歷二年三月於南岳雲峯寺食堂喫粥次向

鉢內前後兩度感見五臺山境界同四年四月十五日九旬入念佛道場至六月二日未時感見五色雲及聖驚覺至八月二日與同志十二人共登臺山同五年四月五日到臺山感數十道白光忽見一寺號大聖竹林寺進入講堂之內見大聖文殊左右有一萬二千菩薩普賢與無數菩薩俱為諸菩薩說說妙法法照禮二聖而問修行何法門易得成就疾得成佛速出三界利益衆生最為其要文殊云一切諸行無過念佛吾及諸佛皆從念佛而生是法王又問當云何念文殊云去此世界正西面有阿弥陀佛彼佛願力不思議汝當繫念命終決定往生彼國疾得成佛說此偈已二聖各舒金手摩頂為授

記言以念佛故不久速證無上菩提盡此一形定超苦海云云又大師即善導後身也德宗時於并州行五會教人念佛帝於長安常聞東北方有念佛聲遣使尋見至太康果見照師勸人念佛遂迎入內用劉珠繩牀教官人五會念佛至十二月初於華嚴寺院入念佛道場二七日絕粲漿唯願淨土乃云往生極

樂得無生忍還迴向苦海廣度衆生言訖合掌向西方念佛而卒矣　已上諸傳

第八祖烏龍山少康法師

唐代人師姓周縉雲仙都山人也母羅氏及生康之日青光滿室香似芙蕖追繃褓之季眼碧脣朱齒白得佛一相恒端坐含笑時鄉中善相人也見之此子殊相之才不語吾不知也年甫七才入靈山寺中佛生日禮佛聖容毋問康曰識否發言云釋迦牟尼佛聞皆怪之季十有五所誦之經已終五部遂於越州嘉祥寺學毘尼亦往上元龍興寺聽華嚴瑜伽貞元初至洛京白馬寺殿見物放光為何經法乃善導行西方化導文也遂之長安善導影堂內乞願見善導真像化為佛身謂康曰汝依吾施設

利益衆生同生安樂云云遂於睦州爲龍山建淨土道場築壇三級聚人午夜行道唱讚共四年契稱揚淨邦雲集所化三千許人也然高聲念佛從口一化佛連誦十聲十佛若連珠狀貞元二十一年拾二月三日示衆厲累當於安養起增進心於閻浮提生厭離心言畢跏趺身放光明而逝天色十變狂風四起

百鳥悲鳴爲龍山也一時變白其爲墳塔附
于洲東臺子巖已上諸傳後於本朝有五大祖

第一祖行基菩薩 聖武天皇時出興隆佛法
大師也然曉諸教讃所故以西方而爲一准
仰彌陀之悲願以往生而爲所期稱名念佛
勸化及二天往生極樂勸進遍四海遂命終
之昔告衆人云不淨土者何有稱思處非聖

衆者誰有隨心人欲報白鵶之恩旋鳥鵶於
食施城中乞人勝供養難勝如來見羨華不
念本尊是不修之甚也聞冷風不觀自身觀
行亦闕也青翠竹悉是真如鬱黄華無
非般若蚊虻附鴻翼昇万丈之空蘿葛寄高
木排百丈之枝隨世似有瑩背俗如狂人究
憂世間隱一身於何處骸留閻浮之逢下神

訪閻魔之廳前口鹿害身舌斷命含口如
鼻守口攝意身莫犯如是行者得度世矣佛
造木騐神祈石崇我身備佛性可劣木石歟
寶積經云手足面門等少似我形故汝等既
近佛今能行善已上

第二祖空也 發心求道一卷 延喜帝皇第三王
子天下第一極道心者也初崇三論宗旨八

不中道觀鏡明後貴善導教化九品往生蓮
香薰及彼發心求道云善導常可隨順二藏
善分別六相圓成就三論宗人師念佛門師
也故搭頂禮也已上

第三祖源信僧都 往生要集三巻 弥陀經畧記一巻 如來滅後
一千九十三年出天慶五年僧都初生姓卜
部大和洲人也續往生傳 黄門侍郎江匡房作 云權少

僧都源信者大和葛上郡當麻鄉人也童兒之時登延歷寺師事慈恵僧正自少年時戈智逾輩問答決疑之場莫不令屈辱其人常之倶舍因明者於穢土極之瑜伽唯識期淨土真言宗義待佛果所作書往生要集三卷渡宋朝彼國之人向其影像(依宋朝永生前自真圓阿闍梨書之)稱楞嚴院源信如來又因明註釋三卷并

疏一卷對倶舍抄十五卷要法門二卷(依安海請)一乘要決三卷并大小戒儀等惣而許之及百餘卷皆為一宗龜鏡末學耳目(巳上)昔季十有三村上天皇御代天歷十年六月廿一日於清冷殿有五日十座御八講之時感悟帝心勑下即住僧都位年七十六而卒于時寛仁元年六月十日向面於西引五色糸講華

嚴清淨慈門刹塵數之文又唱面善圓淨如滿月之文已如入禪定遷化入滅之後乘白雲上來至三井慶祐大阿闍梨室告我是極樂久住菩薩化緣已盡還皈本土

第四永觀律師(往生十因一卷)南都東大寺住亦住東山禪林寺即作往生十因一部始終偏勸念佛彼文云巨石置船過大海万里蚊虻附

鳳翔蒼天於九空況乎行者至誠相應本願(巳上)又作往生講演大式七箇門致祈指於佛陀曰願所製式叶佛意不可燒如是造心祈願投是於大火聚但損四句餘文更不燒依之天下舉習之如唄書梵文又於禪林寺修別時念佛旋遶行道之時座像本尊瞻都永歡喜五体投地接足敬禮其本尊在于今遠

為當來龜鏡然則初學三論宗義中道觀瑩鏡後修九品正業往生念至眞故念佛勸及一天稱名勸遍四海凡於本朝修行念佛此時亦盛也（云云）

出即為人說淨土法　化諸道俗　令發道心修淨土行　無有暫時

第五祖法然上人

如來滅後二千八十年出世本朝人王第七十五代崇德院御宇長承二（癸丑）四月七日正中誕生上人法然諱源空姓漆間義作州人也於出胎之時兩幡自天降見驚目合掌聞驚耳隨喜因号佛名季末童雅（九歲）保延七年（辛酉）之春於父別其後為同國菩提寺院主寛學得業成弟子也季十有三天長二年（丑）初登叡峰住北谷持法坊為

源光阿闍梨成弟子年十五歲出家十八歲遁名於本山卜居於黒谷披覽一切經既及于五返修學諸宗旨窮於八九然則法華修行之時面青龍影向座下（矣）　加之五相成身觀現身有勝利五道齊生益眼有功能闇夜披經論而雖無燈明從口放光耀用無窮（信空上人共同見之）於上面門院說圓戒旨而小蚍生天中諸人見之三見各々利益差々依之後白河二條二代天皇禀得戒師東大寺興福寺諸宗碩德仰佛陀師自行化他流廣雖然四十有三飯大師知德仰弥陀悲願入專修門其後於夢中見半金色人（裳上墨染乃裳下金色）示曰汝雖為不肖之身念佛興行滿一天故我來此為作證善導大師者我身是（云云）自介

以降弘此法偏期彼土然閑坐禪入定時現身證三昧別時念佛対眼前感三尊非但我獨得此利亦令他人共見之實是三昧發得勝用亦是威德定功力昔靈山寺三七日中不断念佛雖無燈明有大光明當第五夜上人成大勢至菩薩行道念佛諸人見之又月輪禪定殿下還出之時自地上高足履蓮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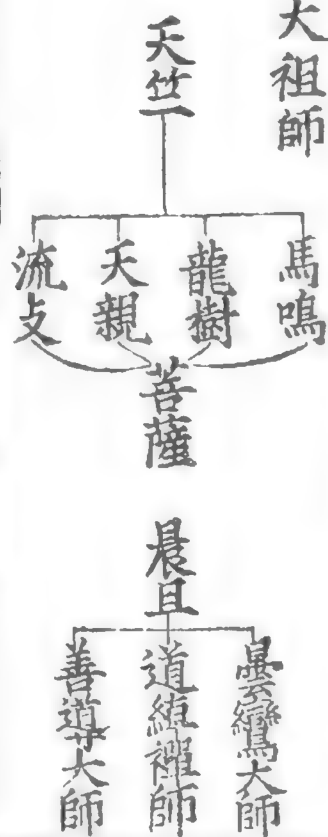
項赫頭光悉照殿中自尒以來日得大勢譽諸人知之焉年六十春正二兩月依殿下命旨書一軸支号選擇集是季八十歲而建暦二年壬申正月廿五日午正中頭北面西偈曰光明遍照云云言畢如眠乃遷化是於本朝淨土宗之興盛高祖也具如別傳已上月氏四祖但若以道綽三藏為大唐但三祖師支那八祖若以菩提師加之成九師更加圖安兩師成二十一祖日域五祖捴合一十七祖也即於此中取捨不同竝之有二一者八祖相兼次第二者六祖相兼次第也　先八祖相兼者天竺四祖悉用之所以馬鳴大士於起信中指釋迦説如説多羅顯彌陀願即得往生龍樹正土論中自既指於馬鳴稱於自師亦々敬師恩造十二禮辯難易二道又此菩薩無著天

親之元祖也天親菩薩造淨土論修五念門菩提留支持用觀經授曇鸞大師譯淨土論漢土傳來已上天竺四大祖師次於摩訶支那國中具八祖細分三流一者晉朝廬山惠遠大師一流二者後魏曇鸞大師之一流三者大宗法師慈愍三藏一流也然今此之漢家本朝淨土宗者流支相兼曇鸞一流除二

流取鸞一流於此流中真有五祖不同畧以取之但有三師魏玄忠寺曇鸞大師逢流支師受得觀經皈天親德作論註釋道綽禪師亦皈鸞德求生淨土撰安樂集善導大師至禪師所相傳觀經製作䟽叙相行儀約部五部論卷九軸已上大唐三大祖師本朝五祖除前四祖取後一祖所以者何行基菩薩等

師雖勸淨土宗旨未顯至源空師宗義興盛後一師者即是師也源空上人皈大師德造選擇集及三經私義各一卷云云

八大祖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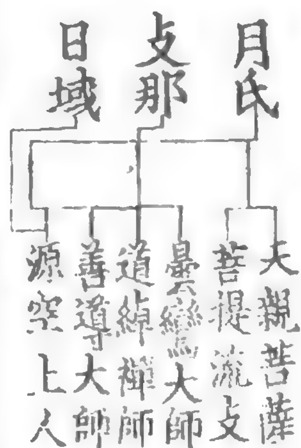


日域——源空上人　已上八祖相兼次第此即名為經卷相兼

次言六祖相兼次第者先於天竺四祖之中取第三四天親流支為此宗祖所以者何馬鳴菩薩雖勸往生此且因明龍樹菩薩雖直辨未必正依不如天親直辨正依淨土論故且閣馬鳴龍樹而取天親持為宗祖非是遮前二大論師其義應知云云

次於大唐有三師後於本朝有一大祖如是等義如向已辨

六大祖師　已上六祖相兼此即名為知識相兼



問於前相兼指於經卷其義可然至今後義於諸論師中以天親菩薩持為淨土祖而甚以難思夫四依菩薩皆為如來使遍利於衆生依之俱為第一祖法相亦為第三祖若尒者應為諸宗祖何獨為淨土祖乎答此義問端顯既為諸宗祖何非淨土祖故敎時義云天親菩薩造俱舍論學彼論人名俱舍宗今

就此位造法華論以是可為我宗祖也 取意 准之亦依今經造淨土論學於此論号淨土宗何亦不為淨土祖乎 云云 尋云菩提流支為此宗祖若尒者三藏隨誰人傳此法門哉答此問未盡也凡西天法師皆為如來使普利群生而傳法無悋利生廣傳也何強尋口決例非一 如華嚴宗晋朝覺賢唐代菩覺共以

彼宗漢土傳来未詳云傳何師乎又三論宗羅什三藏全一同云何偏招適於此宗乎況傳中云天親菩薩身現壇上安慰師云欲出生死於諸敎中皈於淨土於諸行中能修念佛正念西方安樂弥陁捨身他世往生安樂 已上 三藏聞之已發菩提心但修念佛更無餘心現身證得無生忍故初不可尋師兼由来

譯天親淨土論意在此問付師哉答依一義曇鸞大師授大海禪師大海禪師授法上法師授綽禪師 是然阿上人決疑鈔裏書 云云 若依一義以綽禪師直續鸞師 云云 問此義不審其故鸞師梁朝出世 是後魏代同時 道綽禪師唐代人師於其中間既隔陳隋何有口決若無口決事争云相兼答相兼有二 一口決相兼 二依用相兼若

依口決誠如所責若依依用設無口決何疑之乎故諸傳同曇鸞大德三世已下玄孫弟也所言三世於上所舉曇鸞大海法上三師已下孫弟然而皈鸞師德入專修門解脫無違何非相兼例如彼北齊惠文大禪師皈龍樹德行依彼釋論而云於相兼設雖無口決何不云相兼如此例者諸宗許之何恠之哉

何況貞觀二年四月八日鸞於空中告勅淨業已立之旨弥可御信問於日域祖以上人為初若尓者上人隨何祖師之所傳此宗哉答一義云無口決但是皈於大師德行依所製疏立此宗也故選擇云予披閱茲典粗識祖意立捨餘行云皈念佛云云雖云若尓者不足可信受爭建立義答此難同會西河相兼設無口傳傳法無恨何恠乎此是依用相兼云云又一義云上人傳云所解正叶佛意否心念勞夜於夢中見身半金色善導大師即為示云仁者雖為不屑之身念佛興行滿於一天稱名專修及于率土所以我來而作為證言善導大師者我身是也取意若依此義設言口決有何疑難夢覺有殊傳法無疑夫大師

是弥陁化身上人是勢至垂迹豈迷本地益猶致未俗謬若尓者設無口決非可疑之況夢中口決彌可御信難云夢者是真偽未定多分妄想尓者何以夢中境界為立宗證依之俗典中云真人無夢佛敎之中頻嫌夢境若而然者不足信用爭興宗義以是義故首楞嚴云修三摩提盡想陰者無有夢想無

異想故寤寐恒一猶如晴天取意然者如何答此義問端顯既真偽未定何偏疑妄夢但至外書難此是嫌異想妄夢之境界不遮占是非實夢之境界依之黄帝夢見青龍逵身赤虵含臂殷湯夢見以手發天馬反成龍乘之昇天並是履帝位之瑞夢也又殷宗得良弼於夢中大宗失賢臣於覺後豈非是業七德

舞歌乎加之漢明帝依瑞夢告見金色之沙門始迎佛教如何偏云真人無夢次至佛教嫌夢之難誠夢中境真偽未定多分真夢於佛法中亦盛說之出生菩提心經云佛言四種靈夢見月輪及繖蓋蓮華并佛像皆是成佛兆取意何偏嫌之加之訖利幾王之十夢者遠指釋迦遺法弟子摩耶夫人之五夢者正表如來入

滅先相依之大唐光明大師受聖僧之指授條録觀經之要義和朝慈覺圓仁大師感於瑞夢之告勅弘通大日經等疏云何強疑夢中所見但至楞嚴經文者既云無異想故是嫌異相妄夢之境更非可遮逃是非夢就中經云修三摩提上人既已三昧發得知所見事可非妄夢何況經云寤寐恒一何疑夢中

所見境界以般若經中有夢行般若成就功德之文法華中有若於夢中但見妙事之說何況今經中有夢見彼佛亦得往生之文若人夢中之相兼非口决義又大小乘中明夢中境界或明四種夢或判六種夢非悉是妄夢勿偏局一此八祖之外亦有一義付此亦二一三藏除以鸞爲大師直續天親此是本論譯次

第故論註云天親菩薩在釋迦如來像法之
中順釋迦如來經敎願生既以滅後九百年
出曰順釋迦而直為於金口相兼例之思之
亦可天親滅後之七百餘年曇鸞大師直續
天親順彼論故例如無著菩薩造順中論天
親大士作註百論彼宗學人以龍樹為無著
師以天親為提婆資今亦如是二者流支鸞

師相兼為本除天親而以三藏直以加來謂之
以觀經授鸞師已上之二義俱七祖相兼　亦傳一說
必須口傳不可筆記　淨土真宗付法傳畢
本云集諸傳文此於一處只是為自慶妄更不可
預他見者也悲秘之但是斟酌後見嘲者也云云

了譽　在判

寛永壬午仲春吉日　西村又左衞門梓

小林日董　著

三國高僧略傳

明治十三年（一八八〇）東京須原屋茂兵衛鉛排本

據明治十三年（一八八〇）

東京須原屋茂兵衛鉛排本影印

明治十三年八月刊行

小林是純日董編輯

三國高僧略傳

全三冊

三國高僧略傳序

夫上達之士者、拈華亦爲教、或飛花落葉、絲竹環佩、皆莫不以爲教、俗士猶有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之句、然則森羅萬象、何物有不爲教者、所謂鳶飛魚躍、亦天地活潑之妙法也、而後進之徒、或望法海之渺瀰[illegible]瞠乎、苟非有聖哲之前言往行以爲之舟筏、則奚能得達彼岸乎哉、夫記前言往行史傳已非一、古來僧史之布世者、曰四朝高僧傳、曰佛祖統紀、曰元亨釋書、曰別頭統紀、其他諸祖別傳之類、不遑枚擧也、讀者患其浩瀚、如崇行錄、雖若得簡、亦憾限於中華之一土耳、本宗大教院助教是純小林氏、夙有歎于茲、乃普捜史傳、撮其要、編爲一小冊、於是四方雲遊之僧、喜其簡便、囊之箱之、樹下石上披之、則有與千載之聖哲接謦欬之思也、若夫浸漸之深、言其前言、行其往行、至於造次顚沛不與道相離、則與彼上達之士何異乎、嗚呼小林氏之此擧、於初學爲其賜大也矣、鑑歡喜之餘、忘固陋、應其請、不敢辭而序之、

明治十二年十二月　　少教正吉川日鑑

日蓮宗總本寺身延山久遠寺嗣法

○例言

一斯編爲充教院課本、故事涉奇怪者、概省之、但其恐失事實者、且存之、不得已也、如其性行、必採錄之、欲見賢思齊也、

一斯編分爲三册、上卷天竺支那高僧、中卷本朝諸宗碩德、下卷唯我宗諸師耳、而逐年代記之、三國高僧、不止於此、他日欲拾遺以編續傳、讀者諒焉、

一各傳揭原文、不敢改竄、然文涉冗長、意不分明者、間刪補其語、欲簡明易解也、

一本傳所遺漏、有關時事者、則二三增補焉、便初學也、

一歲月彼此、有差異者、取其二而插一於行間、存異同也

一如佛祖統紀、有私謚號者、今傚高僧傳之體、槩刪殺、獨擧释字、從簡省也、

一余學狹才短、加之書籍、且課業之暇輯之、恐多誤謬、今於諸師傳末、一々註本書名、以便搜索、看者就而訂焉、

明治十二年十二月

編者識之

三國高僧畧傳卷之上目次

計三拾九人 附傳六人

三國高僧略傳卷之上

北越三條實盛寺沙門　是純　編輯

○龍樹菩薩、南天竺人、梵志之裔也、始生之日、在於樹下、由入龍宮始得成道、故號龍樹、或曰龍猛、又龍勝、佛去世之後、七百年出矣、天姿聰悟、在乳哺中、聞諸梵志誦四韋陀典、皆達句義、弱冠馳名、天文地理、星緯圖讖、及餘道術、無不綜核、嘗與契友三人議曰、世間義理、可以開神明發幽旨者、吾輩悉達之矣、更以何方而自娛樂、人生唯有追求色慾、爲至樂耳、乃俱往術家、學隱身法、既得其方、竊身遊行、相與入王後宮、數月美人孃妊者多、王覺之、捕殺三人、師纔脫身、始悟慾爲苦本、出宮便入山、至一佛塔、毘羅尊者來訪、師迎之曰、深山孤寂、大德何枉神足、尊者曰、吾非大德、來訪賢者耳、師默念、此師得

決定性否、明道眼否、是大聖繼眞乘否、尊者曰、汝雖心語、我已意知、但辨出家、何慮吾之不聖、師悔謝、即求出家、於九十日、誦通三藏、閻浮所有、皆悉通達、辯才無礙、自謂一切智人、欲從瞿曇門入、門神告曰、今汝智惠、何異螢火齊於日月、以須彌山等亭歷子、我觀仁者非一切智、云何欲從此門而入、師意屈、自念言世界佛經雖妙、句義未盡、我當更敷演之、開悟後學、便欲成達、獨處靜室、龍接入宮、開七寶函、與方等典、止九十日、豁然大悟、龍知之、送出宮、時南天竺王深染邪說、師往而教化、王使召婆羅門與師論議、一言便屈、王大驚而歸敬焉、師造大悲方便論五千偈、大莊嚴論五千偈、大無畏論十萬偈、優婆提舍十萬偈、此國多小乘學者、見師之高明、常懷忿嫉、師一日入月輪三昧、唯聞法音、不見形相、弟子提婆識之曰、師示佛性非聲

色也、師乃付法提婆、復入三昧、凝然禪寂、壽三百歲、提婆與諸四衆、共建寶塔以葬焉、諸國立廟敬事如佛、即西漢武帝元光二年也、統紀

通載云、秦始皇三十五年己丑歲也、

○漢宣帝甘露四年、辛未、距世尊示滅九百年矣、時北天竺大丈夫國、有國師婆羅門、姓憍尸迦、有三子、同名婆藪槃豆、此翻天親、長曰阿僧佉、此翻無著、是菩薩根性人、於薩婆多部出家、後修定得離欲、思惟空義、不能得入、欲自殺身、賓頭羅視之、爲說小乘空觀、如教修之、即便得入、後阿瑜闍國大講堂中、請聖慈尊、說瑜伽論、廣明五分十七地義、慈尊教無著修日光三摩提、如說修學、即得達之、次曰伐蘇畔徒、翻曰世親、首學小乘、造俱舍論等小乘論五百部、後因兄無着開悟、復造唯識十地法華等論五百部、窮探大乘義、演暢眞乘矣

世稱千部論師、季曰比隣持弗婆提、此曰師子覺、造集論、大有造詣、異矣哉三弘中道、並譽五天、妙旃檀林、寧容荊棘、俱求知足、歸眞應期、御世談玄、難可詳矣、具如本傳、通載、統紀卅五云、周孝王四年出世、佛滅後五百年也、本傳在大藏君字函、

○迦葉摩騰、本中天竺人、善風儀、解大小乘經、常遊化爲任、嘗經歷附庸小國、講金光明經、會敵國侵境、師惟經云能說此法、爲地神所護、使所居安樂、今干戈方動、曾是爲益乎、乃誓以忘身、躬往和勸、於是二國遂交歡、由是顯譽、逮漢永平中、明帝夜夢金人飛空而至、乃大集群臣、以占所夢、通人傅毅奏曰、臣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無乃是乎、帝以爲然、即遣中郎蔡愔、博士秦景等、使往天竺尋訪佛法、愔等於彼遇見二師、其一即師、要還漢地、師乃誓志弘通、不憚疲苦、冒涉流沙、至于雒邑、即永平十年丁卯歲、大聖滅度後、實一

千十六年也、明帝待師甚厚、於城西雍門外立精舍、名白馬寺、居焉、漢地有沙門之始也、但大法初傳、未有歸信、故蘊其深解、無所宣述、矣、(高僧傳一)

○竺法蘭、亦中天竺人、自言誦經論數萬章、爲天竺學者之師、時蔡愔等既至彼國、師與摩騰共契遊化、遂相隨而來、會彼學徒留礙、師乃間行而至、既達雒陽、與騰同止、少時便善漢言、愔於西域獲經、即爲翻譯、所謂十地斷結、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後遭寇亂、四部失本不傳、江左唯四十二章經今見存焉、可二千余言、漢地有經唯此爲始也、愔又於西域得畫釋迦倚像、是優田王栴檀像師第四作也、既至雒陽、明帝即令畫工圖寫、置淸涼臺中及顯節陵上、舊像今不復存焉、師後卒於雒陽、春秋六十餘矣、(高僧傳一)

○釋道安、姓衞氏、常山扶柳人、家世業儒、早失覆蔭、爲外兄孔氏所養、甫七歲讀書、再覽能誦、十二出家、性聰敏、而形貌甚陋、不爲師所重、驅役田舍至於三年、執勤就勞、曾無怨色、篤性精進、齋戒無闕、數歲之後、方啓師求經、師與辨意經一卷、安賚經往田、因息就覽、晚還經更求餘者、師復與成具光明經一卷、賚之如初、暮復還師、々覆之不差一字、師大驚而敬異之、後受具戒、恣其遊學、至鄴入中寺、遇佛圖澄、々見嗟歎、與語終日、衆見形貌不揚、咸共輕之、澄曰此人遠識非爾儔也、因師事澄、每澄講師覆述、疑難鋒起、師挫銳解紛、綽有餘裕、時人語曰、漆道人驚四鄰、後避難潛於濩澤、又移于恒山、創立寺塔、改服從化者中分河北、時武邑太守盧歆聞師超逸、使敏見苦要之、乃受請開講、名實既符、道俗欣慕、至年四十五、復還冀州、住受都

寺、徒衆數百、常宣法化、石虎死、彭城王嗣立、請師入華林園、廣修房舍、師以石氏之末國運衰危、乃西適牽口山、迄冉閔之亂、遂復率衆入王屋女林山、頃之復渡河依陸渾、山棲木食修學、俄而慕容俊逼陸渾、遂南至襄陽、復宣佛法、初經出已久矣、而舊譯時謬、致使深義隱沒未通、每至講說、唯叙大意轉讀而已、師窮覽經典、鉤深顯幽、其所註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諸經、並尋文比句、爲起盡之義、序致淵富、妙盡深旨、條貫既序、文理會通、經義克明、自師始也、師又總集譯經名目、表其人名、詮品新舊、撰爲經錄、四方學士競往師焉、師以白馬寺狹、乃更立寺、名曰檀溪、即淸河張殷宅也、建塔五層、起房四百、又建浮圖銅像、傾都瞻拜、時襄陽習鑿齒、鋒辯天逸、籠罩當時、聞師至止、即往稱言四海習鑿齒、師曰彌天釋道安、時人以爲名對、晉武帝承風欽德、詔曰安法師器識倫通、徽績兼著、俸給一同王公、物出所在、太元四年、秦人攻拔襄陽、獲師及習鑿齒、送往長安、符堅喜曰、朕以十萬兵取襄陽、唯得一人半、初魏晉沙門依師爲姓、師以爲大師之本莫尊釋迦、乃以釋命氏、後獲增一阿含、果稱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出家同稱釋氏、沙門稱釋氏自師始也、師既德爲物宗、學兼三藏、所制僧尼軌範、佛法憲章、條爲三例、一曰行香定座、觀經上講之法、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三曰布薩差使悔過之法、天下寺舍、遂則從之、師每與弟子法遇等、於彌勒前立誓、願生兜率、秦建元廿一年、二月八日、忽告衆曰、吾當去矣、是日齋畢、無疾而化、葬城內五級寺中、即晉太元十年也、(高僧傳六)

○鳩摩羅什、此翻童壽、天竺人也、家世國相、祖父達多、倜儻不群、名

重於國、父鳩摩羅炎、聰明有懿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葱嶺、龜茲國王聞其弃榮、甚敬慕之、自出郊迎、請爲國師、王有妹、年二十、才悟明敏、過目必解、一聞則誦、且躰有赤黶、法生智子、諸國聘之、並不肯行、及見羅炎、心欲當之、乃逼以妻焉、既而懷師、々在胎時、其母慧解倍常、至雀梨大寺、屢日設供、請齋聽法、忽自通天竺語、難問之辭、必窮淵致、衆咸歎異、有羅漢曰、此必懷智子、爲說身子在胎之證、及師生之後、還忘前言、甫七歲出家、日誦千偈、義自通達、時龜茲國人、以母王女、利養甚多、乃携避之、師時九歲、隨母渡辛頭河、至罽賓國、遇盤頭達多、崇以師禮、從受阿含、達多每稱其神俊、遂聲徹於王、々即請入、集外道論師、共相攻難、彼輕其年幼、言頗不遜、師乘隙而挫之、外道無言、王益敬異、時母將師至北山、有一羅漢、見而異之、謂

母曰、常善守護、若至三十五、不破戒者、當大興佛法、度無數人、與優毱多無異、若戒不全、止才儁耳、又至沙勒國、王設大會、請師說法、師說法之暇、乃尋訪外書、臭不畢盡、妙達吉凶、然自得於心、未嘗介意、時有須耶利蘇摩、才技絶倫、專以大乘爲化、師宗而奉之、親好彌至、受誦中百及十二門等、頃之隨母還國、母謂師曰、方等深教應大闡眞丹、傳之東土唯爾之力、但於自身無利、師曰、大士之道利彼忘軀、若必使大化流傳、能洗悟矇俗、雖復身當爐鑊、苦而無恨、師既道流西域、名被東土、時苻堅僭號關中、建元十三年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德智人入輔中國、十八年、堅遣呂光等西伐龜茲、破之、獲師而還、及至涼州、聞苻堅敗、因自立、稱年太安、姚秦弘始三年三月、有樹連理、生於廟庭、逍遙園葱變爲茝、以爲美瑞、謂智人應

入、五月與西伐呂隆、々上表歸降、十二月、師至於長安、興待以國師之禮、仍請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衆經、師既率諳誦、無不究盡、轉能漢言、音譯流便、師覽舊經、義多紕繆、皆由先譯失旨不與梵本相應、於是與使僧䂮僧遷法欽道恒僧肇等八百余人、諮受師旨、譯出小品金剛般若、十住、法華、維摩、思益、首楞嚴、持世、佛藏、菩薩藏、遺教、觀小無量壽、新賢劫禪經、禪法要、禪要解、彌勒成佛、彌勒下生、十誦律、戒本、菩薩戒本、釋成實、十住、中、百、十二門諸論、凡三百余卷、並暢顯神源、發揮幽致、更令出大品、師持梵本、與執舊經以相讐校、其新文異舊者、義皆圓通、衆心愜伏、莫不欣讚、四方義士、聞之臨至、龍光道生、慧解入微、而恐言舛、入關請決、盧山慧遠、學貫群經、棟梁遺化而去聖久矣、疑義多端、乃書諮焉、初慧叡常隨傳寫、師每爲叡論西

方辭體、商略同異、云、天竺國俗甚重文製、其宮商體韻、以入絃爲善、今改梵爲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躰、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也、師雅好大乘、志存敷廣、常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毘曇、非迦旃延子之比也、今在秦地、深識者寡、折翮於此、將何所論、乃悽然而止、惟爲姚興著實相論二卷、并註維摩、出言成章、無所刪改、辭喩婉約、莫非玄奥、上足弟子生肇融叡等、盛宣揚其義、師爲人神情鑒徹、傲岸出群、應機領會、鮮有其匹、且篤性仁厚、汎愛爲心、虚己善誘、終日無倦、姚主常謂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無二、若一旦即世、何可使法種無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自爾已來、不住僧房、別立廨舍、供給豐盈、每至講說、常先自說、譬如臭泥中生蓮花、但採蓮花、勿取臭泥也、居秦九年而疾、因集衆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

心、方今即世、惻愴可言、自以闇昧、謬充傳譯、凡所出經論、唯十誦律未及刪煩、存其本旨、今於衆前發誠實誓、若所傳無謬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燋爛、以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于長安、是歲晋義熙五年也、乃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屍、薪滅形碎、唯舌不灰云高僧傳二

○釋惠遠、姓賈氏、鴈門樓煩人、弱而好書、珪璋秀發、年十三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少爲諸生、博綜六經、尤善老莊、性度弘偉、風鑒朗拔、雖宿儒英達、莫不服其深致、時道安立寺於太行恒山、弘讚像法、聲甚著聞、遂往歸之、一面盡敬、以爲眞吾師也、後聞安講般若經、豁然而悟、乃歎曰、儒道九流、皆糠粃耳、便與弟惠持、投簪落髮、委命受業、旣入于道、厲然不群、常欲總攝綱維、以大法爲己任、精思諷持、以夜

續晝、貧旅無資、縕纊常闕、而昆弟恪恭、終始不懈、至年廿四、便就講說、有客聽講、難實相義、往復移時、彌增疑昧、師乃引莊子義爲連類、於是惑者曉然、及關中擾亂、安散其徒、皆被誨約、師不蒙一言、乃怪問之、安曰、如汝者豈復相憂、師於是與弟子數十人、南適荊州、欲往羅浮山、及屆潯陽、見廬山淸靜、足以息心、始住龍泉、時有惠永、居在西林、遂要師同止、永謂刺史桓伊曰、遠公方當弘道、今徒已廣、而來者方多、貧道所棲褊狹、不足相處、如何、桓乃爲師復於山東、更立房殿、即東林是也、師創造精舍、洞盡山美、却負香爐之峰、傍帶瀑布之壑、仍石疊基、即松栽構、淸泉環階、白雲滿室、復於寺內、別置禪林、旣而謹律息心之士、絕塵淸信之賓、並不期而至、望風遙集者、彭城劉遺民、豫章雷次宗、鴈門周續之、新蔡畢穎之、南陽宗炳、張萊民、張季碩等、並弃世遺榮、依師遊止、幷與沙門千餘人、結白蓮社、於無量壽像前、建齋立誓、共期西方、先是中土未有泥槃常住之說、但云壽命長遠而已、師乃歎曰、佛是至極則無變、無變之理、豈有窮耶、因著法性論曰、至極以不變爲性、得性以體極爲宗、羅什見論歎曰、邊國人未有經、便闇與理合、豈不妙哉、師常謂大智度論文句繁廣、初學難尋、乃鈔其要文、撰爲二十卷、序致淵雅、使夫學者息過半之功矣、桓玄輔政、勸安帝沙汰衆僧、曰、沙門有能伸述經誥、暢說義理、禁行循整、足以宣寄大化、否者悉皆罷道、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師以書抵玄、切諫之、玄從焉、昔成帝幼冲、庾氷輔政、以爲沙門應敬王者、及玄在姑熟、欲令盡敬、乃與書師曰、沙門不敬王者、旣是情所不了、於理又是所未諭、一代大事、不可使朝廷失體也、近與八座書、

今以呈君、々可述所以不敬意也、師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答之、其一曰、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情未變俗、迹同方內、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々敬有本、遂因之以成教、二曰、出家者能遁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與世典同禮、遁世則宜高尙其迹、夫然、故能拯溺俗於沈流、拔玄根於重刧、遠通三乘之津、近開人天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固已協契皇極、在宥生民矣、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也、三曰、求宗不順化、謂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塵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其生可滅、不以生累其神、則其神可冥、冥神絕境、故謂之泥洹、故沙門雖抗禮萬乘、高尙其事、不爵王侯、而沾其惠者也、四曰、體相不兼應、謂如來之與周

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成異、終期必同、故雖曰道殊、所歸一也、不兼應者、物不能兼愛也、五曰形盡神不滅、謂識神馳騖、隨行東西也、此是論之大意、自是沙門得全方外之迹矣、自師卜居廬峰、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毎送客遊履、常以虎溪爲界焉、以晉義熙十二年八月初動散、至六日困篤、其徒進密漿、師愼遵律、令左右撿律、卷未半而終、春秋八十三矣、師以凡情難割、乃制七日展哀、遺命使露骸松下、既而弟子收葬、開塚山西嶺、又立碑寺門、師善屬文章、辞氣清雅、容儀端整、所著廬山集十卷、行于世矣、（高僧傳六）

○竺道生、本姓魏、鉅鹿人、寓居彭城、父爲廣戚令、幼而穎悟、聰哲若神、父知非凡器、愛而異之、値竺法汰改俗、服膺受業、研味句義、即自開鮮、故在志學、便登講座、吐納問辨、辞清珠玉、年至具戒、器鑒日深、

性度機警、神氣清穆、初入廬山、幽棲七年、後與慧叡慧嚴同遊長安、從什公受業、關中僧衆、咸謂神悟、後還都止青園寺、（后改龍光）宋太祖文皇、深加歎重、設會同衆御於地筵、下食良久、衆咸疑日晩、帝曰始可中耳、師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遂取鉢便食、一衆從之、咸歎其樞機得衷、初六卷泥洹經至京都、師剖析經理、洞入幽微、乃說一闡提人皆得成佛、時大本未傳、獨見忤衆、於是舊學以爲邪說、遂擯遣焉、師對衆誓曰、若我所說契合佛心、願捨壽時、據師子座、言竟拂衣而去、入吳之虎丘山、聚石爲徒、講涅槃經、說闡提有佛性、群石皆爲點頭、（統紀）晩還廬山、銷影巖岫、山中僧衆咸共敬服、後涅槃大本至於南京、果稱闡提悉有佛性、與前所說合若符契、師既獲斯經、尋即講說、以宋元嘉十一年十一月庚子、於廬山精舍、升於法座、神色開朗、德音俊發、論議數番、窮理盡妙、觀聽之衆、莫不悟悅、法席將畢、忽見塵尾紛然而墜、端坐正容、隱几而卒、道俗嗟駭、仍葬廬山之阜、嘗謂聖教東流、譯人重阻、多滯權文、鮮通圓義、於是撿閱眞俗、精練空有、乃著頓悟成佛論、佛性常有論、法身無色論等、（梁高僧傳七）

○釋法雲、姓周氏、義興陽羨人、母吳氏、初產坐草、見雲氣滿室、因以名之、七歲出家、爲莊嚴寺寶亮弟子、更名法雲、儁朗英秀、卓絶時世、年十三始就受業、太昌僧宗、莊嚴僧達甚相稱讚、齊永明中、僧柔東歸、於道林寺發講、師諮決累日、詞旨激揚、衆所歎異、年小坐遠、擘間難叙、命置小牀、處之於前、共盡往復、由是顯名、與同寺僧旻等年臘齊名譽、歷採衆師、寒暑不輟、間隙遊習、於路思義、輙不自覺、行過所造、其勤勵專至、類皆如此、建武四年夏、於妙音寺開法花淨名二經、

序正條源、群分名類、學徒海湊、四衆盈堂、命謂理由言盡、紙卷空存、講經之妙、獨步當時、而靈性至孝、勞於色養、及居母憂、毀瘠過禮、累日不食、殆不勝喪、僧旻謂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賢者企及、且毀不滅性、尚出儒宗、況佛有至言、欲報生恩、近則奉顏儀、使物生悅、遠則啓發菩提、以導神識、宜思遠理、使有成津、何可恣情同於細近耶、師乃割愛情、徹進飲粥、天監七年、帝制註大品、朝貴請師講之、辞疾不赴、帝云弟子既當今日之位、法師是後來名德、流通無寄、不可不自力爲講也、師始從之、因勅爲光宅寺主、皇太子留情內外、選請十僧、入於玄圃、經於兩夏、不止講經、而亦懸談文外、師居上首、偏加供施、自從王侯、逮于榮貴、莫不欽敬、普通六年、勅爲大僧正、於同泰寺設千僧會、廣集諸寺知事、及學行名僧、羯磨拜授、置位羽儀、衆皆見

所未聞、得未曾有、爾後雖遘疾時講說無廢、及於扶接登座、弊劇乃止、至御幸同泰、開大涅槃、勅許乘輿上殿、凭几聽講、及遭父憂、由是疾篤、至于大漸、以大通三年三月廿七日初夜、卒于住房、春秋六十三、下勅令葬定林寺側、（續僧傳七）

○釋曇鸞、未詳其氏、鴈門人、家近五臺山、神迹靈怪、逸于民聽、時未志學、便往尋焉、備覿遺蹤、心神歡悅、便即出家、內外經籍、具陶文理、而於四論佛性、彌所研窮、讀大集經、恨其詞義深密難以開悟、因註解之、文言過半、便感氣疾、權停筆功、周行醫療、既而疾瘉、欲繼前作、顧言曰、命惟危脆、不定其常、本艸諸經、具明正治、長年神仙、往々間出、必願所指、修習斯法、果尅既已、方崇佛教、不亦善乎、承江南陶隱居者、方術所歸、廣博弘贍、海內宗重、遂往從之、陶授以仙方十卷、既

還魏境、欲至名山、依方修治、行至洛下、逢三藏菩提流支、師曰佛法中頗有長生不死法、勝此土仙經者乎、流支唾地曰、是何言歟、非相比也、此方何處、有不死法、縱得長年、少時不死、終更輪廻三有耳、即授觀經曰、此大仙方、依之修行、當得解脫生死也、師頂受、所齎仙方並火燒之、自行化他、流靡弘廣、魏主重之、號為神鸞、下勅令住幷州大寺、晚復移住汾州北山石壁玄中寺、時往介山之陰、聚徒蒸業、以魏興和四年、因疾卒于平遙山寺、春秋六十七、師神宇高遠、機變無方、言晤不思、動與事會、調心練氣、對病識緣、名滿魏都、用為方軌、因出調氣論、又撰禮淨土十二偈、續龍樹偈后、（續僧傳七）

○菩提達磨、南天竺婆羅門種、神慧疎朗、聞皆曉悟、志存大乘、冥心虛寂、通微徹數、定學高之、悲此邊隅、以法相導、達宋境南越、廣州刺史蕭昂館之、以表聞奏、有詔迎見、師入朝、武帝問、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數、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帝曰何故、師曰人天少果、有漏之因、雖有非實、帝曰何謂真功德、師曰淨智妙明、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於世求、帝曰何為聖諦第一義、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曰不識、帝不省玄旨、師遲留數日、遂度江之魏、隨其所止、誨以禪教、於時合國盛弘講授、乍聞定法、多生譏謗、師止嵩山少林寺、有道育惠可、年雖在後、銳志高遠、初逢法將、知道有歸、尋親事之、經四五載、給供諮接、感其精誠、誨以真法、如是安心、謂壁觀也、如是發行、謂四法也、如是順物、教護譏嫌、如是方便、教令不著、然則入道多途、要唯二種、謂理行也、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塵障故、令捨偽歸真、凝住壁觀、無自無他、凡聖等一、堅住不移、不隨他教、與道

冥符、寂然無為、名理入也、行入有四、萬行同攝、初報怨行者、修道苦至、當念往劫、捨本逐末、多起愛憎、今雖無犯、是我宿作、甘心受之、都無怨訴、經云逢苦不憂、識達故也、此心生時、與道無違、體怨進道故也、二隨緣行者、衆生無我、苦樂隨緣、縱得榮譽等事、宿因所構、今方得之、緣盡還無、何喜之有、得失隨緣、心無增減、違順風靜、冥順於法也、三名無所求行、世人長迷、處々貪着、名之為求、道士悟真、理與俗反、安心無為、形隨運轉、三界皆苦、誰而得安、經曰有求皆苦、無求乃樂也、四名稱法行、即性淨之理也、師以此法開化魏土、識真之士、從奉歸悟、錄其言語、卷流於世、大同元年十月、將示寂、道育惠可等請曰、唯願慈忍、久住世間、師曰吾化緣已畢、傳法得人、吾即逝矣、端坐而寂、門人奉全身、葬熊耳山定林寺、自言百五十余歲、（續僧傳、通載）

○釋惠文、俗姓高氏、性穎脫敏聰、夙稟圓乘、天眞獨悟、時無爲師者、乃於大藏前發願、若探卷得經、禮佛爲師、得論菩薩爲師、焚香散花、背手入藏中、抽得中觀論、論是龍樹所造、讀至四諦品偈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爲假名、亦是中道義、恍然大悟、因以龍樹、爲高祖師、慈覺私記師在高齊之世、聚徒千百、專業大乘、獨步河淮、時無競化、所入法門、非世可知、學者仰之、以爲履地戴天、莫知高厚、師以心觀口授南岳、々々盛弘南方、而師之門人、在北者皆無聞焉、統紀六

○釋惠思、姓李氏、元魏南豫州武津人、少以寬慈、頂生肉髻、耳有重輪、象視牛行、與世自異、夢梵僧勉令出俗、辭親入道、及稟具戒、日唯一食、不受別施、聞北齊惠文聚徒衆法淸淨、乃往歸依、性樂苦節、營僧爲業、於三七日中、得宿命智、而習漏未盡、後於定中、放身倚壁、未

至之間、霍爾開悟、法華三昧、大乘法門、一念明達、十六特勝、背捨除入、便自通徹、不由他悟、示衆曰、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己求、莫從他覓、々亦不得、々亦非眞、後在大蘇弊於烽警、山侶不遑安處、將四十余僧、徑赴南岳、時陳光大二年也、至即告衆曰、吾至此滿十年耳、先是惠海居衡岳寺、及見師欣然讓之、時稱思大和上、或問師何不下山教化衆生、答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有何衆生可化、嘗不豫、因念曰、病由業生、業由心起、心源不起、外境何狀、業病與身都如雲影、作是觀已、身遂輕安、陳高祖徵至都、安置栖玄寺、甚蒙咨禀、久之、辭還南岳、師曰寄迹茲山、止十年耳、期滿當移、時衆不識其旨、及還大集門學、連日說法、苦切呵責、聞者寒心、陳大建九年、丁酉、六月、廿二日、感聞異香、師更攝心諦坐、至盡頂煖身輭、顏色如生、春秋六十四、或云師奉菩薩三聚淨戒、至如繒纊皮革、多由損生、故其服章率皆以布、寒則艾納用犯風霜、自佛法東流、幾六百歲、唯師慈行可歸、凡所著作、口授成章、無所刪改、造四十二字門兩卷、無諍行門二卷、釋論玄、隨自意、安樂行、次第禪要、三智觀門各一卷、並行于世、通載十、統紀六、續高僧傳廿一、

○釋惠可、字神光、姓姬氏、虎牢人、少博極群書、尤精玄理、及覽佛經、超然自得、遂出家、依龍門香山寶靜禪師得度具戒、年甫四十、忽一日定中、神告曰、將證聖果、無滯於此、須臾頓覺頭痛如刺、欲行求治、空中有聲曰、此換骨耳、非常痛也、因以告師、々視其頂、有五峰隆起、乃曰神既助汝、可行求道、吾聞天竺達磨、近在少林、宜往依之、師至少林、達磨端坐不顧、會天大雪、師立雪中、至積雪過膝、磨問曰、汝久

立雪中、求何事耶、師曰唯願大慈、開甘露門、廣度群品、磨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難逢、豈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眞乘、徒勞勤苦、師聞誨勵、喜不自勝、即以利刀自斷左臂、置於磨前、磨曰諸佛最初求道、重法忘身、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矣、師承其言、即易名惠可、復問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磨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磨曰將心來、與汝安焉、師曰覓心了不可得、磨曰與汝安心竟、及少林歸寂、師繼闡玄化、嘗至北齊、遇一居士、不言姓氏、且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師懺罪、師曰將罪來、與汝懺、居士良久曰、覓罪了不可得、師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曰今見師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師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其心亦然、佛法無二也、師器之、即爲剃髮、

云是吾寶也、宜名僧璨、授具戒畢、乃告之曰、大師來自天竺、以正法眼藏密授於吾、々今付汝、幷達磨信衣、汝當護持、無令斷絕、師於鄴都、隨宜行化、經三十四年、乃晦迹混俗、或過屠門、或入酒肆、有怪而問之者、答曰我自調心、非關汝事、最後於筦城縣匡救寺三門下、談無上道、聽者雲集、有辨和法師、於寺中講涅槃經、學徒聞師說、稍々引去、和不勝憤、興謗于邑宰翟仲侃、々惑其說、加師以非法、遂怡然委順、實開皇十三年、三月、十六日也、年百七歲、識眞者謂師償債、葬磁州滏縣東北七十里、唐德宗諡大祖禪師、（通載十、傳燈錄三、）

○釋智顗、字德安、姓陳氏、世爲潁川人、有晉遷都、止于荊州華容、即梁散騎益陽公起祖之第二子也、母徐氏、夢香煙五彩、縈迴在懷、欲拂去之、聞人語曰、宿世因緣、寄託王道、福德自至、何以去之、及誕育

之夜、室內洞明、信宿之間、其光乃止、憶先靈瑞、呼爲王道、兼用後相、復名光道、眼有重瞳、臥便合掌、坐必面西、年大已來、口不妄噉、見像便禮、逢僧必敬、七歲喜往伽藍、諸僧訝其情志、口授普門品、初契一遍即得、二親遏絕、不許更誦、而情懷惆悵、奄然自然通餘文句、豈非夙植德本、業延于今、志學之年、（統紀云十七）屬元帝淪沒、北度硤州、依乎舅氏（王琳）而俊朗通悟、儀止温恭、尋辭名師、冀依出有、年十八投湘州果願寺法緒而出家、緒授以十戒道品律儀、仍北度詣慧曠律師、具蒙指誨、因潛大賢山、誦法華及無量義、普賢觀等、二旬未淹、三部究竟、又詣光州大蘇山慧思禪師、受業心觀、思每嘆曰、昔在靈山同聽法華、宿緣所追、今復來矣、即示普賢道場、爲說四安樂行、乃於此山、行法華三昧、始經三夕、（統紀云二七日）誦至藥王品、心緣苦行、至是眞精進句、解

悟便發、見共思師處靈山七寶土聽佛說法、將諮白思、思曰非爾弗感、非我莫識、此法華三昧前方便也、爾後常令代講、聞者伏之、唯於三々昧、三觀智、用以諮審、餘悉自裁、思躬執如意、在座觀聽、語學徒曰、此吾之義兒、恨其定力少耳、於是師資改觀、名聞遐邇、及學成辭、思曰汝於陳國有緣、往必利益、思旣遊南岳、師便詣金陵、與法喜等三十余人、在瓦官寺、創弘禪法、僕射徐陵、尚書毛喜等、並稟禪慧、俱傳香法、白馬警韶、奉誠智文、禪衆慧令等、一代高流、江表學望、皆捨其先講、欲啓禪門、率其學徒、問津取濟、禹穴慧榮、住莊嚴寺、道跨吳會、世稱義虎、辯號懸河、聞師講法、故來設問、數關徵覈、莫非深隱、輕誕自矜、揚眉舞扇、々便墮地、師應事理、渙然清顯、譏榮曰禪定之力、不可難也、時法歲撫榮背曰、從來義龍、今成伏鹿、扇旣墮地、何以懸

羞、榮曰輕敵失勢、未可欺也、綿歷八周、講智度論、肅諸來學、次說禪門、用濟心海、語默之際、每思林澤、乃夢巖崖万重、雲日半垂、其側滄海無畔、見一僧搖手伸臂、至于岐麓、挽師上山、以夢通告門人、咸曰此乃會稽之天台山也、聖賢之所託矣、因挾道南征、隱淪斯岳、時大建七年也、明年安居佛隴、歲遇失稔、衆皆隨意去住、師與慧綽、種苣拾橡、安貧無戚、九年、二月、陳宣帝下詔曰、禪師佛法雄傑、時匠所宗、訓兼道俗、國之望也、宜割始豐縣調、以充衆費、蠲兩戶民、用供薪水、於是衆復來集、十年、五月、徐陵以師創寺、啓于朝、賜號修禪、至德二年、永陽王（智伯、少主從弟）出鎭東陽、致書三請、師遂往赴、晝講夜禪、帝意欲面禮、顧問群臣、釋門誰爲名勝、陳暄奏曰、瓦官禪師、德邁風霜、禪鏡淵海、願陛下詔之還都、使道俗咸荷、因降璽書、重沓徵入、師以重法之

務、不暇其身、乃辞之、三年、復降勅、前後七使、並帝手疏、師以道通惟人王爲法寄、遂出都稱、曾安靈曜、四月、詔迎太極殿、請講智論、后復講仁王、天子親臨、慧暅・慧曠等設巨難、師接問承對、盛啓法門、暅執爐賀曰、國十余齋身當四講、分文析義、謂得其歸、今日出星收、見巧知陋矣、末爲靈曜褊隘、更求閑靜、忽感夢告、移居光宅、其年四月、陳主幸寺修行大施、又講仁王、帝於衆中起拜殷勤、禎明元年、於光宅講法華、時章安預聽、太隋開皇十一年、晋王遣使奉迎、師初陳寡德、次願名僧、后擧同學、三辞不免、乃求四願、晋王方希淨戒、遂允其願、十一月廿三日、於揚州總管金城、設千僧會、授菩薩戒、師謂王曰、大王紆遵聖禁、可名總持、王賛曰、大師傳佛法燈、宜稱智者、明年到荊州旋郷答地、將建福庭、乃於當陽玉泉山創立精舍、賜號一音、（后改玉泉）

十三年、夏四月、於玉泉寺、説法華玄義、十四年、説摩訶止觀、一夏敷揚、二時慈霔、晩旋台岳、躬率禪門、更行光明懺、仍立誓曰、若於三寶、有益者、當限此餘年、若其徒生、願速從化、不久告衆曰、吾當卒此地矣、所以每欲歸山、今奉冥告、勢當將盡、使令唱法華題、贊引曰、法門父母、惑解由生、本迹弘大、微妙難測、輟斤絶絃、於今日矣、又聽無量壽覺、讃曰四十八願、莊嚴淨土、華池寶樹、易往無人云云、誡徒曰木叉是汝之師、吾常説四種三昧、是汝明導、又告維那曰、人命將終、聞鐘磬聲、增其正念、惟長惟久、氣盡爲期、言已唱三寶名、如入禪定、實開皇十七年、十一月、廿四日也、春秋六十七、（統紀云六十）滅後依於遺教而殮、所書淨名疏廿八卷、六妙門、小止觀、覺意三昧、法華三昧各一卷、法界次第三卷、錢忠懿王奏於朝、（後周世宗）追謚法空寶覺尊者、宋寧宗慶元三年、以荊門請、加謚靈慧大禪師、（續僧傳廿一、統紀六、）

○釋吉藏、金陵人、七歳依興皇朗法師出家、咨決大義、后遊會稽、止嘉祥寺、講演法華、自著義疏、智者再歸天台、師與禪衆百余人、奉疏請講法華、不赴、暨章安弘法稱心、因求法華玄義、發卷一覽、即便感悟、乃焚弃舊疏、深悔前作、來投章安、咨受觀法、煬帝勅住京師日嚴寺、開演妙經、四衆雲擁、唐高祖詔居延興寺、一日晨起、沐浴焚香、稱佛名、安然而寂、平時寫妙經二千部、講法華三百遍、大品、華嚴、維摩、大論、各數十反、並著章疏、行于世、臨終之日、製死不畏論、投筆而化、（統紀十）

○釋灌頂、字法雲、俗姓吳氏、臨海章安人、生甫三月、能隨母稱三寶名、因告攝靜寺慧拯、々歎曰此子非凡、即以非凡爲字、及七歳、還爲

拯弟子、日進文詞、玄儒並騖、清藻才綺、即譽當時、二十歳、進具奉儀、洎拯師厭世、沐道天台、承習定綱、罔有暇緒、陳至德元年、從顗禪師、出居光宅、研繹觀門、頻蒙印可、逮陳氏失馭、隨顗上江、勝地名山、盡皆遊憩、三宮廬阜、九向衡峰、無不躡迹依迎、訪問遺逸、後屆荊州、停玉泉寺、傳法轉化、教敷西楚、俄隨智者、東旋止于台岳、晩出稱心精舍、開講法華、跨朗駕基、超於雲印、至開皇十七年、智者現疾、瞻侍曉夕、艱劬盡心、爰及滅度、親承遺旨、乃奉留書幷諸信物、哀泣跪授晋王、悲淚頂受、事遵賓禮、情敦法親、尋還王弘、送師還山、爲智者設千僧齋、置國清寺、即昔有晋曇光道猷之故迹也、前峰佛隴、寺號修禪、在陳之日、智者初達隴南十里、地曰丹丘、經行平正、瞻望顯博、智者標基刊木、欲建道場、未果心期、故遺囑斯在、王人入谷、即事修營、置

臬引繩、一依舊旨、以貞觀六年、八月七日、終於國淸寺、春秋七十二、法臘五十二、初薄示輕疾、而室有異香、臨終命弟子曰、彌勒經說、佛入滅日、香煙如雲、汝多燒香、吾將去矣、因仲遺誡、詞理妙切、門人衆侶、瞻仰涕霈、忽自起合掌、如有所敬、三稱阿彌陀佛、低身就臥、累手當心、色貌歡愉、奄然而逝、擧體柔輭、頂暖經日、所著八敎大意、智者別傳各一卷、觀心論疏、涅槃玄、各二卷、同疏二十卷、國淸百錄五卷、眞觀法師傳、南岳記各一卷、吳越王請諡爲總持尊者、(續傳廿三、統紀七)

○釋法順、亦稱杜順、姓杜氏、如晦族長也、長安萬年人、以陳永定二年生焉、少爲文帝所重、給月俸供之、年十八、出家、因聖僧道珍、受學定法、有病者、師對之危坐、即愈、聾瘂遇之、必能聞語、而瞶然不以介意、尤邃華嚴、唐太宗詔問、朕苦勞熱、師之神力、何以蠲除、對曰聖德御宇、微恙奚憂、但須大赦、聖躬自安、上從之、疾遂瘉、因錫號帝心、師每遊歷郡國、勸念佛、著五悔文、讚詠淨土、路逢鬼廟、即焚毀之、貞觀十四年、十一月五日、坐亡於南郊義善寺、塔肉身于樊川北原、著法界觀門一卷、妄盡還源觀一卷、師專弘華嚴、以授雲華智儼、々授法藏、其敎遂行、師爲始祖、(通塞十一、統紀三十、)

○釋道綽、姓衛氏、幷州汶水人、弱齡處俗閭里、以恭謙知名、十四出家、初宗師大涅槃部、講之至廿四遍、后又事瓚禪師、修涉空理、亟沾徽績、晩入壁谷玄中寺、寺即曇鸞之舊居也、專志念佛、日以七萬徧爲度、勸幷汾人念佛、或以豆記所度者、及萬斛、貞觀二年四月八日、知命將盡、通告事相、聞赴者滿于山寺、咸見鸞空中乘七寶船、謂師曰、汝淨土堂宇已成、但餘報未盡耳、化佛住空、天花下散、衆忻仰歎

康煕字典曰、龍鍾竹名、似竹搖曳不自持也、荀子註云、遺失貌、

異、後閱十數年而化、著安樂集二卷、自師宗淨業、坐常面西、晨宵一服、鮮潔爲體、儀貌充偉、幷部推焉、顧睇門生、舒顏引接、六時篤敬、初不飲行云、(續僧傳廿四、統紀廿八、)

○釋善導、臨淄人、嘗入大藏、信手探卷、得觀無量壽經、乃專修十六觀、及往廬山、觀遠公遺蹤、豁然增思、后遁跡終南、修般舟三昧數載、貞觀中見河西綽禪師九品道場、講誦觀經、師大喜曰、此眞入佛之津要、修餘行業、迂僻難成、唯此觀門速超生死、於是勤篤精苦、晝夜禮誦、既至京師、擊發四衆、每入室互跪念佛、非力竭不休、雖時寒氷、亦須流汗出、則爲人演說淨土法門、三十余年、不暫睡臥、般舟行道、方等禮佛、護持戒品、纖毫不犯、好食送廚、粗惡自奉、乳酪醍醐、皆不經口、凡有嚫施、用寫彌陀經十萬卷、畫佛土變相三百壁、壞寺廢塔、所至修營、然燈續明、常年不絕、三衣瓶鉢、不使人持、行不共衆、恐談世事、長安道族、傳授淨土法門者、不可勝數、從其化者、莫能紀述、或問念佛生淨土耶、師曰如汝所念、遂汝所願、乃自念一聲、有一光明、從其口出、十至千百、光亦如之、其勸化偈曰、漸々鷄皮鶴髮、看々行步龍鍾、假饒金玉滿堂、豈免衰殘老病、任是千般快樂、無常終是到來、唯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后忽謂人曰、此身可厭、吾將西歸、乃登柳樹、向西曰、願佛接我、菩薩助我、令我不失正念、得生安養、言已投身自絕、高宗知其念佛、口出光明、捨身精至、賜其寺曰光明、(統紀廿八、○續僧傳廿七云、或人禮拜訖、唱名出門、上柳合掌西望、倒投身下、至地遂死、)

○釋玄奘、本名褘、姓陳氏、漢太丘仲弓之後也、子孫徙於河南、故今爲洛州緱氏人焉、兄素出家、即長捷法師也、住東都淨土寺、以奘少

羅窮酷、携以將之、日授精理、旁兼巧論、年十一、誦維摩法華、卓然梗正、不偶時流、口誦目緣、略無閑缺、覩諸沙彌劇談掉戲、曰、經不云乎、夫出家者爲無爲法、豈復恒爲兒戲、可謂徒喪百年、且思齊之懷、尙鄙而不取、拔萃出類、故復形在言前耳、時東都惠日盛弘法席、涅槃攝論、輪馳相係、每恒聽受、昏明思擇、武德五年、廿一歲、爲諸學府雄伯沙門、講揚心論、不窺文相、而涌注無窮、僕射宋公蕭瑀、敬其脫穎、奏住莊嚴、然非本志、情棲物表、乃惟曰余周流吳蜀、爰逮趙魏、末及周秦、預有講筵、率皆登踐、已布之言令、雖蘊胸襟、未吐之詞宗、解鐵無地、若不輕生殉命、誓往華胥、何能具覩成言、用通神解、一覩明法、了義眞文、要返東華、傳揚聖化、則先賢高勝、豈決疑於彌勒、後進鋒穎、寧輟想於瑜伽耶、年廿九、遂厲然獨擧、詣闕陳表、有司不爲通引、

頓迹京臯、廣就諸蕃、遍學書語、行坐尋授、數日傳通、側席面西、思聞機候、會貞觀三年、時遭霜儉、下勅道俗、隨豐四出、幸因斯際、徑往姑藏、漸至燉煌、路由天塞、裹粮弔影、前望悠然、但見平沙、絕無人徑、廻徨委命、任業而前、展轉因循、達高昌境、（續傳）王麴文泰、素幷行資、護送逵于罽賓、從僧伽論師、決俱舍、因明、大毘婆沙等論、至大林國、從婆羅門、學中論及異道典籍、至僕底國、從伏光法師、學對法宗顯理門等論、至那伽羅國、從月胄論師、學衆事分毘婆沙、至祿勒那國、從闍那屈多三藏、學經部毘婆沙及薩婆多部、辨眞等論、至中天竺、遇大乘居士、爲師開瑜伽師地、旣入王舍城、彼預聞師至、具禮郊迎之、安置那蘭陀寺、寺七寶所成、僧以萬數、師見戒賢論師、時年百有六、道德爲西土宗師、故號正法藏、國主以十城租賦奉之、師啓以求法意、

賢咨嗟流涕曰、吾頃疾病且死、忽夢文殊大士謂曰、汝未應厭世、後三年支那有沙門、從汝受道、自爾已來、今三稔矣、於是慰喜交集、有同宿契焉、師見王、々給象車從者三十輩、日供上饌、師寓其國、從正法藏、窮探大乘祕奧、日益智證云、十六年、發王舍城、入祇羅國、王郊迎之、已而問曰、貴國有聖人出世、作小秦王破軍樂、試爲我言其爲人、師粗陳帝神武創平天下、躬行堯舜之治、師因出所撰制惡見論似之、王欽歎曰、此論一出、可謂日光旣昇、螢火奪明矣、即以青象名馬、助師馱經而還、以十九年正月丙子、歸于京師、留守房玄齡館宏福寺、以表聞帝、壬辰如東都、二月已亥見于儀鸞殿、特蒙慰問、因廣問西土風俗、師親遊其地、記憶無遺、隨問而對、皆有條理、帝大悅曰、師所經一百余國、可盡撥其山川風俗、撰大唐西域記、以遺後來、不

亦美乎、師奏所獲梵本經論凡六百五十七部、乞就嵩山少林寺宣譯、帝曰朕頃爲穆太后、剏宏福寺、極爲虛靜、可就彼翻譯、所須並與玄齡平章、二十年七月、表上新譯菩薩藏經、六門陀羅尼經、顯揚聖教論、大乘雜集論、五十八卷、請帝爲聖教序、（通載）顯慶三年、下勅爲皇太子、造西明寺、令給上房僧十人以充侍者、明年勅令住玉華宮、譯般若經、至龍朔三年十月末畢、凡六百卷、於間又翻成唯識論、辨中邊論、唯識二十論、品類足論等、師生平願生彌勒、自般若翻了、惟自策勵、行道禮懺、麟德元年、告翻經僧及門人曰、有爲之法、必歸磨滅、泡幻形質、何得久停、行年六十五、必卒玉華、於經論有疑者、今可速問、不久卧疾、命基讀所翻經論名目已、總有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自懷欣悅、及疾革、便默念彌勒、令左右稱曰、南無慈氏如來應

正等覺、願與含識、速奉慈顏、南無慈氏如來、所居內院、願捨身已、必生其中、遂右脇安臥而逝、卽二月五日也、（續僧傳四）

○釋道宣、姓錢氏、丹徒也、其先出自廣陵太守讓之後、父陳吏部尚書（申府君）、母某氏夢月貫其懷而娠、復夢梵僧告曰、汝所妊者、卽梁祐律師也、宜從出家、崇樹釋教、在胎十二月而降誕、九歲能賦、十五厭俗、誦習諸經、依日嚴智頵受業、洎十六落髮、隋大業中、從智首律師受具、武德中依首習律、纔聽一徧、方議修禪、頵呵曰、夫適遐自邇、因微知章、修捨有時、功願須滿、抑令聽二十徧、武德七年、晦迹於終南倣掌之谷、所居乏水、神人指之、穿地尺餘、泉迸涌、因號白泉寺、始製行事鈔、貞觀四年、蒙夢兆遷居清宮、焚功德香、行般舟定、及西明寺初就、詔師充上座、奘師至止、詔與翻譯、筆受潤文、推爲上首、永徽元

年、復居南山、三衣皆紵、一食唯菽、行則杖策、坐不倚牀、乾封二年、秋、天人告師曰、報祿將盡、當生都史天宮、爾後十旬、安然而化、卽十月三日也、春秋七十二、僧臘五十二、窆于壇谷石室、懿宗謚澄照、先所居久在終南、故號南山律宗、師所撰法門文記、廣弘明集、續高僧傳、三寶錄、羯磨戒疏、行事鈔、章服儀、內典錄等二百二十餘卷、（宋傳十四）

○釋弘忍、姓周氏、蘄州黃梅人、生而歧嶷、兒時有異僧歎曰、是子闕七種相、不逮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化於破頭山、咸亨中、有盧居士者、名惠能、自遠來參、師問汝自何來、曰嶺南、師曰欲求何事、曰唯求作佛、師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爲得佛、曰人卽有南北、佛性豈然、師知其異、乃訶之曰、著槽廠去、能禮足而退、便入碓房、服勞於杵臼之間、而經旬月、師知付法時至、遂告衆曰、正法難解、不可徒記吾言、將爲已任、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語意冥符、衣法皆付、時會七百余衆、神秀居第一座、學通內外、衆所推仰、秀亦自負無出其右者、不復思惟、乃於廊壁間、書一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々勤拂拭、莫遣惹塵埃、師因行次見偈、心知秀之所爲、因紿曰、後代依此修行、亦得道果、衆聆此語、人各諷誦、他日能在碓間、聞偈乃問同列、此誰爲之、告以和上將欲付法、各令述偈、乃秀上座之偈也、能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同侶共訶其謬妄、能至暮命童子、引至廊間、自執燭令童子於秀偈側寫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師復見此默念、必能之所爲、因故爲之語曰、此誰作、亦未見性、衆以師弗許、皆莫之顧、卽於是夕、潛使人自碓坊喚能、至、告曰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隨機大小而引化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

法、以爲教門、然以微妙祕密圓明眞實正法眼藏、付于上首迦葉、展轉傳授、廿八世、至菩提達磨、屆于此土、得可大師、可傳僧璨、々傳道信、々傳于吾、々今授汝、幷所傳袈裟、用以表信、汝善護持、勿令斷絕、聽吾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能受畢、乃曰、法則既受、衣付何人、師曰、昔達磨初至、人未之信、故傳此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勿復傳也、且當遠引俟時行化、所謂受衣之人、命如懸絲、能曰當隱何所、師曰逢懷且止、遇會卽藏、能禮足捧衣而出、通夕南邁、衆皆未知、師由是三日不上堂、衆疑之、因致問、師曰吾道行矣、又問衣法誰傳、師曰能者傳之、衆意盧居士名能、必此人也、共力推尋、能已不在、至有相率而物色、追之者、師既付法已、復經四載、高宗上元二年、乙亥、洎然而寂、塔于東山、

代宗諡大滿禪師、能住韶州廣果寺、秀奏則天、請召能赴闕、能固辭、秀復自作書、重邀之、能謂使者曰、吾形貌矬陋、北土見之、恐不敬吾法、又先師以吾南中有緣、亦不可違、及中宗召之、竟不度嶺、而卒、天下散傳其法、謂秀爲北宗、能爲南宗、（通鑑）六祖惠能之後、復爲二派、一曰青原行思、々傳石頭希遷、其下爲曹洞雲門法眼之三宗、一曰南岳懷讓、々傳馬祖道一、其下爲臨濟潙仰之兩宗、（統紀）後臨濟復分出二家、曰楊岐、曰黃龍、本支合論而云七宗、北宗絶一、未嘗相諍云、（宗旨）（雜俎）

○釋窺基、字洪道、姓尉遲氏、京兆長安人、父唐左金吾將軍敬宗、母裴氏夢掌月輪吞之、寤而有孕、及于盈月誕彌、與群兒弗類、數方誦習、神晤精爽、奘始因陌上見其眉秀目朗、舉措疏略、曰、將家之種不謬也哉、脫或因緣相和、度爲弟子、則吾法有寄矣、復念在印度時、計迴程次、就尼犍子邊、占得卦甚吉、師但東歸、哲資生矣、遂造其家、微諷之出家、父曰、伊予麁悍、那勝教詔、奘曰、此之器度、非將軍不生、非某不識、父雖然諾、基亦強拒、激勉再三、拜以從命、奮然抗聲曰、聽我三事、方誓出家、不斷情欲葷血、過中食也、奘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智、佯而肯焉、卽貞觀廿二年也、及年十七、遂預緇林、始住廣福寺、尋奉別勅、選聰慧穎脫者、入大慈恩寺、躬事奘師、學五竺語、解紛開結、統綜條然、聞見者無不歎伏、凡百犍度毗渠一覽無差、寧勞再憶、廿五歲應詔譯經、講通大小乘教三十余本、創意留心、勤々著述、蓋切問而近思、其則不遠矣、造疏計可百本、世曰百本疏主、后遊五臺山、至西河古佛堂中宿、夜寺中有光、久而不滅、尋視之、數軸發光者、探

之得彌勒上生經、乃億慈氏令我造疏通暢厥理耳、卷中有舍利二七粒而隕、或云行至太原傳法、三車自隨、前乘經律論、中乘自御、後乘家妓女僕食饌、故綽號稱三車和尚、路遇一老父、問乘何人、對曰家屬、老父曰、知法甚精、攜家屬偕、恐不稱教、師聞之頓悔前非、翛然獨往、老父則文殊大士云、師隨處化徒、獲益者衆、東行博陵、講法華經、遂造玄贊、及歸本寺、屢謁宣律師、以永淳元年壬午示疾、至十一月十三日、長往于慈恩寺、春秋五十一、法臘無聞、葬于樊村北渠祔三藏奘師塋隴焉、稱慈恩大師、師形貌魁梧、有桓赳之氣、而慈濟之心、誨人不倦、自天然也、夫性相義門、始於東晉羅什、至唐方見大備也、玄奘爲瑜伽唯識開創之祖、師乃守文述作之宗也、（宋僧傳四）

○釋法藏、字賢首、姓康氏、康居人也、風度奇正、利智絶倫、薄遊長安、彌露鋒穎、至天后朝傳譯、首登其數、實叉難華嚴、同義淨復禮、譯出新經、又於義淨譯場、與莊嚴大儀證義、師爲則天講新花嚴、至天帝網義十重玄門、海印三昧、六相和合義門、普眼境界門、此諸義章、皆是花嚴總別義網、帝於此茫然未決、師乃指鎭殿金師子、爲喩、因撰義門、徑捷易解、號金師子章、列十門總別之相、帝遂開悟其旨、又爲學不了者、設功便、取鑑十面、八方安排、上下各一、相去丈餘、面々相對、中安一佛像、然一炬以照之、互影交光、學者因曉刹海涉入無盡之義、師之善巧化物、皆此類也、洎諸梵僧罷譯、帝於聖曆二年十月八日、詔師於佛授記寺講大經、至華藏世界品、地皆震動云、華嚴一宗付授澄觀、世稱曰賢首教、著般若心經疏、爲時所貴、天下流行、又號康藏國師、（宋僧傳五、通載十二）

○金剛智三藏、南天竺人、父婆羅門、善五明論、爲建支王師、師生數歲、日誦萬言、目覽心傳、終身無忘、年十六聞佛理、不樂習尼犍子諸論、乃削髮出家、蓋宿植之力也、後往中天竺那爛陀寺、學經律論、又詣西天竺、學小乘諸論、及瑜伽三密總持門、次復遊師子國、親炙龍智、稟受密藏、聞支那佛法崇盛、泛舶而來、即唐開元七年也、勅迎就慈恩寺、尋徙薦福寺、所住之刹、必建灌頂道場、度於四衆、大智、大慧、不空、皆行弟子禮焉、會旱、詔禱雨、結壇、圖七倶胝菩薩像、約像開目即雨、閲三日、像目果開、有物自壇布雲彌空、須臾霈雨、詔褒之、師運無不通、事無不驗、經論戒律、秘呪餘書、隨間剖陳、如鐘虡受、登其門者、一覩其面、永不忘焉、至於語默與居、凝然不改、喜怒逆順、無有異容、瞻禮者莫知津涯、自然率服矣、自開元七年始屆番禺、漸來神甸、

廣敷密藏、建曼荼羅、依法製成、皆感靈瑞、一行欽尚斯教、數就諮詢、師一々指授、曾無遺隱、一行自立壇灌頂、遵受斯法、既知利物、請譯流通、十一年、奉勅於資聖寺、翻出瑜伽念誦法二卷、七倶胝陀羅尼二卷、十八年、於大薦福寺、出曼殊室利五字心陀羅尼、觀自在瑜伽法要各一卷、二十年、八月既望、於洛陽廣福寺、命門人曰、白月圓時、吾當去矣、遂禮毘盧遮那佛、旋繞七帀、退歸本院、焚香發願、頂戴梵夾、并新譯教法付囑訖、寂然而化、壽七十一、臘五十一、建塔旌表、傳教弟子不空、奏擧、勅諡灌頂國師、師爲東土密宗祖、（宋傳一、統紀三十）

○善無畏三藏、本中天竺人、釋迦如來季父、甘露飯王之後也、其先自中天竺、因國難、分王烏茶、父曰佛手王、以師生有神姿宿齎德藝、故歷試焉、十歲統戎、十三嗣位、得軍民之情、昆弟嫉能、稱兵搆亂、鬩牆斯甚、薄伐臨戎、流矢及身、掉輪傷頂、天倫既敗、軍法宜誅、大義滅親、忍而曲赦、乃拭淚白母、及告群臣曰、向者親征、恩已斷矣、今欲讓國、全其義焉、因致位於兄、固求入道、母哀許之、南至海濱、遇殊勝招待、得法華三昧、又寄身商船、往遊諸國、遂詣那蘭陀寺、像法之泉源、衆聖之會府、寺有達摩掬多者、掌定門之秘鑰、佩如來之密印、顏如四十許、其實八百歲也、師投身接足、奉爲本師、掬多乃授總持瑜伽三密教也、即日灌頂爲人天師、稱曰三藏、又謂師曰、汝與震旦有緣、今可行矣、師乃頂辭而去、途過北天竺境、而聲譽已達中國、睿宗乃詔若那及將軍史獻、出玉門塞表、以候來儀、開元初、玄宗夢與眞僧相見、姿狀非常、躬御丹青、寫之殿壁、及師至此、與夢合符、帝悅有緣、飾內道場、尊爲教主、開元五年、奉詔於菩提院翻譯、先譯虛空藏求

聞持法一卷、帝深加賞歎、昔無行西遊、所獲梵夾、悉在京都華嚴寺、師與一行、於是選得數本、十二年、隨駕入洛、復奉詔於福先寺、譯出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七卷、蘇婆呼童子經三卷、蘇悉地羯羅經三卷、三經者具足呪毘那耶、即祕密禁戒也、若未曾入曼荼羅者、不合輒讀誦、師性愛恬簡、靜慮怡神、時開禪觀、辨勸初學、會暑天亢旱、帝召師祈雨、師曰今旱數當然也、若召龍致雨必暴、不可爲也、帝强之、師乃盛一鉢水、以小刀攪之、梵言數百呪之、須臾大風震電、驟雨傾盆、二十年、求還西域、優詔不許、廿三年、十月七日、右脇累足、奄然而化、享齡九十九、僧臘八十、葬於龍門西山廣化寺、（宋傳二）

○釋不空、北天竺、婆羅門族、幼失所天、隨叔父觀光東國、十五師事金剛智、初導以梵本悉曇章、及聲明論、浹旬已通徹矣、智大奇之、授

菩薩戒、引入金剛道場、驗以擲花、知後大興教法、即授五部及蘇悉地儀軌、智沒、奉遺旨、西遊天竺、到師子國、王遣使迎之、請住宮中、七日供養、師始見普賢闍梨、獻金寶錦繡之屬、請開十八會金剛頂瑜伽法門、毘盧遮那、大悲胎藏、建立壇法、幷許含光慧𧦬等、同受五部灌頂、自爾學無常師、廣求密藏、及諸經論五百余部、三摩耶諸尊密印等無不盡源、至天寶五載、還京、奉詔止鴻臚、續詔入內、立壇爲帝灌頂、移居淨影寺、是歲終夏愆陽、詔令祈雨、師立孔雀王壇、未盡三日雨已浹洽、帝大悅、賜紫袍、十五載、住大興善寺、代宗即位、恩渥彌厚、譯密嚴仁王二經、帝爲序焉、永泰元年、十一月、賜號大廣智三藏、大曆五年、夏、有詔請師、往五臺山修功德、六年、十月二日、帝誕節、進所譯之經、略云、起于天寶、迄今年、凡一百二十余卷、七十七部、出念誦儀軌、寫畢遇誕節、謹具進上、勅編入一切經目錄中、九年、自春抵夏、宣揚妙法、誡勗門人、每語及普賢願行出生無邊法門經、勸令誦持、再三歎息、其先受法者、偏令屬意觀菩提心、本尊大印、直詮阿字了法不生、證大覺身、若指諸掌、亟々噣累、一夜命趨遷、持筆硯來、吾略出涅槃茶毘儀軌、以貽後代、使準此送終、俄而示疾、六月、十五日、香水澡沐、東首倚臥、北面瞻望闕庭、以大印身定中而寂、享年七十、僧臘五十、諡曰大辯廣正智三藏、宋傳一

○釋一行、張公瑾之後也、初從普寂落髮、盧鴻一見奇之、謂寂曰、此子非君所能模範、當從其東請南詢可也、師所至倒屣迎之、凡西竺貝葉、陰陽讖緯、靡不窮究、傳密教於金剛、無畏、結集大日經義釋、登壇灌頂、受瑜伽五部法、至國淸寺、學曆於老僧、開元三年、詔入見、咨出世法、及安國撫民之道、師啓陳無隱、時稱天師、帝問國祚、答曰鑾輿有萬里行、社稷終吉、進小金合曰、至萬里即開、帝一日發視之、蓋當歸少許、祿山之亂、上幸成都、至萬里橋、悟當歸之讖、洸然忘憂、未幾果歸、昭宗初封吉王、而唐至昭宗而滅、故云終吉、十一年、十月癸酉、師製貢道儀成、帝自爲之銘、十五年、陪駕幸新豐、途病、詔京師十大德、結壇祈福、十月八日、示寂于華嚴寺、春秋四十五、停龕三七日、顏貌如生、塔銅人原、諡大慧禪師、所著易論十二卷、大衍論二十卷、大衍曆五十二卷等、目載在唐書、歐陽忠曰、自太初至麟德曆、凡五十三家、與天雖近、而未密、至一行則密矣、邢和璞謂尹愔曰、漢洛下閎造曆時云、八百年差一日、當有聖人之大衍曆出矣、閎言果驗焉、統紀三十、通載十三、宋僧傳五

○釋湛然、姓戚氏、世居晉陵之荊溪、即常州人、家本儒墨、我獨有邁俗之志、童丱邈焉異於常倫、年廿余、受經於左溪、與之言大駭、異日謂師曰、汝何夢乎、師曰疇昔夜夢、披僧服掖二輪、遊大河之中、左溪曰、嘻汝當以止觀二法度群生於生死淵乎、乃授以止觀、師德宇凝精、神鋒爽拔、其密識深行、冲氣慧用、方寸之間、合於天倪、至是始以處士傳道、天寶初年、解逢掖而登僧籍、遂往越州曇一律師法集、廣尋持犯開制之律範焉、復於開元寺、敷行止觀、無何朗師捐代、挈密藏獨運於東南、謂門人曰、道之難行也我知之矣、古先至人、靜以觀其本、動以應乎物、二俱不住、乃蹈于大方、今之人、或蕩於空、或膠於有、自病病他、道用不振、將欲取正、捨予誰歸、於是大啓上法、旁羅萬行、盡攝諸相、入於無間、即文字以達觀、導語默以還源、乃祖述所傳

章句凡十數萬言、心度諸禪、身不踰矩、三學俱熾、群疑日潰、求珠問影之類、稍見罔象之功、行、止觀之盛、始師之力也、天寶末、大曆初、詔書連徵、辞疾不就、（唐玄宗代宗）初居蘭陵、嘗與江淮名僧、同禮五臺、有不空門人含光者、謂師曰頃從不空、遊歷天竺、梵僧曰大唐有天台教迹、可以識偏圓、簡邪正、明止觀、可能譯之至此土耶、師聞之歎曰、所謂中國失法、求之四維、晚歸台嶺、大布而衣、一牀而居、以身誨之、耆年不倦、當大兵大饑之際、學徒愈蕃、瞻望堂室、以爲依怙、（初居下據統紀）建中三年、二月五日、示疾佛隴、顧語學徒曰、道無方、性無體、生歟死歟、其旨一貫、吾歸骨此山、報盡今夕、要與汝輩談道而訣、夫一念無相謂之空、無法不備謂之假、不一不異謂之中、在凡爲三因、在聖爲三德、爇炷則初後同相、涉海則淺深異流、自利々人、在此而已、爾其志之、言

訖隱几、泊然而化、春秋七十二、法臘三十四、門人號咽、奉全身起塔、附于智者塋兆西南隅焉、師平日輯纂教法、明決前疑、開發後滯、則有法華釋籤、疏記、止觀弘決、各十卷、法華三昧補助儀一卷、方等懺補闕儀二卷、略維摩疏十卷、疏記三卷、金錍論一卷、止觀大意、義例等、盛行于世、吳越王請謚圓通尊者、（宋傳六、統紀七、）

○釋澄觀、姓夏侯氏、越州山陰人、年甫十一、依寶林寺霈禪師出家、誦法華經、十四遇恩得度、師俊朗高逸、弗可以細務拘、遂徧尋名山、旁求祕藏、乾元中、至于潤州、學律於棲霞醴師、受南山行事於曇一、又受菩薩戒於常照、傳關河三論於玄壁、三論之盛于江表、師之力也、大歷初、於瓦官寺傳起信涅槃、就淮南法藏受海東起信疏義、又造東京、受雜華於大詵師、十年、從荆溪、習止觀、法華、維摩等疏、謁牛頭忠、徑山欽、洛陽無名、咨決南宗禪法、見慧雲明了北宗玄理、此土儒墨、竺乾梵書、四韋五明、顯密儀軌、莫不旁通博綜、十一年、巡禮五臺、峨眉、俱瞻瑞相、還居京師大莊嚴寺、專行方等懺法、寺主賢林、請講大經、幷演諸論、因慨舊疏繁文、起于興元元年、至貞元三年畢功、成二十軸、四年春、講新疏、德宗降中使李輔光、宣詔入都、與罽賓三藏般若、譯華嚴後分四十卷、又詔令造疏、遂於終南草堂寺編成十卷、進呈、順宗在東宮、嘗垂教令、述了義一卷、心要一卷、幷食肉得罪因緣、泊至長安、頻加禮接、以元和年卒、春秋七十余、（統紀云德宗誕節、召講經內殿、以妙法清涼、帝遂賜號清涼、元和五年、憲宗問花嚴法界宗旨、豁然有得、加號大統清涼國師、開成三年、三月六日寂、壽一百二歲、臘八十三、）葬終南石室、塔曰妙覺、弟子傳法者、一百許人、餘堪講者千數、師嘗於雲華寺般若閣下、畫花藏世界圖相、又著隨疏演義四十卷、花

嚴經綱要一卷、法界玄鑑一卷、三聖圓融觀一卷、花嚴、法華、楞伽、中觀論等別行小鈔疏共三十卷、師恒發十願、一長止方丈、但三衣鉢、不畜長、二當代名利、弃之如遺、三目不視女人、四身影不落俗家、五未捨執受、長誦法華經、六長讀大乘、普施含靈、七長講花嚴大經、八一生晝夜不臥、九不邀名惑衆伐善、十不退大慈悲、普救法界、師遂盡形期、恒依願修行矣、（宋傳五、統紀卅、）

○釋智圓、字無外、自號中庸子、或名潛夫、姓徐氏、錢唐人、學語即知孝悌、稍長常折木觸水、就石書字、列花卉若綿蕝、戲爲講訓之狀、父母異之、令入空門、八歲即受具戒、廿一聞奉先玄清傳天台三觀、負笈造焉、摳衣問辨、凡二年、而清亡、遂往居西湖孤山、學者如市、杜門樂道、與處士林逋爲鄰友、王欽若出撫錢唐、慈雲遣使邀師、同往迎

之師笑謂使人曰、錢唐境上、且駐却一僧、師早嬰瘵疾、故又號病夫、講道吟哦未嘗少倦、預戒門人曰、吾沒後毋厚葬以罪我、毋建塔以誣我、毋謁有位求銘以虛美我、宜以陶器二合而瘞之、立石志名字年月而已、及亡門人如所戒、斂以陶器、瘞所居巖以藏之、不屋而壇、時乾興元年、二月也、春秋四十七、崇寧三年、謚法惠大師、其所撰述文殊般若疏、遺教經疏各二卷、般若心經疏、無量義疏、普賢觀經疏、彌陀經疏、四十二章經註、不思議法門經疏各一卷、首楞嚴經疏十卷、垂裕記十卷、三德指歸二十卷、顯性錄四卷、谷響鈔五卷、間居編五十一卷等也、(統紀十)

○釋諦觀、高麗國人、初吳越王錢弘俶、因覽永嘉集、同除四住之語、以問天台韶國師、韶曰此是教義、可問螺溪義寂、即召問之、對曰此

智者妙玄位妙中文、唐末教籍流散海外、今不復存焉、錢氏素崇信佛法、若天台德韶、永嘉智覺、待以師禮、聞之慨然、遣使齎重寶、求遺書於高麗日本、於是一家教卷、復見全盛、螺溪得以授之寶雲、雲傳之四明、而法智遂專中興之名、蓋錢氏護法之力也、時高麗王令師來奉教乘、而智論疏、仁王疏、花嚴骨目、五百門等、禁不令傳、且誡師曰、於中國求師問難、若不能答、則奪教文以回、既至、聞螺溪善講授、即往參謁、一見心服、遂禮為師、嘗以所製四教儀、藏之篋中、人無知者、師留螺溪十年、一日坐亡、後人見故篋放光、開而視之、唯此書耳、由是盛行諸方、大為初學發蒙之助云、(統紀十)

○釋知禮、字約言、姓金氏、明州人、梵相奇偉、性恬而器閎、初父母禱佛求息、夢神僧攜一童遺曰、此佛子羅睺羅也、既生以名焉、毀齒出家、十五落髮受具、二十從寶雲學教觀、始三日、首座謂曰、法界次第、汝當奉持、師曰何謂法界、座曰大總相法門圓融無礙者也、師曰既圓融無礙、何有次第、座無對、幾一月、自講心經、聽者服其速悟、謂教法之有賴矣、居三年、代寶雲講、雍熙元年、慈雲來自天台而學、師待以益友、義同手足、淳化二年、始受請主乾符(即承天寺)、綿歷四載、諸子悅隨、以堂舍褊狹、遂遷於保恩道法大機、學徒如林、咸平三年、大旱、與慈雲同修光明懺、祈雨約三日、懺未竟、雨已大浹、六年、日本國師(源信)遣徒(寂照)持廿七問、來詢法要、景德元年、撰指要鈔、永嘉繼齊、立指濫以難之、師乃垂二十問、以祛其蔽、天台元穎、又立徵決、以代齊師、而嘉禾子玄、亦立隨緣撲以助齊穎、時仁岳居座下、述師之義、立十門析難、總破三師、人謂仁岳禦務之功居多、四年、遣門人本如等、持十

義書二百問、詣梵天慶昭、時智圓居昭師座端、觀本如等論辨不可、嘗遣白郡守、以來無公據發遣、令還不復致答、大中祥符二年、重建保恩院、成三年、乞郡奏于朝、十月賜額延慶、五年、與異聞作戒誓辭、以授徒弟、立誠、六年、二月十五日、始建念佛施戒會、親為疏文、以寓觀意、自此歲以為常、七年、撰融心解、明一心三觀、顯四淨土旨、天禧元年、謂其徒曰、半偈亡軀、一句投火、聖人之心、為法如是、吾將捐身、以警懈怠、乃與異聞結十同志、修法華懺三載、期滿將焚身以供妙經、祕書監楊億(大年)、遐仰道風、奏賜紫袍、乃致書請住世、四年、駙馬李遵勗、奏高行遺身、帝嘉歎、特賜號法智大師、宣旨住世演教、五年、帝遣內侍俞源清、命修法華懺三日、為國祈福、源清欲知懺法旨、為述修懺要旨、是歲撰觀音玄記、觀經疏妙宗鈔、淨覺作十諫書、謂父有

評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師作辯謗、謂十諫乃成增減二謗、淨覺復述雪謗、師時在疾、令門人讀之、爲之太息、旣遁歸寂、遂不復辨、后有希最者、卽廣慈之子、師之孫、述評謗以辨之、淨覺見曰、四明之說、其遂行乎、天聖六年、正月元旦、建光明懺七日、爲順寂之期、至五日趺坐、爲衆說法畢、驟稱阿彌陀佛數百聲、奄然而逝、壽六十九、夏五十四、露龕二七日、顏貌如生、舌根不壞、明道二年、七月、奉靈骨起塔于城南崇法院、（統紀八）

○釋遵式、字知白、姓葉氏、天台寧海人、母王氏乞男於觀音、夢美女以明珠與、而吞之、以太祖乾德元年癸亥誕焉、甫七月、能從母稱觀音名、稍長不樂隨兄爲賈、潛往東山、依義全出家、年二十、往禪林受具戒、明年習律于守初、繼入國淸、普賢像前燃一指、誓傳天台之道、雍熙元年、來學四明、道中夢老僧謂曰、吾文殊和上也、及見寶雲（義通）正所夢僧、卽北面受業、未幾智辯秀出、端拱元年、寶雲入寂、師乃反天台、以苦學感疾、至於嘔血、毅然入大慈佛堂、用消伏咒法、自誓曰、若四教興行在我、則其疾有瘳、不爾則畢命于此、滿七々日、夢觀音垂手師口、引出數蟲、又舒指注甘露於口、寤而身心淸涼、宿痾頓愈、至道二年、結緇素、專修淨業、作誓生西方記、五年、主東掖、以徒屬之繁、卽西隅益建精舍、率衆修念佛三昧、祥符四年、章郇公領郡事、夏制之始、延師入景德、講止觀、七年、杭州昭慶寺齊一、率衆致請、師往大揚講說、杭俗好以酒肴會葬、師爲說佛事之勝、卒變葷爲齋、因爲著戒酒肉慈惠法門、八年、蘇人以郡符迎師、建講於開元、緇素畢集、不葷酒者傾市邑、屠酤謗官、師辭其徒曰、智者遺書晉王、有苦六恨、

其一謂以法集動衆妨官、爲人所忌、余今德薄、安可久留、遂幡然復杭、刺史薛顏、始以靈山、命師居焉、卽隋眞觀所營天竺寺也、九年、賜紫服、天禧元年、侍郞馬亮來問道、師爲撰淨土行願法門、淨土略傳、三年、丞相王欽若、撫杭、首率僚屬訪師山中、請講法華及三法妙義、師才辯淸發、衣冠爲之屬目、四年、奏錫天竺舊名、欽若移鎭江寧、迎師朝夕問法、一留三月、因著十法界觀心圖、注南岳心要偈、會乾元節、公以其道聞于帝、乃賜號慈雲、天聖二年、奏乞天台教文入大藏、許之、師於普門品、加別譯重頌、緇素皆遵誦之、六年、始於寺東建日觀庵、送觀西方、爲往生之業、九年、講淨名經、忽謂其徒曰、昔在東掖講此經、夢荊溪授我經卷、及出堂視日已沒、今吾殆終此講乎、因與衆訣曰、我住台杭二寺、垂四十年、長用十方爲意、今付講席、宜從吾志、命祖韶曰、汝當紹我道場、持此鑪拂、勿爲最後斷佛種人、遂作謝三緣詩、謂謝徒屬、絶賓友、焚筆硯也、八月、徙居東嶺之草堂、明道元年、十月八日示疾、不用醫藥、唯說法以勉徒衆、十日夜奄然坐脫、師嘗製龕銘曰退榻、旣入斂越七日、形貌如生、壽六十九、夏臘五十、崇寧三年、賜號法寶大師、師幼善詞翰、有詩人之風、其詩集曰采遺、曰靈苑、曰金園、曰天竺別集、皆行于世、（統紀十）

○釋仁岳、自號潛夫、姓姜氏、霅川人、初聞法智南湖之化、往依爲學、至水月橋、擲笠水中曰、吾所學不成、不復過此橋、法智器之、居以東廈、白晝焚膏、專事細繹、鄉書至、悉投帳閣、未嘗啓視、因出境分衞、乘舟水行、偃臥舒足、豁然自得、若拓虛空、橋爲之折、每請益函丈、擬大辯、關大鑰、衆望風畏之、時慶昭執略光明玄、不用觀心、師選問疑書

徵之、咸潤作指瑕以難妙宗、且固執獨頭之色、不具三千等義、師述止疑抉膜、示色心不二之旨、且評他師昧於究竟蛣蜣六即之義、一日師與廣智（尙賢）辨觀心觀佛、求决於法智、々示以約心觀佛之說、謂據乎心性、觀彼依正、師不悅而去、遂背所宗、述三身壽量解以難妙宗、旣遷石壁、又徙靈芝、時法智已歸寂、師臨衆自誇曰、只因難殺四明師、雖向靈芝敢開口、后還鄕、雪守請主祥符、從廣爲奏請淨覺之號、晚年專修淨業、然三指供佛、持律至嚴、不以事易節、創隱淪堂、以爲燕居、治平元年春、謂門人曰、我翌日午刻當行矣、果留偈安坐而化、時三月廿五日也、塔全身于何山西隅、師於楞嚴用意尤至、會諸說爲會解十卷、又作熏聞記五卷、文句二卷、張其五玄則有楞嚴說題、明修證深旨則有楞嚴懺儀、其餘著述金剛般若疏、發軫鈔、彌陀

經疏、文心解等、若干部也、（統紀廿二）

○釋從義、姓葉氏、温州平陽人、十七歲通誦法華得度、學扶宗繼忠、主大雲五峰寶積、嘗患他宗但任胸臆、於所著補註及集解處々辨明焉、如論賢首妄判華嚴、議慈恩專用唯識、辨禪家祖承無廿八祖、判道家當擯入儒宗、辭理切直、爲世所信、晚居秀州壽聖、大振宗敎、元祐六年春、示疾就榻、安祥而逝、塟舍利于錢唐寶藏、謚曰神智、師性端介淸白、不妄遊從、痔瘵三觀、耽味著述、過午不食、非法不言、非右脇不臥、非濾水不飮、行步有常、坐立如植、未嘗求公卿之知、所著三大部補註十四卷、順正記三卷、新記七卷、往生記四卷、圓通記三卷、纂要六卷、集解三卷、寓音四卷、淨名略記十卷、捜玄三卷也、（統紀十）

○釋拔思發、薩思迦國人、（或曰土波）族欵氏、祖朶栗赤、當吐蕃之盛、相其君、伯西海、後十數世、皆以學德爲國宗範、師就伯父薩師加哩麻法、祕密伽陀殆二千言、過目成誦、七歲演法、辯博縱橫、猶不自足、復遍咨名宿、鉤玄索隱、盡通三藏、國人以爲聖、故稱拔思發（此云聖者）、長而學富五明、故又稱班彌達、年十五、世祖龍潛、知眞命有歸、馳騆徑詣王府、宮闈東宮、皆受戒法、特加尊禮、寶祐六年、釋道訂胡化經、憲宗詔師剖析是非、道不能答、自弃其學、帝大悅、景定元年、世祖登極、建元中統、尊爲國師、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統天下敎門、辭帝西歸、未期月召還、咸淳六年、師年卅二、時至元七年、詔制大元國字、師獨運摹畫作成、稱旨即頒行、朝省郡縣遵用焉、升號帝師大寶法主、復西歸、至元十一年、帝專使召之、歲杪抵京、王公宰輔士庶、離城一舍、結大香壇、設大淨供、香花幢蓋、大樂仙音、羅拜迎之、所經衢陌、皆結五綵、

翼其兩傍、萬衆瞻禮、若佛出世、時則天兵飛渡長江、竟成一統、雖主聖臣賢所致、亦師陰相之力也、爲眞金皇太子、說器世界等、彰所知論、尋又力辭西歸、帝堅留之、不可、至元十七年十一月廿二日、示寂壽四十二歲、帝聞不勝震悼、追懷舊德、建大塔于京師、寶藏眞身舍利、輪奐金碧無儔、英宗至治元年、詔各路立帝師殿、追謚曰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開敎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眞智、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班彌怛、拔思發、是年、勅建帝師殿碑、大永福寺法洪、奉勅撰、翰林學士趙孟頫書、（通載廿一）

○釋智旭、字振之、號藕益、俗姓鍾、先世汴梁人、始祖南渡居揚州古吳、母金氏、以父岐仲公持白衣大悲咒十年、夢大士送子而生、蓋萬歷廿七年五月三日也、七歲茹素、十二就外傳、聞聖學、即千古自任、

誓滅釋老、開葷酒、作論數十篇闢異端、十七閲自知錄序及竹窗隨筆、乃不謗佛、取所著闢佛論火之、二十註論語、至天下歸仁、不能下筆、廢寢忘飡三晝夜、大悟孔顏心法、冬喪父、聞地藏本願、發出塵心、廿二專志念佛、盡焚窗稿、廿三聽大佛頂經、謂世界在空、々生於大覺、自謂何故有此大覺、而爲空界張本、因决意出家、體究大事、廿四從雪嶺師薙染、命名智旭、夏秋作務雲棲、聞古德講唯識論、一聽了々、疑與佛頂宗旨矛盾、請問德師云、性相二宗不許和會、師甚怪之、佛法豈有二岐耶、竟往徑山坐禪、次年夏逼功極、身心世界忽皆消矣、因知此身從無始來、當處出生、隨處滅盡、但是堅固妄想所現之影、剎那不住、確非從父母生也、從此性相二宗、一齊透徹、知其本無矛盾、胸次空々、不復留一字脚矣、廿六受菩薩戒、廿七徧閲律藏、廿

八母病篤、四封肱不救、痛切肺肝、葬事畢、焚弃筆硯、矢往深山、道友監空、留掩關於松陵、關中大病、乃以參禪工夫求生淨土、三十出關朝海、將往終南、道友雪航願傳律學、留住龍居、始述毘尼事義集要、及梵室偶談、卅一隨無異禪師至金陵、盤桓百有十日、盡諳宗門近時流弊、乃决意弘律、卅二擬註梵網、作四鬮問佛、一曰宗賢首、二曰天台、三曰慈恩、四曰自立宗、頻拈得台宗、於是究心台部、而不肯爲台家子孫、以近世台家與禪宗賢首慈恩各執門庭、不能和合故也、卅三始入靈峰、過冬、卅五造西湖寺、述占察行法、卅七住武水、述戒消災略釋、持戒犍度略釋、盂蘭盆新疏、卅八住九華、次年述梵網合註、四十一住溫陵、述大佛頂玄義文句、四十二住漳州、述金剛破空論、藕益三頌、齋經科註、四十四住湖州、述大乘止觀釋要、四十六住靈峰、述四十二章經、遺教經、八大人覺解、四十七住石城、述周易禪解、是秋住祖堂、越二年、述唯識心要、相宗八要直解、彌陀要解、四書藕益解、五十一冬返靈峰、述法華會義、次年述占察疏、重治律要、五十四住晟谿草楞伽義疏、遷長水而竟、明年四月、入新安結後安居於歙浦天馬院、著撰佛讃、閲宗鏡錄、作校定宗鏡錄跋四則、又汰袁宏道集、存一冊名袁子、八月遊黃山白岳諸處、冬復結制天馬、著起信裂網疏、翌年正月、應豐南仁義院請、法施畢、出新安、二月還靈峰、夏偶臥病、選西齋淨土詩、製贊補入淨土九要、名淨土十要、夏竟病愈、七月述儒釋宗傳竊議、八月續閲大藏竟、九月成閲藏知津、法海觀瀾二書、臘月初三病復、廿一日午牌結跏趺坐、向西舉手而逝、春秋五十七、法臘卅四、僧夏十九、門人如法荼毘、奉骨塔於靈峰之大

殿右、師生平嘗有言曰、漢宋註疏盛、而聖賢心法晦、如方木入圓竅也、隨機羯磨出、而律學衰、如水添乳也、指月錄盛行、而禪道壞、如鑿混沌竅也、四教儀流傳、而台宗昧、如執死方醫變症也、是故舉世若儒若禪若律若教、無不目爲異物、疾若寇讎也、云云實可謂格言矣、又曰古者有儒有禪有律有教、道人既薨然不敢、今亦有儒有禪、有律有教、道人又艴然不屑、因名八不道人也、宗論論一

三國高僧略傳卷之上終

三國高僧略傳卷之中目次

通計二十九人

八識、五法、三自性、二無我也、楞伽經一出

三國高僧略傳卷之中

北越三條實盛寺沙門　是純　編輯

○釋慧灌、高麗國人、初入隋受嘉祥吉藏三論之旨、我推古帝三十有三年、乙酉春正月、從本國貢來、使勅住元興寺、其夏天下大旱、詔師祈雨、師着青衣講三論、大雨便下、帝大悅、擢爲僧正、後於河內創井上寺、弘三論宗、因以師爲本朝三論之始祖、（釋書卷一）

○釋道昭、姓船氏、河內丹北郡人也、居元興寺、有戒行譽、白雉四年、癸丑五月、奉勅從遣唐使小山上吉士長丹泛海、緇侶同志者道嚴等十有三人到長安、謁三藏玄奘、即高宗永徽四年也、奘謂諸徒曰、此子多度人矣、汝等莫以外域輕之、加意誘誨、一日奘語曰、經論文博、勞多功少、我有禪宗、其旨微妙、汝承此法可傳東徼、師欣慨修習、早得悟解、又詣相州隆化寺慧滿禪師、滿委曲開示謂曰、先師僧那曰、昔達磨以楞伽經付二祖曰、吾觀震旦所有經、唯此四卷可以印心、既師業成辭奘、奘以佛舍利經論及相宗章疏授師曰、人能弘道、今以斯文附屬汝、師受之而出、至登州泛海而還、止元興寺、懇切論導、此土始聞八五三二之旨、又遊諸州事行化、國人崇之、後於元興寺東南隅別營禪苑、從師學禪者多矣、師坐禪之間、或三日一起、或七日一飡、或暮夜兩牙放光讀經、文武帝四年三月、澡浴淨衣、趺坐繩床、光明盈室、語門人曰、汝等見光耶、諸徒曰見、師曰莫妄言、後夜光透壁照庭松、良久其光指西而去、師乃逝、年七十二、闍毘焉、本朝火葬始於師、師唱導之外勸利濟、路傍穿井、諸渡儲船、山城宇治之大橋師之創造也、元明帝遷都平城也、師之徒奏徙建禪院於新京、今奈良右京禪院是也、此院多藏于經論、書迹楷好、無有誤謬、皆師之所將來者也、師爲本朝法相之祖、（釋書卷一）

○釋慈訓、姓船氏、河內人、初事興福寺良敏、玄昉二師、學法相宗、後從審祥法師踰海入唐、謁賢首國師稟華嚴深旨、歸來付良辨、建賢首宗、稱德帝貫之賜食邑、天平勝寶四年、爲僧都、寶字元年、爲興福寺主務、此職自師始、寶龜八年化、是爲本朝華嚴宗之祖、（釋書卷一）

○釋行基、姓高志氏、泉州大鳥郡人、百濟國王之胤也、天智帝七年生、及出胎胞衣裹纓、母忌之弃懸樹枝、經宿往見、出胞能言、父母大悅、收而鞠育、童稚之時、與兒輩遊、勸讚佛乘、村里牧豎之兒、捨牛馬而從者數百人、其主或覓兒童馬牛到師所、聞其讚說、不問兒畜、感泣而忘歸、比師之說誨、牛馬散諸所、主各以爲已失也、說已、師上高處呼牛馬、應聲而來、各主牽去、率以爲常、十五出家、居藥師寺、學瑜伽唯識等論於新羅惠基、又從義淵益智證、廿四受具足戒於德光法師、師事行化、道俗追隨之者以千百數、所過遇嶮難、架橋修路、指某地之可耕墾、點某水之可灌漑、穿渠池、築堤塘、計畫功績不日而成、州民至今賴之、王畿之內建精舍四十九所、諸州往々而有焉、師嘗行化返故里、里人捕魚而宴池邊、師過其地、年少戲以膾薦師、師喫之、須臾臨池吐出、皆爲小魚游泳去、見者驚伏、師私度沙彌、勅逮之、師在獄中而出遊里閈、獄吏以聞、詔赦之、聖武帝甚敬重之、天平十七年、爲大僧正、此任始于師、廿一年、正月、皇帝受菩薩戒、及皇太后、皇后、乃賜號大菩薩、二月二日、於菅原寺東南院、右脇而寂、年八十二、師之所過、耕夫捨耒耜、織婦投機杼、奔波禮謁、村閭闐咽、而不

能容易往來云。釋書十四

○釋鑑眞、姓淳于氏、唐國揚州江陽縣人、齊辯士髡之後也、年十四從父入寺、見佛像有出塵志、父知其不可覊絆、付大雲寺智滿爲沙彌、神龍元年、隨道岸律師受菩薩戒、景龍二年、於實際寺登壇、受具足戒於恒景、遊二京究三藏、又廻江淮教授戒律、我天平五年、與福寺榮叡、大安寺普照等隨遣唐使丹墀廣成、入唐留學、天寶元年、師於揚州大明寺開律講、叡照等預肆席、一日作禮曰、佛法東流日域、而之教授人、昔吾聖德太子記曰、我滅後二百年、異域人與冀教、今當其期、願事東遊、師曰、我聞南岳思公、生和國、弘佛法、太子事我知之、又聞日本長屋王、崇敬三寶、製千袈裟、因各繍一偈、曰、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縁、就船便施此土一千沙門、我思是等

事、貴國必有淨信人、而滄海渺焉、跋涉惟難、貴國若縁熟、我豈辞勞劬、二年十二月、師與二弟祥彥道興、及叡照等、并徒屬八十余人、同泛溟、猛風忽起、船舶簸蕩、中夜舟人見四神着金甲立船艫、以故無覆沒之患、得廻棹、而衆人恐險厄、求淹留、師從之、其後又發、漂至日南、師本志確乎不拔、遂以天寶十二年冬、乘副使伴古船放洋、天平勝寶六年、正月十二日、着太宰府、四月入京、勅正議大夫安宿王、迎羅城門、乃館東大寺、天竺波羅門僧菩提、唐道璿、共來慰問、王公士庶奔波作禮、師表獻將來佛舍利三千粒、阿育王塔樣銅支提、及止觀、玄義、文句、菩提子三斗、晋王右軍眞行書一卷、聖武上皇遣正議大夫吉備眞備傳宣曰、朕造東大寺、已十年、此土未有戒壇、願師營之、師敬承詔、上皇大悅、受菩薩戒、皇帝、皇太后、太子公卿以下同受者四百三十余人、乃於大殿西構戒壇院、天下至今資揭磨焉、又勅賜皇子關府儀同田部舊宅、師成寶坊號招提寺、本朝戒法此時方熾、天平寶字二年、賜大和尚、七年五月六日、結跏趺坐、向西而化、壽七十七、預言寂日、至此無舛、葬斂之時香氣滿山谷、初本朝大藏經論多烏焉之誤、及師之至、勅加整勘、師流日南國時、暑毒入眼、爲之失明、而大藏文句多所諳誦、數下雌黃、度人授戒凡四萬余人云。釋書一、宋傳十四

○釋最澄、姓三津氏、江州滋賀郡人也、其先東漢獻帝之孫、國亡寓民間、我應神帝時、遥慕王化而來、上憐其王孫、賜滋賀地爲采邑、父百枝、富內外學、里閭敬之、嘗愁無嗣、祈衆神、既而詣叡山左麓神祠、其地景趣幽邃、百枝結草廬爇香花、求子期七日、至第四曉、得靈夢、

其妻乃娠、草廬今之神宮院也、神護景雲元年、八月十八日、生師焉、七歲受學、聰明絶倫、十二投大安寺行表出家、習唯識、旁博探經論、得華嚴經起信論等疏、夙智所撼、以不見台教爲恨、適於南京寫得玄義、文句、止觀、四教儀、維摩疏等、是鑑眞之將來者也、音思所遇優柔飫厭、乃能講演、然常憾於無師承也、是以跂踰海之志、延曆廿一年、賜入唐求法詔、反以朞月、不許淹留、蓋愛材也、廿三年七月、從遣唐使菅清公浮溟海、着明州界、乃德宗貞元二年也、九月赴台州、至天台山國淸寺、道邃和尚一見器許、授所傳一心三觀之旨、曰、弘道在人、々能持道、吾道化行今其時也、并付菩薩三聚大戒、師就寫天台教門疏記、又見佛隴寺行滿座主、滿語曰、昔智者大師告門人曰、我滅後二百余年、我法傳東國、祖識不虛、子即其人也、乃以荆溪以

上諸籍祕賾傾倒付之曰、汝持此法文、爲海東傳燈之始祖、廿一年、如越州龍興寺遇順曉阿闍梨、受三部灌頂密教、及得陀羅尼經書印契圖樣灌頂器物、又於唐興縣逢沙門翛然、得達磨一派牛頭山法、蓋本師表公傳璐師北宗禪而付于師、以故尋求禪要、及謁然公、悅懌投契、夏五月、乘大使藤賀能舶着長州、即延曆廿四年乙酉也、秋入洛城、便表上西土所得天台密宗諸教文、帝大悅、勅曰、大唐受法供奉最澄闍梨、傳來天台諸典籍、流布天下、宜爲七寺書寫七通、即給禁中上紙、付國子祭酒和弘世監守、又勅道證守遵修圓勤操慈蘊慈寬等碩德、於野寺天台院令受學新寫天台教文、又勅和弘世曰、眞言祕教未傳此方、最澄闍梨幸得此法、立爲國師、九月一日、勅於淸瀧峰高雄道場、起都會大壇、撰諸寺智行兼備者、受灌頂三

摩耶道證等同預者八人、野公岑守奉勅撿校法事、是本朝密灌之始也、弘仁六年、八月、因和氏請於大安寺塔中院闡揚妙法、於是乎諸寺碩德會集法莚、摧三乘之矛盾、準一乘之權衡、諸師服膺、弘仁五年春、詣宇佐八幡神宮講妙法華、講竟、神託曰、不受法味久歷歲華、今聽微言、何以報德、我有法衣、願表嚫達、乃啓齋殿、推出紫衣二領、蓋師赴唐、詣祠立誓、故闢此講也、初延曆四年、七月、師上叡山、縛草廬、讀法華金光明等經、乃發五種大願、時年十九、同七年、於山頂創一宇名一乘止觀院、自刻等身藥師佛像安之、又思山中無大藏、令諸弟子繕寫、亦告平城七大寺乞加助、大安寺聞寂及東州化主道忠等見義勇爲、速闋其功、十七年、立十講法會、廿五年、奏加新天台法華宗、時大乘四家、及此並爲五宗、師又慨念此方學佛者六、除法

覃及也、渥澤也、天子誕生日度之言、王者恩澤及衆民也

相三論外、華嚴、毘尼、成實、俱舍、纔有名而已、是依無受業者也、一宗若廢衆善多替、非所以資政化與教法也、便奏每年覃渥外加度者十二人、五宗各二、俱舍成實各一、制可、弘仁十年、三月、奏乞建圓宗大乘戒壇、其條四科、帝下南京諸寺詳議建否、沙門議命抗表斥之、東大寺景深、著迷方示正論摘廿八失、平城諸剎毀唇紛羅、十一年、二月、師述顯戒論三卷表進、又作顯戒緣起反詰廿八失、帝又降其書於南寺、々々諸師無敢間議者、初延曆十六年、以智行譽上供奉列、勅以江州租充山厨供、廿一年、和弘世弟眞綱請於高雄寺唱天台妙義、亦延善議勤操等十余師爲和上、弘仁十三年、二月、賜宸書傳燈大法師位記、夏六月四日、於中道院右脇而寂、年五十六、臨亡日、吾生平口無麁言、手不笞罰、汝弟子等宜則之、亦遺誡六篇皆勸

誓其徒也、十一日、右僕射藤冬嗣、捧圓戒允許之勅來山中、蓋慰初七也、所著註法華經十二卷、註金光明經五卷、註仁王經、無量義經、各三卷、天台靈應集、守護國界章、惣持章各十卷、法華輔照、付法緣起、長講願文各三卷、照權實鏡、決權實論、依憑集、內證佛法相承血脈譜六千部、法華銘等也、十四年、春四月、賜寺額配紀元曰延曆、以先皇之所建也、貞觀八年、秋八月、勅諡傳教大師、釋書卷一

○釋空海、姓佐伯氏、讚州多度郡人、父田公、母阿刀氏、夢梵僧入懷而有娠、在胎十二月、寶龜五年生焉、母思其夢小字曰貴物、年十二外舅朝散大夫阿刀大足教世典、學文翰、十八上大學、雖讀儒書、志在佛經、偶逢石淵寺勤操、受虛空藏求聞持法、未薙髮而事修練、甫冠歲落髮、受沙彌十戒、研究三論、延曆十四年、登東大寺壇、受具足

戒、乃於佛前誓曰、三乘十二部經、我心有疑、未能決擇、三世十方一切諸佛、願垂加祐、示正法於我、夢中一人告曰、有大經名大毘盧遮那神變加持、是眞祕要也、寤後聞此經、無知者、往來諸所懇誠尋求、適於和州高市郡久米道場東塔下得此經、披卷看閲、疑滯居多、自是志遠遊、廿三年、夏五月、從遣唐使金紫光祿大夫藤賀能汎渤澥、秋八月、着衡州界、冬十二月、到長安城、即德宗貞元二十年也、勅館宣陽坊官舍、明年又勅居西明寺永忠法師故院、師周遊城中諸刹擇求明師、謁青龍寺東塔院内供奉惠果闍梨、果見而喜曰、我先知汝來、相待久矣、顧諸徒曰、是沙門者第三地菩薩也、夏六月、入大悲胎藏曼荼羅、投花、々着中臺、果嗟嘆以爲大器、即沐五部灌頂之誓水、秋七月、入金剛界大曼荼羅、八月授傳法阿闍梨位灌頂、是日師

設五百僧齋、果與金剛頂等諸密經、幷圖畫曼荼羅、及諸道具曰、昔大毘盧遮那世尊、以祕密眞言印付金剛薩埵、薩埵傳龍猛菩薩、展轉至大廣智三藏不空、々々爲三朝灌頂國師、又付我、汝有祕密大根器、故我兩部大法祕密印信、皆悉授汝、宜以此金剛乘教、及三藏所付供養什物歸本土傳布國界、然則四海安泰萬民豐樂、是亦報佛恩、酬師德也、又一日語曰、瑜伽者密藏也、儀軌圖器諸深祕之者、見行經書或遺而不載、假使間見祕記、不藉調造不能詳知之、便召供奉畫工李眞等十余人、圖胎金諸曼荼羅十鋪、又令供奉鑄工楊忠信等新造道具十五箇、又集二十余輩經生寫金剛頂等諸祕經、皆幷付之、師又逢罽賓般若三藏、々々曰、我少年入道、經歷五天、常誓傳燈、來遊此間、亦欲泛海遊化東域、時緣不熟、我志已矣、今與所譯華嚴、六波羅密經、及梵夾、汝其持去達我夙志、即出梵夾付之、大同元年、丙戌、秋八月歸、勅令流通傳來密乘、弘仁帝勅於宮中會諸宗碩德、各唱所習、師立即身成佛之義、諸家爭折之、師辨論精審、帝詰師曰、義雖玄極朕思見證、師即入五藏三摩地觀、忽於頂上涌五佛寶冠、放五色光明、威容赫如也、帝離御榻作禮、群臣皆起拜、時三論之俊道昌、唯識之髦源仁、華嚴之英道雄、天台之傑圓澄等、皆立降旗、十三年、大同太上皇入壇灌頂、帝王密灌於此始焉、師已大興密教、勅述所業、乃則毘盧遮那經、及菩提心論、著十住心論、品藻諸宗、第一異生羝羊心、第二愚童持齋心、第三嬰童無畏心、第四唯蘊無我心、第五拔業因種心、第六他緣大乘心、第七覺心不生心、第八如實一道心、第九極無自性心、第十祕密莊嚴心、鱗次配柢、初師得求

聞持法、乃躋阿州大瀧之嶽修供、時天晴朗、忽寶劔落座前、又往土州室戶崎、誦修如前、至五更明星飛入口、而得聞持悉地、爾來身心勇健、堪任頭陀、被葛而經冬、絕膳而過夏、精進苦行、朝懺暮悔、弘仁七年、遊紀州相勝地、上高野山、創金剛峰寺、十四年正月、勅以東寺賜師、建灌頂院、師准青龍寺法式、每歲二序行灌頂、乃置惠果所付健陀國袈裟及念珠爲寺鎭、承和元年、奏乞准唐國内道場置眞言院於宮中、勅以勘解由司廳爲曼荼羅道場、每年正月後七日、行息災祕法、至今不絕、二年正月、奏置試度三人、師在金剛峰寺、三月廿一日、結跏趺坐、作毘盧印、泊然入定、先七日共諸弟子、念彌勒寶號、至此日瞑目氣絕、蓋持定身、待龍華也、春秋六十二、經五旬門人剃髮整衣、斂全身、壘石造壇、立塔其上、初師在豆州桂谷寺、以指向空

寫大般若經、至魔事品、字畫忽現空中、自此工筆翰、能五筆一時書、或書水上、墨痕不亂、奉勅書大內南門諸額、又書應天門額、已挂之仰見、應字上點欠之、師乃擲筆補之、毫不斜歪、衆服其妙、撰述尤多、秘府論、三教指歸、性靈集等家々誦習、延喜廿一年、謚弘法大師、（釋書）

○釋義眞、相州人、從傳教大師入唐、爲譯語沙彌、貞元二十年、十二月七日、於台州國淸寺受戒爲大僧、又與教大師入臨闍梨灌頂壇、弘仁十四年、四月十四日、於根本中堂始行大乘菩薩戒羯磨、師爲和上、時受者十四人、帝勅諸宗述奧旨、護命作研心章、褒相宗、空海著十住心論贊密教、師造天台義集、世皆傳之、天長元年、勅任延曆寺座主、々々之職始於玆、九年爲維摩講師、台徒之預此撰也師爲初十年七月四日寂、春秋五十三、法臘未詳、（釋書卷二）

○釋圓仁、姓壬生氏、野州都賀郡人、昔崇神天皇第一皇子豐城入彥、觀察東壤、其次子留爲鄕人、師其胤也、延曆三年生焉、幼喪父、九歲隨其兄學經史、性聰明、貌溫雅、雖在少年志慕佛理、漸荒世典、輙耽坐墳、毎見其操履、投郡之大慈寺廣智、師夢沙門長六尺許、儀容俊偉、心懷尊重、瞻仰作禮、沙門含笑說話、傍人告曰汝知之乎、叡山大師也、寤告于智、々將師登叡岳、與傳教、々悅納焉、師視教之風儀與夢中無異、乃心竊喜、不敢語人矣、時年十五、教見其器宇彌加鍾愛、授以止觀大定妙惠、又誡曰吾常弘傳二諦不生不滅之旨、而世人解眞諦之理、未解世諦之義、汝以此法流傳于世、弘通圓教利益有情、又指授止觀文義之骨髓、領知大藏經論之關鍵、若有請止觀者、令師講授、教居傍聽證、率爲常焉、弘仁四年、逢宮試得第、明年正月、金光明會受度持沙彌戒、七年於東大寺受具、教在下野時、擇十人授灌頂、師預數焉、爾後往來諸處稍張講席、承和二年、夢教枕膝語曰、吾使汝入唐求法、但恐漂泊險浪之上、勞劬危舫之中、我甚愍之、寤翌日朝廷賜入唐請益之詔、其冬復夢教告曰、汝入大唐索大法、密教之中先詢天部、台宗之中先問中道、五年六月廿二日、從大使尚書右丞藤常嗣上第一船、七月二日、着唐國楊州海陵縣、時文宗開成三年也、十月藤尚書赴長安、師猶留府、有一僧從上都來、號宗叡、通悉曇、師從之習梵學、又有全雅者能解密教、就受灌頂、得兩部曼荼羅等、四年大使促歸、逆風俄吹還海州界、師陳所由、請抽身下船止濱沙上、州渚日暮、征帆已隱、海門茫々不知所之、忽賊來形狀可怖、師謂我今瀕死、不如捨資全身、至衣服皆脫與之、賊思此人

不惜財亦可貴也、憫之曰和尙欲行何處、師曰我願至閭里、二賊將師送村落而逃去、漸至府、時刺史押付本朝第二船、解纜五六日、逆颱又起返登州界、師以爲幸也、潛下船寓州之赤山法華院、匿屏過冬、明年巡觀州縣禪刹差隣乃詣赤山神祠、立誓曰、正法難遇、眞師益難、山神願加冥助、我歸本土當建禪宇弘傳心印、其夜夢一人提囊來、師問曰汝何人、對曰商人、所持何物、曰是量三千大千世界之秤子也、和尙請買取量此地、師買秤懸大地、己身亦在秤上、時師夢中通曉意豁如也、覺而端坐思之、我必得妙法、權衡此道、拔濟群情亦是赤山神援也、不幾縣牒主、曰許日本國僧任意巡禮、又得州牒、往靑州府見節度及副使判官、館龍興寺、判官入寺慰問、明朝延私宅饗應、官姓蕭名慶中、明佛心宗、師從而參尋、又得衙牒、禮五臺山、

於普通院、逢志遠法師、受止觀、兼寫台宗諸書、夏在大華嚴寺、八月末到長安、勅居資聖寺、屢往大興善寺翻經院、見元政闍梨、學金剛界大法、受五瓶灌頂、十月十三日、差惟正共懷慶達靑龍寺、於東塔院見義眞和尙、義眞解胎藏、因於此學焉、又受玄法寺法全于胎藏儀軌、南天竺寶月三藏悉曇章、右街醴泉寺宗穎止觀、大安國寺侃闍梨、淨影寺惟謹、共器許、各有所授付、凡住長安六年、多得念誦經書等五百五十九卷法具廿一種、會昌五年、武宗毀佛法、六年崩殂、明年宣宗即位、而大曆之後緇伍艱屯、師深憂之、夢澄公語曰、我敢護汝、莫抱驚怖、未幾而軍牒至、曰日本沙門宜歸本邦、師出帝京、歷鄭密二州、至登州押新羅使張詠宅、初漂着登州時、詠以嘗來本朝受國恩、待師甚厚、至此又能慰勞、春商船發越州赴日本、風濤漂逸、

又返登州界、至秋又發、適聞師歸國艤舟而待、九月着太宰府、今歲本朝承和十四年、唐大中元年也、師表進所得經書法具等、降勅勞問、明年春入京、本山闔衆爭求灌頂、師乃以聞、尙書省勑、爲國修灌頂法、給一千僧供、齊衡三年、三月廿一日、帝於冷泉院南殿受兩部灌頂、貞觀元年、帝受菩薩戒、先是天長十年、師身疲眼昏、思命不久、於叡山北彌結草庵屏居、三年修練待遽然、夜夢天人與藥、覺而口中有餘味、然後羸形更健、昏眸益明、於是以石墨草筆書妙法華、且修四種三昧、以所書經藏小塔、置一庵名如法堂、今之楞嚴院是也、貞觀六年、正月十三日、避諸弟子、獨召常濟入內床、口誦眞言、手結印契授與曰、是名密印灌頂、濟不任感喜、師房近中堂、至十四日夜曰、淸淨靈場側、我不以可死、乃移慈叡房、念阿彌陀、令諸弟子同唱、至子牌、手結印、口誦咒、北首右脇而逝、年七十一、法臘四十九、著金剛頂蘇悉地二經疏共七卷、顯揚大戒論八卷、同八年七月、諡慈覺大師、釋書卷三

○釋圓珍、姓和氣氏、讚州那珂郡人、父宅成、母佐伯氏、弘法之姪也、其家巨富、鄉閭推重、母夢乘舟浮海、仰見朝曦、其光赫爍、將擧手把之、俄飛入于口中、覺而語于夫、夫々曰吉徵也、必生貴子、即有孕、弘仁六年誕焉、形貌佗性警敏、眼參眸子、頂骨隆起如覆盆、雖幼稚有老成之量、見者異之、甫八歲啓父曰、內典之中應有因果經、願使我誦習、父聞斯言驚異、即求得付之、師朝夕讀誦、未嘗輟、十歲讀毛詩論語漢書文選、十四辭家入洛、十五師事延曆寺義眞、眞嘉其才、天長十年、試毘盧舍那經中甲第、受菩薩戒爲大僧、時年十九、依例棲山

一紀、薰修精練、名達輦下、承和帝親下綸綍加慰問、官給資粮、寵遇隆盛、十四年預大極殿吉祥齋會、詞辯入徹、官僚聳聽、又與南京明詮決擇大義、詮者相宗之義虎也、師問難激揚、懸河馳電、詮答對澁滯、詞理共屈、自是名播朝野、嘉祥年中、夢山王明神告曰、入唐求法、珍乃抗表以聞、仁壽三年秋、偶唐商欽良暉發舶、師共之泛海、八月十五日、着嶺南福州境、即宣宗大中七年也、刺史韋公、軍將林師準加安慰、寓居開元寺、適中天竺那蘭陀寺三藏般若多羅在焉、就學梵字悉曇章、兼授金剛界、大悲胎藏、大日佛印、七俱知曼荼室利印法、梵夾經等、兼聽存式講嘉祥、慈恩法華疏、華嚴、涅槃疏、及律、俱舍義、至溫州開元寺、得楞伽疏、及四分新疏、如台州上天台山、到禪林寺、即陳朝修禪寺、智者傳法之所也、寺北行數十里、至最高峰、號華

頂、大師降魔、感神僧之地也、下華頂傍溪行、至國清寺、閱物外講止觀、就而寫教文三百卷、至越州開元寺、智者九世孫良諝講授台教、師又寫止、九年六月、入長安謁青龍寺法全、受瑜伽密旨、七月共圓載入胎藏灌頂壇、十月入金剛界大曼荼羅、及粟蘇悉地大法、又見興善寺三藏智慧輪、承兩部大曼荼羅祕旨、兼授新譯持念經法、十二年夏、乘商人李延孝船、至肥州松浦、即天安二年也、太師藤良房大悅、馳使勞迎、冬入帝都、表上所得台密及諸宗經書千余卷、貞觀六年秋七月、有旨於仁壽殿結大悲胎藏灌頂壇、帝親入壇、藤僕射良相及縉紳之預者三十余人、仁和元年、例講師為仁壽殿講主、元慶寺最圓問曰、多臘比丘或隨少臘稟學、少戒已在師位、多戒當從弟子列、若爾獨磨戒位似違定制、不知為犯否、對曰大唐有圓忠志遠二師、遠下於忠三十夏、而忠從遠稟受、爾後忠必居下、又帝者以少戒之智德為國師之時、高臘者年皆就而受學在下位、唐國法位類之耳、若固守臘、豈師資之謂哉、二年秋、帝不豫、勅下山入宮、持念看侍、一宿便愈、帝大悅、賜年度二人、師詣熊野、適風雨晦冥迷失路、俄大烏飛來為前導、已而至祠、衣上之襞不邉解、便講法華、神排殿戸、自此熊野八講、雖畸天置襞講師座下以為式、師叡山房有山王座、或云神受戒時坐、是故人呼師房曰山王院、十年六月、尚書省劄以近江三井園城寺為傳法道場、賜師安置唐地傳來佛像經籍、寛平二年四月廿九日、謂門人曰、如來以法為身、比丘以惠為命、法惠荷傳有何死乎、汝等宜知之、其日齋供如常、黃昏結定印、端坐念佛、五更乞水嗽口、取伽黎戴之、右脇而逝、頂戴之衣即為枕、年七十八、

法臘五十九、其既滿山聞天樂、經二日將舉喪、弟子跪請衣枕、其頭自擧取之、乃葬叡山南峰東壙、師自曬烏、至蛻蟬、涉獵經典、游泳禪觀、當其修習之時、雖徹曉無假寐、齡踰八十、耳目聰明、食啖之物、不擇精麁、弟子受阿闍梨位者百余人、手剃髮為大比丘者五百余人、延長五年、冬十二月賜諡智證大師、（釋書卷三）

○釋安然、傳教大師之系族也、母夢明星入懷、因而有孕、及生聰敏邁人、早登叡山、摳衣於慈覺之室、顯密奧祕無余蘊矣、又就花山遍照重受胎藏法、涉獵經論、馳騁百家、其所述作、輔弼大教、所謂教時問答、菩提心義、悉曇藏、大悉曇章等也、其教時問答者、立一佛一時一處一教、判攝十方一切佛教、錯綜顯密、泛濫諸宗、台密家取法焉、其悉曇章、深得梵學之奧旨、時人曰以東陲之唇舌、通西天之音韻、師之才宏淵哉、都率超曰、然師者顯密之博士也、又曰然公若不入我門、祕教可墜地、其為英賢被推如此、元慶八年、勅充元慶寺傳法阿闍梨、（釋書卷四）

○釋光勝、不知姓氏、為沙彌時、自稱空也、人又不諱言空也、少好佚遊、天下殆遍、所過道途多為利濟、荷鍤鏟嶮、拾石鋪濕、架破橋、修廢寺、無水之地多穿井、々必甘冷、以其常唱彌陀佛、俗名彌陀井、往々而在焉、荒原曠野每逢遺骸、捃聚一處、念彌陀名、灌油而燒、過扇冠於尾州國分寺薙髮為沙彌、天慶元年、入王城、於市廛唱彌陀勸化人、々呼為市上人、天曆二年四月、上天台山、從座主延昌得度、五年京畿疫、死屍相枕、師憐之自刻十一面大悲像祈之、像成疫止、其長一丈、於洛東勸四衆創一宇、號六波羅蜜寺、奉安像焉、師居播州揖

穂郡峰合寺、看大藏、有不通處、夢金人來說、阿州海中有島曰湯島、觀自在感應之地也、師焚香臂上、七日夜不動不睡、願見大悲眞身、其像放光、師在雲林院、一日入城、有老翁、倚城垣、其貌甚寒、齒牙相戰、師曰尊老凜寒何立此乎、對曰我是松尾明神也、頃受般若法味、未上白牛繞縱之車、以故貪癡之風逼我膚、師善法華、願有意乎、師脫衣與曰、我着此衣讀法華者四十年、其妙香薰皆染是衣、今獻之可乎、神悅受之便披、身溫無復寒氣、又老鍛工禮師曰、日暮道遠、如生死何、師教曰只專念彌陀、應和三年八月、延名德六百人、於六波羅蜜寺、慶讚金書大般若經、奧羽二州夷狄之地、佛化少至、師賫經像往彼說法、二州順化者多、天祿三年、九月十一日、着淨衣、執香爐、端坐語門人曰、無量聖衆來迎滿空、語已氣絕、而手中香爐不傾、時香氣滿空、音樂響天、年七十、法臘廿五、（釋書十四）

○釋良源、姓木津氏、江州淺井郡人、母物氏、夢坐海中、向天上、日光來入懷中、覺而孕、延喜十二年、九月三日生焉、九歲隨母詣梵釋寺、覺闍梨見曰、此兒豈可居鄉井乎、十二登叡山、師事理仙、延長六年、禮尊意登壇受戒、周旋喜慶相應覺惠雲晴之間、稟顯密祕奧、早得博學名、承平五年、赴維摩會、義昭者南都之義虎也、衆議令師與昭對論、昭曰我德臘共出於源、遠矣、彼之少年豈我偶乎、時仁斅有宿望、曰、源雖少俊才英特、何齒齡之云乎、推爲偶講、平城六群之徒、藏面按杖遮路曰、昭公此方偉器、汝何堪敵、若詞理不明、當加杖於汝頭、蓋欲壓師也、其日師辭氣雄壯、義旨深宏、六群之黨、投杖叉手、悔恥前言、應和三年、秋八月、於淸凉殿啓法華講五日、召二十名德、分

朝夕二座、南北互爲講問、至第二日夕座、南京法藏爲導師、叡山覺慶爲問者、藏立定性二乘不成佛之義、辭辨甚銳、慶窒礙不辨、師者第三之朝導也、聞慶屈切齒而出、代慶演衆生皆成佛之旨、問難往反、已入昏夜、藏曰決擇坐久、稍至更深、明日朝座必抉理窟、翌日師居導座、問者平州也、而師代昨夕問、又義未竟、故藏爲問者、君臣淸耳而待、師詞義邁前日、藏鉗口不能言、師曰昨有抉窟之言、今何默爾、藏曰子之才辯似富樓那、我之拙陋豈得當乎、衆會嘆伏、康保三年八月、補天台座主、領山務者二十年、堂宇敗壞焚燬者、師之管中皆復舊觀、天元四年、爲大僧正、永觀三年、正月三日、唱彌陀而滅、年七十四、寬和三年、二月、勅諡慈惠大師、（釋書卷四）

○釋源信、姓卜部氏、和州葛木郡人、父名正親、母淸原氏、父母詣郡之高尾寺求子、母夢一僧以一顆玉與之、即有娠、師幼時夢、高尾寺有藏、々中有數鏡、或大或小、或明或暗、一沙門取暗小鏡付師、々曰此小暗鏡有何用、欲得大明者、沙門曰只以此鏡、至橫川瑩磨、覺而大怪、又不知橫川何處、後登叡山事慈惠、始思夢事、勵精修學、天性聰明、究顯密教、五種法師、四種三昧、無不薰練、過壯歲、忌榮名、屛居橫川、專以著述爲己任、所謂一乘要訣、往生要集、阿彌陀經疏、大乘對俱舍鈔等也、台嶺教法、此時爲盛、負笈承業者多、時號惠心院僧都、師作台宗廿七疑、問宋國南湖知禮法師、禮得問書、嗟嘆曰、東域有深解之人哉、乃造答釋返之、風船往來音信相續、其一乘要訣者、顯衆生成佛之義、斥定性無性之執也、往生要集者、備西方之勸發也、寬仁元年、六月十日、集門弟子曰、今生謁晤、只在今日、若教義中、

有疑取決焉、後不可再、諸徒且悶且泣、師一々剖析明白、漸氣息促迫、麾去門人、唯留上足慶祐曰、我以一乘善根、廻極樂勝業、上品下生、我當取之、汝其知之、祐聞己流淚隨喜、便結定印、端坐遷化、壽七十六、時天樂響空、奇香四散、山中草木、皆盡靡西、傳聞趙宋皇帝、聞師道譽、建塔廟、安置影像云（釋書卷四）

○釋覺運、洛陽人、事叡山慈慧、與源信為匹敵、世曰、惠心檀那者也、每預講席、嘗居勝義、諸宗章疏、多所講誦、後隨皇慶受密灌、師長於慶、人稱其不恥下問矣、慶赴西州、師待于門、伺慶之出、取笠授之、君子多師之有禮焉、於叡山檀那院化矣（釋書卷四）

○釋覺鑁、姓平氏、肥前人、將門之屬胤也、累代武略、其父負勇名、鄉黨敬畏、師幼時、一日官吏促租到家、喧呼無狀、父隱避不出、家有比丘、師問曰彼何人乎、敢辱我尊丈、々々又盍似平時之勇壯也、比丘曰官吏課租、汝父豈可忤乎、師曰誰為之、比丘曰刺史也、凡州界無不聽刺史之令者、汝父亦刺史之有耳、師曰我始謂、天下之貴人、靡如我父、猶有刺史乎、比丘曰刺史不自貴、承于宰臣、々々亦不自貴、承于天子、々々者四海之至尊也、汝之稚孩、何父之云乎、師良久曰、有至尊之過天子者乎、比丘曰有神道、有天界、人主者皆承制也、師曰有踰神天乎、比丘曰有、師曰誰乎、比丘曰佛也、師曰有過佛者乎、比丘曰無復過之、故曰無上世尊、師曰可得聞乎、比丘曰佛有三身、法報應也、其教有二、顯密也、三身之中法身為最也、二教之內密乘為奧也、若夫三身二教者、非小兒之所與知焉、師曰世人有登佛位者乎、比丘曰方今剃染之者皆其徒也、其間勤修精敏之者、必得其

位、師曰其人何在、我就而尋求焉、比丘曰紀州高野山者、弘法大師棲神之地也、彼有定尊闍梨、粹于密學、子其往焉、自是志遊學、會親知携入京、投仁和寺、從寬助大僧正薙髮、名覺鑁、號正覺坊、時年十六、昔弘法誡其徒曰、金剛乘者兼學相宗、依之其師、先令師往興福寺、從慧曉習唯識、保安二年、回仁和寺、稟傳法灌頂、時年廿七、又隨覺猷僧正、受三井祕密灌頂、其餘密學支法、無不研究、師幼聞在耳、便登高野、親炙定尊、益極祕奧、師於高野建傳法院、欲以幹事聞王庭、先躋踏宮門、初天仁上皇不豫、私祈弘法大師、上皇夢一沙門自南方來、手執柳枝、洒香水、覺後病差、適師詣宮門、見師儀容、與夢所覩合、自是敬崇日熾、上皇捨莊田充學資、又上皇勅師入宮、先夢白蓮花、生殿中某所、師應勅來、必坐蓮所、因茲益渥叡信、師因幹事將赴西州、先詣稻荷神祠、持念加護、忽一女託曰、明神傳語上人、莫遠行、只早歸紀州、到吉野河、則必得所求、果於吉野、得石手、莊劵、建傳法院、然院宇狹小、難容稠衆、因之天承元年冬、蒙勅更立大傳法院於根來山、師一日往藤相國忠通邸、相國下庭迎拜、師問故、相國曰弟子昨夜夢、大唐惠果阿闍梨到焉、今師來恐後身乎、師曰我自少年誓弘密乘、凡聖雖異志趣惟同、如相國夢闍梨納愚衷乎、師在專寺入堂、一時寞然僧正於院東北角現形曰、吾託子興專寺盛密教、師始在高野時、永尋法師語曰、此山大師定後、殿圮相仍、祈親維範明算之輩、補葺罅漏、不能復舊、今子器宇宏偉、必任此責、盍負扆乎、以故師勸興建、傳法密嚴二字、跨越先矩、結構壯麗、康治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於圓明寺結密印、誦祕明、結跏趺坐、寂然而化、壽四十九、臘

長楊宮 五柞宮 倶行宮 名蹟書 出

貌如生、經七々日、身躰猶暖、而毛髮生、後瘞骸於菩提院、所書密嚴諸祕釋、孝養集、密嚴遺教錄等也、師爲眞言新義派之祖、元祿三年、十二月、勅諡興教大師、釋書卷五

○釋貞慶、藤給事之孫、尙書左丞貞憲之子也、母夢高僧來自稱貞慶、言已入懷、因有娠、母記而藏之、投興福寺薙髮、奉書於母、署曰貞慶、依之母知累世之比丘也、師有才譽、應最勝講詔、居貧乏資、借乘僕於人、以故後於會、官使催之、逢于路、相捉入宮、會衆先坐堂上、莊服嚴麗、師弊衣而至、官僚緇伍皆匿笑、師謂正今釋子不率法儀、只競浮誇、我不可與此徒爲曹伍、宮講五日、猶患其久也、講已、不還南京、止山州笠置山、高名籍甚、元曆上皇、好楊柞遊、能射鹿、暮年懺悔、營佛宇、薦鹿福、聞師德、望召爲落慶導師、師徒步搢笏、破笠在肩、入

宮、以杖笠置階側、便上殿陛、意氣自若、上皇以下貴其朴素、既而登座、詞辨婉暢、因譬莊嚴、交以鹿苑古事、君臣無不感嗟、師詣春日神祠、群鹿皆折前足云、著愚迷發心集、刊行于世、稱解脫上人、釋書卷五

○釋源空、姓漆氏、作州稻岡人、父時國、母秦氏、父母無子、祈佛神焉、母夢呑剃刀、覺語於夫、夫々曰汝其有身乎、恐薙染之人矣、既孕、母不茹葷腥、長承二年、四月七日生、頭圷而稜、眼黃而光、宗族異之、至四五歲、擧止動向西、九歲父被冠害、一家喪逃、師自屛处偵之、以小弓矢射冠中其眉間、冠者源長明寬治帝之衞曹也、爲其額可證發、遂匿而終身、時呼師爲小矢兒、郡之菩提寺觀覺聞之、乞爲弟子、性善背學、覺嘆曰此兒器宇非凡、何可居草澤乎、送與延曆寺源光、々曰此童駿頴也、非吾朽索之所羇也、即投功德院皇圓、剃髮受戒、時年

十五、三莾之間、通受台教、又從黑谷睿空、稟密乘及大乘律、凡大藏經律論、他宗章疏、靡不撿閱、師於教義有自得处、欲質其所蘊、謁藏俊述唯識、詣慶雅演雜華、二師皆嘆賞其出藍也、因是俊贈供物、雅寓章疏、師自詑曰、我讀書三遍、其義自彰、不勞苦而已、又曰八宗之外渉佛心宗、於九教相粗得幽致、晩見源信往生要集、乃棄所業、倡淨土專念之宗、承安四年、出於黑谷、居洛東吉水、盛說專修及圓頓菩薩大戒、緇白靡然向風、嘉應帝召入宮受戒、藤相國兼實、延問淨土之事、師述選擇集呈之、專修之徒、取爲祕要、顯眞靜嚴明遍證眞公胤、皆緇林之翹楚也、從師聞專念之道、師修法華三昧、白象現道場、皇太后於上西門院、請師一七日說戒、師謁藤相國于月輪院、談話而出、相國下庭拜、師去、公語左右曰、空公頂上現金圓光、予等見

乎、對曰不見、自此相國益加敬、師念修久勤、屢感勝相、手筆自記曰建久九年、正月一日、修一七日念佛、第二日水想觀成、第七日地想觀中、瑠璃地現、正治二年、二月之修、地想等五觀、隨意顯現、元久三年、正月四日、彌陀觀自在大勢至三像現室中、五日又見、建永二年、春二月、竄讚州、居五年、師曰吾不因讁、爭布專修之道於海裔乎、亦我一化之幸也、建曆元年、勅赦之、二年正月、居大谷、染疾、其徒安彌陀像於床頭、且爲臨終助標、師曰此像外汝等有所見乎、諸弟子曰無、師曰我十余年來、荐觀極樂界相及佛菩薩眞身、今又佛來也、廿五日朝、高唱佛名、諸徒助和、久而聲嗄、師獨不衰、至於午牌、其後着傳持之慈覺僧伽梨、頭北面西、誦光明遍照偈而寂、年八十、法臘六十六、師亡之前二三日、紫雲降垂坊上、元祿十年、勅賜圓光大師、釋書

五番

○釋高辨、姓平氏、紀州有田郡人、父重國嘗爲嘉應帝衛兵曹、二親各詣佛祠求子、母夢有人授柑子、尋而有孕、承安三年、正月生焉、形貌端麗、九歲父母繼亡、離宅從高尾山上覺、讀俱舍頌、不旬日便能誦、一日與群兒游戲、忽猛省曰、我父母不知生何処、若墮三途、身受劇苦、我心能何戲笑乎、若在天界、天眼無礙、定見乎我、生平呵責、今豈有異、熟想二事、我獨不愧心哉、爾來益勤所業、十許歲、早事遊學、聞密乘於尊實、習雜華於景雅、有尊印者、善悉曇章、就焉而學、印屢煩徵詰、師又有歉然之思、一夕夢梵僧授深義、覺而質于印、皆印之未聞之者也、印感怪焉、年十三自念言、諸佛因種、不惜身命、救鴿飼虎、古規可式、我已稍長、豈憚苦行、夜潛往屍陀林、骨肉散零、豺狼縱

橫、師雖寒心、忍而止宿、徹曙無傷害、又歸文殊師利、日持五字呪、嘗日願依大聖加被、得如實智、救濟有情、十六就上覺剃落、於東大寺戒壇受具、寺有聖詮者、善賢首宗、請益日新、十九從興然闍梨稟兩部密法、自此止北山栂尾、盛唱華嚴宗、戶部尚書長房語曰、弟子頃讀金師子章、未明其旨、願公加詮釋、師乃撰光顯鈔二卷付之、嘗曰我國惠學者多、而修定人希矣、以故學者闕證道之門焉、是我之大患、澆季之弊也、便於北峰岳窟搆一宇、禪宴思惟、五門禪要、達磨多羅禪經等以爲心術、又依華嚴宗義、撰坐禪次第幷入解脫義二卷、常修佛眼明妃法、一日截耳供佛眼尊、其血洒像壇及供器、其色不變、今尚在焉、其夜夢沙門具梵相告曰、三世諸佛、身肉布施、子其庶幾乎、讀華嚴至第廿五如來在他化自在天宮說十地法門之句、天

莊嚴相、顯現目前、舉眼瞻仰、文殊大士、乘金毛師子在空中、長三尺許、光明赫灼、師不耐感喜、起立作禮、師病、夢梵僧盛藥一杯與之、覺後餘味在口、即時疾愈、栂尾者古練若之地、廢圮久矣、師居此復院宇、承元二年、還紀州、於內崎山創伽藍、四年復歸栂尾、寬喜四年、正月十五日、夜對彌勒像禪定入觀、傍人看之、如無氣息、於時尊像寶座左角寶珠忽出香煙、漸上如雲、其像響如在天雲中、師又口中放白光、移刻出定、告諸徒曰、我期已近、便宜臨終法儀、十五日朝、廣說修學始終竟、右脇而臥、又舉聲曰南無彌勒菩薩、即寂然而化、面有微笑貌、年六十、喪斂之間、容色不變、奇馥芾焉、世稱明惠上人、(釋書卷五)

○釋榮西、號明庵、備之吉備津宮人、其先賀陽氏、薩州刺史貞政曾孫也、母田氏、懷姙八月而誕、永治元年、四月廿日也、八歲從父讀俱

舍頌、聰敏邁群兒、十一師事郡之安養寺靜心、十四落髮、登叡山戒壇、十七歲心化、遺言曰汝尚幼、故未授密法、我沒汝其從法兄千命乎、十八命授虛空藏求聞持法、自此精進、屢見靈感、十九赴上都、從叡山有辨學台教、應保二年、天下疫、師思恃怙罹災、歸省鄉里、又就命禀灌頂、伯州大山有基好、啓密乘之講、師往依之、盡得其蘊、又還本山、重受顯意灌頂、仁安三年、夏四月、乘商舶泛海、着宋國明州界、即孝宗乾道四年也、五月發四明赴丹丘、適與本國重源遇、相伴登台嶺、九月共源理歸裝、以所得天台新章疏三十余部六十卷、呈座主明雲、々見疏加嘆、師又與宋地台宗酬酢之言、及名德文書、雲曰汝於支那揄揚台教、亦我國之法華也、師復跂大志、欲重入支那、達於印度、拜迦文八塔、爲滅罪之要、侍郎平賴盛與師厚、聞師之西遊、

切過行装、以故未遑發、文治元年、平氏凋殘、侍郎尋亦卒、遂以三年
夏、重入宋域、徑趨臨安、謁知府按撫侍郎、表奏入竺之事、于時朝議
報曰、北蕃強大、西域皆隷、關塞不通、行何得達、師素志不果、茫然自
失、舶主促還、放洋三日、逆風俄起、反温州瑞安縣、師謂我未究跋涉、
風濤或激我乎、乃下舶、與十數輩又向赤城、時虛菴敞禪師住萬年
寺、黄龍八世之嫡孫也、初戊子之行、明州廣惠寺知賓問曰、予之國
有禪乎、對曰我邦台教始祖傳教大師、傳三宗而歸、方今台密正熾、
禪滅久矣、西承乏者也、恨祖意之不全矣、故航海來、欲補禪門之缺、
不知得麼、知客又英衲也、頗多警發、而師歸于損友、其秋早歸、夙志
不撓、因直至虛菴、々問曰傳聞日本密教甚盛、端倪宗趣一句如何、
對曰初發心時、即成正覺、不動生死、而至涅槃、菴慰誘曰如予旨與

我宗同、師自此盡心鑽仰、親炙者數歳、淳熙之末、菴移天童、師亦從
行、補助多矣、紹熙二年秋、辭菴、々付僧伽梨書曰、日本國千光院大
法師、宿有靈骨、洪持此法、不遠萬里入我炎宋、探賾宗旨、曩者乾道
戊子、遊天台見山川勝槩、生大歡喜、至石橋焚香煎茶、禮住世五百
大羅漢、尋反本國、夢境恰々廿年、雖音問不繼、而山中耆宿歷々記
其事、今又再遊此方、相從老僧、宿契不淺、志操可貴、不得不示法旨、
昔釋迦老和尚將圓寂、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屬摩訶迦葉、廿八
傳而至達磨、六傳而至曹溪、又六傳而至臨際、八傳而至黃龍、又八
傳而至予、今以付汝、々當護持、佩此祖印、歸國布化、開示衆生、能正
法命、又達磨始入中國、傳衣以爲法信、至六祖止不傳、汝爲外邦人、
故我授此衣爲法信、則乃祖耳、先是在萬年日、敞語曰菩薩戒禪門

一大事也、汝航海來問禪於我、以故付之、及應器坐具寶瓶柱杖白
拂其圖、迦文已下廿八祖、達磨以來至虛庵、嫡々相承不括横枝、五
十三世、系連明嚴也、師拜謝趨出、到慶元府、乘揚三綱船、着平戸島
葦浦、時建久二年辛亥也、戸部侍郎淸貫、創小院延之、秋八月八日、
始行禪規、幾十數輩、不幾海衆滿堂、遂入王都倡禪道、初有能忍者、
攝州三寶寺大日坊也、聞宋國宗門盛、遣其徒附舶、扣問育王佛照
光禪師、照憐異域之信種、慰誘甚切、寄以法衣及達磨像賛、忍詫光
之慰寄、謾唱禪宗、已乏師承、亦無戒檢、都下鄙之、迨師演心宗、搢紳
士庶、欲并忍而擯之、又筑前筥崎有良辨者、嫉師之禪行、誘叡山徒、
訴朝廷、六年勅爲相國召師府裡、以主當令仲資徵問、尚書左丞
宗頼預聞、師排斥僞黨、舉唱眞乘、詞辨如流、冠纓聳聽、師曰我禪門

者非特今始有之、昔叡山傳教大師、嘗製内證佛法相承血脉一卷、
即我達磨西來之禪法也、後良辨昏愚無知、引台徒誣我禪宗、若非、
傳教亦非、傳教若非、台教不立、台教不立、台徒豈得拒我乎、甚矣其
徒之闇其祖意也、于時台宗有識者、以師言爲善、因是叡衆輔師禪
化、師又與忍抗辨宗義、往反數番、忍杜口而退、以故師之道盛行于
都城、師示衆曰我此禪宗、單傳心印、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
見性成佛、其證散在諸經論中、又曰此事只在行住坐臥處、添一絲
毫也不得、減一絲毫也不得、便恁麼會去、更不費些兒氣力、纔作奇
特玄妙商量、已無交涉、故動則生死之本、靜則昏沈之鄉、動靜雙忘、
亦顯須佛性、總不恁麼、亦畢竟如何、若是旨外明宗、終不言中取則、
直下便見、掀起便行、箭已離絃、無返廻勢、千鈞也摸搽不著、或未到

此田地、切忌麁心大膽、一向掠虛、到臘月三十日惣不著、師少形短、同學嘲曰、予雖才辨、形軀短小、稠人之中、廣衆之時、恐人不貫予也、師應聲曰、虞舜王赤縣、晏嬰相齊國、皆未聞長也、同學羞澁、師雖辨一時、心實恥之、便以所受求聞持法、期一百日精祈、始入壇時、於堂前柱、刻身丈尺、過期倚柱、長前四寸余、建久三年、於香椎神宮側、構建久報恩寺、始行菩薩大戒布薩、六年創聖福寺於博多、建仁二年、金吾大將軍源頼家、施地于王城東、營大禪苑、扁曰建仁寺、三年六月、尙書省劄置台密禪三宗、師即擴眞言止觀二院于寺、元久二年、春三月、畿甸大風、都人謠言、比來西師新唱禪要、其徒衣服異製、伽梨博幅、直裰大袖、行道之時、多含颱風、今與二作災、恐甚於西乎、巷謳甚喧、達天聽、勅有司驅師出都、師聞勅下語徒曰、今日吉日、是吾

法成之秋也、汝等早往堀川買寺材、諸徒匿笑、既而官使至、師曰風者天地之氣、非人之所作也、其神曰飛廉、豈西之能乎、不干於西明矣、若又有人所能作風者、其人尤靈、不爲凡矣、明主不浸加放逐、審詳兩端、西之不可逐明矣、官使奏師言、帝曰此比丘言詣微、重勅曰無所羨乎、師因而陳營搆、依之以建仁寺爲官寺、得有司監護、平侍郞奏賜紫衣、建保元年、擢僧正、三年在相州龜谷、營壽福寺、一日謁源僕射實朝、僕射曰師已老、寺未成、何事行乎、對曰我欲入王城取滅耳、僕射曰至人出沒豈擇地乎、對曰都人初聞宗門、疑信相半、我當唱末後句、顯煥王都耳、乃命駕歸京、夏示微疾、六月晦、布薩次、告衆曰、孟秋單五、吾之終也、都下喧傳、達宸聽、到期帝遣中使問候、師對官使曰已近、而姿儀壯健、諸弟子傍聽潛怡、晡時坐椅、安詳而逝、

中使未還宮、於途聞路人嘩稱、見瑞虹于寺上、實七月五日也、年七十五、法臘六十三、師知見廣大、三閱大藏、以法道之寄爲己任、故顯密之教、多所補弼、至於宗門、雖斑々見于前、皆乏貽厥、今之學者推師爲臨濟宗之祖、嘗曰我沒五十年、禪宗大興於世、文應弘長以降、圓爾于惠日、道隆于巨福、皆如師之言、諡千光國師、（釋書卷二）

○釋道元、姓源氏、京兆人、紳纓之胤也、始謁建仁寺明菴、々爲法器、後乘商舶入宋地、見天如淨禪師、淨付以曹洞宗旨、歸來闡法于城南深草、平時賴招以名藍、不就、乃如越州、搆精舍居焉、名曰永平禪寺、叢規一則大白、建長五年、八月廿八日、告衆書偈而化、壽五十四、是爲曹洞宗始祖、明治十二年、十一月廿二日、賜諡承陽大師、（釋書卷六）

○釋道隆、宋國西蜀涪江人、姓冉氏、年十三薙髮於成都大慈寺、遊

學講肆、棄而理峽棹、入浙見範無準、冲癡絕、簡北礀諸大老、皆無所契、漸屆陽山、依無明性禪師、性室中擧東山牛過窓櫺話、師聞有省、嘗聽東僧之盛稱國光及禪門之草昧、常志遊化、遂以淳祐六年、乘商舶着宰府、本朝寛元四年丙子也、乃入都城、寓泉涌寺之來迎院、又杖錫赴相陽、時了心居龜谷山、師掛錫於席下、執權平時賴聞師之來化、延居常樂寺、軍務之暇、命駕問道、乃啓巨福之基址、搆大禪苑、請師開山說法、東關學徒、奔湊佇聽、居之十三年、遷平安城之建仁寺、都下緇素、欽挹禪化、遂開山千光忌、上堂曰蜀地雲高、扶桑水快、前身後身、一彩兩賽、昔年今日、死而不亡、今日斯晨、在而不在、諸人還知落處麼、良久曰香風吹萎花、更雨新好者、自此寺衆加畏愛焉、寛元上皇聞師道譽、召見宮中、師奏一偈曰、夙縁深厚到扶桑、忝

主精藍十五霜、大國八宗今鼎盛、建禪門廢仰賢王、上皇禪師之護宗之志、經三歲返建長寺、徒屬中有流言者、因此爲甲州之行、北地之胥吏瞋怒、幸師之竄謫、師亦曰我爲法跨海、入此國、只周旋皇畿候服而已、不遑謗導還陬也、偶罹于讒誣、而押于羈獄、是我弘道之祭也、天龍豈有意於此乎、甲之居猶洛之數、又還相主龜谷山、六群之徒、誘吻未合、再成甲行、又還壽福、弘安元年、夏、歸于福山、秋七月、示微疾、至廿四日、書偈辭衆而寂、闍維得五色舍利、府奏乞謚、賜大覺禪師、本朝禪師之號始于此也、(釋書卷六)

○釋親鸞、字善信、自號愚禿、姓藤原氏、大織冠鎌足公之裔也、父日野有範、母源氏、以承安三年、四月朔生焉、幼名若松麿、爲叔父範綱卿所養、八歲會母喪、悲泣不能禁、因有出塵之志、明年春三月、投于

叡山慈鎭之室薙染、名範宴、既登壇受戒、尋主聖光院、補大僧都、建仁元年、隱遁吉水、爲法然弟子、更名綽空、依夢兆又改善信、承元元年、淨土宗益隆、於是南都北嶺黨議大起、朝議遂處師弟於遠流、建曆元年赦免、明年還京師、建一宇於山科、後移于今地、與正寺是也、(證義編)復赴越後行化、師在于北陸東關二十余年、其在常州稻田也、著教行信證六卷、大創建宗旨、淨土眞宗於是乎盛矣、後還于京師、實貞永元年也、弘長二年、十一月廿八日、遷化於善法院、(今法泉寺是也)春秋九十、荼毘於鳥邊野、建廟於大谷、安影像焉、初法然倡淨土宗、海內風靡、門人三百余、師爲其上足、關白兼實公深歸法然、一日謂法然曰、大師持戒而念佛、弟子噉肉畜妻而念佛、無乃有勝劣乎、對曰同一念佛、何差之有、公曰弟子有女名玉日、願屈一上足爲婿、以斷天下後世之疑、法然以師應焉、師固辭、不可、是開宗之緣由也、滅後眞宗日盛、文永九年、十一月、勅陞大谷坊舍、賜紫宸殿模造、爲影堂焉、扁曰久遠實成阿彌陀本願寺、明治九年、十一月廿八日、勅謚見眞大師、(門跡傳下、眞宗教旨、證義編、)

○釋眞佛、姓平氏、野州眞壁人、鎭守府將軍國香之裔、大內國春之男也、俗名春時、嘉祿元年七月、罹父之憂、感浮世之無常、讓家於弟國綱薙染、爲親鸞徒弟、勵專修之行、二年住于山科興正寺、後改佛光寺、移洛之五條、師壽屬寺於源海、還鄉住于高田專修寺、々後移勢州一身田、正嘉三年、三月八日、泊然而化、春秋五十、是爲佛光寺專修寺派之祖、(門跡傳下、證義編三、)

○釋辯圓、字圓爾、姓平氏、駿州藁科人、母稅氏、夢擎手探明星光、因

而孕、建仁二年、十月十五日生焉、適新雪鋪庭、明年冬天雪、兒指雪問母、々曰雪也、兒曰我誕時有此雪、五歲投郡之久能山堯辨、過十齡早學台教、一日班止觀講席、至故四諦外、別立法性之句、講師詰滯、師進前解釋、詞義渙然、講師嘆曰、是處前哲猶病、童稚機辨、殆乎宿習歟、時年十五、次歲終三大部、十八薙髮於園城寺、登東大寺戒壇、又入洛都、習聽外學、一日猛省曰、我居講肆、雖研究大小權實、徒筭沙而已、乃出三井、往野州長樂寺、從榮朝問別傳之道、朝者西公之上足也、師就而受之、兼瑜伽三部之灌頂、經年而歸久能山、有見西者、蘊密宗之秘印、見師欣然、而全付焉、師遊相陽、寓壽福寺、住持行勇、建仁之徒也、欵待甚厚、有了心者、其徒之彥也、精首楞嚴、啓講焉、師預聽、屢加難問、心傾辭答、師謂今其東方學者以心爲魁、而淺

易如此、我其誰寄哉、不若入宋地、自是企遐渉之志、鶴崗八幡開八講席、講衆以師之深敎、累延爲證義、有頼憲者、園城之義虎也、時稱三井大鏡、與師徵詰憲屈、師笑曰久聞大鏡、是鏡非鉄者恐瓦乎、一會作色、憲顧衆曰莫訝也、是智人之言、又指我疵瑕也、師閲大藏、四更凉燠、嘉禎元年、泛海而着宋明州界、即理宗端平二年也、先寓城之景福律院、聽月宗主之開遮、不幾入天童山、禮癡絶冲、漸達都下、謁天竺寺善月、質性具之旨、柏庭證前學、即授台宗相承之圖、并付自撰楞嚴楞伽圓覺金剛疏鈔、北山寧退耕語曰、臺下諸名宿、予已參遍、然天下第一等宗師、只無準範耳、子何不承顧盼乎、依是登徑山、佛鑑一見器許、未浹旬侍巾瓶、晨昏參請、優柔飫厭、淳祐元年四月、辭佛鑑、々々出密庵師祖法衣、并自賛頂相與之、諸友送至山下、特湘絶岸、欽雪巖二人、昏々來行在、仲夏發四明、孟秋着博多、時仁治二年辛酉也、居崇福承天兩寺、盛倡祖道、大相國藤道家聞之、乃馳使招師、二月入京師、相國延光明峰別墅、問道、受禪門大戒兼祕密灌頂、正嘉元年、寛元上皇於龜山宮受禪門菩薩戒、留宮七日、敕宣法要、文永九年、上皇不豫、勅師侍病、陪宮逾旬、十年冬、帝勅藤丞相實經召師受菩薩戒、建治元年、文應上皇於龜山宮、談三敎微旨、二年、實治上皇受菩薩戒、文應上皇、又入宮問禪要、藤相國兼經、屈師講宗鏡錄、近衛基相國、受菩薩戒、堀河源太師、詢三敎大旨、師述三敎要略呈之、菅諫議爲長、世業偉才、爲時儒宗、常欲折師、會相國第、相國曰、菅公本朝大儒、常衍釋懸儒、今兩雄相遇、勝敗可決、師曰我法授受、自世尊五十五世、達磨以來廿七世、雖強弩之末、猶以系受、

稱釋氏、以釋例儒、恐亦當然、不知公於孔子幾世、爲長不能應、退謂人曰、我欲以道義相角、彼以世系陷我矣、師赴相州、館龜谷山、時賴延府裏、受菩薩戒、延曆寺座主慈源、時々問顯密奧祕、靜明諮四種三昧、兼探別傳之旨、先是湛慧就横嶽山建精舍、聞師歸、即日請開堂、仍以佛鑑所屬崇福、爲寺號、又肥州有榮尊者、領水上山寺、請師開山、仁治三年秋、謝國明於博多創承天寺、與師領之、寛元元年、勅承天崇福二刹爲官寺、四年、相國立普門寺、令師居焉、建長七年、東福寺成、師開堂居焉、正嘉元年、領建仁寺、文永六年、勅領東大寺幹事、弘安三年春、示微疾、入夏重、移常樂庵、文應上皇、遣官醫胗疾、秋少差、十月朔、集衆宣出世始末、詞激切、終召大衆曰、却後十五日返本寺、訖末後句、入大涅槃、十四日晩、命侍者舁歸寺、俊顯等曰、和尚老病、擧動風冷、恐不便身、相識止之、十七日雞鳴、上禪榻、諸徒乞遺偈、便書曰、利生方便、七十九年、欲知端的、佛祖不傳、投筆而逝、正和元年、賜諡聖一國師、々々之號、始于茲矣、（釋書卷七）

○釋良觀、姓伴氏、和州礒城島人、十一歲投信貴山、十三誓不食肉、十七登東大寺戒壇、延應之間、有南京于四律匠、圓淨叡賢覺盛叡尊、師就尊受篇聚之學、兼聽盛之持犯、建長四年、語同學曰、方今南畿毘尼、屬我尊公也、東州未有人、我雖不似、願欲先度、是我輩之志也、乃如常州、居清涼院、闡律學、弘長之始、入相陽、止清涼寺、執權平時賴嚮道譽、創光泉寺居焉、長時欽師性行、新極樂寺延之、師移焉、盛倡開遮、東方之民、靡然偃風、寛元之始、集王畿癩人萬餘、施食、設一日夜八關齋戒、薦母氏之諱也、師詣四天王寺、聞豐聰太子四院

事志焉、自此攝療病悲田之院、其桑谷療病所、二十年間、痊者四萬六千八百人、死者一萬四百五十人矣、而活者踰五之四也、是擧也時宗發之、師輔成之、以土州大忍莊充其費、遠至龍華也、永仁二年、奉勅管天王寺之主務、捨俸餘益悲敬二院、嘉元元年、六月、感微恙、七月十二日、逝矣、壽八十七、師修營伽藍八十三所、塔婆二十基、大藏經十四藏、諸州河橋一百八十九所也、謚忍性菩薩、（釋書十三）

○釋蓮如、字兼壽、號信證院、存如之男也、母不知何許人、以應永廿二年、二月廿五日生、幼名布袋麿、中納言兼鄉公猶子也、永享三年得度、爲青蓮院尊應徒弟、名蓮如、學法相宗于大乘院經覺、寶德中、行化于北陸東關、多與臨祖師遺跡、長祿元年、嗣宗務、再往于東北、當時宗門大振、朝廷賜日華門、爲大谷正門、增其莊嚴焉、山徒嫉之、

寬正六年、正月、毀大谷坊舍、師奉祖像、倉皇逃大津、居近松坊舍、應仁元年、赴于參州、建本宗寺、居三年、文明二年、移于攝州、三年復行化北陸、留于越前、建吉崎坊舍、七年遊化攝河泉之間、建河內光善寺、攝津教行寺、和泉眞宗寺、十二年、遂相地于山科、再造本願寺、十三年、六月八日、慶之、後移洛之堀河七條、初應仁二年、讓宗務於光助、先逝、文明十五年、再主宗務、延德元年、復讓光兼（實如）而老焉、後所經歷亦不一焉、建播州本德寺、和州本善寺、大坂坊舍等而住焉、明應八年、二月、還于山科、三月廿五日、泊然而化、壽八十五、（門跡傳）

○釋教如、字光壽、號信淨院、父顯如、母源氏、以永祿元年、九月十六日生、幼名茶々麿、准后前久公猶子也、元龜元年、二月薙染、名教如、叙法眼、同年秋、平信長構兵于石山、天正八年、和議成、然猶憾信長暴怒復加兵也、與父顯如、共往紀州、顯如在鷺森、師止和歌山、潛相應援、十年六月、信長背約、遣將士圍鷺森、會信長遇弑、事遂止矣、於是父子同移居泉州貝塚、十三年、又移攝州天滿川崎、十四年、十一月、任權僧正、文祿元年、十二月、嗣宗務、初顯如有三子、長師、次顯尊、住興正寺、季阿茶麿、後名光照、又改准如、號理光院、主越前本行寺、母氏既寡、而甚愛季子、將立之、售身於豐太閤、作先師僞書以請之、三年九月、遂廢師立准如、師移居北殿、慶長五年、東照公征奧州、師東下訊公、時道路梗塞、備嘗艱苦、公嘉之、附兵士警備歸路、九月關原平、公入洛、師出謁大津、公懇情兼至、因有復立之命、師固辭、公嘉納、約更創本寺、七年遂賜洛之烏丸七條地、建本願寺、於是兩派分矣、師爲東派之祖、公賜手書、令天下門徒歸屬之、八年六月移焉、九

年八月、任大僧正、十九年、十月五日、安然而化、春秋五十七、（門跡傳）

○釋天海、姓三浦氏、奧州會津人、十一歲從郡之辨譽得度、天文之初登叡山、學台教實全、尋入儒塾、探孔老之道、慶長八年、奉勅爲叡岳探題、十三年、赴于駿府、謁東照公、宣演台教、公深歸焉、十六年爲僧正、此年再往駿府、授一實神道奧義、公益歸向、元和元年、入官授神道於上皇、二年東照公病、召師托後事、七月任大僧正、寬永二年、創東叡山於忍岡、勅賜額寬永寺、十三年、受幕命、修叡山、十五年撰東照公緣起、摧林氏之排佛、二十年偶感病、幕君優渥、十月二日寂、壽百三十三、師在世繼絶興廢、宣揚佛法、翼贊世道、功績甚大矣、慶安元年四月、勅謚慈眼大師、（天台系譜略）

三國高僧略傳卷之中終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三輯

雜史

[General Information]
□ □=14664068
SS□=14664068